

## 十九

柳飘香道：“我本来限你三天，对不对？”

画师身子一震，忽然清醒过来。

原来这三天之限，有关生死大事。任何人面临这种关头，当然也会吓得欲火消灭，恢复他的神智的。

他呐呐道：“对的，可是……”

柳飘香道：“别慌，我不是要下令杀你。”

那画师松了一口气，差点就跪下了。

柳飘香又道：

“但你活得成活不成，还看你自己的本事，我现在出一个题目，要你画下来，如果画得不好，你休想活命。”

那画师忙道：

“姑娘吩咐的事，小可岂敢不尽心尽力。”

柳飘香颌首道：

“我且问你，为何三天之久，你尚不能落笔？难道我竟是这么难画么？”

画师惶恐道：“这个……这个……”

柳飘香道：

“据我所知，你金恭友的画艺关洛出名得很。尤其擅画人像，为何三天之久，还画不出我的画像？”

金恭友道：“小可若是据实说了，只怕姑娘生气。”

柳飘香居然不敢即答。沉吟了一阵，才道：“你说说看。”

金恭友晓得不说也不行，当下道：

“姑娘的芳容，以及这等肌肤身段。实在是天下绝色。小可这双眼睛，已见过不知多少美女，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你。”

柳飘香大是受用，笑咪咪道：“那便如何？”

金恭友道：

“小可下不得笔之故，便因姑娘这么一躺，自然而然叫人生出一种侵犯的欲望！小可虽然竭尽全力，也没有法子抑制得住这等感觉。”

柳飘香笑得更为甜美，道：“说下去。”

金恭友接着道：

“小可如果不能澄心定意，自然不能落笔了，若是勉强为之……”

他沉吟不语，柳飘香道：

“勉强为之便怎样呢？”

金恭友鼓起勇气，道：

“若是画了下来，必有至淫极荡的味道。”

柳飘香纵声而笑，甚是开心一般。

帷幕后的阿烈忖道：

“这金恭友真是天下第一号傻瓜，她明明以淫荡为荣，岂会恼你。”

只听柳飘香道：

“妙极了，但暂时不谈这个，我另出一题目，等你交卷之后，再来画我。”

她向侍女道：

“黛痕，把光明室打开。”

侍女举步向阿烈这边走来，阿烈顿时大为吃惊。

幸而她只走向角落，扯动一根丝绳。

但见这一面墙上帷幕，忽然徐徐分开，露出丈许阔的空隙，里面还有一重黄色的厚帷，遮住众人视线。

阿烈极小心的从边缝间窥望出去，他正好是在入口边缘，所以望得见那黄色有厚厚帷幕。

黛痕又扯动另一根绳子，这道黄色厚厚的帷幕打开了。众人莫不眼前一亮，包括阿烈在内，莫不如此

柳飘香刚才说过这地方叫做光明室，因此关于明亮这一点，乃是当然之中，无人会感到奇怪。

但这间无法分辨出大小的室内，竟有许多个裸体美女，躺在一张铺着雪白床单的床上。

这等景象，在是出乎金恭友等人意料之外，是以无不为之目瞪口呆，定眼细细打量。

这些裸女，个个都肌肤如雪，胸关峰峦起伏，大腿浑圆修长，面貌十分娇美，同是青春年少，动人得很。

金恭友为之眼花缭乱，但很快就看出那许多名裸女，其实只有一个。由于这个房间内，上下四周都让嵌满大镜，互相反映之下，便出现了无数个裸女。同时亦使人瞧不出这个房间的大小。

阿烈第一眼就认出这个全身赤裸的美女，正是冯翠岚。

金恭友问道：“姑娘要小可画下她的画像么？”

柳飘香从躺椅上起来，袅袅地行过去。走动之时，轻纱飘动，全身曲线肌肤暴露，散发出勾魂夺魄的魅力。

这时厅内公开露面的有两个男人：一是画师金恭友，另一个是极乐教手下老赵。

他们面对着那烟行媚视的极乐教销魂娘子柳飘香，但觉心迷神醉，身体欲融，不知如何是好？

但另一方面，光明室的冯翠岚，也使他们移不开眼睛。

这是因为冯翠岚不但身无寸缕，而且是在大镜映照之下，他们可以挑选任何一个角度观赏她。

柳飘香停下脚步时，已经是站在光明室门口处。

因此，如今阿烈得以从帷幕隙中望见她。

阿烈也和一般的男人没有区别，霎时已勾起了满腔欲火。因此他着实用神打量她，好象是第一次见到。

柳飘香微笑道：

“金画师，这个女孩子现下尚在昏迷之中，你看见了么？”

所有的男人都暗暗明了一声‘惭愧’，敢情俱不晓得。

柳飘香又道：“你觉得难不难画？”

金恭友立刻答道：

“如果比起柳姑娘来，就一点不难了。”

柳飘香道：

“你错了，如若把情欲之心收起来的话——你就晓得不太易画了。”

金恭友以职业的眼光向冯翠岚鉴赏了一下，才道：

“不难，若要画出她的美貌，小可定可办到。”

柳飘香问道：“为什么呢？”

金恭友道：

“此女年约二十，看她的体太肉质曲线各方面，尚是处子无疑，同时再看她面部的线条表情，也可知她一向过着较严肃的生活。故此，她清醒过来之后，必将是另一种型的女孩子。”

柳飘香问道：“什么型？”

金恭友道：“纯洁、小心，不想做错事的女孩子……”

他停歇一下，又道：

“要画她的话，只不过是着意表现她圣洁之美而已，这不算难。”

柳飘香道：

“对极了，你负有盛名，称为人像圣手。果然大有道理，不过……”

她拖长声音、笑了一下，又道：

“不过我给你的难题，当然没有这么容易，虽然在事实上，即使如你所言，仅仅画一幅圣洁美的肖像，本已难极。但在你说来，却还办得到。所以我出的题目，可没有你想像那么容易。”

金恭友目下已全心贯注在“画道”之中，对面这个女人，虽是狐媚魅惑，热力四射。

事实上，他还是第一次碰到对“画道”这般深刻看法之人，因此他必须集中所有的智慧以应付她。

这种高深的探讨，激起他极大的兴趣和热心。

以是之故，他已解脱了被欲火煎熬的痛苦。

他轻轻道：

“难道柳姑娘还能出一个题目，比刚才的更困难么？”

阿烈一面听，一面贪婪的欣赏她动人的曲线。

柳飘香又道：

“我将使用一种手段，使这女孩子春情勃发，欲火腾涌，然后，我命一个男人独自来挑逗她。”

阿烈骇了一跳，顿时不再注意她的诱人入迷的胴体了。

金恭友沉吟道：

“即使是如此，她的放荡表情，远远不及柳姑娘你这般迷人，画之何难？”

柳飘香道：

“我不是要你画出她放荡时的表情，而是要画她内心挣扎时的神态。你也知道，她向这个男人投降，或者不投降之前，内心必有一番激烈之极的挣扎？但你须画下这一瞬间的神情，也就够了。”

金恭友真心的赞美她，道：“这见地真是高明之极。”

他泛起一股淫邪的笑容，暴露出他心中的感受。

站在男人的立场，谁不愿看见这等奇景？

柳飘香道：“我警告你，这次不可失败。”

她的声音非常严肃冰冷，把金恭友骇出一身冷汗。

现在阿烈已经了解柳飘香这个女人，虽然是淫娃荡妇，但在这一方面能够登峰造极，颠倒众生，的确有着过人之处。至少她的想像力。她对男女之情的品尝等，都高人一等。

最使阿烈头痛的是他虽是顺利潜入，但恰恰碰上这等场面如何能下手

救人？看来除了硬干，别无他法了。

只听金恭友道：“柳姑娘，什么时候动笔呀！”

柳飘香想一下，道：“现在就动笔。”

她回头道：“阿赵，这差使给你吧！”

老赵大喜过望，躬身道：“属下遵命。”

柳飘香道：“便宜你这家伙啦！她还是个处女呢！”

当下转眼望向侍女，道：“黛痕，把催情香点上。”

黛痕应道：“是。”

转身走开，取火燃香。

金恭友问道：“小可就站在这儿看么？”

柳飘香道：“不，先把帷幕拉拢，咱们在幕后窥看。”

眨眼工夫，侍女黛痕已点燃一支香，连鼎捧来。

室内顿时弥漫着阵阵异香，入鼻甘甜，心神舒畅。

阿烈如果不是听柳飘香亲口说过此香之名，决计想不到这是含有催发情欲作用的香气。

他深深嗅了几下，以便记住这种香气的特征。

光明室的帷幕徐徐关拢，柳飘香和金恭友一同站在夹层中，略略拨开一点缝隙，向室内观看。

好在室内全是在镜、目光投向任何角落，都能一览无遗。

阿烈咬咬牙，忖道：

“只等翠岚姊一醒，我就冲出去。”

只见黛痕抹了一点药粉在冯翠岚鼻子下面，随即退出。老赵已闪身进室，迅快脱下自己的上衣。

他露出精壮的上半身，服肉坟突。

他的强壮有力和床上冯翠岚的娇美雪白相比之下，更为惹眼。

只听柳飘香道：

“阿赵，她初醒时，你别惹她。等她吸够仙香，春思发作，你方可上前，我看你还是暂时退下的好。”

老赵连忙退出室外，只听柳飘香又道：

“金画师，不可在我身上分散注意立。”

金恭友惶恐地道：“是，是，小可……”

柳飘香淡淡道：

“这本也是怪不得你，但目下时机不对，你有工作要做。”

她对入如此体贴谅解，金恭友但觉感激不已。

殊不知这正是柳飘香媚迷男人的手段之一，除了色相之外，还擅揣摩男人心理，做得又漂亮，又可爱。

阿烈已决定硬干，心反而定了。他是旁观者，心情较清，把柳飘香的用心看得透透，是以暗暗冷笑。

光明室内的床铺，传出轻微的响声。

柳飘香轻轻道：

“她快回醒啦！金画师，你小心看着。”

金恭友忙道：“姑娘放心，小可定必尽力而为。”

柳飘香笑一笑，道：

“但愿你能描摹出她的神态，当然啦！画中可不能少了男人。这一幅画，

将来给她看过，然后传阅天下。”

金恭友讶道：“传阅天下？为什么呢？”

柳飘香道：

“一来让你的绝妙丹青，给天下人开开眼界，俾不致埋没了你的奇才。二来我要使她感到天下虽大，竟有无处容身之感。”

金恭友恍然哦了一声，但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柳飘香又道：“好啦！我暂时退开，免得令你分心。”

阿烈一听此言，顿时感到希望之光，照耀眼前。

冯翠岚发出轻微的叹息声，阿烈没有瞧她，集中耳目之能，密切注意那柳飘香的动静。

只听她出了厅外，并且还把黛痕带走了。

现在厅内只剩下老赵是必须对付之人，问题简单多了。

只听金恭友道：“老赵，再过一阵你就可以进去。”

老赵道：“好的，唉！真急死人。”

冯翠岚继续发出咿唔之声，她伸展四肢，娇躯无意识地扭动，但却给予男人以视觉上最大的诱惑。

阿烈只看了一眼，便小心地在帘缝中向前爬行。

他大约移前了四尺左右，便看见了金恭友的脚步。

当上悄悄站起来，在黑暗中，仍然看得清楚。

但见金恭友正从缝隙中向内窥看，面色凝沉严肃。

这使阿烈大感意外，忖道：

“我本以为他一定十分忘形出神，以及色迷迷的表情，谁知却不是。”

霎时之间，他对此人的敌意大为减少。

要知金恭友这刻完全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在鉴赏一件美丽的物事。在他本身，并无占有的情欲。

这原是艺术家常有的态度，他们以全副心灵，追求世间一切的美，并且以各人独特的风格形式表现出来。

金恭友是人像大家，对于人体之美，特有研究。是以除了柳飘香那种具有媚功的女人外，他决不会露出丑态。

阿烈本想一掌震死他，但这刻已改变了心意。

只听金恭友轻轻道：“老赵，进去。”

帘幕一动，老赵拨帐而入。阿烈一掌拍在他天灵盖上，老赵只哼了一声，人便向前栽跌，幸而地上有厚厚的老毡，所以没有声响。金恭友看不见阿烈的人和动作，只知老赵摔跌。而且不见他起来，大为惊异，当下也进入光明室查看情况。

但见老赵双目紧闭，口鼻间气息已绝，分明已经毙命。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差点没跳起身来。

接着他又看见一宗十分骇人的事，敢情这间室内，尚有一个年青男子，此人正抱起冯翠岚的上半身。

冯翠岚已经回醒，她两双胳膊，宛如玉藕一般，缠绕拥抱着阿烈，一望而知，她认识这个男子。

金恭友忍不住道：“喂！你是谁？”

阿烈一手扯起床单，把冯翠岚的裸体遮盖起来。

他正要回头说话，冯翠岚的香唇，已堵住了他的嘴巴。

金恭友踌躇了一下，转身欲走。

阿烈挣开冯翠岚的红唇，冷冷道：“金恭友，站住。”

金恭友不敢再动，回头道：“你，你是谁？”

阿烈沉声道：“我是来拯救这位姑娘的。”

他说话之时，一双手已摸出一片五色仙昙花瓣，塞入冯翠岚口中。

此花乃是天材地宝之一，灵效绝世，冯翠岚一嚥住花瓣，马上就恢复了神智。柳飘香所下的春药，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看看赤裸的上身，顿时急怒交集，面色大变。

阿烈柔声道：“没事，没事，我及时赶到了。”

金恭友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阿烈又道：“岚姊姊，咱们目下得想个法子逃出去。”

冯翠岚顿时醒悟此身尚在虎穴之中，当下收起羞愤之情，道：

“你潜入来时，对方未曾惊觉么？”

阿烈道：“没有，但现下尚是大白天，行动不便。”

他还有一句话未说，那就是冯翠岚赤身裸体，更是无法行动。

冯翠岚惊惶地道：“这便如何是好？”

阿烈决然道：“咱们硬闯出去。”

冯翠岚摇摇头，道：“此地不但高手如云，同时敌人还有地形之利，我们硬闯一定办不到……”

阿烈道：“那也胜却束手待毙，对不对？”

冯翠岚忽然道：

“阿烈你赶来营救我，我很感激。但我反正要找机会接近那个恶魔，所以你不必管我了，你自个儿走吧！”

阿烈摇头道：“这等说话休提，我们还是想想办法。”

冯翠岚道：

“此地是极乐教秘窟，经营多年，布置一定严密，我们何必做那等不可能成功之事。”

阿烈道：

“不行，当年的苏玉娟也和你的心思一样，打算献身与他，找机会取他性命！殊不知陆鸣宇乃是天下第一大恶魔，结果弄得苏玉娟身败名裂而死。”

金恭友听到此处，忽然插口道：

“在下也觉得这儿的人，皆是邪恶之辈。可惜我是个文弱之人，无法可施。”

阿烈道：“你也是受害者，我们不会为难你。”

金恭友道：

“在下被他们强押到这儿来，历时多日。因为平时很留心，是以被我侦知一条秘道，可以出得去。”

阿烈大喜道：“真的？那太好了。”

金恭友道：“但有没有人把守，我就知道了。”

阿烈道：“没关系。”

他向冯翠岚望去，问道：“觉得怎样了，能动手么？”

冯翠岚早就在暗中调运内力真气，这时应道：

“可以，跟平时一般，你给我服的是什么？”

阿烈道：“是仙昙花瓣，能解百毒。”

他停歇一下，又道：“好啦！既然你能动手，我们就动身吧！”

他自己身上已没有外衣，只一套短打衣服，是以不能脱给她穿，回头金恭友时，亦是这样。

外面天气十分寒冷，金恭友穿是如此少，出去一定冷得发抖，甚至会要了性命，所以他更不能脱衣让给冯翠岚。

冯翠岚已看出他的烦恼，立刻道：

“不要紧，我有这张床单就行啦！”

她站起身，用床单裹住身子。

阿烈问道：“金画师，秘道在什么地方。”

金恭友道：“在右方的一座房子里，那是最靠边上的一间堆放杂物的空屋。”

阿烈倒抽一口冷气，道：

“那么还是要出此屋，并且得在园中穿得，那怎么行，非给对方发现不可。”

金恭友也怔住了，道：“那……那怎么办？”

阿烈脑筋一动，道：

“好吧，你和冯姑娘准备好，等外面一乱，就跑出去。”

冯翠岚道：“什么？你打算用声东击西之计？”

阿烈笑一下，道：“你也知道，他们伤不了我。”

冯翠岚道：“不行，我们试一试，也许能溜到秘处。”

阿烈道：

“人家只要一发现，马上就可以封锁秘道，那样一来，全都变成瓮中之鳖了，岚姊……还是听我的。”

他的声音坚决，便冯翠岚清楚地感觉到他已经是真真正正的成人，不禁油然而生出依赖之心。

这是女人的本能，总喜欢找一个够强的男人保护。

她道：“你一定不会有事么？”

这话已表示她让步了。

阿烈道：“一定没事，来。”

他当先拨帘而出。

外面的厅中静悄悄一片，了无人迹。

他回头道：

“记住，我在左方弄出大大的混乱，你们细加观察，一旦发觉我已得手，就赶快跑，不许迟疑回头。”

冯翠岚点点头，问道：“以后怎生见面？”

阿烈道：“对了，我忘了告诉你，那口诛心妙剑，藏在西湖一座塔中。”

他把地点详细说出之后，又道：

“你可一直前赴江南取剑，这样，陆鸣宇反而猜不到。”

冯翠岚兴奋地道：“唉！你真有本事。”

阿烈道：

“你可把金画师带去，免得他被敌人捉去，泄露你的行踪。等你回来，咱们自然能够见面。”

冯翠岚道：“好，我真要谢谢你啦！”

阿烈笑道：“如果没有你帮忙，我能有今日么？”

他迅即奔出屋外，此刻虽然有意闹事，但仍然不可被敌方发现他是从这儿出去的，以免白费气力。

冯翠岚紧张地向外面查看，好不容易熬了一柱香之时，突然听到长啸一声，隐隐随风传来。

她虽然没有跟阿烈约定暗号，但一听便能会意，当下奔出屋外，金恭友在后面紧紧跟随，心跳甚急。

他们居然顺利地穿行过园子，抵达那所空屋，冯翠岚入屋后，略一查看，已找到秘道入口，赶紧奔入去。

这条秘道的入口，是在一棵大树后面。他们进去之后，仍然把大树拉回原状。这么一来，秘道中便一片黑暗了。

冯翠岚当先走了二三十步，发现金恭友没有跟来。心知他目不见物，是以举步维难，只好回转去。

她伸手拉住金恭友的手臂，由于秘道内十分黑暗，所以她暂时拿开身上被单，以免妨碍动作。

金恭友象瞎子一般，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行去，秘道内一则黑暗，二则阴风森森，使他全身抖个不停。

他们走了百余步，渐渐习惯了这等幽暗的环境。同时也似乎亮了一点。因此金恭友已看得见那美女。

她的后侧曲线完全显露出来，一双手是同后扯住他的臂膀，是以有一种扭曲的夸张的魅力。

金恭友不由得吞一口唾沫，但觉口干心跳起来。

冯翠岚忽然停步，金恭友冷不防撞上去，恰好把她抱住。而他双掌所按之处，正是她胸前双峰的部位。

金恭友本是无心，做成了这等事。是以吃了一惊，连忙松手向后退。

那知冯翠岚的身体也向后退，使他双掌仍然按回老地方，一阵奇异的感觉袭到心中，顿时燃起了情欲之火。

他把冯翠岚抱紧，嘴唇吻在她玉颈上。

冯翠岚身躯突然软了，完全靠在他身上。

在黑暗中，由于异性相吸之故，双方的嘴唇马上遇上了，紧紧贴在一起。当然，金恭友的双手，绝不老实。

冯翠岚是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忽然坠入欲网中，而且她竟是如此的迷惘冲动，以致内心中把对方误认为阿烈，愿意为他献出一切。

当时她是因为察觉前面有异，是以赶紧后退。并非故意投入金恭友怀中。无奈形势凑巧，刚好演出了上述的一幕。

这一对男女，已经倒在地上。

突然间一阵步声，以及微弱的光线传过来。

冯翠岚猛可一震，推开了金恭友，奔上前去。

她在转弯处向前窥看，但见一盏灯笼，冉冉移来。

她迅即回转身去，拿起地上的白床单。

金恭友悄悄道：“冯姑娘，对不起，我……我……”

他的声音有点发抖，可知心情之激动混乱。

冯翠岚轻轻道：“等我收拾了敌人再说。”

她回身奔去，站在转角处，全身以床单包住。

灯笼迅即移近，灯后只有一个人

那人显然已看见了那白色人形，顿时一惊，来势减慢。但还是向前缓缓移动，不过右手已拔出长剑。

长剑在灯光下闪闪生光，使他壮胆不少。

于是他看见一个女人，头发微乱，但非常美丽，全身裹在一张白布中，站在路中，不进不退。

他初时以为是个女鬼，背上猛冒冷汗，不过纵是鬼物，但如此美貌，惧意便减了许多，当下举灯而照。

冯翠岚双手一分，身上的白床单滑落地上，现出曲线玲珑，肌肤雪白的惹火裸体。

对面那个人，顿时目瞪口呆。

冯翠岚袅娜地缓缓走上去，她每走一步，身上各部分的曲线因而扭变和震动，份外的刺激迷人。

对面那个持剑大汉，饶是极乐教之人，见过无数淫娃荡妇，然而似这等情景，这等美女，也不由得呆了。

冯翠岚越迫近，灯笼的光线越明亮，照示她的美妙身形。

她微笑着，道：“喂！我好看么？”

那大汉点点头，道：“妙极了。”

他突然清醒了不少，皱眉道：“你……你是谁？”

冯翠岚道：“哈！你连我都不认识？”

那大汉讶道：“你……你是……”

他从来见过冯翠岚，当然没有法子猜测。

冯翠岚不惜牺牲色相，自是有她的打算。第一点，她想探问出这条秘道的那一端，还有没有人把守？

第二点，她已决定杀死此人，是以暴露也无妨碍。

由于第一点，她才会开口说话。当下又道：

“对了，你或者认不出我，但别的人一定不会象你那么糊涂。”

那大汉道：

“我……我实在很糊涂……哈！哈……”

他的笑声传出老远，使冯翠岚有点担心，忙道：

“那边有人没有？”

同时，向他身后指去，也就是那一边的出口。

大汉摇摇头，道：“没有，你……”

冯翠岚打断他的话：“胡说，你后面站着的是谁？”

对方为之一怔，连忙回头望去。

冯翠岚已欺到切近，玉指点去，戳在对方胸口。

那大汉一声没哼，身子向后便倒。冯翠岚一手已取过他手中之剑，而且等他倒下后，又把剑鞘拿了。

灯笼掉在地上，没有熄灭。

金恭友远远望见，赶紧跑上来，顺手把床单捡起带着。

他道：“快点披上床单，免得着凉。”

冯翠岚不禁一怔，站着不动，任得他把床单披在自己身上。芳心之中情绪一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要知她也是属于手段狠毒一类的人，由于刚才之事，她取过敌人之剑时，杀机忽起，决意刺死金恭友。

照事论事，这本是处理此一问题的上佳之法。除了过于冷酷无情，可以批评之外，别无瑕疵了。

然而金恭友一走过来，就关心地要她披上床单保暖，可见得他实在有一份真情，并非纯是欲念。

她一体察出这一点，顿时感到困扰了。

金恭友捡起灯笼，又道：“我们往前走吧”

冯翠岚点点头，默然行去。

走了十来步，金恭友突然停步，回头道：

“冯姑娘，刚才的事，我心中实在非常不安，务请原谅。”

冯翠岚道：“你很后悔么？”

金恭友道：“是的，因为我想到你那位朋友。”

冯翠岚听到他提到阿烈，不禁暗暗泛起惭愧，付道：

“我从分手那一天，心中时时刻刻想到阿烈，所以我以为已深深爱上了他，但我刚才却任得别一个男人拥吻。唉！当时难道我不知道他不是阿烈么？不。我明明知道的。”

金恭友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他道：

“再说，小可也自知配不上姑娘这等巾国奇人，以你的本领，以及你有美丽，小可那有褻读的资格呢？”

他不但说得谦卑，同时还流露出强烈的崇拜之意。

冯翠岚受用得很，微微一笑，道：

“走吧！我们谁也不要吧刚才之事记在心上。”

金恭友轻轻叹一口气，道：

“是的，理应如此。”转过身子，向前行去。

不久，他们已出了秘道，原来是邻家的花园中，出口处是一座假山，门户装置精巧，关闭之时，连邻家的主人也无法看得出来，金恭友已反灯笼丢弃在秘道之中，以免被人发现。

园中夜风吹刮，金恭友冷得直发抖。

他们正穿过花园之时，冯翠岚突然一把拉住他，缩入树业中，她不必说，金恭友也知道有人来了。

不久，一条人影迅快从丈许外经过，正是向极乐教那座宅院那边奔去，大概是因为相距尚远，是以此人奔得之，时既不掩藏身形，又不时碰到树枝，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声响。

这条人影过后，冯翠岚才发觉金恭友发抖的情形。

她低低问道：“你很害怕么？”

金恭友道：“是的，但天气也冷得很。”

冯翠岚轻轻道：“你抱着我，但会暖和一点。”

金恭友迟疑一下，才那样做了。

冯翠岚暗运内功，逼出热力，金恭友马上就感到好象抱着一个火炉一般，四肢百体，顿时温暖之极。

当然这等滋味比抱着一个火炉，又大大不相同，但金恭友一想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她之时，禁不住叹息出声。

他心中充满了惆怅，不由记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诗句，在将来他回想起这一段奇异的动人的遭遇时，一定感到非常遗憾。

这种悬想，使他心头泛起一股淡淡的哀愁，为了珍惜这一瞬间的温存，

他使用了全身的一切感觉去拥抱她，享受她身体的温暖。嗅吸她秀发上的香味，以及她在自己怀中那种柔软可爱的感觉。

过了一阵，只听冯翠岚道：“大概没有人来啦！”

金恭友恋恋不舍地放松双臂，接着忍不住向她说道：

“现在若有纸笔的话就好了。”

冯翠岚柔声道：“你还有兴趣作画么？”

金恭友道：“不但有兴趣，而且简直是渴望画点什么？”

冯翠岚回过头来，微笑道：

“我好象能了解你的心情。”

她口中的气息喷到他脸上，使他感觉出距离是那么近。

但他不敢做出吻她的动作，只感激地道：

“谢谢你，有时候能被人了解，真值得终身感念。”

冯翠岚道：“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她停歇一下，又道：

“走！我们去找点纸笔，此外，我们都需要一点衣服，对不对？”

金恭友此刻决不会反对她的意见，当下两人起身，不向园外走，反而直奔向屋子，冯翠岚嘱他在外面等候，自个儿丢下床单，光着身子跃入屋宇之内。

不久之后，冯翠岚象风中飘絮一般，落在他身边。

只见她身上已穿上衣服，而且是女装。

金恭友道：“你找到衣服了？”

冯翠岚道：“不但是衣服，连纸笔都有啦，跟我来。”

她一把拉住他的手，迳行入屋，只穿过一重院墙，便登上一座小楼，冯翠岚点着灯火，满意地四顾。

这座小楼，四面皆窗，不过由于天冷，所以窗门关得很严，四壁都有书橱，向花园那边窗下，有一桌特长的书桌，大堪画画。

如此精致的书房，若在白天，尚可凭窗望见园景，益添雅趣，可见得此屋主人，胸有丘壑，必是饱学风雅之士。

现成的纸和笔，以及合适的书房，激起了金恭友更为热烈的创作欲，他一迳走到桌边，展纸提笔，润毫寻思。

冯翠岚悄然出去，片刻便又回转。

金恭友突然觉得身上一暖，原来她把一件皮袍，披在他身上，这正是他目下最需要之物，不禁十分感激。

他已构思好，当即挥毫染画，先是画了一张水墨的半身像，面貌宛然，任何人都认得出是冯翠岚。

画完之后，他把橱中的颜料搬出来，一声不响地准备。

冯翠岚细细把那肖像看了一阵，道：

“好极了，只怕比我本人美得太多啦！”

金恭友道：“不，绝不比你本人美。”

冯翠岚道：“这等流动妩媚的眼波，以及那唇角一毫笑意，我就没有啦！”

金恭友道：“你对自己的容貌，仅能揽镜自照，如何看得到这许多细微之处？”

他停歇一下，郑重地道：

“现在我打算画一幅你的全身像，但请你万万不可见怪，因为我要画的是你没有穿衣服的情景。”

冯翠岚正要反对，但金恭友已经使起笔了，不禁想道：

“原来我见怪与否，他都不管的。”

金恭友完全沉迷在画中，不但全神贯注，而且流露出热烈、倾慕甚至缠绵的表情，她冯翠岚十分感动。

这幅画只画了一点点，冯翠岚蓦地一惊，因为她敏锐的感觉告诉她，有人正在窗上窥看他们。

由于这间书房是在楼上，所以目下窗外窥看之下，必是身怀武功之士，定非本宅之人无疑。

她隐隐感到外面还不止一个人，是以十分震动。

但她仍然假装不知，端坐如故，好象是等候金恭友随时看她的面貌，以便画入图画中一般。

那幅水墨半身肖像，已经悬挂在橱门上，因此之故，窗外之人，得以一目了然，看得出画的是她。

她紧张地等候破窗而入一刹那，但等了一阵，不但没有动静，反而听到阵极低微的语声。

其中一个人道：“这画师真不错呢！”

另一个人道：

“看来他们是夫妻吧？半夜起来作画，这等雅兴真不浅呢！”

先前那人道：“走吧，那边警讯已发出好一阵啦！”

第二个人道：

“唉！假如那肖像肯卖的话，兄弟愿出一百两购藏，真是美极了。”

第一个人道：

“算啦！等明儿再来此地找他们商量，目下驰援要紧，还有就是这个画中的女子，长得如此美丽，若是买了此画，提防会得单思病。”

话声自此便告寂然，冯翠岚等了一阵，方敢认定那两人已经起了。

她起身走下窗户，一面付道：

“听他们的对话，可知必是正正经经的人，如果是黑道的邪派人物，只要欢喜，还不是强夺了去，那里肯破费大笔银子商购呢？”

念头转动之际，迅即从窗纸上一个破洞，窥望出去，但见外面杳无人迹，那两人果然已经离开了。

她暗暗好笑，又付道：

“假如他们明天向此宅主人，商量购画之事，一定弄得主人莫名其妙。”

金恭友仍然埋头作画，下笔忽快忽慢。

她转到后面，伸头一看，只见纸上已出现了一个裸体女子，面容迫肖自己，身上各部份的线条，匀称之极。

冯翠岚细细看了一会，突然发现这幅裸女画，不但神情生动，媚艳无比，最要命的还是那种迫人的真实感。

换句话说，画中的她，所有的起伏的曲线，都宛如实体，人生出可以捏摸的立体感觉。

由于这一点，冯翠岚禁不住联想到自己曾经被他抚摸过乳房以及其他部份之事，她不觉面红起来，忖道：

“观察力锐利之人一定能从这迫真的感觉中，瞧出我曾被他触摸过这回

事，因为他除了表现出对我的观感，如温柔、纯洁、智慧等等特点之外，还极力表现了这种‘触摸’之感。”

在理论上，现到性格气质以至美丑等抽象的形象。固然为艰深困难，但要表现一种属于抽象而又是实在的感觉，例如“触摸”，自然更为困难，要知触摸是一个事实，但这种感觉却无法看得见。

因此，这是没有法子直接表现出来的，只能以暗示衬托的手法表现。

画图上随着金恭友的画笔涂染，更为清晰浮突。

冯翠岚极力使自己保持客观的心情以观赏，但觉那妩媚娇艳有容貌，那充满暖滑的胴体，使人感到非常可爱，而且逼真到可以触摸，却没有淫褻的意味。

她突然如有所悟，循道：

“对了：这与我前在爹爹宝库中所见的淫画的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微妙的分别而已，但也许我身为女子，所以感觉略有不同。”

金恭友搁下笔，长长透一口气，道：“只差一点背景就行啦！”

冯翠岚立即提出心中的疑问，道：

“你这幅画，与一些名家的巧手画的裸女秘戏图，有何分别。”

金恭友睁大双眼，道：

“不同！不同！只要是懂得审美之，人第一眼看了，心中只觉得美，而不会生出淫褻之念。当然啦！惹是长信细看，不免会涉及遐想，又或者碰上淫邪之人，也就不可与言‘真美’的境界了。”

冯翠岚心中甚喜，因为金恭友说出来的理论，与她刚才心中所想，竟然暗合，而且令她微感惊异的是，她忽然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这位画家。

金恭友又道：

“我再也不作这一类的画啦！”

话声之中，流露出感慨之意。

冯翠岚道：“是不是你觉得太满意了，以后有绝响之感？”

金恭友点点头，眼中尽是感激之意。

他的感激，是因为冯翠岚能够完全体会他的心情，从他发生创作的冲动时开始，直迄此刻，她都那么洞达一切。

常人也许认为这些都是微不足道之事，可是在一个擅画的艺术家而言，这却是比什么都珍贵的遇合。

冯翠岚又道：

“如此决定也好，免得我有太多的裸画流世，给人们评论观赏，那是很不好意思的事，对不以？”

金恭友笑一笑，道：

“你放心，莫说我已画不出比这一幅更好的，所以不会再动笔，就算我再画，也不肯让这些画流传俗世。”

冯翠岚暗暗耽心起来，道：

“那么一幅呢？你打算如何处置？”

金恭友道：“待我们玩赏够了，便烧毁它。”

冯翠岚道：

“虽然此举含意卓绝高雅，可是把心血轻轻焚毁，我实在很难不生出生可恨之感呢！”

金恭友道：

“画中之人是你，难道你肯让俗眼所污么？天知道一般的俗子，看了此画，心中会生出什么念头？”

冯翠岚道：

“谁能管得这许多，人家怎样想，由得他去，不然的话我们的心灵岂不是反而受到拘束了么？”

金恭友怔一下，沉思地道：“是的，你这话有理。”

冯翠岚笑一笑，还未说话，金恭友又道：

“我真奇怪，你的见解何以能如此高妙，恕我得罪，你不是天人呀！”

冯翠岚道：

“老实告诉你，这些道理，都与武功相通，我曾虔心苦修剑道，时时会想到许许多多的问题。”

她停顿一下，又道：

“举个例说，我修习的一本剑经，乃是剑道中至为珍贵的秘笈，因此，我不免有时会想到，我练成之后，要不要毁去此经？如若毁去，普天之下，以及将来，决无人胜得过我。”

金恭友欣然而笑，道：

“照你刚才的意见，你始终没有毁去剑经了？这是对的，如此绝艺自应永远流传人间才是。”

冯翠岚道：“瞧！这正是我惋惜的心理呀！”

他们相视而笑，但觉相互间有一种至为微妙密合的默契，这种了解，使他们感到心灵富足充实的快乐。

这种快乐，出自心灵，与感官上获得的快乐，性质完全不同，而这一点，正是“高雅”与“庸俗”的分水岭。

晨曦中，他们携画悄然离开此宅，也离开了朱仙镇。

且说阿烈当时出去诱敌，此举非常成功，因为他一下子就把极乐教所有高手都引去了。

他认出极乐教主李天东、柳飘香、余泰乾、管大师等人，此外，尚有两个蒙面人，则未见过。

自然李天东等人都是蒙面的，只是柳飘香例外，不过他还是认得李天东就是丐帮帮主陆鸣宇。

和他动手的计有管大师、余泰乾和另一个蒙面人，俱是一流高手，但阿烈却能够应付，打得有声有色。

原来阿烈这一次动手，心中早有打算，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他须尽所有之力，以撑局面，使冯翠岚安然逃走。

二是他深知必会被对方击中，这是无当避免的，因此他心理上已豁了出去，不管三七二十，只求还击得手。

这么一来，他能够专门以攻代守，往往以两败俱伤的手法，迫退了敌人的巧妙招式，同时由于斗志旺盛，心无顾忌，放手拼搏，反而显得反应灵敏无比，手法狠毒凶横，一时迫住了那三名高手，近不得他的身。

他是极乐教欲得而甘心之人，所以陆鸣宇也不顾一切，集中力量来对付他，决意要先收拾了他，才说别的。

这一场狠点，只看得陆鸣宇等人无不皱眉摇头，十分吃惊。

原来阿烈这一放开手拼斗，虽是力敌三名高手，但他招招皆是反击之法，全然不作招架之想。

当然并不是不要命之人，就一定可以打得赢，阿烈具备了迅快无比的身手，沉重的掌力，方能使敌人畏惧忌惮，不敢与他换招，也就是，双方都挨一记的话，极乐教高手们不干。

陆鸣宇虽是能征惯战，见多识广，但看了老大一会功夫，仍然瞧不出这个少年，是什么门道家数。

此外，由于他以前曾表演过不怕兵刃袭击之事，所以连他陆鸣宇，也不敢贸然出手，一味用心查看可以制胜之道。

又过一阵，四下突然传来警讯，可知已有不止一个强敌入侵，陆鸣宇心头大震，颇感失措。

他并非想不出应变之法，而是由于有两路可行，使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决定，才对他最有利。

这两条路是：一、他马上率众从数条秘道逃遁。

二、他出全力击杀阿烈，再对付别的强敌。

他终是枭雄之才，极有决断，瞬息间已决定采第二法。

此意一决，立即举步入场，口中冷冷道：

“诸位香主不可松懈，务须擒杀此子，方绝后患。”

此言一出，已表示他也是参加围攻之人，不要属下撤退。

阿烈根本听不见，他全副心神，完全用来对付四方八面倏忽倏退的攻击，还嫌不太够，如何能理会圈外之事。

陆鸣宇猛可欺入圈内，连拍两掌。

阿烈一侧身，已避过了第一掌，第二掌到时，他已回过右拳，呼地捣出，拳掌相触，发出“啪”的一声巨响。

这一记硬拼，阿烈被一股亦刚亦柔的掌力，迫退了三四步之多，因此之故，臂上又挨了一脚。

他挨的一脚是管大师踢出的，脚力如山，强劲绝伦，足可以把数百斤的大石，踢飞数丈之外。

阿烈虽然不痛不伤，但抵抗不住这股力道，身子又前冲去。

那蒙面人及时从侧面攻上，长刀电转。

光华闪处，长刀锋刃，已划破阿烈肋下。

肋下的部位，纵然割破，亦不致命，但这只是平常的情况而已，在这等高手刀下，全身皆是足可致死的要害。

此外，肋下往往是功力最练到的地方，加以刀刃锋利，手法迅快劲厉，实足以把一个最健壮的人的身子，割开大半。

阿烈乃是不由自主的向前冲，是以没有法子躲开。

刀锋过处他肋下衣服尽裂，但不见鲜血冒出。

余泰乾从另一侧扑上，铁杖挟着劲厉风声，当头砸落。

他乘虚而入，来势极猛。

阿烈怒哼一声，微侧头，挥掌猛扫。

余泰乾早就妨他反击之举，但出手之时，已判断出即使他舍命反击，也将慢过自己的杖势，是以招式不变。

“砰”的大响一声，铁杖击中阿烈肩头，如中坚岩硬石，铁杖反而震得弹起老高，虎口发热。

当此之时，阿烈手掌已经急如电光石般拍到了“砰”的一声，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余泰乾胸口。

余泰乾闷哼一声，身随掌起，飞开丈许，方始横摔地上。

他显然已受伤极重，纵然不死，也无力再斗了。

柳飘香眼见阿烈连中三记之下，反而伤了一人，这一惊非同小可，但同时也泛起了一个秘密的愿望。

陆鸣宇飒然欺近阿烈，右掌一挥，忽指忽掌的攻去。

阿烈双拳急抡，可是陆鸣宇已经看准了一丝空隙，施展绝学，长驱攻到，手法之奥妙精奇，无与伦比

阿烈的拳头既找不中对方，便不禁拼命招架。

他口中一面大声骂道：“陆鸣宇，你是天下第一大坏蛋。”

陆鸣宇突然退开两步，冷冷道：“谁是陆鸣宇？”

阿烈道：“你就是，还有谁？”

陆鸣宇仰天一笑，道：“好！我给你看看。”

举手掀开蒙面久露出面目，阿烈不禁一怔。

原来他的面貌，相当美俊清秀，但绝不是陆鸣宇。

就在他一怔之际，对方已如鬼魅般欺上，出指疾戳。

阿烈实在没有法子防范这个人的诡变，顿时中指倒地。

那人又长笑一声道：

“朋友，本人姓李名天东，不过目下告诉你也没有用了。”

管大师接口道：“此子不畏刀剑，恐怕要用烈火来对付。”

余泰乾尚在丈许外的地上呻吟，但无人理会他。

李天东道：“用不着烈火，他穴道受制，已失去抵抗之能。”

柳飘香拔出柳叶双刀，跃到阿烈身边。

管大师道：“快点，强敌业已掩至，迟恐误事。”

李天东点点头，表示同意。

柳飘香突然抬起头向李天东望去，媚笑道：“启禀教主，贱妾负全责，收服此子。”

李天东“哦”了一声，眼中射出不悦的光芒。

管大师道：“唉，柳香主何必做这等费时失事之事？”

柳飘香道：“贱妾情愿服下‘万劫丹’以作保证。”

李天东面上换了一副感兴趣的表情，道：

“这话可是当真？要知你仅有两个进辰的时间，逾期不服解药，后果的可怕，你是深知的。”

柳飘香道：

“两个时辰足够了，贱妾能使他跪在教主脚下，乞求加入本帮，如果办不到，贱妾甘受万劫之苦。”

李天东道：“到时你容貌变鬼，满身腥白，人畜都厌恶不近，这等活罪……”

柳飘香道：“贱妾晓得，不劳教主叮嘱。”

其中一个蒙面接口道：

“柳香主，你虽然自信必有把握，但目下的情势，如何发展，尚不知道，以兄弟愚见，最好还是……”

柳飘香断然道：“刘香主不必过虑。”

李天东沉吟一下道：“好，柳香主即管施为。”

他从收中掏出一颗比龙眼还大一点的蜡九，抛给柳飘香。

柳飘香一手接住，面上泛起恐惧这色，虽然是瞬息消逝，但仍然被四下的人，看个真切。

李天东道：

“此是本教规矩，假如你不能与此子成就合体之欢，过了一个时辰之限，你就受药力所害，坠入万劫不复之境。”

柳飘香自是深知此药的奥妙作用，同时也深知假如不能使阿烈与她交欢的话，即使本帮尚有男人在侧，但由于本帮之人，无不服用过一种解药，对这“万劫丹”不生作用，她也没有法子可躲过大劫的。

换名换话说，她一旦服下“万劫丹”，就非得与阿烈合体交欢不可，不然的话，也须得是教外的男人才有用。

她当从捏碎了蜡壳，吞下药丸。

之后，抓起地上的阿烈，飞奔而去。

她刚刚离开，裴夫人等六名高手，已经到达。

柳飘香明明听见双方叱喝对答之声，但她时间无多，是以连头也不回，笔直回到那间厚帘隔音的厅子。

她一进去，但见人迹渺然，不禁大惊。

要知她本以为金恭友等人尚在，因此，即使阿烈不就范，还有一个金恭友，他不是极乐教之人，到时只要与他欢好，即可解去药力。

谁知金恭友与冯翠岚都不见了，她顿时感到预兆不妥。

但她到底不时普通的女子，论起魄力和决断，许许多多的男人远比不上她，这刻她仍然使自己镇定下来。

她先冷静地付道：

“假如我趁这刻教主无暇分身监视这际，赶快出去，随便诱惑一个男人与我交合，先解去药力，这是办法之一。”

此法当然也有缺点，那就是万一外敌很快就被击退，李天东过来一查，发现了她的诡计，那也是死路一条。

因此她接着想道：

“万一时间赶不及回来，被教主发现了，岂不糟糕？况且这个少年，又不似程玄道那牛鼻子，有数十年的玄功造诣，如何能忍受得住我的诱惑而不肯与我交合。”

她一面想，一面动手，在那光明室内，焚起一炉香。

袅袅的淡烟升起，顿时全室浮动着一股熏人的香气。

阿烈这刻已运真气冲开了穴道，正要弹跃而起。

忽听柳飘香自言自语道：

“你这冤家啊！可害苦我啦！”

阿烈早先在昏迷中，没有听见他们的对答，也不知目下置身何处，如今一听这话，心中大奇，便没有动弹，想道：

“她跟谁说话呢？”

柳飘香温暖软滑的玉手，把他前额的头发拨起来，动作温柔至极，使阿烈立刻晓得她刚才的话竟是对自己说的。

他更为奇怪，暗付自己几时把她害苦了？难道是指冯翠岚逃走之事而言的？那么自己又何以变成她的“冤家”？

要知“冤家”一词，等如“心肝宝贝”的意思，阿烈之所以觉得大惑不解，原因便在于此。

他鼻中嗅到一阵若浓若淡的香气，感到非常舒服。

他如果晓得这阵香气，乃是特制的催情药物的话，他就不敢如此贪婪地嗅吸不休了。

柳飘香柔声道：

“冤家啊！我解开你的穴道之后，你千万不要乱蹦乱跳才行。”

阿烈忖道：“为什么不呢？我躺着干么？”

此念才掠过心头，忽然发现她也倒在床上，把自己抱紧，这还不要紧，最可怪的是自己身上居然全无寸缕，已被她脱个精光，而且连她也是精光赤裸，是以两人肉体，碰触磨擦之下，生出一种特别的快感。

柳飘香举掌在他的背后边击五下，口中叫道：

“喂！白飞卿，白飞卿……”

阿烈睁开眼，首先发现自己是躺在光明室中。

其次，从天花板和四方八面的镜中，可以看见她雪白丰满，动人异常的服体，象蛇一般缠绕着自己。

他又惊又喜，道：“我怎会在此？”

柳飘香道：“谢天谢地……”

阿烈道：“你说什么？”

她扑挤在他怀中，微微扭动，恰到好处，使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出肉体磨擦时的美妙滋味。也使他更加强烈是记住了双方皆是身无寸缕，因此，他本能地出手把她紧紧地搂住。

柳飘香道：“我真怕你跳起来，或者给我一拳。”

阿烈道：“现在你不怕了？”

柳飘香道：

“我向教主讨的人情，故此没有当场杀死你，你好意思那样粗暴无情地对付我么？”

阿烈又把她搂紧一点，只觉自己冲动万分，满腔俱是情欲之火。

由于双方俱是裸体，所以柳飘香当然感得到。

她没有马上要他交合，因为在这等场合，如果是女子采取主动，有时会使人感到“倒胃口”的。

柳飘香练就第一流的媚功，岂肯这般恶俗？只软软的任他搂抱和抚摸，还闭起双眸，生似全无抗拒之力一般。

阿烈在这至为紧要的关头时，突然停止一切动作。

柳飘香暗暗失望，甚至有点惊惧，因为以她以往的经验，任何男人，此刻必定马上剑及履及的大嚼一番了。

她轻轻道：“你可是想起了什么事？”

阿烈道：“是的，我想起了一个朋友。”

柳飘香在心中诅咒他这个朋友，口中却道：“谁呀？”

阿烈道：“是个女孩子，姓冯的。”

柳飘香道：“她已经逃走了，你别假装不知道。”

阿烈道：“她逃走成功了没有？”

柳飘香道：“据我所知，她一定成功了，因为这刻还没有别人晓得她逃走之事。”

阿烈开始恢复爱抚的动作，一面说道：

“你何不肯坦白告诉我？”

柳飘香道：“我不要你这会儿脑子还在想别的女人。”

阿烈道：“她不是女人，是女孩子。”

柳飘香道：“好吧，就算她是女孩子，有什么分别？”

阿烈随口道：“唔，没有什么分别……”

他的眼光没有法子不从四方八面，甚至天花板上面的镜中，看见这个女人的白皙丰满的服体。

尤其是她缠缠在他的怀中，这种两个人拥贴在一起的景象，比起她独自一人裸卧，要诱惑得多。

阿烈晓得自己快要在情欲之海中没了顶了，同时他的理智或感情上，都没有拒绝这种放纵的快乐的理由。

然而，不知为了何故，他不知不觉中极力抵受着这种无比的诱惑，好象以身试理的苦行僧道一般。

柳飘香吃吃而笑，玉手轻扶他的面颊，同时温柔地啮咬他的肩，臂以及胸膛上壮健的肌肉。

## 二十

柳飘香的笑声都是那么风情怡荡，动作是那么的挑逗诱惑，纵是局外之人，也能感到她这一股无可抗拒的势力而坠入欲海中。

事实上她深心中，已泛起了强烈的恐惧。

一来这个年轻男人，虽然具有男性的一切力量，同时也充分表现出的冲动和欲念，但他不知何故，居然在这条界线上刹住了，竟不再往前走。

二来她服过“万劫丹”，此药乃是极乐教网罗入教的一位怪医齐唯我的异宝，服下之人，有时间上的限制。她若是过了时限，便将坠入万劫不复之境，这叫她焉得不惊？

阿烈突然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柳飘香丝毫不敢露出内心的恐怖悸惧，还得装出非常媚荡可爱地在鼻子中“唔”了一声。

她道：“为什么呢？”

阿烈胡扯道：“或者是我怕羞吧？”

柳飘香道：“这怎么可能呢？你是个男人……”

阿烈用力抱她一下，问道：“你这一生之中，曾经有过多少男人？”

柳飘香扭动一下，道：“你问这个干吗？”

阿烈道：“我亲眼见过你引诱程玄道真人时的样子，所以禁不住想起了这个问题。”

柳飘香讶道：“你当时在那销魂殿中？”

阿烈道：“是的，我和阿菁，躲在那神像后面。”

柳飘香心头一震，忖道：

“那座男女交欢的玉像，乃是本教三宝之一，从来无人见了之后，尚能矜持的，但他居然讲得很平淡，并不特别提到神像的刺激，可见得在他心中，基本上没有很深的印象……”

只听阿烈又道：“你真是可爱的荡妇……”

柳飘香只扭动着身体，希望能使他由于肉体的磨擦，而情欲高涨，冲破了目前尚在作梗的最后提防。

她心中继续想道：

“我已燃起催情香，按理说，不分男女老幼，只要嗅到这股异香，顿时兽性勃发，欲火难抑。然而他似乎一点也不受影响……”

她越是发现阿烈的许多奇异之处，就越发心寒。

他们就这样搂抱着，肉体完全没有遮隔，厮磨着混过了许久时间。

柳飘香看看时间耗去了大半个时辰，这使她已达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她百般无奈之下，只好作最后的一次努力。

柳飘香的最后挣扎，说穿了很平常；那就是由她采取主动，而不再等候这个男人的“攻击”。

可是她的企图马上就失败，甚至在阿烈眼中，她能清清楚楚的看出一股厌恶的意思，因而宣告此路不通。

她额头上和双鬓边都泌出了汗珠，美眸中射出恐惧惊悸的光芒，代替了适才的媚荡风情。

阿烈不但发现这些，同时还感到她身躯上的热力迅即消失，变得冰凉，竟然生气大减。

他讶道：“喂！你怎么啦？”

柳飘香呻吟一声，道：“我觉得不舒服。”

阿烈皱皱眉头道：“如果你不舒服，我绝不侵犯你。”

柳飘香道：“你老不侵犯我，才使我变成这样的。”

阿烈道：“真是胡闹，岂有这等道理？”

柳飘香这刻已非说出真相不可了，也许他侧隐之心一发，还来得及救回自己

她道：“我服下一种毒药，若然在一个时辰之内，没有男人交合的话，毒性顿时发作，变得又老又丑。”

阿烈道：“原来如此，但世上有这种药物么？”

柳飘香道：

“当然有啦！这是怪医齐唯我平生功力之所聚，制练成这种恶药，唉！你到底肯不肯救我一命呢？”

阿烈道：“咱们还有多少时间？”

柳飘香道：“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

阿烈沉吟一下，道：“在这等情况和心情之下，教我如何提得起兴趣呢？”

他果然连一点点动手的意思都没有，柳飘香顿时急坏了。

她要哭出来似地悲呻吟一声，道：“你好狠啊！”

阿烈道：“心要时我还能狠些，现在我问你，你在极乐教中，有多久时候了？有多少人死在你手中？”

柳飘香忽然一怔，道：“咦！我几时加入极乐教的呀？”

她皱眉寻思，显然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阿烈道：“你是何处人氏？”

柳飘香道：“我是苏州人氏，啊呀！我爹爹和娘……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阿烈道：“你在极乐教中地位很高，为何不看看他们？”

柳飘香道：“我……我不知道，我整天整夜，想的都是男女之事……”

阿烈道：“但你天生是个放荡的女人，我可会说错了？”

柳飘香道：

“没有错，我天性淫荡，但我向来极爱我的父母，为何一直没有去看他们？一定是被鬼迷了心窍。”

阿烈道：“听起来有点蹊跷，让我瞧瞧。”他拉起她一手，三指按在“寸关尺”上，替她诊起脉来。

但觉她六脉反逆，一片紊乱，复杂无比，一时难以查出病结所在。

他道：“你这刻的体质，与常人全然不同……”

柳飘香道：“我天天要服药，不然的话。”刚刚说完这话，突然间全身发抖、面然发青。

阿烈忙道：“你怎么啦？”

她交紧牙关，道：“万劫丹的药力发作了，天啊……”

阿烈眼中看她的形状，耳中听她的声音，晓得她的的确确发生一种痛苦。并没有丝毫作伪。

他突然间感到自己欲念全消，在目下这等情形中，他纵然是贪色好淫之辈，也提不起兴趣，何况他并非这种人。

柳飘香娇躯直抖，阿烈放开她，坐起身道：“我的衣服呢？”

她吃一惊，道：“你你要走么……”

阿烈点点头，道：“难道你还要留下我？”

柳飘香叹一口气，道：“是呀！留下你又有何用？枉然教你送了性命……你的衣服在那快镜子后面……”

阿烈依照她所指之处，把镜子拉开，里面是个衣橱，他找到自己的衣服，迅即穿好，才回头向柳飘香望去。

但见她仰卧在床上，双眸欲闭开闭，竟没有看他。同时她似乎也没有刚才颤抖得那么厉害，好象痛苦已减轻很多。

霎时间，她的魅力顿时又恢复了。这时活色生香的景象，实在足以使任何男人，为之垂涎欲滴。

阿烈走过去，站在床边，目光在她丰满白皙的胴体上，巡逡一番。最后、才凝视着她的眼睛。

柳飘香仍然没有看他，轻轻道：“外面厅子里有一条秘道，可以通到邻屋……”

阿烈道：“你现下觉得怎样了？”

柳飘香道：

“现在好过一点，但这些都无关重要啦！一个人终归会老死的……”她话声淡淡的，反而使人觉得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

阿烈同意地点点头，道：

“是啊！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能够例外。但我知道，必须是当真极为豁达之人，方能把老死之事，淡然置之。”

柳飘香这时才瞧见他，见他注视自己的裸体，不知不觉把四肢缩起，做出遮掩重要部位的动作。

阿烈觉察了这一点，立刻问道：“你害羞么？”

柳飘香道：“我忽然觉得不好意思……”

阿烈道：但你一向都很大胆的呀！”

柳飘香道：“此刻回想起来，我也奇怪自己从前怎可以那么没有廉耻。也许是药力的关系吧？唉！”

阿烈道：“这样说来，你的心灵现下已不受药力支配了，这一定是万劫丹发作前的预兆啦！你心里怕不伯？”

柳飘香道：“怕也没有办法啊！”

阿烈道：“我大概有法子解去万劫丹的毒力。”

柳飘香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道：

“恐怕不行吧！怪医齐唯我的医道，天下无匹，他说过这万劫丹恶毒无比，任何药物也无法解救。”

阿烈道：“这一点让我来操心，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个计较，只不知你肯不肯听我的话？”

柳飘香道：“你要我做什么？”

阿烈道：

“我要你作一个人证，将来得以揭穿和指证陆鸣宇的卑鄙恶毒的真面目，这件事你可肯做？”

柳飘香毫不犹豫，道：

“肯，这个恶魔，我已受够了，还会帮助他，让他逍遥自在的再作恶下去么？”

阿烈从她的眼睛中，瞧出这些话的确出自她衷心，可以采信。

当下掏出“仙昙花瓣”，颌首道：“好极了，我倒要瞧瞧齐唯我的万劫丹，能不能难住我……”

那“仙昙花”乃是天材地宝，干百年罕得一见，何等珍贵？齐唯我的毒药再厉害些，碰上这等异宝，自是失败。

柳飘香噙住仙坛花瓣，片刻工夫，但觉神清气爽，身体恢复如常。此外，她的心灵神智，也完全挣脱了药力的控制，因此之故，她觉得更不好意思。阿烈懂事地拿来衣服，让她穿上。

她那股妖艳之气，消失了大半。

但阿烈觉得她似乎更漂亮动人些，当下问道：“目下你觉得如何？”

柳飘香道：“很好，但也许万劫丹的药力尚未发作……”

阿烈道：“你成心吧，只不知外面情况如何？”

柳飘香道：“来袭的敌人一定已经走了，否则陆鸣宇会通知我逃走的。”

阿烈道：“哦！他会闯入来？”

柳飘香摇摇头，道：“他在外面触动机括，我这儿就可以晓得啦！”

阿烈道：“原来如此……”

他寻思一下，又道：“你自然还记得我们刚才的话，现在你仍然肯做证人么？”

柳飘香道：“肯，但我很怕陆鸣宇……”

阿烈道：

“不用怕他，我们把他擒下之后，才让你指证他的恶行，既然你答应这么做，你先离开此地。”

柳飘香讶道：“你呢？你不走么？”

阿烈道：“我看看情形再走，对了，曾老三呢？”

柳飘香道：“这个人是你的朋友？”

阿烈道：“是呀！他怎样了？”

柳飘香道：“这真叫人难以相信，这么讨厌的人……”

阿烈道：“他又不是和你做朋友，你怕什么？”

柳飘香道：

“我宁可少一个朋友，也不要多看他一眼，唔！或者做了朋友，他就变得一点也不讨厌了，对不对？”

阿烈道：“一点都不对，他就是那个样子的。”

柳飘香伸舌头，道：

“啊呀！真吓死人他现在被囚在地底石牢内，这个人不论是武功心机，都厉害之极。

陆鸣宇亲自出手，也没有法子杀死他，最后还是利用机关之力，使他掉下地底石牢内，才算是把他收拾下……”

阿烈道：“我非救他不可，你告诉我怎样下手？”

柳飘香道：

“奇怪，看来你们真是朋友呢……”她随即把如何打开石牢之法告知阿烈，但显然十人困难，因为守卫之人都有极巧妙安全的掩护，难以袭杀。

因此，阿烈下手时必定会惊动陆鸣宇。

阿烈道：“那也管不了这许多呀！我非试一试不可。”

柳飘香见他十分坚决，只好道：“好吧！我走一趟，守卫以为我押他应讯，决无问题。等到陆鸣宇发觉，说不定已是三五天以后的事了，但是我真怕看见那家伙。”

他们一齐出厅，从墙上一道秘门进入复道。

走到一处岔路，柳飘香便道：“你从这边走，可抵邻屋，在出口外面等我。”

阿烈嘱她小心，但迳自走去。

柳飘香略略等了一下，才向另一条通路走去。

不久，她已从一条地道，到达一座石室。

室内有一名守卫，向柳飘香躬身行礼。她晓得墙内还有一名守卫，在现查看室中情况，一面控制警报开关。

这是在戒备状态下的情形，当她通过地道时，由于曾推开一道木门，怕以这边已接到有人前来的讯号了。

假如是阿烈前来，他纵然能轻而易举地制服外面的守卫，但隐在墙内的那一名，已能发动机关，同时送出警讯。

她从守卫手中取过钥匙独自踏入另一条甬道之内。

目下假使陆鸣宇晓得她在此，便可以轻易地发动机关，把她也禁锢在这儿。因此，她的行动务必迅速。

这条甬道的尽头，便是一扇红的铁门。

她到了门边，举手打开门上一块方形铁板，露出一个半尺大小的洞口，可以望得见门内的情形。

里面的墙壁上插着火炬，照出这一间丈许方圆的石牢。

牢中站着个人，也向门上的洞口望来。

柳飘香道：“曾老三，你仔细听着。”

曾老三插口道：

“你是谁？难道不知道我曾老三乃是什么人物？莫说是区区几句话，用

不着仔细聆听。就算是皇帝老子下的诏旨，我曾老三随随便便的听，也不曾弄错。”他以平淡枯燥的声音，唠叨了好多句。

柳飘香厌腻得直想作呕，根不得马上回身就走开。因为从纵是掩上耳朵，双眼仍然看得见他那平淡乏味的面孔。”

她尽力忍耐着，急忙接口道：“别打岔，时间无多，是白飞卿要我来救你的，听见没有？”

曾老三要死活地道：“那一个叫做白飞卿？”

柳飘香道：

“他叫我转告一句话，你便会相信的，那就是关于诛心妙剑的藏处，你根本不知道。

你现在相信了没有？”

曾老三唔了一声，道：“我何尝不想相信你，可是……”

柳飘香道：“记着，时间已无多啦！”

说时，从外面开了锁，将铁门推开。

现在双方都互相望见全身了。曾老三的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芒，凌厉地打量这个美女，看得异常仔细。

柳飘香欣然一笑，道：

“你的目光虽然厉害，但已表现出一点生气，使人感到你没有刚才那么可怕，你自家知道不？”

曾老三唔了一声，举步向她走来。

柳飘香道：

“你得装出受制于我的样子，但如果一路行去，有人拦阻的话，你看情况不妙，便得先发制人”

她侧开身躯，让他通过。

曾老三到了门边，突然停步，道：“这是一个诡计。”

柳飘香吃一惊，道：

“诚然以前用过这个方法，骗人入壳，但这回能骗你什么呢？我又不是当真要制住你的穴道。”

曾老三道：“在此室之内，你们只能杀死我，例如利用水火暗器等手段，但无法擒我，除非诱我出去。”

柳飘香急得直跺脚，道：“你这人，疑心病真重……”

曾老三道：

“人家诸葛亮那么高明杰出的人物，也说他仅仅是“一生唯谨慎”，我是什么人，焉能不加倍的谨慎的呢？”

柳飘香道：

“白飞卿自己要来，但我晓得他无法通过警卫室。唉！你再耽误的话，连我也将成为瓮中之鳖啦！”

曾老三淡淡道：“那么你看着办好了，我决不中计。”

柳飘香感到他意志坚决，似乎无法动摇，只好道：

“那么我走啦！白飞卿问起来，我却不得不告诉他你已从另一条路逃走了，因为他这个人说不定会冒险来救你的。”

她转身行去，曾老三跟了出来，道：“等一等……”

柳飘香讶然止步，回头而望。

曾老三迅即从她身边掠过，一面道：“现在我相信啦！”

柳飘香道：“你改变心意了？”

曾老三道：“小白是那种人，你说得不错。”

柳飘香讽刺地道：“你等他亲自来。岂不谨慎些？”

曾老三道：“你弄错啦：诸葛武侯不但谨慎，还长于决断，单单谨慎而无关心断，反而是一事无成之人啦！”

他回头对她笑一笑，又道：“再说，我也不愿让他冒险。”

柳飘香呆了一下，才道：“你笑起来，颇为美俊呢！”

曾老三马上拉长了面孔，道：“小女孩，我警告你，别寻我老头子的开心。”

他只要表现出七情六欲，那怕是发怒，也能使他那种死板沉闷的迫人感觉消失，因而不觉得可厌。

柳飘香点点头，道：“好吧！曾三爷，请。”

曾老在往前行去，装出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们通过警卫室时，柳飘香心中十分紧张，因为另一个守卫，居然还匿在墙内，这是至为反常的情形。

那守卫以警戒的目光，望着曾老三。

柳飘香道：“不要紧，他武功已失……”

曾老三不理此人，径自穿过石室。

那警卫突然道：

“柳香主……”

柳飘香眼看离门有数尺，心中恨不得一步就跨出去。这守卫的呼唤，显然发生了问题，使她心头大震。

她冷静地回转头，道：“什么事？”

那守卫躬身道：“余老三到厕所去了，这件事还望香主包涵。”

他意思说此刻应该藏在墙内的守卫，不在此地。

柳飘香顿时大为放心，点了点头。

在地道中迅快奔行之际，柳飘香道：

“小白在出口那边等候我们，但这条秘道，共有三处入门，随时随地有进来……我意思是指陆鸣宇需要逃走的话。”

曾老三道：“我晓得了，你别作声。”

他领先奔行，到了一处岔路口，但迅即停步。

柳飘香也停在他身侧，低低道：“干什么？”

曾老三悄声道：“这边有人声传过来……”

柳飘香一惊，道：“这一条秘道是陆鸣宇专用的。”

曾老三道：“好极可，假如他出现，我倒要正正式式跟他较量一次。”

柳飘香忙道：“到外面再动手，此地还有机关埋伏。”

曾老三道：

“你刚才说到他可能逃走之言，可见得必是有强敌侵袭，我不趁机会迫他动手，更待何时？”

柳飘香越来，伸手推他，道：“快走，你简直在玩命呀！”

曾老三迟疑一下，道：

“好吧：我老实告诉你，并没有人声传来，是我哄你的。”说时，举步走了。

柳飘香这才知道这个名满天下，人人厌惧的怪物，竟是如此多疑善诈，

但无疑的。

这是他能长保声名生命之道。

他们很快就到了出口外面，不远处的黑影中，纵出一人，正是阿烈。

他一见到曾老三，顿时喜形于色，道：“啊！曾老师你没事……”

曾老三颇被他的诚意感动，道：“托福，托福，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了。”

他领先行去，一面道：

“以后叫我曾者三，好不好？目下咱们赶紧离开此地。因为柳姑娘既然是极乐教之人，那就有足够的理由，会使陆鸣宇拼命……”

他似乎非常的熟悉这周围的道路。一直在小巷中转折奔行、不一会，已出到街上。

阿烈等人方自奇怪，只甩他领先串入一间屋宇院子内。然后一如回到家中似的，带领他们走入一个房间内。

他们都无须点灯。就可以看见房内的情形。但见陈设简单，并非是什么公馆。阿烈和柳飘香都不则声，等他说话。

曾老三道：

“你们可以轻松一下，这是我租下来的歇脚地方，这只不过是古人所说的‘狡兔三窟’之意而已。”

阿烈道：“怪不得你很熟悉附近的情形？”

曾老三道：“这是最重要的步骤，大凡要进行一件事，首先得摸清楚那地方四下的地形，以便于逃走……”

他停歇一下，又道：“刚才如果我们从屋顶上逃走，则不是给极乐教之人发现，就得被攻袭极乐教之人发现。”

柳飘香道：

“照我的看法，外敌已经被击退了，陆鸣宇这刻一定到处搜拿于我……”她声音中，流露出惊惧之意。

阿烈道：“别怕，我们想个法子藏起你。”

他转面向曾老三道：“你是江湖中的大人物，一定有主意。”

曾老三沉吟一下，道：“你如果没有什么地方，住在这儿最妥当了，不过……”

柳飘香道：“这儿与极乐教行宫很近，太危险了！”

阿烈也道：“是呀！何况这是个市镇，话传得最快。某家来了一个漂亮女人，马上全镇都晓得了。”

曾老三道：

“唯一要克服的困难，便是这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觉得有点为难，因为她如果躲在这儿，势须我也留下，为她掩护。”

他停歇一下，又道：

“其实也不算太危险。因为以情理衡度，极乐教的行宫，定然在三两天之内就搬走。”

他们决计不会还留在这儿，等候更多的武林人来侦察侵扰这理，而且我敢保，极乐教连一个人都不留下。”

阿烈道：“这话有理，如果有人留下，就等如留下线索。”

柳飘香道：“既然如此，我暂时躲在这儿就是了。”

曾者三道：

“那么你只好暂时认作我的妻子，但有病在身，不能起床。而且有人探

视之时，你还得变丑些。”

这一点柳飘香并不在乎，她虽然有惊世媚俗的姿色，但她曾经有过上千的面首，岂怕冒充曾老三的妻子。

但她内心中仍然非常的犹疑，考虑着要不要答应。

要知她须得冒充曾老三的妻子，而曾老三外号是“鬼厌神憎”，与这么一个可憎可厌的人，共住一室，该是何等可怕之事？

阿烈一听了解决之法，忙道：“那好极了，我要去找高青云。”

他先向曾老三点头作别，然后向柳飘香道：

“将来如果有人把陆鸣宇擒住，要定他的罪，希望你能作一个证人。”

柳飘香皱皱眉头，道：“这等事也与你有关么？”

阿烈道：“当然啦！我和武当派和程玄道真人是好朋友啊！”

人在踏步离开此屋之时，心中大感轻松。因为他不但已救了冯翠岚，还救出了金恭友和使柳飘香改邪归正。

自然那曾老三本是帮他的忙的，也把他救了，这亦是莫大的安慰。

镇上似乎很平常静，天色虽然黑暗，但已快破晓了。

他没找到高青云，也不知他的去向，于是只好在那屋子内歇息。他睡了一觉，起来时已是下午时分。

他起来之后，细细把当前的形势，作通盘的考虑。

可是他碰上了一个结，那便是“裴夫人”，这个女人，曾经使他发生了亲切之感，宛如慈母一般。

然而她却是个凶手，她杀死别人，阿烈可不以管，何况她又是为了替阿烈的亡父出气报仇的，更不必管。

问题是她可能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如果她是凶手。那么他怎么办？岂不是定须杀死她才行？

他想了好久，决定暂时抛开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与梁大叔和欧阳菁碰头，再作打算。

好在此去开封，路程甚远。他在黄昏时分，便已入城。

此地是他的故居，虽然没有很多的往事足以回忆。然而他这番回开封，实在已经历过奇幻的人生旅程，因此使他不禁大生感慨。

他晓自己的相貌，已被许多人认得。因此，他踏入开封府之后，要不是被丐帮之人跟踪，就是极乐教之人，再不然，连裴夫人、祁京这一帮子高手，也曾见过自己，如惹见到自己定然也不放松。

事实上他大闹极乐教之事，裴夫人等已经查出。因此之后，白飞卿的名字，目下已相当响亮了。

他迳自走到梁忠山与他约定的货栈，向一个掌柜模样的人，询问梁忠山的下落。问明地址。便问他可有后门？

那掌柜的虽然不知何故，但这是小事，便告诉了他。

他笔直通过后进房屋，从后门出去。

心想：“如若有人跟踪我，这刻必定以为我在解手。等到觉察不对时，我已不知到了那儿啦！”

他在稍为僻静的地区的一所屋子内，不但见到梁忠山，还见到了欧阳菁。

大家见面，甚是欢喜。阿烈不暇多说，便催促搬走。

梁忠山向欧阳菁一笑，道：“怎么样？我老早就算定了。”

他回转头向阿烈道：“我们老早有准备，一切衣物都收拾好，随时可以离开，并且不留一点线索痕迹。”

阿烈道：“那好极了，咱们先藏在什么地方？”

梁忠山道：“有，有，你们跟我来。”

梁忠山领先出房，阿烈是第二个出去。但走了数步，便感到不对了。阿烈回头一望，停下脚步。

他口中招呼道：“梁大叔，等一等。”

接着略略提高声音，道：“阿菁，你怎么啦？”

欧阳菁没有回答，似乎已经不见了。阿烈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莫非在这刹那间，她已被人制住了。

念头电转之际，人已经回纵去，落在门边。他可不敢冒失大意的闯入去，而是耳目并用的查看房中情形。

目光到处，只见欧阳菁坐在床边。她不但没有被人制住，甚至还回望着阿烈，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阿烈这才踏入房内，道：“你打算留下么？”

欧阳菁道：“那可不一定，或者我非留下不可。”

阿烈皱起眉头，暗想：“女孩子总爱使人头痛的。”

口中说道：“为什么？如果你肯告诉我，我真是感激不尽。”

欧阳菁道：

“你用不着讽刺我，只要你把你的真正来历说出来，梁大叔又是什么人？我知道了，马上跟你走。”

阿烈叹口气，有点闷闷不乐地道：“如果我不说，你就不走了，对不对？”

欧阳菁干脆肯定的应了一个“是”字。

阿烈耳边忽然听到梁大叔的话声，虽然像蚊子叫，却清晰之极。

他道：“少爷，千万别泄露底细，我有法子把她擒下，使她非听我们摆布不可。”

阿烈摇摇头，算是答复梁大叔的建议，一面说道：“阿菁，你的话好生无情啊！”

欧阳菁生气地瞪他一眼，冷冷道：

“我无情？哈！这话才新鲜呢，你连身世来历都不肯告诉我，根本不信任我，莫非这就是很有情么？”

阿烈道：“我有我的苦衷，你只须跟着我就行啦！”

欧阳菁摇摇头，长长的秀发，随着这个动作向两边飘扬，甚是悦目美貌。

她站起身，却坚决的道：“不行，我先得知道你的事。”

阿烈道：

“如果你不把我的行踪告诉别人，那么我们暂时分手也好。”说时，作出想转身出去之状。

欧阳菁马上扑过来，一手把他扯住，道：

“这是笑话呢？抑是真话？你也不是不知道那些人手段厉害的，我凭什么能不供出一切详情？”

她不说是自己不肯保守秘密，却是说对方手段厉害，这一招果然高明，阿烈虽然聪明多计，一时也怔住了。

梁忠山在外面试接口道：“欧阳姑娘，你如果拖延下去，徒然使我们三人

都陷入不利的境地。”

欧阳菁道：“那么你们就告诉我呀！”

阿烈突然间感到一阵冲动，觉得自己非说不可。当下大喊道：

“好：我就是查思烈，化血门查家的唯一后裔。”

欧阳菁五指一松，不由自己的退了一步，瞪大双眼。凝视着他。并且还忍不住微微的喘起来。

她呐呐道：“你……你就是那个小鬼？”

阿烈一旦说出了真正身份，顿时有如挪开了心头上的万斤大石一般，感到无比的轻松愉快，含笑点头。

他深知欧阳菁决计无法置信，当下又补充道：“是的，我就是被迫做你徒弟的人了。”

他提到这件事，欧阳菁方敢相信，然而摆在眼前之事实，又是这般教人难以相信。

因为他那时不过是个面黄肌瘦的小童，但如今玉树临风，英姿焕发，前后两人，相差何止十岁？

她困惑地道：“那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你那时还小得很啊！”

阿烈道：“这一点我以后解释，现在你跟我走吧！”

欧阳菁道：“不，我回家啦！”

阿烈道：“随便你吧，但记着别告诉别人”

梁忠山象轻风飘入室内，挺胸竖眉，眼中射出森冷杀机，道：

“我可要对不起啦！”

竖掌当胸，便要出手。

阿烈忙插手拦阻。他还未说话，欧阳菁已惊啊了一声，道：

“化血神功，唉！你真是化血门人呀！”

原来梁忠山一竖掌运功，掌锋变面珠砂般的鲜红色，十分刺眼，行家一瞧，便知是化血门的秘传内功。

这等绝世奇功，决不能假装。象梁忠山这等情况，一望而知必有数十年苦练之功，焉能假得？

她接着举步行去，道：“好，好，我跟你们走。”

梁忠山犹疑一下，没有转身。

欧阳菁向他笑一笑，道：

“梁大叔，我说不定会变成他的妻子，那时，我也是化血门查家之人了，对不对？”

梁忠山愣一下，点头道：“如此甚好。”

转身大步出房，耳中可就听到两小的步声，跟着走来。

他们神秘地安然抵达一家杂货铺的后进时，欧阳菁已晓得阿烈如何在数月之内，变成如此这般模样之故。

此外，她也得知阿烈数月前的情势，以及如今须得赶紧练会家传绝学的需要。

她出身于翼北欧阳欧阳家，向来是任性行事，没有什么江湖规矩的拘束，也不怕闹出什么风波乱子。

因此之故，她显然对这个遭遇，反而极为高兴。

他们在杂货铺躲了三天之后，这一夜，在房中围着油灯，会商大计。

梁忠山首先说道：

“以武林各大门派，加上丐帮、极乐教等，这些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极老练的江湖。”

因此，他们必能从那货栈处，查出咱们的人数，以及那个落脚的地方。”

欧阳菁道：“即使如此，他们也找不到咱们呀！”

阿烈道：“梁大叔，这一段开场白之后，下文究竟怎样？”

梁忠山道：

“以他们的力量和手段，当时一定很快就查出了。但线索到了欧阳菁姑娘不肯定的地方，就中断了。”

欧阳菁笑道：“好啦！别提那事行不行？”

梁忠山又道：

“他们定必马上发动全力，在本城周围百里内搜索严查。结果当然也无所获，因此，他们目下已经断定咱们仍然潜匿城内。因为以咱们三人之力，决不可能逃过他们的搜索圈的。”

阿烈道：“这便如何？”

梁忠山道：“我认为咱们此地迟早会被查出，因为他们已被迫使用最后一着手法了。”

阿烈和欧阳菁几乎不约而同的询问道：“是怎样的手法？”

梁忠山道：

“他们向各处粮店和菜市场下手，查询亲近出现购物之人，此处自然极浪费精力物力，但却是最有效的手法。”

阿烈道：“这开封府每日不知有多少千人出入经过，如何查得出来？”

梁忠山笑一笑，道：

“菜市场却不一样，譬如肉店，每日所见的面孔，总是熟悉的多，生面孔一望即知，咱们除非不去买菜。”

阿烈道：“咱们可以叫这店里的伙计买呀！”

梁忠山道：

“不行，咱们在此店期间，小伙子不许出门一步。此店虽然柴米油盐皆有，但这等杂货店也是对方必查的对象之一，伙计们绝难不透露消息的。”

欧阳苦讶道：“为什么呢？”

梁忠山道：

“要知对方发动这等调查，动用的全是本城的流氓地痞，大抵都隶属各帮会的，而这等店铺的伙计，为了自身安全，也无不属于这些帮会。因此之故，他们定必暗中透露消息给自己人，绝对无法阻止。”

阿烈和欧阳菁听来听去，似乎真的没有法子可以保持秘密，除非能够与外界不发生半点关系。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人焉能不吃饭，假如他们事先布置好，预有安排，情况自然又不同了。

梁忠山默然寻思，阿烈和欧阳菁低声商议了一阵，也找不到妥当的办法，只好等梁忠山决定。

过了一阵，梁忠山轻轻道：“你们已把衣物收拾好了没有？”

阿烈拍拍身边的包袱，道：“都收拾妥当啦！”

梁忠山道：

“在靠墙那具大橱后面，是一道门户，穿过去便是另一个房间，而这个房间，却是紧贴着隔壁的屋子。邻室内也有这样的一具大橱。”

欧阳菁笑道：“相不到这么一座屋子内，也有秘密通路。”

梁忠山道：

“姑娘别小看了这间屋子，当年曾是少爷的父亲秘密居处。这附近十余间的屋宇，皆是他购下的。”

阿烈一听已去世的父亲，曾经住过这间屋子，顿时泛起一阵特别的感受，也有一份怅惘。

梁忠山一伸手，扇灭了灯火，说道：

“今天已经有人来店里查过，虽然店东已吩咐过伙计，可是由于帮会的关系，咱们的行踪一定泄露了。”

欧阳菁道：“这样可好，要不然老是闷在这个地方，乏味得很。”

梁忠山在黑暗中转头回顾，缓缓道：“昔年我那位大爷，在这一座屋宇内，享尽艳福。不知有多少美女，暗暗的送上门来，又悄悄的送走。”

他停歇一下，又道：

“唉！岁月无情，人世变幻，想不到十几年重来，一切都完全变了，大爷也物故了。”

他的话声停歇后，房中便突然寂静。过了好一会，阿烈正要开口，忽然听到了声息，连忙发出警告。

他低声道：“小心，有不少人向咱们这儿奔来。”

转眼间，梁忠山和欧阳菁也查听出来。虽然只慢觉察了这少许时间，但在武林高手而言，已经是许多丈距离了。

梁忠山道：

“真糟糕，我正要带少爷到宝库去找回那本化血真经，但没有法子可以甩脱敌人的追踪。”

阿烈道：“咱们早应前往才是。”

梁忠山道：

“现下才是前往的机会，因为各路敌人，全都招来了，只要脱出重围，就不怕被他们追蹑上来。”

欧阳菁迟疑了一下，才道：“你们快走，我在此处应付一阵。”

梁忠山喜道：“如此甚好，有一炷香之久就够啦！”

欧阳菁道：“行，你们去吧！”

阿烈迟疑道：“这怎么可以？太危险啦！”

梁忠山已扳开壁橱，欧阳菁用力推阿烈道：“快，快……”

假如他还走，错过了时机，则欧阳菁纵肯牺牲，恐怕也无济于事，而变成白白牺牲。

阿烈转念及此，又想到她是欧阳家之人，别人对她总得忌惮，当下不由自主的被他们推入门内。

他咬咬牙，回头道：“阿菁，你小心保重。”

欧阳菁道：“去吧，我自有法子应付。”

她迅即把大橱推复原状，阿烈在那边，已看不见她，这时梁忠山又弄开大橱，打开门户，阵阵冷风吹入房内，使人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

阿烈叹口气，奔出门外。

梁忠山把门关好，才领先穿过那邻屋的院落，打开后门出去。

外面是一条黑窄的小巷，走到尽头，已是另一条街道了。

街上静寂无人，他们迅快走出，突然从对面暗巷中，闪出一人。

阿烈目力至佳，相距虽然尚有两丈许，已看清楚那人竟是凤阳神钩派掌门人裴夫人，不禁吃了一惊。

这个女人，居然能在此处守候，倒象是算准了的一般。

她没有作声，静静的望住愣在巷口的两个人

梁忠山冷哼一声，暗暗运功聚力，举步走过去。

阿烈随后跟上，到了距对方只有四五尺时，他伸手拉住梁忠山，接着一挺身，已站在梁忠山前面。

这时裴夫人面对的已是阿烈，她轻轻道：“果然是你，白飞卿定是假的名字了。”

阿烈道：“不错，我是查家的人。”

裴夫人道：“据我所知，查若云并没有儿子活着。”

阿烈道：“你是堂堂的掌门夫人，焉能知先父之事？”

他的声音中，已透出讥嘲的意味。

但裴夫人却不动怒，淡淡道：

“只要你能证明身份，我就放你过去。不然的话，我只须叫一声，你便隐入重围中。”

阿烈道：

“我不在乎，比这等局势更严重的场面，我出见过了，何况我绝不相信你会放过我的话。”

要知他心中实在相信的很，假如她确是亡父的情妇，目下又为他报仇而弄得天下在乱，则袒护查家后嗣，并非奇怪之事，但他为了要求证明她的身份，以便确定自己的种种推测，不得不高法试探。

裴夫人道：“这也难怪你不相信我，因为我也是七大门派之人，对不对？”

阿烈道：“对极了，但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裴夫人道：“如果我早点得知你的身份那就好了，这一点对你非常重要。”

阿烈道：“我现在还未相信你呢！”

裴夫人道：

“不要紧，我有法子证明，但我先告诉你这件重要的事，那便是真的化血真经，乃是藏在分光剑内。”

她一口道出这个秘密，阿烈就算不相信也不行了。

裴夫人又道：

“现在轮到你证明身份了，由于你自认是查若云的儿子，所以你自然不怕证明这话，是也不是？”

阿烈道：

“不错，虽然我仍未相信你会放过我，但我仍然不妨设法证明我是查家之人，人但让我想想看。”

他一想之下，方知实在不易证明。除非梁忠山另有办法，念头转到梁忠山身上，顿时有了计较。

阿烈道：“我从这条路出来，你早已晓得的，对不对？”

裴夫人道：“当然啦！否则我焉会在此？”

阿烈道：“这就证明我的身份了，否则谁知道这条通路？那些屋子，原是先父产业。”

裴夫人道：“也许是你无意发现的。”

梁忠山从阿烈身后闪出，道：“你错了，是我告诉他的。”

裴夫人定眼向他打量，冷冷道：“你的口音很熟悉……啊？我记起来啦！你是阿坤。”

梁忠山道：

“既然芸姑娘还记得老奴的名字，老奴也敢确信你就是芸姑娘啦！早先我还怕年老目衰，认错了人”

他们这么一说，无疑已证实了裴夫人曾是查若云情妇之事。裴夫人不暇盘诘下去，匆匆道：“我们行避远一点，免得被他们找到。”

她转身入巷，当先领路，不久，他们已处身在一座宅院的房间内，不但有明亮的灯光，还有热腾腾的茶。

裴夫人在灯下打量阿烈，柔声道：“现在看起来，你确实很象若云。”

梁忠山道：“他真是的查公子，老奴奉命照顾他的。”

裴夫人道：

“你这么说，我可不得不相信了，唉！可惜我不能生育，否则我的儿子，大概不会比你小呢！”

梁忠山道：“照时间计算，芸姑娘那时候是在十六七年前，如有孩子，正好与公子的年纪仿佛啦”

裴夫人道：“我直到如今才代若云报仇，恐怕太迟了一点，是不是？啊！你叫什么名字？”

她向阿烈询问，阿烈立即答道：“我叫思烈，只不过改了姓而已。”

裴夫人道：

“好，听说你有刀枪不入的本事。如果把化血真经取到手，定可报仇雪恨了，当然我可助你一臂之力。”

阿烈道：

“报仇之事，慢慢再说，但我有一句话忍不住要说的，那就是你的手段太毒辣了，许多与武林无关之人，也被你杀死，例如开封府那个生病妇人。”

他说到此处，心跳加速，甚是紧张。因为她的答案，不啻是宣布她是不是杀死帑亲的仇人谜底。

梁忠山自然晓得阿烈的意思，是以也不由得紧张。

要知他的身份本是查大公子查若云的心腹手下，一直在替查若云办这些女人的事，是以他识得裴夫人

本来他与阿烈的母亲相处得久，心里不免会偏袒于她，若是裴夫人下的毒手，他亦将替阿烈母亲报仇无疑。

但在真相未明之前，加上查若云之死，梁忠山对于这些故主的情人们，不由得生出怀旧之思。

因此之故，他这刻真是全心全意的希望裴夫人不是凶手，以免他陷入可伯有痛苦的境地之中。

阿烈和梁忠山的目光，都盯住这个美妇人。幽淡的灯光之下，但见她端壮大方，自有一股高贵气质。

她好象几乎想不起来似乎地咦了一声，秀眉微皱，缓缓道：

“啊！你说的是那个病妇？还有一个小孩。”

阿烈极力恢复平静，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道：

“岂只是她，还有好几家的人，全都在你血羽檄发出之后，道到灭门之

祸，难道他们都有死罪的？”

裴夫人道：

“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你要知道，我不能留下任何一点线索，以七大门派这些高手的厉害，如果留下话口，马上就能查出。”

阿烈道：“既是如此，你当时为何不马上杀死那个病妇和小孩？”

裴夫人道：

“这的确是很奇怪的事，当时我见那小孩，有一股过人的气概，还有他那种出自天性的纯孝。”

她的声音变得很柔和，显然她又泛起当时的感动心情。

阿烈不觉楞住了，他万万想不到当时已受知于这个美妇人这实在是令人感激不已的事，不觉怔住了。

但这么一来，他自知处境更为难了，因为在她的立场，的确必须杀死所有在场之人，而她的动机又是为他的父亲报仇，他能怪责她么？

可是母亲的冤仇，他岂能不报？

只听裴夫人又道：

“真奇怪，当时我见了那孩子的神情，加上那个病妇秀美的轮廓，我突然想起了若云，心中蓦然生出了不忍之情。”

梁忠山讶道：“他们母子与大爷有什么关系呢？”

裴夫人道：

“那个孩子的神情，极肖似若云。当然这是无稽的想法，然而由于这一点，我突然联想到那个病妇，也许亦曾给若云眷爱过。”

她突然微笑起来，向阿烈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父亲是个最风流的人，天地间没有一个女孩子可以独占他。”

阿烈点点头，道：“听说是是这样。”

他感到裴夫人的口气和神情，就象是母亲儿子一般，是以大为不安。

裴夫人又道：“但他最后终于惹祸了。”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接着道：

“他在每个门派都结下这等桃色怨仇，古语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看，杀父和夺妻竟然相提并论，可见得这是多么严重之事。”

阿烈很难表示意思，且也不大明白她这番话是什么用意，只好连连点头。

裴夫人又道：“你的英俊不下于若云，但愿你别和他那样。”

阿烈摇摇头，道：“我不会的。”

裴夫人道：

“以我所知，你已经有三个女孩子了，一个是已经香消玉陨的陆夫人，一个是冯翠岚，还有一个是欧阳菁。此外，据说极乐教的头号妖姬柳飘香，也给你拐跑了。”

她停顿一下，又道：

“假如最近不是因为你的身世被查出，大家忙着对付你的话，陆鸣宇便无法在开封耽下去了。”

阿烈忙问道：“那一天你们不是攻入他的行宫么？有见到陆鸣宇没有？”

她摇摇头，道：

“没有，极乐教主是李天东，我们双方实力相符，争持了许久。李天东

的面纱终于被我们迫得取下，竟不是陆鸣字。”

阿烈道：“那还是假面目啊！”

裴夫人道：

“大家心中都知道，不过当时看看既赢他不得，只好诈作相信而撤退。

下一回对付他时，定有各派的杰出高手助阵。你瞧着吧：“

直到这时，她是否杀死阿烈母亲的凶手一事，尚无明确答复。

裴夫人又道：

“我得知若云尚有后之事，心中甚喜，决定要用全九助你练成化血门的武功，重振查家声名。”

梁忠山道：“老奴正愁着这件事。”

裴夫人道：

“不要紧，我有法子，你们要知道，第一步是取回那部秘笈，用心研习，以思烈的资质，必有成就。”

梁忠山道：“但他服过灵药，又练过另一种上乘内功。”

裴夫人笑一笑，道：

“我详查过他的事迹经过之后，已晓得必是如此，才有这等惊人的表现。但目下不但是我，即使是各派高手，亦无不想通了此理，所以思烈的处境危险非常。”

她停顿一下，又道：

“大家都知这思烈必是获得某种奇异机遇，是以脱胎换骨，再加上某种不属化血门的武功，才能刀枪不入，成就惊人。经过他们调查，思烈不懂武功招式，只会硬拼，也从不露出化血神功。可见得他功夫未成，又或者是因为路数不同，无法练成。”

梁忠山道：“这一分析起来，果然十分明白。”

裴夫人道：

“还有呢！只因武功练到我们这等境界之人，无不深知各家派的武功，俱是脉络分明，前后一贯的。可以说有了一种内功，方有种种招式以配合，这才得以发挥到极致。

所以阿烈既练过另一种内功，可能就因此练不成化血门的种种奇功了。”

她向十分专心聆听着的阿烈点点头，又道：

“化血门的功夫，没有一种能练得全身刀枪不入的，所以大家都猜得出这是另一种气功，而如果是气功，人家也就有对付之道了。以前不知道，才有措手不及的情事。我得承认，能练成这种神奇气功之人，百世罕见，是以任何人起初之时，都想不到的。”

阿烈道：“现下他们晓得了，就有应付之法了，对不对？”

裴夫人道：“不错，所以你目前危机重重，绝不能碰上那些人，除非你已练成了化血门的奇功。”

阿烈已听出她话中的矛盾，立刻问道：

“既然各家派的心法武功，俱有不可分析的关系。同时对别家派的武功，又有排斥不相容的情形。我如何还能练得成化血门功夫？”

梁忠山愁道：“是啊！这正是老奴最耽心的。”

裴夫人道：

“这可不是你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想法而已，事实上宇宙中任何事

理，都没有绝对性。换言之，在理论上，没有‘不行’之事，只是你办得到办不到而已。”

梁忠山道：

“此是使人陷入深思具想的问题，老奴只想知道，少爷的问题，咱们办得通办不通。”

裴夫人道：“当然办得通啦！”

阿烈突然道：“你让我自己想一想如何？”

裴夫人道：“好的，但你一定白费气力。”

阿烈忖道：

“现在我已大有不忍向她下手的感受了。假如再得她指点与帮助，练成武功，又多了一重恩惠，教我更下不得毒手杀她，还是不听她的办法为妙。”

对于这件事，他必须马上弄清楚，予以结束。不管结果是好是歹。此念一生，眼中射出坚决的光芒。

梁忠山一望而知，深深叹了一口气。

裴夫人甚感惊讶，问道：“你何故叹气？”

梁忠山沉重地道：“老奴这一辈子，看的事太多了，是以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叹气的习惯。”

裴夫人释然而笑，道：“原来如此。”

阿烈突然叫了一声，道：“裴夫人。”

声音非常冰冷刺耳。

裴夫人眉头微皱，道：“什么事？”

阿烈道：“前几天在朱仙镇上，你可有不守妇道之事？”

裴夫人不觉一楞，就连梁忠山也怔住了。

人与人之间往往如此，歹话不易讲得出来，因为感到不好意思之故，但一旦说出，情况立变。

阿烈顿时变得非常严厉冷酷，锐利的目光，紧紧迫视对方，又道：

“你不敢回答么？那个男人是谁？”

裴夫人极力使自己冷静事来，道：“如果你晓得这件事，应该知道那人是谁？”

言下之意，亦暗示她并非承认干过“不守妇道”之事。

梁忠山忙道：“是啊！少爷你可知道？”

阿烈冷冷道：“当然知道，不但是人，连时间地点，无不明明白白。”

裴夫人鼓足勇气，道：“那么你说出来听听。”

她还有万一的希望，但愿这是阿烈恐吓她，想套出她的真话而已。

## 二十一

阿烈冷如冰，道：“是陆一瓢，我可说错？”

梁忠山讶道：“是他？这人声名很好啊！”

裴夫人瞪他一眼，道：“难道我的声名不好？”

梁忠山汉口气，道：“老奴绝无此意。”

阿烈道：

“若要盗名欺世，何难之有？裴夫人。我恐怕得杀你才行了。”

裴夫人看看事到如今，也用不着多扯了，当下问道：“你办得到么？”

阿烈道：“你自己说过，世上没有绝对不行的事。”

裴夫人现出警戒的神色。道：

“我劝你还是多想一想的好，免得一旦拼上，我也留不住手了。”

她停歇一下，又道：

“况且你还须我的指点。才能练成化血武功，你难道不学了？”

阿烈点点头，道：

“不学啦！假如我让你帮助我，大丈夫虽受点水之恩，亦当涌泉以报，叫我如何还能杀你。”

裴夫人道：“这话真教人敬重，可惜你太不会权衡轻重利害了。”

阿烈道：

“咱们未动手之前，总算尚有一点说话的余地，我想问你一句话，只不知你肯不肯回答我？”

裴夫人道：“什么话？”

阿烈道：“这话只怕你不愿回答。”

裴夫人道：“那么，你还问不问呢？”

阿烈道：“当然要问。”

他站起来，双手按住桌面，一面伸手把油灯的灯罩拿下来，一面道：

“灯光太暗了，我看不清楚你的面容。”

说时，已开始挑起灯蕊，使灯光明亮一些。

他回头望了裴夫人一眼，顺手把灯罩放加灯盏上。

房间中充满了油灯燃烧的味道，阿烈道：

“裴夫人，请问你自从施展血羽徽以来，已用此杀过多少人？”

裴夫人在心中迅快研究这句话的含意，道：

“假如你真是查若云的儿子，我杀一千个也没相干。反过来说，只有你不是查家之人，才对此耿耿于怀。”

她冷冷一笑，又道：

“尤其是你与这些被杀之人有关的话，更是如此。阿坤，我这话对不对？”

梁忠山道：

“话是不错，但他的的确确是查大爷的亲生骨肉，绝无虚假。”

阿烈道：

“裴夫人，如若咱们最后不免拼个生死，则我是不是查家之人，已无关重要，你不肯赐复我的询问？”

裴夫人一听果然有理，当下道：“一共二十多个。”

阿烈道：“你可计算得出最准确的数目？”

裴夫人道：“一共廿十六个。”

阿烈立刻钉问下去，他乃是利用这个迂回的方法，旁敲侧击地查明她可曾杀死他的母亲。

如果一上来就直接问她可曾杀死开封府那个病妇人的话，她发觉有异，便不一定讲真话了。

他先问峨嵋那边被杀的人数，跟着一跳就到开封。

裴夫人道：“一个。”

阿烈的心往下一沉，因为她已不啻亲口承认是凶手了。

为了小心求证，第二步务须把人数弄对。

于是他继续往下查明。

将各地人数加起来，果然一共是廿六个。

梁忠山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但不明白的是这位“少爷”，有什么把握可以杀死裴夫人这等一流高手？

他虽然极不想发生这等自相残杀的惨事，但一则阿烈实在被迫非报仇不可。

二则又得知裴夫人曾与别人私通这一点，便使他不替故世的主人，感到愤恨不平，因而生出了敌意。

他却不知道阿烈敢情也是利用这件事，使他自己生出恨意的，否则他也将会下步得毒手呢！

裴夫人最后问道：“你可满意我的答案了么？”

阿烈道：“满意啦！”

接着长叹一声，用沉重不安的声音道：“但我非杀你不可，请你原谅。”

裴夫人讶然注视着他，突然间从他的声调，与他眉宇间的神情上，勾忆起当年查若云与她分手的情景。

她最后摇摇头，道：

“人生真是奇怪，许多事情，说也说不清楚，没关系，你即管动手，但我并非不抵抗你。”

阿烈道：“当然啦！有谁肯束手待毙呢！”

他向裴夫人迈前一步，作出扑击之势。

裴夫人迅即站起身，举手掣出银钩。

然而她突然花容失色，退了一步。

阿烈沉声道：

“不必奇怪，我通晓天下花草之性。刚才在灯蕊中，暗暗加上一点东西，你吸了之后，气力大减。”

裴夫人露出运功提气的神情。

在一边的梁忠山，这才恍然大悟。

暗中一提气聚力，顿时发觉扯气阻塞不通。

阿烈扑上去，挥掌一拍，把裴夫人手中的银钩击落地上。

另一双手抓住她的手腕，轻轻一拉一扭，裴夫人这条手臂，便被扭到背后，无法动弹。

她闷声不哼，任得阿烈处置。

阿烈找到一条坚韧的麻绳，便把她双手倒缚在背后，又缚住双足。回头一望，但见梁忠山正在闭目调息。

他道：“梁大叔，等一阵子就能恢复如常。”

梁忠山这才睁开眼睛，只见阿烈把裴夫人放在床上。

裴夫人既不挣扎，也不言语，

梁忠山问道：“少爷，你打算怎么杀她？”

阿烈道：

“我用拳头也行，或者扼死她也可以……不过这都太残忍了一点，唉！我不够毒辣，竟下不得手呢！”

梁忠山道：“那么你竟是打算放过她了？”

阿烈摇摇头，道：

“不，我给她一个全尸，咱们走吧；她很决就会饿死”

他当先行去，梁忠山临出门时，还回头看了床上的女人一眼，只见她正也瞪大眼睛，向他回视。

梁忠山道：

“芸姑娘，假如你早就从这世上消失，毫无踪影那就好了，也可以免去今日这一幕可怕的场面。”

裴夫人目光闪动，似是在思忖话中之意。

直到梁忠山转身行出门口，她才提高声音，说道：

“今日的场面，并不可怕，我能无声无息的离开人世，心中一点也不痛苦。”

阿烈和梁忠山走出老远才停下脚步。

阿烈仰望着天上星斗，默默出神。

梁忠山道：

“少爷，咱们到宝库去吧，别再想裴夫人了，她是罪有应得。”

阿烈实然道：“梁大叔，敢情你也不忍杀死她？”

梁忠山道：“咱们不是让她饿死么？”

阿烈道：

“笑话，她一身武功，那条麻绳岂能捆得住她？何况她还有嘴巴，不会大声呼救么？除非她自杀而死。”

梁忠山道：“这样说来，你早就晓得她不会死的了？”

阿烈道：

“当然啦！同时也从你们的对答中，听出她答应你，从此永远不在江湖上露面，对不对？”

梁忠山道：“正是如此，但老奴可以解释。”

阿烈道：“用不着解释了，咱们到宝库找分光剑吧：“

他们在黑暗中奔行过不少街道，最后来到一处地方。

四下皆是陋巷人家，显然这是贫民聚居的地区。

阿烈突然停步，沉声道：“梁大叔，你带我到那儿去？”

梁忠山道：“到宝库去呀！”

阿烈道：“前面可不就是我家么？”

梁忠山道：“不错，但咱们只是路过而已。”

他们经过一间屋子间，阿烈禁不住停下来，睁大双眼，望着那道熟悉的但已被蛛网灰尘布满了屋门。

霎时间，往事都兜上了心头，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但他的人生已发生了许多事，以及极大的变化。

自然最可悲的是莫过于他这番重来，慈母已逝，音容永别。

此生此世，再不复能再得她的嘘拂照顾了。

两行热泪，从阿烈眼中涌出，流过面颊，滴在襟上

这间屋子之内，曾经多少叮咛，多少慈爱。

只是如今皆成烟云陈迹，只剩下一间静寂的屋子而已。

梁忠山柔声道：“少爷，咱们走吧！”

阿烈只嗯了一声，没有移步。

梁忠山道：

“等一切都妥当之后、咱们风风光光的回来，整理主母的手泽遗手，这才是纪念她的办法。”

阿烈也明白目下不可耽误，只好收拾起满腔凄凉，举手拭泪，转身行去。梁忠山已在前面带路，走得甚是迅快。

不一会，已到了城北区的一座深广高大的住宅前面。

他们绕到宅后，目光从院墙上投入，可以看见一座两层的石砌楼房。

梁忠山道：“少爷，这是你外祖父家。”

阿烈一愣，道：“我娘不是贫家出身的么？”

梁忠山道：

“不是，她怀孕之后，才被赶出来的。老奴奉命假扮主母的丈夫，以瞒过邻居耳目。”

阿烈道：“为什么不找好一点的屋子呢？”

梁忠山道：“主母不想离开太远……”

他停歇一下，又道：

“那时候还未商妥，家里就发生大祸。所以老奴也认为装作贫户好些。起码敌人想不到查家之人，竟会如此贫困沦落。”

阿烈没有作声，梁忠山又道：

“其实老奴错了，当时如果不是那么怕死，我早点把化血神功传给你，唉！”

阿烈道：“过去的事，不必提了，咱进去吧！”

梁忠山道：

“这座石楼，本是主母闺房，所以主公当年在她房内，做了一个小小的宝库，初时也是闹着玩的，但后来却藏放了不少宝物。”

阿烈道：

“那么咱们进去，会不会被人发觉？既然是我外祖父家，我当然不能伤害他们，对不对？”

梁忠山又道：

“你放心，老奴早就想过法子了，昔年老奴每隔几天，就在夜间潜来此处，装神弄鬼，闹得没人敢居住。”

他们越墙而入，奔到石楼边，一眼望去，只见甚是陈旧残破，可知必是久无人整理打扫。自然也无人居住了。

梁忠山道：“还好，至今尚无人敢住呢！”

楼下的大门紧闭着，但右侧却有一扇窗户是洞开的。窗内只是一片黑暗，看不见任何物事景象。

阿烈自从陷入武林的漩涡和仇恨中以来，出生入死。从不曾畏惧过，但这刻却突然泛起了一阵战栗之感。

那扇窗户内的黑暗，似乎蕴蘼着无限的神秘，而且具有不少抵抗的力量，使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梁忠山已跃上台阶，阿烈深深吸一口气，决定不把这恐惧流露出来，以免梁忠山认为他还是个孩子。

当下跟了上去，梁忠山带领着他，绕到另一边。那儿又有一扇洞开的窗户，他当先跳入去。

阿烈是在外面张望窗内光景，他的目力夜能视物，以是眼光到处，已看见窗内是一间书房。

房内到处都是尘埃和蛛网，但所有的家具均在，巨大的书橱，紫檀的书桌，墙上还有两幅残破不堪的书画。

当然尚有几椅之类的家具。

梁忠山在房中回头等他进来，一面探手入囊，模出一枚特制的夜行照明火摺。他的目力远不及阿烈，是以到了黑暗的室内，就须得火光帮忙了。阿烈怀着奇异的沉重心情，一跃而入。

梁忠山低声道：

“书房后面，有一间贮物室。”说完，已准备打亮火摺。

阿烈伸手按住，阻止他这样做，轻轻道：

“我瞧得见，你跟着我就行啦！”

他们走到门边，横移门闩，突然听到门外面发出“吱”的一声。

阿烈被一阵惊惧所袭击，浑身血液似似乎停止流动。

但他的脑子却不禁联想起门外的黑暗中，某种可怕景象。

直到梁忠山低声问道：“怎么啦！门闩拉不动么？”

阿烈听见自己的声音说道：“外面好像有声音；”

梁忠山道：“真的？咱们去查查看。”

阿烈很想告诉他可能有“鬼”，但他发不出声音，反而拉开了这道布满灰尘的木门，鼻中顿时嗅到一阵沉闷的气味。

这是空屋所具有的发霉气味，正足以使人受到荒凉、阴森等意味，因而引起人类天生对黑暗的恐惧。

门外的确非常黑暗，阿烈虽是有恐惧之感，但仍然一眼看出那是一条廊道，此刻空无一物。

他看不见鬼魅的影子，顿时心安得多。

当下一侧身，道：“梁大叔，你先走吧！”

梁忠山道：

“实在太黑了，连你也看不见啦！”说时，跨过门槛，啪一声订亮了火摺。

火光一闪动，阿烈似乎能把心中幻觉阴影抛开，顺手把门关上，因为他不想有人从窗个望见火光。

这时候，他才发现门上有一枚木制圆球，旁边有一道沟隙、可供这枚圆球横向滑行，顿时恍悟声音的由来。

敢情书房门内的门闩，与这外面的圆球是附着在一起的，当他移动门闩，圆球也滑动，便发出声响了。

由于外面是甬道，具有回响效果，是以圆球滑行的声音，特别刺耳，当时可着着实实的吓了他一跳。

梁忠山已沿着甬道走去。不数步，便转折向另一个入口，然后停步在一扇木门前面，用火摺照亮这道门户。

火光把木门照映得十分清楚，也是布满灰尘，有一把锁扣在外面，已经完全变成黑色，一望而知、即使用钥匙，也打不开了。

阿烈发现梁忠山小心检查门缝，由上而下。

心中甚感诧异，问道：“梁大叔，你干什么？”

梁忠山伸手拧锁，一面应道：

“我当年做过记号，还好的是至今无人开启这道门户。”

“啦啦”一响，那把锁已拧掉。

接着木门被推开，又是一股又霉又湿的气味直冲出来。

使梁忠山和阿烈都站开了一点。

过卜一阵，梁忠山道：“我先进去把窗户拉开。”

他迅快进去，手中的火摺，照亮了整间屋子。

但见这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房间，右上角的墙上，有一扇两尺见方的窗户，梁忠山迅即打开，便退出来。

房内堆列着下些櫥架。上面仍然放着不少东西，有些是被褥，有些是鞋帽等衣物，还有些箱子篮筐等。

阿烈道：“梁大叔，这就是藏放宝物的地方了？”

梁忠山道：“当然不是，这只是入口，在靠墙的櫥下，有一个小小的地窖。这个地方，连主母都不知道呢！”

阿烈道：“那么他……我指的是先父他怎会知道？”

梁忠山道：

“有一回他暂时藏在这间贮物室内，大概是闲着无事，多看几眼发现的，这不必管了。总之，他查明从没人会移开大櫥开启地窖，才决定利用的、当然其时他是为了好玩，想不到今日却帮上你的忙啦！”

他看看时间已差不多，房门内的气味已没有那么霉湿，正要进去。

阿烈突然拉住他，梁忠山机警地一口吹熄了火摺，身体迅快靠贴墙上。因为他深知这位小主人耳目之聪，超凡绝俗。

黑暗中只听阿烈干咳一声，轻轻道：“没有什么事。”

梁忠山道：“唉！我还以为有警兆呢！”

阿烈道：“我只是想问问你，这世上有鬼么？”

梁忠山沉默不言，过了一阵，才道：

“老奴不晓得你问这个干什么？但刚才仔细认真的想过，这世上恐旧没有鬼，至少我从未碰到过。”

阿烈道：

“你言下似是很遗憾，但我却感到安心。”

梁忠山道：

“一个人的生死，本是至为平常之事，但最可悲的是人死之后，宛如灰尽烟灭，永无痕迹，生前尽管叱咤风云，龙腾虎跃的人物，而死后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机智、胆勇、风趣、才学等等，都不见了。想想看，如果能化为鬼魂，那就是不会消灭了。”

阿烈呆了一下，道：“我倒没有想到过。”

梁忠山道：

“你年纪还轻，所以不大对这等事留心的，老奴认为如果有鬼，那是至值安慰之事。

因为咱们死了之后，也可变为鬼魂，生死有何相干？此所以……”

阿烈接口道：

“我明白啦！照你这么说，咱们能碰到鬼，竟是值得大大庆祝的事了，唉！我刚才着实惊怕呢！”

梁忠山打亮了火摺，走入房内，很快就移开大櫥，露出了地窖的盖板。大约六尺长、三尺宽。

阿烈即勾住板上的铁环，掀起盖板，但见靠窖上有一把木梯，看来已朽坏了，还好的是他不打算利用此梯。

这个地窖不过是丈许见方，阿烈飘身落窖，微微吸点气，发现空气反

而较上面清新点，可知必有通风设备。

角落有一张高几，几上还有烛台，插着蜡烛。

梁忠山下来后，点燃了蜡烛。

整个地窖内，顿时有无数光辉闪耀，敢情有不少镶着宝石的首饰，挂在墙上。

此外，还有一张长几，上面部摆放着不少东西。

阿烈付道：

“我爹爹躲在这儿之时，大概就以把玩这些珠宝珍饰为消遣吧！假如这个地窖不是有通风设备，他一定吃不消而不会藏放宝物的。”

在左边靠墙有一个五尺长的矮木几，摆放着好些东西。但有一件还用布包起来的，其余的也没有宝光闪射。

阿烈只留神找寻“分光剑”，所以对珍宝以及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理会，但是瞧来瞧去，都不见刀剑之类的东西。

梁忠山道：

“少爷，瞧，这几上的东西，都是各大门派渴想找回的镇山之宝呢！”

阿烈这才转眼望去，只见梁忠山蹲在几前，拿起用布包着的物事，面上有着慎重的表情，自言自语道：“这一定是北斗玉玺了。”

他一面说，一面解开，果然是一颗碗口极大的白玉玺，通体洁白无瑕，光然莹润，真是稀世之珍。

梁忠山又道：

“这是七星帮的宝物，据说开帮帮主，曾在玉玺上留下北斗七式，乃是武林一大绝学，精深奥妙无比。”

阿烈马上就看见其中一面，刻有极细的字迹的图形。梁忠山也看见了，略一审视，然后说道：

“老爷提过这件事，但老奴直到如今才亲眼得见。”

阿烈过去拿起一个经尺的圆形石砚，道：“这也是宝贝么？”

梁忠山道：

“当然，当然，这是峨眉派的镇山之宝，砚底刻有两仪十三剑。”

阿烈皱皱眉头，放下古砚道：

“咱们要找的是分光剑。”

梁忠山道：“我知道，我知道。”

阿烈沉重地道：“没见到，对不对？所以你尽在讲些各门派的宝贝。”

梁忠山沮丧地叹口气，道：“是的，为什么会不见呢？”

阿烈道：“先父根本没有把分光剑放在这儿。”

梁忠山道：

“如果不放在这儿，又在何处？家里所有的地方，都被七大门派之人搜遍，但也没有分光剑。”

阿烈道：“这剑是一件宝物吧？”

梁忠山道：“当然是啦！这是查家传世之宝，据说削铁如泥。”

阿烈道：“咱们到各门派查探，好在你认得出。”

梁忠山摇摇头，道：“老奴从未见过，如何认得？”

阿烈一怔，道：

“如果你也没有见过，咱们从何查访？唉！真是糟糕透顶。”

他突然跳起来，道：

“有了！咱们去问裴夫人，她提到分光剑，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也许她曾经见过此剑。”

梁忠山也兴奋起来，两人迅即离开。临走时，没有忘记把屋中各处恢复旧观，以免被人觉察有异。

他们俱是曾在开封居住过许久的人，是以这附近的大街小巷，熟悉之极，这刻专拣暗巷行走，宁可多绕点路。

这回又平平安安的抵达那间屋子，是裴夫人预先准备的地方，现在面临的问题，便是裴夫人走了没有？

阿烈在门口低叫一声“裴夫人”，随即入房。

但见床上仍然身躺着那个妇人，成熟丰满的身段，令人不禁想像到蛇的形状。她静静的看着那两个男子进来。

阿烈道：“我刚才忘了问你一件事。”

裴夫人道：“两件，不是一件。”

阿烈讶道：“什么两件？”

裴夫人道：

“如果你认为只有一件，那也不要紧，但目下我只准许你询问一个问题，超过此数，恕不开口。”

阿烈耸耸肩，道：“好，我只想知道分光剑的事。”

裴夫人道：“在宝库中，你们可是找不到？”

阿烈道：“找到了。”

裴夫人道：

“哦！是剑不见了，对不？我还奇怪何以阿坤也找不到地点，因为我虽有一张地图，但十分凌乱，若要查出地点，便须找个本地人，细细研究才行，但他说过阿坤晓得的。”

阿烈道：“你去过没有？”

裴夫人瞪他一眼，但眼中随即透出温柔的光芒，道：

“你怀疑是我早一步拿走了，可对？我不怪你，虽然我没拿。”

阿烈道：“但宝库中没有剑呀！”

裴夫人道：“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要点。”

她轻轻咳一声，整理一下喉咙，表示很郑重的样子，又道：

“那分光剑虽有剑名，其实却只是一把小小的匕首，比普通的匕首还短小，想必是属于鱼肠剑这一类的宝刃。”

阿烈道：“哦！很短小？”

裴夫人道：

“不错，短小得你不会注意的，因为任何人一听这名字，总是以为最少是三尺青锋，你们明白了没有？”

梁忠山道：“原来如此，少爷，咱们快回去找。”

阿烈没有移步之意，沉吟一下，道：“是先父这么说的？”

裴夫人道：

“当然啦！孩子你听着，我宁可骗天下之人，也不愿骗你，你也许不知道，我没有儿子，而这刻看着你，心中无端端有一种奇怪感觉。”她的声音透出异常的温柔，叫人不能不信。

阿烈叹口气，道：

“裴夫人，蒙你看得起我，可惜我决计没有法子拿你当作母亲看待。”他

面部的肌肉肌剧烈的痉挛一下，显示出内心的激动。

裴夫人以为他怪自己与陆一瓢发生关系之事，不由得面一红，微微垂下目光，不敢正面瞧他。

阿烈想起了逝去的母亲，心中痛苦异常，转身走到窗边。

梁忠山道：“少爷，快走。”

阿烈咽了一声，裴夫人却道：

“等一等，阿烈，我且问你，假如你取到了分光剑，找到传家武功秘笈，你又有什么法子修习呢？”

梁忠山道：“啊！芸姑娘之言甚是。”

阿烈道：“我的答案与你一样，所以才不必向你请教。”

裴夫人不惑不解，反问道：“答案与我的一样？”

阿烈点点头道：“是的，因为这世上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对不对？”

裴夫人道：“话是不错，但我不怕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阿烈道：

“反正你已说过决不答覆我第二个问题，我们再谈下去，也没有用处，徒然浪费时间而已。”

梁忠山忍不住接口道：

“少爷，你须以大局为重，别跟芸姑娘呕气，你说出来听听，如果错了，她不会缄默的。”

阿烈摇摇头，虽然裴夫人根本没有反对之意。

他的表现，使人觉得十分奇怪，莫说是裴夫人，就连梁忠山，也觉得不解；因为他本非意气用事之人。

阿烈举步行出房外，一看梁忠山没有跟出来，晓得他、在做什么，心中大为不悦，双臂一振，拔空而起。

在黑夜中，他的身形宛如大鸟一般横空飞去，一个起落，已到了大门外的巷道上，人必须走得远些，以免听见他们交谈。

这时在两丈外的巷墙上，露出半个人头，锐利的目光，正向阿烈查看，接着隐没在巷墙的后面。

假如阿烈不是心事重重。以他的耳目之聪，在这等距离内，一定可以觉察有异，当然这是指对方极其高明而言。若是略为差些，则纵然是心事重重的情形之下，仍能觉察得出。

一瞬间，距他只有数尺远的墙顶，再露出人头。

那对目光，在黑夜中，闪闪生光，锐利如电。

阿烈一点也不晓得，心头兀自忆念母亲的孺慕之情充塞，视听的能力，与平时有天渊之别。

直到墙顶之人，已完全站露出全身，阿烈这才警觉有异，虽然他还是背向着墙上的夜行人

那人作出扑击的姿势，但没有马上扑下。

可是他的一股强大凌厉无伦的气势，已经袭到阿烈身上，阿烈身躯微微震动一下，急急提聚真气，运布全身。

虽然仅只是眨眼工夫，可是阿烈却觉得非常长久，长久得很使他感到不耐烦，突然风车般转身过去。

他一眼望去，顿时化惊为喜，十分开心。

敢情这个神秘的夜行人，竟是“白日刺客”高青云。他不但是好朋友，

而且碰巧阿烈正想找他呢！

阿烈跃上墙头，道：“高兄！你怎么也来了？”

高青云笑了笑，道：

“这几天以来，我一直暗暗跟踪裴夫人，晓得她觅妥了这么一个地方，起先我还以为是留作幽会之所呢！”

阿烈感到被人刺了几剑般的痛楚，忙支开话题，道：

“小弟正来找你。”

高青云道：

“白兄弟，慢着，我觉得似乎不便与你太热络了，因为第一点，你是七大门派全力搜寻的对象。”

阿烈道：“是的，我是查家之人。”

高青云道：

“好吧，我改叫你查兄弟就是，要知我不是怕惹祸上身，而是那个女人，你也知道，她曾陷害我……”

阿烈笑一笑，道：“你觉得我与她似乎有联络么？”

高青云道：“什么似乎，简直有极密切的关系。”

阿烈道：“是的，她是先父的情妇之一。”

高青云道：“一点也不奇怪。”

阿烈道：“但我仍要杀她，高兄，咱们谈谈价钱如何？”

高青云那么机智之人，这一下也不由得迷迷糊糊，道：“你在说什么？”

阿烈道：

“我听说你当刺客是有价钱可谈的，小弟愿出任何价钱，购买她的死亡，高兄即管开价，小弟付得起。”

高青云道：“别开玩笑，我可没拿你当作外人。”

阿烈道：“生意是生意，只不知你能不能杀死她？”

高青云道：“当然能啦！但是……”

阿烈道：

“我自家下不得手，虽然我曾擒下了她，把她绑起来，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就像母亲一般，唉……”

高青云舒口气，道：“那么我也无须下手，对不对？”

阿烈摇摇头道：“不，正因为我不能下手，才要请依”

高青云道：“她不是像你的母亲么？”

阿烈咬牙，道：“但她以久以前，杀死了我生身之母。”

高青云一怔，道：“真是要命，这究竟怎么回事？”

阿烈道：“她虽然不知道是我的母亲，但她……”

高青云沉吟一下，才道：“好吧！这生意我接拉！”

阿烈听他这么爽快，反而呆了一下，道：“你要什么代价？”

高青云道：“我要你答应两个条件。”

阿烈道：“什么条件？”

高青云道：

“第一个条件，洁身自爱，不要与女孩子胡乱勾搭，除非是有真情真意，那自然是例外。”

阿烈笑一笑，道：

“小弟答应了……”心想他敢情是见我有不少女友，所以提出警告，这

都是先父名声所致。

高青云又道：“第二个条件，把各大门派失去的宝物通通给我。”

阿烈缓缓道：“她值得这么多？”

高青云道：

“我还是看在朋友情面上，少算一卢，其实还不止此数才对呢！想想看，普天之下，谁能杀得死她？”

阿烈道：“我不知道各在门派失宝是什么……。”

高青云立刻念出来，其中包括古砚和白玉玺。

阿烈迟疑寻思之时，高青云暗暗泛起一抹微笑。连他自家也认为索价太高了，阿烈决不肯干的。

他正是想藉此推却这笔生意，老实说，他虽然不怕杀人，可是以裴夫人的身份，事后一定祸患无穷。

阿烈突然道：

“好，我答应你，一件也不少。不过，你还得为我做一件事，那就是想法子让我谒见逍遥老人。”

高青云大吃一惊，然而那七大门派的失宝，的确能令他动心。再说回心一想，裴夫人既偷汉子，又杀死阿烈的母亲，何尝没有该死之道。

他心中对自己说：“我这一次真要为了财宝而接下这笔生意了。”

接着他听到自己答应下来，并且问道：

“你想逍遥老人作甚？他老人家不愿见人的。”

阿烈道：“只要让我找到他，会不会被他轰出门外，那是我的事。”

高青云道：

“好，他老人家一向如浮云野鹤，逍遥自在，但你运气不错，因为他后天就是出关之期了。”

阿烈急忙道：“怎样出关法？在那儿呢？”

高青云道：

“他老人家每年都回到洛阳白马寺后一间精舍中，闭关一个月，后天就是他出关之期了，我也……。”

他突然停口不言，但阿烈已明其意。高青云身为逍遥老人记名弟子，自然要在出关之日。前往谒见叩安。

阿烈忖道：“有了时间地点，我自己就能去，何须与你同行？”

他记起当日与祁京同游洛阳名胜古迹时，也曾到白马寺，这个中国最古的寺庙瞻仰过的印象。

高青云道：“我要半个月时间，你意下如何？”

阿烈道：“可以，可以。”

高青云道：

“好，那么我走啦！但我得提醒你，你目下武功还不行，刚才我看见七大门派的阵容，着实骇了一跳，有好多位多年归隐不出的人，也露面啦！虽然不完全是对付你，极乐教也是他们的目标，但你如若被他们追上，我敢说不要一顿饭工夫，你就变成死首了。”

阿烈道：

“别耽心，我会小心，你任务达成了，我一定如约奉上各物。”

高青云瞪他一眼，悄无声息的飘落墙的那边。

阿烈也跃落巷中，等候梁忠山。

他晓得梁忠山一定是追问裴夫人如何能练成武功之法，这个人情不必领受，因为他已有了成算。

又等了片刻，梁忠山奔出来，面上泛现笑容。

他出来之后，不暇多说，拉了阿烈，匆匆走去。

阿烈晓得他要回到鬼屋，心中一动，在一条黑巷中把梁忠山拉住，轻轻道：

“梁大叔，你可有别的落脚之处？”

梁忠山点点头，问道：“有是有，但为什么呢？”

阿烈心想高青云必会在暗中跟踪之事，不必向他提及。

当下道：“分光剑就在我身上，此外我有事告诉你。”

梁忠山大为惊讶，但仍然相信了他的话，当下又带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城东偏僻地区的住宅。

宅内显然有人居住，只有这么一个院落空着。

阿烈看见四下打扫得很干净，暗念这梁大叔的藏身地点，真比狡兔窟还要多。

梁忠山点上灯，道：“少爷，把剑拿来瞧……”

他对这件事比阿烈还紧张，阿烈笑笑，道：

“就算有化血真经。但找不到逍遥老人，又有何用？”

梁忠山吃一惊，道：“你听见了？”

阿烈道：

“没有，我早就晓得必找逍遥老人，凭他学究天人的武功造诣，方能办得到一般高手都办不到之事。”

他停歇一下，又道：“但我却晓得逍遥老人的下落。”

说时，已掏出那把只有数寸长的小剑。

梁忠山接过，讶道：

“就是这一把么？老爷以前总是随身带着，我全然不知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分光剑呢！”

阿烈道：

“这是一个小小的诡计，可以使人无法盗取到手，即使看见，也不会拿走，只不知秘笈刻在什么地方？”

梁忠山道：“不是刻上去，是藏在柄里。”

梁忠山旋转剑柄，只消几下，柄与剑身就分开了。这时可以看见那并不粗大的柄内藏有一束卷起来的纸。

他们在灯下，兴奋而小心地将纸卷取出。

梁忠山道：“少爷，小心阅看，老奴到外面把风。”

此事非同小可，的确须得万分小心。

阿烈点点头，持地把灯火吹灭，才展开那纸卷瞧看。好在他夜中视物，有如白昼，毫无半分不便之感。但这么一来，外面纵然当真有人偷窥，也没有法子看得见房中的情状和物事。

梁忠山小心翼翼地四下巡弋查看，良久，阿烈叫他，他才回到屋子内，点亮了桌上的油灯。

阿烈已把分光剑复原，化血真经自然也放回柄中。

两人坐在桌边；低声交谈。

阿烈道：

“爹爹在卷中留下话，说明此经乃是世代相传的真本，家中另有一套，亦是真本。

但文字颠倒，又夹杂一些故意增另的错误。所以除了本门之人，得知阅读法则之外，决计无法阅读参修。”

梁忠山道：“你看了经文，觉得如何？”

阿烈道：

“很清楚明白，但修炼起来，一定大有问题，因为其中一些法门，与我得到的琅琊秘笈不同，甚至有些是背道而驰的。”

梁忠山道：“这些难题，唯有向逍遥老人请教了，对也不对？”

阿烈道：

“是的，我在明天一天之内，把琅琊秘笈就我之记忆，抄下一份，以便呈阅与逍遥老人，用作对照参考。”

梁忠山道：“何不今晚就动身？”

阿烈道：“不行，阿菁的结果如何，咱们不能不管。”

梁忠山道：

“据说没有事情，芸姑娘已出去一趟，得知众人很久才找到秘道，但已找不到任何人的踪影。”

阿烈道：“如此甚好，咱们明天晚上动身。”

他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梁忠山自然不明白何以要等到明晚，要不知道逍遥老人在什么地方？

他利用他的年纪和平凡的外貌，加上一点化妆，第二天在开封城各处走动，踩探各门派的动静。

但据他综合这一天到处观察的结果，各大门派之人，好像毫无活动，甚至很少碰见，不知何故都躲了起来？

到了晚上，阿烈已抄好琅琊秘笈，整好行装。

梁忠山也在收拾之时，突然被阿烈的声音骇一跳。

只听阿烈道：“高兄，请进来坐坐。”

外面有人应道：“查兄弟好灵的耳朵。”

接着房门开启，一个气宇轩昂，神态骠悍的壮健男子，大步入房，背上斜插一口宝刀，垂穗飘飘。

梁忠山为之目瞪口呆，阿烈已道：

“梁大叔，不要吃惊或耽心，高兄一直是帮我的，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白日刺客高青云。”

高青云与他颌首为礼，随即向阿烈道：

“你的聪明才智，远远超出我的预料。证明你落脚于此，以及今晚才动身两事，我方恍然大悟。”

他停歇一下，又道：

“今日各门派之人，都纷纷出城追查，直到傍晚，才回到城中。由于周围百里均不见你们踪影，所以已认定你还在城中。”

阿烈道：“那么从今晚开始，他们要大搜开封府了？”

高青云道：“正是，但你却适时离开啦！哈，哈……”

阿烈肃然道：

“高兄这个消息，对小弟非常重要。只不知丐帮帮主陆鸣宇可在开封府内？此外，小弟还要请教一件事。”

高青云道：

“陆鸣宇不但在开封府，而且日落后不久，大批丐帮高手赶到。目下若论实力，各大门派都比不上他。”

阿烈点点头，道：“高兄想必已查出陆鸣宇的用心了？”

高青云道：

“他自知东窗事发，早晚会出乱子。是以把所有能召来的高手都叫来了，这等声势，谁敢惹他？”

阿烈道：“但丐帮本在江南一带，那些高手们如何能一召即至？”

高青云道：“当然是预早已下了命令，要他们北上的。”

阿烈脑筋转了几转，道：

“那时候极乐教之事，尚未揭穿，若说为了一个冯翠岚，丐帮岂会不题大作？因此……敢是另有强敌亟须应付？这内幕高兄自是晓得？”

高青云吃一惊，定眼望着他，道：

“他可真不简单，从前那种无知之态，敢是装出来的？”

阿烈道：“小弟这么一猜，就使高兄如此震惊么？”

他接着笑了笑，又道：

“那么不问而知，高兄必定牵涉在其中了。”

高青云点点头，道：

“不错，我故意透露一个消息，以便察看他的动静，求证事实真相。目下不但已证明他与那件事有关，同时由于晓得了他是极乐教主，更可以从他的人格上证明，他能做出任何伤天害理之事了。”

阿烈沉吟一下，决定不再询问。因为高青云所提及的事件。一来绝对与己无关。二来这等仇怨，少知为妙。

只听高青云道：“查兄弟，你说过还有不明之事要问我。”

阿烈道：“是的，小弟请问一声，高兄今晚前来，究竟为了何事？”

高青云爽快地道：

“既然你问到了，我最好干脆些，我此来是与你商量一事，也可以说是交换条件，彼此均蒙其利。”

阿烈道：“如是两利之事，小弟当得遵命，高兄请说。”

高青云道：

“如你所知，我本是天台派门下，与你查家没有恩怨。但敝派与少林派，渊源极深，因此……”

阿烈接口道：“因此你想先拿到少林失宝，是也不是？”

高青云道：“正是此意。”

阿烈道：“使得，只不知利有何处？”

梁忠山插口道：“少爷，那些宝物在什么地方？”

阿烈摆摆手，道：“你且别说话。”

他忽然变得十分老练决断，已露出一种慑人的气度。

梁忠山果然不再则声。

高青云道：

“如果你办得到，我建议你假扮作我，我假扮为你。我只要在相反方向露露面，你们就可安然上路。”

阿烈道：“对！这是上上之计……”说罢，凝目寻思。

梁忠山那肯相信高青云？因此只急得直顿脚和叹气

但阿烈没有理他，目光移到高青云面上，道：

“咱们已有了交易之约，还是依约行事的好，不过小弟深感高兄此计极妙，但望高兄无条件的帮忙一次。”

高青云一愣，道：“无条件帮忙？”

阿烈笑道：“是的，小弟也自知是不情之求。”

高青云道：“你知道了，何以还提出来？”

阿烈笑而不答，望住对方，等他回覆。

高青云摇摇头，没奈何地道：

“这回我可亏本啦！好吧！假如你们急于动身，我有法子使他们通通都追踪我。”

梁忠山目瞪口呆，道：

“少爷，万已那些人看破了……”他意思是说万一高青云不可靠，岂非自投罗网？

阿烈笑道：

“梁大叔，咱们昨夜抵此，高兄就晓得了，如果他想加害咱们，目下外面定必被各门派高手围个水泄不通啦！你别担忧。”

高青云道：

“梁大叔近年想必不曾在江湖上走动，否则对在下的为人，定能知道。”

说时，取出胡子及假眉毛等物事，以及衣服兵刃等，都是预先准备妥当的。

他替阿烈化妆，手法纯熟迅快，转眼工夫，阿烈已变了样子。要知高青云时时干白日行刺，以及混入种种地方之事、是以对于易容化妆之道，极是高明。

现在阿烈只差没换上衣服，佩上兵刃而已。

他突然向梁忠山道：

“梁大叔，咱们这一来，时间很从容，请你马上去把少林寺失宝取来，奉送给这位高兄，聊表寸心。”

高青云和梁大叔都为之已愣。

阿烈催促道：

“梁大叔，快点，难道你不是亲眼看见高兄的义气么？”

梁忠山忽然挺直腰肢，爽快地笑一声，道：

“是！是！这才是世人敬慕的义气啊！老奴真是太庸俗了。”

他奔了出去，剩下阿烈和高青云两人；都深受感动，彼此但觉胸怀坦荡，而且泛起诚挚亲近的感情。

过了一会，高青云道：

“梁大叔究竟是见过世面之人，唉！当今之世，人人唯利是图，已很少有义气可言了。”

阿烈道：“高大哥，待小弟谒见过逍遥老人，也许可以为你略效犬马之劳。”

高青云笑一笑，道：“我的事，你自然不能坐视啦！对不对？”

他们略略交谈几句，梁忠山就回来了，带了一个约尺许的檀木盒回来。这个木盒，迅即由阿烈转到高青云手上。

这时阿烈已换上衣服，背插长刀，乍看真与高青云极为相肖。恐怕只有师长、亲人才分辨得出来。

两下迅即告别，先后出门。

阿烈等了盞茶之久，才着梁忠山先行，他最后出门。

果然一路无事，出得开封府。梁忠山已利用他的关系，以重金弄来两匹长程健马，两人疾驰而去。

第二天下午，已抵达洛阳。

两人直投白马寺，在寺内，梁忠山就留下来，让阿烈独自住谒逍遥老人

阿烈在距寺不远处，已用溪水洗过面，去掉假眉毛等，恢复本来面目。这时独自向寺后走去。

走到通出寺后的后门时，但见两位僧人，守在门边。

阿烈停下脚步，定眼打量两僧，心中涌掠过无数主意。

那两位僧人见他日不转眼的打量自己，都露出奇怪之色，但居然不开口询问。

双方默默的对瞧了一会，阿烈淡淡一笑，拱手道：

“两位大师请了。”

两僧一齐合什为礼，右边的一个年纪较大的道：“施主有何见教？”

阿烈道：

“大师们可曾知道，这道门户，实是茫茫尘世之中的方便法门么？”

两个僧人又都一顿，互视一眼。

开边口的僧人才道：

“施主年事虽轻，但语含禅机，十分深奥难解，真个愧煞山门之人了。”

阿烈道：

“大师们皆是潜心向道之士，自是不懂得世俗之人，烦恼无穷。例如在下渴欲呈献一件珍贵之物，与那老人家过目，但眼下看来，竟有不得其门而入之苦。”

两僧人这才泛起笑容，其中一个呵呵笑道：

“此门虽设而常开，施主何必烦恼？”

阿烈深叹一声，道：

“在下纵然穿过此门，入得精舍，无奈那位老人家不肯睁眼观看，也是徒然，是也不是？”

右面的僧人道：“那么施主就用生花妙舌，劝得老人家开眼就是了。”

阿烈道：“若然老人家充耳不闻，在下奈何？”

左面的僧人摊摊手，道：“贫僧如何晓得怎么办？”

阿烈道：“大师们若是袖手旁观。在下可就连半点希望都没有了。”

右面的僧人道：

“施主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根本不知，当然啦！我们也无意探问。”

阿烈道：

“在下不请之故，便是因为虽然奉告。但大师们还是不明白的，所以大胆省略了……”

他微微含笑，望着对方，目光中含有挑战的意味。

右边的僧人皱皱眉头，道：

“咱们且把话分开说，贫僧帮不帮你，是另一回事，懂得不懂得、又是另一回事，这话说得可对？”

阿烈道：“对极了。”

僧人道：“那么贫僧倒想请问一下，什么物事竟是贫僧们听了也不懂的？”

阿烈道：“是两部典……”

左边的僧人插口道：“经典么？那就更使人难以置信了。”

阿烈道：

“这两部经典，一是化血真经，一是琅琊丹经，普天之下，只有那位老人家能够通晓。”

两僧本是遍览天下群经众典之人，甚以博学自负，因是之故、早先深信天下之事，纵然未经历过，也会从典籍画册上阅读过、准知竟是两部经典，而他们连这名称也未听过，不禁呆了。

突然间，一声玉磬传来，清脆悦耳之极。

两僧又是一愣，左边的一个道：“施主过去吧，老先生有请呢！”

阿烈微微一笑，施了一礼，大步而入。心想，就怕你们装聋作哑，只要肯说话，就不愁逍遥老人听不见。

穿过院门，但见一片尽是森森古树的草地，浓阴遮覆，甚是幽静。左方不远处，有一座精舍。

他大步走到精舍门口，只见门扉半开，目光得以透过。里面是一座小小的雅致院落，白石地面上，跪着四人。

这四个人是三男一女，从背影看上去，年纪都不小了。他们俯伏地上，态度非常崇敬虔诚。

阿烈定一定神，澄清思虑，这才摄衣躬身施礼，高声道：

“晚辈查思烈拜谒老前辈。”

台阶上还有一道门户，却是关闭着的。

门内传出一阵苍劲的声音，道：“进来，把门打开。”

阿烈恭容行去，直到门边。但见那道门户，乃是木框糊纸，非常轻便。但门上尘积网封，显然久未开启过。

阿烈的脑筋快如电光石火般转动起来，要知他记忆过人，是以高青云、梁忠山对他提过有关逍遥老人之事，无不记得。

他迅决忖道：

“高青云说他老人家只闭关一月，何以此门竟似是多年未曾开启过？梁大叔又说过，他与先祖父较量过武功，逍遥老人没有占到上风……”

这么一想，疑心顿起，心中猜测道：

“此门无疑是从不开启的，平时出入，必在侧门。然则他人家何以命开门？莫非其中还有什么关键不成？”

自然他不能考虑太久，必须马上决定。

目下的选择只有两途，一是伸手掀开纸门。一是立刻向逍遥老人作一声明，说出他不能开门之故。

说来简单，事实上关系重大。如若开门，可能发生奇怪莫测的变故，动辄会有性命交关之事。

不开门的话，便是违抗命令，可能永远见不到他的面。

无论是那一种后果，都严重无比，

他念头电转，迅即下了决心，忖道：

“就算性命交关，我也得遵命开门。何况逍遥老人未必晓得我服过‘五

色仙县’之事，或可侥幸得免于难。”

当下猛伸双手，抓住门扉，轻轻一推。

他不必回头去看，也晓得当这两扉门“呀”一声打开之时，院中跪伏着的四人俱都震动抬头。

双门一开，目光到处，已看见一个老人，盘膝坐在蒲团上，位置恰好在门口正对面，相距七八尺左右。

他同时瞥见老人拂袖的动作，说时迟，那时快，一股力道迎面涌到，便他生出这股力道，似是要把他托起，送出千百里外感觉。换言之，力道虽然不凶猛，却含蕴着无法抗拒以及无穷的威力。

阿烈本能地运足“真气”，极力抗御。但觉身上的衣服，尽皆向后飘拂，险险裂体而去。

他终于站不稳，咚咚直向后退，这时已到了台阶边，只要再向后退一步，但不能不直退到院中。

但见他身子前后摆动了几下，突然站稳，不再后退。

身后传来低低的叹息之声，但一听而知，不是忧愁，而是松一口气那等味道。当然，这都是院中随着的人发出的。

屋内的老人徐徐起坐，身量甚高，穿着一件月白色长衫，显得格外潇洒。他那秀气的面上。微露讶容。

但错非阿烈这等眼力，决计看不见老人的神情。

这时候已没有潜力袭到，阿烈大步上前，在门口便跪下来，口称叩见

老人道：“孩子，进来吧！”

阿烈道谢过，这才进入屋子里。

老人在一张椅子上落坐，叫阿烈走到面前，让他瞧瞧，然后说道：

“孩子，你是二十年来，唯一能开得老夫此关的人。”

阿烈惶恐道：

“晚辈一点也不知道有这等情事在内，晚辈焉敢在老前辈面前逞能呢！”

逍遥老人潇洒笑一笑，道：

“不要紧，老夫设下此关，为的是隔绝那四个孽障，倒不是与别人为难的，但我给他们一个机会，你替他们办到了。”

## 二十二

阿烈道：“只怕此举使老前辈心中不乐意。”

逍遥老人道：“喜怒哀乐之情，已淡忘多年了。”

阿烈忙道：“是的，晚辈失言了。”

逍遥老人道：

“那也不要紧，假如此关终于不开，倒变成了老夫的负累，每年非到处闭关不可啦……”

他微微一笑，又道：“孩子，你刚说有两部经典？”

阿烈道：“是的，晚辈特地送来与你过目。”

他取出两本又薄又小的秘笈，双手捧着，送了过去。

逍遥老人没有接过，道：“你是化血门查家之人么？”

阿烈道：“晚辈是的。”

逍遥老人道：“那么我到过你府上的事，你可知道？”

阿烈道：“知道。”

逍遥老人道：

“然则贵府的宝典秘笈，如是让老夫看了，令祖大人昔年占的一点上风，便将消失了，你可知道？”

阿烈道：“老前辈目下已是宇内第一人，看不看都是一样。”

逍遥老人叹口气，道：

“是啊！钟期已逝，无复高山流水之音，想将起来，叫人好不寂寞。”

阿烈道：

“晚辈身上已练成琅琊秘笈中的真气功夫，因此没有法子再修习家传武攻，特地前来乞老前辈指迷。”

逍遥老人道：“你若非练成了真气，如何抵得住老夫那一袖的太清真功？”

他徐徐伸手取过秘笈，又道：“你的要求，只怕老火也是力有未逮，爱莫能助呢？”

阿烈道：“如果老前辈这么说，晚辈只好死去此心。”

逍遥老人沉吟不语，目光凝视着上面的化血真经。但他没有揭开，只望住封面上的字迹。

过了一阵，他才说道：“你可有时间？”

阿烈道：“老前辈这话怎说？”

逍遥老人道：

“你一身风尘。可见经仆仆长途，还来不及沐浴更衣，如是没有别的事，你一定提早赶到，则时间上尽有沐浴修习的机会，可见得你必有极大风波，迫得你直到方才，才能赶到。”

阿烈大为折服，道：“正是如此。”

逍遥老人又道：

“当然还有证据，那就是你脸上尚有乔妆改扮过的痕迹，说明你在途中，为防范有人拦截生事。”

阿烈道：

“是的，目下武林九大门派中，有七大门派及丐帮，无不是高手群出，都在追拿晚辈。”

逍遥老人哦了一声，道：

“竟有七大门派之多，那么你能逃到此地，当真很不容易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

“不管你会受何人之助，但既然相见，便是有缘，何况老夫与令先祖，属故人。更是不能袖手，让我想想看。”

这位相貌俊秀的老人，清澈的目光向门外望去，转了一匝，才又说道：

“三十年来老夫门下那四个孽徒。备尝艰苦，全仗你打开老夫的关门，他们才总算得脱苦海。”

他的话声略顿之时，门外传来谢恩之声。

逍遥老人又道：

“他们理应助你一臂之力。使你尽快得偿心愿才是，王鸿范，进来。”

院中一个人应声奔入，跪倒在逍遥老人榻前，只称“弟子恭候法旨。”

逍遥老人道：“刚才我们所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王鸿范道：“弟子听见了。”

逍遥老人道：“我要他打通一会二枢三关四穴，你愿负何责？”

王鸿范沉吟一下，才道：“弟子甚愿能助他打通‘一会’，望恩师允准。”

逍遥老人道：

“很好，这是提纲楔领的重要步骤，但你记住，心魔诸般幻相，在你而不在他，切切小心。”

王鸿范应了一声，站起身，转头瞧看阿烈，同时叫他起来。道：

“查兄弟，咱们到隔壁静室去。”

阿烈向逍遥老人叩问道：

“听老前辈话中之意，此举似是对王前辈会有危险。”

逍遥老人眼帘垂下，不予置答。

王鸿范又道：“查兄弟，走吧，我会解释给你听。”

他们来到隔壁的静室中，阿烈这时才有功夫打量对方。但见这王鸿范一表斯文，年约四五旬左右，眼神极足。

王鸿范道：

“你一定想知道两件事，第一是我等四人，何故受惩？二是刚才你所询问的问题，对也不对？”

阿烈忙道：“正是。”

王鸿范长长叹息一声，道：

“我等皆是修道之人，但勤修多年，尚有意气恶习未除，以致酿成失和之事。三十年前，吾师大为不悦，要将我等逐出门墙。”

他毋须再加解说，阿烈已明了这是由于他们师兄弟内部发生意见，与外人无干。不过，这大概与那位女性同门有关，这却是他敢大胆猜测的。

王鸿范撇开这事，又道：

“关于第二点，在修道人来说，每逢练功若干年，必有大小劫难。今日助你之举，便是劫数之一，纵有危险，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阿烈懂之中仍有点不懂，但追问下去，也没有意思了，当下说声“领教了”。

王鸿范又道：

“现下咱们对面而坐，各运神功拼斗，分出强弱，快则一天，迟则七日，必可达到目的。”

阿烈这回一点也不明白了，但一看王鸿范根本不打算跟他解释，只好学他的样，在对面的蒲团坐下。

双方各自运功，片刻间，各出一掌互抵，拼将起来。

那时王鸿范掌中有一股潜力逼来，强大无伦。阿烈生怕受伤，忙不迭催动神功，发出真气抵御。

过了一阵，对方力道忽消，但阿烈还须源源发出真力，否则就有失足掉下茫茫大海的可怖感觉。

好在这“真气”并非消耗精力一般，有去无回的。而是生生无穷，循环流转，是以相持再久些，也无妨碍。

阿烈一心一意的运功与抗，不多时，已进入无我之境，身外之事，全然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感到手上发出的真气，似乎已着了边际，宛如

是航行于汪洋大海中，隐约见到陆地似的。

他微微睁眼望去，但见天色已经昏暗，敢情这一阵对耗，已经用了一日工夫了。

王鸿范面上露出用力的，焦虑的神情。

阿烈心中暗感讶疑，付道：

“我并不觉得他有拒御硬拼迹象呀：何以他似甚用力？而且因何而虑？”

王鸿范仍是那副样子，阿烈心下狐疑不忍，当即略略减少了发出去的真气，看看能不能对他有点帮助？

他真气才减少，蓦地心灵中“轰”一声。宛如触动了祸胎，地火罡风一齐施威……

这一刹那间，压力竟是从四方八面涌到。

阿烈迫不得已，将手上真气完全撤回，运布全身，以免得身体被这股压力之巨流所吞噬。

这个当儿，对方掌心中一股细细的热流闪电般刺入他体内，恰好是在他真气撤回之时，那么一线空隙中侵入的。

阿烈忽然发觉自己已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他目下必须急急对付一股利锥似的热流，然而全身四下的压力也不得不应付。是以变成了两难兼顾的局面了。

他万万想不到一念之仁，反而带来了如许的麻烦，甚至说不定乃是杀身之祸，也可能使他永远与化血神功绝缘。

这等情形，想想也是真冤。可是此刻他已不暇嗟叹扼腕，只能尽他最大的努力，内外抵拒。

不一会，他固然已疲于奔命，时时有顾此失彼之虞。同时对方那股侵入来的热流，也逐步推进了不少。

这股热流之锥，直指他丹田要害。此是凡系修习内家功夫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加以最大保护的要塞。

阿烈自然也不例外，当即抽调一部分运布于全身的真气，回来抵御那股热流。他心中甚急，鬓旁不觉冒汗。

王鸿范疾然左手抡起，一掌拍在他天灵盖上。

阿烈但觉脑际轰然一声，顿时灵穴开窍。不论是身外的压力，抑是体内的热流，蓦地齐齐消失。

王鸿范收回双手，长长透一口气，闭目调息。

过了一阵，他才起身，缓缓出室，走到邻房，谒见逍遥老人。

这时老人身旁，围绕着另外三名同门。见他踏进房来，都以一种庆幸的祝贺的目光迎接他。

王鸿范道：“师尊吩咐之事，幸不辱命。”

逍遥老人道：

“你的功力如此精进，大是可喜。啊！你当真费了不少气力，也遍尝艰危。看你，头发都白了一半。”

王鸿范道：

“弟子过得此劫，真是万幸。假如他并不如我视察中那般天性仁侠的话，今日的收场必定甚惨。”

逍遥老人道：

“为师刚才对他们说，假如你是利用他仁侠的天性，以苦肉计打动他的

心，必有成功之望。”

王鸿范道：

“正是如此，他也不懂得反击之道，不然的话，弟子虽然能乘隙侵入，但用尽全力，内防空虚，他如以攻代守，弟子也难幸免。”

逍遥老人道：“你过得此劫，成道之望，实是可喜可贺之事，现在……”

他的目光扫向其他的二男一女身上，接着道：

“现在轮到你们了，范鸿志，你愿取何责？”

范鸿志应道：“弟子愿取两枢……”

逍遥老人道：“好，你们当仁不让，大有情义，使老夫心中甚悦。”

他们开始谈说一些别的事，直到天色已明，范鸿志才辞别师尊同门，一径走出这个房间。

静室中的阿烈，忽被一阵脚步声惊醒，睁眼一看，敢情已是破晓时分了，他精神奕奕的望住来人

但见进来的是个中年道人，留着三绺黑须，手拿拂尘，潇然有出尘之概。

这道人稽首道：“贫道范鸿志，特来瞧瞧查施主。”

阿烈道：“多谢道长，在下甚感舒畅。”

范鸿志道：

“查施主练成真气之后，虽然全身脉穴，尽皆打通。但由于心法各异，道路不同，因是之故，其中有数处重要的脉穴，通向或正或逆，与别家的神功心法全不相同……”

阿烈道：

“这样说来，刚才王前辈是以一种冒险的特别方法，助我打通一处重要脉穴了？”

范鸿志道：

“正是如此，如你所知，贫道等数同门皆是玄门练气之士，游心于云表之间，若非大有渊源，自然不肯为人做这等事。”

阿烈道：

“即是如此，在下再不敢接受美意啦！”

范鸿志道：

“查施主的情况，与平常不同，我等除了报恩应劫之外，也是在探讨今古以来，最精深奇奥的武功。如果家师的理论不错，则施主便是亘古以来，身兼两家不同神功的第一人了。”

阿烈甚感兴趣，道：“这等事值得你们冒险么？”

范鸿志道：

“此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何能轻易放弃？现在贫道负责为你沟通两枢之间的经脉。”

阿烈道：“是不是和王前辈的法子一样？”

“不，这两枢经脉，脉虚而实经，换言之，经是真有，脉是假有。的确存在的经，施主自身已能贯通，无庸动手，只有这一条虚脉，还待从头开始。”

阿烈道：“既是虚无不实之物，如何着力？”

范鸿志笑一笑，道：

“关于这一点，佛道两家术语甚多，贫道无须多费口舌，只用一句著名的诗句，你就明白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

“李义山诗云：‘有灵犀一点通’，便是这个道理了。”

阿烈哦了一声，道：

“原来如此，这一部分我倒是明白了，但对于这整件事，甚至有些是题外的疑问，很想向道长请益。”

范鸿志含笑道：“施主请说……”。阿烈突然感到他的微笑，暗暗有苦涩的意味。

他的话声，也掩饰不住心底沉重之情。

这些感觉，使他非常非常奇怪，不觉停口沉吟，寻思其中之故。

范鸿志在他不注意自己之时，笑容顿时消失，换上紧张的神色，凝视这个英俊的年轻人。

阿烈寻思有顷，忽下决心，道：

“其它的疑问，将来再说不迟，目下要紧的是请问如何沟通虚脉之道？”

范鸿志一拂黑须，面现喜容，道：

“好，贫道先说一些法门，然后由施主拣择施行……。”

他们说到此处，邻室中的王鸿范向逍遥老人道：“鸿志已渡过第一关啦！”

逍遥老人点点头，王鸿范又道：

“照这样看来，查思烈此子真是天生奇才，虽然他全然不知此中的奥妙，也万万想不到如是谈玄论道，离开了题目的话，鸿志内抗心魔，外须应答，稍一不慎，便将被阴魔所乘而万劫沉沦了。”

众人一齐点头，都露出欣慰之色。

下午时分，范鸿志回得来，但见他神清气爽，显然他的功行，又深了一层。其中的精微奥妙，只有逍遥老人和同门诸人方始晓得。

逍遥老人道：“何鸿文，李鸿莲。”

一男一女恭声答应，但见那何鸿文是个五旬左右之人，虽然外表衣着都不殊常人但神情举止之间，却有一股狂侠不羁之态，宛如世间一般不能显达的名士。

女的风韵犹存，柳眉凤目，皮肤白皙异常。不过无论她长得多美，终究是五旬以上之人，已乏青春的动人气息了。

逍遥老人道：

“余下是破三关通四穴两件，皆是手上功夫，阴魔没有什么机会可乘。但你们切勿掉以轻心，以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何、李二人齐齐应了，逍遥老人又道：

“你们最好一同前往，彼此有个照应，以免误了时限。”

他们出去之后，逍遥老人担心地望着门口，道：

“他们始终勘不破情关，是以外强而内弱。假若是由他们去打头二阵，必为心魔所乘无疑。”

王、范二人都微微嗟叹，逍遥老人又道：

“由于你们皆是一日之内，就告功成，是以他们亦不能过此一时限，否则查思烈发出的真力，就与目前不同，他们便将成为碎粉了。”

到了翌日中午过后，逍遥老人和王、范两人，都静静的坐着。

邻室没有什么声息，然而那边的情况，在他们来说，

有如亲眼目观。逍遥老人虽然神色如常，但王、范两人却禁不住泛起

焦虑忧愁之色。

突然间静舍外一声震耳长笑，逍遥老人只皱皱眉，没有其它表示。王鸿范和范鸿志却不禁站起身。

这阵劲厉笑声响了好一阵，才停歇了，接着一个裂帛似的噪音又起，道：

“姓查的小子，给我该出来。”

逍遥老人仍无表示，范鸿志忍不住道：

“恩师，此人乱嚷怪叫，只伯对师弟妹大大不利，如若有了差池，可真叫作无妄之灾……”

王鸿范道：

“此人既是跟踪查恩烈而来的，倒是不能不应付一下，免得武林之人大批涌现，招惹无数麻烦。”

逍遥老人道：

“我有一个问题，谁回答得出，谁就出去应付他，如若不能解答，就只好任他叫闹了。”

王范二人齐齐道：‘请恩师赐告。’

他们虽然皆是道行甚深之士，但也不明白何以这个问题如此重要？非得解答出来方许动手？

逍遥老人徐徐道：“这个问题不算困难，那就是来人出身于何家何派？”

王、范尚未回答，外面又传来劲厉震耳的笑声。

王、范二人对望一眼，范鸿志耸耸肩，表示不知。

王鸿范微微一笑，道：

“以弟子愚见，此人的笑声中透露出，他的内功强而不纯，必非少林、武当、华山、天台、峨眉等数大家派。而由于他系追踪查公子而来的，可知必是七大门派中人，除去上述诸派，所剩就有限得很了。”

逍遥老人点点头，道：“猜得很好，下面又怎样呢？”

“此人在前门公开叫阵，用心当必是迫使查公子奔往后门，因此可见得来人不止是他一个。”

范鸿志笑道：“大师兄，你讲了半天，还没说出此人的出身家派啊！”

王鸿范道：

“这就说到啦！此人既然不是单枪匹马，又不是联络各派之人一齐涌到，这又看出了两件事，第一点，他们必是同一家派之人，意欲独建奇功，得以傲视其他的门派，因有这等鲁莽之举。”

范鸿志道：“有趣得很，第二点呢？”

王鸿范道：

“七大门派之中，只有他们追到此地，可见得他们定必擅长追踪之术。据我所知，北邙派最擅此道，因此弟子大胆猜测来人乃是北邙派高手。”

范鸿志道：“大师兄说得头头是道，使人不能不信……”

逍遥老人道：

“他的推论非常高明，为师的衣钵，在武功方面，由鸿范承继，道术方面，是鸿志的事。”

他这么一说，王、范二人才知师父的用意，敢情是藉此测定他们的成就和心性，以便作继承的最后决定。

两人一齐下拜，门外又传来那裂帛似的口音，道：

“查家小子，白飞脚，听见老子的话没有？”

王鸿范迅即起身，向逍遥老人道：“恩师恕弟子破戒出手之罪。”

逍遥老人道：“开宗立派，乃是千秋大业，定须不拘小节，你去吧！”

王鸿范一稽首，回身步出此房。

他踏出舍门一看，但见草地上站着一人，神情甚是凶悍。

这人年纪约是四十余岁，浓黑的双眉，似乎透出腾腾气。加上高高的鼻子，和宽阔的前额，显示出此人性格坚强而又冷酷残忍。

他虽是披着长衫，但仍能令人泛起利落之感。手中提着一口连鞘的长刀，形式稍为特别。

王鸿范点点头，道：

“尊驾大喊小叫，惊扰了精舍中参禅登道之人，实是不对。还望尊驾速速离开，无任感激。”

那长衫客横眉冷笑，道：“你是谁？”

王鸿范报出姓名，随即反问。

对方冷冷道：

“本人姓屠名大敬，外号是十步断肠，看玉兄的步伐身法，可知必也是武林中人，谅必听过兄弟之名？”

王鸿范缓缓道：

“我虽然算是武林中人，但久已不在外面走动，屠君的大名，竟然不识，真是孤陋寡闻之至。”

他说的全是实话，态度也很诚恳。

屠大敬冷冷道：“那么北邙派的名头，你总听过吧？”

王鸿范道：“当然听过，在下一瞧你手中的蛇首芦叶刀，就晓得了。”

屠大敬浓眉一皱，杀机潮涌，道：“那么你听说北邙派有些什么人物？”

王鸿范道：

“在下记得北邙派最负盛名是的‘入地无痕’滕载春，只不知与你如何称呼？”

屠大敬凝视他好一阵，才道：“那是先师。”

他心中此刻还拿不准这个人的话，究竟是真是假？诚然二十多年前，北邙派是他师父最有名气，但同时也死了很久。

假如他不知，犹有可说。若是知道，则他是有何居心，难道敢把他这个北邙三蛇之首，全然不放在眼中？

王鸿范哦了一声，道：

“原来令师已作古了，那么尊驾就是掌门人啦？是也不是？”

屠大敬道：

“听起来你似乎真个多年未入江湖呢，敝派掌门人是家师叔梁汝青……”

(LuoHuiJun 注：这里有四页在外借时被撕去了，给大家阅读造成不便，在这里说声对不起。)

谁知屠大敬目下已陷入一种可怕的境地中，那便是他虽然外表没事，其实了已用尽一身本事，还无法占得半点上风，因而在深心中泛起了永远无法击败敌人可怕绝望感觉。

他们迟迟不出手，屠大敬又气又急，忍不住喝道：“你们还看什么？”

那两人听到他气急败坏的声调，这才晓得屠大敬不是要他们来押阵观

战的，忙忙都掣出长刀。

说时迟，那时快，屠大敬不过是心神微分而已，却被对方的树枝拨开一点空隙，飘然袭入刀圈之内。

但见王鸿范也不过如浮光掠影般闪过屠大敬身边，但屠大敬突然停刀凝身，动也不动，望住数尺外的敌人。

王鸿范淡淡看他一眼，随即转过眼睛，打量另外两人。

但见这两人竟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个顾瘦个子，文士装束，但不论是身上或面上，都透出诡恶的意味。

另外那个女的，是个花信年华的少妇，长得颇有几分姿色，特别是身材丰满，胸挺臀高，相当动人。他们看看王鸿范，又看屠大敬时，恰好见到屠大敬手中的长刀忽然掉落地上，接着人也向前扑倒了。

王鸿范对那美妇特别注意，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才道：“这位夫人贵姓名？”

那美妇笑一笑，道：“如果你这么客气，叫我一声屠夫人也就是了。”

王鸿范点点头，很文雅地示礼，道：

“原来是屠夫人，只不知这一位高姓大名，如何称呼？”

那顾瘦的男人道：“兄弟姓宋，名不毒。”

王鸿范道：“兄弟必定另有外号吧？”

宋不毒道：“兄弟人称见血封喉。”

王鸿范道：

“这个外号，教人一听不由得不出防范畏惧之心，只不知那位失手倒地的屠兄，与两位如何称呼？”

屠夫人道：“他死了没有？”

王鸿范道：“恐怕没救治啦！”

屠夫人道：“既然如此，他便是先夫。”

王鸿范啊了一声，转眼向宋不毒望去，宋不毒冷冷笑道：“他是我的先师兄。”

王鸿范道：“那么两位必定不肯轻易放弃报仇之想了，对也不对？”

宋不毒抢先道：

“那也不一定，你当也晓得，我北邙派这些年来，人才辈出，虽然目下以我师兄弟三人较为著名，其实还有许多高手，因此，你一旦与敝派结了冤仇，这一辈子，休想有安稳日子可过。”

王鸿范道：“听宋兄的口气，似乎还有商量余地？”

宋不毒道：

“当然啦！你既非化血门查家之人，又非九大门派中的任何一派，因此，你得到姓查小子，并无用处，若是交给了我……”

王鸿范皱眉道：

“宋兄，你旁边还站着的是屠大敬的末亡人，就算这等身分尚不够，但她又是你的嫂子，你自己先行跟她商量一下……”

宋不毒道：“这个你不必管了。”

王鸿范道：“宋兄岂可如此失礼？”

宋不毒道：“此事与你无干。”

屠夫人接口道：“你这人怎的如此罗咳？比三家村的老学究还要拘泥繁琐？”

王鸿范叹一口气，道：

“这只是你们不懂而已，要知大凡严守礼防之人虽然拘束和繁琐些，却可以免去大祸。唉！这个道理，世人懂者甚少，更莫说你们了。”

宋不毒冷冷笑道：“腐儒之见，岂足以拘束我们这些江湖人物？”

王鸿范道：

“你们根本没有想过‘礼法’的重要，是以人云亦云，随口批评……依我看来，你们两人已经大大非礼了，怪不得刚才你们明明有机会出手营救，却故意错过了，敢情是故意让屠大敬死在我手中。”

宋不毒道：“胡说八道，你可是以为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

王鸿范道：

“咱们都不是三岁小孩，有本事一点就明，那完全是没有礼防之故……”

宋不毒仰天诡笑一声，道：“可笑，可笑……”

王鸿范道：

“那一点可笑？”

宋不毒道：

“虽然我与她常在一起，甚至时时同房而宿，然而你为何不先问一问她的姓名和籍贯？”

王鸿范哦了一声，向屠夫人道：“在下如今请问，还来得及。”

屠夫人道：“贱妾宋氏女子，闺名眉娘，是平南虞乡人氏……”

王鸿范向宋不毒望去，道：“宋兄也是虞乡人氏？”

宋不毒道：“不错，阿眉是我的堂妹子。”

王鸿范一时没做声，似乎被他们一记反击，打得无法招架。

不过他的目光仍然不离宋眉娘的面庞，打量了好一阵，才道：

“在下倒没想到你们竟是堂兄妹的关系。”

宋不毒咯咯而笑，道：“你的礼教怎么啦，都搬回家里去了，是也不是？”

王鸿范道：“但你们当时故失援救之机，那是干真万确之事。”

宋不毒道：“就算我们故失机会，便又如何？”

王鸿范精神一振，道：

“在下将要如何，此一结论呆会才说，先就故意错过救人的机会这一点来说，你们的用心行径，就太可疑了，何况以在下的管见，这位屠夫人，眉宇间隐含荡色，眸子流盼不定，可见得本非端行规步的女子……”

宋不毒插口道：“这些话对我说，都是废话。”

王鸿范道：

“也不见得，试想令堂妹竟可与你共行谋害亲夫之计，则她与你的关系，岂会仅仅是兄妹而已，而宋兄能将谋害她丈夫的心意，透露与她知道，仅仅是这一点，至少也可以证明她平日的为人，必是既失妇道，又缺乏伦常观念的。”

他的推论说话声调平和，可是却利如刀剑，教人不知从何驳起，

宋不毒只好嘿嘿冷笑，宋眉娘眸子乱转，不知打什么主意。

王鸿范道：

“其实兄妹合谋，弑害妹夫之事，自古以来，屡见不鲜，未必有了亲属关系，就必定没有暧昧发生的……”

他的面色渐渐凝重，口气也变得严厉些，继续道：

“春秋之世，鲁桓公娶了齐文姜，她就是齐襄公的妹妹，由于鲁桓公竟不守礼，当时齐文姜的父母死了，他应当派遣大夫赴齐慰问就行了。同时，古礼规定已嫁出的姑姐妹等，归宁时兄妹不可同席，然而，鲁桓公根本不在意，以致被齐襄公和文姜兄妹害死了……”

他说到这里，但见宋不毒和宋眉娘面色都微微而变。

王鸿范又道：

“这个例子，载在史册，一则证明你们纵然真是堂兄妹的关系，亦非就不会有暧昧。

二则证明‘礼防’的重要。如果屠大敬懂得这道理，使你们平时避嫌，不过份亲密的话，料他今日必无此祸了。”

宋不毒和宋眉娘露出楞住的神情，显然这等道理，他们连做梦也没想过。同时又感到很合理，难以反驳。

王鸿范又道：

“江湖之中，大多数人一提到‘礼教’就掩耳疾走，认为酸气横天，又认为拘束重重，简直是自寻烦恼，殊不知礼教正是对抗欲念的唯一法宝，比方说，大凡男人，鲜有不喜欢看漂亮的女人的？可是由于有过礼教的熏陶，便看也只是很自然地瞧瞧而已，不敢直着眼睛的看。这就是‘礼教’克制欲念的例子。换句话说，这种‘不好意思’就是‘礼’了。”

他取譬显浅，而含意甚深，叫人既明白，又信服。

宋不毒淡淡道：“我们可不是听你教训来的。”

王鸿范道：

“我晓得，事实上我可没打算向你们说教，只不过借你们之事，说出世人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若是有旁人听了，自会瞿然省悟。”

宋不毒四顾一眼，道：“你说给谁听？”

王鸿范道：

“谁都可以听，比方说姓查的少年，他出道未久，人生经验有限，如若听我的话，对他定有裨益。”

宋眉娘忙道：“这个姓查的现下怎样了？”

王鸿范道：“他么？现下很好。”

宋眉娘道：“你与他有何渊源？”

王鸿范道：“本来一点渊源都没有，但目下关系已甚深。”

宋不毒高声道：“那么你这刻竟是出头庇护他了？是也不是？”

王鸿范潇洒地笑一笑，道：

“庇护他？不，我没有一点这种意思，因为这位少友家学不凡，秘艺惊世，那须在下强行出头？”

宋不毒道：“好极了，你让他出来，我们如无法带走他的话，我们绝不罗嗦。”

王鸿范道：“可以，但你们只能一个人出手，不可一拥而上。”

宋不毒冷笑道：“对付那等小孩子，何须一拥而上？”

王鸿范道：“那么这屠大敬之事，你们怎么说？”

宋不毒与宋眉娘对望一眼，宋眉娘向他微微颌首，宋不毒迅即说道：

“如果你放姓查的出来，交给我们料理，则不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忘了敝师兄被杀这件事……”

王鸿范道：“这话不大靠得住吧？”

宋不毒道：“为何靠不住？”

王鸿范道：

“屠大敬在贵派之中，算得是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他的失踪或死亡，难道可以糊糊涂涂的混过去不成？”

宋不毒道：“这一点我们自有办法，不劳阁下费心。”

王鸿范道：

“在下岂是想费心么？无奈此事如若处置不当，还是会牵连到我身上，是以不得不问个清楚。”

宋眉娘道：“依你之见，如何才妥当呢？”

王鸿范道：

“你们但须告诉我如何处置之法，在下不是小孩子，听了之后自然晓得你们的办法，对我有后患没有了。”

宋不毒应声道：

“好！我告诉你，第一步，我们毁尸灭迹。第二步，才扬言他要坐死关，这样就通通解决了。”

王鸿范眉头方皱，宋不毒已抢先又道：

“关于第一点，你当然没有什么疑问，毁尸之举，在普通人是件难事，但在我们来说，办法甚多，无须担忧。”

王鸿范点点头，宋不毒又道：

“至于第二点坐死关，那是敝派独特的秘传心法，如若成功，便可增进无限功力，若是失败，便将化作死灰，消失于无底地洞之中。”

宋眉娘接口道：

“在我们北邙派中，常常有人突然决心坐死关，事前谁也不知，仅在洞处留下记号。

因此，没有人会疑心到他死亡之事。”

王鸿范道：

“原来如此，不过还有一点，在下仍不放心，那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既然屠大敬死了，你们岂不是得以毫无忌惮的双飞双宿么？但这么一来，必定会惹起明眼人的疑心，因而翻出了旧案……”

宋不毒晒道：“王老兄，你把我当作怎样的人？”

王鸿范道：“怎么啦？难道你与今堂妹竟是一清二白，从无暧昧之行的么？”

宋不毒道：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行事不会如此幼稚，阿眉早晚还是要嫁人的，但决不是嫁给我。”

王鸿范道：

“好吧，我相信就是了，你们先收拾了屠大敬尸体，姓查的自然出来。

宋不毒道：“不，我们先看看姓查的。”

王鸿范道：“我还得把他弄醒才行呀！”

宋眉娘道：“他现正在昏迷中么？”

王鸿范道：“是的，不然的话，他岂不是跑掉了？”

宋眉娘向宋不毒道：“他这话可靠么？”

宋不毒道：

“据咱分别迫供外面那两名僧人所知，这座静舍之中，只有他与姓查的

两个人，看来大概不假。”

王鸿范道：“你们对两僧如何迫供法？”

宋不毒道：

“我们把两僧隔开，略施苦刑，他们便都供出来了，两僧口供如一，可知决不会假。”

王鸿范淡淡一笑，道：“假如早就有了安排，串好口供，你们岂不上当？”

宋不毒道：“你能预知我们如此迅决追到么？”

王鸿范道：“老实说，我不知道。”

宋不毒道：

“这就对了，假如我们不是深信此舍之中，只有你与姓查的小子两人，我们焉肯与你谈说这许多秘密的话？”

王鸿范点点头，举步走到屠大敬尸身旁边，踢了一脚，把屠大敬的尸体踢得连翻数转，滚出四五步之处。

宋不毒面色一变，刷地跃上墙头。

宋眉娘讶道：“你上那儿去？”

宋不毒喝道：“快逃……”声音甫出口，人已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眨眼间已失去踪影。

宋眉娘方自发楞，突然一阵熟悉的冷笑声，起自墙边。她转眼望去，不由得花容失色，震惊无已。

原来发笑声之人，正是她的丈夫屠大敬。他不但活着，而且满面狞厉杀机，手挺长刀盯视着自己。

现在她才明白宋不毒逃走之故，可是已经太迟了。

原来宋不毒阅历丰富，既凶且狡。一看对方踢屠大敬的一脚，立刻晓得其中大有问题。这是因为王鸿范这个人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都不是狠恶之人，是以断无对“死尸”也踢上一脚之理。

在当时宋不毒也许不知道阴谋是什么，但他却能当机立断，迅即逃走，纵然这个判断是错误，对他也无损失。

现在只剩宋眉娘一个人，独自应付那个满怀毒狠的丈夫。从屠大敬的眼光中，她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命运。

她吓得直向后退，没有几步，后背已碰上坚硬冰冷的物事，阻住她的退路，那是一堵墙壁。

屠大敬一直迫到五步之内，刀发可及的位置中，这才停步，狞笑道：

“淫妇，你的报应到了。”

宋眉娘在这死生一发中，猛可尽最大的力量，使自己暂时冷静下来，恢复了常态，轻轻一扬头，把两绺鬓丝甩回头上。

她道：“大敬，我们已经是七八年的夫妻了，请你顾念这段情份……”

屠大敬面色由狞恶变为阴沉，冷冷道：

“情份？说得倒是好听，怪不得七八年来，你还不替我生儿育女，原来你根本没打算与我过一辈子。”

宋眉娘忙道：“没有孩子，那是天意呀！”

屠大敬哼了一声，道：

“什么天意？我刚向一个人请教过，你近年来的那种‘灵狐功’，主要作用就是要不生孩子，以便保持美貌，惑男人……”

这话连站在那边墙下的王鸿范，也听得皱眉，感到这个女人，实在不是个玩意儿，大大该死。

宋眉娘辩道：“我根本不知，你为何不告诉我？”

屠大净道：

“一来说你也不会听，因为你是只顾自己的人，你每天不知多少次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的举动，就足以说明你爱的只是自己了。二来我也未有机会开口，便已爆发了今日的丑事……”

他突然提高声音，仰天狂叫一声，道：“好不恨煞人也！”

宋眉娘那丰满动人服体一阵颤抖，极度的震骇，渐渐强过她勉力维持的冷静。她颤声道：“你……你真的这般心，不肯放过我？”

屠大敬目光落在她面上，冷酷的眼睛中，虽无半点怜悯之意。他本是杀人无数的魔头，对于人命从不放在心上。何况这个背叛他的女人，对她岂会生出恻意？

宋眉娘忽然又道：

“大敬，就算我该死吧！但你可以先禁制我的武功，然我们再共渡一个最后的良宵。

我将使你感到从所未有的快乐，然后，用不着你麻烦，也不用沾污了你双手，我然会解决……”

她挺挺胸，突然间全身起伏诱人的曲线，完全呈现出来，那件本来宽宽松松的衣服，不知何故已软贴在她身上，好象是薄纱。虽然目光不能透穿，但由于贴身之故，连胸部的震荡，也能清楚看到。

屠大敬似乎被这景象所迷惑，同时她一夕狂欢的建议，亦能打动人心。

因此，屠大敬怔了一下，目光由头到脚的审视她。

他记起自己虽然娶了这个妖姬七八年之久，可是每一次她暴路出白皙动人的身体时，总能使他心醉神昏。

有时候他会为自己的贪婪而觉得奇怪，不过她既是自己的妻子，当时总认为是一种福气，因为他已不须向外发展，这个女人，已强烈的彻底的满足他。

现在看到她动人的曲线，他马上就如往常一般，升起了腾腾欲火。而同时在这一瞬间，忽然明白了她魅力的来源了。

他暗自忖道：

“原来她能把握男人的心理，除非在必要之时，她决不暴露她的曲线或身体。这样就能增加她的神秘感。也使人感到永不厌足，是的，她平时从不在我眼前暴露身体，除了在我需要我之时。所以我老是对欣赏她的身体感到饥渴，也觉得从未看清楚过……”

他手中之刀，不知不觉已经垂下。

宋眉娘轻轻道：

“那家伙走了，喂，大敬，你好好的享受我一夜吧！现以四下无人，亲亲我可好？”

屠大敬移动脚步，粗壮的身体，已碰到她，并且把她紧紧的抵在墙上，低头看着她仰起的媚丽的面庞。

他目光盘旋在她面上之时，心头不禁掠过一念：

“她脑子中正在想什么？可会羞愧内疚，不，这个女人，永无羞愧之念，做任何事时也不会想到应不应该，只是任性去做，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真感

情……”

屋里走出来一个男人，注视着紧靠着墙壁的一男一女，由于男的身量高大，是以把女的面目完全挡住。

他们这样子站着，好一阵工夫，还不见动弹，阶上的人，皱皱眉头，一言不发又进屋去了。

正当这刻，宋不毒已奔出数里之遥。

他老是感到隐隐有人追赶，可是数度回首查看，都无任何迹象。因此，他翻过一道突起的岗坡之后，便在树下停步喘一口气，转眼一看，数十棵大树包围在四周，使他有一种安全之感。

略一调息，业已恢复如常。他开始寻思刚才的情形，而他最渴想知道的事，便是屠大敬到底复活了没有？

宋眉娘虽然还不见出来，但可能她是被王鸿范逮住了，也可能是从另一方逃跑了……

因此他想知道内情，唯一的途径，便是大胆地再回返白马寺去查探，这一着敌人必定猜不到。

他不是迟疑不决之人，否则他决计不能享有今日的盛名和地位。

因此他迅即走出树下，向回路行去。

但他才走了四五步，便被左前方巨大树身后面的景象骇一跳，因而停了脚步，凌厉地吁视那边。

他原是经过这棵树才到那边树下休息的，当时并无一物，但如今却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动也不动。

此人一身青色劲装，这等颜色，在效野中最易隐藏。他年约三旬上下，身体结实健壮，背上插着一口长刀，浓浓的眉毛下，射出两道寒冷如冰的光芒。

宋不毒如果仍要返白马寺，那么这个青衣人就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当然他可以绕过去，并不须多跑很多路，但这个人毕竟还是曾经挡住去路，这问题决不是简单的……

他考虑了一下，才开口道：“阁下是路过的？抑是专程找上我的？”

宋不毒问完这话，并不期望他回答。因此，他这句话，其实只是开场白而已，重要的话，还在后面。

谁知青衣人冷冷道：

“自然是专程的，我从白马寺跟到此处，难道是闲得发疯么？”

宋不毒楞了一下，才用不大自然的声音道：

“那么你当真是‘白日刺客’高青云了？”

青衣人淡淡的点头，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宋不毒道：

“听说高兄擅长行刺之术，由于本事高强，宇内少有，是以在刺字之上，加上白日二字，表示你不须靠夜色的掩护，证以早先跟踪之术，如此高明精妙，兄弟可真不能不信这传说了。”

高青云道：

“传说终是传说，大白天要作行刺之事，自然极是不易，所以本人也罕得日间活动的，宋老兄的过誉，愧未敢当。”

他的口气平淡之极，不含一点感情，因此使人无法窥测得出他的意向和用心。

宋不毒本是江湖老手，可是如今碰上一个人这样的人，也感到十分头痛，也有几分畏惧惊骇。

他想了一下，才道：

“高兄跟踪兄弟之故，相信不会坦白赐告，看来还须自行猜测了，对也不对？”

高青云道：“那倒不要，本人目的是取你的性命，如此而已。”

宋不毒心头一震，纵即平复如常，暗自讨道：

“我这是怎么搞的？多少年来一直是在杀人，如何会碰上一个人敌人，就先行胆怯呢？”

“既是如此，高兄不必客气，便请动手，哦！顺便请问一声，你何以直到此处方始现身？”

高青云道：

“这个答案告诉他也不妨，但恐怕你不会相信。那是因为我判断你必会动念返回寺中查看情况的，为了求证，是以不惜多跑些路。”

宋不毒又是心头一震，因为此人一口道破了他的用心，而这本是他深信别人决计想不到的事。

这个人的诡奇身法，以及过人的智力，在在都有一种压过了他的气势，这使他心灵中已露败象。

高青云突然一探手，锵的一声掣出宝刀，光芒夺目，这个动作充满剽悍之气，加上刀刃出鞘之声，又使他的气势增强了一倍还不止。

宋不毒禁不住打个寒噤，高青云厉声道：

“宋不毒，你这一死，北邙派永远查不出你们的下落了，你大概没想到，你们派在寺后的两个门人，都已送了性命啦！”

他口中接着发出森寒刺耳的冷笑声，迈开大步，向宋不毒迫去，那“哧哧”的步伐声既坚定又均匀。

宋不毒平生还是第一次碰到气势如此凌厉强大的敌人，连他这等老练江湖，武林高手居然也气慑胆寒起来。

眨眼间高青云已迫到切近，刀光暴涨，迎面袭到。

宋不毒身形疾闪，脚踏左步，乍看真如毒蛇一般，他一避开敌刀，马上施以反击，刀光电扫出去。这一刀已是他目下使得出的全部功力所聚，凶毒诡奇，兼而有之。但他自己晓得，由于慑于敌人的奇强气势，他这一刀，远不及平时的水准了。

高青云大呀一声，宝刀横挥，一招“狂风扫叶”击中了敌人的蛇纹刀。金铁交鸣的震耳声中，宋不毒一连退三步。

高青云纵声长笑，气势如虹，挺刀再攻，只见他一口气攻了五招之多，光芒电闪，杀得宋不毒不迭的闪退。

宋不毒明知对方越见抢占先手，气势就越盛，终必把自己当场杀死为止。可是他晓得也没有用，因为对方奇奥的刀法，根本已超出天台派刀法的范围了。

这时高青云已发出第六招，宝刀划出一道寒光，疾攻他面门要害。宋不毒不得不全力招架时，猛的腿上受到猛烈一声，不由自主的飞开寻丈，一跤摔倒。原来高青云已端了他一脚。

宋不毒虽然还能跃起，但右腿又痛又麻，已大大影响他的灵便。

高青云并不稍稍顿挫，跟着跃到，又如狂风骤雨攻击，一时刀光飞舞，

并且发出刺耳的劈风之声。

宋不毒犹作困兽之斗，奋力招架。他的头发都披散下来，身上的衣服，也被刀锋划破数处，形状狼狈异常。

眼看他已决要被杀，但战况突然一变，宋不毒居然能在毫无外援之下，扭转了局势，与对方杀成平手。

不过现在斗得更是凶险激烈，两把光芒烁射的长刀，不断地交击，发出一连串所击的响声。

这种恶斗场面，维持了十几二十招。高青云突然一拳从空隙中猛击过去，正中对方面门。

宋不毒大叫一声，身子飞出七八尺，摔落地上。

这一回他手中的蛇纹刀已脱手，掉在数尺外，他的人也没爬起来，两眼呆滞，显然还在发昏。

高青云站在他身边，俯视着这个外号“见血封喉”的狠毒人物，一直等到他的眼珠恢复转动，才道：

“宋不毒，你临危之际，能够豁出生命，希望与我同归于尽，这等决心与勇气，本人佩服得很……”

这正是刚才宋不毒何以能突然扭转战局的原因，以他这等高手，到了只求跟对方一齐倒地，而不顾自身安危之时，当然威力陡增数倍。若不是他早就先去先手，以及一直被对方气势所摄，多数能达到“同归于尽”的目的。

宋不毒鼻孔涌出鲜血，这时咳一声，口中也吐出血来。

高青云冷冷道：“祁京还在开封么？”

宋不毒呻吟一声，目光又转呆滞。

高青云浓眉一皱，猛可一脚踢在他肩下要穴上，宋不毒哼了一声，便闭目死去。高青云自个儿摇摇头，忖道：

“我心肠太软了，应当问出口供才对，何必急于解除人的痛苦……”

高青云自个儿嗟叹了数声，便动手迅快埋葬尸体，别人对此必定很费手脚，但他练过“毁尸灭迹”之法，那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须行马上湮没证据的一种技巧，现在全无困扰，自然不算一回事了。

他埋好了宋不毒之后，反而踌躇起来，想了一阵，才转身迳向洛阳城那边行去，竟不前赴白马寺。

这刻在白马寺后，那间精舍内院子中，七步断肠屠大敬的身躯，仍然抵住宋眉娘。

而她背后就是墙壁，是以返无可退，被他抵得紧紧的。

她仰着头，面上泛起艳丽动人的笑颜。

屠大敬则一直低头望住她，他看得那样的专注和热切，好似要把她的容貌，永远镌刻在心版上一般。

他们这样子已站了老大一会工夫，屠大敬的身子突然微微动一下，但他面上却露出诡秘莫测的笑容。

宋眉娘的表情，恰好与他相反。本来是笑脸盈盈，如今反而透出了恐惧，以及狐疑神色。

屠大敬沉声道：“阿眉，你可知道我何以一直没有任何表示么？”

宋眉娘摇摇头，身子用力向前顶，想把对方推开。

但屠大敬屹立如山，纹风不动。

她只好放弃此念。

她吃吃地道：“为什么呀？”

屠大敬道：

“我刚才对你非常怜惜动心，竟舍不得下手杀死你，可是你这个淫妇，却又万万不能留在世上……”

他突然仰天大笑，声音中透出强烈的疯狂意味，使人入耳惊心。因而对他的用心，更无法测度。

屠大敬笑过之后，才又道：

“刚才我实在十分为难，心中矛盾无比，竟不知如何是好。”

宋眉娘道：“你……你放开我可好？”

屠大敬道：“不好。”

面色马上变得极为阴沉可怖，声音也寒冷如冰。

他接着说道：

“放开你？哼！哼！假如你再熬一阵，而不用毒针暗算我的话，我必定放开你，宁可陪你一同死在那个人的手底

他停息一下，又道：

“但你既愚昧而又恶毒，居然施展毒针，弑害亲夫，嘿！嘿！我能不杀死你么？”

说到这里，他又发出疯狂的笑声。

## 二十三

宋眉娘大声惊道：

“大敬，你别急，我有法子取出那毒针，我一定办得到。”

屠大敬摇摇头，改用伤感的语调说道：

“不，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

宋眉娘着急地道：“一点都不迟，我能取出毒针，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屠大敬道：

“毒针的问题，并不放在我心上，我说太迟之故。指的是你向我下毒手，证据确凿，我的心已伤透，没有法子可以恢复了。”

宋眉娘道：“唉！大敬，我们何必自相残杀呢？”

屠大敬道：

“你说错了，我极感激王老兄给我这个机会。如若不然，我早晚定必不明不白的死在你手中……”

屠大敬话声甫歇，猛可挥拳击在她小腹上。宋眉娘闷哼了一声，面色大变，花容十分惨淡。

她挨了这一拳，腹中的柔肠，就算不是寸断，亦当是一尺尺的断裂了。任是当世之华佗，也无法救治得。

屠大敬柔声道：“你痛得厉害么？”

宋眉娘喘息了几下，略略平复，也放软声音，道：“还好，现以忍得住啦！”

话声未歇，屠大敬身子震动了一下。

他浓眉皱起，微露痛苦之色。

宋眉娘道：

“啊！我的手指已不如平日灵活了，所以这一针使你感到痛楚，真是抱歉得很。”

屠大敬透一口大气，道：

“不要紧，这一点点痛苦，算得什么？”

忽然挥拳打在她肚子上，宋眉娘顿时喷出一口鲜血，底下玉手一动，便回敬屠大敬一针。

之后，两人都不再有所动作了，屠大敬轻轻道：

“阿眉，有你陪着，我死也可以瞑目了。”

宋眉娘断断续续地应道：

“是么？那么我可以算是虽死犹生了……”

这对夫妇口中说的简直是绵绵情话，可是手中却做出最残酷恶毒的事：谋杀兼暗算。

他们开始有点摇摆，宋眉娘喃喃道：

“大敬，大敬，我怕要……先走……一步了……”

屠大敬振作一下精神，和蔼地道：

“别怕，我马上就跟着来啦……唉！我故意让你动手，以便激起我的杀机。这个手段，请你不要生气，我必须如此才行，想来你也明白的……”

宋眉娘道：“我……我明白……”

突然间又喷出一口鲜血，这时才双目一闭，身躯在屠大敬与墙壁之间，象蛇蜕般褪出，倒在地上。

屠大敬伸手扶住墙壁，一面低头瞧看地上的妻子。

王鸿范打屋子中出来，走到他身边。屠大敬没有理会。他。

王鸿范摇头叹气，道：“你们真象是一对疯子。”

屠大敬乏力地嗯一声，王鸿范又道：“你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早点解脱？”

屠大敬倔强地摇摇头，道：

“你可知道，她的毒针，算得是天下第一么？”

王鸿范道：

“你已连中三支毒针，照这情形看来，她的毒针仍然有限得很，如何称得上天下第一？”

屠大敬道：

“这个你就不懂了，要知我平生不知被多少恶毒蛇虫咬过，身体早有抗毒之能，同时也曾暗中用她的毒针，培养我的抗力。谁知一见真章之时，还是不行。因此，我才说她的毒针天下第一。”

王鸿范道：

“这就无怪她会对你使用毒针了，她本以为你中了一针，马上就倒毙于地，谁知你竟忍受得住。”

屠大敬呻吟一声，眼光已经散乱，扶墙的手，也发抖不已。接着，身体缓慢的倾斜，终于砰一声跌在地上。

王鸿范不禁摇摇头，这些奇怪的不近人情的武林妖孽，所做出来的行为，实在骇人听闻。

静舍之内，保持着肃静。

这是因为查思烈已经通了穴道，开了灵窍。现下他正依照“化血真经”的秘诀，修练武功。

直到次日的早上，高青云才到这精舍来，拜谒逍遥老人，并且向他们报告了许许多多的外间之事。

高青云没有法子与阿烈见面，因为阿烈正在参研苦修，不能中断，也须保持肃静，以免受惊扰。

高青云问过还有四五天，才大功告成，顿时好象放下了一件心事。在精舍中盘桓了好久，直到下午才始辞出。

他首先到此寺附近的一家民居中，找到了梁忠山，把查思烈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叫他耐心等待。

梁忠山见他匆匆欲行，随口问道：

“高大爷有什么事呀？”

高青云道：

“我先去探望一个朋友，他病得很厉害，看过之后，便得赶入城去，打听七大门派的动静。”

梁忠山道：

“如果我家少爷四五天后，便可大功告成，咱们便不须害怕了。但老汉却怕少爷只不过把家传武功的根基打好而已，尚不能上阵克敌制胜……”

高青云道：

“你急也没用，将来的发展，只好看天意了，不过假如七大门派之人，已经追搜到洛阳的话，那就很不安全了。”

他略一停，继续分析道：

“要知洛阳地面虽然不小，但一来对方一千人，皆是老练江湖，每每能从一些极隐晦的线索，追查真相。其次，既然北邙派之人到过，也许已留下消息给祁京。”

梁忠山道：“对啊！看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了。”

高青云道：

“我正是此意。如果查出祁京业已到了洛阳的话，我定须马上下手，取了此人性命才行。”

梁忠山道：“高爷最好也通知老汉一声，多一个人，总是稳安妥些。”

高青云道：

“好，我等到天色暗下来之时，便到此处与你会合，咱们一齐入城，分头打听。约好一个地方再行会合，交换情报，如若发现祁京行踪，那时便可一道前去，把那厮给修理掉，免得发生问题。”

他停歇一下，又道：

“假如及时收拾了祁京，而使追踪线索中断的话，即使这些老江湖们厉害无比，也得费上三五天功夫，才查得出头绪来。”

事情便如此决定，到了傍晚之际，高青云来到这家民舍，见到梁忠山。

他们在狭小的房间内，低声商议之时，梁忠山可就嗅到他身上微微发出的香气，不问而知他下午曾接近过女人。

梁忠山细细一算出门之时，突然问道：

“高爷，最近你可会见过那位裴夫人么？”

高青云道：“没有呀！”

梁忠山道：“咱们此行，对裴夫人的行踪，可是要加以特别的注意。”

高青云道：

“当然啦？她的性命对我来说非常名贵值钱，对阿烈来说，则是有重大无比的意义……”

梁忠山道：“你真的要杀死她？”

高青云道：“一点都不假，我渴望得到七大门派的失宝……”

梁忠山道：“高爷可知道我家少爷为何要杀死裴夫人的缘故么？”

高青云道：“知道，因为阿烈的母亲被她杀死。”

梁忠山：

“老汉请求高爷一事，那就是对裴夫人下手之时，希望你迅速点，别让她临死之前，还要吃苦。”

高青云一面出发，一面道：“这事何难之有？”

他们向城池行去，远远已望见万家灯火。

这两个人分开来，先后入城，以免太受人注意。他们已约定今夜三更时，在周公庙外会合。

如有一方未至，便是出了问题。

梁忠山在洛阳也是轻车熟路，而且有他自己的一些生意朋友，所以他一入城，便不知转到何处去了。

高青云则迳直到一家镖找人，打听消息。得到一些传闻之后，又到各处证实，其中包括一个是天台派出身的人。

他打听完消息，已化去数百两银子之多。此所以他有时确不得不挣点钱来花用才行。

现在他不但知道七大门派许多高手均已云集洛阳之事，同时也探听出一些人落脚的地点。

他化装为一个小商人，布帽压到眉际，还装出瘸腿的样子，一拐一拐的走到一家客店。

此时店外虽然尚有灯笼照射，可是事实上已经甚晚，四下静悄悄的，全无走动谈笑之声。

他推推店门，发现竟是虚掩，他闪了进去。但见一个店伙，靠在柜台上打盹儿，灯火昏暗，别无他人。

高青云迅即掩好店门，就站在露天院子中，侧耳静听。

这间客店，是裴夫人与樊泛落脚之地，此外，还有两个少林寺的僧侣。

高青云盘算着如要杀死裴夫人，唯有诱她出店，始能下手。但棘手的是她如何肯静静的出来呢？

他眼睛一转，已想到办法，当下直奔柜台，轻轻拿起毛笔和白纸，迅快写道：

“请即至街末牌坊下见面，有要事奉商。”

下面写着“知名不具”等字。

他晓得裴夫人看了此信时，必会以为是峨嵋名家陆一瓢所写。因此她必会悄然前往赴约。

这时他才伸手推醒店伙，给他一锭银子，要他送信给裴夫人。

店伙裂着嘴奔去，他也转身回到院中，先把店门拉开一点缝隙，向外张望。但直觉地猜到是陆一瓢。

他迅快忖道：

“唉！这太愚笨了，陆一瓢当然会来找她的，现在等到他们一碰面，马

上就揭穿我的手法。而他们也必定提高警觉，不会再受我欺骗了。”

他只张望了一下，就缩在旁边的一株树后。刚藏好身形，店里已奔出一人，高髻盘顶，一身贴体黑衣，显现出成熟动人的曲线。

这个女人正是风阳神钩门的裴夫人，她一逢开门出去直奔街上。

高青云忖道：

“这个淫妇胆子大得很，居然毫不掩饰行藏，难道她一点都不怕别人看见？而公然偷人么？”

他感到事情甚是可疑，是以并不立刻追出去。

眨眼间店内闪出一道人影，一晃就到了大门口，拉开木门，侧身出去。此人才出去，便发出一声低哼。

高青云点点头，忖道：

“是了，裴夫人一定守在门外，等候这人跟出来，施以暗算。敢情刚才的不掩饰行藏，竟是诱敌之计？”

门外没有传来人体倒地之声，高青云两掌贴着墙壁，条大壁虎似的游上去，借着伸过墙头的枝叶掩蔽，向外窥望。

但见数丈外人影闪动，原来裴夫人已挟着被她暗算之人，迅快奔去。

高青云约她到那边牌楼下，本是胸有成竹。

这刻立即行动，绕路而去。当他抵达牌楼上面，藏好身子时，裴夫人也不过比他早一点儿到达而已。

嗡嗡的语声传上来，送入高青云耳中。他凝神聆听，裴夫人说道：

“我正想找你……”

陆一瓢道：“有话等一会再说，先把这厮处理好。”

裴夫人道：“时间充裕得很，我自己就能处理了。”

陆一瓢道：“那边有个地方，甚是幽秘。”

裴夫人道：“这儿也很幽秘呀！”

高青云心中大起反感，忖道：

“这个女人真是个淫贱得很，在这等通街大道的处所，便想就地解决，太不要脸啦！”

陆一瓢也道：“这儿不行吧？”

裴夫人沉默了一下，才道：“好，你先头领路。”

这两人走出阴暗的牌楼底，眨眼间就折入一条巷子内。

高青去施展出极上乘的跟踪绝学，不久，已无声无息地掩入一座小院内的走廊上，聆听着窗内的说话。

房内已点燃起灯光，陆一瓢道：

“这个地方怎么样？我可费了不少气力才租下来的。”

裴夫人道：“还不错，这些布置，很有一点情调。”

陆一瓢道：“把死人放在院中好不好？”

裴夫人道：“放在房内妥当些，对不对？”

陆一瓢道：“但有这个死人在侧，实在使人感到扫兴。”

裴夫人淡淡道：“我根本就没兴可扫呢！”

陆一瓢讶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裴夫人道：“我意思是说不妨事。”

陆一瓢道：“原来如此，我差点会错意了。”

裴夫人道：“你本来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陆一瓢道：

“我以为你对我已不发生兴趣，所以谈不到扫兴不扫兴，幸而不是如此，唉！自从在朱仙镇与你有一夕缠绵之后，我整日介神魂颠倒，心中只有你的影子。”

裴夫人道：“你说得太可怕了。”

陆一瓢道：“我说的话都是出自肺腑……”

高青云凭着一些轻微的声音，已知陆一瓢边说边把裴夫人抱在怀中，因此他放心大胆的从窗外窥看。

但见室内灯光幽淡，照出房内雅淡的装饰陈设。同时也照出那一男一女拥抱在一起的形象。

唯一能破坏这旖旎气氛的是地上那具尸体。

裴夫人从陆一瓢怀中挣脱出来，道：

“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不必跟年轻人那般性急，对也不对？”

陆一瓢道：

“对不起，我实在渴望把你拥在怀中，以便碰触到你，当然我们都喜欢缠绵的情调，那才有意思。”

裴夫人袅娜的走到床边，坐下来，灯光照出她的容貌，娇美之中，似乎含蕴着一股严肃意味。

陆一瓢看了一阵，才走过去，双手捧住她的脸颊，柔声道：“你有什么心事？”

裴夫人道：“我们之间的奸情，早已有人晓得了。”

陆一瓢吃了一惊，道：“可是真的？”

裴夫人道：

“我骗你作什，现在你也明白了，假如传到我丈夫耳中，将有怎样的后果，你猜也猜得出，是么？”

陆一瓢道：“若然如此，我们得想法子制止。”

裴夫人道：

“没有办法，唯一可行之计，就是我们从今以后，永不见面当然啦，我指的是私下的见面。”

陆一瓢沉吟一下，道：

“这果然是唯一简易可行之计，但你永远想象不到，我将会如何的痛苦？我是真心话，你别笑我。”

裴夫人一楞，显然对方的一片真情，使她感到意外，因而有无从招架之感。她默然无语，注视着对方。

陆一瓢放开手，退到一张椅子坐下，叹了一口气，道：

“谈情说爱，本是少年们的事。老实说，我自家也想不到陷溺得如引之深，讲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

裴夫人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就没有权利谈情说爱么？”

陆一瓢道：

“年纪固然是一个问题，咱们各有家累，亦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呢！纵然大家可以抛弃一切，但……”

裴夫人道：“但是什么？有人不肯放过么？”

陆一瓢点点头，伸手指指地上的尸体，道：

“此人虽死，但并非意味一切问题都告结束，对不对？”

裴夫人道：“是的，你先把那具尸体弄出去，好不好？”

她方才拒绝把尸体弄出去，如今却作此建议，可见得情况大有改变了。

陆一瓢岂有反对之理？当即把那具尸体，放在院中。

回到房内，但见裴夫人含愁脉脉，眉宇之间，笼罩着一股动人的幽怨。

陆一瓢捏拳击掌，不安地度了一个圈子，最后停步在裴夫人面前，道：

“你以前爱过人没有？”

裴夫人点头：“爱过。”

陆一瓢道：“你现在还想念他么？”

裴夫人道：“不瞒你说，我仍然很想念他。”

陆一瓢道：“这样说来，你比我幸福得多了。”

裴夫人讶道：“比你幸福？为什么？”

陆一瓢道：

“因为你心中别有所思，是以我们之间的孽缘，只不过是一圈微不足道的涟漪。可是我却不然，你的声音笑貌，简直是使我没顶的巨浪……”

裴夫人怔一下，道：“你的话真是多情得很。”

陆一瓢道：“我已细加考虑过，无论是道义良心或现实各方面，我们都不能再混下去，今宵已是我们最后的一夕了。”

他那清秀的面上，泛起遗憾和愁闷的神情、接着又道：“我枉自读了许多书，又闯荡了大半辈子的江湖。但居然陷入情网之中，几乎无法自拔，唉……”

他缓缓伸出双手。落在裴夫人双肩。裴夫人美眸中露出昏眩之色，站起来投入他的怀中。

高青云已验过那具尸首，这刻也看见她投怀的动作。

他暗自摇头，付道：

“他们的情形，与一般的奸情大有不同，并非全是肉欲，而是发生了极深极真的爱情，我能谴责他们么？”

要知高青云出身名门，他的经验与学问，与寻常江湖人物大不相同。因此，他才会为了这等“情理”而困惑。

陆一瓢和裴夫人的私通，诚然不合礼数，远背道德。

可是他们都有“内疚”的痛苦，而且真情相恋，非是沉迷于肉欲之中。这么一来，就把藉以判断是非善恶的因素全都搅乱了。

高青云忖道：

“他们既然决定一错不容再错，从今以后，断绝关系，当然可以原谅的，试想那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没有任何污点呢？致于裴夫人的丈夫，以及陆一瓢的妻子，他们肯不肯原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他已作成结论，当下退到较远处，因为房内灯光已灭，阵阵风雨之声，使他不忍卒听……

大约已过了三更，房门开处，裴夫人蹒跚出来。她走动之时，腰肢柔软，髻发微乱，大有春酣娇态。

陆一瓢接着出来，裴夫人一手搂在他的臂膀，把面庞贴在上面，流露出强烈的依恋之情。

两人静静地站在黑夜中，过了好一会，陆一瓢才道：“或者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裴夫人道：

“别这样说，我们虽然分手，可我会永远想念你……”

陆一瓢道：“唉！我也晓得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只不过说说罢了。”

他温柔地摸摸她的面庞，又道：

“一切都如春梦无痕，对不对，但事实上并非真个无痕呢。”

裴夫人道：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而我又不是罗敷已嫁，我一定永远跟着你，而不会嫁给裴坤亮。”

陆一瓢道：“听说他为人十分忠厚。”

裴夫人道：“是的，我心创伤之余，只好找个忠厚的人依靠了。”

他们一面表露感情，一面谈及过去，但并不抵触，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已足以容纳这两种不调和的感受。

裴夫人最后道：“你先走一步，这具尸体我会处理的。”

陆一瓢依然先走了，剩下裴夫人自个儿仰望满天星斗，一庭风露，夜寂更阑，竟轻轻的叹一口气。

她叹气才歇，突然有所警觉，蓦地转眼望去。只见在她右侧丈许的廊上，站着个黑衣人。

她一眼就认出来人便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白日刺客”高青云。而他这刻的出现，更令人感到他的神秘莫测。

“他必定已看见陆一瓢，也知道我们做过什么事。”

她骇然地付道：“这个人真是太厉害了……”

高青云冷冷道：

“裴夫人，你贵为一派掌门的夫人，又身负绝艺，难道还有什么不如意的事而不禁叹息么？”

裴夫人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何必多问？”

高青云发出嘿嘿的冷笑声，道：

“不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你这一本，却十分难看，你得知道，我与裴大侠曾有过一面之缘呢！”

裴夫人道：“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你。”

高青云道：“这是因为我用别一副面目见他之故。”

裴夫人道：“你可是打算把我的事告诉他？”

高青云眼中射出凌厉之光，向她细加观察，过了一阵，才道：“不，我不告诉他。”

裴夫人大感意外，问道：“为什么？”

高青云道：

“因为你城府深沉，心计过人，而又是手段毒辣的女人，我告诉他这个消息，徒然使他送了性命而已。”

裴夫人摇摇头，道：“你竟把我看得这般可怕么？”

高青云道：

“可怕？啊！不，恰恰相反。你的风韵成熟而充满世故，必是个最温柔体贴的情人。

这是最使男人迷醉的女人。”

裴夫人只微笑一下，只听高青云道：

“假如是你的情人，而又蒙你真心眷爱，那是非常值得沉醉和回忆的风

流艳遇。可是咱们没有这等关系，这样，你便有毒了。”

他的分析不但精微，同时又是以认真的口吻说出。即使是裴夫人这等曾经沧海之人，亦不能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裴夫人道：

“你年纪尚轻，但懂得真不少，以我想来，我总不至于荒谬得想利用这件事挟制我，使我投入你的怀抱吧？”

高青云道：

“说老实话，这个想法不算荒谬无稽。不过，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所以只好放弃这个机会了。”

裴夫人道：“然则你想怎么样？”

高青云道：“我须得取你的性命。”

裴夫人面色顿时发白，心中也泛起惊骇之感。要知她曾经见识过这个“职业杀手”的厉害，晓得自己实是难以匹敌。

她极力想使自己恢复冷静，淡淡道：“我如若死在你刀下，谅你也难得善终。”

高青云道：“那也不见得。”

裴夫人道：“神钩门岂肯让你安然活在世上？”

她的话刚刚说完，蓦然感觉到一阵森杀凌厉的气势，直涌过来。

眼光一闪，发现对方好象已变了形象，不是人而是“死神”，浑身透出“死亡”的恐怖意味。

她本能地掣出银钩，一面想道：“这一定是他慑伏敌人的功夫之一，我万万不可畏惧”

但这“气势”的强弱，牵涉到各种因素，单单是在心中说不要害怕对方，并无用处。

因此裴夫人仍然被高青云的凌厉杀气，逼得站不住脚，缓缓后退。而且遍体寒冷，精力都被冻结起来似的。

高青云只不过手握刀把而已，他屹立如山，严峻地道：

“裴夫人，你犯了不少死罪，而这奸淫一条，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本人今日替天行道，非杀你不可。”

裴夫人好不容易挣出一句话，道：

“你不是我的丈夫，管得着我么？”

高青云道：“这等罪行，人人得诛之。”

但见他猿臂一挥，宝刀出鞘。“锵”的一声，挟着一溜映目精光，这宝刀出鞘的动作，虽然与裴夫人相距甚远，并不相干。但裴夫人却感到宛如被他凶猛的击中一下，全身一惊，血气上涌。

高青云道：

“你的一身武功造诣，实在不错，可惜误入歧途，贻羞武林。不瞒你说，很多人在我宝刀出鞘之时，已经不支倒下了。”

他迄今尚未出手进击，而且又说了不少话，照理说那股气势当减弱。但事实上反而渐有增强。

裴夫人突然明白这个道理，高声道：

“高青云，如果你以真实武功，与我交手，我是死而无怨。”

高青云道：

“你意思竟是认为我这股强大气势，不属于武功么？你错了，这正是至

为上乘的决斗方式，只须到了某一境界，咱们一出手，就可分出生死。”

裴夫人道：

“可是有等人天性柔弱，有等人天性刚强，禀赋不同，柔弱的自然吃亏，这算得是公平决斗么？”

高青云道：

“你又错了，古往今来，舍生取义的忠臣烈士，为数甚多，并非个个都有楚霸王的刚猛气概的，而且说到威武不能屈的圣贤明哲之士，反而绝大多数是谦谦君子，性情温厚。由此可见得这‘气势’之为物，是一种修养工夫，与天生的刚柔，没有关系。”

他仍然按刀不动，凌厉的目光，紧紧罩定对方。其中没有得失荣辱或者是怜悯、鄙视等情感。

这是不含感情，只代表理智的一种目光。

他略略一停之后，又道：

“孟子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几句话，你一定懂得……”

裴夫人道：“我不懂。”

高青云道：

“孟子说的是：自己问自己，如果是合乎仁义，则虽然对方有千万人，我还是能勇往直前。”

裴夫人没得话说，高青云跨开大步，直向她迫去。他的脚步落在砖地上，发出“喀咳”的响声。

这阵细微的步声，对裴夫人而言，竟比金鼓齐鸣，万马奔腾还要惊心动魄，以致她的斗志越见微弱。

高青云连跨十多步，裴夫人不由自主的向后退，直到背贴墙壁，不得不停下来为止。

但对方并不停止，一直迫来……

裴夫人从他的目光（这时高青云距她只有四五尺），感觉出那是代表性，代表真理的意味。

她不禁想到自己犯了通奸的罪行，但觉真是无可饶恕，应该被高青云一刀砍为两截才对。

高青云但见裴夫人手中双钩，已经乏力的垂下，显然她业已斗志全消，屈服他强大无伦的气势之下了。

他的宝刀斜斜指住她心窝要害，森寒可怖的刀气，使她猛然打个冷战。

高青云面色冷峻，手中之刀毫不留情地向她缓缓刺去。

裴夫人突然间双钩交叉一推，架住刀势。

高青云甚感惊异，因为这是前所未有之事，虽然以裴夫人的武功，尽可以与他恶斗一场。

但那只是正常状态之下的情形，一旦到了她这等斗志崩溃的地步，就算武功再高，也唯有延颈就戮而已。

他的念头如电光石火般一掠，忖道：

“她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才会有这等出奇的反应，我定要弄清楚才行，唉！武功之道，真是深奥巧妙之极。”

他可不急于杀死她了，冷冷道：

“你认为还不该死么？”

裴夫人厉声道：“当然不，我今日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人。”

高青云道：“为了什么人？”

裴夫人道：“与你说也不妨，是为了查大公子。”

高青云道：“哦！是为了查若云？”

她道：“是的，都为了他。”

高青云心下恍然，循道：

“原来真理与理性，唯有一个‘情’字，可以与之抗衡，并非是全无敌手的。”

假如高青云根本不承认这个道理，则他的气势定必突然加倍增强，并且可趁这刻的优势，出于迫攻。

以目下的形势而论，他一全力施为，定可取她性命。

可是他的气势却大为减弱了，因为他也承认“爱情”之为物，能使人越出常轨，与真理对抗的。

他退后一步，完全自行撤消了先手优势，道：

“好，咱们似乎不必再做争论了，你若然死在我招式之下，谅能心服。咱们到院子去，放手一拼。”

裴夫人深深吸一口气，已恢复如常，道：

“我很感激你的公平，好，我如若不敌而死，虽死无憾。”

两人步下院中，几乎立刻就形成了对峙之势。

杀机弥漫，气势森冷。

裴夫人明知形势不利，当下蓄意争取先手，首先发难。

但见钩光闪处，她整个人如小鸟投怀般，疾扑向高青云身上。

高青云宝刀一挥，“锵”的一声，裴夫人如风中飞絮，应刀飘开数尺。

他这一刀，已震得裴夫人玉腕微微酸麻。

裴夫人咬咬牙，再度抢攻，施展出神钩门心法绝艺。但见她游身欺扑，钩势如毒蛇吐舌。

不过她已舍弃了正面迫攻之法，而是走偏锋，踏奇门，在高青云四周闪来闪去。身法之快，无与伦比。

这是神钩门至为精奥奇妙的“回旋七钩”绝艺，果然极为厉害奇奥。

高青云宝刀急划，幻出一片光墙。不论裴夫人游走到那一面，都被他及时以刀光之墙挡住，攻不进去。

一连串“铮锵”的金铁交鸣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

高青云真忌惮会有人听到声响，及时赶到，则他可就不便下手，杀死这位裴夫人了。

因此他运足全力，用心窥测敌人钩法。希望能找出丝毫空隙，一击破敌，把她立毙于刀下。

裴夫人循规蹈矩的施展出“回旋七钩”，以精纯的内力，配上丝丝入扣的招式。把这一路镇山门的绝艺、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她不但无隙可乘，而且能使对方极感威力，动辄尚有落败丧命之虞。

高青云越来越感到不妥，生怕时机纵逝，难以下手。当下便想施展出他本身的绝艺，即是逍遥老人传授他的拼命绝技“三才一式”。这本是天台派天地人三大绝招，经逍遥老人指点，合起来成为一招。

当日高青云与陆鸣宇拼斗之时，不敢施展这一招，便因为这一招如果不能杀敌，必定被敌所杀。换言之，他这一招不使则已，一旦使用，双方必有一方倒地，裴夫人的功力比不上陆鸣宇，是以高青云不必顾虑。

他刀上的寒气突然加强了几倍，杀机弥漫，真个具有震慑人心，骇破敌胆之威。任何人都能马上感到他已决意放手一拼了。

裴夫人刷地跃开七八步，落地之际，回头一望，高青云尚在原地。心念一转，便想逃跑。

可是她不知如何，竟不敢当真逃跑，虽然照这等距离来说，她定可逃出这间屋子之外，高青云就算轻功比她高明，但也须追赶一段路，才能追上她。换言之，她的的确确有逃走的机会。

她双膝有点发软，心寒胆战，无端端错过那一线之机。

高青云乃是施展出“三才一式”，未出手以前，已有一股极凌厉强大的气势，笼罩住对方。

他的意志和身体的力量，完全集中在宝刀之上，把这一柄宝刀，化为无坚不摧的利器，是以气势之盛，无以复加。

只见高青云挺刀一步步走来，那沉稳的步履声，又增'加了无限坚强威势。

他只走了五步，离裴夫人尚有数尺。裴夫人已受不了，口中呻吟一声，银钩接着也跌落地上。

她完全失去抵抗之力，只等对方一刀刺入胸膛，取了她的性命。如此而已。

不过她的神情中，却显然的并不怕死。好象一个没有犯罪之人，坦然地等候着法官的裁决一般。

高青云对这一点异常的不满，脚步一停，闪着光的宝刀也停在距她胸口尺许之处，仍然可以随时取她性命。

他厉声道：

“你既然不忠于丈夫，又杀死阿烈的母亲。我受托来取你之命！哼！哼！你似乎并不后悔做错了事呢！”

裴夫人眼中一亮道：“你说什么？”

高青云懒得回答、目光转到她的胸口，注定在要害上。

只听裴夫人急急道：

“没有，我没有杀死阿烈的母亲。”

高青云时顿时止住正要刺出去的刀势。沉声道：“这话可是当真？”

裴夫人道：“当然是真的。”

高青云道：“阿烈说你是杀手。”

裴夫人笑一笑，道：“所以他雇你来杀死我，对不对？”

高青云道：“不错！”

裴夫人道：“他出什么代价？”

高青云道：“这些都是题外的话。”

裴夫人道：

“谁说是题外话？如果出价很高，你为了获取报酬，纵然我不是真的凶手，你也可以杀死我呀！”

高青云冷冷道：“谢谢你的指教，本来我倒没想到。”

裴夫人道：“算啦！你没想到才怪呢！”

她笑一笑，又道：

“现在生杀之权在你，总之，我告诉你，我不是凶手，当日我得知阿烈母亲死了，也觉得奇怪。

高青云道：“奇怪什么？”

裴夫人道：

“除非是有人想掩饰我的行为，否则何须杀死阿烈的母亲？这个真凶手为了什么：想使天下大乱么？”

高青云道：

“通常只要研究动机，就不难找出凶手，你似乎是唯一须得杀死那母子以灭口之人……”

裴夫人道：

“不错，只有他们母子，晓得发出血羽檄的是个女人，如果我杀死他们，谁也查不出发血羽檄的究竟是谁了。”

高青云道：“既然如此，那一定是你下的手啦！”

裴夫人道：

“正因不是，我才奇怪。固然在当日的局面中，七大门派之中，都可能向他母子下手。因为他母子可能是查家后代，但何以独独留下那孩子而不杀？如果当日是我下手，决不肯放过他的。”

高青云道：“当时欧阳菁与他在一起。”

裴夫人道：

“欧阳菁虽然家学渊源，武功颇佳。可是终究年纪太小，阅历不多，我不难诱开她才向阿烈下手。”

高青云沉吟道：“这话倒是有理。”

裴夫人道：

“我本是在暗中行事，但由于这件事突然变得如此奇怪复杂，迫得人非现身露面出来调查不可。”

高青云忖道：

“这话甚是，根据这一点，我已敢保证你不是凶手了。”

要知裴夫人当初乃是为了替查若云报仇出气，所以暗中施展“血羽檄”手法，使七大门派陷入猜疑混乱之中。

她的用意，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她为了自家的安全，当然极力避免露面，人家也不会想起她。

既然阿烈当日在七大门派追查苦询之下，也没有供出是个女人。则她大可以继续隐在幕后，何必露面？

但他内心却陷入矛盾之中，因为裴夫人一死，他就可以得到七大门派的秘宝。而象刚才裴夫人施展的“回旋七钩”，他得宝以后，就可不费气力地抵挡，甚至一下子就把她击败。

然而她既非杀死阿烈母亲的凶手，他又岂能把她杀死？

裴夫人见他面色阴晴不定，眼中时时露出凶光，心下大惊，晓得他的内心正在作是非正邪之争。

她也是久走江湖，阅历极丰之人，是以熟知人性之中的鄙恶。同时又料定阿烈出的代价，必定极重。

因此她想，高青云可能为了“重酬”而昧了良心，把她杀死，使她的含冤，永远也没法清雪。

直到了高青云那对凶光四射的眼睛，凝定在她面上之时，裴夫人再也无法保持镇静和缄默，急急道：

“高青云，你已被利欲压倒了么？”

高青云道：“似你这等人杀死了也不算违背良心。”

裴夫人面色发白，身子不禁微微发抖。她本是冷静过人，而又十分大胆的女人，可是到了当真面对“死亡”之际，也实在不能不惊骇了。

幸而她还没有失去灵活的脑筋，当下忙道：

“就算我是该死之人吧，你难道不替阿烈想想？”

高青云道：“你放心，他良心不会不安的。”

裴夫人道：“这才糟呀！他同时也永远不知道杀母仇人冗自活在世上。”

高青云道：“他若是不知道，也就不会痛苦了。”

裴夫人道：“这样说法，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高青云道：

“世上之事，本是如此，那有绝对的公平可言？况且有些时候，无意中做成错误，亦能使人终身含冤不白。”

裴夫人道：“那你就下手吧！”

她说这话之时，面色益发苍白，并非毫不畏惧。

高青云瞪着她，他那剽悍的气度，以及凶猛的目光，能使任何人都感觉得到，他刀下杀上千儿八百人也不会心软的。

裴夫人又道：“你为何还不下手？”

高青云冷冷道：

“你与陆一瓢偷情幽会之际，心中可想到你的丈夫？”

裴夫人摇摇头，道：“没有，我只想起查若云。”

她在这个“白日刺客”面前，意志完全被击溃，什么话都不由自主地坦白回答。

高青云仍不下手，道：

“为什么是他？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裴夫人道：

“不，已是二十年前之事，假如不是碰上这个冤家，我怎会嫁给裴坤亮这样的一个武夫？”

高青云道：“这话怎说？”

裴夫人突然发现了一线生机，顿时精神一振，脑筋迅速地转动起来。至于这生机究竟是什么？她还不知道。

她迅即说道：

“裴坤亮是我的大师兄，不过当时我们罕得见面，而我与查若云之事，他也不知道……”

她停下来想了一下，才又道：

“即使知道，他也不会干涉或师醋的。因为他的条件，远比不上查若云，而且，最重要的，便是他已失去做丈夫的资格了。”

高青云吃一惊，道：“什么？失去丈夫资格？”

裴夫人紧紧抓住这一根救命的浮木，道：

“是的，我嫁给他这么久了，既无儿女，只有把精神寄托在武功上，以及思忆查若云，缅怀一些旧事而已。”

高青云浓眉一皱，道：

“你这话的意思，竟是要表示你偷人之举，可以原谅，是也不是？”

裴夫人道：

“怎么说都行，有些人认为这是前生注定，我应该咬牙接受。但有些人

却认为可以原谅。”

高青云道：“老实说，这个问题我从未认真想过。”

裴夫人道：“现在你碰上这种事，可以想一想啦！”

高青云略一寻思，然后收回宝刀，道：

“算啦！我终究不是唯利是图之人，说了半天，问题不在你身上，而是在我心中……”

裴夫人透一口气，道：“你不杀我，我很感激。”

高青云道：

“我得走啦！哦！对了，关于七大门派的情况，你定必知之甚详，可不可以告诉我？”

裴夫人道：

“又有何不可？七大门派现在实力已增加，不少高手都赶来了，因为对方既是查家后人，为了斩草除根，每一门派都十分重视。”

高青云道：

“这样说来，你以前种的祸，现在全部移到阿烈的身上啦！”

裴夫人点点头，道：“这真是料不到的事，是不是？”

高青云道：“是的，我没有怪责你之意。”

裴夫人道：

“至于极乐教，各大门派已收到武当程玄道真人的通知，晓得是一个极邪恶、极秘密的组织。组成份子由教主到处供奉，皆是当代名家高手。因此之故，各大门派已在酝酿自清运动，务必设法使本派已曾投入极乐教之人，或是脱离，或是逐出门户。不然的话，终必会危害及整个门派。”

高青云道：“这个自然，只不知大家对陆鸣宇如何？”

裴夫人道：

“他尚未露出原形，你也知道的，各大门派在未握有对证据以前，不能对他怎样，对不对？”

高青云道：“我明白了，他终是一帮之主，地位非同小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裴夫人道：

“正因如此，你的处境也不比阿烈好多少，因为经过陆鸣宇以及他手下的煽动，你已变成阿烈的同党了。”

高青云道：“此人险诈卑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裴夫人道：

“据我所知，丐帮因然来了一些高手，使他声势增强不少，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私人的援兵，听说也赶到了，谁也不晓得他畏惧什么？”

高青云忖道：

“我倒晓得，他怕魔女派的诛心妙剑。”

他这话当然不说出来，只道：

“你能不能查出进一步的资料，我指的是他私人的援兵”

裴夫人道：“据说不是丐帮的。”

高青云面色微变，道：“哦！不是丐帮的？”

裴夫人道：“假如你给我一点线索，我或者有法可想。”

她的要求合情合理，因为她如果大略有一点谱，便较易予以证实。而她也看出了高青云的过份关心，必有原因。

高青云道：“好吧！但你得替我守秘，行不行？”

裴夫人道：“好，我对谁都不说。”

高青云道：“你一定也听说过人魔沙天桓的名字，是不？”

裴夫人面色一变道：“他还在世上么？”

高青云道：“他今年才不过八十多岁而已。”

裴夫人道：

“这就奇了，二十年前，他已横行天下好久，残酷嗜杀，又以爱吃人肉著名。如果他不是已死，为何二十年来都没有他的影踪？”

高青云道：

“他是被逍遥老人迫得不敢露面作恶的，只要逍遥老人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再横行肆虐。”

裴夫人松一口气，道：

“既然如此，他怎会到陆鸣宇那儿去？”

高青云道：

“话不是这么说，沙天桓本人虽然不出世，但他的传人，还是可以为恶的，而且逍遥老人说过不管他传人之事。”

裴夫人讶道：

“你似乎晓得很多呢！但无论如何，人魔沙天桓本人只要不出世，各大门派就不须震惊了。”

高青云以嘲讽的声调说道：“各天门派担心什么呢？”

裴夫人道：

“别人我不管，单说我风阳神钩门，就与沙天桓有过梁子。虽然那已是许多年前的事，而且本门已有几位前辈死在他手中。可是这个恶魔的信条是斩草除根，最喜爱消灭。

整个家派。”

高青云道：

“够了，你说的不错，这恶魔一出世，至少有六七个门派被他屠戮净尽。但目前你们只须忧虑一件事，那就是我敌不过他的传人。”

他眉宇间涌起了忧色，又道：

“当我败在沙天桓这个传人手底之时，就是各派都得遭殃之日，至少天下武林得大乱一阵，死人无数。”

裴夫人虽有震骇之色，但也有疑惑不解之色，问道：

“这话怎说？即使你敌不过沙天桓的传人但沙天桓本人仍然不能出世啊：若以他的传人来说，难道比得上沙天桓当年？”

高青云道：

“我试一分析，你就明白严重性了。人魔沙天桓的武功，在武学上来说，乃是邪道中的极峰，如果没有逍遥老人这等天纵奇才出手，谁也斗不过他。而且最可怕的是，他出手之时，阴险恶毒无比，邪异手段层出不穷，使人有难以应付之感。此所以有些武功与他相去无几的高手，也敌不过他……”

他略一停顿，又道：

“他的邪门武功，至为霸道，修习之时，极快上手。不似咱们各大派的正宗武功，须得费上许多年苦功，方有成就。”

裴夫人听到这里，已大有所悟，接口道：

“这样说来，沙天桓的传人，一定已成了一股巨大势力了？”

高青云道：

“正是如此，陆鸣宇的极乐教，能够吸收了各门派许多人才，而各大门派毫无所悉，这正是人魔沙天桓的一贯手法。因此，我深信陆鸣宇必是沙天桓的门下。”

裴夫人道：“这就太可怕了，那么你竟是专门对付陆鸣宇的人了？”

高青云道：

“最可怕的是陆鸣宇不一定是沙天桓真正传人，而他的功力造诣，已高于我了，假如沙天桓尚有一个更高明厉害的传人，试想今后武林的情势，将是何等可怕？”

裴夫人不禁订个寒噤，高青云见了，不觉微笑一下，道：

“你不是首当其冲的人，何须如此紧张？”

裴夫人道：

“你如果见过陆鸣宇对我瞧看时的眼光，就晓得我不是杞人之忧了。那对眼睛，真是可怕得很。”

高青云若有所思，点头道：

“不错，你曾率众屡次破坏他的大事，使他几乎毁在你手中。所以他对你挟嫌含恨，极有道理。”

裴夫人道：

“假使他只是极乐教主，我就不致于这般凛惕了，因为他表面上终究是丐帮领袖，行事之时，不能毫无忌惮啊！”

她停歇一下，又道：

“但他如果另有背景，竟是人魔沙天桓一脉，问题就严重了，他大可派遣别的高手加害于我。”

高青云严肃地道：

“这话不错，如果他派遣别人你就极为危险了，但以我想来，他们必须先收拾了我才行。”

裴夫人道：

“照你刚才的叙述，陆鸣宇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你是曾得逍遥老人授艺之人，也就不致马上发难吧？”

高青云道：

“只要沙天桓认为他的传人，武功造诣已足以横行天下，就可以发难了。除非有人扛了逍遥老人的旗号，出现于武林。这样沙天桓的传人，就非行先把这些人击败之后，才敢放肆荼毒。”

这时候残月在天，黑夜快要过去了。

习习冷风，侵肌生寒。裴夫人不自觉地缩一下身子。

高青云道：“现在你已明白了重要性，我相托之事，还望尽力办好。”

裴夫人道：“一定，一定，你放心啦！只不知我们如何联络法？”

高青云考虑了一下，道：

“照你所供给的资料采判断，人魔的传人，已经赶来增援陆鸣宇了。因此，我不可露踪迹，以免遭他们诡计暗算。”

裴夫人道：“是呀！正因你不能出面，才难以联络。”

高青云道：

“唯一办法，就是由人扮作风阳门中之人，才能与你接触，别的身份，总是十分不妥。”

裴夫人眼睛一亮，道：“那么你就扮作他吧！”

她指一指地上的尸首，继续道：

“他是我风阳门下，但罕得出来走动，而且是昨天才赶到这洛阳来的，相识之人极少。”

高青云讶道：“他是风阳门的人？何以不带银钩？”

裴夫人道：

“他不但不带银钩，而且面上还系着一条纱巾，准备随时随地蒙起面孔，你可懂得我的意思么？”

高青云道：“莫非此人是专门来调查和监视你的？”

“是的，裴坤亮因为身份和面子的关系，不能亲自到洛阳来，所以派遣这个门人来监视我……”

她冷笑一声，又道：

“经过这许多年的考验，他还信不过我，真是该死。”

高青云忖道：

“裴坤亮的疑虑可没有错呀！你分明已经偷人，把一顶绿帽子送给他戴了，如何还能怪他？”

此念掠过心头，顿时发现这个女人，天性中实在隐藏着惊人的缺点。例如她已做错事，但还一味站在维护自己的立场上，谴责别人

不过高青云对此并不诧异，因为他见过的各种人，实在太多了。

高青云立刻把话题拉回来，道：

“若是我可以冒充此人。就得赶快。”

裴夫人道：

“你们体形差不多，换上他的衣服，面部加以化妆，再佩戴上神钩门的兵刃，谁也看不出来。”

她一面说，一面开始动手。高青云也出手帮忙，因此，转眼间就剥下那人的衣服，果然甚为合身，

高青云与她一道离开。自然顺手带走尸体，埋藏在隐僻之处。

回到客店，各自争取时间休息。

高青云打这时起，就变成风阳神钩门的范宁了。但他还有两个难关要过。一是与神钩门高手樊泛见面之时，他肯不肯隐忍包庇？第二是当他有机会与陆鸣宇或其他的人见面时，这个伪装能不能瞒过这些老江湖？

他顺便也打听欧阳菁的消息，以便与梁忠山联络时，让他一并把消息带回白马寺去。

第一关是在早餐后不久，樊泛来到这座客栈，与裴夫人见面。高青云得到店伙呼唤，便走到裴夫人房间。

樊泛一见高青云进来，便微微一怔。

裴夫人笑道：“范宁，这是樊师叔啊！”

樊泛双目大睁道：“他是范宁？”

高青云拱拱手，道：“兄弟高青云。”

樊泛面色一变，起身作势待敌。

裴夫人道：“坐下来，这都是我的主意。”

樊泛心中有数，晓得范宁身负什么任务。因此禁不住猜想到高青云是裴夫人的情夫。

合力除去范宁。

不过他又记起前此不久，裴夫人还率先鼓动各派高手，一同去对付高青云，这等事当然不能闹着玩的。

饶他江湖阅历如何老练，这刻也禁不住迷糊了。

裴夫人道：

“樊老三，你猜我和高先生合力出手的话，能不能杀死你？”

樊泛心头一震。只点点头，没有开口。

裴夫人道：

“既然反正你敌不过我们两人，何必如此紧张，杀你你逃不了，不杀你则无须白费气力戒备，对不对？”

她这么一说，倒显出没有加害他的意思了。

樊泛心情略宽，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裴夫人道：“这话说来长啦！你先坐下来。唔！这才对了。”

樊泛依言坐下，虽然仍在暗中运功戒备，但气氛大见缓和。

裴夫人道：

“昨夜高先生来找我，坦诚说出要我帮助的事。我考虑之后，认为非帮他不可，故此命范宁悄悄走开。”

她不等樊泛追问，已接下去说关于“人魔”之事。

高青云最后补充道：

“兄弟诚蒙逍遥老人看中，授以绝艺，以便应付今日之事。但为了免得惹起门派之间的仇怨，是以数年来制造‘白日刺客’的声名，以便与师门脱离关系。其实兄弟仍是天台门下，同时兄弟也敢自夸一句，这些年来，虽然杀死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不是具备该死之罪的。换言之，兄弟从未误杀过一个好人。”

樊泛听完这番话，向高青云熟视半晌，才道：

“高兄既是抱着救世的慈悲心，要为武林灭大祸，兄弟岂能从中干扰？只是……只是……”

他似是有着难言之隐，不便出口。

裴夫人道：“樊老三，你到底还想说什么？”

她连问两次，樊泛都吱唔以对。

高青云微微一笑，心知象樊泛这种人，好好的说一定不行，必须用巧妙的言词，激他一激，或可生效。

当下发出豪气迫人的笑声，道：“樊兄不说，兄弟也明白了。”

樊泛讶道：“高兄明白什么？”

## 二十四

高青云道：

“樊兄不外是生怕连累贵派，但这话又不便出口。这原是人之情，兄弟一点也不敢见怪……”

他的目光转到裴夫人的面上，又道：

无论如何，裴夫人曾经真心答允相助，虽然事终不成，但在下仍然是感激不尽。”

裴夫人忙道：

“高先生说那里话来，你敢冒生命之险，敝派焉为了可能有株连之险而迟缩，樊老三……”

她目光转到樊泛面上，声音中带着怒意，道：

“你怎么搞的？难道我神钩门中，尽是贪生怕死之人？”

樊泛立刻道：

“高兄误会兄弟的意思而已。事实上，兄弟非是害怕受到株连，而是……而是怕引起一种误会。”

裴夫人一怔，道：“什么误会？”

樊泛被迫不过，只好叹一口气，道：

“我说出来，大嫂和高兄万勿见怪。我是怕咱们大哥胡乱疑心。”

裴夫人咬住嘴唇，露出既气恼又可笑的神色。

高青云则微微愕然，道：“你说的是裴大侠么？”

樊泛点头道：“是的。”

既已打开话题，便不再有所保留，又道：

“我那位大哥仗义疏财，以行善为乐，处处使人佩服敬爱。只是有一宗，就是他对大嫂，时时很不放心……”

裴夫人冷冷道：“我从未听他提及过这一类的话。”

樊泛道：

“大哥也许不敢跟你说，可是这一次你定要北上之举，曾经使他很烦恼，并且暗暗关照兄弟留意。”

高青云插口道：

“恕在下大胆多嘴，说到裴大侠关照樊兄之举，那也是人情之常，何足为怪？莫非另有深意？”

樊泛点头道：“唉！大哥命我注意大嫂交往的情形，也命我尽力防止大嫂与任何男性来往，这话已很明白了。”

裴夫人道：“他当真这样说过？”

樊泛道：

“是的，因此，如果高兄假扮范宁，则大嫂势必时时为掩护，接触往来，不免十分频繁。”

高青云道：“樊兄说得不错。”

樊泛道：

“这等情形，如若被大哥得知，定必满心嫉妒疑虑，只怕于大家均有不便。这便是兄弟的顾虑了。”

裴夫人作声不得，她自己也知道，如果不是曾经有过陆一瓢的奸情，她便敢振振有词的指责裴坤亮的措施了。

高青云寻思一下，道：“既然大有不便，兄弟自是不能强求。”

樊泛松了一口气，道：“那么高兄另外有何妙计？”

高青云耸耸肩，道：“兄弟再想想看……”

裴夫人突然道：

“樊老三，你老老实实说一句，究竟是真心帮助高先生呢？抑或做个自了汉，但求无事？”

她问得非常尖锐凌厉，樊泛无法逃避，非有一个明确答复不可。

当下应道：“兄弟甚愿有法子帮助高兄。”

裴夫人道：

“那么你想一想，高先生扮作范宁之举，你能担当多久？换句话说，你可以给他多少天的时间？”

高青云接口道：“兄弟只要三天时间，以侦伺陆鸣宇方面的情况，大概已经够了。”

樊泛迫得没有法子，只好道：“若然如此，兄弟就担当下来，不向大哥报告此事。”

要知他若不答应，虽然裴夫人仍可独断独行，但问题就多了。第一点自然是裴坤亮接到报告，定必发生问题。

第二点是凤阳神钩门尚其他的门下有在洛阳，没有樊泛的安排，定与高青云碰面而泄露了秘密。

现下樊泛一旦答应了，他就须得作种种安排，使本门之人，没机会碰见高青云，省得发生麻烦。

事情既经决定，樊泛便将他所知的情报说出来。高青云听了之后，归纳各门派的情形，再加以分析。

高青云发表意见道：

“据兄弟的看法，武林各大门派中，除了敝派之外，其余的八大门派，加上丐帮、太极门、形意门和天龙派等，无不处于‘内忧外患’的可怕情势之中。内忧是指极乐派，各派皆想把秘密投入此一邪教的门人查出来……”

樊泛道：“是的，以敝派而论，大哥已有指令了。”

高青云道：

“等一下再请教有关极乐教进一步的问题。现下且再论各派外患的问题，那就是化血门查氏后人。”

他看出樊泛现出凝重的神色，便又道：

“查氏的问题，只限于七大门派，而事实上目下既已查出了真有这么一个人，大家反而放心了。”

裴夫人故作不解，问道：“放心什么？”

高青云道：

“这一点，这一宗使得七大门派互相猜忌惊疑的大案，已因有了明确的对象，局势得以澄清。”

他停歇一下，又道：

“第二点，人人皆知查氏后人，虽有一身刀枪不入本事，但武功方面，未得真传。

只要再有机会碰上，就可以把他收拾下。”

裴夫人道：“那有这么简单？目下他去向不明，宛如从人间消失了一般。”

高青云道：

“那是另一回事，总而言之，大家对外患一事，已稍觉放心。因此之故，大家得趁机会消除内忧。”

樊泛道：“高兄才智过人，论事得当，兄弟甚为佩服。”

高青云道：

“樊兄过奖，在下只是站在局外人位置的看法，胡乱猜测的，但无论如何，这一场风波之后，武林百年来的九大门派局面，必有变动，至少有两派被刷下来，而由丐帮、太极门、形意门或天龙派等补上去。这便是各门派急

于除夫内忧，力谋振作的最大原因。”

樊泛眉宇间泛起忧色，道：

“高兄是旁观者清，照你的看法，被刷下来的门派之中，可有敝派在内？”

裴夫人柳眉一耸，不悦地道：“樊老三，你害怕得太没道理啦！本派怎会被刷下九大门派之列？”

樊泛道：

“兄弟从不作掩耳盗铃之事，本派分明实力已弱，除了大哥还可以与别派的一流高手争一日之长短外，就没有人拿得出去了，而大哥身为掌门，决计无法动辄出手，再说也是孤掌难鸣呀！”

裴夫人想了一下，没有驳斥，显然樊泛之言有理。

高青云道：

“兄弟记得贵门派还有一位声名极著的高手，反而裴大侠武功的成就不甚为世所知，但樊兄却……”

裴夫人道：“你说的可是彭老五彭春深？”

高青云道：“正是他。”

裴夫人道：

“他的外号叫做凤阳浪子，十年前已因故离开凤阳，浪迹天下，虽然还是神钩门中之人。但事实上有问题发生之时，找不到他。因此，他武功纵然极好，但与敝派盛衰，并无帮助。”

高青云顿时猜出彭春深离开之故，那一定是与裴夫人有关。因为裴坤亮嫉妒，而彭春深则外号“浪子”。

这两点加起来，不问可知了。此外，神钩门的内忧，也不难猜出就是这个凤阳浪子彭春深了。

裴夫人道：

“彭老五近三四年来，音讯全无，实在奇怪得很。其实他是个很正派的人，浪子之名，似无根据。”

樊泛摇摇头，道：“大嫂，他在家虽然规矩，但在外头却有点无法无天，你那里知道？前几年有几个案子，告到大哥那儿来。但老五精得很，怎样也找不到他。”

裴夫人很惊奇地哦一声，道：“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样说来，你大哥那几趟出门，竟是为了搜老五？”

樊泛道：

“是的，你也知道，除了大哥亲自出马，谁也制不住老呀！唉！这个家伙，如果正正经经，本门就不至于受到被刷的威胁了。”

裴夫人突然问道：“樊老三，你大哥有什么指令？”

樊泛怔一下，道：“这个……这个……”

裴夫人不悦：“我也不能知道么？”

高青云忙道：“这等事情，自是不便在兄弟面前讨论。”

樊泛道：

“那倒不是，而是因为此事涉及一个女人在内，如非不得已，不该提及她的姓名或出身等等……”

他沉吟一下，又道：

“大致上的情形是，大哥命我从极乐教以及一个女人身上，调查本门有没有人参加该教。他本人则从事彻底调查本门每一个较有地位的人的一切行

踪。因为他很怀疑彭老五如何能每次都及时逃掉？”

裴夫人大感兴趣，道：“这女人是谁？”

樊泛道：“大嫂别问行不行？”

裴夫人哼了一声。道：“我问不过是给你面子而已。”

樊泛已是五十多岁之人，何等老练，但这刻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道：

“好！好！大嫂不给我面子更好……”

裴夫人微微一笑，道：

“你弄错啦！我意思说我已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只不过给你面子，故意问问你罢了。”

试想这个女人既然不可随便泄露身份，可知不是普通人家，定是武林有名的人。再者她必是在洛阳居住，对不对？”

樊泛顿时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裴夫人道：“现在你可以说出来了吧？”

樊泛道：“大嫂如不见怪，兄弟还是不讲的好。”

裴夫人道：

“洛阳城中只有那么两个女人，算得上有点名气，一位是千斤拐尹婆婆，一位是紫衣玉箫吴丁香。”

高青云插嘴道：

“千斤拐尹婆婆年逾七旬，拥有北六省两大镖局，以年纪而论，一定不会是她，对不对？”

裴夫人道：

“好啦！剩下的一个就是吴丁香了。她年纪比我小，人也长得美貌，再说她十年前，曾在江湖上跑过一阵子，闯出了‘紫衣玉箫’的名头。我们老五认识她，以至结下孽缘，并不是稀奇之事。”

樊泛没有作声，分明已经默认了。

裴夫人又道：“好啦！你快点把侦查所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撇开这个话题，赶快商量通盘大计。”

樊泛无可奈何，道：

“兄弟暗中窥伺吴丁香，可是两天以来，总没见她出门。据我从别的线索所知，她自从嫁给姚文泰之后，就罕得出门了。”

高青云道：

“姚文泰以大天罡掌力成名，自从崛起之后，三十年间，使门诈衰微已久的洛川派，得以重振声威，目下分布关洛甚至南方的门人，已经成名的也不少了。假如彭春深在吴丁香婚后，还与她有往来，恐怕早就被洛川派之人察觉了。”

裴夫人道：“这话甚是，吴丁香尽管婚前有过男友，但既然嫁与鼎鼎有名的姚文泰，情况就大大不相同了。”

樊泛搓手皱眉，道：“若是如此，那就好了。”

言下之意，竟是并不认为如此。

裴夫人道：“你心中有何疑窦？”

樊泛道：

“姚文泰在洛阳城中，可以算得是地主身份。但他这次居然全不露面招待一番。老实说，咱们这些门派之人，那一个都有足够的地位、受他款待的，何况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他却不露面，显然大有问题。”

裴夫人道：“各人有各人的事情，纵然有点失礼，但也无人能怪责他。”

樊泛道：

“表面上可以这么说。但事实上姚文泰不在洛阳。这原因我昨夜才打听出来，可花了不少钱呢！”

裴夫人和高青云都一向感到真有问题了，因为洛阳本是洛川派的发源地，姚文泰岂可不在此居住？

樊泛道：“兄弟花了二百两巨款，才从姚府的几个下人口中，探悉内幕。原来姚文泰虽是五十多岁之人，但四年前，竟迷恋上一个未满二十的女孩子。吴丁香性情倔强，说什么也不许姚文泰纳宠，因此两人曾经大闹过许多次。最后姚文泰迫不得已，带了新欢，到长安定居。”

高青云马上就发现其中的漏洞，道：“他用不着走那么远呀？”

裴夫人道：

“对，他尽可以在城中另营金屋，又或者在附近如宜阳、沁阳甚至开封等地，也比长安方便啊！”

樊泛道：

“这消息的值钱就在这里了，据说吴丁香扬言，要暗杀姚文泰和那女孩，假如他们居住在五百里之内的话。”

裴夫人微笑道：“这倒是不得不怕之事。”

高青云道：“吴丁香以前在江湖上走动时，武功虽然不错、但与姚文泰还不能相比，如此有何可怕之有？”

裴夫人道：

“唉！你还没成家室，所以不晓得其中的奥妙。我告诉你，天地间没有比谋杀亲夫还容易的事了。”

高青云道：“当真这么可怕？”

裴夫人道：

“试想一个与你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人，对于你的性格习惯，以及你的弱点，无不了如指掌。若要暗杀你，那还有不成功的么？尤其可怕的是她已豁出性命，全然不须顾虑国法制裁及亲友责难，自然更是容易不过。”

高青云道：“怪不得连一派掌门的姚文泰也吓得躲到长安那么远了。”

樊泛接口道：

“他这一去，数年下来，洛川派等如已移到长安。这儿的姚府，罕得有人出入，只剩下吴了香独自居住。”

裴夫人道：“哦！这么说来，彭老五大有机会呢？”

樊泛道：

“正是如此，何况吴了香嫁给姚文采之后，不但没有生育，还把洛川派独门大天罡掌力练成。她的武功，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她日间虽然罕少离开姚府大门，但谁知道她晚上如何呢？”

高青云道：“樊兄这是猜测的？抑是有点根据？”

樊泛道：

“当然有根据啦：据我探悉，吴了香独居在最后一进，再后面就是花园。府中尚有十余下人，都不准踏入这一进屋子，只有她自己贴身的四名涯环和两个娘姨，为她传递命令，以及服侍她的起居。”

他停歇一下，又道：

“请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别人不许入屋，而那些丫环、娘姨，又皆是她

带来的人、自是可靠。”

高青云沉吟道：“这等情形之下，她就算另结新欢，同居府中，也不会被任何人发觉。”

樊泛道：“正因此故，我才认为有彻查的必要。”

裴夫人道：“干脆进去看看，马上就水落石出。”

樊泛道：“不行，吴丁香再胆大妄为，也不能不忌惮姚文泰三分，所以她一定严防被人越屋入窥的可能。”

裴夫人唔了一声，道：“这话甚是有理。”

高青云忽然感到十分厌烦，但觉这些人都是用虚伪的外表，把自己遮掩起来。如裴夫人、吴丁香等皆是。

他对这等通奸之事，并非看得太少，而是忽然间深感人性的虚伪，因而生出十分厌倦之感。

他差点就拂袖而去，但回心一想，自己千方百计，不惜用生命去与人魔沙天桓的传人周旋，并不收取任何人的报酬，且不为声名，而且事后也不会有人向他表示感激。可是正因他不取报酬，才不可丢下不管。

裴夫人的声音把他惊醒，她道：“高先生可有好计？”

高青云故作沉思之状，其实心里很不耐烦。因为他顾自己的任务，已忙不过来，那有工夫管这闲事？

他正要摇头，可是目光无意中掠过裴、樊工人面上，突然发现他们都十分专心地等候他的答复。

这种情形，不问可知，是因为他“白日刺客”的声名，使他们心存敬意，相信他必有出入意外的办法。

事实上他敢情也真有办法，当下心中暗暗叹口气，说道：

“如果叫兄弟借箸代谋，愚意以为先从更为微细的地方，着手调查，等到确知吴丁香真有情人，方可入府。”

樊泛起一丝苦笑，道：“兄弟岂有不顾之理？并且兄弟也曾在这方面着手，例如小心从四下观察屋内晒凉的衣物，看看有没有男人的等方法……可惜白日费了许多工夫，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裴夫人道：“这真是很棘手的难题呢？”

高青云道：“樊兄可曾在食物方面着手么？”

樊泛道：

“不行、吴丁香并非一两个人住在后宅、而是有六个婢女仆妇之多，就算购买时，比较咱们估计的份量多些，也不会显著。换句话说，她们七个人的食量，和增加一个男人的食量相比所差有限，是以无从着手。”

这个从食用方面调查人数的方法，江湖上经验丰富之人，都非常重视而予以采用，也极是有效。

高青云摇头道：

“此法太简单了，而且不切实际。因为人家可以一次购买百数十斤米面，你必须苦苦等候，方始计算得出每日平均耗食量。所以咱们不用此法，而是从青菜与肉类方面着手方可……”

他停歇一下，又道：

“凡练武功之人，耗肉量倍于常人。尤其是并非贫寒出身的人，更是有此习惯。此外，昂贵的青菜也是一条线索。”

樊泛点头道：“市场方面，我有法子查出。”

高青云道：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自然晓昨彭春深有什么特别嗜好，便可以从这一方面着手调查……”

裴夫人沉吟付想，道：“他有什么嗜好呢？”

樊泛道：“我知道，他最爱吃冰糖，以及用冰糖弄的各式甜食，每天都吃不少。”

高青云忖道：

“见微可以知著，裴夫人连彭春深的嗜好也不知道，可见得他们之间，决计没有特殊关系了。”

这时、他又对裴夫人的观感变得好些，说道：

“冰糖在南方虽然不算一回事，但在洛阳，大概没有几家杂货铺有得出售，这就不难打听了。”

樊泛甚喜，道：“我回头就命人前去调查。”

高青云道：“现在谈谈陆鸣宇的事，樊兄可有法子使兄弟与这个人接近？”

樊泛点头道：“陆鸣宇午晚两餐，都在会宾楼，咱们到那里之见机行事，说不定可以同席共食呢！”

高青云道：

“第一步如此便好，兄弟必须测验一下他的服力，瞧瞧能否看破兄弟的化装、才能谈到别的。”

裴夫人愁道：“如果他看出来话如何是好？”

高青云道：“此人城府深沉，决不会当场发作。只要有这等迹象，咱们马上想法子，一定来得及的。”

他又转向樊泛道：“樊兄可曾听到欧阳菁的消息？”

樊泛道：“有，有，她今晨刚刚到洛阳来。”

高青云摇摇头，道：“这丫头何必淌入浑水中。”

裴夫人道：“你可知道，她是非常危险的人物？”

高青云大觉稀奇，道：“她是危险人物？这话怎说？”

裴夫人道：

“眼下各派群雄，荟萃洛川。明是七大门派与化血门查家之争。暗则是天下武林各家派，在有意无意之中，对付极乐教。而在九大门派当中，又有不少门派，面临被刷出榜外之险。而这一点、反过来说，便是有好些家派，想趁机踏如九大门派之列。因此。

形势之复杂变幻，彼此之间，矛盾之多，难以倾述……”

高青云道：“裴夫人三言两语，就把如此混乱的局势，讲得清楚明白，实在令人佩服。”

裴夫人沉重地叹口气，又道：

“除了刚才所说的情形之外，还有更复杂的问题，例如高先生，就已使得敝派的地位变得更奇异微妙了。”

她虽然不曾提到阿烈此人。但高青云仍然能够会意，那也是使局势变化得更复杂的重大因素之一。

裴夫人又道：

“好啦！现在说到欧阳菁了。她身为冀北欧阳家的小姐，本来各门派对她都不会动任何念头。因为谁也不愿招惹欧阳老怪那等强仇大敌，但眼下可

以数得出的，就起码有七八个家派想利用她。”

高青云是何等人物，一点就明，道：“大家想利用她的死，嫁祸别人，是也不是？”

裴夫人道：“不错，尤其是陆鸣宇，便希望能利用欧阳老怪，消灭一些敌人。”

高青云沉吟道：“她果然处于很危险的境地中。”

裴夫人道：

“由于她足以掀起与血羽檄几乎相等的灾祸纷扰，听以我形容她是‘危险人物’，也不为过。”

高青云眼光转到樊泛面上，道：“樊兄能不能打听出她落脚之处？”

樊泛点头道：“这事何难之有？”

他迅即出房而去。

房中只剩下高、裴二人，高青云忙道：

“裴夫人，今日咱们联结起来，共抗强敌，在你而言，助我即是自助，这一点希望裴夫人能充分了解。”

裴夫人点头道：“我省得啦！听你的口气，莫非把欧阳菁之事交给我？”

高青云道：

“是的，这几天阿烈还不能露面，只好由咱们保护她，你设法哄她跟定你，便是上上之策。”

裴夫人道：

“慢着，如若她跟定我，陆鸣宇却把她暗杀了，欧阳老怪岂不是把我认定是凶手，我可不能不防。”

高青云道：

“陆鸣宇方面，我反正要全力对付他们，所以若是利用欧阳菁为饵，诱杀一两个高手，也是减弱他们实力的妙法。如果其他家派，想利用欧阳老怪消灭你风阳神钩门，以便有机会挤入九大门派之列的话，你出手而感到不妙之时，不妨透露一个消息，那就是北邙派已经元气大伤，业已被刷出榜外了。因为北邙三蛇，已死其二。”

裴夫人为之目瞪口呆，道：“你如何知道的？”

高青云道：“我如何得知，你无须追究，反正北邙派三蛇，只剩下祁京一人。”

裴夫人道：

“这确是解围妙计，人家一听已有填补的机会，定必赶快集中力量作各种准备，岂肯结怨于我？”

高青云道：“那么你答应把欧阳菁弄来了？”

裴夫人迟疑一下，才道：“好吧！但得告诉我，阿烈现下在什么地方？”

高青云道：“你知道了又有何用？”

裴夫人道：

“我必须以阿烈之名，方骗得动欧阳菁。万一她迫得我非告诉她不可之时，我也有个交待呀！”

高青云道：“不行，阿烈的所在，谁也不可得知。”

裴夫人道：

“哦！这样说来，阿烈已找到逍遥老人，正修习化血神功了？倘若如此，你不会怕有人打扰他的。”

高青云对这个女人的才智，的确感到很佩服。

他微微一笑，道：“你猜得很对，所以你不必多问啦！”

裴夫人听了，反而狐疑起来。

原来世上有些现象很奇怪，人们往往深信谣言，说真话反而不信。

高青云这一承认，裴夫人反倒不肯相信了。

不过她也明白再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便打消追问之念。

樊泛不一会就回来了，道：

“欧阳菁入城后，到处乱跑，多方探听有关化血门之事。总算她运气不错，居然碰见了武当风火双剑程玄道和何玄叔，现下与他们在一起。”

高青云道：“她在这两位大剑客身边，可保平安了。”

裴夫人欲言又止，高青云觉得奇怪，向她询问。

裴夫人这才说道：“他们只不过白天在一起，晚上又如何呢？”

高青云恍然大悟，道：

“是啊！武当风火两大剑客虽然名重当代，但他们想不到有人会暗算欧阳菁，便不似我们在晚上也加以警戒了，这才是致命的空隙啊！”

樊泛插口道：“兄弟又同时打听到一个消息，相信大家一定感到兴趣。”

裴夫人讶道：“什么消息呀？”

樊泛道：

“洛川派的姚文泰刚刚赶到洛阳，有六七名高手同行。其他的门人弟子，自然更多，不必细说。”

裴夫人果然很感兴趣，道：

“这倒是想不到之事，最重要的却是姚文泰回来之后，可曾返府与吴丁香见面？”

樊泛道：“这倒不知道，兄弟已派了两人打听，他们已探知姚家的内幕，所以一定可以查出。换了不明底蕴的人，即使听说姚文泰不返府。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裴夫人道：

“不管姚文泰返是不返，但假如彭老五是在姚府中，目下必定赶决避一避，以免发生问题。”

高青云道：

“这感情好，如果彭春深已加入极乐教，就一定会到陆鸣宇那儿去。此时，咱们也可以利用此事，威胁吴丁香，使她有问必答。”

他转向樊泛道：“如今最要紧的，还是打听冰糖之事。”

樊泛道：“兄弟已派出练之人去办啦！不久就可得知结果。”

到了中午时分，他们一同起程前赴“会宾楼”。

在他们起程以前，樊泛已查出“冰糖”以及姚文泰返府与否的问题。

据消息指出：姚府每隔十天八天，就购买一次冰糖，数量不少。若不是有嗜食之儿决不会定期购买。

其次，关于姚文泰部份，据查姚文泰曾派一个亲信门人，返府谒见吴丁香。但回来时神色不大自然，而其后姚文泰也没有返府。

从这些消息线索中，可知吴丁香已经坚决与姚文泰一刀两断。同时亦可知彭春深曾在姚府定居。

高青云、裴夫人、樊泛等一行三人，到达会宾楼时，但见三五成群涌入去的食客，泰半是武林中人。

他们来迟一步，居然没有空位、楼下固然座无虚席，楼上的雅座，也完全客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一直往楼上走，因为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在进食，而是想与陆鸣宇这帮人马上碰面。

楼上都是间隔开的雅座，俱有布帘重遮。陆鸣宇等人既是常客，当然有固定的雅座，留下来给他们。

高青云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上来瞧瞧。要是陆鸣宇来了，便设法碰面，看他对自己有何反应。

要是陆鸣宇等人还未来到，他们便可以强占空座，等陆鸣宇前来理论，所得效果也是一样的。

因此当伙计带领着他们逐一经过每间雅座，并且非常抱歉地说明每间都客满之时，高青云突然停步。

他一手撩开布帘，里面已摆得齐齐整整，但空无一人。

伙计忙道：“请大爷原谅，这是有人须订了的。”

高青云哼了一声，樊泛接口道：

“什么预计不预订？这是什么时候了？还不见人来，就一定是不来啦……”说时，当先跨入房内。

那伙计连忙跟进，一时打躬作揖，连说好话。

樊泛道：“不行，我们是要定这儿啦！”

裴夫人缓缓道：“伙计，我们且坐一会，如若无人前来，我们才占用就是了。”

那伙计这才如同获赦地泛起笑容，耸肩说道：“小的马上冲茶来。”

这伙计出去不久，一阵纷沓步履声和谈笑声，一直来到门口，布帘接着被人撩起，进来了几个人。

这些人一看座中已有客人，都不禁一愣。

裴夫人等现出惊愕之色，敢情来人之中，并没有陆鸣宇。虽然有四五个是丐帮中人，但皆是中年年纪，衣衫干净。

外行人绝难看出他们竟是叫花儿。

此外，则是三四个身分不明的武林人物，年纪也都是三四旬之间。

高青云极力收敛眼中神光，暗暗打量这班人，发现没有一个不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实在不可轻视。

一个脸膛黧黑的丐帮好手首先发言，道：“对不起，我们感情是走错房间啦！”

他一开口，便已显出江湖阅历十分丰富，极是精明干练。因为他这种场白，决计不会惹起对方火气，因而得以和平讨论谁对准错的问题。如果一开口就质问对方何故占了他们预订座位，就可能惹起冲突了。

裴夫人微微一笑，道：

“那倒不是，是我等看见此座没有人，时间又不早了，以为诸位不会来啦！”

那黧黑的人道：“哦！原来如此，这家馆子生意真好，我等如果不是早早订位，便决计找不到座位了。”

他抱抱拳，又道：“三位如果找不到座位，就在这儿挤一挤如何？”

樊泛和高青云一齐摇头，可是说话的裴夫人却道：“这感情好。”

那丐帮高手不由得微微皱眉，虽然仍旧满面笑容，但显然对裴夫人的不识趣，感到不悦。

要知他们皆是在江湖上行走之人，处处得讲面子。而这丐帮高手之所以邀他们同席，其实只是客气话，绝非真心实意。

所以高、樊二人的摇头，正是江湖人的做法。

但裴夫人却不识趣地答应了，高、樊二人似乎不敢违拗她，因此，他们勉强留下的过失，全须由裴夫人承担。

丐帮方面岂知这正是裴夫人和高、樊两人的临机应变，使他们得以留下。因为裴夫人身为女流，有时做错了事，别人也不好太怪她。

这刻，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反应，以达目的。

樊泛连忙道：“在下是凤阳神钩门樊泛，这一位是敝派掌门裴大嫂，这位是范宁，也是敝派门下弟子。”

丐帮高手抱拳道：“久仰裴夫人和樊老师大名，在下尤一山，出身丐帮。”

其实他早先一眼就看对方来历，但裴、樊二人却料不到这个干干净净的中年乞丐，竟然就是丐帮中极负盛名的四大高手之一魔杖尤一山，顿时不由得齐齐向他多打量几眼。

而他们这等表现，比百十句谀词还使人受用。

尤一山大是高兴，接着又道：“这一位是敝帮的赵大刚。”

另一个中年人抱拳行礼。

但见此人也是干干净净，相貌端正，举止斯文，单看外表，谁也想不到竟是丐帮著名的四大高手之一，更想不到他就是以天生神力，狠猛过人的撼山杖赵大刚。

裴夫人道：

“啊呀！真想不到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丐帮四大高手，在这儿就见到两位，幸何如之！”

樊泛也道：

“江湖上都传说贵帮四大高手，向来潜光芒隐锋锐，世上人罕有得见的。今日得会两位，实感荣幸。”

此时高青云身分颇低，是以不便插嘴。

赵大刚和和气气地道：“裴夫人和樊兄过奖了，在下等沦于卑田道中，过的是乞讨生涯，偶或在江湖上走走。也不过是胡混渡日，乏善可陈，岂敢当得诸位过当之誉。”

他说得很诚恳，毫无做作。

高青云忽然感到此人非常对眼，正如第一次得见阿烈一般的感觉。

因此，他晓得又碰上一个侠心义胆，而又谦和自抑大有学问之人了，顿时暗暗生出结交之心。

尤一山很快地介绍其他各人，由于都不是丐帮著名之人，而丐帮之人多达数千，是以纵然身怀绝技，亦不足为奇。

那几个不是丐帮的人，三名是南方镖局中人一个则是洛川派的徐璞向在南方，是以与丐帮结有渊源。

大家入席落座、谈笑起来。裴夫人很会应付那魔杖尤一山，是以他很快消除了对她的不悦。

席间樊泛与徐璞谈了不少话，得知他是姚文泰的师弟，十多年来，皆在南方，等会才去见姚文泰。

裴夫人和樊泛虽然帮忙高青云，设法与陆鸣宇会面。但事到林头，终

究微怯，这刻反倒希望防鸣宇不要来。

两边房间的客人都走了，先后又有两批人占用了。

尤一山笑一笑，道：“看来习惯迟一点吃饭的人可真不少呢！”

裴夫人听了一下，道：“诸位猜猜看，是何方同道？”

她的目光，询问似地惊过众人面上，发现座中有两个人不会倾听两邻的声音。一是赵大刚，一是徐璞。

对于赵大刚，此人谦和得很，不愿多事，倒也并不奇怪，但徐璞居然也不加理会，便似乎大有文章了。

她一点也不放弃，盯住徐璞，问道：“徐先生一点也不感兴趣么？”

徐璞道：

“那倒不是，而是在下向来孤陋寡闻得很，就算留心查问，也不会知道是谁，倒不如等听大家的高见。”

裴夫人道：

“但徐先生乃是洛川派著名人物，纵然是未见过一些人的面，然而各派的特征，仍是知道的。”

徐璞淡淡道：

“不瞒你说，在下正要向家师兄建议，纵因须尽地主之谊，款待各路高人，但决不可介入。”

裴夫人仰天一笑，道：

“徐先生独善其身之心，不能说是不聪明，可是贵派声势太盛，人才辈出，只怕有人未甘寂寞，不肯听从徐先生的正确宗旨呢！”

徐璞严肃地注视她，缓缓道：“裴夫人说得是，但在下总须全力做去，是也不是？”

这时尤一山猛然插口，道：

“左边的似是七星门和青龙会之人，其中还有一位也许是北邙派的祁京。”

樊泛接口道：“尤兄猜得不错，那些人兄弟都会过的。”

尤一山微微一笑，又道：“右邻的似乎是少林、峨眉及华山三大门派，都是吃斋的呢！”

裴夫人道：

“尤先生未必见过这些人，可是从口气言语以及所点菜式中，就毫厘不差的推测出来，实是令人佩服。”

尤一山道：“常走江湖之人，对这些大门派无不耳熟能详，实在算不了什么本事。”

这时，一阵步履声走到门口，尤一山和赵大刚首先起身，尤一山道：

“敝帮帮主来啦！”

其余的人一听，无不通通站起。

他们皆是身怀武功绝技之人，不但没有椅子移动的嘈声，反而因为人人停止进食，以及不再交谈之故，显得特别的寂静。

房帘揭处，出现了潇洒的陆鸣宇，以及另外两人。

陆鸣宇目光一掠全房，便首先向裴夫人拱手行礼，接着便望向樊泛与高青云，眼中有询问之意。

他当然想不到在此处会见到这三个人，又由于不知这些人的来意，可也不便胡乱说话。

高青云固然紧张，裴、樊二人何当不然，都不晓得陆鸣宇一瞥之下，看破了高青云的伪装没有？

左邻突然传过来一个宏亮的声音，道：“诸位注意，请听兄弟一言。”

他的话声乃是以内力迫出，是以透过木质板墙，毫无问题。正因如此，可见得此人是特地使这一边听见的。

陆鸣宇等人全都不吭气，露出注意聆听之态。

那宏亮声音又道：

“咱们的紧邻，刚刚又来了人，谁猜得出来人是谁的话，兄弟今晚摆酒请客。”

这么一来，陆鸣宇这边的人，都更感兴趣了。而且他们晓得，连右邻华山、少林、峨眉等派，也同感兴趣无疑。

一个阴阴冷冷的声音响起来，道：“兄弟先猜。”

那个宏亮声音道：

“等一等，老兄，你猜自是受欢迎之事，但须得讲出作此猜测的理由，并须使人人信服方可。”

他停歇一下，又道：“如若不然，纵然猜对了，也须受罚。”

阴冷声音道：“这就难了。”

他沉吟一下，又道：“如果没有人猜，你老兄可得猜给我们听听。”

宏亮声音道：

“这个自然，反正兄弟没离过位，不会偷窥来人、自然要列举理由，以便说明如何作此猜测。”

他话声歇后，过了老大一会工夫，还没有人作声。

宏亮声音仰天大笑，道：“这样看来，诸位今晚得摆酒席请我啦！”

此人虽然声调宏亮，也肯纵声而笑，然而许多老江湖都听得出此人凡事有保留，不但不是莽撞粗鲁之辈，反而是工于心计、富于谋略之人。

而这静寂片刻间，三个房间之人，没有一个不是在动脑筋，至少有十个不同的推测理由产生出来。

可是没有人肯说话，事实上左右两间房之人，俱知当中一间是丐帮订的，来人一定是陆鸣宇。

但问题却在于如何证明此人是陆鸣宇？换言之，单是举出“丐帮订的座位，故此来人必是陆鸣宇”这种猜测，无以建立其间的必然性。因为丐帮还有别的人。所以虽然明知陆鸣宇，但无法在理论上加以证明。

又过了一阵，那宏亮声音道：“唉！既然大家都不愿作声，兄弟只好说出愚见了。”

他故意停歇一下，还是无人答话，这才高声道：

“不瞒诸位说，兄弟曾经听到他们座中有人提到帮主驾到之言。但这不算推理，是以不能算在理由之中。”

一个年轻的声音道：“那么究竟是什么理由？”

宏亮声音道：

“诸位一定都听得到，邻房的一切声音，在脚步声到了门口时，马上全部消失。由此可知他们全都起立迎迓，则此人身分之高，不问可知了。”

早先那个阴冷声音道：“如果仅是这点理由，兄弟第一个便不服气。”

这话想是众人皆有此感，是以无人驳他。

宏亮声音道：

“当然，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邻房寂静以及起立，是在步声及门以前一刹那就完成的，可见得座中之人，单单是听那步声，就知来人是谁。任何帮会门派之中，除了特殊情形外，必定只有一个人的步声，能为全体晓得。因为步声不是特征，如果不是特别规定，焉能人人记得住？能使全帮人记住的人，除了帮主之外，尚有何人？”

这话方歇，就有三四个人喝起采来，然后就是全体鼓掌，表示佩服，同时也认可他的推论。

尤一山皱眉起立，打算发话，陆鸣宇向他摆摆手，阻止他开口，自家哈哈一笑，道：

“鄙人不才，也想作邯郸学步，试试看能不能猜出这位才人是谁。”

那个宏亮声音应道：

“才人之誉，绝不敢当得。但如果陆帮主有意猜上一猜，这倒是很使人感到兴趣之事。”

撼山杖赵大刚一瞧不妙，连忙插口道：

“启禀帮主，属下对此道最有兴趣，何不让属下先猜上一猜？”

要知丐帮四大高手除了武功过人之外，论才智也是一等一的人才，兼之经验阅历，丰富无比，所以办起事来，总是得心应手，成就了赫赫之名。

赵大刚对此道实在没有一点兴趣，可是他一听对方的话，顿时意味出对方必有一些理由，能使他自己相信陆鸣宇猜测不着。

目下丐帮已是极大的帮会，虽说叫化子平时不谈什么面子，可是在现下这等场合着，情形便迥然两样了。

陆鸣宇既然是丐帮帮主，身分不比等闲，岂能轻易出言，除非言出必中，否则还是避免为佳。

所以赵大刚赶紧插口，把事情搅了过去。

他这个用心，左右两个房间，以及与丐帮同席的高青云等武林高手，无不立即明白。

不过在这等情况之下，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陆鸣宇迟疑一下，似是拿不定主意。

右面的房间，亦即是少林、华山、峨嵋等门派占用的房间中，突然传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冷笑，含蕴着讽刺的声音。

大家都注意地听去，冷笑志过后，接着传来话音，道：“陆帮主自然答应啦！横竖猜中了，事属应该，并不曾增添一点声名光采。但如果猜错了，人就丢大啦！”

此人的反驳虽然有理，可是措词尖酸刻薄，声调全是热讽冷嘲的意味，这就使人觉得受不住了。

魔杖尤一山和撼山杖赵大刚，俱都勃然变色，齐齐起立。陆鸣宇却抬起手摇一下，示意他们坐下。尤赵二人自然不能违抗帮主意旨，只好悻悻地坐下。

陆鸣宇这才纵声一笑，道：

“刚才说话时，祁京兄曾经插嘴，由此可见那位才人，一不是祁京。二不是北邙派。

三则是与祁兄相识的。”

他说到此处，所有的人都感到他才思敏捷，果然十分杰出。

陆鸣宇继续道：“除了这三点之外，还须从别的角度观察。首先我要问

的是，他这样做法，可有动机？我的答案是‘有’。紧接下去就是这‘动机’是什么？答案是藉此机会，在无数名家高人前，出点风头。”

隔壁传来那响亮口音的笑声，可是谁都无法从笑声中，听出他究竟是承认出风头呢？抑是笑陆鸣宇猜错？

陆鸣宇略一停顿，等到笑声收歇，这才说道：

“既然动机是出风头，引人注目，那么他会不会考虑到我反猜之举？这个问题找不到肯定的答案。因为他虽然希望我反猜，以便传播他的声名，可是他并不认为有把握。故此，他必须想点法子，诸位刚才也听到有人反驳敝帮的赵长老，这便是他设计中的一环。”

所有得闻他语音之人，无不惊疑他的雄才急智。

虽然直至现在，他尚未说出对方是谁。

可是正因他观察深刻敏锐，猜测起来，才能有较大的胜算。

这时四下悄然无声，都在等陆鸣宇推论下去。

陆鸣宇充满自信地笑一笑，又道：

“当然啦！他并不是早就预料到有如今这等局面情势，而是早就决定找机会露露脸，所以他的搭档，也不过是随机应变而已，如若是早就安排好各种细节的话，他的搭档绝不致于出言如此之重，竟到了可以发生冲突的地步了。”

他停了一下，又道：

“他既然是在北邙、七星、青龙等数门派之处，搭档则是在少林、峨眉、华山这一边传话过来，无论如何，他反而不会是这些门派之人。那么他应该是怎样身份的人呢？最低限度，也是我认识的，否则我自然很难猜得中他，这一来范围缩小许多啦！在武林中，要找一个我和祁京兄都认识的人，虽然不少。但若是除了说过的门派，又加上必须是以才智见长的高手，那就没有几个人啦！”

他停顿之时，左邻传来那股响亮的语声道：

“猜得太好了，但陆帮主的结论迟迟未宣布，不免使人有焦盼之苦。”

陆鸣宇略略提高声音，道：

“以阁下这等才智，如若不是武当山石火剑客何玄叔何大侠，就是楼博治楼先生。

何大侠的为人既端厚稳重，名声也老早天下皆闻。所以我断定一定是楼先生，只不知我错了没有？”

左邻传来响亮的笑声，道：“陆帮主，楼某不自量力，多有得罪，还望不要见怪。”

这知一来，人人皆知陆鸣宇猜中了，不论是那一个房间中，所有的人，都禁不住泛起既惊且佩的神情。

陆鸣宇也哈哈有笑，道：

“楼先生说那里话来，阁下乃是风尘异人，金轮大九手已到了无敌境界，今日所得的些少虚名，也不过是聊佐清谈的趣事而已，岂是楼先生的真心……”

这时连楼博治的武功路数，人人皆知。即使是高明如高青云这等人物，听了“金轮大九手”这门绝艺，也不由得心头一震，细细忖想这话究竟是真是假。

原来“金轮大九手”是武林相传轶失的三大奇功之一，这三大奇功之

中，“化血真经”和“金丹神功”，便是其余的两种了。

假如这楼博治当真精通“金轮大九手”，高青云自问实是万难取胜。而且他现下已百分之百可以肯定这楼博治必是人魔沙天桓的传人，这是因为陆鸣宇特地替他标榜，便可知。

别人也许不会想到这一幕乃是陆鸣宇故意安排的，只有高青云晓得，那陆鸣宇虽是尊为丐帮帮主，但他须得听人魔沙天桓的话，则为沙天桓的传人楼博治制造名气，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举了。

总之，陆鸣宇此举已经完全成功，他一则以石火剑客何玄叔衬托。二则利用自己的声望身份。

两人这么一斗，天下还不沸扬传播么？

高青云实在想急于瞧瞧这楼博治的形貌；以免此人一旦隐去，就不知等多久才碰得见。

当下暗用传声之法，向裴夫人说出自己的心意。裴夫人马上依计而行，说来也简单，只不过向高青云使个眼色而已，高青云马上离席而去。

丐帮之人看在眼里，无不晓悟裴夫人是暗中命门人去瞧瞧那个“楼博治”。不但是她，相信少林等门派，也会这么做的。

高青云走到左邻房门外，微微拨开布帘，从缝隙中望去。他乃是受过高度训练的人，一瞥之下，房内有些什么人物，尽皆了然。但他仍然看下去，不敢太快就离开，因为那样会泄露他本身的高明程度。

在祁京身边，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其余七星门中的董公川、王道全、青龙会中的许太平、雷同等，皆是他见过的。还有一个身量魁梧，气度威猛的青衣大汉，他则认得是青龙会二当家倪祖望。

那个素未谋面的人，年约三旬，面白无须，人长得挺清秀，身上也是儒生服饰，没有半点武林人的味道。

高青云直到有人拍拍他的肩膀，这才让开，回头一望，却是个少林僧人，不问可知也是奉命来瞧瞧的。

此后，陆续还有四个人来窥看。原来在这一层楼字上，还有一些别的家派的人，一切情形都听见了。

高青云回到房中在樊泛耳边讲了几句话。

陆鸣宇一点也不注意他，可见得他的化装已经成功，同时对于各门派遣人去窥视之举，也认为非常合理。

不一会工夫，这顿饭已快要吃完。楼梯一阵响，接着一个娇媚的声音叫道：

“陆鸣宇，你在那儿？”

整层楼宇马上寂然无声，因为大多数人都认得出这一声叫唤，乃是出诸欧阳菁之口，而她叫的乃是“陆鸣宇”，问题马上变得非常之严重。这是因为欧阳菁与阿烈曾经在一起之事，外间已悉。

同时，她与极乐教的过节，大家也知道。陆鸣宇则是人人疑为极乐教主的人。她来势汹汹的一叫，必有事故跟着发生。

丐帮的人亦为之色变，因为欧阳菁直呼他们帮主的名字，这使他们觉得非常失面子，是以人人忿然变色。

魔杖尤一山首先离座而起，高声道：“那一个大呼小叫敝帮主之名？”

他这一搭腔，欧阳菁可就知道是那一个房间了。“唰”一声，撕掉布帘，顺手扔入房内。布帘发出强劲的风声，直飞入来，恰好对准洛川派的徐璞。

徐璞挥手一拍，内力涌出。那团布帘顿时停住，可是却不掉下来，反而“呼”一声横扫出去。

一侧的赵大刚和裴夫人等，连忙挥掌发力阻挡。

布帘这才落下，但仍有余劲、把席面上的汤菜匙筷等卷得“叮当”直响，汁水飞溅。

徐璞面上无光，禁不住站了起身，怒目而视。

只见门口站着个少女，瓜子面白哲如玉，两颗大眼睛，黑白分明，宛如宝石似的，好看之极。

她最多只有十六七岁，徐璞心头一震，暗付我已施展本门绝艺“大天罡掌力”，居然还化解不了她的古怪内劲，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她的内功，已达到能利用心灵控制外物的地步了么？

欧阳菁那对大眼睛，骨碌碌的转动，瞧看房中的人。

她上来之时明明叫嚷着陆鸣宇，但如今已看见了，反而不甚在意，倒是凝定在裴夫人的面上，瞧个不停。

裴夫人笑一笑，道：“欧阳姑娘不认得我么？”

欧阳菁道：“我当然认得你啦！”

裴夫人又道：“然则姑娘何以盯视着我？”

欧阳菁道：“我正在猜想，你是不是已杀入了极乐教，代替柳飘香的位置？”

她的目光转到陆鸣宇面上，接着道：“那位柳香主长得真美，对不对？”

陆鸣宇微微而笑，道：“你何苦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

欧阳菁面色一沉，眼中闪出仇恨的光芒，道：

“我算来算去，查公子一定被你所害，你敢不敢承认？”

陆鸣宇道：

“本帮与查家素无瓜葛，纵是为了某些渊源而不得置身事外，也敢堂堂正正的做，毋须暗中下手。”

欧阳菁嗤之以鼻，道：“算啦！极乐教主，假如不是查公子和我误闯入你的乙木宫，大概到如今世间还没有人晓得‘极乐教’之事，所以你恨死我们。……”

赵大刚接口道：

“欧阳姑娘口口声声提到极乐教，只不知有何证据，认定与敝帮帮主有关？希望你能拿出来。”

他的声调很平和，想是因为对方是个美貌的少女，而自己的身分实在不低了，是以忍住了怒气。

欧阳菁明澈如水的目光，在他面上停了一下，接着就转到尤一山面上，也停留了一下，才开始说话。

这回她也比较温柔些，她道：“你们两位都这么想，是也不是？”

赵、尤二人一齐点头，这个少女对他们来说，虽是太年轻了，可是她那明澈的眼波，温柔的声音，仍然足以使他们激起某种飘渺的情怀。

欧阳菁转眼向裴夫人、樊泛，最后向徐璞望去，轻轻道：

“你们呢？可要我拿出证据？”

他们都点头同意了。

欧阳菁微笑着，但笑容由温柔逐渐变为讽刺，终于用冷嘲的声音说道：

“你们这些人，有的是丐帮四大高手之一，有的是各门派的著名英雄人物。可是象这么重大之事，却要我提出证据？嘿！嘿！假如我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提得出证据，抱雄霸天下的丐帮帮主扳倒，那么你们都不必出来混啦！干脆回家抱孩子去。”

她尖锐地嘲笑不已，但房中所有被她讥嘲的人，没有一个敢出言驳她。虽然她的理由，似乎有点歪缠。

陆鸣宇神色不变，也没有一直注意欧阳菁，虽则他在心中，这刻已经极忙碌地分析她的言论，会惹起什么后果。

欧阳菁又高声道：

“假如你们这些被称誉为武林高手的人，还有一点骨气的话，那就不要再畏首畏尾，老是在等别人查出证据。尤其是丐帮的高手们，更须得面对现实，不要躲开问题，而是挺身去解决问题。”

她的目光落在陆鸣宇面上，突然改变了声调，平和地道：

“陆帮主，我今日诚然很得罪你，可是如果你不是极乐教主，那么不但怕人调查，反而欢迎别人澄清这些谣传，对不对？”

陆鸣宇微微一笑，道：“那也不一定。”

欧阳菁可真没想到他如此回答，不禁一征，底下的话便被堵住。她困惑地望着对方，难以置信地问道：“你宁可承认你就是极乐教主么？”

陆鸣宇道：

“你把世上之事，都看得太简单了。当然我不怪你，因为你毕竟年纪太小，见闻阅历都有限之故。”

他停歇一下，又道：

“要知本人为一帮之主，所作所为，自须顾虑到敝帮各方面，同时即使是本人，亦须受帮规某些限制，有些事情，实是不由自主。再说，本人身上当然有不少秘密，这些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这个时候，他诚恳的声调，坦白的口吻，明快的措词等，无不充分表现出他不愧是一帮之主的风度，使人心折。

欧阳菁愣了好一阵，心想：以他这等人才品貌，当真教人无法相信他就是邪恶可怕的“极乐教主”李天东。

她芳心中甚至希望这个人不是，这样她便可以生出崇拜爱慕之心。少女的心情，就如此矛盾多变。

她耸耸肩，无奈地道：“好吧！假如别人都不管，我何必费心。”

陆鸣宇体会到自己的魔力，已经把这个女孩子压倒，心花暗放。因为他万万想不到她的指控，竟这么容易就对付过去。

要知他本是才智杰出的奸雄，对于有人当众直指他假面目之举，早就晓得不可避免，是以都经过一番布置，这才日日到“会宾楼”吃饭。

换言之，若是在此地发生这等事情，他不但不怕，反而可施以强有力的反击。

欧阳菁正要走开，只听陆鸣宇道：“欧阳姑娘……”

她那对大眼睛立刻凝注着对方，道：“什么事？”

陆鸣宇道：

“你匆匆而来，不问可知尚未进食，如果你没有别的急事赶着去办，何不在此随意取用一些？”

他的语声很谦和，听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他的双眼，却射出异乎寻

常的温柔光辉，笼罩着对方。

旁人因在侧面，都瞧不出。但被他目光笼罩着的欧阳菁，却泛起一种强烈的感受。

觉得他注视自己之时，生似是在瞧着被宠坏了的“女友”一般。她不知如何，竟然不想拒绝他的邀请。

因此高青云、裴夫人等莫不骇了一跳，因为她居然答应了，而且在陆鸣宇身边落座，这等变化，谁也难以相信。

陆鸣宇殷勤为她夹菜，但动作姿态都很自然，丝毫没有逾越过“礼貌”的界限。

这是在高青云、裴夫人等眼中所见，而产生的印象而已。但在欧阳菁的感觉中，却觉得他体贴得无微不至，隐隐透露出对自己的柔情蜜意，因而大为开心，有一点微醉快活感觉。

同席之人，都听到陆鸣宇曾经对她提到“这是一场误会”的话，以下语声较低，似乎在解释“误会”。

丐帮中的尤一山和赵大刚，俱露出宽慰之意，频频邀别人饮酒。他们的心情，不难了解，那就是如果陆鸣宇不是极乐教主的话，他们身为丐帮之人，自然是值得安心和值得庆贺之事。

高青云那么老练多智之士，也被目下这等情势，弄得糊里糊涂，一口气与尤、赵两个丐帮长老喝了五杯之多。

樊泛突然举杯向尤、赵二人挑战斗酒，高青云被冷落下来，方自吃了一口菜，耳中突然听到裴夫人道：“高先生，跟着他出去。”

这时只有一个徐璞往外走，高青云是什么人物，是以不必转眼瞧看，也知道她叫自己跟谁出去。

他装出几乎想呕吐的姿势，连忙用手掩住嘴巴，趁机传声。这时，别人就看不见他嘴巴在动了。

他道：“敢问跟踪之故？”

裴夫人传言道：

“此人对陆鸣宇、欧阳菁之间的变化，曾经两次微露神色，似乎晓得其中之故，你快去查问出来。”

## 二十五

高青云道：“多谢你的指点，唉！我真弄不清楚呢！”

裴夫人道：“我也是，所以很想知道。”

高青云这时只须起身出去，别人皆以为他不胜酒力，要上厕所呕吐这本是常事，谁也不加注意。

他出得房外，只见徐璞用一支炭笔，在纸上写字，刚刚写好。

高青云装着步履不稳，踉跄地走过去。

徐璞警觉地望着他，纸条则捏在掌心中。

高青云付道：“这就对了，假如他不是正在做秘密之事，决定不会如此警惕，我得想个办法，拿过那纸条来看看。”

不过这一下子倒把他难住了，假如对方是普通人，他或可施展空空妙

手，觑机偷过来瞧瞧。

可惜的是对方既有武功，同时又富于江湖经验，决计偷不到那纸条。

高青云心念电转，直到走近对方，还想不到计策。

徐璞只冷冷瞧着他，没有做声。

高青云扶住楼梯口的栏干，喘一口气。

刹时间，灵机掠过脑际。

他迅快地想道：

“是了，徐璞站在楼梯口，可见得这纸条是交给一个从楼下上来之人。如若不然，他大可以从前后窗户弹出去，那么我只要瞧瞧来人是谁，就多一个机会，说不定马上就可以下手。”

他喘一口气，酒气扑人，接着也不跟徐璞搭汕，迳自踉跄落楼。一个伙计上来时，还伸手扶了他一把。

高青云出了会宾楼外，便躲在巷口。

过了一会，他大步行出，跟随一个人行去。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十多步，前面的那个人惊慌地回头瞧看。但见此入竟是刚才上楼的伙计。

高青云冷冷道：“站住！”

他这一开口，顿时有一股森厉的杀气涌出，笼罩着对方。那个伙计打个寒噤，不敢不听命停步。

高青云走上去，伸手揪住胸口的衣服，沉声道：

“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不是武林中人，但洛川派即是在本城发源的，你与他们有点渊源，自是不足为奇，但你也当知道，我只须暗暗跟踪，就晓得你与那一个接头。但我想省点麻烦，问问你就晓得啦！你最好老实告诉我。”

这高青云说的这一番话，但凡是有江湖经验之人。都不得不马上作最“光棍”的打算。

换言之，对方即不可能硬赖说没有这回事，向时也用不着多说废话，只要讲出“接头”之人是谁就行了。

那伙计呐呐道：“小的奉命去找熊三爷。”

高青云道：“找他干吗？”

那伙计道：“叫他晚上来吃饭。”

高青云道：

“你知道个屁，现在快点把纸条拿出来我瞧瞧，不然的话，把你绑起来，又撕掉纸条，过两三天才放你，嘿！嘿！你这一来可就误了人家的大事啦！”

此计果然甚毒，骇得那伙计不知所措。

高青云手掌一摊，道：“拿出来瞧瞧。”

那伙计只好取出一枚纸团，高青云拆开一看，但见纸条上写着：

“发现蛊术线索。”

就这么寥寥数字，上下没有一个名字，使人弄不清究竟是谁写这张纸条，要交给什么人看？

高青云还给他，道：

“行啦！快去吧！我相信我与洛川派是同路人，不会对他们有害处的。”

那伙计收回纸条，而现惶惑之色。

高青云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怕我此举对他们有害，想通知徐璞，是也不是？”

这样吧！你回去告诉徐璞，说我在此等他。”

那伙计露出惊色，高青云道：

“你怕什么，反正你迟早得告诉他，而他也会找我查究此事。”

那伙计想想也是道理，当下回身奔去。

片刻间，徐璞已经出现，毕直来到高青云等候他的巷子里。

两人见面之时，气氛非常严肃。

徐璞打量高青云一阵，才道：“范兄高明得紧，兄弟甚感佩服。”

高青云拱拱手，道：

“徐兄休得见怪，只因此事非仅与贵派有关，事实上是与天下武林有关，所以兄弟才敢冒大不韪，截下徐兄的信差。”

他说得非常诚恳，实在足以令人敌意减少许多。

徐璞冷冷道：“话虽如此，但范兄未免太不把敝派放在眼中了。”

高青云道：

“假如徐兄定要把这件事牵涉到门派之间，兄弟也没有法子，只好等事后再解决这个过节。”

徐璞哼了一声，道：“事后？那么现在呢？”

高青云道：

“不错，咱们门派一点小小荣辱得失，若是比起当前的武林浩劫，实在算不了什么。

是以在下说是事后解决。现在请徐兄指教一件事，那就是以欧阳菁姑娘态度改变得如此之快？这一点天下恐怕只有徐兄懂得。”

徐璞被他最后那一句，捧得相当舒服。

当下道：“此事与阁下说的武林浩劫，有何关联？”

高青云耐着性子，道：

“假如咱们查明陆鸣宇真是极乐教教主，武林中这一阵大乱，可想而知，兄弟可不是希望陆鸣宇是极乐教主，但事实上他嫌疑重重，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这一点，务请徐兄打破门户之见，予以协助。”

徐璞微微一晒，道：

“范兄不但手段高明，连口才也是当世第一流的。兄弟是否能协助范兄，那是另一回事。倒是有一宗，兄弟甚感困惑不解。”

高青云感到他的反击，大有咄咄迫人之意，心中陡生警惕，暗中已提起功力，表面上一如平时，问道：“是那一桩事使徐兄感到疑惑？”

徐璞道：

“兄弟一直与丐帮之人在一起，只不知范兄凭什么坦诚要我协助？难道兄弟我决不会是陆帮主的同党么？若是同党，范兄的处境，岂不是十分危殆？”

这话问得入情入理，假如他是陆鸣宇一伙，那么这刻发出讯号，召集人手，实是不难取高青云性命。

当然这是指高青云当真是神钩门下而言，如果徐璞晓得他是“白日刺客”高青云的话，就不是这样问法了。

要知高青云的武功造诣，已非是一般的武林高手所能望其项背。是以纵使徐璞召来人手，围攻于他。高青云想击溃对方，虽是不易。可是如果只打算逃走，那是靠得住可以办到的。

高青云道：

“世上之事，有时就是赌博。依在下愚见，徐兄的相貌与谈吐都不似是邪恶之士。

其次，你一道同行的，只是丐帮四大高手中的尤、赵两位长老，并非与陆鸣宇共进退，情况便大不相同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

“但在下为了进、步了解徐兄的立场，才甘冒大不韪，强劫徐兄送出的消息。一看之下，更可证明徐兄是为师门出力，这才敢直接找上徐兄的。”

徐璞沉吟想了一下，拱手道：“承教了。”

高青云也还了一礼，道：

“徐兄好说了，请问那欧阳姑娘，何以态度突然大变？”

徐璞道：

“兄弟未有资格决定能否把这等机密透露与范兄，假如范兄不怕麻烦，便请移驾去会敝派掌门人。”

高青云心中大愠，忖道：

“讲了半天，这家伙仍然推托，哼！哼！谁知道他是不是诱我往陷阱里掉？”

他四顾一眼，凭他特别敏锐的感觉，晓得无人伏伺。

当下又想到：

“他怕一个人收拾不了我，才哄我去见姚文泰。这个想示固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必须及早防范才行。”

他点点头，应道：

“好的，在下这就前往姚府求见，但最好徐兄设法先通报一声。”

徐璞摆摆手，道：

“用不着了，范兄只须直接到一个地方，找一个指定的人，即可迅即得见敝掌门人，因为敝掌门人不在姚府居住，这是一个大秘密。其次，他的住处，只有本派三几个人晓得。因此，范兄依我之法前往，已足以证明早经过我们其中一人同意。”

高青云拱手道：“既是如此，在下这就前往。”

徐璞告诉他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名，并且道：

“这个人名其实是假的，根本没有其人。正因如此，这个暗号除非我们泄漏，外人绝对无法查悉。”

高青云察言鉴色，已有六七成相信他是真话。

但他一生行事顺利，得享盛名于江湖，都是全靠胆大心细，机警谨慎，因此之故，他仍然要留下一手保证自己安全的妙计，始肯放心前往。

但见高青云徐徐撤下背上长刀，道：

“徐兄之言，在下已有七八分相信。但兹事体大，在下仍然得作安全的措施。首先在下要先考验一下，看看徐兄是不是真的洛川派人物。”

徐璞双眉一皱，道：“范兄此举不觉着太过份了么？”

高青云道：“在下宁可事后肉袒负棘请罪，也不敢掉以轻心。”

徐璞从靴中拿出两把匕首，寒光泛射，显然锋利无比。

他冷冷道：

“这样也好，我正要瞧瞧范兄是不是真正的神钩门门下，不过兵刃无眼，万一失手误伤，范兄可别见怪兄弟。”

高青云微微一笑。道：“徐兄几时怀疑兄弟不是神钩门门下的？”

徐璞道：

“此事不必瞒你，自从咱们在此处会面交谈之时起，兄弟对尊驾的来头大感疑惑了，第一点是尊驾的高明手段。第二是尊驾口气之豪，竟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意。第三是尊驾的气势，以及查听四下动静时的细微动作。据兄弟所知，神钩门还没有这等人物，除非是裴大侠亲自出马，然而尊驾一定不晓得，我与裴大侠有过来往，彼此间有点秘密的交情。因此，你不是他，亦无疑问。”

他停歇一下，又道：

“直到尊驾亮出兵刃，竟是长刀而不是单钩，这就更启我疑窦了，据裴大侠告诉我，神钩门虽然钩刀并用，是以往有佩用两种兵刃之人，可是终是以‘钩’为主，你一动手就撤下长刀，岂不奇怪？”

高青云几乎要击节赞许，道：

“徐兄观察之强，宇内罕有其匹。洛川派有徐兄这等人才，无怪声誉激增，已踏登大门大派之列了。”

他略略停顿，面色迅即十分严肃，又道：

“然则徐兄自应了解兄弟的处境，今日若是不能生擒徐兄，定要下毒手走险着，务求杀死徐兄，以免秘密外泄。”

徐璞一怔，随即点点头，道：

“为势所迫，看来只好如此了，兄弟实是怪你不得。”

他手中的匕首，寒光不断闪烁，现在已举到胸前，准备应付对方任何形势的袭击。

口中接着道：“那么兄弟请问一声，尊驾究竟是谁？”

高青云道：“兄弟高青云是也。”

徐璞仔细地上下打量他，最后点头道：

“久闻高兄大名，今日得见，大有见面更胜闻名之感，错非高兄这等人物，谁能迫得兄弟步步失算而落在下风呢！”

高青云道：

“徐兄过奖之言，愧不敢当。现在请你当心，兄弟要得罪啦！”

徐璞精神一奋，道：

“高兄请。”

两人立即进入初步战斗状态之中，各立门户，摆开架式。除此之外，双方还须在气势上分个强弱。

高青云首先压刀跨步，向对方迫去，他那坚定雄健的步伐，配合上森寒的刀气，形成了强大绝伦的气势。

徐璞似是自知终久抵敌不住对方的强大气势，是以低叱一声，纵身跃起，迅如闪电般向对方冲扑。

两柄匕首，划出眨人眼目的精芒。

高青云低吼一声，宛如闷雷，手中长刀凌厉劈去。“锵”的一声，砍劈在敌人匕首划出的光华上。

徐璞震得身形往后退了数尺，却见高青云第二刀已经挟着凛冽劲风，追击而来，其势迅疾如电。

他这一刀从刚强化为轻巧，而在变化之际，非常自然融洽，毫无杆格之感，可见得他实是达到刀法如神的境界。

徐璞身子如风般旋开，左掌突出，竟然恰到好处的拍中刀身。

两道人影顿时分开，高青云压刀未发，目光如华，笼罩着敌人，道：

“徐兄这一手正是大天罡掌力，果然盛名不虚，佩服！佩服！！”

徐璞那一掌已用尽毕身功力，这刻忙于调息，再运功力，并且使功力调运至最精纯之境。

因此之故，不敢开口回答。

高青云举步迫去，长刀上又射出凌厉无匹的刀气，向敌人涌去。

徐璞晓得自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与他强大的气势相抗，也就是硬拼之意。另一是巧妙手法，卸滑敌人凶锋，就象他刚才那样做法。

然而这两条路都是窒碍难行，第一条硬拼之路，是因为他不擅这等强攻硬打之道，如若勉强这么做，不啻以自己之弱，对付敌人之强。

第二条路他已成功了一次，可是若是再依样画葫芦，来上一次，定必被对方当场杀死。

他不禁打心底服气这位“白日刺客”高青云的高明了，因为他居然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迫使敌人落入一种立分胜负的决战情况中。这正是“刺客”的本色，一切都须得速战速决，不许稍延。

说时罗嗦，但在当时，徐璞只不过念头一转而已。

这刻他已确知对方必是“白日刺客”高青云无疑，同时也深信自己没有与他一决生死的必要。

他望着对方迫近的长刀，双手反而垂下。

高青云的长刀顺顺利利地抵住他的胸口。

面色凝重的道：“徐兄，恕我得罪了。”

徐璞道：“高兄有何打算？”

高青云道：

“兄弟须得制造一种情势，如若我遭遇不测，你亦难以独存于世。这样兄弟前去会见姚文泰兄时，就比较放心了。”

徐璞耸肩，道：

“我不妨预先告诉你一声，家师兄为人最有决断，有时不一定会把兄弟我的生死，放在心上。”

高青云笑一笑，道：“好，兄弟平生最喜欢与有决断之人打交道。”

当高青云抵达那处地方时，已是申牌时分。

但见那是一家货栈，出入之人甚杂。感情里面做好几样生意，有粮栈，药材，和兼营运货，车马甚多。

他走进去，根本没有人注意。

他依照徐璞所说的方法，不一会，便在后面一座偏院内，会见了姚文泰。这位洛川派的掌门人，年约五旬，长得气宇威重，身量雄伟。姚文泰虽是极老练的江湖道，可是这刻不由得也露出讶色。

要知他藏匿此地的秘密，只有两三个得知。

因此之故，他晓得来人必是得到那几个人的同意，方能寻到此地，那么此人之来，定然有极重大的理由。

这种情况，的确出乎他意料之外。

高青云拱手道：“在下得徐璞兄之介，特来趋谒姚老师，要请问一件事。”

姚文泰揖客落座，自己也在另一张椅上坐下，徐徐道：“尊驾贵姓大名？”

高青云报上神钩门的假名字，然后又道：

“适才与丐帮帮主陆鸣宇同席，如此这般，欧阳姑娘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徐兄他已承认晓得其中之故，但他也自认无权泄密，着在下专程前来向姚老师请问，只不知姚老师可肯指点？”

姚文泰面上神色全无变动，听完之后，忖想一下，才道：

“此事涉及敝派内部一些恩怨，因此之故，徐璞师弟不敢作主奉答。其实这桩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越是说得平淡，高青云越是提高警觉。

因为姚文泰这种不露喜怒的深沉之士，所做之事，往往与他的说话表情完全相反。

姚文泰又道：

“范兄对于本人行踪弄得如此秘密，想必亦感到有点不解。因此，你也许会暗中猜测我的对头是谁。”

高青云马上表明态度，道：

“在下对于姚老师之事，既不敢猜测，也不想知道。只要打听出欧阳菁态度忽变的原因，在下就心满意足了。”

姚文泰盯着他，似乎想从他的面上，瞧出真假。

高青云也不退缩，与他对视。

双方互相觑视了好一会，高青云首先打破沉默，道：

“姚老师，你把咱们之间的关系弄得很紧张，此举对双方有害无益。”

姚文泰道：“如何是两利之法？”

高青云道：“你把我想知道的事告诉我，让我等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调查陆鸣宇的底细，此是两利之道。”

姚文泰哼一声，道：“这也不见得，假如你有诚意，何以把徐璞杀死？”

高青云皱皱眉，道：“姚老师这话怎说？”

姚文泰道：

“你赖也不行，须知我对此地会作严密布置，纵然是比范兄高明以倍之人，他休想活着闯出去。”

高青云道：“有姚老师在此，何须其他布置？在下决不作闯出生还之想。”

姚文泰道：“不管你闯不闯，我先把话讲清楚，我已布置了七名第一流的神箭手，严密封住任何的通路。”

高青云点头道：“这等布置，当然足以阻挡一流高手。”

姚文泰道：“现在范兄请告诉我，何故杀死徐璞？”

高青云淡淡道：

“我才没有那么傻，明知姚老师这儿易入难出，还把徐兄杀死，如果那样做，岂不是自寻死路？”

姚文泰道：“他现下怎样了？”

高青云道：

“他只不过暂时失去行动之能。可是如果兄弟不能回去，则徐兄势必活活饿死，只不知姚老师信不信这话？”

姚文泰极为深沉，神色丝毫不变，道：

“范兄存有要挟之心，可知一开始之时，便无合作诚意。你的话可信与否，目下似乎已不重要了。”

高青云感到自己真的碰上了极难对付之人，看来这个对手，定将把事情弄得十分复杂，使人无所适从。

自然这是姚文泰的手法，他在这等情势之中，要争回主动之势，定须用尽心思，使对方大大困惑才行。

高青云想想外面的弓箭手，再估计一下这个对手的实力，立即又发现情势之恶劣，严重得超过他的预期。

他暗自付道：

“这姚文泰的大天罡掌力，必定不易对付。但如是单独对付于他，我还可以不惧，甚至他布下弓箭手，我也不怕，因为这都是我预料中的，然而姚文泰的深沉多智，以及他的果断手段，却是令人想不到的。”

他一直凝视着对方，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他心中念头电转，继续忖道：

“先前我听说姚文泰的妻子吴丁香之事，由于姚文泰没有对她采取行动，是以我对他的性格为人，有了错误的判断。就算姚文泰因为另有新欢，吴丁香打破了醋缸子，可是以他的手腕，也不该演变到这等情形啊……”

在他的观测之中，目下他至少受四种威胁，一是姚文泰本身的武功技艺。二是他说的弓箭手。三是此屋中某种厉害机关。四是一些武功高强的洛川派高手，人数未悉，而这些高手们的可怕，并非武功，而是他们将使用暗器袭攻的战术。

上述这四种威胁，如果只是其中的一两种，他自问尚可应付，但四样一齐来，他就晓得自己罩不住了。

高青云念头转动，只不过眨眼工夫，而在这顷刻间，他已把整个形势及利害得失都考虑清楚了。

他道：

“姚老师既然不把徐兄的性命放在心上，那就不必多谈啦！你们打算如何，便请划下道来。”

他的口气异常坚定，但态度谦和如常，一点都不激动。

姚文泰仰天冷笑一声，道：

“你一定以为可以逃得出去，是也不是？”

高青云道：“在下如果这样想法，便不敢与天下英雄抗手了。”

姚文泰道：“范兄这话怎说？”

高青云道：

“在下若是连日下的危机，也瞧不出来，那实在是太低能啦！如何能与高手名家打交道呢？”

姚文泰哦了一声，道：

“这样说来，范兄既不是神钩门的领袖人物，而又具有如此高明的头脑眼力，恐怕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神钩门之人的缘故了。”

高青云道：

“不错，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在下高青云，只不过借用神钩门的招牌，掩饰本来面目而已。”

姚文泰第一次面色微变，道：

“尊驾竟是白日刺客高青云？兄弟久仰得很……”

高青云道：

“在下借神钩门的名字，隐藏身份之事，曾获该派同意。因为在下此一

行动，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得失。”

姚文泰眼中忽露杀机，心想：

“此人如果讲出道理，我就不能下手取他性命了。”

高青云是什么人物，嘎然住口，双眉一皱，也泛起了腾腾杀气

两人口中都不提出手之事，但暗中都运功蓄势，准备一击。这等情形，充分显示出这两个人的老辣、决心。正因如此，他们方能在这弱肉强食，争杀不已的江湖中，坚强地活下来，并且享有威名。

双方对峙顷刻，姚文泰缓缓道：

“高兄的气势，强大绝伦，真是名不虚传。”

话声未歇，突然举手一掌拍去。

他这一掌在平和的说话中发出，真有神鬼莫测之势，也可以形容为“阴险诡诈”，非属正道。

然而高青云居然也在此时，掣刀疾劈。变成两个人同时出手，真是半点亏都不吃。

但见森寒刀光，电掣虹飞。而姚文泰的掌力，不但卷刮得四壁的字画等完全飞扬起来，并且发出隐隐的尖啸声。

高青云这一刀不但抵消了敌人攻势，甚至还把姚文泰迫得退了两步，感情他手中长刀的后着变化，奇奥无比。姚文泰一时瞧不出来，只好略退。

双方又形成了对峙之势，姚文泰道：“高兄的刀出得好快啊！”

高青道：“姚兄在控制机先方面，比兄弟我更有心得，佩服！佩服！”

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自然也免不了有讥讽之意在内。事实上双方都不曾相识，各人把握机会出手。若说阴险毒辣，那真是“半斤八两”，谁也不能讥笑谁。

屋子内杀气弥漫，凛冽寒冷。

角落里有一架屏风，这时突然发出奇异的，低微的声响。

高青云连眼珠都不转，但他已清清楚楚的判断出这个角落与他之间的距离，并且深信这是他必须首先解决的危险。

姚文泰面对着角落，眼中流露出疑惑的神色。

高青云虽然把对方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决不回头，也不相信姚文泰的疑惑是出自真心的。

他那强烈的杀机，从锋快之极的长刀上涌出来，霎时间使得这个厅子内，更加寒冷难当了。

角落中低微的异响声继续传入他们耳中，但双方都没有对这件事发表意见，仿佛都各自默默探究其中之故。

高青云突然间怒叱一声，虎躯一翻，长刀闪电般向后面劈去。

刀光闪过，那具屏风破开两片，并且震倒地上。

这时可就看得见屏风后面的情形了，但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扶着一张木几，靠墙站着。

那张已经残旧的木几，似乎不大能支承她的体重，发出吱吱声响。刹那间，高、姚二人都明白了早先两阵奇异声波，敢情是因为这个少女全身发抖，所以使得木几发出声音。她之所以颤抖，自然是因为这两人强烈森寒的杀气所致。

这个少女虽是震骇得面无人色，然而仍然姿色动人，修长的身材，散发出青春活力的光采。

那个美貌少女大有昏倒之势，要知那座屏风，与她的身体相距极近，假如高青云刀势落时，稍微前伸少许，就得把她面门及身体划开一道口子。纵然目下她全未受伤，但那阵刀气，已经足以使她浑身血液凝结了。

高青云回头道：“姚兄，这一位是谁？”

姚文泰面上掠过一阵尴尬的神色，道：“她是兄弟的小姨子颦儿。”

高青云回眸再颦儿一下，便道：

“好吧！颦儿姑娘，你别呆在这儿，我们男人之事，你最好少知道点。”

颦儿在极度紧张之下，虽然快要昏倒，但知觉如常，高青云的话无不听得清清楚楚，顿时一放心，身子靠在墙上，接着滑落地上，坐着不会起来。敢情她的双腿，早已骇软了。

高青云一皱眉，退回数步，以便让姚文泰过去。

姚文泰动也不动，道：“高兄当真放她走么？”

高青云道：

“你放心，兄弟决不在这等美女面前，做出偷袭的丢人举动。你老兄能去搀她起来如何？”

姚文泰微微一笑，道：“你不怕她晓得你的秘密？”

高青云道：

“我最害怕的，便是这位颦儿姑娘，乃是极乐教中之人，这个邪教有些秘密手段，使人防不胜防，但我知道她不是……”

姚文泰道：“这倒要请高兄指教了。”

高青云道：

“指教之言，万不敢当，因为兄弟晓得你不过是想听听愚见，以便与你心中所想的相印证而已。”

姚文泰忙道：“好吧，就算如此，高兄肯不肯说呢？”

高青云道：

“以兄弟看法，颦儿姑娘一则非是武林中人，身上没有一点功夫。二来她是你的小姨子，时时见面，定然对她有过详细观察。恕我说句放肆的话，你老哥定必时时注意到她，因为她长得挺美啊！”

他停顿一下，由于对方没有异议，便又道：

“第三点，据我所知，极乐教中的女人，无不有一股销魂蚀骨的妖媚，她却不具这等气质。”

姚文泰道：

“原来如此。”他虽没有说出是否信服，但那等轻松一口气的神态，已足以说明他心情了。

高青云道：

“我如果有这么漂亮的小姨子，定必十分关心，注意她的一举一动。此是男人天性，不足为奇。”

姚文泰点点头，举步走过去，收起匕首，这才把她搀起来。颦儿仍然十分震惊，躲在他的怀中。

姚文泰柔声道：

“别怕，高兄不会伤害你的。”

颦儿摇摇头，仍然往他怀中直钻。

姚文泰当着外人，不免有点不好意思，但又不得不继续安慰她道：

“你放心吧，告诉我，你何故在此？”

颦儿道：

“我来看你呀！但有客人来，我只好赶快躲起……”她的声音微微颤抖，使人十分怜惜。

高青云笑一笑，道：

“颦儿姑娘，刚才我和令姊夫虽然动过手，但这是他要试探我的功力，如果我不行，他就要把我轰出去，决不与我多说话的。”

颦儿迷惑地抬头向这两个男人瞧看，似是想从他们的表情上，求证一下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高青云又道：

“换句话说，我们在谈买卖之时，必须摸清对方可有资格，我们动手之意，正是如此……”

姚文泰柔声道：

“颦儿，回到里面去，男人们谈事情，有时不许外人得知，刚才你就是侵犯我们男人的权利了。”

颦儿垂下眼皮，轻声道：“是，姊夫，我走啦！”

她挪动那对特别修长的双腿，腰肢微微款摆，自然而然有一种袅娜风流体态，兼之青春热力四射，令人不忍移开目光。

直到她身形消失，两个男人才再度目光相触。不过目下他们都不是冷冰冰的了，显然是这个少女的情影发生了作用。

姚文泰道：

“我这个小姨子，向来柔弱、胆小，但非常体贴，自小如此。而现在越长越标致，越发的可爱。”

高青云道：

“是的，她很可爱，以兄弟看来，姚兄对尊夫人一定极为怜爱体贴，是以她才表现得如此信任你。”

姚文泰踌躇一下，才道：

“她的姊姊，只是兄弟的侧室，并非居住在舍下的吴丁香。”

高青云早就晓得这个秘密，但装出惊讶之态。

姚文泰轻轻叹口气，轻得使人几乎难以察觉。高青云却没有错过，因此得知这个一派掌门，心中实是烦恼无比。

他收起长刀，道：

“姚兄，在下无意涉及你的心事，我只想知道陆鸣宇的秘密。”

姚文泰道：“陆鸣宇纵然是极乐教主，但与高兄有何重大关涉？”

高青云道：

“因为在下近日定须与陆鸣宇作生歹斗。是以非得多方设法。把他的底细摸清不可，由于他身后尚有强大后盾，在下虽然能杀死他，自家也终不免于一死。可是能除去此人，总算捞回一点本钱。”

姚文泰很惊讶地望着他，道：“高兄自知终须不免一死么？”

高青云苦笑一下，道：

“我的敌手，是个比陆鸣宇还厉害的人。而我曾与陆鸣宇斗过几招，得悉他的深浅，因是之故，自知碰上那个强敌，定必丧命。”

姚文泰迷惑道：

“既然如此，以高兄的身手才智，找个地方避避风头，也是不难啊！”

“姚兄以为我当真是可以用钱财雇用的刺客么？老实告诉体，我开始修

习武功，目的就是要对付这个行将出世以屠杀天下武林同道的大敌，我在武功上必须磨练，在德性上必须进修。因此之故，我不能不游侠江湖，拿那些坏蛋试手。你也知道，我此举不论如何正确公道，亦将引起门户派系间的风波，所以我必须改变身份。干脆就变成职业杀手，以掩饰我的一切行动。”

姚文泰面上毫无表情，可是眼中掠过钦佩之色，缓缓道：

“高兄这个大敌，究竟是谁？”

高青云考虑一下，才道：

“便是人魔沙天桓的传人，姓名尚无所悉。要我对付他的则是逍遥老人。”

高青云的话，直到提起“逍遥老人”，已达到了高潮。姚文泰身为一派掌门，自然晓得这位武林宗师。

他不禁大为震动，道：“高兄竟是代表他老人家么？”

高青云道：

“兄弟原是天台山下，诚蒙家师看得起，荐送与逍遥老人，作为日后对付沙天桓传人的入选。”

姚文泰点头道：“原来如此。”

他重新打量这个名震武林的“白日刺客”，但见他天庭饱满广阔，气概威凛：在相学上来说，当真是个正直仁侠之士，而不是冷酷的杀人凶手。

要知姚文泰是个极老练的江湖，阅人千万，目力不比寻常。假如他不早被高青云的外号所蒙蔽，早就瞧得出此人必是出身于名门正派了。

他沉吟一下，道：

“如若沙天桓的传人出世，则二十多年前，人魔横行天下的局面，又将出现了，真可怕啊！”

高青云道：“正是如此。”

姚文泰决然道：

“好！咱们一宗一宗解决。先说陆鸣宇的问题，此人必是极乐教主无疑，因为他也擅长‘蛊术’，在女人而言，便是‘媚术’了。”

高青云啊一声，道：

“原来如此，那么欧阳菁竟是被他的蛊术所迷惑，以致态度大变了？”

姚文泰道：“是的，贱内大概也是极乐教中一份子。”

高青云讶道：“你说的是尊夫人？”

姚文泰道：“不错，就是吴丁香，她纵然不是，也必与陆鸣宇这个秘密邪教有关连。”

高青云想起了神钩门的老五彭春深，心想：

“不知道是吴丁香把彭春深勾诱的呢？抑是彭春深才是罪魁祸首，换言之，彭春深可能先与极乐教有关，然后才把吴丁香牵到这个邪教里面。”

他严肃地道：

“姚兄之言，使在下激起了敌忾之心。目下就事论事，还望姚兄多提供一点资料。”

姚文泰此刻变得十分爽快，先请他坐下，然后道：

“吴丁香除了把敝派心法完全学了去，造诣甚高之外，还修炼一种外门奇功，使她变得一天比一天美丽。可是不瞒你说，她的美丽中，隐隐有邪荡之气，我初时不觉，其后……”

他停歇一下，才又道：

“其后敝派有三个人，向我秘密诉苦，说是吴丁香使他们神魂颠倒，心

生邪念。他们认为非离开此地不可。”

高青云沉重地点点头，现在他才听到真相，这与樊泛所知的，又大有不同。

姚文泰道：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晓得那是她的外门奇功所致。如果这样下去，敝派之人，势必做下违背伦常之事，而我却怪他们不得。当时我除了遣走所有的门人之外，又暗暗观察她，发现她的性情，已大有改变，喜欢向男人献媚，即使是对我，也不例外。”

他突然住口，面上泛起痛苦的神情，沉默了顷刻，才又道：

“假如不是我现在这个女人，也许我终究舍不得离开她。如果不离开她，终须死在她手中，这是毫无疑问之事。”

高青云颌首道：

“不错，她虽不杀害你，但自有受她迷惑之人，为她下手……”

姚文泰沉重地道：

“因此我也离开她，并且想查出她所修习的外门奇功，是从什么地方学得的？因此我也离开了洛阳。”

高青云在心中迅速的分析他的话，参证以樊泛透露说，吴丁香是因为丈夫另有新欢，才导致分居的。当即获致一些结论，以及一些疑问。

结论是：第一、这洛川派的领袖姚文泰，与名闻武林的“紫衣玉箫”吴丁香，确实曾经分居多年。二、姚文泰一直在暗中窥伺吴丁香，而吴丁香也知道，是以严加防范。

三、吴丁香虽然深居简出，可是她已另有新欢，足以慰藉她寂寞。姚文泰已闻风声，但迄今找不证据，也不知此人是谁。第四、吴丁香所修习的“蛊媚”之术，其来有自，关系及整个事件。

他的疑问是：一、吴丁香既有媚力，并且向姚施为，则姚可以不受迷惑，反而与另一个女人要好？

二、以姚文泰在这洛阳一带的势力，何以查不出吴丁香的新欢？

三、姚文泰为何恰在七大门派及丐帮等尽聚洛阳之时，突然回来？难道他已有若干线索，证实上这些武林人有关连不成？

还有一些小疑问，例如姚文泰何以当年不杀死吴丁香，反而任她逍遥自在等等。

高青云把这些资料疑问，在胸中整理一下，才道：

“那么以姚兄之意，吴氏夫人当年所习的外门功夫，竟是与丐帮帮主陆鸣宇有关了，是也不是？”

姚文泰道：“总是大有渊源，尤其是高兄透露说，陆鸣宇便是极乐教主，则此中消息，明眼人已看得出来。”

高青云拱手道：

“承教了，关于吴氏夫人之事，在下既不便插手，同时深信姚兄亦不愿外人涉足其中……”

姚文泰微微；笑，道：

“恰恰相反，高兄，假如高兄肯拔刀相助的话，兄弟真是感激不尽。”

高青云大感意外，道：“姚兄这话从何说起？这等家门之事，兄弟岂能插手？”

姚文泰道：

“谈到这一点，真是说来话长。咱们干脆点说，敝派在洛阳有人力，亦有足够的财力。如若高兄有意运用，只须吩咐一声。但高兄务须答允兄弟？予以拔刀相助，为敝派除掉这块绊脚石。”

高青云不禁意动，忖道：

“如果吴丁香之事，与陆鸣宇有关，同时又得到整个洛川派的支持，则对抗人魔传人之事，自然增添了不少力量……”

转念又付道：“只不知我能帮他什么忙？”

当下道：

“在下今日的情况，实是不宜节外生枝，这一点姚兄当也明白，谅可获得姚兄的谅解。”

姚文泰大为失望，道：“高兄竟不肯帮忙么？”

高青云心灵中感到有异，但却弄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暂时不去想它，沉重：

“兄弟并非坚决拒绝姚兄的吩咐。只不过在下度德量力，竟想不出对姚兄有何得以帮忙之外。”

姚文泰道：“高兄只要杀死吴丁香就行了。”

高青云一怔，道：“如果只是这件事，姚兄难道不能找到别的人选？”

姚文泰道：“当然做啦！连兄弟亲自出手也不行。”

高青云顿时大感兴趣，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姚文泰道：

“不瞒高兄说，假如高兄不是兄弟对手、兄弟决计不敢央请你出手。说到吴丁香的武功，敝派上下多少人，没有一个能及得上她。至于兄弟本人，容易或可以赢得她，可是……可是……”

他似是有着难言之隐，一时说不出来。

如在平时，高青云这等老江湖，定必不再追问，以免对方尴尬，然而目下情势不同，他所知细节越多越好，何况是“关键”的情节。

因此他追问道：“姚兄何以不能直言？”

姚文泰叹口气，道：

“说出来真是笑话不过，兄弟完全是忌惮她的媚术，是以自己既不敢去试，也不敢聘请别的人去下手。”

高青云心中突然灵光一闪，恍然忖道：

“也许神钩门的风阳浪子彭春深，便是他聘请的刺客。由于彭春深的失败，是以他不敢再蹈覆辙了。”

他微微一笑，道：“这是人之常情，姚兄何须羞愧？”

姚文泰精神一振，道：

“高兄如若真心不见笑的话，在下不妨坦白告诉你，吴丁香武功既高，又长得美貌，加上她的‘媚术’，只怕闯荡江湖之人，很少能抵拒得住她美丽的诱惑。而只要心神一分，便有溅血当场之虞。”

高青云道：“兄弟亦是一介武夫，只怕也不能胜任。”

姚文泰道：

“不然，高兄与武林中人不同。事实上高兄乃是修行之人，也即是武林中的出家人，别人如何比得上？”

高青云没有反对他这种看法，因为他的的确确是在修行，毕生精力，都用在如何锻炼自己，对抗“人魔”传人之事。

由于他有“德性”上的修为，对于女色，自然容易应付，这固然是姚文泰的想法，而高青云自家亦自问大有把握。

他沉吟道：“原来如此……”

心想：

“他迄今还不提及‘彭春深’之事，只不知内情如何？如果彭是他聘请的，而他却不告诉自己则他的诚意，便大有问题。”

他也不询问对方，想了一下，才道：

“这件事可以商量，假如只不过是取她性命，因为在下的确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持……”

姚文泰大喜道：

“高兄如肯赐助，敝派上下皆可供高兄驱策，任何艰危，在所不顾。”

高青云面色变得十分严肃，道：

“姚兄，这件事还有一点必须先办妥，方能动手。那就是关于吴氏夫人的情形，在下只听姚兄一面之词，不能就此确定。”

他停歇一下，又道：

“姚兄或者会见怪在下，似有不信任姚兄之嫌，便在下如不查个明白，决计不能贸然出手，”

姚文泰恭容道：

“高兄的不苟，更增加了兄弟的信心。因为唯其不苟，方见高兄操守之高洁。也唯有如此坚贞之士，才能抗拒吴丁香的‘媚术’。高兄尽管访查。”

姚文泰这番说话，完全是以道理说服对方，此是对付才智之士的不二法门，如若侈谈感情或报酬，事必无成。

高青云顿首道：

“既然姚兄首肯，便请指教如何能得见吴氏夫人，便可向她查问一切。”

姚文泰泛起为难之色，道：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没有外人能够见到她，当然如果她自己要见的人，自是例外，但她的行迹竟然如此隐密，实是使我大惑不解。”

高青云道：“姚兄的困惑，在下不甚明白。”

姚文泰道：

“照道理说，她既然修习了邪魔外道的功夫，岂能当真坚贞自励，杜门不出，然而我所派之人，日夜严密监视之下，至今还抓不到她的把柄证据。”

高青云道：

“这倒是奇怪了，如果吴氏夫人全无越轨不贞之行，姚兄就没有理由下手取她性命了，对也不对？”

姚文泰道：

“话虽是这么说，然而证诸她诱惑敝派门人之举，以及一些因种种意外原因，以致无法证实的消息，她并非严守妇道的女人。”

他眼中射出妒恨交集的光芒，那样子看起来很可怕。

高青云道：

“在下已声明过，如果她没有一丝以毫的越轨之事，在下恕难下手。这一点姚兄刻别忘了。”

姚文泰长长嘘了口气，才道：

“当然啦！不过我知道她决不会是贞洁女人。”

高青云沉吟不语，目光却锐利地凝视对方，过了一会，才道：

“假设我证实呆氏夫人并无失德之行，姚兄如何自处？”

姚文泰讶道：“这话怎说？”

高青云道：

“姚兄已深有成见。而且恨意极深，有如丝缚春蚕，无由解脱。万一吴氏夫人居然一直规规矩矩，姚兄这一腔恨，如何发泄？”

姚文泰一怔，道：“高兄这话已超出题目啦！”

高青云摇头道：

“一点也不，假如你不是受这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影响，你就不会一直容忍窥伺到今天了。”

姚文泰道：

“高兄爱怎么想都行，反正我不是要你去伤天害理之事，这对于你的良心，并无丝毫不安，对不对？”

高青云点点头，道：

“好，兄弟这就前往府上。虽然姚兄自己查不到证据，然而她能使姚兄有这等牢不可破的想法，也不会事出无因。”

姚文泰起立送客，两人走出院子。

这时已是午后未牌，阳光满院。

高青云突然停步，回头向姚文泰道：

“姚兄，假如咱们终于谈不拢，你猜我会怎样做法？”

姚文泰猜测不出他的用心，不敢胡乱作答，微笑道：

“高兄自知有把握与我谈得妥，事实亦是如此。”

高青云摇摇头，道：

“那也不一定。假如姚兄乃是奸恶枭雄，全然不把同门兄弟的性命放在心上，咱们还是不能善罢干休的。”

姚文泰干笑一声，道：“幸而兄弟不是那种人。”

高青云回报以淡淡一笑，道：

“在下不妨告诉姚兄，如若一旦翻脸决裂，兄弟决计不会恋战，但我逃走之路，既非经过此院，也不从后窗出去，而是击破左侧的房门……”

姚文泰面色微变，道：“高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兄弟精研刺杀袭击之术，是在一踏入此地，已看清楚姚兄的种种布置。只有那道严局的房门，里面没有设伏。因此兄弟破门而入，即可从该房内的窗户脱身，使姚兄所有的埋伏尽皆落空。”

姚文泰默然不语，不望而知被高青云说中弱点了。

高青云举步行去，还未踏出院门，只听姚文泰高声道：

“高兄请等一等。”

他的声音中并无恶意，高青云对于鉴别语气，极有心得，是以一听便知，当下停步看他。

姚文泰走到到身边，这才低声道：

“高兄这等眼力和机智，使兄弟信心大增。因此之故，有一件秘密，非向高兄和盘托出不可。”

高青云付道：

“他终于得把彭春深之事说出来了，但奇怪的是他何以不早点警告我？假如我能力不如他想像中之高，他更应事先警告我，使我及早提防才是呀！”

姚文泰轻轻道：“高兄可曾听说神钩派的一位高手彭春深的名字

么？”

高青云点头道：“当然听过啦！”

姚文泰道：“他的武功，已属上乘之选。”

高青云道：“这个我已听人说过。”

姚文泰道：“你可知他现在何处？”

高青云摇头道：“不知道。”

心想：“他明明在你家中，还要我猜什么？”

姚文泰把声音压得更低，道：

“我告诉你，但高兄切勿宣泄才好，彭春深已经死了。”

高青云一怔，心想莫非他刚刚把彭老五杀死了？

姚文泰又道：“他在五年前身亡，迄今无人得知。”

这句话又使高青云大大一愣，远比刚才提及彭春深的名字时，更为吃惊。但他当然不敢流露出来。

姚文泰似是回想一下，才道：

“他是被我重金聘来，去杀死那个贱人的，谁知他反而死在那贱人手中。血肉模糊，死状甚惨……”

他轻轻叹口气，又道：

“当年我只着眼于武功强弱，却没想到那贱人的‘媚功’的魔力。更甚于武功。彭春深就是死在她美色媚惑之下。”

高青云道：

“听姚兄这番话，兄弟已得知两件事，一是姚兄已亲眼看过彭春深的尸首。二是姚兄有法子确知彭春深是因为受对方媚功迷惑，以致心神分散，被她所杀。”

姚文泰道：“是的，高兄分析事理的能力，令人敬佩。”

高青云道：

“姚兄过奖了，关于第一点，不难想象，不用多费唇舌，而由于彭春深的尸体，业已模糊，则姚兄只能凭一些遗物或其他特征，以资辨认。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第二点……”

姚文泰插口道：“高兄可是想得知这如何判断彭春深乃是因此致死的么？”

高青云点头道：“正是如此。”

心想此人能领袖一派，振弱为强，果然有过人的才智。

姚文泰徐徐说道：

“兄弟因见那彭春深的尸体，身无寸缕，是以大胆作此论定。”

高青云寻思地道：

“是的，这一推论甚是显而易见。他本是去杀人，但被杀时却是全身赤裸，自无疑问了。”

姚文泰没有作声，静静地瞧着他。

高青云淡淡瞥看他了眼，又道：

“但姚兄不是浮躁大意之人，若是这等表面证据，决计不肯深信不疑。如若姚兄愿意赐告，在下洗耳恭聆。”

姚文泰眼中掠过钦佩之色，道：

“是的，还有一个证据。本来在下认为高兄已经相信的话，这等鬼事，就不必说出来了。”

高青云道：“不，姚兄最好说出来。”

心中却暗暗忖道：

“假如我没有这一句，你一定认为我高青云乃是可疑之辈了。”

他们这等机智聪明的老江湖，虽然在合作情况中，仍然暗下角斗不已。不过，这却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足为怪。

姚文泰道：

“我曾考虑到彭春深可能是被剥衣之后，再以乱刀砍杀，使他的死状，看起来很惨很可怕……”

他停歇一下，又道：

“因此，我命一个极有经验的老人，细细验尸，果然验出此人死时，曾与女子交合。

并且在他下体，还找出好些不属于他的体毛。”

高青云连连点头，道：“足见高明，足见高明……”

心中却极为迷惑，因为他曾指点神钩门调查吴丁香，用激将之法，从彭春深的嗜好中，查出他在姚府内。

但现在证据确凿，彭春深似乎应该是死在吴丁香的床上他一方面迷惑，一方面也更感兴趣了。

不久，他已在街上走着。

他一面行去，一面忖道：

“彭春深之谜，非迅即揭晓不可，真想不到他竟是受姚文泰之聘，前去杀吴丁香的；在姚文泰和樊泛双方的说词中，容或有点小出入。但现以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一、彭春深究竟有没有死亡？二、吴丁香是不是极乐教的妖女之一？等我解决了她，或可找出法子，使欧阳菁不要坠入陆鸣宇的魔掌中……”

他转入一条巷子，走入一间空屋中，便见徐璞躺在一张旧木床上，瞪大眼睛，望向屋顶。

高青云过去解开他的穴道，道：

“兄弟已见过令师兄，目下已成了合作的局面。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原谅。”

徐璞起身道：“高兄这话甚是，只不知高兄与家师兄谈得如何？”

高青云道：

“令师兄先是被兄弟用你的安危所胁持，不敢动手。其后谈得很多，承他看得起，竟托我调查吴丁香之事。如有失德之行，便将她处死。”

徐璞叹口气，道：“高兄定能马到成功无疑。”

高青云眉头一皱，道：

“徐兄听到兄弟可能杀死吴丁香之事，竟然叹气，若然兄弟将这等情形，告诉姚兄，不知他会作何想法？”

徐璞吃一惊，道：“高兄这话什么意思？”

高青云这

“你分明对吴丁香心存怜悯疼惜之意，但她如若具有败德淫行，你也原谅她，可怜她么？为什么？”

徐璞愣一下，才道：

“小弟也不知道，因为刚才的叹气，并没有经过考虑。料不到落在高兄眼中，便有许多道理。”

高青云冷冷道：

“如果未经思考，则更可知是发自衷心，哼！哼！你居然怜惜一个犯有淫行的女人，岂不奇怪？”

“高兄有所不知，我那一位大嫂，当年与我们都相处得甚好。在我的印象中，她除了性子刚强一点，不喜受拘束之外，为人倒是极好，大方、明理、漂亮、无论如何，都不似是贪淫败德之人。”

高青云面色比较好些，道：“原来如此。”

徐璞道：“当然我是效忠大师兄的，如若大嫂真有淫行，我亲手杀她，也决不皱眉。”

只不知高兄信也不信？”

高青云道：

“兄弟相信徐兄之言，决非虚假。对了，你对吴丁香的‘媚蛊之术’之事，有什么意见？”

徐璞道：

“她修习外门功夫的‘媚术’倒是真的，但她为何修习这等妖邪功夫，以及向什么人学的，她却不谈。”

高青云道：“她应该说出来才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徐璞道：

“她的性子就是如此倔强，大家越迫她，她越不说。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天天在讨论这个严重问题。”

高青云道：“你们在讨论时，她可在场？”

徐璞道：

“我们六个师兄弟，感情甚好，真是无话不谈，时时聚在一起，当然大嫂有时亦在场，但她总是拂袖而去，不理我们的话。”

高青云道：“也许她认为你们不该干涉她。”

徐璞道：

“也许是吧，总之她修习‘媚术’之后，言谈举止，都带有一股迫人荡意，使我们都感到十分不安。”

高青云道：“证以陆鸣宇的蛊术魔力，这话倒也不假。”

徐璞苦笑道：

“但我们是兄弟呀！如何能对大嫂生出邪念？这等事连想一想也不可，所以大家都赶紧离开。”

高青云道：“这果然是唯一的办法了。”

徐璞道：

“大师兄本来极爱大嫂，然而这么一来，他几乎要发狂了。又苦于找不到任何证据，他甚至根本不能出口说她不是，为了冲淡对她的热爱，大师兄只好物色一个极美貌的女孩子，寄托情怀。”

高青云道：“叫我也是这样做的”

徐璞道：

“但这回轮到大嫂不满，吵了好多次，大师兄暗示要她除去‘媚术’，她不知何故，竟不答应，大师兄也不让步，最后大师兄只好搬走。如果是普通人，就好办一些。但大师兄须得顾及本派声誉，只好躲开。”

高青云忖道：

“樊泛打听的消息中，说过吴丁香以刺杀跳文泰及那女子为手段，迫他

远离洛阳迁居和……”

他口中问道：“此后你们一直在监视吴丁香么？”

徐璞道：“是的，但她居然没有一点把柄证据。”

徐璞回答的这句话，与姚文泰一样。

高青云道：“这岂不奇怪？”

徐璞道：

“照道理说，她修习‘媚术’之后，性情将变为淫荡，因此，她岂能没有男人？然而我们又查不出来，是以一直感到非常奇怪，我一直在各处查访这种功夫的人，虽也碰过几个懂得的，但门道有限……”

他猝然住口，凝神瞧着高青云，过了一阵，才道：

“兄弟见识过高兄的手段本事之后，加上陆鸣宇精通‘蛊术’，顿时恍然大悟，晓得为何一直查不出证据之故。”

高青云笑道：“为什么查不出？”

徐璞道：

“我见了高兄的神出鬼没手段，想到陆鸣宇既是不弱于高兄，则他能逃过我等耳目，并非奇怪之象。”

高青云哦一声，道：“你们认为姚夫人的对象，是那陆鸣宇了？”

徐璞道：

“不错，现下虽然尚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唯有像陆鸣宇这等身手之人，方足以躲过敝派的耳目。”

高青云点头不语，心想：

“我且让他们误以为确是陆鸣宇，暗地则去求证彭春深生死之谜。”

要知他久走江湖，老于世故。加以深知世上之事，绝大多数都与真相有些距离。尤其是面临利害冲突之时，总会歪曲事实。因此洛川派之人口中的吴丁香，与神钩门的樊泛说的不同，并不奇怪。

他也知道仍得自己花工夫调查，但得到的结论，亦未必就正确无误，故此他既不急切，亦不期望太高。

不过由于这宗事既牵涉及陆鸣宇，同时又或者可以从吴丁香处，获知如何击破陆鸣宇的“蛊术”之道，实是非常值得费工夫去看看她。

他极快地把这件公案，通盘考虑过，猝然问道：

“徐兄，我如何方能见到姚夫人？”

徐璞一愣，道：“这个……这个……”

高青云道：

“她既非普通女子，同时又仍然具有洛川派掌门人的夫人头衔，因是之故，须得慎重行事。”

## 二十六

徐璞摇摇头，苦笑道：“恕兄弟没有法子可以帮这个忙。”

高青云面色一沉，道：

“徐兄此言差矣，要知我若顺利地见着姚夫人，或者尚可以为她洗刷罪名，假如她真是冤枉的话。同时如若她确有淫行，兄弟亦较易下手杀她，为

贵派除去此一附骨之疽。”

他眼见对方已大为动容，当下又道：

“但如果兄弟没有法子顺顺当当的见到她，势须明攻暗取以求达到目的。可是这么一来，对敌之势已成，只怕没有选择余地了。”

徐璞叹一口气，道：

“高兄苦苦迫我，似是认定兄弟必有法子可以让高兄得以见到大嫂。这点实在令兄弟大惑不解。”

高青云道：

“这道理很简单，例如姚夫人若想暗杀姚兄，便十分容易。因为她深知妮兄的嗜好习惯及性格，是以不难出奇兵，在无声无息之中，干掉了姚兄。徐兄你是熟知她一切的人，当然也可以替我想出办法了。”

徐璞无奈地摊开手，道：

“兄弟这辈子已见过不知多少高人，但若论最厉害的还数高兄。”

高青云心中傲然一笑，忖道：

“我的厉害你只不过尝到一点点而已，其实手段还多着呢！”

口中说道：“那么徐兄果真有什么办法么？”

徐璞道：“好吧，我姑且说个办法，行得通行不通可不知道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

“大嫂是淮阳地方人氏，家中尚有一个兄长在世。高兄但须称从淮阳来，要面见大嫂。她以为家中有事，可能会出来见你。”

高青云道：“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徐璞等他想了一阵，才问道：“高兄可是采用此计么？”

高青云道：“是的。”

徐璞：“你为何不用暗访之法？”

高青云笑一笑，道：“我自有道理，总之，兄弟尽力使她不受冤枉就是了。”

两人谈到此处，便告结束。

高青云根据自己踏侦过的路线，向姚府行去。他尽是在巷弄中绕行，一路上居然没碰到一个武林中人。

到了姚府，但见门墙深峻，两扇大门关得紧紧，只留下侧门出入。

他敲敲侧门，便有个老家人应门。

高青云道：“请禀告夫人一声，在下从淮阳来的。”

老家人皱起霜眉，道：“小的没有见过你啊！”

高青云道：“你最好连这句话也告诉夫人，她就晓得是怎么回事了。”

老家人迟疑一下，终于让他入府。门房内尚有一个家人，他向这家人吩咐几句话，自己便入内而去。

过了老大一会工夫，老家人才回转来。

高青云一瞧他的神色，便晓得结果了。

老家人道：“贵客请进去，夫人在后厅等着相见。”

高青云点点头，随他行去。

穿过前一进宅后，发觉难得听到人语之声，但四下都干干净净，庭院的花木，也甚是整齐茂盛。

内门处有个婢女，正在等候。

她的样貌相当灵秀，可见得甚是慧黠，尤其是那对眼睛，顾盼之间，

透露出精明干练的神情。

她轻轻道：“大爷你带着刀干吗？”

高青云道：“此是防身之物，不可离手。”

那婢女道：

“里面就是内宅，夫人正在等候，这等凶器，还是不要带着的好。”

高青云摇摇头，道：“如果府上有这等规矩，在下就在此处面会见夫人吧！”

那婢女疑惑地瞧瞧他，道：“大爷向来都是身不离刀么？”

高青云道：“是的。”

那婢女见他意思坚决，只好道：“那么请进来吧！”

高青云一边跟她走，一面咕哝道：

“这刻既然可以带刀进来，刚才何必多费一番唇舌？”

婢女居然不甘示弱，应道：

“大爷一定是怕这口刀会抖露什么秘密，才这般坚持吧？”

高青云忖道：“好厉害的丫头，大概存心从我的刀上，查看我的底细了。”

他当然不可以承认，立刻说道：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在见着夫人以前，此刀决不离身。”

那婢女忽然停步，使高青云险险碰到她。

她回眸冷冷的望着他，道：“大爷可曾见过我家夫人？”

高青云心中微怔，接着就答道：“没见过。”

他非如此回答不可，否则万一吴丁香已躲在旁边，看见了他，也听见他撒谎说“见过”的话，定要识破有诈。

不过这样回答，自然也会惹起问题。

婢女迅快地道：

“大爷刚才话中之意，好像怀疑我家夫人会出来，所以非见到她之后，方可放心，然而大爷却从未见过我家夫人，只不知你如何辨得出来？这是说假设夫人出了事，对方派人假冒她的话。”

高青云没有立刻回答，婢女又冷笑道：“若是那样，你怎么办呢？”

高青云念头电转，勉强应付道：“这个不用你管。”

婢女道：“哟！大爷你要知道，夫人见不见你，权操我手呢！”

高青云道：

“胡说，夫人又不是未见过世面之人，难道会害怕见我么？”

婢女道：“不是害怕，而是不愿见到外人。”

高青云道：

“我虽是从淮阳来，但却不姓吴，简直就是外人，她如何肯见我呢？”

那婢女道：“婢子只想大爷回答一声，你如何认得出我家夫人是真是假？”

高青云面色一沉，道：“见了面自然认得，讲一两句话就知道了。”

他随口编个理由，使对方误以为真有“暗号”。但见那婢女面色好转，泛起笑容，回身行去。

经过一道院门，便到了一座厅堂，只见厅内有个妇人，站在门内数尺之处，身后尚有一名奴婢。

高青云第一眼望去，便感到眼前一亮，敢情这个妇人只不过少艾年华，

长得花容月貌，非常美丽动人。

高青云虽然已料想得到这个“紫衣玉箫”吴丁香，一定相当美貌，可是却没有想到她如此的光采照人。

他以“刺客”的头脑和目光，对这个美丽少妇加以研判，顿时知道她之所以特别动人，并非由于她的艳容，而是因为她有一副极适度的身材，以及站立时的姿势，形成一种迥异凡俗的风姿媚态。

不过他自问心中却没有生出淫褻之念，如果她练就了“媚功”，则应该最能刺激男人的情欲才是。

他走入厅中，拱拱手，道：“你可是姚夫人？”

那美艳少妇点点头，道：“尊驾是谁？”

高青云道：“你是如此高明的人，请猜一猜看。”

吴丁香秀眉轻皱，道：“原来你不是从淮阳来的。”

高青云道：“你也不是吴丁香，对不对？”

那美艳少妇一怔，道：“谁说我不是？”

高青云道：“自然是我说的啦，你不是吴丁香。”

那美艳少妇泛起笑容，道：“那么我是谁？”

高青云道：“我不知道，但你的容貌光采，使人爱慕。”

她听了这句话，面色反而沉冷下来，想了一下，才缓缓道：

“不瞒你说，我真是吴丁香。”

她如此郑重地作此声明，顿时把个久经风浪，以眼力超绝自诩的高青云，也弄得一阵糊涂。

他迅快忖道：

“听起来她的话似乎甚有诚意，因此，她可能真是吴丁香，然而她却绝无风骚淫荡的妖媚之态呀！”

吴丁香见他眉头大皱，当下又道：

“尊驾到底是谁？如何晓得利用家乡的名字，使我与你会面？”

高青云觉得自己被迫到边缘上，已没有法子不摊牌了，不管是对是错，他总得依计进行。

当下高青云道：“在下特来向夫人请求，准许和一个人见面。”

吴丁香道：“什么人我都不见。”

高青云道：“不是你是我要见。”

吴丁香道：“这与我有何关系？”

高青云道：“如果夫人不许，便绝难见得到他。”

吴丁香面色丝毫不变，道：“那人是谁？”

高青云道：

“在下事先声明，不管见到与否，仍然为夫人严守秘密，这个人就是……”他的话声越说越低，使得吴丁香也禁不住身子前倾，凝神聆听。

高青云还未说出人名，突然间快逾掣电般掠到窗下，他以极快的动作，推窗探首，望了一眼。

这些动作只在眨眼间完成，毫无阻滞。可知他早已算准了距离，看清楚窗户如何开启等等细节。

他停在窗下，回头向吴丁香微微而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吴丁香姗姗走过去，她的风度特佳，举步之际，全身的动作，包括把一绺秀发甩起来的小动作在内，都予人强烈的绰约风华的美感。任何人见过

她的风度，日后纵然只看见她的背影，也一定认得出来。

她走到距高青云四五步远，便停下来，唇边浮现一抹讥嘲的笑容，神态非常镇定，淡淡地道：“你看见什么？”

高青云道：“就是我想见的人”

吴丁香道：“这儿那有你想见之人？”

高青云道：“我明明看见了他的背影。”

吴丁香道：“好吧，就算有一个人，便又如何？”

高青云道：“我告诉过你，此事对外一定守秘。”

吴丁香道：“我要如何感谢你守秘的好意呢？”

高青云笑一笑，道：

“用不着试探我，我并非来勒索你，老实告诉你，我早已查明此人是谁，也握有确鉴证据在手。”

吴丁香一听他说不是“勒索”，顿时心头迷糊，所有的推想，由此完全推翻。当然她还须证实过这些话是真是假？

她道：“你只想与这个人见面么？他姓什么？”

高青云道：“他姓彭，对不对？”

他已看见对方的美眸中，射出凌厉森冷的杀机。

既然吴丁香已不知不觉透露出杀机，便可证明他说那男人姓彭，必定没错，否则她不会作灭口的打算。

吴丁香道：“你找他有什么事？”

高青云没有马上回答，心中迅速付道：

“她明知我不会告诉她，但她仍然这样问我，可见得她是在设法拖延时间。照理说‘拖延’对她不利，她应该速战速决才是。因此，此举必有深意，我明白了，彭春深正在外面查看，瞧瞧我可有援兵接应没有。如若没有，就赶回来与她一道联手，把我迅即解决。”

他摇摇头，道：“恕我不能奉告。”

吴丁香马上道：“那么你就很难见到他啦！”

高青云笑道：

“这句话已证明你在敷衍我，当然你已接到过彭老五的暗号，晓得他未见过我，所以你们打算把我一举击毙，使我永远不能开口……”

吴丁香佯笑道：“那有这等事？彭老五是谁？”

高青云道：

“再等一会，他自会露面，对不对？现在且不谈他，我先请问你一声，你可知道我为何起初认为你不是吴丁香之故么？”

这句话果然大大的引起对方的兴趣，虽然她极力装得不在乎，但她热烈想知道的心情却瞒不过高青云。

她道：“我看起来不像么？”

高青云道：“是的。”

吴丁香道：“你从前见过我？抑是看过我的画像？”

高青云道：“都没有。”

吴丁香温道：“既然没有，你怎知像不像？”

高青云道：

“这个问题，正是整个事件的要点。你与姚文泰，彭老五甚至加上我，使局势演变成现在这等情况，起因亦不过是从这个问题上产生的……”

他停歇一下，又道：

“这样讲法，有点杂乱虚幻，也许你会弄不清楚，让我简单地说……”

他的话被窗户打开的声音打断，转眼一看，窗外站着一个人，目光炯炯，锋利似刀，盯视着他。

高青云与他对望顷刻，虎躯微微沉低一点，突然间掣刀出鞘，“锵”的一声，寒光弥漫。

窗外的蒙面人，被他这一股凌厉强绝的刀气，冲得退了两步。

高青云沉道：

“阁下果然是彭春深，若是别人，最少也得退开六七步才行。”

那蒙面人仍不则声，但却保持鹰瞬虎视之态，他无疑是在等候吴丁香暗号，以便联手猛攻。

高青云又道：

“彭兄查看过我的确是单身来此；是以放心来对付我，其实你老兄如果早点出面，兄弟一报上名，你就无须白费工夫，到外面查看。”

他以过人的才智，使用巧妙的词锋，务必要迫得对方开口说话不可。现在他的钓饵，便是自己的“姓名”。

那蒙面人果然冷冷道：

“尊驾身手高明无比，只不知是那一家高人？”

高青云爽快的道：“兄弟高青云，外号白日刺客。”

吴丁香接口道：“白日刺客高青云？这别号别致得很。”

蒙面人却目光闪动，显然他听过高青云的声名，也估量出他在武林中是属于那一级的高手。

蒙面人道：“不错，听说高兄向来独来独往，白昼刺人，易如探囊取物。”

高青云道：

“那是外面的传说而已，不足取信。但兄弟向来独行其事，却是千真万确。因此，彭兄和这位吴姑娘如若把兄弟杀死此室之内，外间一定无人知晓。”

蒙面人道：

“高兄本事真不小，居然晓得兄弟身分。”说时，主动地揭去蒙面巾，现出真面目。

但见他看上去只是三旬左右之人，面色白皙，眉毛长而秀气，鼻挺目朗，竟是唇红齿白的俊秀人物。

高青云端详对方一眼，但觉他人品俊逸，全无横莽武夫之气，与那风度特佳的吴丁香真是璧合辉映的一对。

他突然感到对这两人同情起来，觉得他们在一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使人生不出“犯罪”的想法。

他回头瞧瞧吴丁香，益发觉得“同情”之心并没有错，然而在世俗礼教来说，他们却是奸夫淫妇。

吴丁香道：“喂！你瞧什么？”

高青云道：“我若是把心中所想说出来，保管你们大吃一惊。”

彭春深潇洒地笑一笑，道：“真的么？”

高青云道：“我刚刚在想，你们真是郎才女貌，天生匹配的一对璧人。”

吴丁香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只不过外表上看起来像是廿许少妇而已。因此，她事实上已经历过人生许许多多的事，经验丰富，虽然如此，但当她听了高青云之言，也由不得笑意盈颜，大是欢喜。

彭春深也有所感触，轻轻摇头感叹。

高青云收回宝刀，指一指墙边的一组桌椅，道：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来点茶水，大家谈一谈，如果两位认为有杀我之必要，兄弟当得奉陪，决不逃遁。”

彭吴二人对望一眼，他们万万想不到事情发展到这等情势，看来似乎已不是一个“杀”字这就可解决的了。

吴丁香首先表示同意，彭春深便约入厅来。

三人坐定之后，吴丁香一击掌，一名小婢进来。她吩咐婢子泡茶，果然完全依照高青云的意思。

彭春深首先道：“高兄来此有何见教？”

高青云坦率地道：

“有两件事，一是请两位指教如何能克制陆鸣宇的蛊术？”

这话一出，彭吴二人都为之一惊，吴丁香差点把茶杯都打破了。

彭春深极力装出淡然的笑容，正要开口。

高青云抢先道：

“彭兄，还有吴姑娘，请听兄弟一言，那就是咱们现下所谈的，句句须得是真话，切勿搪塞敷衍。”

吴丁香点头道：“这倒爽快，自应如此才好。”

高青云道：

“兄弟赶着拯救一个好友的女朋友，她现下与陆鸣宇在一起。若然耽误，她可能就变成极乐教之人了。”

他提到“极乐教”之时，曾经锐利的观察吴彭二人的表情。他们的反应，果然没有使他失望。

吴丁香沉吟了一下，才道：

“高先生既然你已提起陆鸣宇和极乐教，我们便无须转弯抹角了。只不知高先生凭什么认为我们与陆鸣宇的极乐教有关？”

高青云本来也猜不出他们与极乐教如何有关，只知她的“媚术”，与陆的“蛊术”系属同一种类的奇门功夫。

因此，他原先只打算从吴丁香这儿，学会化解“蛊术”的法门，以便应付陆鸣宇，带走欧阳菁而已。

但现在局势一变，竟已可认定彭吴二人，与极乐教有关系。这么一来，他就不难推测了。

他把吴彭二人的情况，迅即作一通盘检讨，结论很快就得到了。

他道：

“吴姑娘修习过外门功夫，来源是否与陆鸣宇有关，我不敢妄加附会。但以彭兄这般深藏不露，数年如一日，连日夜窥视在侧的洛川派，都无人查悉，可见得彭兄除了须得避过洛川派的耳目之外，还有一些可怕的外敌，例如极乐教便是。”

他一面说，一面查看两人面色，接着又道：

“我今日所以会来到此地，实不相瞒，乃是受姚文泰所托，来取吴姑娘性命。你们或已知道，在下是收取厚酬的刺客呢！”

彭吴二人眼中都闪耀出戒备的神色，没有说话。

高青云坦率地摆摆手，又道：

“但事实上在下绝不滥杀无罪之人，例如吴姑娘，在下曾向姚文泰声言，

倘若查不到有违妇道的罪孽，便恕我不能下手。”

吴丁香道：“但现在呢？”

高青云道：“现在也不能下手了。”

彭吴二人都甚感兴趣，也似乎暗暗松一口气。

要知高青云刚才曾略略露了一手，因此彭吴已深知他的厉害。

高青云又道：“这是因为在下发现彭兄与极乐教居然有关之故，假如极乐教也想搜杀彭兄，在下就决不能下手。”

彭春深道：

“高兄与极乐教竟是如此的势不两立么？”

高青云道：

“个人恩怨事小，武林气运事大。如若陆鸣宇的极乐教不破，加上他身后的靠山，如正式出世的话，看来席卷天下，荼毒生灵的日子就不远了。”

彭春深讶道：

“陆鸣宇还有靠山么？”

高青云道：

“如果他没有靠山，我早就与他拼出生死了，由于我的任务是对付他的靠山，是以没有动他。”

他的目光转到吴丁香面上，又道：

“洛川派已从陆鸣宇身上，查出他擅长‘蛊术’之事，男人的蛊术，等如女性的媚术。因此之故，他们已认定你与陆鸣宇有关。”

他说出许多内幕，经验丰富之人，一听而知这些话决无虚假。因为任何人扯谎也不能扯得如此复杂曲折。

吴丁香苦笑一下，道：

“假如我与极乐教没有关系，而高先生受人之托，获人重酬，看来只好出手，把我置于死地了。”

高青云淡淡道：“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姚文泰上定错了。”

吴丁香道：“他那一点错了？”

高青云道：

“他们都认为吴姑娘你，乃是淫荡之人，但以我看来，恰恰相反，不但不淫荡，反而是贞烈性子之人。”

吴丁香一怔，道：“你明明看见彭春深在此，也作这等想法么？”

高青云道：

“不管谁在这儿，我都是这等想法。”

吴丁香长叹一声，但同时又泛露出欢喜之意，轻轻道：

“这话出自高先生之口，真是使人难以置信。”

高青云道：

“我听过姚文泰的叙述，也听过他的师弟徐璞的描述，如果依他们的说法，则你应当是淫视媚行，举止笑颦皆有淫荡之态才是……”

他停顿一下，又道：

“但你诚然极为漂亮，有点超过我的想象。而最重要的，你没有淫荡的态度。因此，我起先还以为你不是吴丁香。”

吴丁香微微而笑，显然对方之言，使她十分受用。

高青云锐利似隼的目光，扫过那两人面上，接着道：

“在下左思右想，觉得事情大是不合情理，直到现在，方始想通，其中

缘故。敢情是因为吴姑娘修习外门媚功之事，被人得知，这么一来，同门之人，无不心中树立了成见，以异样的目光来看你。以致于在平常本是很普通的言语谈笑，在他们心中，皆生出特别的意义。”

他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的检讨一下，又道：

“吴姑娘的确是丽质天生，是以那些人一旦有了成见，老是往坏的方面想，可就感到没有法子抗拒你的魅力了，如若在正常状态下，你是他们的大嫂，人人皆不敢生出邪念，便不会有奇异的感觉了。”

吴丁香突然跪在地上，道：

“唉！唉！高先生为我解去此疑，理应受我一拜。”

高青云连忙侧身让开，不迭的道：

“吴姑娘请起来，这……这等大礼，教我如何当得？”

他劝了一阵，吴丁香才起来，道：

“高先生，我自家知道，我的确不是淫荡之人。记得当年我越对他们好，他们就越发避开我，终于闹出脱幅之事。”

高青云道：

“已经过去之事，不要多想，关于我受托之事，也不能解决，只要师你们当年故智，弄个假人交差就是，你与彭兄可以隐居在别的地方。”

彭吴二人无不欣然，面色大见宽慰。

吴丁香道：

“说到我练的功夫，其实是一种驻颜的功夫，但的确有点邪门就是了。”

她向彭春探望去，又道：

“他精通蛊术，加上我们不但是旧识，又曾经有过一段感情，因此我们见面时，我一来恨姚文泰，二来念其旧情，方会与他……”

高青云摆摆手，道：

“这些不要说了，因为我先是从神钩门之人口中，探悉你们本是旧识，接着我利用一种特别方法，查出彭兄在此，相信神钩门的裴坤亮，不久也会找到这儿来。”

他的目光凝定在彭春深面上，郑重地道：

“彭兄既然精通蛊术，可见得会被诱加入极乐教，只不知陆鸣宇的蛊术，可有破解之法？”

彭春深道：“破法当然有啦！但是否有效，我就不得而知了。”

高青云讶道：“这话如何解释？”

彭春深道：

“当日兄弟内受种种压迫，外受陆鸣宇的设计拉拢，终于失足投入极乐教中。陆鸣宇亲自传我‘蛊术’，并且指定好几个女人，要我去试验。”

高青云心知他所谓“内受种种压迫”，是指神钩门的掌门裴坤亮对他怀疑侦查而言。

这一点他只好装不知道，也不多问，却道：

“陆鸣宇要你泥足深陷，无由自拔，所以要你试验功夫。”

彭春深道：

“正是如此，其后我到洛阳，碰见姚文泰。他委托我对付丁香这件事，你想必知道了？”

高青云道：“知道了！”

彭春深道：

“我受托之事，秘密万分。甚至事先还布下疑阵，特地往襄阳走一趟，使人疑我是襄阳失踪的。”

高青云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已知道今日的局面么？”

“今日的局面，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但我良知未泯，已打算脱离极乐教，隐遁一辈子。”

高青云啊一声，道：“在下失言了。”

彭春深道：

“这事太凑巧了，无怪高兄想不到。谈到兄弟决心隐遁自新之故，那是因为兄弟在白马寺遇见一位老人家，蒙他不弃，与我畅谈了一日一夜，使我豁然悟前非。我本打算托隐该寺，削发出家。因此之故，预先布下疑阵，使追查我下落之人，一直追到襄阳，方始断了线索。”

他话声略顿。高青云便插口道：

“彭兄遇见的那位老人家，我晓得是谁，但请你说下去吧。”

彭春深又道：

“我因曾应姚文泰在先，所以仍然来瞧瞧丁香，谁知一会之下，三生孽缘，从此结下。”

现在他可要说到最重要之处了，因此高青云振起精神，更加留心地聆，听决不肯遗漏任何细节。

彭春深又道：

“我当时也疑惑丁香是极乐教之人，是以一见之下，便施展‘蛊术’，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魔功，除了苦练而成的心灵力量以外，还借助药物，丁香一下子就着了道儿其后我们都后悔莫及，可是事情已生，也不能分开。因此，我便极隐秘地藏在此地，一晃眼已有四年多啦！”

高青云道：

“世上之事，往往是环境情势形成，人力显得一点作用都没有，真是可悲得很。”

吴丁香叹口气，道：

“假如高先生想到我们当日的经过情形，我们就大感宽慰了。”

彭春深道：

“这些年来，我们曾经用心研究如何破解‘蛊术’之道，虽然找出办法，但事实上，行得通行不通，还未试验过。”

他取出一个小瓶子，道：

“这里面是解药，不论是抹在被害人鼻中，或是放在茶水内，让他饮用，效力都相同，另外，还有一种刺激穴道的手法，须得同时施办”

高青云接过解药，沉吟道：

“若然如此，预防之法就不困难啦！但须预告抹些解药，再设法抵拒他从心灵发出的力量、就可无事了。”

彭春深道：

“正是如此，哦！对了，我时时奇怪陆鸣宇何以老是携带着那位女子在身边？高兄可知道么？”

吴丁香温柔的笑道：“你讲的是那一个女子呀？”

彭春深道：“那女子姓苏。”

高青云道：

“我晓得你说的是那一个，她姓苏，名叫玉娟，丐帮之人，有些人称她

为陆夫人，可是她么？”

彭春深道：

“是的，这个女子，长得虽然还可以，但以陆鸣宇的双重身分，怎会老带着她？而且听说他对苏玉娟不加管束。任她乱来。”

高青云道：“苏玉娟已经死啦！”

彭春深道：“可是陆鸣宇下的手？”

高青云：“是的，陆鸣宇曾出巨款托我下手，但我没有理他。”

彭春深道：

“他一定是受不了这个女人的淫乱行为，所以杀了她。好啦！咱们不谈这事，实在值不得多费唇舌。”

高青云皱眉寻思，缓缓道：

“恰恰相反，兄弟认为大有谈下去的价值，根据我的所知，加上彭兄所述，显然陆鸣宇既非真心爱上苏玉娟，而且他也不是没有别的美女。因此，他老是带着苏玉娟，必有重大原因。”

他停歇一下，又道：

“同时陆鸣宇这个老奸巨猾，为了得以随时随地杀死她，所以预先布置好，故意纵她淫乱。”

吴丁香道：

“高先生的意思是，陆鸣宇下手杀死苏玉娟之时，对丐帮帮中之人有得交待，是也不是？”

高青云道：

“正是此意，但他何以一直要把她留在身边呢？我猜一定是因为她是个魔女剑派之人，所以直到魔女剑派的另一个高手冯翠岚出现，他才杀死苏玉娟。因为他的目标可以转移到冯翠岚身上了。”

吴丁香恨恨道：

“这个恶魔，专门蹂躏女子，冯翠岚长得漂亮不漂亮？人坏不坏？”

高青云道：

“凑巧我都认识，而且有点渊源。她不但漂亮，而且为人很正派。但你别误会，陆鸣宇仍然不是垂涎她的美色，而是为了另一项重要原因。”

吴彭二人都听得十分有趣，不敢出言打岔。

高青云道：

“魔女剑派有一宝物，大概是专门可以克制丐帮高手，特别对陆鸣宇不利，那就是‘诛心妙剑’，陆鸣宇只要用蛊术制住魔女剑派最重要的人，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魔女剑派的主要人物，以前是苏玉娟，现在则是冯翠岚。所以苏玉娟面临淘汰命运啦！”

吴彭二人总算弄明白了，但竟如此曲折复杂的内情，若非这个“白日刺客”，谁也无法弄得明白。

高青云又道：

“不过现下冯翠岚的命运如何，我也不大清楚，所以我不能寄望她代我应付陆鸣宇。”

彭兄，请把刺激穴道的手法传下，兄弟就得走了，当然我得安排一下，使姚文泰以为吴姑娘已经身亡，他本不知彭兄之事，所以吴姑娘一死，他就会搬回来，不再追查此事了。”

彭春深迅即把刺激穴道，以抗拒“蛊术”的手法传给高青云，并且向

他再三致谢表示感激。

要知高青云已等如答应他两件事，一是帮助他同吴丁香，永结连理。二是不把他的踪迹，泄漏神钩门得知。

晚饭以前，高青云已会见了姚文泰，向他说道：

“尊夫人之事，已告一段落，从此以后，人间永远找不到吴丁香这么一个人……”

他拿出一枚翡翠戒指，交给姚文泰。

这枚戒指乃是吴丁香平日所戴之手，从不离手。姚文泰当然晓得，接过来一看便表示十分满意。

他道：

“高兄既然下手，可见得这贱人实有该死之罪，如此我心亦不致不安了，至于高兄的酬劳……”

他一面说，一面起身把墙边一个大柜打开，取出一个长方形的铁盒，双手捧到高青云面前。

姚文泰接着道：

“这儿二百两黄金，只是一点敬意而已，但望高兄晒纳，此外，高兄如有差遣，敝派上下，都可供驱策，决不敢推辞。”

高青云沉吟一下，道：

“咱们已谈过条件，只须贵派全力支持，就是酬劳了，因此这一盒黄金，请姚兄收回。”

姚文泰恳切道：“高兄若不嫌弃，便请收下。”

高青云摇摇头，道：

“黄金在世人眼中，诚然宝贵，但在咱们看来，却不算什么，如果姚兄当真想帮忙兄弟，倒是有一个办法。”

姚文泰把铁盒放在一边，他乃是一派领袖，阅历何等丰富，晓得不必勉强对方收下金子，只要帮助他就行了。

当下说道：“高兄的事须得兄弟效劳？”

高青云道：“姚兄的小姨子馨儿姑娘，天生丽质，兄弟想借她一用。”

姚文泰虽然没有板起面孔，但脸色微变，道：“高兄别开玩笑。”

高青云严肃地道：

“不是开玩笑，兄弟打算借重馨儿姑娘的姿色，引诱那色中魔王落网。”

姚文泰这才明白过来，道：“哦！可是陆鸣宇？”

高青云点点头，道：

“陆鸣宇手段高强，心计极深，想撕破他的假面具，可真不容易。说到‘色诱’之法，本来也是万万行不通的。”

他停顿一下，才又道：

“若是单论姿色，武林中有几位姑娘，都十分美貌，可惜陆鸣宇都认得，而且她们皆是武林中人，仅仅这一点，陆鸣宇就不会上钩了。”

姚文泰道：“馨儿不会武功，反而是重要的条件了？”

高青云道：“正是如此。”

姚文泰道：

“她既无武功，便无保护自己的本领，咱们拿她作饵，岂不太冒险了么？”

高青云道：“咱们如果布下陷阱，则何险之有？”

姚文泰一想也对，虽说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险，但只要馨儿身份不泄露，

陆鸣宇再情急也不会伤她。

他点点头，道：

“攀儿向来很听我的话，高兄如若信得过我，何妨细细商量一下这个圈套？”

高青云既须借重他的力量，这个计划就不能不与他磋商了。两人。一直谈到华灯已上，才始结束。

高青云道：

“兄弟暂时告辞，这就前赴会宾楼，看看陆鸣宇有何举动，还有那欧阳菁姑娘，目下也不知怎样了。”

姚文泰道：

“兄弟接到的报告，曾提及欧阳姑娘，她在午饭后，仍然与武当派的风火双剑在一起。陆鸣宇的行踪也查得很清楚，他一直与丐帮高手们在一起，不断地听取手下各种报告。”

高青云道：“听起来好像准备应付一件大事似的。”

姚文泰道：

“正是如此，敝派之人刻已用上全力，追查一个已传遍了洛阳的重要消息的来源。”

高青云大感兴趣，问道：“那是什么消息？”

姚文泰道：

“这消息说有二十多个门派，正在秘密商谈‘联名’问题。他们联名之故，乃是打算召开一项武林会议，重订‘九大门派的列名。”

高青云啊一声，道：

“武林中许多门派，都想列入‘九大门派’之中，这果然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姚文泰道：

“如此重大的消息，为什么会传遍洛阳城？高兄自然也知道，目下全国各地的武林门派，几乎都有人赶到洛阳，因此这个消息，等如已传遍了全国啦！兄弟感到奇怪的，便是这个消息只不过是‘联名’阶段而已，这等初步互探意思的行动，应该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外人如何得知呢？”

高青云道：“既然有二十多个门派参与，这消息就不易保持秘密了。”

姚文泰摇头道：

“以敝派而论，虽然不是名门大派，但在洛阳地面，总是地主。如果有这等‘联名’之事，怎会漏了敝派，高兄你说是也不是？”

高青云讶道：“原来姚兄事前也无所悉。”

姚文泰道：

“因此之故兄弟认为必是谣言，已派出不少人手，尽力追查来源，但不管这事如何发展，目前却已使得所有的武林人物，更加不肯离开洛阳，人人都在等候进一步的消息，说不定这么一来，真的会举行一项武林的庞大会议呢！”

高青云道：“兄弟想不出这么一个谣言，对什么人最有利？”

姚文泰道：

“是呀！凡是有资格列名在‘九大门派’之中的家派，这刻反而都受到现在的九大门派怀疑和敌视，说不定暗中已展开仇杀，互相削减对方的实力。至于没有资格的门派，在这个全武林大会中，显然得不到好处。”

高青云道：“这样说来，不出数日，天下各派的高手，都会赶到洛阳了？”

姚文泰道：

“此一结果，已不必置疑，洛阳将成为有史以来武林高手最多的城市，不过这么一来，对高兄刚才所提的计划，却十分有利。”

高青云道：“姚兄说得是。”

他起身告辞，出得街上，看看没有可疑的人注意自己，便直向会宾楼奔去，他虽然按照预定计划去做，但心中却越来越感到迷惘彷徨。

分析起来，高青云的迷惘，乃是由于大局的变化而生，首先是召开“武林大会”之事，如果成了事实，则局面的演变，谁也无法预测。其次，撇开各门派的明争暗斗不谈，单就人魔门下出世之事，这个尽得“人魔”真传之人，不但本身非常厉害，同时还据有“极乐教”此一力量，把情势弄得十分复杂。

如果此人打算在“武林大会”中，横行肆虐，一本过去“人魔”作风的话，他可有击败天下各派高手的力量，如果没有，自然不必多说。如果有这等力量，则他高青云就万万不是“对手”了。

再其次是关于“阿烈”的问题，高青云一直在帮助阿烈，使他得以逃过七派追杀之祸。

可是目下问题又来了，假如阿烈在练神功之后，不但不怕七派的仇杀，反而要报复灭门之恨，情势岂不变得十分严重？

纵使阿烈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毁掉七大门派，可是他在受迫和忿恨之下，说不定会与“人魔”这一路联合起来。

高青云想来想去，不论是从整个局势看，抑是从个别的部分着眼，现下的情况，已经演变得十分复杂了。

他感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根本无法控制这等局面。甚至连阿烈这个天性仁慈侠义之人(这是他以前观察的结论)，会不会变成最可怕的杀星？他也无从忖测了。因此他不但“迷惘”，而且深感彷徨起来。

他已踏入“会宾楼”中，首先看见徐璞在楼下，与几个武林同道在用饭。

徐璞一见到高青云，马上含笑起身，和他打招呼。高青云顿时晓得徐璞已接到姚文泰的命令，才会有这等友善的态度。

徐璞走过来，道：“范兄，一道到那边坐吧！”

高青云拱手道谢，口中迅快悄悄问道：“陆鸣宇来了没有？”

徐璞道：“还没有。”

高青云道：“那么楼上有什么人？”

徐璞道：

“武当派几个人，那个欧阳菁也在其中。还有就是裴夫人和樊泛兄等另一帮人也来了。”

高青云略略提高声音，跟他讲了几句应酬语，便拾级登楼。

他一到楼上，马上就听见欧阳菁的笑声，那是在第一间雅座内传出来的，他正要过去，却忽然止步。

原来这时他感到某处有一对眼睛正在瞧着自己他根本不知道这对眼睛在什么地方，只不过有这么一种感觉而已。

这是他多年来苦心训练出的一种特别感觉，由于他具有这种奇特的超

人的感应力，使他避过了许多灾难。

他徐徐转头回顾，估计出这对眼睛应该隐藏的处所，当即转身行去，坚决地走到一间雅坐门外，伸手拨开门帘。

里面果然有一对凌厉犀利的目光射出来，与他打个照面。高青云一瞧，这个房间之内坐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五六旬之间的老者，一个穿黑衣，一个穿白衣，端坐如山。黑衣老者便是凌厉地注视他的人。

这两个老者的坐姿，以及犀利坚凝的眼神，已显示出他们精通武艺，内功造诣，极是深厚。

高青云拱拱手，道：“两位老丈请了。”

那白衣老者只颌首为礼，黑衣老者则站起身，抱一抱拳，道：

“壮士有何见教？”

高青云道：“请恕我直率唐突，敢问老丈何故注意每一个上楼之人？”

他问得如此干脆坦白，的确大出对方意料之外。黑衣老者不禁一怔，露出思索的神情。

可见得高青云这一记“单刀直入”的攻势，实是不易招架。亦恰如他杀人的手法，干脆利落，去来无迹。

黑衣老者终是经验丰富之人，略一思忖，便道：

“壮士问得好，只不知阁下对于被人注视之事，何以如此重视？”

他虽是反问，但口气已不否认曾经“注视”之举。

高青云道：

“因为在下身处险境，时时刻刻皆有被人陷害暗算的可能，因此之故，非得步步为营不可。”

他也算是回答了，其实内容空泛，真假莫测。

黑衣老者道：

“既然壮士赐告，老汉也不妨奉闻。那就是因为我等想找寻一个人，故此不肯放过任何人物。”

高青云微微一笑，道：

“如果在下猜得不错，老丈们所找之人，分明已经在掌握之中，何须节外生枝？”

这话一出，连一直端坐不动的白衣老者，也不禁皱皱眉头。黑衣老者的惊讶，更是见诸形色。

高青云又道：

“说也奇怪，在下所要慎防的人，正是老丈们也十分顾忌的人。这等事老丈们难置信吧？”

黑衣老者道：“壮士本是爽快的人，何不直说出来？”

高青云道：“在下怕只怕隔墙有耳。”

两老者马上闪过警惕的神色，白衣老者迅即贴耳壁上，凝神聆听。之后抬起头来，连连摇动。

黑衣老者道：“你放心吧，隔墙无耳。”

高青云才放低声音，道：“两位老丈可是冀北欧阳府中的人？”

黑衣老者点点头，道：“是又如何？”

高青云道：

“在下自信不会走眼，刚才一见之下，已经十分窃喜，因为在下正苦于

无人可以助我搭救欧阳姑娘。”

黑衣老者哦了一声，道：“她没事呀！”

高青云道：“表面看来没事，其实她已中了暗算。”

白衣老者拂衣而起，沉声道：“这话怎说？”

他虽是口问此事，但行动上和神态间，已清楚地告诉对方，如果他是胡说，定必有苦头吃。

高青云当然不怕，但他却须取得这两名欧阳府的高手合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并不恶言相向。

他徐徐道：

“在下当然大有根据，据我所知，欧阳姑娘心灵已经受制于人，对方施展的，乃是外门奇功中至为阴毒厉害的蛊术，这等功夫，料老丈们必也听闻过。”

黑衣老者道：“若是蛊术，壮士可有破法？”

白衣老者也愕然坐下，收回敌视的态度。

“在下刚刚费尽心机气力，总算找出了破解之法，但是不是当真有效，尚未可知。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他这样说法，反而得到老江湖的信任。只因大凡江湖越老之人，越发深知世事奇幻多变，一件事未曾试验以前，最好抱存疑态度。

黑衣老者道：“原来如此。”

他伸手指一指白衣老者，道：

“他是欧阳无间，老汉欧阳无阻，尊驾高姓大名，可许赐知？”

高青云把大局看得清清楚楚，晓得自己与敌人公开一拼的时机已经密迩，无须过度小心持秘密了。

因此他坦然道：

“在下高青云，为了对付强敌，不得不乔装改扮，藏起本来面目。”

那两名老者都睁大双眼，打量这位名震天下的白日刺客。如果高青云没有乔装改扮，他们一定可以猜认出他的来历。

黑衣老者道：“原来是高兄，失敬得很。”

高青云道：

“老丈好说了，早闻欧阳家三大将，乃是当世奇人，有惊世骇俗的绝艺。只不知还有一位曾在开封露过面的欧阳无惧老丈，何以不在此地？”

欧阳无阻道：“如果有需要的话，马上可以找到他。”

高青云摆摆手，道：

“这要看两位的仲裁了，在下所知的，便是欧阳姑娘实在是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假如她不是与武当双剑在一起，相信早就有人向她下手了。”

他略一停顿，想了一下，又道：

“除了陆鸣宇，为了极乐教的秘密，一定要向她下手之外，事实上他已下手了，其余与化血门查家有怨的七大门派，也大都想对付她。因为她是查公子的朋友，这一点谅两位自然已查明白了。”

欧阳无阻道：

“是的，目下虽然有武当双剑在场，别人不好意思怎样，但事情逼急了，还是会伺空隙下手的。”

高青云道：

“在下索性奉告一些秘密，那就是陆鸣宇与人魔沙天桓有密切关系。人魔的嫡传门人，想必已与陆鸣宇在一起。而在下则是奉命对抗人魔的弟子。在下如若赢了，人魔沙天桓只好仍然销声匿迹。在下不幸失败了，那就只好任他横行。连迫遥老人也没奈何……”

欧阳无阻无间二人，听了这话，都大吃一惊。

高青云又道：

“欧阳姑娘的安危，与查家公子有关，在下既是查公子的朋友，便不能不关心她。

再说，她的对头陆鸣宇，原是我的对头，这样解释，两位可能满意么？”

欧阳无阻道：“这一点我们都晓得了。”

高青云取出一个瓶子，倒出一点药末，又说出如何刺激穴道之法，最后道：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快破去陆鸣宇的蛊术，最好让欧阳姑娘躲起来，以免闹得天下大乱，可是她一定不肯躲起来。”

欧阳无阻道：

“她只要不是碰上这等无形无声的侵害，我们总可尽力保护她，高兄请放心。”

高青云道：“好吧，在下可就不必见她了。”

他拱拱手，转身欲行，穿白衣的欧阳无间突然道：“高兄且慢。”

高青云回头道：“还有什么指教？”

欧阳无间道：“冀北欧阳家从来不能无功受禄，这一点务请高兄见谅。”

高青云讶道：“老丈拒受在了的赠药么？”

欧阳无间摇头道：

“那也不是，只不过不能无功而受而已，假如老汉能够为高兄做点事，就不是无功受禄了。”

高青云知武林中有些家派，规矩古奇，无法勉强。因此他也不多说，凝眸寻思如何让他们代做一点事情。

他还未想出计较，欧阳无间已道：

“老汉论武功倒也有限，但有一项专长，或者可以派上用场。”

高青云深知欧阳府三家将本是江湖异人，由于某种因缘，才变成欧阳府的家将。因此他们的绝技，必甚惊人

他当下表示非常重视，道：“老丈请说。”

欧阳无间道：

“老汉擅长视听之术，若是要探听机密谈话，以及窥测一些藏身在隐秘中的人，敢说易如反掌。”

高青云顿时发觉这两项专长，真是太管用了，连忙道：

“好极了，在下定须请无间老丈相助。”

欧阳无间直到这时，已确知高青云真是了不起的人材，最难得的是一口一声“老丈”又自称“在下”，处处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这等胸襟和诚意，教人无法不替他卖命出力。

他道：

“至于我这位兄弟无阻，也有一项专长，大概可与高兄比美，那就是他擅长穿户入室之术，纵是铜墙铁壁，密不透风所在，也能进出自如。所以我们的名字，一个叫无阻，一个叫无间。”

高青云道：

“像两位老丈的奇技绝艺，真是叫人感到惊异不已，只不知还有一个无惧老丈，擅长什么绝艺？”

穿黑衣的欧阳无阻答道：

“他练成了返魂术，具有不死神通，举凡水火木土，兵刃拳脚，以至世上百毒，常人所无法忍受的，他都罩得住，纵然暂时死去，但不须多久，便能返魂复活。因此，他名无惧。”

高青云点头道：

“在下记得也听过有这么一门奇功，可想不到能够拜识，真是三生有幸。既然老丈们惠然赐助，在下原本拟定一个计划，就更为妥善完美了。”

洛阳城表面上还是那么宁静，但三日来，从全国各地已有不少武林知名之士赶到，显然暗流激荡，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高青云已试探过公开露面，由于目前形势大转变，对付化血门查家的七大门派，因为要应付本身的危机，无形中对“血羽檄”案已淡下来。所以居然没有人对高青云加以太多的注意。

要知各地武林各家派赶到，便是证明前此酝酿召开天下武林大会的谣言，已经渐变为事实。

这个大会的主要目标，是重行拟定“九大门派”，因此，虽然强大如少林武当等家派，也不敢稍有轻忽。

其他的家派，自然更是小心翼翼地准备，免得招致被“刷”下来的耻辱。在榜外的家派而言，凡是有资格的，却无不磨拳擦掌，希望可以挤入“九大门派”之列。光大门户，传誉武林，都在此一举了。

此处，凡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家派，都被“极乐教”的消息所震惊，无不忙于彻查内部看看有没有人已投入极乐教。

各家派既然受到外忧内患的侵扰，对于搜捕阿烈之事，自然而然就淡了下来。于是，高青云便得以展开计划。

欧阳菁已经离开洛阳，据说是她父亲亲自赶到，要她走的，所以洛阳城已消失了这个美貌少女的情影。

第四日的中午过后，洛川派的姚府，不断有客人上门。这些客人，不用说都是武林中知名之士。

他们皆是收到洛川派掌门人姚文泰具名的请贴，虽然是晚饭，但交情有浅有深，关系够的人，或者是名望身份特别的人，都可以提早一点到姚府去。因为人人都想早一点与姚文泰谈谈，观测一下大局。

在武林人心中。姚文泰的大宴武林同道，乃是最合理之举。放眼洛阳群豪，虽然有好些人比姚文泰更有名望和地位崇高，可是都不便出面邀宴。而姚文泰以地主姿态，首先召集一次雏形的武林天会，事实甚有必要。

因此，不但凡是接到请贴的人，没有不赴宴的。甚至有些没有请贴的，也设法藉词走一趟，探探行情。

所以还未到申时，姚府已有近百宾客到达。

姚文泰把两进大厅打通，极为宽敞。

可是业已显得相当拥挤，场面热闹之极。

高青云也是早到的人之一，他密切注意每一个人，设法弄清楚来历底细。可是他到后来也没有法子细加观察，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暗暗窃喜。因为这么一来，别的家派亦同样感到无法观察。

事实上高青云已出动了欧阳无间和无阻，分头监视观察。高青云深信任何家派，也派不出像他们这样的三个人，因此，人家是真真正正的遗漏网矢。

而他这三人，再加上洛川派的种种资料，必能把所有的客人的来历，弄得一清二楚。

陆鸣宇到达时，声势赫赫，跟他来的丐帮高手，多达七名。但皆是正式式的丐帮长老，没有可疑之人。

所谓可疑之人，是指不具丐帮身份，而与陆鸣宇在一起的。那一定是“人魔”的手下，高青云并不怕人魔其他手下，只想早点查明那一个是他正式的对手。兵法上说的“知己知彼”，实系至为重要的原则。

洛川派的人，悉数出动，接待来宾，因此，高青云和欧阳无间无阻等，很容易就掩蔽了真身份。

九大门派之人，都不矜持作态，皆在申牌以前抵达。这些门派的首脑人物，由姚文泰亲自招呼，在另一座小厅坐谈。

陆鸣宇在外面大厅内与好多相识的人周旋过，这才由姚文泰亲自带领，往那间小厅行去。

他们经过一条长廊，踏入一座院落时，嘈杂的人声，已经渐渐听不见了。

这座院落种植着许多花卉，及各式各样的盆景，布置得极为幽雅，颇足观赏。陆鸣宇游目一瞥，忽然停步。

姚文泰指指那些花卉，道：

“帮主敢是对此道大有偏爱么？如果有那些看得入眼，兄弟自当奉赠。”

陆鸣宇摇摇头，道：“假山那边是什么所在？”

姚文泰和他的一个门人，都愕然望去。而丐帮一个跟随着陆鸣宇的中年人，马上露出戒备之状。

这个丐帮高手，近年来在江湖上甚为著名，姓顾名章，外号锦衣丐，一直跟随陆鸣宇，很少离开的。

这一回陆鸣宇北上，顾章没有露面，直到现在才出现，不问可知必是陆鸣宇派他去做机密的任务。

姚文泰道：“假山后面，乃是院角，铺着草地……”

陆鸣宇淡淡一笑，道：“咱们过去瞧瞧如何？”

姚文泰显然甚是纳闷，点头道：“好呀！”

他当先行去，领着众人，霎时转过假山，但见那一角铺满茵草的院子，站着一个女孩子，怔怔地望着他们。

这个女孩子长身玉立，面如春花，年纪在二十以下，眼睛转动之间，既美丽动人，又甚是纯真可爱。

陆鸣宇喔了一声，道：“原来有一位宾眷在此。”

姚文泰疑惑地瞅住美貌少女，道：“这位小姑娘不是敝宅之人。”

他的门人举步上前，客气地问道：“姑娘是跟谁来的？”

那美貌少女似乎有点慌张，用于向墙边一指，呐呐道：

“我……我是隔墙的……”

姚文泰眉头微微一皱，转向陆鸣宇道：

“原来是邻家的小姑娘，想是见敝宅热闹，所以从那边角门溜进来了。”

陆鸣宇微笑道：

“今日的洛阳城，可说是精英荟萃，藏龙卧虎。这位姑娘，虽然瞧来不懂武功，但还弄个明白的好，说不定是那一位高人带来的孩子。”

姚文泰道：“既是如此，不妨一试……”

## 二十七

他向门人打个招呼，那个洛川派的好手，突然出手向那美貌少女的咽喉点去，指力劲厉，一听而知。

那美貌少女反应甚是迟钝，直到对方闪电般缩回手指，才始向后退，口中发出低低的惊呼声。这时，任何会家从她的反应，以及身形步法间，都可瞧出她绝对不会练过武功。

陆鸣字欣然一笑，道：

“果然是邻家女子，咱们倒是有点大惊小怪啦！”

姚文泰陪笑道：“帮主说那里话来？这等蹊跷情况，自应查个明白。”

他们转身行去，邻院就是那座小厅了。

锦衣丐顾章在众人见礼寒暄时，便溜了出去。他极快的转到那座假山后面，只见那个美貌少女，还未走开。她一见有人来，马上以手掩胸，做出受惊之状。

“姑娘休得害怕，我特地来陪你回去的。”

美貌少女定眼看他一睛，见他相貌堂堂，衣服华丽，不似是无赖穷汉，这才放心地舒口气。

她道：“我就住在隔壁又隔壁的巷子里。”

顾章道：“你打那儿进来的呀？”

美貌少女道：“我早上就来了，因为这儿的一位春莺姊姊，明儿就出嫁啦！”

顾章道：

“哦！你是来与她叙一叙的？但这儿的客人越来越多，你还是回去的好。我陪你走过去、免得又有别人询问。”

那美貌少女既欢喜而又不好意思地道谢过，便领先行去。

邻院果有一道角门，可通邻家的后花园，不远处则又有一道没有上锁的后门，可以通出巷子。

她一走出那巷子中，顿时透出一口大气，好像是从樊笼中飞出的小鸟一般，动作和表情，都十分可爱。

锦衣丐顾章双目灼灼地欣赏着她，没有半点顾忌。这使得那美貌少女羞赧起来，反而不敢看他。

顾章柔声道：“小姑娘你贵姓名？”

美貌少女道：“我姓丁，名宁。”

顾章接着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丁宁道：“只有我的寡嫂和两个侄子。”

顾章道：“那么你们如何过活呢？”

丁宁道：

“这一年来，都靠找死去的大哥留下的一点钱过活，所以我正想返会故

乡，但我嫂子不愿意……

顾章讶道：

“原来你们不是本地人，但为什么你嫂嫂不愿回籍？她有法子撑下去么？”

丁宁垂首不语，过了一阵，才道：

“我们乡下没人可依，反而这里还有一个朋友，时时接济我嫂嫂。”

顾章走了一辈子江湖，何等老练，这时一听便知，点头道：

“我明白啦！你嫂嫂已经另外找到男人，而你却不愿看间这等情事，所以想返乡，对不对？”

丁宁微微颌首，霎时变得十分忧郁。

顾章道：

“我可以帮你的忙，让你回去。但我没有时间送你，只能送你盘缠、只不知你独个儿可敢上路么？”

丁宁一听对方不能送她，只能送她盘缠，可见得他并非存心不良，顿时大为放心，露出感谢的神情。

她道：

“我嫂子现在根本不理我，有时十天八天都见不到他们。我日常做些女红，还可以养活自己。”

顾章哦一声，道：

“这样说来，你离开了，她也不曾知道，亦不曾管你的闲事，对不对？”

丁宁点点头，轻轻叹息一声。

顾章实在没有不相信对方的理由，尤其是与她走了这一段路，已察看清楚她的的确确不懂得武功。

他迅速回望一眼，巷子内外都没有人影，当即伸手一拍，丁宁娇哼一声，身子软软的倒在他的怀中。

顾章对这个失去知觉的美女，看都不多看一眼，一双手抱着她，另一双手从身上拿出一个叠起来的布袋。

他的动作非常利落迅快，一望而知已纯熟万分，不晓得已做过多少遍了。

仅见他布袋扬起，一下子就将这个美女装了进去，让她像个煮熟的大虾般屈曲起来，此外，还拿出几根可以伸缩的扁薄钢条，每根都拉直，长达三尺以上。他把这些钢条塞入布袋内，把布袋支撑开。

之后，他提袋而行，此时任何人单从外表看，怎样也瞧不出这个大布袋之内，竟装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他迅快出巷，走到另一条街道上，将布袋交给一个壮汉，看他去了，这才回转身，悄然返回姚府。

在姚府中，客人门陆续前来，使场面更为热闹。

锦衣丐顾章小心翼翼的在各处走动，直到亲眼看见洛川派的高手们，包括姚文泰在内，都没有离开过，才始停止观察，去向陆鸣宇报告。

高青云已在暗中业一一看过“九大门派”赴宴的首脑人物。这些人无一不是享有盛名，地位甚高之辈。

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今日洛川派的款待武林同道，等如是以地主身份，召开一个小型的武林大会。

因此各门派，包括有心觊觎“九大门派”名位的门派。都是尽其所能，

精英尽出，等候事情的发展。

可是他默计竟没有一个人，足以赢得“人魔”沙天桓的传人时，心中不免暗暗失望，感到自己既孤单，同时责任也益形重大了。

他从严密布置好的通讯网中，恰恰得知有关“丁宁”被掳之事、并且得知现在已由改扮男装的欧阳菁和欧阳无惧，正在暗中监视敌人，兼且保护“丁宁”的安全。当下大感欣慰，悄然退入密室中。

他在密室中，仍然可以看得见大厅内的情况。

不久姚文泰也抽身来到，一见面就道：

“事情进行得如何了？”

高青云道：“陆鸣宇已经有一双脚踏入咱们的陷阱中了。”

姚文泰面上反而添上忧色，道：“这真想不到呀！”

高青云道：“什么事想不到？”

姚文泰道：

“我意思说陆鸣宇，以他这等纵横一时的枭雄人物，如何这般容易落网呢？你不会觉得太容易么？”

高青云笑一笑，道：

“太容易？姚兄，请问你洛川派岂是轻易如此与人全面合作的？颦儿姑娘的姿容，岂是随便找得到的？何况还须有许多条件配合？老实说，如果她不是姚兄至亲，兄弟断断不敢用她作饵的……”

他停歇一下，又道：

“以陆鸣宇这等人的本事，不难使任何女人真的爱上他，因而吐露咱们的计划。但颦儿姑娘须得为你考虑，便不易动情了。”

姚文泰搓搓手，终于说出心中焦虑，道：“她的安全可有问题？”

高青云道：

“没有问题。现在已有两名高手，暗中保护着她。要知陆鸣宇唯一的弱点，就是‘好色’，咱们把握着这一点，加上种种极合适的条件，所以他才会这般容易入壳。现在看来咱们定下的其余两个计划，都不必使用了。”

姚文泰道：

“目前咱们的困难，是如何能在恰好的关头，带领天下的名家，及时赶到。当场揭穿陆鸣宇的假面具。”

高青云道：

“只要事情没有变化，相信在酒席摆好以前，就可以揭穿他的狰狞面目了。”

姚文泰沉吟一下，才道：

“本来我不大相信陆鸣宇会如此急色大意，但第一步已经恰如咱们计算中，可见得此人的玩弄女性，乃是极深的癖好。目下离入席尚有个把时辰之久，他有充裕时间，去蹂躏过颦儿，才回来入席。”

高青云道：

“是的，只等九大门派中，与化血门有关的七派首脑，开始商谈之时。其他的人，均须知趣走开，陆鸣宇定必趁这空隙，前去向颦儿姑娘施暴。”

姚文泰道：

“那么现在咱们只好等待啦！”

他出去之后，高青云就静等七大门派开始密商的消息。等了一阵，正在心焦，忽然有个中年人奔入来。

这个中年人乃是洛川派中，至为精明能干之人，乃是组成通讯网的核心份子，是以知道密室的秘道。

这个中年人道：“高老师，外面传来紧急消息，是属于第一级。”

敢情连这个中年人也不知道消息内容，因为高青云已用暗号，代表了各种情况。传递起来，也特别容易。

高青云吃一惊，那中年人立刻道：“可要通知别人么？”

他要通知的自然不是姚文泰，高青云点点头，道：

“好，请火速通知贵掌门人，不过这个消息，与馨儿姑娘无关，你别太着急，以致被人瞧了出来。”

那中年人顿时不紧张，过即出去。

高青云也从一道侧门行去，他假扮姚府家人，是以进出都不惹眼。

他很快就行出大街上，与一个小贩说几句话，便又赶快走去。

转入一条横街，街角屋檐下，有个汉子把担子放在旁边，正在歇息。

高青云经过他身边蓦然一指点出，那汉子猝不及防，应指跌倒。

这时横街上没有行人，高青云揭开那担子的筐盖，但见筐内只有一把长刀，当下伸手挟起那汉子，丢入屋内。

他再向前行去，根据情报，前面这一段已没有敌方放哨之人了。他走到另一条街道的转角处，便停步不动。

转眼间便出现一个年轻人，从右方的街上踏步行来，此人步履矫健，背插长剑，一望而知乃是武林中人。

他一拐弯，恰好与高青云打个照面。

高青云装出老实的样子。那年轻人一点也没注意他，迳自从他身边掠过。高青云等他走了数步，才冷笑一声。

那年轻人嘎然止步回头望来，高青云也转回身子，双目如电，瞪视对方。四道闪电似的目光碰在一起，都是那么强烈锐利，因而使人觉得生像刀剑相交，火花迸射。

双方对瞧了顷刻，高青云冷冷地道：

“查公子，你意欲何往？”

那年轻人一怔，敢情他正是阿烈，当下应道：“你可是想管一管？你是谁？”

高青云道：

“查公子的武功就算是击败天下高手，但以你的警觉性而言，武林中尽多奇才异能之士，足以在你大意行过之际，施以暗算。”

他仍未透露身份，阿烈有点不耐，道：

“你刚才为何不试一试？”

高青云淡淡道：

“天下事，若是件件皆要试过，才始得知结果，则恐怕一辈子也做不了几件，就含恨以殁了。”

阿烈皱起眉头，道：

“你要不是很像我一个朋友，我必定没有这么好的耐性与你说话。”

高青云问道：“我像那一个？”

阿烈道：“你很像高青云兄，当然不是说面貌像，而是有他那种味道。”

高青云帽子一掀，把假眉毛等拿下，呵呵笑道：

“不只是像，我简直就是呀！”

阿烈甚为高兴，也笑道：“你这是干什么？”

高青云道：“你是问我何故乔装么？”

阿烈道：“是的。”

高青云道：“说来话长，总之我正忙着对付陆鸣宇。”

阿烈歉然道：“对不起，我没工夫帮忙。”

高青云心中叫声不妙，道：“你忙什么？”

阿烈道：

“我身上负有血海深仇、好不容易碰上他们都在一起，如何可以放过机会？”

高青云道：“他们横竖跑不了的。”

阿烈道：

“如果被他们散去，固然捉起来吃力，且也不易一一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当着天下武林名家面前，报仇雪恨。”

高青云道：“你等我办完事才动手行不行？”

阿烈道：“你急什么？”

高青云道：“我须要这些人，作为见证。”

阿烈道：

“哈！作为见证，我可要通通杀死他们呀！你敢是忘记了吧？他们如若全都死在我手底，还能见证么？”

高青云越听就越觉得严重，要知他费了无穷气力，加上机缘凑巧，才赶上了这等场面。

然而阿烈一从中搅乱，整个计划就得告吹。何况他这刻正是分秒必争，时机紧急，已没时间与他细细讨论。

他发急起来，不禁提高声音，道：“不行，你得让我动手。”

阿烈道：

“高兄，我查家合门血仇，恨大如天，你好意思妨碍我动手么？”

高青云不禁一怔，心想他的话可也没错，而且他辛辛苦苦，练就神功，岂仅仅只为了自卫？当然要报仇啦！

他苦恼地叹一口气，道：

“查兄弟，你有所不知，如果你破坏我的计划，便又有一个纯洁善良的少女，毁在极乐教主手中。”

阿烈道：“除非你把详情告诉我，否则我不予以考虑。”

他说得十分坚决，高青云不禁急得直跺脚，道：

“我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呀，况且你该不该大肆屠杀七大门派之人，还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阿烈面色一沉，道：“高兄终于露真心话了。”

高青云道：“什么真心话？”

阿烈道：

“你分明要使缓兵之计，让我先别动手，你把七门派之人放走，是也不是？”

高青云恼道：

“绝对不是，我可以赌咒。”

阿烈见他光火，反而不好意思了，道：

“你不必赌咒，但既然你没这等用心，何必又提到该不该杀死他们之

言？”

高青云道：

“你别误会，七大门派之人并非不可杀，而是须得分清楚，不可波及无辜。例如北邙派的宋不毒，便是死在兄弟手中的，岂是通通不可杀之意？”

阿烈的情绪比较缓和了一点。道：

“但高兄难道要我放过这个机会，不在天下名家面前，为我化血门查氏一家，报仇雪恨么？”

高青云道：

“唉！这件事若要说得清楚，起码得费上大半个时辰。哦！对了，这样好不好，你马上去与欧阳菁姑娘，还有那位梁大叔会面，他们有足够的时时间，把我的计划和苦心都你。”

阿烈摇摇头，道：

“怕是怕我听完之后，再也找不到七大门派的首脑人物了。”

高青云道：“他们不会马上散掉，我可以保证。”

阿烈忖思一下，道：

“高兄的话，自是算数。只不知裴夫人已死在高兄刀下没有？”

高青云心头一震，迅如电光石般忖道：

“如果我说她未死，他一定追问其故，又须罗嗦好久，不如哄他一哄，就说她死了，谅他目下还未知道。”

当下应道：“她焉能逃得过兄弟的利刀。”

阿烈摇摇头，道：

“刚才我问过一个人，得知她尚未死。”

他锐利地盯住对方，又道：

“这个人就是欧阳府的家将，谅他不会骗我。”

幸而高青云是个老练江湖，是以神色丝毫不变，迅即应道：

“是的，他没有骗你。”

阿烈讶道：“那么你又说她逃不过你的利刀？”

高青云道：

“我的意思说有把握取她性命，但问题是我没有理由杀死她，因为她没有加害令慈。”

阿烈怔了一下，道：“这话可是当真？”

高青云道：

“我又不是傻瓜，怎会平白放弃获得各门派宝物的机会？”

阿烈道：“唉！你这一招，把我的心完全搅乱了！”

高青云道：

“恕我没有时间陪你了，你快去与欧阳菁姑娘会面，便知一切，目下切切不可露面，坏了大事。”

他接着说出一个地点，不等阿烈回答，决然扭头便走，迅快向姚府奔去。

假如阿烈跟来，他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他深信阿烈必定先去问个明白，是以当机立断，掉首逕行。

果然阿烈没有跟来，他一边走一边重新化装，不过心情并不因阿烈的不跟来而疏松，因为他可以想象得到，阿烈报仇之时，将掀起何等样的巨大风波。而他的报仇雪恨，事实上大有商榷余地，并非天公地道之事。

这是因为阿烈的父亲，行淫积孽，各门派无不恨他入骨，兼且他把各派的镇山之宝都弄到手中，犯了各派大忌，方才引起灭门之祸。换言之，查家之祸，真是咎由自取，岂能完全怪责别人狠毒？

但他没有时间与阿烈谈论这些，眨眼间已奔到姚府，方自入门，马上接到报告，得知陆鸣宇刚刚从后门悄悄离开了。

且说这时阿烈已来到一处，但见门楼矗立，府第深问。根据高青云所说，此处就是极乐教的临时巢穴了。

怎会没有岗哨暗棒？

但高青云明明说的是这儿，并且举出一些特点，并不相符。因此，他难以确信自己有没有找错地方。

目下叫做既来之则安之，总得进去瞧瞧。

他一直潜行到内宅，这才看到灯光人影。那是从一间上房透射出来，另一边的房间，亦有灯光。

他不必迫得太近，单凭惊世骇俗的视听之能，就晓得了房间内的动静，同时连房外的动静也全知道了。

他绕到院落右方的花架下，但见一条人影，匿藏在前面的黑暗中。别人也许看不清楚，但阿烈夜间视物，与白昼无异，是以不但把那个人的服饰看得清楚，并且连他是谁也晓得了。

他迫近一点，以内力迫聚声音，变成一束声波，传向那个夜行人耳中，道：

“阿菁，我是阿烈，别骇一跳。”

那个人影身子仍然震动一下，可见得她对她的出现，甚感意外。她旋即回过头来，向他张望。

阿烈跃到她身边，伸手拥抱她，轻轻道：

“听说你来了这儿，我赶快就来。”

他发现欧阳菁的反应十分冷漠，同时也没有回答。

他想了下，又道：“这儿可是极乐教的巢穴？”

欧阳菁生硬地道：“你自己不会瞧一瞧么？”

阿烈也不顶撞或再询问她，只简短地道：“好，我去瞧瞧。”

他正要移动，欧阳菁突然抓住他的臂膀，道：

“你来此只是为了查这件事么？抑或是找你的梁大叔？”

阿烈停止任何动作，轻轻道：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我来此，实在是为了你。”

欧阳菁低哼一声，道：

“如果我不在这儿，你有别的去处么？”

阿烈道：

“当然有啦！你不曾忘记我是个负有血海深仇的人吧？那些仇人们，正集聚在姚府呀！”

欧阳菁没有作声，阿烈又道：

“高青云兄告诉我你在此地，我便赶来，打算先跟你谈谈。”

她的手指松了许多，道：

“你等办完一切才找我，我不在乎，反正你已丢下我好久了。”

这些话虽然不太友善，但她的声音却柔软了不少。

阿烈轻叹一声，道：

“我当时是行不由己，非马上修炼武功不可，否则我不但性命难保，而我查家满门血恨，也从此永埋黄土了。你叫我怎么办呢？”

欧阳菁道：“你总是有道理的。”

阿烈伸手再揽住她的腰肢，道：“你很怪我么？”

这回她很快就倒在他怀中，送上香唇。一吻之后，似乎一切误会都从此冰释，用不着再说什么话了。

阿烈首先开口，道：“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

欧阳菁道：“你瞧不是极乐教的巢穴。”

阿烈讶道：“何以见得呢？”

欧阳菁道：

“极乐教高手云集，人才济济。这儿如是临时巢穴，定要设有严密守卫，但我却看不见有人。”

阿烈道：

“对极了，我亦有同感，不过你现下这么一说，我倒是想出一些可以解释的理由。”

他停歇一下，以便整理脑中的念头，才道：

“第一，极乐教中之人，泰半是各家派的好手，现下各家派都有首脑人物在此，所以他们必须留在姚府。第二，此地只是陆鸣宇自己私人的地方，并非临时巢穴。第三陆鸣宇没想到此地会派上用场，所以不作布防。第四，也许是他认为布防会惹人注意，反而泄露了机密……”

欧阳菁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

阿烈道：

“高兄说有个女孩子被掳至此，他打算利用这件事，当众揭穿了陆鸣宇的假面具，对也不对？”

欧阳菁道：

“这倒是事实，高青云原来是专门对付人魔传人的，他查出这个魔星，与陆鸣宇是一路的，所以迫得陆鸣宇现出真面目时，那个魔星也不能不出现了，据他说，这个魔星很厉害，相信武功会强胜过他，但他多年苦修武功和历练世情，为的就是对付这个魔星，以挽天下武林同道，所以他非干不可。”

阿烈道：“我不管这些闲事，现在，只好等他完毕，我才对付那些仇人们。”

欧阳菁道：

“那七大门派现下实力之强，无法估计，你何不等他们分散了，才再以逐个击破呢？”

阿烈摇头，道：

“他们实力再强，我也不在乎，如果他们能杀死我，则我在死之前，他们七大门派最少也得消失了五派。”

欧阳菁吃了一惊，发现问题严重得远出她意料之外。

阿烈眼中射出仇恨的火花，又道：

“如果必要的话；我或者会利用那个‘人魔’的弟子的力量。”

欧最菁柔声道：“你报仇是应该的。”

阿烈道：“这是灭门血恨，岂能不报？”

欧阳菁道：“只怕那魔星不肯与你合作呢！”

阿烈道：

“为什么？他既不是维护公理正义之人，只要对他有利，岂有不干之理。”  
他缄默下来，心中反复念诵自己这几句话，尤其是“公理正义”四字，大是使他感到惊心动魄……

过了一会，欧阳菁道：“你在想什么？”

阿烈道：“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两手血腥的坏人。”

欧阳菁道：“我觉得你一点儿都不坏。”

阿烈道：

“现在虽然还不是，但事情发生以后，就是一个大坏蛋大恶人了，唉！”

欧阳菁温柔地抚摸他的脸颊，道：

“你本是个好人，所以想到要做坏事，便感到十分痛苦了。”

阿烈道：“但我为了复仇，又不得不如此。”

欧阳菁道：“是的，七大门派之人，如能舍命联手，你就不能不找寻外援。”

阿烈振作一下，道：“好，任何事情反正都会结束的，咱们且不想它。”

他们沉默了相当长久，阿烈忽然推推欧阳菁，作个手势。欧阳菁顿时会意，与他一起转到另一处。

转眼间一道人影奔来，甚是矫健迅疾，此人到了房门灯光照射得到之处，才始慢下脚步，还拂一拂身上长衫。

这个人欧阳菁可熟了，原来就是不折不扣的“极乐教主”李天东。虽然他害蒙住口鼻，但决不会瞧错。

他进房后，两个女子走出来，都分别隐匿在院落内的黑暗中。目下即使是天下无双的高手，也休想走到房门而能不被他们看见

阿烈比比手势，欧阳菁点点头，目送他捷逾鬼魅跃出去。不一会工夫，他已回来，向她点首示意。

“我已点了她们的穴道。”

欧阳菁也用传声道：“你有何打算？”

阿烈道：“我去房门边瞧瞧，有机会就收拾这厮。”

欧阳菁道：“你终于变心意啦！”

阿烈道：“我只是想利用他。”

他无声地走到房门前，从泄出的灯光的缝隙，向内窥视。虽然视野受到限制，但他已把房中情景看到大部份。

他除了用眼睛看之外，加上极尖的耳朵，便足以把模糊的景象，凄合成鲜明清晰的画面了。

现在他看见“极乐教主”李天东，正在向一个坐在椅中的少女注视。那个少女长得美貌纯洁，也在看他。

她的表情似乎甚为迷惘，过了一阵，她道：

“唉！起初我还以为你是坏人，心里怕得很。”

阿烈一听这话，便感到不对了，忖道：

“就算李天东长得很英俊好看，你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好人’啊！”

此是反证立论之法，由于李天东之人，乘夜绑架她来此，已显示存心不良。而现下她未见任何证据，居然说他不是坏人，可见得情况古怪。

李天东伸出双手，柔声道：“你放心，什么都不必害怕。”

那美貌少女站起来，乳燕般投入他的中。

李天东抚摸着她的秀发、面颊以迄玉臂，后来这双手又轻抚她的腰肢，

往下就移到她的臀部，动作猥亵。

但那少女一点也不反抗。阿烈转身走到欧阳菁身边，传声道：

“奇怪，那女孩子好像中了魔似的。”

欧阳菁道：“不中了魔才怪呢！”

她随即把自己也被陆鸣宇“迷”住之事坦白说出来，最后道：

“我当时忽然感觉到他是个仁慈可敬之人，便不肯向他口出不逊，那个少女既不借武功，又见识少，自然更被迷惑了。”

阿烈道：

“原来如此，单从这一门功夫看来，李天东就是陆鸣宇无疑啦！这个可恶的家伙，得修理他一下才行。”

他转身回到房门前，运起神功，把听音束聚如线，直向那美貌少女耳中送去，她先只是哼了一声。

但这用神功迫出的哼声，已如利箭般，把那美貌少女扎得身上一震。

阿烈看得清楚，马上传声道：“咬他！”

他以沉着的，充满信心的声音，连说数次。

李天东的手恰好捏她富有弹性的臀肌，美貌少女如受催眠般，突然间狠狠的一口咬去，李天东痛得啊的低叫一声。

本来以李天东的武功造诣，若然有备，那个少女再咬几下，也咬不疼他。但他恰在淫念大起之际，冷不提防，不但极疼，而且胸前的肌肉也被咬破了，泌出鲜血。他立刻发怒，把她推开几步。

那美貌少女似是突然从梦中醒来一般，愣愣地望着这个男人。敢情对方一疏神，心灵的控制力便全消失了。

阿烈连忙用传声向她道：

“姑娘，我是来帮忙的人，你得赶快装出被他迷住的样子才行，别人马上就赶到啦！”

那美貌少女面色剧变，向门外望来。但幸而李天东正在扯开衣服，检视伤势，是以没有看见。

到他抬头之时，那美貌少女向他朦朦胧胧的微笑着好象对刚才咬他之事，全无所知，正在等他去搂抱取乐。

李天东怔一怔，随即上前，伸手一勾，把她搂在怀中，问道：

“你爱我么？”

美貌少女点点头，耳中听到那股神秘声音指示，便道：“我爱你……”

李天东道：“唔！这才是我的小乖乖……”

他在她胸前摸了一下，又道：“把衣服脱掉……”

美貌少女为之一愣，李天东的手指马上发出真力，罩住她的穴道，那少女已柔声说道：

“我听人说，都是男人动手的，为什么你不象别的男人呢？”

李天东顿时收回真力，冷冷一笑，道：

“有意思极了，但你听到的话，不是真的，许多女人都是自己脱衣服，有时还替男人脱呢！”

这时莫说未经人道的美貌少女，不知怎么办好、即使是聪明机智的阿烈，也大是彷徨难决。

但她又在等候他的指示，这使得阿烈无法再行迟疑，只好马上发出指示。

美貌少女含羞道：

“真的么？好吧，但我先方便一下，在那儿呢？”

李天东道：“在床后不是有便桶么？”

她盈盈转身行去，才走出数步，阿烈突然举手叩门，沉声道：

“李教主，化血门查某求见。”

李天东一怔，但已中止了扑向那美貌少女之念。这正是一如阿烈所料，那“化血门”三字，使他生出错觉。

他回头冷冷道：

“这道木门难道还阻得住查兄么？”

阿烈道：

“在下倒不打算与教主直接会面，因为教主武功不比等闲，隔了一道门，逃起来对我方便些。”

李天东道：“查兄为了说这些话而来的么？”

阿烈道：

“这个自然不是，在下只是感到天地虽大，竟似乎无立足之地，所以打算请教主帮忙，向七大门派寻仇。”

这几句话对方十分听得进，但他是什么人物，当然不会轻率行事，当下略加考虑，才道：

“查兄可是与欧阳姑娘到过敝宫的那一位么？”

阿烈道：“正是区区在下。”

李天东道：“假如本人助你，你何以为报？”

阿烈道：

“教主开出条件来，只要我办得到，即可成交，但当然在下也有一个条件，也望教主答允”

李天东不由感到奇怪，道：“你亦有条件？”

阿烈道：“其实也算有了条件，只不过瞧瞧你的真面目而已。”

李天东道：

“我并没有求你合作，你别忘了这点。”

阿烈道：

“是的，但我们谈得拢的话，请问我到底与谁合作？你这副面目既非真的，别人也可以冒充啊！”

李天东微笑一下，道：

“冒充倒不致于，但你的顾虑，却也不假。”

阿烈道：“教主如若答应，在下就推门而入了。”

李天东道：“好吧！请进来。”

阿烈推开房门，但见李天东站在房间当中，而那美貌少女却在里面一点的地方。只听李天东吩咐那少女道：“你且到里间坐着。”

那美貌少女两眼不离阿烈，揣付那神秘声音，是不是这个俊秀少年发出的。一面移步后退，终天隐入里间。

李天东沉默了一阵，两人都听到那少女落坐时，椅子发出细细“吱吱”声响。而这阵声响，并不停止

这显然是那少女心中不安宁，是以身体时时扭动。但这么一来，李天东不必眼见，也能知道她还在房内。

他这时才开口道：“本座的条件，你只怕不易答应。”

阿烈道：“那是什么？”

李天东道：

“假如你要本座帮你诛杀七大门派之人这很容易，你须把这七派的失宝给我，作为酬劳。”

阿烈道：“果然不难，也甚值得。”

李天东道：

“可是你如果要瞧我的真面目，你就非加入本教不可了。当然你的地位，一定高过旁人甚多。”

阿烈道：“我入教有什么规矩？”

李天东道：“别人入教，，只在一个规矩。但你入教，却多了两条。”

阿烈道：“教主如肯赐告，在下自当恭聆。”

李天东道：

“第一点，你把柳飘香交出来。第二点，本座指定一个女人，你须与她燕好。第三点服一颗药丸。”

阿烈道：“除了第一点我明白这外，后面的两点，我一点不懂。”

李天东道：

“本座要你奸淫一个女人之故，便是使你犯了淫行，此后永远无法后悔，当然这个女人务必是你不能与她结婚的。”

阿烈哦了一声，道：“我懂啦！”

李天东道：

“第三点所提到的药丸是本座使你不敢叛变的保证，此药服后，有诸般好处，其中有两种最重要的功效是：一、本座可以使你完全变形。二、你的情欲，将强于你的理智，可以毫无忌惮的去做那‘快乐’之事。”

阿烈沉吟一下，道：

“此药如此厉害，难道人家都不会设法消解药性么？”

李天东仰天冷笑，道：“如若可以消解，那就不算稀奇了。”

阿烈道：“这样说来柳飘香也服过这等药物了？”

李天东点头道：“她虽是服过药物，但不是这一种。”

阿烈道：“我必须马上答复你么？”

李天东道：“你可是打算找人商量？”

阿烈摇头道：“我才不敢告诉别人呢！”

李天东道：“好，你自家考虑考虑。”

他们沉默了一阵，李天东又道：

“其实你加入本教，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要知你目下仇敌遍天下，不能没有一股巨大的势力支持”

阿烈道：“我知道。”

李天东道：

“况且本教讲究的是如何获得快乐，一切世俗上的拘束，均可不顾，这一点对你有何损害？”

阿烈道：“我当然也想快乐，不过……”

李天东道：“不过什么？难道你还讲仁义道德么？”

阿烈道：

“那倒不是，我只是想，纵然击垮七大门派，但结下的仇恨，其实更多。因为，我还是不能公开露面。”

李天东道：“你加入本教之后，自然能公开露面。”

阿烈讶道：“这却是何缘故？”

李天东道：“本座替你制造一种身份，不就行啦！”

阿烈唔了一声，看来大为意动。

李天东实在渴欲吸收这年轻高手，增加实力，因此不免稍微心急，考虑就没有平日那么周全了。

他怂恿道：“你如能报了血仇，还有什么损失呢？”

阿烈咬咬牙，道：

“好，我吞服了药丸，你就把真面目给我瞧。”

李天东道：“这个自然，因为你已是本教的人了。”

阿烈伸手，接过一颗宛如荔枝核大小的药丸，放在鼻子嗅了一下，但觉香气浓郁，似是能令人昏昏欲醉。

他目下早已不是“吴下阿蒙”，是以一嗅之下，已大致晓得这等药力功效，以及眼下后有何反应。

他既知反应如何，自然不会露出马脚了。所以他放心大胆地纳入口中，呱的一声，咽下腹着。

李天东哈哈一笑，伸手在下巴一扣一撕，剥下一副人皮面具，露出本来面目，赫然正是陆鸣宇。

到此高青云的推测，业已证实，可惜的是阿烈不能作为证人。那七大门派，也不能采信他的证言。

阿烈服过“仙昙化露”，万毒不侵，所以那药下肚，半点儿感觉也没有。但他却皱起眉头，掩住小腹。

他询问地看了对方一眼，道：“好像又热又疼……”

陆鸣宇点点头，道：“这正是反应，不足为虑。”

他的神情变得十分轻松，又道：

“现下第一步，你得遵照命令，找一个对象发泄一下。本座认为神钩门的裴夫人不错，等会你不妨拿她发泄情欲。”

阿烈道：“唉！我已感到欲火熊熊啦！”

陆鸣宇道：“等一下，你的身份还未解决。”

阿烈望住他手中的人皮面具，耳中还听到里间椅子的声响，突然举步行去，大有欲火焚身之意。

陆鸣宇道：“那个女孩子暂时动不得，目下还属本座的禁脔。”

阿烈叹口气，停下脚步，突然道：“让我瞧瞧这面具行不行？”

陆鸣宇道：“这又有何不可。”

随手递给他。

阿烈伸手去接，竟没接住，那张人皮面具，轻飘飘的掉在地上。同时之间，陆鸣宇连退两步，怒目而视。

原来他突然感到几经暗劲，袭向经脉大道，显然是对方有意擒拿他的手腕，是以急急缩手跃退。

阿烈面色一沉，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鸣宇冷冷道：“别来这一套，本人眼中不揉沙子。”

他蓄势运功，任何时间都可以出于攻敌。因此，阿烈空自想捡起脚尖前面的人皮面具，却抽不出工夫。

要知这张人皮面具，关系至为重大，如果落回陆鸣宇手中，以他的才

智武功，定能湮灭证据，设法逃脱。

这是因为“丐帮”势力浩大，陆鸣宇乃是帮主身份，如若拿不到确凿证据，动辄便有“门户之争”的危险。

所以如果陆鸣宇弄回人皮面具，又及时逃掉的话，以后再要抓他的小辫子，那实在是难之又难的事。

这刻陆鸣宇既不肯罢手，阿烈亦不放松，双方对峙了片刻，陆鸣宇冷笑道：

“查思烈，你以为自己还能活上多久？”

阿烈道：“这是我自家的事，用不着你担心。”

陆鸣宇道：“你只有一炷香，记住。”

阿烈道：

“一炷香之后，我马上倒毙呢？抑是像柳飘香那样，变得十分丑怪，而且有阵阵令人欲呕的臭味？”

陆鸣宇道：“像她一样，但比她更惨。”

他既然说出“一炷香”的时限，可见得他目下不急急动手，分明是在拖延时间，待对方毒发倒地。

阿烈面色变了一下，道：“这话可是当真？”

陆鸣宇道：“当然是真的。”

阿烈突然泛起一抹宽慰的微笑，道：

“陆鸣宇，你今日可说是恶贯满盈啦！”

陆鸣宇可以不相信对方的话，却不能不重视他那宽慰的表情。显然他突然问握到了胜算，方会如此。

他皱皱眉，道：“这话怎说？”

说话之时，暗暗运功聚力，一面查听，同时准备出手。

阿烈道：

“对付你这等第一流的恶人，若是没有一点神机妙算，如何使得？你为我傻得当真会吞下那颗药丸么？”

陆鸣宇对这话倒是不信了，因为他亲眼严密监视对方咽下的，如果他还能够施展手法，那么他也不能不服气。

因此，他暂时中止扑击突袭，道：

“既是如此，你把药丸拿来我瞧瞧。”

阿烈微微一笑，道：“使得。”

他目光仍然盯住对方，接着高声叫道：“高青云。”

叫声甫歇，房门“砰”地巨响一声，完全倒下。不问而知乃是有人用绝强的拳掌之力把房门击坍。

门口有人厉声道：“高青云在此。”

阿烈突然挥掌遥拍“呼”的一声，一股强劲无比掌力，挟着炙人肌肤的热气，疾向陆鸣宇攻去。

陆鸣宇在这等前后粹然受敌的情况之下，虽是一代魔头，也不由得心头大震，猛可窜起，身形侧飞之际，已瞥见阿烈迅快捡起人皮面具。

外面的天色已经变得暗暮，视线稍感朦胧。但从洞开的房门望出去。除了高青云的身形之处，外头还有影影绰绰许多人影。他们纷纷掣出兵刃，是以光芒打闪，使人更瞧得清楚。

陆鸣宇是何许人，这一瞥之下，已晓得外面那些人影，皆是各门各派

的高手，这个判断，是根据两种因素而来的。一是高青云把那些人找来，好作为证人，所以一定得是各门派有身份之人不可。

二是这些人数目不少，但居然能毫无声息地迫近，自己仍毫无所觉，虽说自己被阿烈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但这些人也须得是一流高手，方能不让自己警觉。这两个理由加起来，就获得无可置疑的判断了。

高青云仰天大笑，道：

“陆鸣宇，你想不到吧？”

陆鸣字眼见阿烈已夺去了人皮面具，证据落人手中，晓得问题严重，今日的局势，已不易扭转。

但他乃是一代枭雄，当世的魔星，他没有那么容易认输的，当下已在心中迅速决定了一项栽赃之计。

这是因为阿烈的身份，甚为特别，是以大可运用，反正这张人皮面具，并没有写上他的名字。

他微微冷笑，道：“想不到什么？”

高青云道：

“本人和各大门派的主脑人物，都及时赶到此地。但你大可放心，这些名家们可没有极乐教的人。”

陆鸣宇对高青云，甚至外面那一群高手，都不甚忌惮。因为高青云的武功，他已考究过，其他的名家，若是以一敌一，他也敢与任何人挑战。他最感到畏惧的，竟然是在他后面的阿烈。

由于他刚才施展出“化血神功”，攻了一掌，使他得知厉害，但也唯有此人，方足以与群雄相抗。

因此，他只要“栽赃”之计能够成功，则天下这一阵大乱，便够人瞧的了。

他哼了一声，道：

“高青云，这个姓查的人，可是你的朋友？”

高青云道：

“你不必节外生枝，现在天下群雄汇集，为的只是得知你是不是极乐教主，暂时不谈别的。”

陆鸣宇感到这个高青云实在不易对付，如果他再拿阿烈的身份作话题，便马上失去了一帮之主的身分了。

现下他还须极力扮演这个帮主的角色，所以他不得不改变进攻的角度，使别的门派之人，看不出破绽。

他道：

“好吧，咱们不谈化血门查家的问题，不过本人郑重指出一点，那就是关于极乐教主是谁，本人亦想查明。”

他停歇一下，又道：“高兄不反对吧？”

高青云嘲声道：

“当然不反对啦！你说认为谁吧？”

陆鸣宇道：“是化血门查家这一个未死之人。”

阿烈站在里间的门口，这时禁不住长笑一声，道：

“是我么？你未免太抬举我了。”

高青云道：

“陆鸣宇，你这一手反打一耙之计，休想得逞，我们大伙儿在外面，已

听见你与查公子的对话了。”

陆鸣宇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当下哦了一声，转眼向外面望去。

但除了较远处的屋顶围墙上，有不少名家高手外，在近处的，只有武当的风火双剑程玄道和何玄叔，少林一山大师，七星门的掌门人任远，风阳神钩门的裴坤亮等数人而已。

这数人皆是一派主脑人物，若然他们出头证实他陆鸣宇是极乐教主，天下之人，就实在很难不信。

换言之，他当务之急，只是对付几个人而已。

至于丐帮之人，虽然没有一个露面，但那四大长老，定在较远之处，利用“千里潜窥”之术监视一切。

因此，他如能把这几个名家蒙骗对付过去，丐帮帮人，一定也坠入彀中，根本不足为虑。

他定一定神，淡淡道：

“高青云，你屡次侮辱本人，但本人念在你的动机，光明正大，是以不予计较。你我之间的过节，连今日有内，一并等事后才算帐。”

高青云：“你说得再好听也不行，你就是极乐教主李天东。”

陆鸣宇道：

“本人和查思烈，孰是极乐教主，现下变成你的责任了，因为本人原是主动暗下侦查之人，既然形势变化，只好稍避嫌疑。”

他把冷冷的目光，从高青云面上移开。当即变得很友善，逐一落在门窗外诸人面上，还向他们颌首为礼。高青云道：

“厉害，厉害，无怪极乐教在你主持之下，多年来竟不为世所悉。错非阁下这种心机才智，别人岂能办得到？”

陆鸣宇道：

“单是心机才智，恐怕不能证明吧？”

高青云道：

“这只是一个反证，那是说，以查公子这等岁数，以及他的出身，绝对没有法子创设极乐教的……”

程玄道首先插口，道：“高兄请说下去。”

裴坤亮接着道：“陆帮主可反对么？”

陆鸣宇笑一笑，道：“请。”

他听了这两人之言，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各门派的主脑人物，都没有听见自己和阿烈的对话。

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一直密切注意这个问题，假如他与阿烈的对答，已经被他们听见，则一切狡辩，均属多余了。

那程裴二人的话，表面上似乎与他们听见与否，全无关连。但陆鸣宇何等精明，一听之下，马上晓得他们都没听见，起码没有听清楚。不然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再发掘任何证据。

高青云道：

“还有那张人皮面具，查公子是从他手上骗过来的。这张人皮面具，我敢担保必定是李天东的面貌。”

陆鸣宇道：

“也许上面还有标志，可以证明是本人之物，但本人却不承认……”

这一下大概攻倒了高青云，他楞了一下，旋即一笑，道：

“陆鸣宇，别忘了我们还有证人？”

陆鸣宇道：“是那一个？”

虽然他心中晓得是那一个，而这一点他也算计过了。

高青云道：“就是那个女孩子，她自然能够指证是你。”

陆鸣宇镇静自信地点点头，道：“那就叫她出来好了。”

门窗外面的几位名家高手，一面分析双方的对答，一面鉴貌辨色，直到现在，还感到不能确定陆鸣宇之罪。

要知化血门查思烈的行踪，甚是秘密诡异，虽是曾经发动了关洛道上所有的江湖同道，极力搜索，仍无所得。

加上他身怀血恨，定必仇视武林中人。而他查家对女色方面的声名又不佳，假如他是“极乐教主”，也不算得希奇之事，唯一值得考虑的，就是他的年纪心机和财势，似乎不易创设这等邪教。

当然武当派风火双剑，对阿烈并不怀疑，甚至天风剑客程玄道应当挺身而出，为阿烈辩护才对。

可是目下关涉重大，一个不好，就变成门户之争，而不是仅有几个人在谈论“是非”，若是不牵涉到“丐帮”，程玄道早就可以挺身作证了。

再者，程玄道老谋深算，为人持重。他的挺身而出，必须能完全使人不怀疑他会是极乐教之人，方可发言。

因为根据种种证据，极乐教中，已网罗了无数各门派的高手。况且高青云，尚未词穷，他根本不必插嘴。

高青云考虑了一下，道：“陆鸣宇，你似乎很有信心呢！”

陆鸣宇道：“既无亏心事，何惧之有？”

高青云道：“好，请她出来。”

顰儿在里间听见外面的话，当下在门口出现，但被阿烈所阻，不能出来。

她怯怯地道：“可是传叫妾身么？”

高青云大声道：“你别出来，就在那儿讲话便行了！”

顰儿点点头，含羞地偷视了门窗外面诸人一眼。

高青云道：

“姑娘，今日的局面，关系甚大，甚至有些人的生死，都捏在你手中，所以你定须实话实说，才不会害死了好人，放走了坏人，你明白么？”

顰儿点点头，道：“妾身明白啦！”

高青云道：“你是被谁带到此处的？”

顰儿摇摇头，道：“不知道。”

高青云道：“是一个不在此屋的人么？”

她点点头，道：“是的。”

在场之人，无不平息静气，看这一幕还有什么奇特意外的发展，因为现下一上来，他的话就令人大大感到奇怪了。

高青云道：

“好吧！且不说那个带你来的人，我且问你，可有人企图对你非礼么？”

顰儿点点头，应道：“有”

高青云道：“是那一个？”

顰儿指指陆鸣宇道：“是他。”

高青云道：“那么你心中愿不愿意呢？”

铘儿一怔，道：“当然不愿啦！”

高青云道：“谢谢你了。”

随即纵声大笑，道：“好，陆鸣宇，你还有得狡辩么？”

陆鸣宇心中大是疑惑，因为这个少女，分明已中了他的蛊术，何以不受他的指挥而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词呢？”

但他终是一帮之主，当代奸雄。因此仍然冷静如故，徐徐环顾众人一眼，这才开口说道：

“本人首先声明，这件事使我甚感困惑，似是步步陷入一个严密的陷阱中。不过本人未甘束手，仍要反击一下。”

他停了一下，才问铘儿道：

“请问这位姑娘，当时本人穿着的，可是这一身衣服？”

铘儿可真有点害怕，不敢看他的眼睛，轻轻应道：“是的。”

陆鸣宇道：“请姑娘瞧一瞧，本人当时是这副样子么？”

铘儿望了他一眼，道：“不是。”

陆鸣宇道：“这样说来，你之所以能认得出是我，只不过是这一身衣服，而不是认得我的样子了，对不对？”

铘儿道：“对。”

陆鸣宇道：

“假使有人穿了与我一样的衣服，戴上那副面具，你能不能认出来不是我呢？”

铘儿一怔，道：“我不知道。”

陆鸣宇道：

“本人抵达之时，眼见你在一个人的怀中，当时的情况，分明显示你并无不愿之意，换句话说，你被那人抱住，并不拒绝。现在你回想一下，当时你的心中，可曾有挣扎拒绝之意？你只需回答我有或没有就行了。”

他双眼炯炯，泛射出一种异样的光华，铘儿只碰触了一下，马上心情迷惘起来，不由自主地道：“没有。”

陆鸣宇紧迫一句，道：“你说你没有拒绝反对之意，是也不是？”

铘儿道：“是的。”

陆鸣宇回过头，向那几个高手望去，沉声道：

“诸位听得清清楚楚，她既不能确定是本人，同时她心中亦没有不愿之感，这是整个事件中的大漏洞。若是将此案移上公堂，纵然抓住了那个真犯，但也只能控以诱奸之罪，不能认为是‘强奸’，这其间的差距，有十万八千里。何况事实上这是一个陷阱，非常巧妙的陷阱。”

他嘎然停口，让众人去思索。

高青云道：“这位姑娘中了蛊术，当然不会反抗啦！”

陆鸣宇道：“当然啦！也许用的是迷药。总之，她所以到此，任人摆布，必有道理。”

高青云道：

“虽然兄弟明知你精蛊术，但这等功夫，难以证明，所以我不打算提出来指责你，我再问你，你是丐帮帮主，并且在姚府中与主要门派的首脑人物会谈，何以暗中溜掉，到了这个地方？”

大家都认为陆鸣宇必难找出可以令人置信的理由，而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陆鸣宇一答不上了，就不必任何证据，即可定案。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面上。  
他从容自若，冷静如常。  
高青云冷冷道：“陆鸣宇，你可别妄想突围逃走啊！”

## 二十八

此言一出，人人都觉得此言甚是，忙忙戒备。

陆鸣宇笑一笑，道：“你放心，我不会落入另一个陷阱中的。”

他这话也大有道理，假如他夺门而逃的话，岂不是证明他正是“极乐教主”么？虽然如此，众人仍然小心戒备。

本来在那边墙顶屋脊的各门派高手，这刻又有数人，悄悄掩近，使门窗处封锁线的声势，大大增强。

陆鸣宇冷静道：

“本人何以会悄然到了此处，这个问题，任何人也只能猜中一半。”

他的话乃是向外面的人说的，因为现下形势已渐渐摆明，如果他不是“极乐教主”，那么阿烈和高青云，就脱不了关系。

所以他以一种被高青云陷害的姿态发言，甚合情理。

他又说道：

“诸位猜得中的是，本人必是得到别人通知，方能找得到这个地方，猜不着的部分现在待我说明……”

此人虽然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但言谈举止，却不可否认具有从容慑人的威仪，与一帮之主的身分甚是相称。

他的目光转回来，凝视着高青云，又道：

“本人精通相法，善观气色，早先在姚府中一见此女，便知她有一场灾厄。因此暗中指派一名弟子，跟踪她的下落。回来向我报告。本人倒没想到这会是个‘圈套’，便悄然来了。”

他面上淡淡而笑，但目光却尽是挑战意味，望住高青云。

现在他晓得自己已占了上风，因为他这一番理由，既能自圆其说，同时最重要的是能迫使对方不能利用这个女子作证人。

关于这一点，原因有二：

一是假如这个女子是高青云之人，他在未能反证明他自己和阿烈的清白时，不敢说穿，否则便变成高、查和那女子合谋，陷害丐帮帮主了。

二是“相法”之学，自古已有，乃是属于玄妙学问，不能实据证明。他凭藉这一点，就可撇开这个女子的关系了。

高青云露出佩服的神情，一翘大拇指，道：

“硬是要得，你这等机智辩才，已难有敌手了，以我猜想，若然我要你提出那个奉命跟踪的弟子时，你可以随时提出十个八个。”

他仰天一笑，用手势阻止对方发言，又道：

“当然我不必多此一举，而你也决计不会自动提出十个八个弟子出来之理，是以咱们目下不谈这个……”

陆鸣宇冷冷道：

“本人的行踪，皆可得而稽考。因为本人身负重任，随时须与敝帮之人

联络之故。

但高兄和这位查兄，行踪隐秘，行径有殊常人，即使是‘极乐教’的首领，也不足为奇……”

他也以牙还牙，用手势阻止对方发言，淡淡一笑，又道：

“以本人的看法，极乐教主不一定只有一个，既然是用人皮面具，谁都可以冒充，高兄只怕也脱不了关系。”

阿烈听到此处，实在忍不住了，勃然大怒，喝道：

“陆鸣宇，刚才你明明与我谈条件，要助我对付七大门派之人，而我则须加入极乐教。但目下却不敢承认……”

陆鸣宇泛起微笑，转头看了他一眼，道：

“别胡言乱语。你明明利用这个圈套，使本人与武林各位高人名家发生争端，好让你从中取利，报复血仇。”

他特地提起阿烈报仇之事，至少使七大门派之人，心中动疑，同时又须考虑到被阿烈乘虚而入的问题。

这一招果然大大奏效，外面不少人的面色已经变了。

武当风火双剑程玄道何玄叔一看情形不对，当即由程玄道开口道：

“陆帮主，这位查施主决计不是极乐教主，贫道当日失陷在极乐宫中，全仗查施主鼎力施救的。”

他的身份极高，大有一言九鼎之势，是以众人一听，心中的疙瘩先减了一半。

陆鸣宇道：

“以程真人的清望道行，定必不合极乐教的需要，人家把真人你放走，亦不为奇。

况且其时高青云可曾与真人在一起么？”

换句话说，阿烈可用救人的姿态出现，因为还有一个高青云，可以充当极乐教主。

华山梅底主接口道：“现在关键就在这副人皮面具上，似乎谁都可以做极乐教主呢！”

身躯高大，满面红光的裴坤亮插口道：“程真人保证查公子不是极乐教主，必定大有凭据。如果程真人肯讲一点点出来，大家就更安心啦！”

此人乃是一派掌门，而且是列入天下武林九大门派之中的，果然才智经验，都大有过人之处。

程玄道道：

“既然裴大侠这么说，贫道就提一点证据。当日贫道陷身之时，极乐教使用女色，加上极乐教的法宝，对付贫道。全靠查施主利用一种药物，使贫道发痒，抵消了对方的手段。”

他停歇一下，又道：

“这种药物，还是欧阳菁姑娘给他的，这是人证。说到极乐教的宗旨，既是淫乱邪恶，则该教之人，何惜贫道的数十载苦行？反过来说，应当以毁去贫道的道行为快才对，再者，极乐教本是守密，希望把我们得知秘密之人，全部杀死。是以绝无故意释放贫道之理……”

外面人人默然，都在寻思程玄道之言。

陆鸣宇毫不介意，道：

“本人虽然遭受侮辱，但在事情未澄清之前，不拟谈恩怨报复问题。高

青云你如若提不出有力证据，本人便暂时撇出是非圈外。”

他这番话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他等别人管不了之后，他才伸手了断这件事，二是他打算离开这个房间。

只要高青云提不出证据，他便可以扬长离开，谁也不敢插手拦他。当然剩下来就是阿烈与七大门派的问题，同时高青云也脱不了身，因为他目下反而惹上嫌疑了。众人的目光，顿时都集中在高青云的面上。

这位以“刺客”之名，震动武林的高于，面色冷漠如常，正如陆鸣宇一样，谁也看不透他的内心。

阿烈实在替高青云想不出还有什么证据，可以扳倒陆鸣宇的，不由得大为着急。他本来说过不管此事，但到头来，还是卷入漩涡中。

他着急的神情，落在那些武林高手眼中，顿时对高青云大大不利。因为在场只有他是高青云的朋友，对他的事，知道得多。阿烈既然着急，可见得高青云必定提不出有力证据了。

高青云让这紧张的情势继续了好一会，才冷冷道：

“我当然有证据，足以证明陆鸣宇就是极乐教主。”

陆鸣宇哼了一声，道：“那就拿出证据来。”

高青云道：“你若是不以本人之言为然，只不知你敢不敢自缚，以示清白？”

他明知陆鸣宇不会答应，但趁这机会迫他一下，也是好的。

陆鸣宇纵声而笑：

“想我陆鸣宇出道至今，历经风浪，谁也动不了陆某一根汗毛，高兄纵有莲花妙舌，亦决计不能使陆某自缚受辱。”

他停歇一下又道：

“假如高兄想借这个法子，使陆某不能亲手擒下你，更是痴心梦想之事。”

高青云道：

“咱们已说不少话，相信已有些人等得不耐烦了，现在本人拿出证据……”

‘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银瓶，托在掌心，让四下之人看清楚了。

这个银瓶，外型普通，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体积不大，纵是装满了最贵重之物，也值不了多少钱。

所有的人，包括陆鸣宇在内，实在看不出这个小小银瓶，有什么古怪，如何便会是揭开“秘密”的凭据？

高青云道：“银瓶之仙，装盛着一种药液……”

陆鸣宇插口道：“有毒没有？”

高青云道：“没有毒，也无色无味。”

陆鸣宇道：“这样才好，我真怕你服毒自尽呢！”

高青云冷冷的瞅住他，道：

“你仔细听着，这一瓶无色无味，也没有毒性的药液，虽不值钱，但却有一种惊人的神效，能够揭穿大奸恶的假面具。”

他的目光迅速向门窗外的高手们扫瞥了一眼，又道：

“为什么我说它能揭穿假面具呢？就是因为这瓶药液，如果涂在坏蛋的面上，马上就呈现出一片乌黑色。”

没有一个人答腔，包括陆鸣宇在内。虽然大家都晓世上尽多可以变色易容的药物，但高青云显然不是这意思。

此外，他当然也不是说，这等药液，真的能因一个人的心地而变易颜色。所以内情如何，最好还是等他说出来。

高青云又道：

“在场的诸位前辈和朋友，俱是当代名家高手，无疑皆知人皮面具如何戴法。这便是说，凡是戴人皮面具之前，必须涂上一种药液在脸上，方能黏紧。不过上佳的人皮面具，这种敷面药液也精良讲究，随时揭下，面上不留一点痕迹。”

他露齿一笑、却有一种森冷的杀机。

众人都明白了，但仍不作声。

高青云道：

“但不论那人皮面具的敷面药液是多么精良，只要曾经用过，我手中的药液，就可以使之现出痕迹。”

天风剑客程玄道立刻道：“好极了，贫道愿自告奋勇，供高施主一试。”

高青云道：“谢谢程真人。查公子，你怎么说？”

阿烈朗声道：“我自然要试的。”

高青云和其他的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陆鸣宇面上，现在关键就在他身上了。

高青云道：“陆鸣宇你呢？”

陆鸣宇神色丝毫未变，淡淡道：“我怕什么？”

高青云可不由得十分佩服这个家伙的老练镇定，心想这种人，不到最后一刻，还是绝不肯承认失败的。

他首先道：“查公子，请你挑选一个人，为你先涂上这等药液。”

阿烈全不迟疑道：“好，我请房中这位姑娘动手。”

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那窈窕美貌的颦儿身上，阿烈趁这时候、用千里传声之法，向高青云问道：“你的药液可是真的？”

高青云摇摇头，表示只是空城计而已。但他的神色态：度，已显示他极有信心，认定陆鸣宇不敢尝试。

阿烈迅速的传声道：

“我猜你必是用假药液，所以才问你，你得知道，极乐教中，有一个医道盖世，精通药性的人，便是怪医齐唯我。陆鸣宇定必深信此人手段无人可及，认定你的药液对他无可奈何。因此你决唬不倒他……”

高青云微笑地把银瓶抛给颦儿，心中却震惊得无以复加。因为“怪医”齐唯我，名震天下，在医药之道中，实是宇内无双。

他用不着多想、也晓得阿烈的推测，百分之百的准确。换了自己是陆鸣宇，在这等情形之下，也一定寄望在齐唯我妙绝天下的手段，认为他的敷面药水，必与一般的不同，所以胆敢一试高青云的药液。

假使高青云拿出来的药液，真有这种妙用，倒还罢了，至少也可以试上一试。但事实上那个银瓶中，只是普通的清水而已，只要对方敢试，他就黔驴技穷了，高青云只不过赌对方不敢尝试。

谁知陆鸣宇另有所恃，势必与他赌这一下，高青云一念及此，如何能不心急如焚和大大震惊呢？

只见颦儿用纤指蘸了瓶中的水，抹在阿烈面上。

人人都屏息静气的看着，陆鸣宇也不禁瞪大了眼睛。

阿烈高声道：“你这药水当真没有毒么？”

高青云道：“你觉得怎么啦？”

阿烈道：“好像凉飕飕的。”

高青云目光转到陆鸣宇面上，只见他神色仍然不变，深心之中，顿时隐隐泛起“失败”之感。

程玄道高声道：“轮到贫道，是也不是？”

高青云道：“陆鸣宇，你不反对吧！”

陆鸣宇淡然道：“我为什么要反对？”

高青云笑一笑，道：“你可有兴趣听听这瓶药液的来历么？”

陆鸣宇道：“没有兴趣。”

高青云换上冷冷的口气，道：“很好。但你对怪医齐唯我的信心，未免太强啦！”

陆鸣宇表面上似乎没有一点反应，然而那个擅长窥看别人心中情绪变化的高青云，却已发现他眼中的光芒，稍有变化。

但他深知以陆鸣宇的才智和经验，绝对不会轻易动摇信心的。因此，他心中仍然充满了“失败”之感。这时程玄道也擦过药水，面上颜色，毫无变化，他没有回到门窗处，却站在阿烈那边，显然另有算计用心。

高青云道：“陆鸣宇，轮到你啦！”

陆鸣宇冷冷道：“你对本人如此无礼，将要感到后悔。”

高青云道：“这句话才像样子。”

他说得情真意切，决不是随口道来。

阿烈终是年少好奇之人，忍不住问道：“像什么样子？”

高青云道：“象人魔沙天桓门下的口吻。”

陆鸣宇饶是当代枭雄，阴沉老练，但听到对方提及“人魔”之时，也是禁不住大为震动，皱眉凝眸。

他迅速忖想道：“这厮对我的秘密究竟又查知了多少？哎！他既是查得出我至为隐秘的出身来历，则关于怪医齐唯我这一节，有了应付之道，不足为奇。”

此念推想下去，可就深深感到高青云今日的一切行动，竟是经过苦心策划，绝对不是空言恫吓的。

程玄道接过鬃儿手中的小银瓶和抹药用的棉布，道：“陆帮主，贫道效劳如何？”

陆鸣宇笑一笑，道：“程真人何须费神劳力？你们大家不是想知道极乐教主是谁么？”

高青云内心一阵紧张，厉声道：“你打算承认了，是也不是？”

陆鸣宇摇摇头，道：

“别着急，刚才高兄还提到什么人魔沙天桓门下的话，夹缠得太厉害了。因此，本人决定痛痛快快，拿出证据来，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听他的口气，又分明表示极乐教主另有其人。

而且已掌握住有不容置疑的证据。

众人听了，不禁愣住。

只有高青云信心坚强，毫不动摇。

当下仰天长笑道：“好极了，陆鸣宇，我瞧你如何制造出一个极乐教主出来？”

陆鸣宇冷冷道：“那你就等着瞧吧！”

他探怀取出一枚锡皮的小圆筒，向程玄道等人道：“此物的作用，真人想必晓得。”

程玄道颌首，道：“此是贵帮的烟火信号。”

陆鸣宇道：“不错，请那一位在户外施放，马上就可以见到功效了。”

程玄道向门窗处之人望去，这一刹那间，已经顾虑到关于这枚烟火信号，对己方会不会有什么害处。

因为此物是在户外施放，动手之人，定必离大家远远的，这样纵然爆炸力强，或有其他古怪，亦不生作用。

由此可见得此物的妙用，必是施放以后，会有些什么人赶来。

只有高青云晓得陆鸣宇将会找什么人来。不过此举必须在陆鸣宇自认无法掩饰身份之时，方肯为之。

要知陆鸣宇唯一能召来助阵的人手，必是人魔沙天桓的唯一传人，这么一来，当然揭穿了他自己的假面目。

难道陆鸣宇已经承认失败，所以要召援兵么？

高青云想到这一点，立刻朗声道：

“陆鸣宇，不论你有什么证据，也须得先行涂抹过这些药水。换言之，你必须先证明你没有戴用过那副人皮面具，才谈别的。”

房外有两三个人出声附和，无疑替众人表示了态度。

程玄道说道：

“如果这副李天东的面具，不是属于陆帮主所有，何不依高施主之言，先行涂过药液以示无他？陆帮主意下如何？”

陆鸣宇微微而笑，道：“这也是反证自己清白的办法，不过……”

他沉吟一下，把烟火信号收起来，才接着道：“不过本人有一个小小的需要……”

高青云以及四外所有的武林高手，无不把全副精神，集中在陆鸣宇身上，同时尽力分析他话中每一个字。

陆鸣宇显得很悠闲自在、拖长声音，没有将这个“小小的要求”，马上说出来。

正当此时，阿烈的心灵中却有了感应，连忙以传声之术，向高青云道：

“有人来啦！速度快得惊人。”他视听之力，可测知将近十丈方圆的一切，当日曾经使欧阳菁难以置信。

高青云听了他的警告。顿时恍然大悟，厉声道：“外面的前辈和朋友们小心，有人来啦！”

陆鸣宇冷冷道：“什么人来了？”

高青云道：“以我猜想，来人必是人魔沙天桓门下弟子中，唯一比你还要高明之人。”

陆鸣宇不由得面色一变，但觉这个“白日刺客”似是无所不知。既然如此他目下已无须再伪装下去了。

他仰天一笑，道：

“好、好，高青云，算你有本事。我陆鸣宇费了多少时间心血，才挣得今日的地位，本以为终此一生，都不会被人窥破的……”

程玄道大为惕凛，一面向何玄叔发出暗号，教他通知所有的人戒备，一面提高声音。

接口问道：“陆帮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鸣宇目射凶光，眉笼煞气，冷冷道：“本人既系丐帮帮主，也是极乐教主李天东，道长可感到满意了么？”

程玄道忙道：“陆帮主的身份不比等闲，如果不是千真万确之事，决计说不得……”

陆鸣宇尚未开口，外面的院落中，有人接声道：“错不了，他就是极乐教主。”

这人的口音甚是陌生，可是含气敛劲，大异常人，一听而知必是功力深湛，但年纪又还不大之人。

门口和窗户边的高手们，转头望去，但见那座还算宽敞的院落中，站着一个人华服但面目丑陋的人。

此人年约三十许，身材普通，手中拿着一口连鞘的长剑，就那么一站，已经具有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之感。

墙头和屋顶的许多人，也无不是各门派的高手，连同靠近房间的各派首脑人物，个个都以老练锐利的目光，盯视此人，察看此人还有些什么特点没有。指顾之间，这些老江湖们，已获得一致的结论，那就是此人一定是武功极高，心肠极辣，而又十分机智之人。

他们的结论，可分三点大略的叙述一下，关于武功极强部分，是从他的坚凝气势和速度两方面得到的结论。

要知武林各派这一边，除了几个首脑人物，是在房外的门窗处之外，在屋顶和墙头另有许多高手，然而此人却坦然通过这一道防线，在院中现身。那些武林高手们，居然没有一个及时发出警报，其快可知。

说到此人的气势坚凝强大，那是有目共睹的，不须细表。

第二点，这个华服丑面之人，双眉如刀，目光冷逾冰霜，还有那薄薄的、紧闭着的嘴唇，莫不显示心狠手辣的个性。

第三点，此人额头宽阔而饱满，目光虽凶狠而不混浊，可见得是富有机智，长于应变之人

他对于前后的人，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扫视过裴坤亮等各派主脑人物，又道：“鸣宇，是不是这些混蛋们阻住你出来之路？”

陆鸣宇道：“是的。”

那华服丑陋的人道：

“这些人都不过是盗名欺世之辈，事实上本领有限得很，你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

在门窗那边的主脑人物们，个个老练沉稳，都没有马上说话。但墙头屋顶上的，却忍不住纷纷斥骂出声。

一山大师首先道：“尊驾贵姓名？可许见示？”

那人道：“本人姓祖名宗，和尚你叫几声来听听。”

一山大师灰眉一耸，怒道：“施主好生无礼。”

那人冷笑一声，道：“这算得什么？没有马上动手宰了你们这一群欺世之辈，已经很客气了。”

屋顶上一道灰影，疾射落地，现出身形，乃是少林寺有名的高手不嗔大师。他身形甫定，已掣出戒刀。

众人无不明白，这不嗔大师乃是先行出手，替一山大师探一探路的意思。因为敌人的高明，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山的身份地位，比不嗔为高。在名门大派中，讲究的是“有事弟子服其劳”，何况以师门的声誉计，不嗔

纵然输败，也不似一山输败那么严重。

不嗔单掌打个问讯，道：“施主瞧不起天下武林之人，贫袖不嗔，觉得不大服气，特意前来讨教几招。”

那人道：“你好大的胆子，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么？”

不嗔大师道：“施主连真姓名也不敢说出，可见得平日行藏，甚是秘密，贫衲如何晓得？”

那人皱皱眉，高声道：“鸣宇，这个秃驴不是极乐教的人么？”

陆鸣宇被高青云和门窗外的人所威胁，无法出屋，只好在房中应道：“他不是。”

那人道：“原来如此，总算你有点气概，本人不妨说出姓名，我姓封，单名乾……”

不嗔大师道：“久仰，久仰，只不知封施主与陆帮主，如何称呼？”

封乾道：“他是我师弟。”

不嗔大师道：“这样说来，两位皆是昔年威震天下的沙老施主的高足了？”

封乾微讶道：“谁告诉你的？”

陆鸣宇道：“高青云说的。”

封乾道：“高青云？这倒是想不到之事！难道逍遥老人会看上他？”

阿烈虽然听高青云说过他的“使命”，然而这刻亲耳听封乾提到“逍遥老人”，顿时特别有感触，凝神听去。

陆鸣宇移动了数尺，恰好能威胁着高青云，使他在出房以前，必须先解除此一威胁才行。

由于他不能马上出去，所以也没有开口。

不嗔大师举手打个招呼，马上有四名僧人，点上火炬，分别站在院子四角。熊熊火光，顿时驱散了暮色。

他道：“封施主，咱们的事还未了呢！”

封乾道：

“是的，是的，我就用这双空着的右手，接你几招，不过我先行声明，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出于则已一出手就定要取人性命，你最好记住。”

不嗔大师冷冷道：“封施主先抖露本象再说不迟。”

他一反手，锵地收刀入鞘，显然他表示不能拿刀对付人家一双空手。

封乾的朝天鼻皱动一下，道：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自以为了不起之人哼！你用刀都不行，还把刀收起，我偏要使你出乎意料之外……”

没有人听出他所谓“出乎意料”之外，是什么意思。同时也没有时间推敲了，因为院中两人已作势出手。

不嗔大师绕圈觅隙，一连换了八九种拳法，都找不到足以克制敌人的架式的招数，心中大为凛然。

封乾左手持剑，竖举胸际，右手按覆在心口，姿势甚是古怪，他站在核心中，随着对方的移动，身躯旋转。

大约转了两匝，突然厉声道：“和尚小心了。”

喝声中跨出两步，挥掌拍去。

不嗔大师斗然一喜，双拳齐飞，呼呼连声，反向敌人连环疾攻。原来对方这一出掌，已予他以可乘之机。

他的拳力如山，卷院中劲风四起。

封乾只用一只右手，上下翻飞的封架，一面后退，似乎抵不住对方凌厉的攻势，全场之人，顿时都泛起了不过如此之感。

但电光石火间，剑光打闪，耀入眼目，接着不嗔大师惨叫一声，身形飞退七八尺，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所有的高手都看见他是被敌人左手之剑，削去了一条右臂。同时被对方剑气一冲，飞开七八尺远。

人人都愣了一下，因为那封乾手中之剑，何时出鞘，既无人晓得，同时他忽然挥剑伤人。也是没想到之事。

一山大师怒道：“封乾，你的剑法真不错啊！”

封乾拾起剑鞘，长剑还匣，淡淡道：“这是他不自量力的报应，如果他不收起戒刀，我便不会使剑了。”

一山大师气得哼了两声，道：“这算是那一国的道理？”

封乾道：“你们不必费心了……”

他的话是向两个过去抱起不嗔大师的少林僧人说的：

“他虽然只断去一臂，但我这口剑上，附有剧毒。若是任他流血而死，还少点痛苦，假使敷药止血，那就有得瞧了……”

话声未歇，不嗔大师居然大声呻吟起来，声音甚是惨厉。

以不嗔大师这等高手、落败得如此之惨，如此之快，固然足以使人震惊，但最可惊的，还是不嗔大师的惨厉呻吟。以他这等素有修养，而又经历不知多少风波挫折之人理应至死不哼一声才对。

因此不嗔大师的号叫呻吟，好比无数利刀快剑，砍刺在众人的心头。人人皆知那封乾剑上的剧毒，定然厉害无匹。

阿烈差一点就发出“快意”的笑声，因为不嗔大师，正是七大门派灭他查家满门的参予人之一。

但当他看见高青云和程玄道那种错愕和悲愤的表情时，斗然咽下笑声，心中也泛起一阵难过。

原来高程二人的悲愤，并非因为一个人的生死而生，而是因为不嗔大师夙负盛名，撇开佛门的关系，单论武林地位，乃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如今居然被封乾弄得这般狼狈，比妇人孺子不如，这是众人痛心的最大原因。

正因为高程二人的悲愤，不是因个人的交情而生，乃能倍见深刻。大凡是堂堂正正的人，对于这等侮辱人性尊严的行为，定然激起公愤。

只听一个人大喝：“封乾，贫僧瞧瞧你的剑法，是不是足以横行天下？”

阿烈听听这人口音，微感耳熟，但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听过。这是前所未有之事，因为他向来记性极强，平生没有记不得的事。

他略略移动一下，目光从门口射出去，但见一个高高瘦瘦的僧人，手提方便铲，跃落院中。

封乾冷冷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高瘦僧人道：“贫僧不尘，刚才被你所伤的，便是家师兄。”

不嗔的呻吟声已减低了一些，因为他已被移到院墙的另一边去了。

封乾仰天一晒，道：“好，我从不劝人逃生的，你既敢出来，足见还有点骨气。”

不尘还未开口，在窗下的一山大师已朗朗诵声佛号，道：

“不尘师弟，你非是封施主敌手，与我退下。”

不尘为难地犹疑了一下，才道：“是。”

但他的两道目光，仍然充满了挑衅与敌意，凝注在封乾面上，脚下缓缓后退。

说也奇怪，阿烈因是正对着不尘的面庞，所以看得最清楚。但觉此僧神态异常激动，除了“悲愤”之外，似乎还含蕴得有惭愧、悔恨等情绪。而且强烈得足以让人看出来。

阿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弄错了？因为事实上不尘和尚没有理由出现这等奇怪情绪，但他又的确是这种感觉出来。

他的目光不由得转向别人面上，以便瞧瞧其他的人，对此有何反应。

他无意中望见了陆鸣宇，但见他露出十分惊诧之容，好象不尘的举动，使他非常的迷惑不解。

阿烈脑中的念头，由“不尘”转到“陆鸣宇”，突然间把这两者联结起来，顿时为之恍然大悟。

现在阿烈已晓得这“不尘和尚”是谁了，而且也明白何以觉得他的口音虽是有有点熟悉却想不起来之故，敢情这不尘和尚，正是当日在“极乐宫”见到过的“管大师”。那时候看不见管大师的面貌，却听他讲过不少话。

不过这不尘和尚的口音，仍然与当时“管大师”的略有不同，所以阿烈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是谁来。

若不是他恰好看见了陆鸣宇，无意中联想在一起，泛起乙木宫的印象，他决计想不出不尘和尚是谁。

假如不尘和尚正是“管大师”，则连陆鸣宇也惊诧得隐藏不住这种情绪，便不难解释了。

这是因为不尘和尚既系极乐教之人，便应当晓得封乾与陆鸣宇的关系，或者甚至应当知道封乾的武功，高到什么地步。

有这种种理由，不尘和尚是装腔作势一番，倒也合理。但他显然是真心想决一死战，这就太奇怪了。

阿烈心念连转，举步向门口走去。

他掠过陆鸣宇时，陆鸣宇居然让出通路。到处之人，见是他行出，大家都默然让开一点，准备给他通过。

阿烈只差一步就踏出了门口，突然回身一掌拍去。“蓬”的一声，一道人影应掌而退，原来是陆鸣宇。

阿烈冷冷道：“你还是乖乖的呆在屋子里的好。”

他这一掌，已显示出他的真正功力。陆鸣宇硬碰了这一记，但觉气血浮动，心中大惊连忙运功调息，不敢开门说话。

那边厢的封乾已经勃然大怒，向不尘和尚斥道：“你瞪什么眼睛，难道真的想死？”

一山大师道：“封施主，老袖打算向你请教请教。”

封乾道：“不必多言，你们两个一齐上也行。”

不尘突然沉声道：“一山师兄，小弟甚望能与他一拼。”

别的家派之人，都不能插嘴、因为目下等如是少林派首先应战，事关少林声誉，谁也不敢多嘴干扰。

一山大师见他说得沉着坚决，似乎另有应付之道，心想我少林寺绝艺无数，不尘也许已练成某一道奇功，是以坚请出战。

当下点头道：“好，你须得小心在意。”

不尘连跨两步，气势如虹，顺手已把僧袍掀起。但见他目瞋眉轩，神态威勇，已完全找不到出家人的味道。

他的个子高瘦，显得很潇洒。加上他的豪壮气概，顿时好像变了一个人，瞧起来雄风奕奕，英气逼人。

阿烈只看得有愣，忖道：

“无怪当日在极乐教乙木宫听他们说过，管大师曾有美男子之称，如今看来，果然不假。”

方想之时，封乾已嘿嘿一笑，欺身扑去，动作快逾闪电。

但不尘和尚也不慢，横移数尺，手中的方便铲已骤雨往风般向封乾攻去。铲上的小钢环发出一片唧唧之声。

只见他方便铲如毒龙出海，有攻无守，威猛标悍之极，封乾不但未曾得手，反而被他迫退了四五百步。

一山大师面上全无喜色，紧紧咬住嘴唇，暗暗叹气。

原来一山大师乃是少林寺的领袖人物之一，武功之精湛，自然不必细表。他一瞧不尘出手，并没有出奇的功夫，便知要糟。

目下不尘的得势，只不过是仗着师门铲法的威力而已，其实并非真的占了上风。

果然封乾实施反击，剑光电掣，从铲影中探入去，乍闪即隐。

不尘连退七八步，一条右臂连同那柄方便铲，一齐落地。

封乾长笑声中，一名僧人跃到不尘身边，手法熟练地把伤药洒在伤口上，又用软布捂住，阻止鲜血进流。

封乾道：“他也活不了啦！”

全场之人，都愕然相顾，没有一个答得上话。

阿烈发出朗朗笑声，使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当然封乾也不例外。

他笑完了，才道：“他们也不见得死定了。”

封乾瞪他一眼，道：“你是查思烈是不是？”

阿烈道：“正是区区在下。”

封乾道：“你打算尝一尝我这口毒剑的味道么？”

阿烈摇摇头道：“不必客气，你留着自己尝吧！”

封乾不悦道：

“你这就太不上路了，既然不敢出于，何故又要插嘴？总之，我还有账跟你算，你想躲也不行。”

阿烈道：“听你的口气，似乎打算等到料理完这些人之后，才轮到我是也不是？”

封乾冷冷道：“怎么样，你不同意么？”

阿烈忙道：“不，不，同意之至。此地绝大部分都是我的仇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封乾蛮横地瞪大眼睛，道：

“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不是你的仇人，如果我先对付他们，你便如何？可有反对之意？”

阿烈摆摆手，道：“封老兄，你别这么横好不好？我就算反对之意，又能怎样？难道拿手臂去喂你的毒剑么？”

他既不须讲究身份，也没别的顾忌，所以随口而答，简直变成牛皮糖了。

不尘和尚的呻吟声惨厉地响起来，与隔墙的不嗔，遥遥相应。那个为他敷药的僧人，连忙把他抱到不嗔那边去。

封乾向阿烈指一下，道：

“听见没有，你如果想知道这滋味，找我麻烦就得啦！现在我先对付武当派，瞧你怎么办？”

阿烈嘻嘻笑道：“你何必那么大的火气？这样好不好？你先对付我的仇人，我替你喝采助威。”

封乾尚未开口，房中传出强劲坚凝的声音，道：“封乾，你凭什么出手伤人？”

人随声现，高青云已站在门口，手按宝刀，威风凛凛。

阿烈吃了一惊，忙移近门边，一面道：“你不怕极乐教主偷袭你么？”

高青云道：“我这一挺身而出，他心中就明白了，岂敢暗算于我？”

这几句话，只听得大多数人迷迷糊糊，全然弄不明白。

阿烈道：“这是什么意思？”

高青云道：

“封乾是人魔沙天桓的正式传人，而陆鸣宇虽然也是沙天桓的门下，但并不是沙天桓的代表。”

众人但见封乾泛起高兴的笑容，参以高青云的说话，仍然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高青云道：

“此事定须从头说起，诸位才能明白。昔年人魔沙天桓，乃系被逍遥老人迫令敛迹，不能继续肆虐，沙天桓的一生，算是完结了。但他可以传授门人，为害江湖，因此，逍遥老人答应过他，如果他的门人，能赢得逍遥老人训练出来之人，沙天桓的这个徒弟，不论干什么，他老人家都不管。”

裴坤亮道：“那么高兄乃是逍遥老人选中的人了？”

高青云道：“在下虽曾辱承逍遥老人前辈传以武功，但资质鲁钝，自问不配为他老人家出力。不过，既然封乾已经出手肆虐，表示他自认艺业已成，在下迫不得已，也只好与他一拼了。”

他略一停歇，又道：

“诸位于此可知封乾其实有一道无形的桎梏，必须去掉，方可为所欲为。是以陆鸣宇岂敢偷袭于我？他若是得手，封乾便无法应过当年他师父的许诺，那么除非他不怕逍遥老人亲自出手，否则的话，他总是不敢做得太过份的。”

陆鸣宇在屋子内应道：“高青云，你认为你过得我封师兄这一关么？”

他这一开口，已不啻承认自己就是“极乐教主”，且是人魔沙天桓的门人了，场中许多人，都不禁为这位曾经受武林尊仰的一帮之主，感到十分难过。

高青云一侧身，让出道路，高声道：“陆鸣宇，你不妨先到你师兄那边，这样咱们壁垒分明，落得痛快。”

陆鸣宇果然大步走出走，一迳走到封乾右侧，方始停步。

他冷笑一声，环顾全场，缓缓道：

“兄弟志在跟随封乾师兄横扫天下，雄霸宇内。这区区一个丐帮的帮主

之位，几曾放在陆某心上？”

墙头有人接口道：

“丐帮尤一山，现奉丐帮长老会议之令，免去陆鸣宇在帮中之职，视为叛徒。凡我帮中之人，不得与他交往。如能擒杀，便能继任帮主。帮外高朋贵友，如有恩怨，不须以敝帮为念。”

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任何人杀死陆鸣宇的话，丐帮不但不会仇视，反而十分感激。

这尤一山乃是丐帮著名的“四大长老”之一，全国武林，无不知道，因此，他的话自然可以作数。

陆鸣宇瞧也不瞧尤一山一眼，嘲声道：

“尤一山，但等这儿之事一了，本人就找你算账，假如你有办法把其他那几个找来，本人将要当着天下群雄面前，独力擒杀你们。”

尤一山“刷”地跃下来，冷冷道：

“本帮出了你这等叛逆，真是天大奇辱，日后不知如何向武林同道交代，你若是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何妨现就见个真章？”

他的羞愤激动，完全表露在脸上，人人一看而知。

这本是情理中的事，以丐帮的声誉历史，作为帮主，身分何等高隆？真可以说是天下敬重，大名人人皆知。

可是陆鸣宇居然是“极乐教主”，使得丐帮简直从此见不得人了。因此，尤一山这等老练之人，也禁不住羞愤交集，失去了平日的稳重。

别人总觉得是“丐帮”的家事，外人不便插手，是以没有一个人答腔开口。

陆鸣宇仰天一笑，道：“好，好，本人先收拾了你，再瞧瞧可还有敢不服气的人没有？”

他举步行出，封乾笑道：“师弟，你剑下爽快些，别缠得太久？”

陆鸣宇道：“师兄放心，在丐帮之内，小弟自问天下尚无百合之将。”

尤一山外号“魔杖”，向来杖不离手的，这时眼见大敌临阵，不敢怠慢，马上连聚功力，提杖作势。

陆鸣宇撤下长剑，猛然间神态大变，平日的斯文风度，完全消失，代之而生的是凶悍刚猛的强大气势。

他的眼睛杀机四射，使人看了不由得由心畏惧。

单单以气势而论，尤一山显然已落在下风。如若他不是忿恨无比，恐怕在气势上还要显得更不敌。

陆鸣宇冷冷道：“尤一山，今日我将用丐帮的剑法，取你性命。”

尤一山怒哼一声，道：

“想你十六七岁就投入本帮中，前后不知多少伧长老的教导琢磨，造就了一身艺业，嘿！嘿！假如你今日不用本帮的武功，只怕你连还手之力也没有……”

封乾插口道：

“胡说八道，当年陆师弟内功已有了成就，家师才命他投入丐帮中，攫取权位，假如他不是凭藉本门的内功，焉能有今日的成就？”

陆鸣宇接口道：“尤一山，闲话休提，发招吧！”

尤一山喝一声“好”，提杖迫去。他已运足全身功力，并且奋起了所有的斗志，这一迫近，只要一有空隙，即可出杖发招，攻击敌人。

然而他忽然碰到对方的两道目光，宛如被轰雷所袭，顿时心头大震，气势大挫，禁不住蹬蹬连退三步。

只这么一下、全场之人，都看出尤一山远非陆鸣宇敌手。

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的技艺功力相差太远，而是尤一山大概久在陆鸣宇指挥之下，心理上已经不能平衡，同时双方相处已久，彼此的长短强弱，皆所深悉。尤一山明知对方武功强胜于他，是以心理上也强不起来。

这回轮到陆鸣宇举步，向尤一山迫去。

他每移一步，众人固然感到紧张，大大的替尤一山担心，而最要命的还是尤一山的表现，生似是陆鸣宇的步声，也能伤及他似的，每一下都生出反应。

若然如此，双方只须一接战，尤一山根本没有抗拒之九因为他在气势上，斗志上，都崩溃在未当直接战以前了。这等可悲的情势，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以任何人都束手无策，爱莫能助。

正当众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之时，阿烈突然厉声喝道：“等一等。”

人随声动，倏然间已落在战圈旁边。

陆鸣宇如果继续迫进，势必要分心防范阿烈，这么一来，功力大受影响，可能反而招致意外。

因此他退开数步，转眼向阿烈望去，冷冷道：“什么事？”

别的人可真是打心中欣幸阿烈出头打岔，也唯有他的年纪和身份，可以不管江湖规矩的那一套。

阿烈道：“尤长老果然不是你的敌手，这场架何必再打。”

陆鸣宇一怔，道：“这是什么话？”

阿烈道：

“我虽然不知道人魔沙天桓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以我想来，他除非碰上敌人，也不大愿意轻易出马的，是也不是？”

封乾接口：

“你错了，家师向来以喜怒行事，不欢之时，那怕是个残废之人挡住去路，也给杀死，毫无怜悯。”

陆鸣宇道：“是呀！要不如何能够称为人魔？”

阿烈点头道：“原来如此，那一定不能成为天下第一的人物。”

陆鸣宇道：“查公子你别忘了‘血羽檄’之事，试问那些遭遇横死之儿何尝是你的敌手？”

阿烈厉声道：“我有满门血海之仇，你有么？”

陆鸣宇应道：

“仇恨只不过是发生过之事而已，我们却有一种没来由的仇恨，对世上之人，都看不顺眼。”

他们说的虽是歪理，却足以自圆其说，阿烈怔了——下，道：“你们师徒都是如此憎恨世人么？”

封乾道：

“正是，我们喜欢暴力、流血，像那两个和尚的呻吟悲号，便是世间至为悦耳的仙乐了。”

阿烈道：“既然如此，我倒明白了。”

高青云徐徐道：“查公子，你明白什么？”

阿烈道：“他们都是豺狼，毫无人性，谁能杀死他们，就是做了莫大的

好事。”

陆鸣宇冷冷笑道：

“本来我们也不屑于与你多辩，但由于你本身的行为，亦是如此，所以本人不得不说几句，照你的道理引伸而言，任何人杀了你，也是做好事，对不对？因为你也是残杀无力反抗之人呀！”

阿烈怒道：

“谁与你们一样，至少我的杀人，有固定的对象，但你们以世上之人为肆暴快意的目标，可差得远啦！”

高青云松了一口气，忖道：“幸而他是明白事理之人，现在我不必担心他会与封乾这一帮联合了。”

阿烈不再理睬对方，转眼向尤一山道：“请过来一下。”

说时，向墙边行去。

尤一山迟疑一下，便跟了去。

院墙的那边，传来刺耳惊心的呻吟声。

阿烈跃了过去，尤一山也翻过墙头。

但见阿烈迅即从怀中掏出一些什么物事，分别塞在不嗔不尘二僧口中。

转眼之间，两人的呻吟声一齐停歇。

院墙那边的高青云和封乾，已成了对峙之势。他们的出手，只是时间问题，决计不可避免。因此，这时形势十分紧张，所以武林各家派之人，不论身份多高，名望多大。

但由于高青云是代表“逍遥老人”出战，事在整个武林的气运，因此，人人都瞪大眼睛，等候命运的安排。

封乾的气势突然减弱了许多，高青云发现了这一点，焉肯错过？顿时大喝一声，宝刀出鞘，迅疾攻去。

他的喝声宛如响雷，宝刀有如闪电。人刀合一，向敌人卷扫，威力之处，直是山摇地动，无坚不摧。

封乾一抖手，打袖中抖出一支金色的奇形兵刃，一头是人的手掌，五指微曲，柄长约是两尺。

他挥动金手封架，但听“铮锵”连声，火花迸发。

这两人以奇快无匹的身法，眨眼间已攻了七八招。封乾功力之强，实在使人惊心动魄。

因为他在高青云这一轮急攻之下，脚下居然寸步不移。

要知他气势忽弱，已证明他心神分散，被外间的环境影响，而这时高青云乘隙抢攻，气势方面，自然而然又增强许多。

在这等此消彼长的情形下，加上高青云是主动攻击，照理说纵然不能立毙敌人，但将敌人迫退几步，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封乾既然寸步不移，可见得他功力之强，实在远超过高青云了。

这时候高青云徒劳无功，业已退开六七步，伺机再卷土重来。

在场的行家们，无不心中有数，晓得高青云与封乾相比之下，功力悬殊，换言之，高青云必败无疑。

因此他们心中又忧虑，又着急，没有人想像得到，今日的场面将是怎样子结束？

陆鸣宇皱起眉头，道：“高青云你尚非本人敌手，如何配与家师兄拼斗？”

高青云道：“封乾的武功诚然高明，但说到你，哼！哼！你还差得远呢！”

他发现对方皱眉的表情，显然另有原因，当下忖道：

“莫非他感到那儿不妥，这正与封乾刚才气势忽弱的情形相似，这中间一定有关连，但这是何缘故呢？”正寻思之际，忽听一山大师说道：

“阿弥陀佛，敝师弟们幸得高人解救，已脱离无边苦海了。”

封乾仰天冷笑，道：“胡说八道。”

陆鸣宇道：“他们一定已经毙命，不然的话，连点穴也止不住他们的呻吟。”

一山大师看不见隔墙的情形，是以真不敢说话。

封乾眼睛一亮：

“是啊！查思烈到那边去了，那个不嗔和尚，正是参与屠杀他化血门查家之人，说不定是让他给宰了，哈！哈！……”

话声方歇，便见两条人影跃上墙头，所有的目光住那边望去，全都愣了，这些人当中，也包括陆封二人在内。

原来现身墙头之人，正是不嗔和不尘，他们俱被封乾的毒气剑，残毁了肢体，是以这刻看起来很可怕。

不嗔和不尘在墙头上，站得并不很稳。但他们既能跃上墙顶，可见得毒力已消，只是由于受创深矩，流血不少，才会呈现这等虚弱现象而已，而目下最令人关心注意的，正是“毒力已消”这一点。

一山大师高诵一声佛号，道：“两位师弟，现下觉得怎样了？”

不嗔道：“多劳师兄关注，小弟等已无大碍。”

一山大师点点头，有点激动地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封乾忍不住插口问道：“是不是查思烈那小子，出手救了你们。”

不尘和尚瞪他一眼，道：“人家可以当上大侠之名而无愧，你们才是小子。”

封乾厉声道：“是不是他出的手？”

不嗔大师道：“当然是他了。”

封乾愣一下，转眼向陆鸣宇望去，沉声道：“这小子当真有过人之能，咱们不可小觑了他。”

陆鸣宇道：“此子对药物之道，真有一手，小弟曾经拿齐唯我的神丹给他服下，但他居然行若无事。”

封乾哦了一声，道：“老齐若是得知，非活活气死不可了。”

陆鸣宇道：“查家小子至今尚不露面，只怕已经死掉啦！”

当然这句话无人相信，同时也知道陆鸣宇自己亦不曾作此想。说此话的用意，不过是激他回答而已。

果然一道人影跃上墙头，朗声道：“陆鸣宇，你放一万个心。我死不了。”

众人看时，只见他英姿飒飒，面如冠玉，真是好一表人才，而且有一种诚厚纯朴的味道，使人生出敬爱之心。

这并不是阿烈突然长得漂亮了，而是众人的心情，大大转变了的关系。因为阿烈出手救了不嗔不尘，这证明他虽然口口声声要诛杀七大门派之人，以报灭门血仇，但事实上他的心软肠热，并非冷酷残毒之辈。

这一来阿烈与七大门派间的深仇怨毒，似乎并不是最最可怕。反而封陆二人，方是天下之患。

大家的心情一宽一紧，顿时影响了观感，发觉阿烈竟是这般英俊侠义，

不禁油然而生敬重之心。

封乾眼下已把阿烈当作第一敌手，是以对他的一切，都加以密切注意，不敢轻易放过。

当下付道：“他半晌没作响，在墙壁那边，为知捣什么鬼？”

疑念一生，便要弄个明白。

但见阿烈已飘落地上，靠近武当派的何玄叔。由此可知他对“七大门派”之人，还是含有敌意。

封乾道：“查思烈，你可是精通药物之道？”

阿烈耸耸肩，道：“花草之性，略识一二。”

封乾道：“你用什么药物，解去我剑上之毒？”

阿烈道：“我用……”

高青云大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

阿烈问道：“高兄有何见教？”

高青云嘿嘿一笑，道：

“查公子，这些家伙没有一个安着好心眼，他如今不耻下问，定必包藏祸心。你最好不必作答，就算非回答不可，也别太爽快。”

阿烈道：“哦！可以开个条件，对不对？”

高青云道：“妙极了，开个条件最好。”

陆鸣宇冷笑道：“高青云，你的卑鄙远超过我想像之外。”

高青云道：“岂敢，我若是把你们当人看待，岂不是辱没了天下之人？”

封乾接口道：“查思烈，咱们谈咱们的。”

阿烈道：“你们间的谈话，表面上可能只涉及咱们，但事实上却与别人有关，例如我若把解毒之法说出，你或可把剑上之毒更改，以致无人能救。”

封乾冷冷的道：“你到底说不说？不说就拉倒。”

阿烈道：“拉倒就拉倒，难道我有损失不成？”

高青云忙道：“那也不必这么决裂。”

封乾道：“你为何着急了？”

高青云道：“我在替你们做和事佬呀！”

他这刻拿出“刺客”的身分，而不是当作逍遥老人的代表，说话可软可硬，教人直奈何他不得。

阿烈接口道：“高兄，你代我开个条件吧？”

高青云道：“不好，不好……”

阿烈讶道：“我以为你一定愿意的。”

高青云道：

“不是不愿意，而是生怕便宜了他们。因为我开出的条件，在他们来说，简直是毫无损失可言。”

阿烈道：“原来如此，那么……”

封乾插口道：“你们用不着扯来缠去，究竟有什么条件，决说出来。”

他这么一说，在场的高手们，无不知道双方在这一场暗斗之中，已分出了胜败。败的一方是封乾，因为他已屈服在阿烈的神通之下。也可说是高青云的机智和巧辩妙词，把他引入彀中。

阿烈顺水推舟，道：“高兄就说无妨。”

高青云考虑了一下，才道：“我只想知道，你这一派系之中，可有认识当年化血门查家大公子的人没有？”

众人听？，无不错愕，就连封陆二人，也愣住了。

陆鸣宇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青云道：“我总不会指你是杀死查大公子的人吧？认识与否，一言立决，何须张惶反问？”

封乾冷冷道：“有，有一个人认识查若云。”

高青云熟视他有顷，徐徐道：“一定是你无疑。”

封乾傲然道：“是又如何？”

高青云道：“你与查大公子既认识，甚且可以算得是朋友，为何对他的困厄，竟不置理？”

封乾道：“何以见得我与他是朋友？”

高青云道：“我当然不证明啦！但暂时不提出来。”

封乾道：“这话岂不是放屁？”

高青云毫不动气，徐徐道：

“本人追查这个隐密，起初并不是因为与查家有任何交情瓜葛，而是由于逍遥老人前辈无意中说过一句话，所以引起了兴趣。”

他一扯到逍遥老人，大家的兴趣就更浓厚了。

只听高青云又道：

“逍遥老人在十年以前。曾经很感慨的说，他本以为‘人魔’公案，尚有化血门查家可以出头。谁知查家忽罹浩劫，使他竟有失算之憾，他老人家这句无心感叹，竟深印我脑中，在下认为至少有两点意义，一是化血门查家心目中，本非邪恶之辈，甚且尚可为正义之事伸手。第二既然他老人家曾作此想，难道人魔沙天桓曾想不到么？因此查家之祸，与沙天桓一派，极可能会有关联。”

封乾不在乎地笑一下，道：

“你不外想把查思烈拉下水而已，但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必费这么多心机，反正我收拾了你之后，就对付他。”

高青云道：

“本人只是就事论事，你可问问查公子，我有没有讲过他出手帮忙？现在把话说回来，当日我心中既有了怀疑，便一直留心查究，直到最近，才查悉沙天桓的一个门人曾与查大公子结交，帮他出各种主意，甚至代他出手，盗走各门派的宝物，总而言之，查大公子的树敌，几乎是这个时时蒙住面孔之人一手造成。”

阿烈插口道：“高兄，你能证明那蒙面人就是封乾么？”

高青云道：

“不错，刚刚梁大叔已递过暗号给我，他是令尊当年贴一身仆徒，自然认得出此人的举止和口音。”

封乾眉头一皱，阴毒的目光，向墙头屋顶搜索。

阿烈提高声音，道：

“封乾，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可敢把真情和盘托出？总之我先答应你，假如你值得我动手，我也不会与高兄联手围攻于你。”

封乾内心中唯一的忌惮，就是高、查两人联手之事。目下一听他当众答允不作此举，顿时大为安心。

他点点头，道：

“不错，查若云受我影响颇大，但老实说，他的本性也不太好，否则也

不会弄得天怨人怒了。”

这话显然是很中肯的批评，连阿烈也不愿为他的亡父作偏袒的辩护。不过在阿烈来说，他的复仇矛头，起码可以坚决的指向一个仇人了。

一山大师朗声诵佛号，道：

“查公子竟是如此正直仁侠之士，老衲衷心顶礼钦赞。关于敝派涉及公子家门大祸一节，老衲定必有所处断，以慰公子之心。”

他乃是少林寺辈份极尊之人，地位比之一般门派的掌门人，只高不低。因此，他这么一说，等如代表少林向阿烈认错道歉。至于以后如何处理，那又是另一回事。至少在目前，阿烈这口气已稍稍抒吐了。

## 二十九

要知七大门派联合追缉阿烈之举，起因系“血羽檄”出现，各派伤亡了不少人，是以大家急谋对策。

所以在这等情况之下，一山大师的道歉，意义更为重大。

阿烈自然省得，当下道：

“在下深信大师必能秉公处理，目前在下须得全力对付封乾，恕我不能分心酬对了。”

封乾仰天冷笑，道：

“查思烈，你有多大气候，竟敢人前夸口。哼！哼！莫说是你，就算是查若云复生，这刻也非我敌手，你信不信？”

阿烈道：

“也许不假，因为你比他多练了十七年之久。如若先父继续修习武功，你活一百岁也不行。”

陆鸣宇插口道：“狂妄之徒，竟敢信口雌黄，真真可笑。”

阿烈道：

“你懂个屁，据说你的武功除了内功是得自人魔一脉之外，其他的功夫，大部分得自丐帮……”

陆鸣宇道：“是又如何？”

阿烈道：

“人魔沙天桓得到魔教真传，固然足以傲视宇内，纵横天下。可是他却碰不过‘三大奇功’。”

陆鸣宇道：

“这样说来，你化血门查家的武功，竟是三大奇功之一了？”

阿烈道：

“不错，若非如此，寒家的技艺，怎会被逍遥老人看得上眼？”

封乾的神情不但没变，反而泛起了安慰之色，道：

“这样说来，你已练成了化血真经的武功绝艺了？”

阿烈道：

“练是练过，但武功之道，源深浩瀚，不敢夸称‘练成’，但对付你的话，谅也不成问题。”

封乾道：“好，空言无益，咱们手底见个真章便是。”

高青云鉴言察色，心知其中有点不妥，不然的话，封乾绝对不会反而露出宽慰之色。

可是他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漏洞。

他深怕双方一动手。就没有挽回的机会了，坐下喝道：

“等一等，封乾，我且问你你不是打算与查公子和我逐个拼斗？”

封乾真怕他变卦，要改为联手对付自己，忙道：

“是的，若是公平敌对，虽死无怨。”

高青云道：“使得，但我须得与查公子说明白，同时请少林一山大师、武当风火双剑，作为见证……”

他移到角落，招手要阿烈及一山大师等人过去。

在角落那边，这五个当代高手，围拢低语。

高青云道：

“诸位不知有没有注意到，封乾的神色，似乎握了胜算。因此，我想借重一山大师等诸位的渊博见识，查出此人从那一点握了胜算？”

天风剑客程玄道首先道：

“他若是得了魔教真传，起码练有一两手至为毒辣，足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绝技，不可不防。”

高青云道：“话虽如此，但那究竟是下策。”

“如果他有把握获胜，无疑是因为他昔年曾与查大公子交往，获悉不少秘密，心中已有应付之道。”

何玄叔道：

“大师此言甚是，这封乾如此把稳，不外是由于他练就了不少破拆化血门武功的手法，同时他又有同归于尽的绝技，是以十分放心大胆。”

高青云道：“若然如此，查公子的情况就不大妙了。”

阿烈道：“我不怕他……”

程玄道插口道：

“还有一点，那就是封乾就火候上计算，认为必然赢得查公子，我们大家都知道，火候造诣，丝毫勉强不得。若是火候不到，即使是克敌手法，也无法收效。”

一山大师恍然大悟，道：

“是了，封乾固然一方面得悉化血门的许多秘传手法，有了破解之道。另一方面，由于武功上的制克，所以他已练有一套足以凌厉击杀敌人的手法，而这一路手法，不是魔教武功。”

他停顿一下，又道：

“这正可以解释陆鸣宇创立极乐教的原因。相信除了陆鸣宇是这等邪恶天性之人的原故外，还有就是他们要参考各家的武功，另创一套手法，以便万一当他魔教武功，被人所克之时，尚有反击之力。”

这些一流高手们，略略一谈，就找出许多惊人道理。

高青云道：

“大师的观测，洞瞩一切，决不会错了。现在问题是如何方能抵消他的优势，找出他的弱点？”

阿烈道：“我想我有法子对付他。”

高青云道：“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务须小心。”

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法子可以帮忙阿烈，纵然有些绝招，能够奏效，但在目前的情势中，岂有时间传授和修习？

因此，当阿烈步出战场之际，高青云等人，都不禁忧形于色。他们实在太耽心了，所以无法掩饰。因此，不但对方两名大敌觉察，连各门派的人，也无不看得一清二楚。

心知必是阿烈情况不妥，是以亦都替阿烈担心起来。

陆鸣宇迅即退开，往高青云那边凑去。高青云亦往那边凄，两人相距六七尺，才站定脚步

他们的心意都相同，生怕对方到时插手，所以互相监视。

封乾眼见阿烈提刀直来，不敢怠慢，亮出奇门兵刃“金魔手”，双目如笔，凌厉地注视敌人。

阿烈的神态沉稳中又十分潇洒，衬起他英俊挺拔的面貌体态，真是丰神朗澈，令人心折爱慕。

封乾则是阴险狠毒，另有一番气概。

虽然他不是令人爱慕的那一类型。可是仍然能使人留下深刻无比的印象。因为他的阴险之气，也是当世罕见，极是惊人

双方凑到切近，阿烈潇洒地绕圈而行。

封乾在这刹时间，抢快了一线，往左转去。顿时变成他绕行，而阿烈守在核心的形势。换言之，他已抢占了攻击的主动形势。

众人见他如此厉害，着着抢先，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忽见阿烈的形貌风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剧烈转变。

刚才是丰姿俊逸，潇洒飘逸。但如今却怒发冲冠，形象威猛。那一种凛凛的威仪，真是难以描述。

他在弹指之间，宛如脱胎换骨，忽然变了一个人。这一下莫说众人惊诧不解，即使是身在局中，专心一志对付阿烈的封乾，亦感到一怔。

阿烈蓄势待发，此刻对方心神波动，顿时生出感应，大喝一声，响如霹雷，提刀猛劈，快逾掣电。

他的喝声刀势，都与他的神态完全配合。

这一击之威，难以言宣。

封乾的“金魔手”起处，架是架住了敌刀，但身子却震得往后直退。而阿烈第二刀又至，仍然凌厉得有如轰雷掣电。封乾迫不得已施展移形换位身法，迅快躲闪，看来甚是狼狈。

全场之人，眼见阿烈如此厉害高明，都不禁色然而喜。

封乾继续拆解敌刀，一连五六招过夫，他已退到院墙边，再无可退。许多人都高声喝采，因为这等情况，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阿烈心怀血海之仇，刀挟风雷之气，力攻敌人，一丝儿不肯放松。

封乾又勉强挡拆了三招，看看实在不妙，突然厉啸一声，“金魔手”改变招式，反守为攻。

但见他起手就是少林神手的架式，紧接着连环反击，招出不离少林、武当等派的路数，气象迥异昔时。

这些招式，在他手中使出，居然别具威力，马上把阿烈的凌厉攻势阻止。而且由于他功深力厚，火候老道。

阿烈如若与他硬拼，便略逊色了。

不到三十招，封乾着着争先，屡用硬拼手法，竟把阿烈迫退老远，恢

复了最初开始时的位置。

陆鸣宇仰天笑道：

“查思烈有多大气候，竟敢与我师兄为敌。他的结局，不外是溅血当场而已。”

高青云道：

“你别得意，那封乾现下是靠别的家派的武功混日子，等到他技穷之时，哼……哼……”

陆鸣宇道：“算你有点眼力，可惜为时已晚啦！”

高青云正要回答，话已到了舌尖，却打个转咽回腹中。他想说的是：封、陆二人孤势单，若然一众高手激于义愤，齐齐出手的话，他们两人死无葬身之地。但这番话却使他突然想到相反的方面，不禁骇然咽住。

原来他忽然想到己方的人多势众，只不过表面如此，骨子里大成疑问。因为在场的高手中，究有多少已经加入极乐教，谁也不知。因为可能陆鸣宇一声令下，这些已经加入极乐教之人，都公开反戈，这乱子就大了。

这正是陆鸣宇为何在许多名家高手包围之下，仍然不惧的真正原因了。高青云一想到这里，顿时额泌热汗。

这时候封乾、阿烈二人之战，阿烈显然已落了下风。

高青云忧心如焚，转眼向四下之人望去。忽见武当天风剑客程玄道正对自己使眼色，接着听到他的传声，恰是说出他刚才想到的危险情势。

程玄道也没有解决方法，高青云急得转眼乱瞧，忽见西面墙头，赫然站着。鬼厌神憎”曾老三。

他心头灵光一现，隐隐若有所悟，感到似乎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系于曾老三身上。

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出来。

阿烈在“金魔手”的凌厉攻势下，有如处身于惊涛骇浪之中，随时随地都会丧命，教人不胜替他担心。

但他本人却不屈不挠地专心应付，心灵中没有丝毫喜怒哀乐，一味见招拆招，该躲则躲。

以阿烈来说，他力敌封乾这等高手，最吃亏的还是经验不足，是以应变之际，住往发生“失机”情事。

幸而他犯的都不是致命的过失，是以一直有惊无险

两人看看已拼了八十招以上，封乾忽然手法一变，放弃了长江大河般的攻击手法，招式猛然缓慢下来。

阿烈不但不能趁他慢下之时，改守为攻。

反而还得跟他放慢，逐招比划。

这么一来，双方除了较量招式间的精微奥妙之外，还须拼斗内力，半点儿不能取巧。

但见封乾一连使出“香象渡河”、“麻姑献寿”、“电绕枢庭”、“双飞燕”等各派绝招。

阿烈仍然以化血门的武功应敌，相形之下，大为见拙。

他已被对方之四招，迫得退了六七步之多，看来最多不过是五招之内，便可分出胜负了。

东墙这边传出一声抑制的尖叫，乃是女子口音，高青云转眼望去，但见欧阳菁掩面发抖，不敢再观看战场。

他见到了她，猛可记起另一个女子，顿时把苦思之结解开了。

不过他现下仍然无能为力，如果阿烈不能反败为胜的话，一切都是枉然。

他定睛向战场中望去，阿烈忙又拆解了敌人一招，后退之时，脚下已有点踉跄。

高青云忍不住大叫道：

“查公子，你但须放手杀死封乾，其余之事，包在我身上。”

在场之人，都听得莫名其妙。

可是阿烈精神陡振，突然间一侧身，硬是让敌人的“金魔手”在肩上戳了一下。但他不但没有负伤倒下，反而挥刀如电，气势如虹，一招“犁庭扫穴”，刀锋砍中封乾的左腿。

这一刀虽然不是着实砍中，可是封乾伤势不轻，鲜血直冒。人也打个踉跄，退了三步才站得稳。

不过他站稳与否，对大局已无关重要。因为阿烈已如影随形般移上前，距他只有三四尺。这时阿烈长刀一挥，定可再伤敌人。然而东墙上有人大喝，道：“查思烈，瞧这是什么？”

没有人忍得住不向那边望去。一看之下，都为之失色。原来一个人抓住欧阳菁的后心，还有一把明晃晃的利刀，搁在她咽喉处。此人竟是人人皆识的许太平，他乃是此道中的老手，是以任何人都晓得无法插手救援。许太平不必多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以欧阳菁的性命，威胁阿烈不得向封乾下手。这样说来，许太平乃是极乐教之人，殆无疑问。

青龙会的二当家倪祖望怒喝道：“老三，你干什么？”

许太平狞笑一声，道：

“二哥，小弟对不起你们、但目下一发不可收拾，你还是去劝查思烈吧！”

阿烈真是愣了，要他放过封乾这个罪魁祸首么？莫说愤恨难消，同时也得考虑到以后的问题。

要知他本来赢不得封乾，全靠智珠在握，一上来就迫击敌人绝艺，接着苦苦支撑，直到封乾已习惯了这种打法，忘记阿烈护身的“金丹神功”，才突然硬挨一记，杀伤敌人。

这等战术，只能运用一次。如果封乾今日不死，那么他不但无法再杀封乾，反而将会死在封乾手底。

然而欧阳菁是他在当世间的红颜知己，她的死，阿烈岂能不管？

阿烈心中方寸大乱，耳边突然听到高青云传声道：

“查公子，你须得马上拿下封乾，才有讲价还价的机会。如若不然，封乾略略恢复，你就不易控制场面了。”

阿烈一想，这是道理，如果到失去讲价资格之时，十个欧阳菁，也一样送了性命。

于是马上下了最大决心。

他不理许太平，厉声喝道：“封乾，丢下手中兵刃。”

封乾感觉得出他森厉的杀机，晓得如若不听他之言，非当场被杀死不可，当下只好依言丢下手中兵刃。

阿烈迫前一步，道：“转过身子。”

封乾已无还手之力，同时又想到目前虽然许太平已拿欧阳菁为人质，但性命终究是自己的，岂可拿来开玩笑？当下只好依言转过身躯。

阿烈长刀再递出尺许，顶住他的后心要害。这才回头向许太平望去，虎目中射出凌厉的仇恨光芒。

他道：“许太平，你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许太平道：

“在下说来惭愧，为了保存封老大的性命，不得不公开叛出青龙会，你若放了我们老大，我就放了欧阳菁姑娘。”

阿烈道：

“封乾等于是加害我查家满门的主凶，其余的人，最多不过是帮凶而已，你当知我对他何等仇恨。”

许太平道：

“在下省得，但人死不能复生，如若欧阳管小姐也丧命黄泉，你便如何？”

欧阳菁突然叫道：

“阿烈，别管我，快点杀死封乾。我不怕死……”

许太平道：

“姑娘闭口，天地间谁不怕死，也许你还年轻，想得不多而已。”

欧阳菁高声道：“我就是不怕，我这刻苦然死了，比活着还有意思。”

许太平道：“真真胡说八道……”

欧阳菁道：“你懂什么？”

许太平道：“我再不懂，也晓得好死不如歹活。”

欧阳菁被他一激，高声道：

“我这刻若然被杀，我就在他心上永远活着，他将会一辈子深切地想念我，但如若我不死，说不定那一天吵一架，就各走各路……”

许太平都听得呆了，像她这等“纯感情”的道理，他们已不知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了，可是他们对此也不陌生，因为其中许多人，年轻之时，都有过这等不顾死活的想。在那时候，他们对“死亡”的观念，十分淡薄。

阿烈自然是最感动的一个，可是自从他们讨论到“怕死”的问题，他就恍惚如有所悟，似乎有一条路可走。

陆鸣宇沉声道：“许供奉，不必与这女孩子多说了。”

许太平道：“是。”

陆鸣宇又道：“查思烈，我可等得不耐烦啦！”

高青云沉声道：

“闭口，现下主角还不是你。如果封乾不说话，就归许太平发言。”

陆鸣宇恨恨地瞪他一眼，道：

“姓高的，咱们这笔帐，早晚要算个清楚。”

高青云道：“欢迎之至。”

那边许太平果然高声道：

“查思烈，你爽爽快说一声，怎么样？”

阿烈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什么都不想。徐徐转眼，向四下之人望去。

各门派的高手，在火炬的强烈光线之下，连表情都看得一清二楚。但见人人都十分紧张，等候最后的结局。

阿烈忖道：

“这些人之中，如果有十个八个是极乐教之人，混战起来，仍然是个胜败未卜的局面……”

他在天风剑客程玄道、一山大师等人的面上，看出他们对此十分忧虑。

此外，他也看见了鬼厌神憎曾老三，这个世间著名的大厌物，急得直搓手，显然连他也想不出两全之道。

阿烈叹口气，道：“许太平，你这一手，遗祸之烈，你一定想像不出来。”

许太平道：“这是题外之言。”

阿烈道：

“你迫我把一个混世魔王放了，等他复原之后，再行出山为恶，我也将有心无力，你可知道？”

许太平道：“我不管这个。”

他停了一下，又道：

“这话说得真是多余，你就算不能赢得我们封老大，至少尚有一拼之力。下次你们还可公平决战。”

阿烈道：

“他的功力造诣，胜我甚多。下次他决不会再中我之计，是以我永远没有可胜之机了。”

陆鸣宇嘿嘿冷笑，道：“查思烈，别婆婆妈妈的行不行？”

高青云怒道：

“陆鸣宇，你先与本人决一死战，如若赢了本人手中之刀，你尽管罗嗦插口。如若不敢出于决战，就闭上你的臭嘴。”

陆鸣宇也怒道：“高青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高青云踏两步，挥刀招他道：“来来，咱们先拼一场也好。”

要知高青云机警无比，对阿烈的为人。也颇有认识，晓得阿烈不是迟疑不决之人。

尤其是今日的局势，说简单也很简单，只须放了封乾，换回欧阳菁，其他的问题，可以留待日后才伤脑筋。

因此，他深信阿烈这刻的迟疑不决，必定大有缘故，而显然他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以便多作考虑。

故此高青云才表现得那么强悍桀骜，迫得陆鸣宇非挺身应战不可。这么一来，阿烈固然争取到时间，得以详加考虑，而在高青云而言，若能一鼓作气，击杀了陆鸣宇，也是太快人心之事。

陆鸣宇那么阴险多诈之人，这刻也挂不住，非出手不可。他当然也盘算过，自己如果杀死高青云的话，就等如少去一半的顾忌。

他颌首道：

“好，本人愿意拿性命与高青云你赌一赌，但你可得交待清楚，别让旁人插手才好。”

高青云朗声向在场各家派的名家高手，打过招呼。假如人都不反对，这一场生死之斗会马上举行。

突然一个人朗声道：“高大侠且慢，在下有个不情之求……”

高青云和全场之人，都向发话之人望去。

但见此人是个高白瘦削的中年丐帮，手提铁棒，左手握着一只尺许长的短钩，腰间挂着三个朱红色葫芦。

这等打扮，人人一望而知乃是丐帮著名四大高手之一的“黄三毒”，因为他腰间的三只葫芦，就是三种毒物。

高青云换上客气的口吻，道：“黄长老有何见教？”

黄三毒道：

“在下刚才赶到，听说敝派有帮主陆鸣宇夸称，要独诛敝帮的几个人，是以上来，说几句话……”

陆鸣宇冷冷道：

“若然只是说话，那就省点气力。本人不高兴在嘴巴上比较功夫的。”

黄三毒不理他，迳向高青云道：

“陆鸣宇既然曾是敝帮之人，如今得罪了天下，恶孽如山，都感到罪在敝帮，不能卸责。因此之故，在下大胆耽误高大侠一下，务请让在下先上，搏杀这个恶徒。”

陆鸣宇道：“嘿！凭你也配？”

高青云念头连转，刹时间已估计出黄三毒虽然名震武林甚久，并且还有毒物绝技，但若然与陆鸣宇拼斗，只怕还是差了一筹。假如让他上阵，只不过白白添一冤魂，于事无益。

然而当着天下各家派这么多的名家高手，黄三毒乃是有身份名望之人，有些话实在不便说出相劝。

他沉吟一下，才道：

“黄长老心中的愤慨，在下岂有不知，只是目下陆鸣宇这宗公案，牵涉及天下各家派，并非仅仅是贵帮之事，因此……”

黄三毒坚持道：

“高大侠务须让在下先出手，如若不行，才始劳你的大驾。”

他这么一说，高青云也就不便再劝了。

黄三毒刷地跃落院中，身形捷如飞鸟，单是这一手轻功，已可见出他武功造诣极深，并非浪得虚名之辈。

而这时丐帮方面，也陆续有高手现身，诸如魔杖尤一山、撼山杖赵大刚等，都围过来观战。

陆鸣宇哈哈一笑，道：“尤、赵两位何不一齐落场？”

尤一山赵大刚都不作声，黄三毒道：

“陆鸣宇，咱们今日须得在这儿抡拳动手，实是一大憾事。”

陆鸣宇道：“废话说完没有？”

他口中之言，虽然好像是很轻敌，根不耐烦。其实他目光如笔，注定对方，半点儿也没有放松。

黄三毒道：

“我只想问你一句，本帮虽然是乞丐组织，但你贵为帮主，一切已脱出‘乞丐’的范围，权势财富均有，衣冠也光鲜体面。尤其是在江湖上，甚受敬重。人生至此，尚复何憾？为何你要另组极乐教？做出残毒天下，令人不齿之事？”

陆鸣宇冷冷道：

“区区一个丐帮帮主，有什么了不起？我做了这么多年，已经烦厌透顶，可以说是毫无乐趣可言。只有你们才以为很了不起。”

黄三毒不怒反笑，徐徐道：

“就算陆鸣宇你对本帮帮主大位，觉得一点也不希罕。但记得这十多年来，你为了要获得我等拥戴，以便得登大位，可也着实花了不少心血气力，也经历许多艰难，对也不对？”

陆鸣宇道：

“当年的目的，是要当上帮主，所以我就算付出更多的心力，亦不稀罕。”

黄三毒道：

“但你如今却弃如敝履，难道一点也不忆念昔日的缔造艰难么？”

## 三十

陆鸣宇傲然道：“没有什么值得忆念的。”

黄三毒耸肩，道：

“那就没得说了，但在下却要提醒你一句，关于你今日所做出的惊人结果，我早就猜到了几成，你信也不信？”

陆鸣宇道：

“你大概想藉此惊人之论，以提高你的声望，假如丐帮还有选举帮主的机会时，你便可以继承此位了，是么？”

黄三毒道：

“若然获得这等作用，我决不反对。不过事实上我倒不暇想及这一点。你可知道昔年在长老会议上，我为何是反对你当选的一个？”

陆鸣宇引起了兴趣，道：“你不妨说来听听。”

黄三毒转向四下的武林名家高手，向大家抱拳道：

“对不起，我等谈起一些私人的琐事，耽搁了不少时间，但望众位前辈朋友见谅。”

一山大师立刻道：“不妨事，黄长老请说下去。”

黄三毒道：

“敝帮帮主是由长老会议选出来的，这个会议，也有免职之权，但历代以来，只有今日，才不幸用上这种权力……”

他磋叹一声，继续是半向众人，半向陆鸣宇地说道：

“凡是被认为有资格当选帮主之人，照例受到通知，不参加会议。而在会议中一切经过详情，所有长老都立誓不得泄露，此所以陆鸣宇他可能到今日，方始得知我是反对之人。”

陆鸣宇道：“不错，你说下去。”

黄三毒道：

“这就是长老会议须得保持秘密的原故了，因为如果你知道我曾是反对之人，日后为本帮做事时，你可能心有顾忌与芥蒂，以致因私误公。事实证明，自你当选帮主之后，开始的几年，我一度是你的最得力之人，但后来因帮中各种事情而使我一直奔波在外，既不得日夕与你接近，复又无暇进修武功。这大概就是胆敢夸口独斗我们的道理了……”

他歇一下，又道：

“但这些都不要去管它了，说到那次我反对你的理由，却是因为我看出你性格上有一种毁灭的冲动，并且非常强烈……”

陆鸣宇道：“胡说，这话有何根据？”

黄三毒道：

“就是没有正确的根据。所以我在会议上所持的反对理由，只能说你太年轻，不应负此重任。”

他向四下望了一眼，又道：

“那时候我们都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可是我们自八九岁起，就流浪江湖，阅世极深，二十多岁时、已经完全成熟，所以我这个理由，都不获别人认可，于是你顺利地当选帮主了。”

程玄道感慨地道：

“不错，有时候往往是有口难言，黄长老既然举不出有力的证据，以证明陆鸣宇的心理异于常人，当然不获别人认可。”

黄三毒道：

“我们年轻时，常在一起练功，一起游戏。其时我发现他有一个怪癖，就是喜欢把辛苦造好的东西弄毁。有好多次，他在海边沙滩上，利用种种巧妙方法，制造一所小小的房屋或堡垒等，当他建造之时那种热城专注，使人不得不赞美。但造好之后，他总是一脚踏毁，然后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冷酷的快意。”

他说到这里，四下之人，都觉得有点道理。

黄三毒又道：

“除此之外，他有时会在一些美丽悦目花朵、小鸟或蝴蝶等物事上，表现出他的残酷，他毫不留情的加以催毁，面上露出满足的表情……”

陆鸣宇不耐地道：

“这证明了什么？这儿可没有心软如棉的女孩子。”

黄三毒道：

“这与心地软硬完全无关，凡是保存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乃是一个人的高贵德性。你若是缺乏这种高贵的德性，如何能做好一帮之主？”

高青云道：

“这样说来，他后来建立极乐教，蹂躏女子，荼毒各派高手，正是他早期那些冷酷下流的行为的扩展而已。”

黄三毒道：

“对，我常年在江湖上混，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有些人的确非得折辱摧残别人，自己才可以得到快乐的。”

他缓缓扫瞥众人，又道：

“在下费了这一番口舌，目的是请武林前辈同道对敝帮曲予容谅。因为他天性中的邪恶，有时实在是力所不能防止的。”

别人都不便表示意见，高青云朗声道：

“从黄长老的话听起来，不问而知，当他厌倦了极乐教的成就之时，也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摧毁了？”

黄三毒道：

“当然啦！他连做帮主也会厌倦，那种偷偷摸摸的邪教，他的兴趣能维持多久？”

阿烈突然插口道：

“不，黄长老说错啦！假如继续迫得他非偷偷摸摸不可时，他不会对极乐教感到厌倦的……”

高青云道：

“可是现下已经变成公开之事，无论如何，这个组织中之人，早晚会受到应得的报应的。”

一山大师诵声佛号，响澈全场，接着用清静安祥的声音道：

“古语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些误入歧途之人，如果立刻悔悟，

改过向善，定可超拔出苦海……”

此言宛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余韵袅袅，在众人心头缭绕。

陆鸣宇仰天冷笑，道：“老和尚休得说教，须知欲海众生，已无可渡之宝筏，呸！”

黄三毒，你究竟要不要动手？”

一道人影跃入场中，道：“赵大刚先接你几招。”

他来势急猛，一鼓作气，使人感到他斗志坚强无比，谁也无法从中阻止。黄三毒皱皱眉，只好退开几步。

陆鸣宇道：“早就要你们一齐上来，省得麻烦……”

赵大刚手中钢杖一举，顿时气涌如山，须发戟张，厉声道：“叛徒看招。”呼的一声，猛扫过去。

赵大刚身材雄伟、肩力过人，武功走的是刚猛路子，威勇异常。是以在武林中有“撼山杖”之称。

这时他含怒出手，气势更是强大。

这一杖扫去，后着变化不多，可是单单是杖上绝强的力道，就够敌人好受的了。

陆鸣宇长剑一挥，剑气凝聚，细如丝缕，霎时间，把敌人的杖风和气势所形成的无限潜力，划破了一线。

他身随剑走，移开数尺。

他这一剑，委实精微奥妙之至，全场之人，都为之惊凛佩服。

但见陆鸣宇目射奇光，隼视着赵大刚。

赵大刚大吼一声，抡杖又扫。

说也奇怪，这一杖初出之际，与第一杖的气势差不多。但直到陆鸣宇出剑疾挑之时，威力已经大减。

说得迟，那时快，陆鸣宇在半闪半挑地让过这一杖之后，已经挥剑欺身后击，刷刷刷一连三剑，杀得赵大刚直退。

这等情况，真像是功力悬殊的对手决斗。众人虽然感到没有道理，可是事实摆在眼前，不能不信。

赵大刚面上的怒色，已远不如初入场时那么浓重。

他突然反击一杖，奇妙之极，险险击中陆鸣宇。

高青云厉声道：

“陆鸣宇，你若不是施展蛊术，这一杖就非得受伤不可……”

他明知道这话说出来，徒然教对方警惕，在对付自己之时，便不会大意施展，乃是有损无益之事。

在赵大刚方面，却没有一点点帮助。

因为他这刻已没法分心去听和想了。

但他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果然赵大刚浑如不闻，尤其是陆鸣宇一剑接一剑的向他攻去，着着争先，转眼间已把赵大刚困在一层剑幕中。

黄三毒眼见陆、赵二人，已移到距他六七尺远处，当下一横心，决定出手救援赵大刚。

他心念才转，便见剑光如虹，迎面电射。

原来陆鸣宇突然抢先向他出手。

黄三毒铁杖一挥，封住剑势，右手短钩已递出去。

但他这一招只用上一半，就赶紧撤回。敢情是赵大刚已经横杖扫击，杖势去路，恰好挡住了他的短钩。

陆鸣宇冷笑连声，运剑如风，霎时把他们都罩在剑光之中。不过显然黄三毒的情况，比赵大刚强胜得多。

尤一山刷地跃下场中，喝道：“住手，住手。”

然而陆鸣宇不理他，黄三毒不敢后退，赵大刚则简直没听见。

三道人影兔起鹘落，眨眼间拆了十多招。

猛听赵大刚闷哼一声，身形退出战圈。众人都清清楚楚的看见，他是小腹上挨了陆鸣宇的一脚。

赵大刚一出战圈，黄三毒反而得以退开。

魔杖尤一山跃过去，一把搀住赵大刚，顺手塞了一粒丹药在他口中。

陆鸣宇冷冷道：

“省省你的丹药吧，我这一脚，已震碎了他的腑脏，神仙也救不活他。”

话未说完，赵大刚已大口地吐出鲜血，双目欲闭。

阿烈插口道：“赵长老已没得救啦！”

但尤一山仍然抱持着赵大刚，自家也闭起眼睛，好像想用他的热诚友情，帮助赵大刚抵抗“死神”。

黄三毒冷冷道：“万恶叛徒，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看杖……”

喝声中一杖扫去，陆鸣宇挥剑招架，杖剑相触，陆鸣宇长剑只不过震动了一下，就化解了杖上力道。

这时两般兵器相触黏住，双方内力涌出，拼将起来。

黄三毒单手持杖，杖长于剑，形势上已吃了亏，因此眨眼之间，他手中钢杖，已经微微偏侧。

可是任何人都晓得，在这等拼斗内功之际，如果一方受到别人暗算，心神一分，马上落败伤亡。

而这黄三毒既有三种活的“毒物”，目下若能施放，则陆鸣宇的形势，无疑是大大不利。

纵然他能及时躲开，但总是受到莫大威胁，他的三种毒虫，名震天下，自然是具有惊人的威力。

但见黄三毒运聚全力，贯注在钢杖上，居然没有任何取用毒物的迹象，众人都感到十分不解。

正相持中，忽听赵大刚发出大口吐血的声音，接着尤一山把赵大刚的尸体，抱到墙边放下。

他曳杖过来，仰天冷笑道：

“陆鸣宇，你曾经口发大言，要以一人之力，诛杀我等，现在本人打算出手啦！”

由于他相距尚有丈许，而且姿势架式，都没有马上动手之意，所以即使封乾未被阿烈制住，他也不会立即插手。

高青云略略松一口气，忖道：

“他没有鲁莽出手，便不致于迫得极乐教之人挺身。这正是我们今日面对的难题，如果迫得陆鸣宇过紧，则潜伏在各大门派中的极乐教徒，非挺身出手不可。如果不诛杀他，今日之局，如何能了？”

他转眼望去，但见欧阳菁在许太平手中，动弹不得。玉颈上多了一把刀子，随时随地有喉管被害断之虞。

再看封乾，他虽然在阿烈的刀尖威胁之下，可是假如他功力恢复七八成，这问题便严重无比了。

只因以封乾的武功机智，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绝对可以做到挨上了致命的一刀而逃得性命。

假如他脱出阿烈刀尖威胁，则他拿了欧阳菁一命，就足以迫使众人自动让路，任得他们逸去。

陆鸣宇和黄三毒尚在拼斗内力，对于尤一山的说话，理都不理。

这种奇异复杂，变幻万端的局势，在场之人，虽曾有许多是经历过无数场面的，也泛起无从把握之感。

黄三毒的钢杖又偏侧了些许，看来败局已定。

但见他左手短钩，吃力地向右手钢杖移过来，不问可知他乃是想把短钩搭在杖上，以便双手一齐发力。

欧阳菁猛然尖叫一声，使得她再度成为全场注意的目标。

许太平道：“别嚷，我又没有伤害你。”

欧阳菁道：

“陆鸣宇的鞋子上有专辟蛇蛊毒物的灵药，他分明在等候黄长老施放毒物，大概他已有把握在黄长老施展的一刹那，予以致命的一击。”

旁人听了欧阳菁的这话，虽觉有理，但并不惊异，都道是她的家传绝学练就的眼力。

只有阿烈和高青云认为有异，因为欧阳菁对这一门，所知有限。

高青云立即问道：“如何见得他鞋上有药。”

欧阳菁道：

“他拼斗内力之时，鞋上的药气渐渐溅出，相信他是在鞋上做过手脚，须得以内力压挤，药性方出。”

全场之人，都恍然大悟，敢倩陆鸣宇老早就算好如何除去黄三毒，是以故意与他拼斗内力，诱放毒物。

当然，他定然是另外有一种手法，可以趁黄三毒施放蛇虫之时，一下子就制他死命。

一山大师朗声道：

“善哉！善哉！陆施主处心积虑，恶毒可怕。贫衲听说昔年人魔一脉，有一种魔功心法，称为‘夺志术’，也是蛊术的一种。能在拼斗内力之际，趁对方一分神，侵入敌方心灵之内，致人死命。”

陆鸣宇目射奇光，注定在黄三毒面上，没有作声。

高青云忙道：

“尤长老，他已使出蛊术，你再不出手帮助黄长老，可就来不及啦！”

尤一山一直顾忌的是“极乐教”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太平的出手，有了前车之鉴。

如果他贸然上前，谁知道这一回那个名家高手现出原形，又有谁知道这次会使用什么毒计，挟制大家？

但高青云这么一叫，他看看形势果然不妙，已顾不得那么多了，挥杖上前，从剑杖相交之处，用力疾挑。

他一出手，众人都吓了一跳。

因为他这等拆开双方兵器的手法，定须自信内力强胜过任何一方，始能奏效。

如若他这一杖不能成功，那就惨了。因为正在拼斗的双方，内力如涌，被他从中这一扰乱，马上汇聚起来，向他攻去。

试问以他一身之力，岂能抵拒两大高手的内力？

但见尤一山的长杖到处，“砰”的大响一声，陆黄二人，齐齐震开三步。

陆鸣宇感到难以置信地望着尤一山，直眨眼睛。

尤一山气涌如山，洪声喝道：“陆鸣宇，来吧！”

陆鸣宇冷冷道：

“凡是我极乐教之人听着，本人一动手，大家都马上行动，刺杀距离最近之人。”

此令一下，尤一山禁不住退了两步。

高青云转眼望时，只见全场之人，无不惴惴自危，也无不拿出兵刃，运功戒备。这么一来，究竟谁是极乐教中之人，根本无法分辨得出。

饶是人人戒备，但一旦全面发生战事，至少仍有多数人被暗算死亡。这是因为凡是极乐教之人，莫不是时下高手，他们既然抓破脸皮出手，自然会向有把握杀死之人下手，决计不顾什么同门或老友的情份了。

试想这等情况一旦引起，岂不是武林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他当机立断，厉声道：“陆鸣宇，你有什么打算？”

陆鸣宇淡淡道：

“如果你们有意思谈谈条件，那也不妨谈一下。这样好了，我和封师兄、许太平三人暂时撤退，你等不得轻举妄动。”

阿烈怒声道：“别人答应，我也不肯。”

陆鸣宇道：“假如你舍得欧阳菁性命，既管不肯。”

阿烈一怔，转眼向欧阳菁望去。

陆鸣宇喝道：“许太平，准备下手。”

许太平应道：“教主放心。”

他故意把刀子翻扭一下，使锋刃火光闪映，增添几分森寒的杀机。

阿烈果然软化，道：

“陆鸣宇，你须得先放过欧阳菁，否则咱们就此拼了。”

陆鸣宇道：

“这事还得商量一下，你固然怕我走了之后，违约不放欧阳菁，但我方何尝不妨你毁诺呢！”

阿烈道：“世间不易找到像你这等卑鄙可恶之人，你不必害怕我们。”

陆鸣宇冷冷道：“你嘴巴放干净点，须知那女孩子尚在我们掌握中。”

阿烈也冷冷道：

“我就是骂你这个王八蛋，哼！哼！你如敢动她一根汗毛，我发誓要把你碎尸万段，方肯干休。”

以他所曾显示的功力，这话可真不是吹牛。

假如陆鸣宇不顾一切的蛮干。

阿烈仍有机会在杀死封乾之后，再出手对付陆鸣宇等。

虽说陆鸣宇尚有不少极乐教的高手，可是另一方面，高青云等人仍能与他手下之人缠斗，牵制这些人力，这样，阿烈就有机会与他决一死战了。这自然是最坏的结果，若是迫到这一步，谁也好不了。

陆鸣宇忿然道：“你以为我不敢下手么？”

局势陡然变得比任何时刻还要紧张，全场之人，无不屏息静气，谁也

不敢作声，唯有等待事态发展。

阿烈正要开口，只听封乾说道：“鸣宇，你怎么啦？”

他一直没有开口，直到此刻局势实在恶化得太厉害，才会发言。

阿烈厉声道：“你叫他闭住狗嘴，否则我先宰了你。”

封乾缓缓道：“现下我可办不到，除非你让我恢复自由。”

阿烈道：

“你复你自由不难，但你先下令放了欧阳菁，这是咱们两人之事，你尽可相信我。”

封乾正要开口，陆鸣宇嘿嘿冷笑，道：

“查思烈你弄错了，许太平是本教之人，得听我的命令，这件事你休想从中取巧。”

阿烈道：“封乾，你听见了没有？”

封乾马上道：“许太平，把那女孩子放开。”

许太平一愣，道：“是，是……”

陆鸣宇厉声道：“不许放她。”

许太平又一楞，应道：“是……是……”

他已经无所适从，满面皆是困惑之色。

其实不但是他，连旁观之人，无不大为惊奇，因为这等局面的变化，已经完全超出，了任何人意料之外了。

阿烈也生出手忙脚乱之感，厉声道：“许太平，快快放了欧阳菁。”

许太平居然也应道：“是……是……”

封乾高声道：“你无须害怕，万劫丹的毒力，我可为你解。”

陆鸣宇道：“笑话，你又不认识怪医齐唯我。”

封乾冷冷道：“只怕不认识他之人，是你而不是我。”

这话大有文章，陆鸣宇顿时一愣。

封乾又道：

“你只见过齐唯我一副相貌，但我却知道他真正的身份，而且我不防告诉你，他就在此地。”

陆鸣宇道：“这话叫谁相信？”

封乾道：

“那也不难证明，第一点，是我命他去找你的，当然他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其次，我可以叫他出来，露出齐唯我的面目。”

陆鸣宇念头电转，最后下个判断，仰天冷笑道：

“算了，你还想骗我，真真可笑得紧。”

封乾道：

“这是你迫得我非这样做不可，假如我不把齐唯我叫出来，许太平无法去解毒力，定必遵你之令行事。”

他转眼望定左边院墙上，道：“齐唯我，出来吧！”

那堵墙上，共有七八个人，其中一人应声跃落院中。

人人都惊愕顾视，但见此人身量顾长，年纪在四五旬之间，乃是峨嵋派的高于吕一灵。

此人在武林中，果然是以医道擅名。

他先转身向墙上和另一边的程一尘、陆一瓢、俞一峰等三位峨嵋名家拱拱手，表示歉意。

然向才转向陆鸣宇道：

“陆教主不该与令师兄斗气，本人就是齐唯我，面目虽异，但这个口音，想你必能认得，相信其他曾与本人见过面之人，也能认出。”

他特地转向许太平，问道：“许兄，你可认得么？”

许太平点点头，满面茫然若失之态。

他接着又向陆鸣宇道：

“令师兄早年已经说过。陆教主天生是个反覆无信，凶残恶毒之人。为了恐怕一朝令出不行，为你连累败事，特地派我加入极乐教，但给你万劫灵丹，制驭属下。只要你一旦抗命，你藉此而建立的权力，也由此失去。现在你已正如令师兄的算计，从此不再是极乐教主了。”

陆鸣宇面色大变，向许太平道：

“许太平，只要你答应杀了欧阳菁，查思烈即可杀死封乾。你身上之毒，有我负责。”

大家都向许太平望去，只见他面色变化十分剧烈。

封乾道：

“许太平，你如听他之言，我命齐唯我立即下手，马上叫你毒力发作，身受万劫之惨。”

许太平在这两人之间，挣扎不已。

突然厉声道：

“罢了罢了，我许太平误入邪教，百般受制。今日最多一死，也得还我一个清白。”

吕一灵冷冷道：“许太平，你这是什么话？”

许太平大惊失色，不敢动弹。

显然他对齐唯我的惧怕，远在陆鸣宇等人之上，甚至连自杀的勇气，也被他轻轻一语，吓得全消。

老于江湖之人，都能明白那许太平如此惧怕吕一灵(即怪医齐唯我)之故，并非因为“怕死”，而是深知齐唯我的手段，能教人受尽痛苦，但又求死不得，是以纵有求死解脱的决心，仍然害怕之极。

正在此时，突然一声朗朗大笑，响震全场。众人望去。但见发笑的人，竟是化血门的查思烈。

这个英俊少年眼中泛露鄙夷不屑的光芒，向吕……灵道：

“齐唯我，你的万劫丹唬唬别人，还有用处，但在我查思烈跟前，却不值一文。”

陆鸣宇巴不得他们火拼，接口道：

“这话不算吹牛，他刚才服下一丸，居然全然不起作用。”

阿烈道：

“我本人不惧这种毒药，没有什么稀奇。事实上凡是他所制之人，我都能予援手，解除毒力。”

齐唯我道：“胡说八道。”

阿烈道：“假如我当场试验、证明我有抗毒之能，便又如何？”

齐唯我避开这一点，道：

“武功之道，深不可测，有等武功练到高深之时，确有抗毒之能。但可惜你没有法子叫别人都像你一般。”

阿烈道：

“你说错了，适才封乾的毒剑，曾经伤了两人，据封乾表示，此毒天下无解。可是现在事实摆出来，我已把剑刃上的毒解了。”

齐唯我道：“他剑上之毒，与万劫丹全然不同。”

阿烈道：“你意思是说，万劫丹厉害些，对不对？”

齐唯我充满自信地道：“不错。”

阿烈道：“我服食过万劫丹，目下安然无事，还不算得是证据么？”

齐唯我道：

“刚才已经说过，你若练有某种功夫，可以暂时克制此毒，但你终究还会受害的。”

阿烈道：“你不妨当着众人之面，再给我几种毒物尝尝。”

齐唯我阴冷一笑，道：“好极了。”

他马上取出一个水晶小瓶，瓶中装载的是朱红色的液体。

他道：“这是第一种。”

阿烈道：“我得先请一个人代替我的位置，监视着封乾才行。”

齐唯我道：“假如你毒发身亡，人世间未了之事，也无须介意了。”

阿烈道：“不行。”

他的目光掠警全场之人，心想最稳妥的还是高青云，可是他得监视着陆鸣宇，实是不便分心。

别的人包括武当风火双剑在内，都不愿意负起此责，是以没有一个人做声。除非被阿烈点中，那叫做不得已之事。

突然一个平板无味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道：

“查公子，兄弟为你效劳如何？”

人随声现，但见头上仍然光秃秃的曾老三，现身墙头。

他又发出那令人憎厌的声音，道：

“兄弟自知是不自量力，但放眼全场，只有我曾老三是合适人选。”

曾老三的这几句话，不能说是言之无物，然而话声传入众人耳中，没有一个不是觉得乏味欲呕的。

阿烈大声道：“曾三哥来得好，不过你别吹牛，为什么你正是合适人选呢？”

曾者三道：“唉！唉！你居然连这一点也不知道，真教我曾老三觉得泄气了，你得知道，我本是非常推崇你的呢！”

人人都恨不得他赶快闭嘴，再不然就痛痛快快说出原因。此外，大家也有点怨怪阿烈与他罗嗦。

由此可知曾老三的语声，能令人厌恶到什么地步了。

阿烈似乎一点也不嫌他的话声，道：

“那么小弟真是抱歉得很，竟教你失望了。”

曾老三道：

“还好，还好，你出道时光不长，总不免有点经验不足的毛病。相信再磨练上一段时间，就与现下大不相同了。”

阿烈道：“曾三哥，你还没有说出一个道理呢！”

曾老三唤一声，道：“敢情你还未想出来，那么我只好说了。”

阿烈道：“请说。”

别人无不苦苦忍住厌烦之感，陆鸣宇却道：

“闭口，你要去就去，何须多言。”

他终是风云一时的人物，气派处处与常人不同。

曾老三翻动那没有神采的眼睛，盯住陆鸣宇，道：

“你叫谁闭口？奇怪，你作恶多端，自家已是泥菩萨过江，还在这儿作什么威福，发什么脾气？”

陆鸣宇一想此人实在惹不得，如在平时，尚可出手取他性命，但目下不能动手，岂不是白白给闷死不可？

当下道：

“本人只是说出众人心中话而已，你不见得敢与所有人作对吧？”

他巧妙地把事件扩大，变成众人之事，由于众人都不曾答腔，势成默认，则曾老三自然不敢再向众人攻击。

曾老三唠唠叨叨道：

“算你会说话，不过今日你已大大不妙，除了武林名家各派高手都想要你的命之外，连封乾也不会放过你。”

其实他只要开口，就没有一个人觉得舒服。不过他转向阿烈说话，终究是言之有物，总是没有那么乏味。

曾老三道：

“你并非不知道，封乾是魔教嫡传门人，一身古怪功夫甚多。最厉害的一种‘移心夺志’之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使人松懈了注意力，甚至仇恨、杀机等激起斗志的基本情绪，也会大大减弱。”

阿烈道：“我可曾减弱了？”

曾老三道：“不多就是，但换了别人，就不保险啦！”

阿烈道：“你不怕么？”

曾老三道：

“笑话，他伯我才对，我只须多跟他讲几句话，就能使他连心思都没法集中，如何能对付我？”

这话大合情理，不过众人暗暗骂他为何不干脆直接说出来，何必枉自教大家听得心头烦躁不已？

阿烈忽然发出欢畅的笑声，使全场之人，都为之一愣。

曾老三道：“怎么啦？你以为我吹牛么？”

阿烈道：

“不是，我猛然记起一个人，那就是与你在一起之人，他有没有来？”

曾老三道：“来啦！不但如此，那天咱们共患难的人，也全来啦！”

他话中暗示说，不但柳飘香到了，连冯翠岚也在这儿。

阿烈道：“那么待我先解决了一个难题。许太平听着……”

全场之人，都不禁耸起耳朵去听。

许太平道：“什么事？”

阿烈道：

“你适才自恨误坠邪教，以致身不由己引为憾事。假如你不受毒药所制，你可肯改邪归正？”

许太平道：“当然肯啦！”

阿烈道：

“凡是极乐教之人，都服过毒药，永远受制，心性也变得日见邪恶。如若叛变，得不到按时服用的解药，马上就惨落万劫。这等情形，你已深知。可是我有足够的力量，解脱你的痛苦，其他所有极乐教之人，均可找我求治，

我定必严守秘密，决不泄漏……”

齐唯我冷冷道：“这话说得容易，但谁敢信你？”

阿烈道：

“我能遵守诺言这一点，大家必无怀疑，所疑的只是我有没有这等本事而已，对也不对？”

许太平急急道：“正是，正是。”

阿烈道：“我拿出证据来，你们才能深信不疑，对也不对？”

许太平又道：“正是，正是。”

阿烈高声道：

“在极乐教中，有一个人，你们无不认识，那就是柳飘香姑娘。柳姑娘，请现身出来，与大家见个面……”

话声甫落，墙上人影倏现，多了一个艳若桃李。风华绝代的美女。她用娇滴滴的声音，含笑说道：“查公子，召妾身何事？”

阿烈道：

“柳姑娘既已改邪归正，同时又无恙活着，正是一大证据，让大家瞧瞧，便胜却千言万语了。”

齐唯我面色大变，厉声道：“柳飘香，你三日之后，必遭惨死。”

柳飘香笑了笑，道：

“胡说，以前我也许会被你吓倒，但我自从服过查公子所赐灵药，不但毒力已解，同时，灵志恢复清醒，记得起幼年的光景。”

许太平道：“查公子当真赐予解药么？”

阿烈斩钉截铁道：

“不但给你，凡是极乐教之人，只要想脱离控制，不管与我有没有恩怨，我都给予解药，并且保守秘密。”

许太平道：“好。”马上松手退开。

但与此同时，封乾长啸一声，身形凌空飞起，快逾闪电。

阿烈刀势疾出，虽然刺中对方，便封乾的身形已如掣、电般上了屋顶，旋即隐没在黑暗的夜色中。

这个变故，使得全场之人，为之大大骚动。

不过高青云已发出强烈绝伦的刀气，迫住陆鸣宇。另一方面，裴坤亮、一山大师和程玄道等亦都运功蓄势，随时支援。

阿烈那一刀没有收拾下封乾，但眼睛也不向此人逃路那边转上一下，长刀移转方向，指住了齐唯我。

他刀上发出强大绝伦的气势，已足以把齐唯我罩住，不敢遁逃。

峨嵋派的程一尘、陆一瓢等跃到场中，程一尘稽首道：

“敝派叛徒，岂足以污查公子的宝刀……”

阿烈手心一志的凝视着齐唯我，口中应道：

“道长有所不知，此人已不仅是贵派叛徒，而是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凶手。试想若不是他的药物，极乐教的势力，那能发展到今日的地步？同时他利用这个邪教，获得许多活生生的人，以供试验他的药物，更是罪孽滔天……”

陆一瓢道：

“敝派对于此事，惶惊惭愧之极，是以深欲假此诛除着叛徒的机会，略补罪过”。

阿烈道：“在下猜想这斯必是代表贵派，参与围攻我查家的人，是也不是？”

齐唯我冷冷道：“不错，正是本人”

阿烈道：

“如此甚好，咱们总算是冤家路窄。何况目下你罪孽深重，没有人会帮助你了。”

齐唯我道：

“不错，我平生心力，都在药物之道上，武功有限，你要杀我，殊不困难。”

阿烈道：“若然你一生心力，花在救人济世的药物上，本人定必对你萧然起敬，虽有血海深仇，亦能化解。”

齐唯我仰天晒道：“迂腐……迂腐……”

阿烈道：

“笑话，救人济世之言，曾经历代无数胜贤说过，但既是真理，便决不‘迂腐’了”。

齐唯我道：

“人云亦云，便是迂腐。这等陈腔滥调，谁不会说？”

阿烈道：“那么你又怎么说呢？”

齐唯我道：

“自然界中，弱肉强食，乃是不易的真理，被食者既不是前生作孽，该受此报。食人者也不是残酷作恶，只不过自然法则既是如此，宇宙万物便不得不如此。上面这段话，乃是驳斥杀人是作恶的想法。”

阿烈道：“荒谬之至。”

齐唯我摆摆手，阻止他说下去，迳道：

“刚才谈论提‘杀人’一事，本质上的善恶问题。现在更进一步，谈到价值问题。”

这时候，许多人都感到很迷惑，因为一来听不懂这些话，二来亦不明白这些话有什么关系？假如这齐唯我是罪魁祸首之一，便何须与他多言？爽爽快快的把他杀死，不就解决了？

然而这些人都发现少林一山大师，武当风火双剑，以及还有几个极有名望地位之人，都十分注意凝神聆听。可见其中必有道理，是以这些人也不敢打岔。一般来说，在场的人之中，要以释道中人，比较注意这些理论。

怪医齐唯我又道：

“自从盘古开辟天地，降至有巢氏教人筑室，燧人教人钻木取火，嫫祖取丝织帛，数千年来，咱们人类一切都在进步，不但是人文制度百工技艺都益见精进，即使是残杀的手段，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若然这等害人性命的技艺物事，没有必要，何以又能日见精妙进步？可见得这也是自然法则，只要是‘进步’，就有价值。世间万事万物，皆是相对的，有‘善’的在，就有‘不善’。总而言之，这是自然法则，你们统统都不要进步，我恰是相

对的一面，我要进步，你们岂能认定我是错的？”

阿烈心中虽然感到他的理论不对，然而却没有法子辩驳。

一山大师徐徐的道：

“你的立论，基本上已站不住脚，善与不善，固是相反，当中无隙可容别物。但如若一端是善，相对的一端是恶，则当中便有不善不恶了。例如冷与不冷，任何事物，若是冷的，就是不冷。若是不冷，就是冷，断不能既冷又不冷。然而若是说冷与热，则当中尚有‘温’，换言之，此物若然不冷，也不一定是热，因为有‘温’之故。”

他虽是侃侃言来，头头是道，大家也明白他说的什么。可是这些道理，究竟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对于善恶生死，有何关联，便又茫茫然不懂了。

天风剑客程玄道接口道：

“此人满口进步，侈言进步即系价值，但事实上他所谓进步，只不过标新立异而已。

换句话说，他认为凡是与旧有的不同，就算是进步，若然如此，进步既容易，且也谈不到价值了。平心而言，旧有的思想制度及事物，未必皆好，但总是因为有价值，才能留传世上，直到其中有些已不合适，便又淘汰。即是说，到了没有价值之时，人们就自然会加以扬弃，另以新的代替。”

阿烈道：“对，对，这才合理。”

程玄道现出深思冥索的神情，又缓缓道：

“以我等方外之人看来，世上之人，世上之事，也没有进步可言。纵是最新的物事，也原本留在于世，只不过是人们刚刚发现而已。假如宇宙间本来没有这个道理，则这件新的物事，也不可能存在。”

他的目光锐利地注视着齐唯我，又道：

“例如你费了许多心血，配成一种新药，在你认为这是了不起的进步，但事实上，我等可以承认你了不起，然而‘进步’却未必是。因为这种新药的道理，本已存在。只不过过去从来无人把这种药性加上另一种药性而已。”

齐唯我皱眉道：

“你这是什么理论？明明是我创制了新的东西。”

可是程玄道这番浅白的譬喻，已使全场之人，尽皆明白，是以人人都摇头，认为齐唯我不对。

高青云道：

“这样子好了，假如你不想活，我们就成全你。若然你想活下去，我们就……”

齐唯我急忙道：“你们想怎么样？”

陆鸣宇到底是才智过人之士，同时胆色也与众不同，在这等情况之下，居然还有闲心管这件事。

他接口代高青云道：“人家仍然要把你杀死，高青云我说得对不对？”

高青云道：“对。”

齐唯我道：“这算什么道理？”

高青云道：“这叫做不讲道理。”

他仰天冷笑一声，又道：

“你这些年来，为了试验你的新药，假‘进步’之名，行残忍之事，已杀害过多少人命？请问你阁下有没有与这些人讲道理？可曾说他们心悦诚服的为‘进步’而死。”

阿烈道：“当然没有啦！还用问的么？”

高青云道：

“因此，你也不必向我们期望什么道理，反正我们深知若是诛除了你，世上就有许多生灵免去杀身之祸，这就足够了。”

阿烈迫前一步，喝道：

“齐唯我，若是你不出头耽阻，封乾势难逃出我刀下。以我个人来说，你的罪孽，已是该当万死，你小心了。”

他刀上气势更为强烈，四下的高手们，除了四五个还帮忙高青云围困陆鸣宇之外，竟有十余人自动拥过来，团团围住齐唯我。

这些高手之中，有些固然是投入极乐教之人，但大多数是恨他以药物帮助陆鸣宇，是以都想参与杀他之举。

怪医齐唯我孤掌单身，在阿烈及一众高手们的气势压迫之下，斗志已如雪狮向火，完全消融无踪。

他既没有斗志，阿烈立生感应，长刀起处，划出一道耀目精虹，直向对方上盘要害劈去。

齐唯我挥剑招架，他终归是名门高手，再不济也能应付几下。是以阿烈连攻了三刀，尚未把他收拾下来。

程一尘厉声道：“万恶叛徒，还敢挣扎么？”

喝声之中，伏剑蓄势欲发。

这一阵剑气涌过去，加上他忿恨填膺的喝声，使齐唯我心灵大震，神智猛然恍惚起来。

就在他心神略分之际，阿烈长啸了一声，人刀合一，电射而去，“锵”的大响一声，齐唯我连人带剑，被他冲出去七八步之外。接着仆通一声，躯体落地，长剑也撒了手，胸前鲜血直冒。

这个出身名门大派，却在暗中为恶了许多年的大恶人，终于在群情愤怒之下，伏尸授首，人人都为之称快。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在陆鸣宇身上，尤其是阿烈也已经腾出身手，参加监视的行列。

陆鸣宇这回纵然插上双翅，也无法逃得出去。

高青云冷冷道：

“陆鸣宇，本人说过，要与你作殊死之战，这句话目下仍然生效。”

陆鸣宇权衡局势，立下决心，道：“高青云，你这话是真是假？”

高青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自然是真的。”

陆鸣宇道：“假如你不幸落败，我便如何？”

全场之人，俱不作声，否则就于高青云面子过不去。

高青云缓缓道：“你想怎样？”

陆鸣宇道：

“本人如若技不如你，死于你宝刀之下，那是死而无怨。但若然侥幸得胜，甚愿能全身而退。”

众人都焦急注意地聆听高青云的回答。

高青云道：

“假如我答应你，在场的前辈同道们，定能给我面子，依约行事，所以你放心得很。”

陆鸣宇道：“若非如此，我说来作什？”

高青云道：

“这是你们奸邪之辈，最喜欢利用的手法。在正派人物来说，这真是一椿大大的弱点。可是既然身属正派之人，却也无可如何。”

他的神态口气，显示出还有些话要说，并且不问而知没有那么容易就被陆鸣宇套牢。

因此，大家在紧张之中，又略感宽慰。

高青云又道：

“陆鸣宇，你今日碰上我，可算是罪贯满盈，也可说是倒了十八辈子霉了。我这个人虽存正义之心，但行事之时都不拘泥。”

陆鸣宇道：“你究竟要说什么？”

高青云道：

“好，我直截了当的说，假如你死在我刀下，便没得说。倘若是我失手被杀，我打算请查公子出手，为我报仇。”

陆鸣宇忿然作色，道：“说了半天，还是废话。”

高青云淡淡一笑，道：

“你错了，这不过是欲望过高，所以会感到失望而已，不信的话，不妨瞧瞧四下的前辈同道们，他们并不因为有查公子接下来而觉得高兴呢！这是因为你尚有机会杀死我，其实以你的罪孽，应当连这一个机会也不给你。”

陆鸣宇但觉这个对手，既刁狡，又狠毒，看来无论如何，都占不到便宜的了，当下忖道：

“既然已陷绝境，我也无须多费心思，只须订起精神杀死这厮，也就是了。”

他心意一决，越显从容，徐徐道：

“高青云，有一点，你永远猜想不到，那就是虽然在这等情况之下，我仍然不准备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

高青云道：“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信与不信，都不关重要。”

陆鸣宇道：“这话甚是，来吧！”

他横剑当胸，摆出架式。

但见他这一招，高峻森严，的是当代名家气度。

阿烈插口：“你何故不准备杀死高兄？”

陆鸣宇先缓去真气，卸下势式，垂剑道：“因为我敬重他是我的敌手。”

院下角落间传来枯燥乏味的数声冷笑，众人不必转眼去瞧，也知道必定是那一位“鬼厌神憎”曾老三。

曾老三道：

“陆鸣宇，你这一套在我曾老三面前，可吃不开，你应该趁我不在之时使用才是。”

陆鸣宇皱眉道：“老厌物，闭嘴，谁跟你说话？”

曾老三道：

“我曾老三不论走到那儿，都没有人喜欢与我说话。因此，你对我的不满，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稀奇。”

陆鸣宇道：“你再净说些多余之言的话，本人将运功闭住听觉，来个充耳不闻。”

曾老三道：

“随便你，但恐怕你不听之故，非是因为心中厌烦，而是怕我道破了你的”

的诡诈卑鄙的心思。”

他冷笑数声，又道：

“我曾老三平生专门对付卑鄙之人，当然我本身也不是好人，所以对于陆鸣宇你，倒是知之颇深。”

他好象将要说个没完，虽说言中有物，但大家都宁可不听他这种烦人的声音。

曾老三接着，道：

“陆鸣宇，你当然已考虑到，纵然高兄等人释放了你，然而你也无法在世上逍遥多久，因为封乾尚未伏诛，你纵然匿隐在天涯海角，他也有本事找到你，把你处死。”

众人一听这话真有理，甚至有人连连出声附和。

曾老三道：

“我一定说对了，因为陆鸣宇已经显得十分懊丧，无疑是因为我拆穿了他的诡谋。”

阿烈晓得许多人忍受不住曾老三的声音，当下道：“曾三哥，他有什么诡谋？”

曾老三道：

“他事先藉口敬重高兄的武功才智，等到放对相拼之时，如若他真能得胜，他也不下毒手。当然，查公子你仍然绝不会放过他，对也不对？”

阿烈道：

“对极了，你老哥真是象神仙一般，猜个正着，但他这时有何好处？”

曾老三道：

“他亦将与你全力相拼，不过他看过你与封乾之战，晓得自己决无得胜之理，所以将用斧底抽薪之法，觅准机会让你杀成重伤，或是残废。”

阿烈沉吟一下，才道：

“如若他身负重伤，或者残废，则我可能不再下手。但话说回来，我也可能继续取他性命，连我自家也不知道。”

众人都觉得有趣起来，因为他们已涉及人性中至为微妙之处。况且这等情势变化，着着由于预谋，则未免心机太深了，太足以耸人听闻。

曾老三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虽是侠义之士，但并不是‘妇人之仁’这一类。因此，你为了本身血仇，为了除恶务尽，可能再下杀手，取他性命。”

阿烈道：“既然如此，则他用这许多心机，又有何好处？”

曾老三道：“你与我一般，另有想法，晓得有一个办法能使你不能下手。”

阿烈讶道：“什么办法？我何以自家也不知道？”

曾老三道：

“瞧，陆鸣宇已确我所说的，正是拆穿他鬼胎的，所以垂头丧气了。”

大家向陆鸣宇望去，果然曾老三说得不错，陆鸣宇露出一副气沮神丧的样子。

不过高青云这刻格外的提防，以免被他暴起伤人。

阿烈又催问道：“究竟是什么办法？”

曾老三道：

“他身负重伤之下，可能武功也失去大半，这时候，他用封乾藏身之处，

来交换他一打残命，你认为如何？”

人人都深感此言有理，而且可以肯定的，就是陆鸣宇如若顺利地使出这一招，必能成功无疑。

高青云应道：

“现在幸得曾老师揭穿他的卑鄙用心，此计便无法得逞啦！陆鸣宇！你小心啦！”

他举刀向陆鸣宇迫去，而对方也挺剑作势，顿时全场弥漫着森寒刺骨的刀剑之气。

这两人不但是当代高手，而且已立下决一死战的诺言，这么一来，自然与一般的过招拼斗，大不相同。也正因此故，两人刀剑上的杀气和气势，比诸平时，可强上许多倍。

四下之人，无不感到刀剑上射出的寒威，而那些火炬，也被阵阵劲风卷刮得不断的摇闪。

高青云象头凶悍的豹子一般，快如掣电般窜上去，宝刀划如精光，猛攻敌人上中两盘。

陆鸣宇一招“花雨缤纷”，剑势四旋翻动，护住全身。

高青云刀光到处，锵地大响一声，硬是把陆鸣宇冲退了数尺。

全场之人，眼见高青云攻力如此深厚，刀势如此威强，都大为惊赞不已。对于这一场拼斗，远没有早先那么悲观了。

陆鸣宇挡了对方这一刀，心下亦大觉惕凛，暗想道：

“高青云的武功从前虽然试过、但比起如今，显然大有不同，虽说他当日定必隐藏起一点，可是照事论事，不该相差这么多。”

唯一的答案是高青云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功力又有精进，否则不会有这等现象。

说时罗嗦，其实陆鸣宇这些念头，一闪即过。

陆鸣宇生怕一不小心，就陷入了被动捱打的形势中，是以急急提聚功力，但见他双目奇光泛射，手中的毒剑，斜指敌人

这时双方相距尚有四五尺，陆鸣宇这一招，奥妙难测，使人无法判断提出他到底是攻呢？抑是防守？

高青云心中泛起了一阵“无从下手”之感，顿时势为之一挫。

旁观之人，眼见陆鸣宇忽有佳作，如此厉害，又都暗暗替高青云耽心起来。要知这些行家高手，个个阅历极丰，眼力过人。在这一场拼斗中，显而易见的高青云必须以坚强气势，压倒对方。

因此，当他气势一挫，大家就心头沉重起来。

陆鸣宇的斗志和剑气，得此空隙，顿时大为高涨。

一直没有出过声音的洛川派掌门人姚文泰，突然厉声道：

“陆鸣宇，你的蛊术，对高大侠岂能发生作用？”

其实不发生作用才怪，高青云分明已因对方双目泛射的奇光，大受影响。经姚文泰这一提醒，顿时恢复神智。

要知高青云本已懂得破解“蛊术”之法，适才不过是在冷不防之下，中了道儿而已。

目下一得姚文泰从旁提醒，马上运用破解之法，消灭了心灵上的云阴。

陆鸣宇真恨不得马上转过去，一剑杀死姚文泰。假如不是他提醒高青云，这场决战，他已掌握胜券了。

但他目下那有余暇生这等闲气，但见刀光如虹，电射而至。

陆鸣宇长啸一声，毒剑挥处，施展出得自丐帮真传的“大风云剑法”，但见他身形如飘风骤雨，飞旋腾挪。进退之际，完全找不到一点痕迹端倪。

这一路剑法，乃是丐帮仗以争雄天下的镇帮之宝。陆鸣宇练得精熟无比，招式奇奥难测，当真是威力十足。

高青云的宝刀也是以快见长，凌厉如雷电交加。因此之故，这两人倏忽往来，刀光剑影交织在一起，使人看得眼花缭乱，几乎分辨不出他们的身影。

全场之人，无不凝神观战，心情紧张异常。

阿烈心神有点不定，因为封乾已经逃走，而事实上封乾才是他查家的案中第一名仇家。假如陆鸣宇晓得封乾的下落，他马上跟踪前往，还可报却大仇。但当然陆鸣宇这个恶贼，也不可放过。

然而如果不允放他逃生的条件，陆鸣宇自然不肯说出封乾的下落，这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在了。

战圈中的两人，作舍死忘生之斗，已拆了五十招以上，但见两人的速度，都逐渐缓慢下来。这等情形，只有高手方始懂得他们并非乏力，而是在招式上争雄决胜了五十招之后，双方已明白无法在快攻中压倒对方，因此自然而然地改变战术。

他们已不再把精力浪费在“速度”上，而是改从武学精致高深的招式中，找寻对方的破绽弱点。

这等斗法，除了武学造诣之外，还须较量内力。

高青云的刀法，虽是天台嫡传，可是得到“逍遥老人”指点，略有变化，精奇高妙之处，实令人咋舌。

再看陆鸣宇，他的剑法本属内家正宗，旁及许多其他门派的绝招，最后加上“人魔”的内功心法，也变成一种奇异超妙的剑路。

双方一招一式之间，宛如雕冰楼雪，极尽空灵之妙，又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每每无迹可寻。

又斗上了二十余招，高青云自知耐力已经不济。原来他一则内力不及对方，二则还须分心抵御对方的蛊术，费了不少气力，因此之故，很决就感觉到难以支持了。

他面上凝重的神情，以及浓眉上泛射出隐隐的愤怒，使人一望而知他处境趋向不利，才有这等表情。

阿烈本要上前替下他，可是高青云明明当众讲好，决战至死方可罢休。如若插手，他岂肯答应？

正在焦虑无计之际，忽然一道人影飞坠院中。众人视多，原来是年轻貌美的冯翠岚。

她长身玉立，粉面朱唇，使许多人都感到眼前一亮。

冯翠岚左手拿着一把连鞘的宝剑，右手捏一样物事，高声道：

“你们给我住手。”

她要陆、高二人罢战之言，乃是内力迫出，是以不但全场的人，全部听见，连正在酣斗中的两个人，也听得十分清楚。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皆想：

“这个女子，凭什么要人家停手罢战？若然那两个人当真停手，她又如何？”

陆鸣宇和高青云都没有理会她，纵然停手，亦须双方同意才行，否则的话，任何一方逐行停战，必被对方找到足以致命的空隙不可。换句话说，他们已成了骑虎之势了。

冯翠岚眼看双方没有理她，也不生气，道：

“既然你们不肯自动停手，我只好想法子使你们分开了。”

她这话口气之大、可真把四下观战之人给吓了一跳。要知陆鸣宇和高青云眼下的态势，已是连环扣锁，层层勾连，着着串叠，双方的一招一式，都是互相连锁交织，纵是高手如一山大师等人，对于插手分开两人之瘦，可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阿烈接口道：“翠岚，千万别冒失。”

这话真乃全场之人的心声，是以许多人都发出地同意的声音，或者是头点等表情。

冯翠岚转眸向他一笑，道：“你瞧我的。”

她接着另外取出一物，往当中地面掷去，“蓬”的一声，火光冒现。

说得迟，那时快，这团火光迅即化为大片的火焰。向四面八方蔓延开去，一时烈焰遍地，煞是好看。

原来冯翠岚第一次撒出的黑色细砂，乃是一种特制火药，由于分布甚广，是以火势四伸，把交战场中的两人完全吞没。

练过上乘武功之人，什么都可以不怕，就是特别怕火，因此之故，这两人不须打商量，各自迅即跃退。

陆鸣宇一跃出圈，去路已被冯翠岚挡住。在她身后，尚有阿烈等四五个一流高手，耿耿虎视。

他眉头一皱，道：“你最好躲开一点。”

冯翠岚冲着他吃吃而笑，娇躯摇颤，甚是好看。

陆鸣宇双眼的的光芒更加明亮锐利，凝视着她，道：“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冯翠岚的美丽的面庞上，忽然泛起惘然之色，道：“我听见了。”

陆鸣宇以非常坚决的声音道：“那么咱们一齐走，你帮我杀出去。”

高青云在他背后两丈远处，厉声道：“这厮又施展蛊术了。”

众人闻言一震，阿烈高声道：“翠岚，千万别中计。”

冯翠岚突然两手一分“锵”的一声剑鸣，左手抓着的剑，业已出鞘，在火光之下，闪耀强烈的金光。

这一片金色的光芒，耀人眼目，有些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可是任何人的反应，都没有陆鸣宇强烈，但见他身躯大大震动一下，好象被人猛推一记似的，差点就摔倒在地。

全场之人。只有阿烈立刻明白，脱口道：“啊！诛心妙剑。”

此剑乃是“魔女剑派”的重宝，在武林中非常有名，不过见过此宝之人，却是绝无仅有，所以无人识得。

这些高手名家们顾名思义，顿时明白这“诛心妙剑”，必有一种克制心灵的神奇力量。正因此故，陆鸣宇的“蛊术”，才会在此剑之前，受到强烈无比的感应。这自然是因为“蛊术”亦是一种心灵功夫之故了。

冯翠岚亮出此剑之后，局势大变，看来已稳握胜券，定可比任何人都更为容易顺利地杀死陆鸣宇。

她淡淡道：

“陆鸣宇，你想不到吧？此剑正是专门克制你学自丐帮的‘大风云剑法’的利器，因为唯有此剑，能使那一路剑法，失去了风飏电驰的惊人身法。可是这尚是其次，最重要的恰能破去你多年苦练成就的蛊术。”

陆鸣宇用力甩甩头，才略为恢复清醒。但见他双目紧皱，眼睛迷成一线，似乎很受不住对方宝剑的光芒。

他道：“此剑你从何处取得？”

冯翠岚道：

“我师姐虽然被你玩弄于掌上，做出种种倒行逆施之事。但她一灵不昧，仍然收藏起此宝，临终之时，托人转告我。”

陆鸣宇深深叹口气，道：

“这样说来，她始终不曾真真正正爱过我了，否则她一定会告诉我此剑的下落。”

这个当代的恶魔，又曾是丐帮帮主，威镇天下之人，忽然说出这种话，份外使人感到回肠荡气。

冯翠岚道：“不，正因她真心爱你，才会有那等悲惨可怕的下场。”

陆鸣宇讶道：“哦？这话怎说？”

冯翠岚道：

“她一方面深深爱上你，另一方面，她又知道你是个恶魔坏蛋，当然这一点辨识善恶的力量，乃是来自此剑。总之，她既不能离开你，又不能当真全心全意的爱你，所以她步向疯狂毁灭之途。”

全场之人，听了都能了解，可是知道得最深的，还是阿烈。

他与苏玉娟的一段孽情，已充分显示出苏玉娟的“人格分裂”，他曾对他说过，她想找到另外一个人，可以代替陆鸣宇。自然这么一来，她才能摆脱他的控制。任何人在这种夹缝中的情形下，能不人格分裂，可说是难之又难了。

只听陆鸣宇道：

“原来如此，唉！可惜我不能早一点知道，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对待她了。”

冯翠岚提起手中的宝剑，道：

“闲话说过，我现在要请教请教你的武功了。”

陆鸣宇被剑气迫得退了两步，冯翠岚娇叱一声，纵扑上去，刷刷刷一连三剑，剑身上幻射出千万重光华。

但见陆鸣宇踉跄而退，招架之际，已显得力弱神散，全然无复一代高手的风度了。

众人一看这等打法，陆鸣宇捱不到二十招，定必死在冯翠岚剑下，顿时人人都象是放下桩心事，松了一口气。

果然六招之后，陆鸣宇肩上已中了一剑，血流如注。这样一来，显然更加无力招架了。

突然人众中有四个人，相继发出惨叫之声。这等情况，一听而知必然有大批敌方高手，潜伏在四周，突然加以暗袭所致。

饶是全场之人皆属名家高手，可是乍逢此变，也不由得一阵大乱。

原来倒在地上的，俱是各家派中有名的高手，这些人居然也受到暗算，惨叫倒地，则来敌之强，可想而知。

连阿烈、高青云等人，也都转过身子，向外面查看，并且迅即移动，

与其他的高手们配合，形成一道阵线。

但外面敌人未见，战场中倒是忽然发生了大变故。陆鸣宇在众人大乱，全都不往这边注意之时，先是甩手一剑，把冯翠岚迫退一步。

他迅即在腰间掣出一条银光闪闪的软鞭，鞭身由一枚枚如姆指大的银色骷髅头接合而成。

他一掣鞭在手，招式立变，人也变得精神奕奕。

冯翠岚晓得这是陆鸣宇完全抛弃丐帮的功夫，改用“人魔”嫡传的内外功，足以把“诛心妙剑”的威力，消去了一半以上。

由于他武功精妙高强，是以虽然只能用上一半的力量，却已足以使局势立时改观。

假如她不是“诛心妙剑”在手，面对陆鸣宇没有克制的力量的话，她准得反而丧命在这条银色的骷髅鞭之下。

陆鸣宇连环四鞭，舞出重重银霞，已完全抵住对方的诛心妙剑的攻势。

当此之时，有人大叫道：“他们是中毒的……”

阿烈最先吃一惊，道：“什么，待我瞧瞧……”

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移到他身上，而这时陆鸣宇恰已把劣势稳住。他一看有机可乘，马上施展出一招“急流涌退”，荡回敌剑，窜出战圈。

冯翠岚尖叫道：“他逃跑啦……”

众人又是一阵骚乱，匆忙回顾。

陆鸣宇从姚文泰与陆一瓢之间、闪电般跃过。陆一瓢剑化虹芒，拦腰电扫。

陆鸣宇健腕一翻，银骷髅鞭忽一声扫出去，假如这时不是姚文泰恰到好处地攻到一掌，他这一鞭，准能把陆一瓢击成重伤。

姚文泰的掌力，乃是武林一绝。陆鸣宇不得已分出左手去接，‘蓬’的声，双方结结实实的对了一掌。

陆鸣宇一张口，喷出鲜血，但他的身形却毫不停滞，刷地窜出重围。

外面还有一层是各门派的人马，可是已没有一流高手，是以陆鸣宇迅如飘风般，一闪两闪，便失去踪影。

这边阿烈高青云等，无不是顾此失彼，略一心疑，陆鸣宇已经逃出重围去了。

高青云道：“快追。”

自家一纵身，跃上屋顶，向陆鸣宇奔逃的方向追去。

但阿烈却没有动，转过身子，先去审视那些僵卧地上的各门各派高手们。

他一看之下，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表面上故作惶惑不解之状，说道：“奇怪，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在场的全是奔走江湖多少年的老江湖，上瞧这些倒下的人之中，有一个是青龙会的许太平，顿时明白所有倒下的人，当必是极乐教的供奉。他们之所以会昏倒，不外是“万劫丹”药力发作。

转眼之间，其中有两个人发出号惨叫之声，比杀猪还难听不一会，所以倒在地上的，都发出惨叫声。

这等声音，出自常人，倒还罢了，可是出在这些个个曾受严格训练，体质强逾常人许多倍的人口中可就不禁令人听得惊心动魄，冷汗直冒了。因为那一定是痛苦已极的情形下，才会如此

武当风火双剑程玄道，何玄叔，少林一山大师，华山梅庵主，峨眉程一尘俞一峰，神钩门裴坤亮，洛川派的姚文泰等四十多位一流高手，都围绕在阿烈身边，看他如何说法。

阿烈道：“诸位别干瞧着我……”

一山大师道：“查少侠不是说过，这些人如若毒发，都包在你身上么？”其他的人，都发出附和的声音。

阿烈怔道：“他们是毒发么？”

程玄道暗感奇怪，忖道：

“他明明精通医药之道，是不是毒发，自然知道，为何故作不借？莫非另有别的原因？”

因此，他便不插嘴，暗中推究其中道理。

曾老三和柳飘香，还有冯翠岚，都挤过来瞧瞧。

阿烈故意向柳飘香问道：

“你见识过万劫丹的威力，这些人的情形，是不是万劫丹的毒力使然？”

柳飘香沉吟一下，才道：“好象是，又好象不是。”

这话答了，等如不答。

曾老三道：“查公子，请过来一下……”

他和阿烈走开一边，曾老三低声道：“明明是万劫丹，你为何要问柳飘香？”

阿烈道：

“她真是聪明之极，故意说出模棱两可的答话，老实说，我一眼就晓得了这是万劫丹的毒力发作，由此也可知道这些人通通都曾经投入极乐教中。”

曾老三道：

“莫非你一口冤气无法忍得下？反正这些人，个个皆曾帮忙着加害你查家满门，都算得上是帮凶。”

阿烈摇头道：

“冤气忍得住忍不住，那是另一回事，但问题是这些人忽然毒性发作，那么是什么人下的手？”

曾老三大为震动，道：

“这话问得好，照理说，这些人的毒性发作，应当有迟有早，决计不会一齐发作，除非是有人暗中施展手脚。而且事情又那么巧，发生在陆鸣宇非常危急之时，这些人一倒地便给他得到逃走的机会。”

柳、冯二女走过来，冯翠岚问道：“你们谈什么呀？”

她与曾老三等人，虽然不是名门正派，可是在阿烈心中，却视为最知心最可靠之人。

这时，欧阳菁也奔过来，眼中闪烁着敌意，扫过柳、冯二女。

阿烈把心中疑虑说出，最后道：

“假如还有一个人，地位甚高，并且还要帮助陆鸣宇。则这个人的身分，殊堪惊惧，说不定又是人魔的另一个弟子，潜伏在这些名家高手之中。若然如此，咱们必须马上就把他查出来才好。”

柳飘香打个寒噤，道：“怎样查法呢？”

阿烈道：“我也不知道。”

曾老三道：

“以我想来，人魔能弄出这么两个弟子，已经有点像在变魔法一般了，

那里还能有第三个。不过，现在既然有这种情形，却又不能怀疑真有其人。”

欧阳菁道：“我看跟程真人商量一下也好。”

冯翠岚道：“这个怀疑越少人知道越好。”

那边箱十多位名震天下的各家高手。也觉得事有蹊跷。因为阿烈既不出手施救，而窃窃私语之时，几个人的目光，都古怪地向他们瞧看。

程一尘道人说道：“查公子旧怪难消，所以不肯出手，也未可知。”

裴坤亮叹口气，道：“假如他真不肯放过这些人，说起来也怪他不得。”

一山大师沉吟道：

“此事恐怕不这么简单。试想敝派的一个不肖弟子，亦是他深恶痛恨之人，可是当他受了毒剑之伤时，他仍然出于施救呢！”

程玄道道：

“以贫道看来，查公子真是今世的真正侠义之士。只看刚才陆鸣宇逃走时，他须在救人与追赶仇敌之间，作一抉择。而他终于舍弃了那个死仇……”

梅庵主道：“这话甚是，查公子的菩萨心肠，实是令人肃然起敬。”

七星门的掌门人任远徐徐道：

“查公子一定是碰上什么难题，是以跟别人商量起来……”

他的目光掠过地上呻吟呼号的七八个人，又道：

“依在下之见，不如马上把这几位送到城里，同时派出快马，把毒师金树见请来，或者可以救治这几个人。”

众人几乎都一致赞成，只有程玄道不以为然，说道：

“咱们还是稍等一下的好，今日的局势，非常微妙，咱们明明都与查家之事无关，在各派中，也只有有限的几个人，与他家血案有关连，可是咱们目前却仍然不能取得他的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一山大师道：“程道兄这话甚是。”

程玄道道：“因此，咱们必须等一位中间人，从中说话，事情就好办了。”

他扫视众人一眼，又道：

“这位中间人，就是追赶陆鸣宇的高青云大侠，咱们最好等他回来再说。”

姚文泰插口道：“丐帮六七名高手，也都跟踪追去了。”

俞一峰道：“只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才回来？”

他移步行开，任远突然道：“俞兄等一等。”

分金手俞一峰讶然停步，回头道：“任兄有何见教？”

任远道：“俞兄可是想去料理令师弟的遗骸？”

他说的是怪医齐唯我，俞一峰颌首道：“正是。”

任远道：

“他精擅医道武学，而且手段高明毒辣，竟能凭杖一些毒药，就使许多名家高手帖耳俯首，不敢违抗，因此，他如今人虽已死，但他的尸体遗物，决计不可碰触。至于如何收埋之法，最好留待行家处理。”

他的话相当直率，不免使峨嵋派之人，听起来有些不甚舒服。可是话中的道理，却又令人膺服。

俞一峰点点头道：“多谢任兄提醒。”

那些躺在地上打滚呼号之人，继续发出令人忧疑不安的惨叫声。

阿烈向欧阳菁道：“烦你赶快打一桶水来。”

欧阳菁没有立即答应，冯翠岚马上道：“她一个人怎么行？我陪她一道去。”

原来翠岚从欧阳菁怀有敌意的目光中，已瞧出她的妒意。尤其阿烈这个请求，听起来好象是想法子支开她似的，所以欧阳菁一定不答应。

但现在有冯翠岚陪她，情况又不同了，欧阳菁欣然行去。

进入室内，两女仗着过人的目光，虽然是在黑夜中，也很决就找到了水缸，当下舀了一桶水。

她们在找桶之时，冯翠岚故意道：

“今日之事结束后，我就从此退出江湖，做一个籍籍无名的家庭主妇。”

欧阳菁讶道：“真的？”

冯翠岚道：

“当然是真的，说来你也许见笑我，我居然爱上那画师金恭友，他无拳无勇，也别无所长，只会画两笔……”

欧阳菁斗然感到内心一阵轻松愉快，忙道：

“冯姊姊，你这样评论他，可不公平。他能够画两笔，这就是他的本领了，再说，你如果爱上一个人，定必要他有本事才行么？”

冯翠岚感到她话声中的真诚喜悦，晓得她从今以后，不会再防备自己接近阿烈，当下淡淡一笑，道：“你说的话很对，我的确不该这样评论。”

她们一道出去，欧阳菁喜孜孜地把水桶交给阿烈。柳飘香横移数尺，用手肘轻轻顶了冯翠岚一下。

冯翠岚面上笼着一层怅惘的神色，随口道：“什么事呀？”

柳飘香低声道：“你有点不对呢！是什么事呀？”

冯翠岚道：“我作了一项决定，却不知对不对？”

柳飘香乃是经验极为丰富的女人，脑筋一转，已明其故，道：

“那位欧阳小姐已经全无忧郁，现在一脸快活放心的神气，相信这一点必与你作的决定有关了。”

冯翠岚道：“是的。”

柳飘香道：

“看来你没有做错，不过假如你十分悲伤难过，那么这个决定就错了。”

冯翠岚寻思一下，道：

“悲伤难过么？不，我还没有如此强烈的感觉。不过，心中却禁不住迷惘，好象失落了什么似的。”

柳飘香微微一笑，道：

“这大概总是免不了的，因为我看得出来，你与查公子，曾经发生过感情，虽然你认为不太合适，但他究竟是令人难忘的男儿啊！”

冯翠岚道：“柳姊姊说得是。”

柳飘香道：“你为了谁而把查公子放弃呢？”

冯翠岚道：“这个人你也认识，就是金恭友。”

柳飘香脑中泛起那个儒雅潇洒的男人，心里暗暗叹口气，忖道：

“我不但认识他，而且还曾经与他聚了许多天，虽然我要他为我画像，但事实上……”

她很快使自己截断了思潮，徐徐道：

“是他么？他是第一流的人像大家，才气纵横，只不知他曾经替你画过没有？”

冯翠岚点头道：“画过一幅。”

柳飘香道：

“相信就是这一幅，使你们心灵契合，加上前赴江南取剑，在路上日夕相对，所以发生感情了。”

冯翠岚道：“是的，目下他独自在杭州等我。”

柳飘香道：

“我在此预为祝贺，你能找到这么一个夫婿，实在是良缘天定。”

冯翠岚道：“谢谢你，只不知你的情况如何？”

她本想问她，是不是要与“鬼厌神憎”曾老三在一起？但曾老三此人如此讨厌可怕，竟使她说不出口。

柳飘香道：

“我是残花败柳之身，辱蒙阿曾不弃，愿意明媒正娶，讨我为妻。因此，我也感到满足啦！”

冯翠岚心中暗吃一惊，可是表面上可不敢表示出来，还得向她说些祝贺之言。

那边阿烈已将一片“仙昙花瓣”放在水桶中，等了一下，才提过去，曾老三则紧紧跟随在后面。

他们已经商议好，希望这一桶能解干毒的青水，诱出那个施展毒手之人。换言之，他们等一步还是注重在如何查出“施毒者”这件事上。

众人都注意地看着他们的动作，并且推测这一桶水，有何作用？他们并非没有看见阿烈曾经丢了一件物事在水中，但谁也不信这就能救治中毒诸人。

程玄道首先问道：“怎么样，查公子，想出救治之法没有？”

阿烈道：

“澈底救治可不容易，但暂时解脱痛苦，却也不难，请大家舀点水，灌在中毒之人口中便行啦！”

这话一出，自有门派之人动手，抢救本门之人。

霎时间群声皆息，果然收到效力。

人人都露出欢喜的神色，并且过来向阿烈道谢。可是阿烈和曾老三，这时越感困惑，因为他们原想从众人的反应中，找出可疑的一个，谁知直到现在，全无所获。阿烈迫不得已，拉了程玄道走到一边。

他告以心中的迷惑，并且道：

“假如我们查不出施展手法以催发毒力之人，等如前功尽弃。封乾和陆鸣宇比起此人，可算不上什么。

程玄道没有马上作声，想了一阵，才道：

“你和曾施主心有成见，都不免把敌人估计得太高明了。”

阿烈讶道：“这话怎说？”

程玄道道：

“一由于对封乾和陆鸣宇的作为，使你发生成见，认为这批恶魔手段高强，可能尚有一个潜隐在我们当中。尤其是这一堆人，突然毒发倒地，显然是有人在施为操纵……”

阿烈道：“是呀！”

程玄道：“贫道也承认必定有人催发毒性，才会使这些人一齐倒地。不过，刚才任远兄说过一句话，使我不再向有人隐潜在咱们群中方面着想……”

阿烈更为惊讶，问道：“他说过什么话？”

程玄道道：

“当时俞一峰兄要去收埋齐唯我的尸体，任兄警告他不可妄动，怕有遗毒，足以害人，这样说来，齐唯我在死后，仍能催发毒力，亦不希奇。”

阿烈恍然大悟，举步向齐唯我的尸体行去。

他仔细一看，但见他一双手掌伸出，覆按地面，指缝已隐隐变为绿色，情形甚是可疑。

别人畏惧齐唯我的毒功，但阿烈却不怕，蹲下去拉开他的手一瞧，但见掌下有一个小瓶子。瓶塞已经打开，曾经流出一些绿色的液体、所以在瓶周围，以及他的指缝间，都染绿色痕迹。

阿烈透一口气，过去把瓶中剩下的水，倒了好些在留有绿色痕迹之处，同时又把其余的，完全倒泼在他身上。

做完之后，他向一山大师点点头，这位少林高手发觉，马上命两名弟子，利用方便铲，在角落挖一个深洞。

阿烈亲自将尸体搬过去，丢在洞内，再由那两个和尚，把泥土拨下去，把尸体深深埋起来。

这边的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各派的主脑人物，吩咐各自的门人弟子离开，回到落脚之处。至于这一群主脑人物，则在姚文泰招呼之下，到一座客厅落坐，等候高青云回来。

厅中灯烛辉煌，可是不久，天色已晓。这些人虽然都折腾了一夜，但没有一个，流露出倦容。

高青云在众人期待中，翩翩回来。大家一看他的神情，已知道他没有收获。

人人心情都感到沉重，诚然极乐教已澈底摧毁，封乾和陆鸣宇都负伤逃走了。可是这两个祸首罪魁，如果不能在短期内缉获，则死灰复燃，再行为害武林，乃是必然之事。

其次化血门查家一本血帐，如今算在封、陆二人头上可是其实七大门派都脱不了干系。

因此，封、陆这两人一旦不授首，他们七大门派就感到查家血案未曾了结，不能不为之担据悬虑。

在关洛道上的几个门派，如洛川派、青龙会、七星门等，都已动员全力，搜索封陆二人的下落。

致于少林武当等大门派，也各各动用本派的关系，帮助调查。其他门派，因为不是势力范围，所以只好等候消息。

大部分的人，包括阿烈等，都在姚文泰家中休息，等候各方面的消息。

一晃眼间，过了四天，关于陆鸣宇和封乾两人的消息，直如泥牛入海，全无踪影。

所有的人，都泄气了。

要知陆鸣宇当日乃是丐帮帮主，暗中又是极乐教教主，势力遍布全国南北。加以他这个人多善诈，江湖经验又丰，是以他早就在北方各地经营了许多秘密藏身之地，根本不是希奇之事。

陆鸣宇除非没有秘密居处，若有的话，必定是极乐教之人也不知道的，否则他也不敢在那儿躲。

至于封乾，他虽是本案中正式主角，但无奈他一向是居于幕后，江湖上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

因此之故，没有人查得出他的亲友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

他的下落，比之找陆鸣宇更困难。

正因如此，所以各大门派集中全力，只查访陆鸣宇下落。如果找到此人，则不难在他身上，再找出封乾了。

洛阳城中，少说也有过千的人，在查访陆鸣宇，这些人皆是洛川派、七星门、青龙会，以及少林武当等家派，发动各种关系而动员的人，因此整个洛阳城，几乎已被他们逐家逐户的查过了。

此一搜索网，是以“洛阳”为中心，向四方八面作幅射形扩大，东至开封，北至太原，西至长安，南至汉中襄阳等地。

当然此一幅员如此广大的地区，光是传递消息，也得费时多日，何况还要搜索逃人，纵然顺利，亦不是十天八天，就有结果的。

所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洛阳地面之内，假如陆、封二人，竟是一径逃出洛阳，远走高飞，那就不易再找他们了。

现在四天已经过去，洛阳城中，找不到一点征兆线索。因此之故，大家都不禁认为他们已经逃出罗网。

这一天，高青云查问过各处的消息之后，无精打采地走到一家客店。踏入西跨院只见欧阳菁在房门口，向他招手。

高青云走过去，道：“姑娘有什么吩咐啦？”

欧阳菁道：“阿烈正在用功，你到我房中坐坐。”

高青云笑一笑，道：“当然啦，我决不会打搅他的。”

阿烈的房门就在隔壁。

他这些日子来，日夕潜修苦练，对身边之事，纵然是封乾陆鸣宇仇人的下落，他也不去打听。

原来他认为自己在洛阳或其他地方，都远不及格川派等人熟悉。因此与其自己浪费时间，参加搜索。倒不如定下心来，尽量争取时间来修习武功更好，他深知一旦封乾复出，对付他之时，情势必定比上一回险恶百倍。

高青云晓得他的用心。他也十分赞成，所以这些日子以来，只有他到这家客店来，偶尔与阿烈见见面。别的人完全被他巧妙地挡了驾。

高青云向欧阳菁道：“曾老三他们呢？”

欧阳菁道：“大概在自己房间吧？我可不想去惹他。”

高青云道：“我也是……”

欧阳菁忽然泛起含有深意的笑意，道：

“高大哥，我还以为你真是不喜欢女人的人呢！”

高青云吃了一惊，道：“这话怎讲？”

欧阳菁道：

“你直如今，居然还没有女朋友，使我以为你是个古板道学先生，幸而我及时发现了秘密……”

高青云自问一点秘密都没有，但她居然有所发现，宁不可怪？

他自是急于得知这是什么秘密，可是他为人老谋深算机灵之极，心念一转，决定不可向她询问。

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因为人性非常希奇，往往要用点迂回曲折的手法，才可以达到愿望。

他深谙这种做人的艺术，是以赶紧竖起一双食指。按在唇边，示意她别说话。接着低低道：“声音放小些。”

欧阳菁乃是十六七岁的少女，童心犹在，这时沾沾自喜，道：

“如果你想保守秘密，须得有点代价才行。”

高青云道：“使得，但我怎知你有没有守信呢？”

欧阳菁道：“你非相信我不可。”

高青云叹口气，做出无可奈何的投降姿态，道：“好吧，你提什么条件都行。”

欧阳菁越发得意，道：“我只要一支玉箫。”

高青云一愣，道：“什么？”

欧阳菁小嘴一噘，道：“你不给么？”

高青云忙道：

“给，给，但你先把你得知的秘密，说给我听听这叫做看货论价，江湖上有这种规矩的。”

欧阳菁一听是‘江湖规矩’，可就不能不遵守，道：

“我今晨到你房中，你那时候不在……”

高青云立刻道：“是的，我一早就出去了。”

欧阳菁道：

“我听你说过，多年以来，都是黎明即起，那时候红日已升，所以我不打招呼，就闯入你的房间。”

高青云道：

“下次切切不可，试想我虽然已经起身，但你是一个大姑娘，而我却是男子，假如我正在换衣服，你这一闯入来，岂不尴尬？”

欧阳菁笑道：

“别胡扯，你被我撞破了秘密，才想出这个藉口，使我下次不敢胡闯，现在我告诉你，我看见了。”

高青云膛目结舌，道：“那一个她？”

欧阳菁道：

“是一个很漂亮的人，大概有二十多岁吧？长得真漂亮，不但面孔标致，皮肤雪白，而且有一种娴雅高贵的风度……”

高青云想到她提及的“玉箫”顿时明白了，忖道：“这个美人一定是‘紫衣玉箫’吴丁香了，她既与彭春深深远遁，何以又出现有此地？”

他耸耸肩，道：

“你不必描述她的样子，告诉我碰见了她之后的经过就行啦！”

欧阳菁道：

“她见我忽然闯入去，吃了一惊。我连忙告诉她说。我是你的好朋友……”

高青云唔了一声，道：“不妙，她可能不相信的。”

欧阳菁道：“为什么不？难道她会以为我是你的女朋友？”

高青云道：“你如此熟不拘礼，她怎么不想到这一点呢？”

欧阳菁佯嗔道：“哼！你想占我便宜么？”

高青云忙陪笑道：“好，好，算我对不起你，请你往下说吧！”

欧阳菁道：

“我当时也解释给她听，说你对待我好象亲妹子一般，所以她不必害怕，因为我决不对别人乱说。”

高青云道：“好极了，她怎么说？”

欧阳菁道：“当然有话说啦！如若不然，我岂敢要一支玉箫的代价？不过，你先告诉我，她是你的什么人？”

高青云心想如果说吴丁香不是自己的情人，这就麻烦大了，势必要把话从头说起。

但如说是情人，这口黑锅，岂不背得冤枉。

他耸耸肩，含糊地道：“你已经知道了，何必又问。”

欧阳菁见他好象不好意思，又记得那位美妇，并非未婚少女，当下认定必是别人的妻子，所以高青云不好意思说出来。

她对这一点倒不觉得有什么关系，于是道：

“我不问就是，她问我知不知道你那儿去了。我说现在没有法子找得到你。她说她必须马上回去，所以也不能等候你。可是她又必须见到你的面……”

高青云双眉紧皱，付道：“莫非是姚文泰已发觉了事情的真相？”

欧阳菁以为他因为没见到心上人，所以不欢。忙道：“你别急，我知道她在那里。”

高青云讶道：“她没有回家么？”

欧阳菁得意地说：

“没有，她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她说你知道地方，是她妹妹的家。”

高青云心想：天知道她的妹妹在什么地方，不过她这么说，必有作用。所以他点点头，道：“原来如此，若不是你告诉我，我永远猜不到的。”

欧阳菁道：“你几时去看她？她妹妹长的漂亮么？”

高青云道：“我以后才告诉你，行不行？现在我回房间洗个面，换件衣服……”

欧阳菁用手指划脸羞他，道：

“看你多么着急啊：其实这刻还早，应该等到月上柳梢头才对。”

高青云脸上笑一下，转身出房，回到自己房间，他一面换衣服，一面寻思。

但他旋即发现吴丁香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开着一个地址。

高青云看看那地址，甚感奇怪，忖道：

“原来她和彭春深没有远遁，却躲在距此不远的宜阳。只不知她冒险潜来此地，有何紧急之事？”

他马上毁掉纸条，一迳出城，直奔宜阳。

百余里的路程，他费不了多少时间，大约是黄昏时候，他抵达那个地方。

由于吴丁香的身分特殊，所以高青云必须行动秘密，才可免去被洛川派之人无意查获。

他用尽平生的“刺客”本领，自信绝对无人跟踪得到。这时，他已抵达目的地，但见那是一座相当气派的住宅。

高青云自顾一下，除了衣衫上有点风尘之外，仍然是一副商贾模样。他自信伪装甚工，不虞被人识破。当下上前，叩响大门。

片刻间右方一道侧门打开，出来一个老家人。

高青云依照吴丁香的指示，道：

“小可是周老爷派来，有一封信，呈给夫人。”

那老家人马上泛起亲热善意的笑容，道：

“我是这儿的管家周福，你的大名是……”

高青云道：“我是周雪。”

他们一面进去，周福一面道：

“夫人昨天已吩咐过，说是京里会有一位管家送信来，也许是接她到京城去的，只不知是也不是？”

高青云点点头道：“是的……”

心中付道：

“吴丁香找我一趟，已让我背了一口黑锅，如今又说我送她上京，假如是真的，我岂不是又要侍候她一段时间了。”

他苦笑一下，转眼四看这座住宅。

周福叹口气，道：

“几年前同老爷买下这座屋子，本来说是全家搬回来。但夫人才来了几天，又返回京师，这间屋子，又不知要空多久啦！”

高青云含糊的应着，到了后厅，周福自个儿入去通报，转眼出来，带领高青云进入内室。

在后一进的花厅内，一位风姿绰约的丽人，由两名丫环簇拥着。高青云一看正是吴丁香，心事略放，这刻他只好照家人的礼节，上前行礼。

吴丁香满面欢容，道：“你一定走了不少路，且坐下歇息。”

她一面接过信函一面命丫环泡茶。

这封信自然是高青云捏造的，但也不是全无作用，因为高青云在信中，向她询问一些问题。

吴丁香故意作出寻思之状，然后命老人家及使女都退下，这么一来，人家便以为她有秘密话，向高青云询问。这些话自然是与“周老爷”有关。

花厅内已没有第三者，吴丁香放低声音，道：

“高大侠来得正好，彭春深前此已经直赴京师，筹备一切。我打算稍住几个月，也就前往京师。这是为了使京师那边的邻居，都深信我们有根有底，是以作此布置。此外，目下为了万全起见，两人分开来避风头，亦不易为人查出。”

高青云乃是此道老手，一听而知其中奥妙，是以大表赞同，道：

“你们如此周密谨慎，我就放心了。”

吴丁香道：“只不知姚文泰近来情形如何？”

高青云发觉她的美眸中，闪过一丝歉疚之意，心想道：

“她能对姚文泰感到歉疚，可见得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他道：

“姚兄近况还好，现在他没有其他心事，以他的武功造诣和过人才智，必能使洛川派见重于武林。”

吴丁香轻轻吁一口气，道：

“他能把全力放在事业上，相信必有一番作为。”

高青云道：“过去之事，你最好也统统忘记。”

吴丁香垂下眼皮，神态楚楚，倍添风韵。

她幽幽道：“是的，高大侠的话，贱妾自当铭记。”

高青云可不希望气氛如此深重，当下笑一笑，道：

“说起来我很佩服你，因为洛阳城中，已经布满了洛川派之人，但你居然还敢踏入去，这份胆色，可算得是女中豪杰了。”

吴丁香不觉长眉一轩，激起了豪气，道：

“高大侠过奖了。以贱妾想来，洛阳城中之人，目下全都注意单身男子，

而不会留意到女人的。”

高青云讶道：“这话怎说？”

## 三十二

吴丁香道：

“我虽然深居此宅，但由于一个无意的消息，推测出你们一定让陆鸣宇逃走了。”

高青云这时不但是惊诧，而且十分高兴，忙道：

“怎么啦？你有陆鸣宇的消息？”

吴丁香道：“如若不是有他的消息，我何至于冒大险，前赴洛阳找你？”

高青云承认道：“我也作过这等猜测，但终觉得事情太巧，不敢递信而已。”

他停歇一下，又问道：“现下他在什么地方？”

吴丁香道：“他就在这宜阳城中”

高青云吃一惊，道：

“那么咱们得赶快下手，免得这厮听到风声，又给溜掉。”

他定一定神，又道：

“这厮的机警多诈，你也可以想象得到。若然要诛杀他，困难较小。但要活捉他，就实在极不容易了……”

吴丁香讶道：“你们为何要活擒他呢？”

高青云便把“封乾”之事说出，最后下结论道：

“这封、陆二人，皆是该杀之人，但由于陆鸣宇一定能供出一点线索，得以追查封乾，是以目下不能放手杀他。”

吴丁香道：“若然如此，这就更加困难啦！”

高青云道：“你身为当代高手，见识过人。既说更加困难，必定另有原因。”

吴丁香知道他心中很急，当下道：

“待我把得到的消息奉告，你就明白啦！”

她略一寻思，决定了从什么地方说起，便用她那娇婉悦耳的声音道：

“七天以前，我一个丫环去探看她的姊姊。回来之后，神色有异。当时我大吃一惊，因为她的神态，分明是中了‘蛊术’，是以六神无主，也根本记不起这次去探姊姊的经过。”

高青云不觉挺直腰肢，身子略略前倾，显出万分注意的样子。

吴丁香又道：

“这个丫环是由周福经手买进来的，已有两年之久。据我所知，她还有一个姊姊，也卖给本城一个陈姓大户，那是四五年前的事了。由于我购下此宅，乃是预防万一之用，而我们一直没有来此居住，所以仆人婢女，都很自由。这个名叫春菊的丫环，每隔几天，就去探访她姐姐。”

高青云道：

“有意思极了，难道陆鸣宇狡兔三窟，不但经营到此地来，而且还恰好与你选中同一个县城么？”

吴丁香笑一笑，露出洁白齐整的贝齿，使人觉得她这刻特别美丽动人，高青云看了，不觉想道：

“无怪彭老五为之一望情深，愿意抛弃一切。似这等佳丽，又善解人意，世上那可多得？”

她道：

“高大侠有所不知，这宜阳地方，有几种好处，最适合武林人隐遗迹之用……”

高青云插口道：“是的，是的，若非如此，你们怎会刚好凑在一起，请你往下说吧！”

吴丁香道：

“我看她分明是中了蛊术，好在这门功夫，我懂得破解之法……”

高青云浓眉马上紧紧皱起，道：

“姑娘可想到，此举已犯了打草惊蛇的大忌么？”

吴丁香嫣然一笑，道：“我知道。”

高青云摇摇头，道：“既然如此，你何必还故犯此忌呢？”

吴丁香道：

“没有呀？我一想到这一点，同时又想到世间精擅这门功夫的，只有陆鸣宇，所以及时停止。”

高青云道：“好极了，在下似乎低估了吴姑娘，万望不要见怪。”

吴丁香笑一笑，道：

“高大侠，你老可说是贱妾的大恩人，甚望你明赐呼名字，贱妾才能安心。”

高青云耸耸肩，道：

“也好，但你别什么大侠、恩人的叫个不停，也叫我的名字如何？”

他们本是超脱凡俗的人物，是以在这一方面，都很爽快，不愿拘泥守礼。

吴丁香答应了，道：

“我警觉事情非常严重，便向周福和另一个丫环探询，当然我用了不少手段，务使他们不觉察我在询问这些事情。”

她透一口气，接着道：

“从周福他们口中，我才知道得比较详细，那就是春菊的姊姊，叫做春兰，比她多两岁，长得非常漂亮，人也聪明伶俐。她在陈家之中，很得到老夫人的宠爱，所以陈家的三个少爷，都不敢打她的主意……”

高青云插口道：“这样说来，陈家的人真不简单，似乎不是假的。”

“初时我也觉得疑惑，但后来得知陈家的情形，最老的是老夫人，即是老爷陈增祥的母亲。陈增祥是独子，夫人王氏，生有三个儿子，最大的二十多岁，最小的也有十八九岁了。表面上看起来，陈增祥家财丰厚，上有高堂，下有妻奴，本身又是宜阳仕绅，当然没得可疑。然而陈增祥本人，却很少在家里，甚至有时一年不回来一次。”

高青云沉吟一下，道：

“如果是别人，就不大可能。但陆鸣宇心机过人，又有极大的财势，若要布下这等局面，并不困难。”

吴丁香道：

“正是如此，所以我从蛊术这一点线索上，推想到可能是陆鸣宇的秘窟。”

而由于春菊的情况，可以证明一定是陆鸣宇来了。于是我就设法打听陈增祥是不是回来了。”

高青云瞅住眼前这张艳丽动人的面庞，问道：

“那么这个陈增祥回来没有？”

他深知吴丁香不但武功高明，同时又是见闻甚广，极工心计之人，不然的话，姚文泰岂能多年都查不出她的秘密？再证以她在此地已预设了隐身之所，这等心机手段，与陆鸣宇比较起来，不会逊色多少。

因此，他晓得自己无须多费脑筋，只听她说就行了。

正因此故，他的心里正想着别的事情。

他默默忖道：

“以吴丁香的才与貌，实在是我所见到的美女中最动人的一个了。这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她的成熟的风韵，以及那种静态的艳丽所使然吧？”

吴丁香刚刚说道：

“陈增祥已经回来，而且只是几天以前的事……”

她的话声忽然断，迷人的眼光中，透出怀疑的神色，凝视着高青云。

高青云心中一震，忖道：

“莫非她已瞧出我在想她？这个聪慧的美人，说不定真有这等本事。”

两人没有作声，默然对瞧。霎时间形成了奇异的情势。

因为双方都不说话，而目光亦互不退让地对瞧着，倒象是仇人狭路相逢，彼此都收慑心神互作敌视一般。

在这种情势中，吴丁香略占上风。因为她心中泛起什么念头，高青云全然不知。而这种情势又是她主动地做成，是以压力强大，高青云只不过勉强在捱时间而已。要知他本来正在品评对方姿色，心中之念并不光明正大。目下既是怀疑对方可能是看透了他脑中的念头，这一来在心理上已输了一筹。

过了一阵，高青云自觉无力再与她作旗鼓相当的对视，这是由于他既慑于吴丁香的美艳容光，兼且心中有愧，所以勇气使渐渐消砾，终于垂下目光。

吴丁香泛起嫣然的笑容，轻轻道：“高兄，你不敢瞧我？为什么？”

高青云猛一抬眼，恰见她那动人心弦的笑容。

当下叹口气，道：“你心中有答案么？”

吴丁香道：“有，只不知对不对而已。”

她停歇一下，便又说道：

“你必也不知道，女人有时候会知道一些事情，至于为什么会知道，连她本身也不明白呢！”

高青云道：“听说有这么回事。”

现在他忽然胆气恢复，两眼毫无忌惮地打量对方。他的目光是如此锐利，神态又那么的恣意放纵。被他注视的吴丁香，顿时泛起奇异的感觉。生像自己竟是身无寸缕，赤裸裸的被这个男人流览欣赏。

她不安地缩一娇躯，道：“你别这样瞧人行不行？”

她口中说“不要”，其实却是相反的意思。高青云是何许人也，当然会得此意，是以并不收回目光。

他道：

“虽然女人具有无端端晓得某些事的能力，但并不是每一个都如此……”

吴丁香道：“是的，并非所有的女人尽能如此……”

她微微露出羞态，可见得她心情的矛盾和紊乱。

高青云既不是乍出道的小伙子，吴丁香亦是年逾花信的少妇。双方都可说是在人海中打过滚，所以他们此刻的情势，显然十分“紧张”，

要知“人生”可以分作许多阶段，粗略地说来，少年之时，绝大多数人都重情而不重欲。

即使双方非常的情投意合，但光是倾诉出这种心声来，大致上已经可以获得满足了。

但过了这“少年期”，情感就趋向现实，得失之间，便不尚空言了。换言之，中年的人，若是爱上一个女人，必定会剑及履及，把她弄上手，占有了她的肉体，才算是得到了她。

因此高青云和吴丁香现在的形势，相当紧张。高青云不表示出来则已，一旦认为吴丁香不会反对，他的表现，必定是动手占有她。

吴丁香当然也晓得，在她的想法中，毫无疑问地接受这种表示情感的方法。是以她拒绝的话，万事皆休。如果不拒绝对方，则必须献出肉体。

她那对特别明亮的大眼睛中，闪动着迷人的光芒。而且她含笑盈盈，似羞似喜，这些表情，都能刺激得男人心旌摇荡，对她施以侵犯。

高青云突然伸手，握住她的玉掌。

吴丁香既不退缩，亦不反对。但总算没有纵体投怀。

“我突然一点也不了解自己，同时也不明白你何以这般的宽容于我？”

吴丁香道：“我自己也感到迷失了，真奇怪？”

高青云轻轻摩挲她的双手，情欲之火，渐渐高涨。

他道：“你可曾想到，咱们只不过是第二次见面么？”

吴丁香道：“我已想过，但这岂不更为奇妙动人？”

他们的对话，都很含蓄，不必直接地说出，亦不须加以形容，就能会悟于心。这便是“成熟”的表现。

“我此生已决定投身佛门，不作家室之想。此所以从前遇到许多动人的女孩子，都象过眼云烟一般，不留一点痕迹。”

吴丁香眼中现出怜悯之色，伸手温柔地触摸他的面颊道：

“这样做法，是不是错了？”

高青云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吴丁香道：

“也许你是对的，世间上无数的柔情美梦，都因为长久地厮守在一起而破灭。”

高青云突然开朗地笑起来，道：

“这话甚是，不过我天性不喜爱任何拘束，所以如果成家立室，一定得不到好的结果，倒不如及早避免了。”

吴丁香道：“我早确知道你是这种人。”

高青云放开手，道：“我得赶快离开才好。”

吴丁香道：“你真是又狠又硬的男人。”

言下之意，竟是怪责他不该不作进一步的行动。

高青云耸耸肩，道：“随便你怎么想吧！”

现在的情势更加微妙了，因为早先只是高青云自己颇涉遐想，而如今

吴丁香亦有投怀送抱之意，看来这已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的事。可是怪就怪在他们内心都感到不容易突破最后一关，生似有一堵无形的墙壁。把他们隔断。

高青云寻思道：“我一伸手，即可将她据为已有，但何以我迟迟不敢动弹？”

吴丁香忖道：

“他明明很喜爱我，已明白表示多年来唯有我能使他动心。可是为何我不投入他怀中呢？”

两人渐渐冷静下来，吴丁香姗姗行开，坐在一张舒服的靠背椅中。

高青云突然笑一下，道：

“彭兄舍下了你，自赴京师，看来竟是十分不智之举。”

吴丁香道：“是的，我也觉得有点不解。”

高青云沉吟一下，道：

“以你一向的为人，可说是艳如桃李，冷如冰霜，彭兄放心而去，也不是全无道理。”

吴丁香道：“也许是吧，但我自知不是冷若冰霜之人。”

高青云顿时大悟，道：“原来如此。”

高青云忙道：“我记得昔年读战国策，其中有一段，颇可发人深省。”

吴丁香道：“是那一段？”

高青云笑一下，道：“不说也罢。”

吴丁香恳求道：“不，说给我听听吧，难道我还会生你的气不成？”

高青云道：“那可说不定。”

吴丁香站起来，走到他椅子前，两人腿膝相触，顿时大有亲密之感。

她柔声道：“说给我听听吧！”

高青云知道不说不行，只好道：

“你回到椅子上坐好，我才告诉你。”

吴丁香依他之言，返回座椅，稳稳坐好。

高青云道：

“这个故事出自秦策，其时陈轸离开楚国，到了秦国，张仪向秦王中伤他，陈轸便用一段故事来解释，卒使秦王优待收容。这件史实不必多说，只说陈轸所说的故事……”

他隐隐感到这个故事说完之后，必定有相当的麻烦。可是他们皆是成人了，自应有判断能力，实在无须太过费心多虑。

他接着说道：

“楚国有一个人且称此人为甲，他娶了两个妻子。另有一人，我们称他为乙吧！

这个乙见他两个妻子都很美貌，便生出歹心，首先向年纪比较大的妻子挑逗勾引。但被责备詈骂，不能得手。乙死了此心，便改向甲的年轻妻子勾引。这一回马上成功了，暗中时时幽会，说不尽男欢女爱，卿卿我我……”

吴丁香似笑似嗔，道：

“战国策中，决没有这许多形容词的。”

高青云也一笑，道：“是的，我不过是想尽力增加这个故事的气氛和力量而已。”

吴丁香嫣然一笑，丰神绝美。高青云瞧得一楞，道：

“刚才我说到某乙勾引某甲的少妻，甚是欢爱……”

他略一停顿，话声变得较为冷峭，道：

“不久，某甲因急病亡故了。那时候的风俗，妇人改嫁，人人视为平常应该之事，不似现在那么大惊小怪。某甲的两个妻子，既是长得如此美貌，当然有不少人想娶她们。

某乙也有此心，他的一个朋友，晓得他的风流艳事，当下便问道：‘你娶年纪稍大的那个呢？抑是与你沾染的那个呢？’”

高青云停口睨视吴丁香，面色沉重，问道：

“你猜，他娶那一个？”

吴丁香似乎已猜出结果，也能理会他的隐喻，当下长叹一声，道：

“以常情而论，自是娶其少妻。不过……”

高青云接下去道：

“不错，这只是表面上的看法而已。当时某乙对友说，他要娶年长的那个女子。他的友人十分惊奇，问道：以前你挑逗勾引她，被她詈骂。而年少的那个，却与你十分相好，为何你选择年长的呢？某乙答道：从前她们都是别人的妻子，我便希望她们都肯与我私通。但如今我娶之为妻，当然希望娶个不与人私通的了。”

高青云说到这里，嘎然住口，显然故事已经讲完了。

吴丁香也不开口，明亮的目光，投向地上，过了一阵，忽然变得朦胧黯淡。

她幽幽道：“你可是认为彭春深独自前住京师，竟有不再与我相聚之意么？”

高青云道：

“我倒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你必须在心理上，作此准备不然的话，你受的打击就不易忍受了。

吴丁香想了一阵，又问道：

“刚才我表示愿意投身你怀中，你可曾认为我是个淫荡的女人？”

高青云道：

“老实说，即使我心中认为你是淫荡女子，我也不会承认。不过说真心话，我倒没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的情形，与一般的男女之情，略有不同。”

吴丁香透一口大气，道：

“承你如此看得起我，我真是感激不尽，也觉得非常安慰……唉！也许我已隐隐感到彭五郎不会回来，才会心中无主，这么容易就向你表示心中之情。”

高青云点点头，道：“这是事实。”

他们俱是中年之人，世情也看得多，人生阅历丰富，所以有些微妙的感情问题，他们俱能意会，不须言传。

要知世上之人，虽然皆谓爱情专一，不能分享，并且一定要求对方专一于自己，不许属意旁人。

但事实上，他自己却常常会对别人生情，纵然那仅只是一个“意念”，并没有付诸行动。

但严格的说，这已是不专一了。

换言之，每个人在“专一”之中，仍然可以钟情别的人，只不过限于种种条件，不能付诸行动而已。

因此，吴丁香的喜欢高青云，并非她对彭春深的爱情已结束。

她若然已献身给高青云，亦不会减少对彭春深的情爱。只是她对这宗事看得比较随便，这也是人生经验丰富之后，便不象少年时那么纯洁的现象。

吴丁香垂下螭首，用幽怨的声音道：

“看来我若是聪明的话，索性削去三千烦恼丝，遁入空门中，就可以免去种种痛苦啦！”

高青去忙道：

“切切不可，要知此举虽是割断了尘缘，但佛门中的寂寞，又是你多一种烦恼的起点。与其将来日日怨嗟，变成有始无终，倒不如不削发出家。”

吴丁香抬起头，眼中现出不服气的神色，道：

“你认为我一定会有始无终么？”

高青云道：“我只是照事论事，若然有万一的可能性，便替你指出来，我可不是想害你啊！对也不对？”

吴丁香沉吟一下，把头一昂，道：

“且不管我的问题，关于陆鸣宇的事，你还听不听？”

高青云道：“当然要听啦！”

吴丁香道：

“我家的春菊，这次又去探她姊姊时，回来就行动有异，显然中了蛊术。是我设法破解蛊术，慢慢盘问，从她片断的记忆中，总算凑成完整的一段经过……现在我不大明白的，便是陆鸣宇为何要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施术？难道有摧残少女的病历么？”

高青云不管她这话，问道：“你凑成的完整经过，究竟是怎么回事？”

吴丁香道：

“春菊到了陈府，照例闯入她姊姊的室中，却不道看见了一个男人，和姊姊躺在一起，自然是赤条条的，所以她大惊失色……”

高青云道：

“记得你提起过，那春菊的姊姊春兰，年轻貌美。陆鸣宇性好渔色，自然不会放过她了。”

吴丁香道：

“纵然如此，但他大可命春兰禁止她妹子，向别人提及此事。以春菊小小年纪，必定听从姊姊之言，不会泄秘的。”

高青云道：

“假如我是陆鸣宇，一定象他一般，向春菊施术，这样方能放心。”

吴丁香道：“但你瞧，他此举反而泄漏了秘密啦！”

高青云道：

“这叫做气数已尽，才会那么凑巧，碰上了你。假如碰上别人，仍然无法瞧出其中的蹊跷。”

他看了对方神色，已知道她并未信服。

当下又道：

“你要知道，当世之间，莫说是一般的良民，即使是与他敌对的武林人物，也找不出几个人，认得破他的蛊术。因此，换作我是他也将毫不顾忌，施术灭口的。”

吴丁香道：“其实春兰嘱咐一声，也够了。”

高青云笑一下，道：“也许就是男女不同之处了。”

吴丁香也微微而笑，道：

“高兄，你说错了，女人对一般的事情，容或不够狠辣。但在情场之上，却非常悍泼，寸土必争的。”

高青云漫应道：“也许你是对的。”

吴丁香道：

“我的话马上可以得到证明，我说，假如你想顺顺利利找到化名陈增祥的陆鸣宇，那就须得答允我一个条件才行。”

高青云心中一惊，但面上一点不露痕迹，徐徐道：

“你有什么条件，不妨说出来听听。”

吴丁香那张美丽动人的面庞上，眉梢眼角间，泛现一抹幽怨。但朱唇微绽，露出齐整洁白的牙齿，却是芬芳的浅浅笑容。

因此，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复杂，使人难以理解。这也许就是成熟的美丽少妇，她的迷人风韵之所在吧？

高青云马上就放弃了猜测她内心情绪的意图，同时又感到一缕柔情，自心底升起来。

要知他除了真心喜爱这等类型的美女人之外，并且对她还有一点内疚。那就是刚才的战国策中的故事，曾经大大的刺伤了她。

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男人的心理，有这么一个矛盾。当一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之时，他希望能挑逗得手。

但若是面临要不要娶她之时，他就会考虑到，这个女子，既能被我勾引得手，则别的男人。将来也可能把她弄到手的。

正因这个故事，使吴丁香顿时醒悟彭春深的藉口到京师去，并且迟迟不来接她，敢情是大有道理的。

她当然曾受到莫大的打击，只不过以她的年龄见识和成熟的感情，能够吧此一打击，隐藏在深心中而已。

这便是高青云觉得内疚的事了，细论起来，高青云此举的确不大妥当，何必戳破人的美梦，使她跌坠在丑恶现实的痛苦深渊中呢？

吴丁香的眼波，在他面上转了一阵，才道：

“在我未说出这个条件以前，我先把形势及背景分析一下……”

高青云道：“不必了。”

吴丁香讶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青云道：“我相信你能使我找不到陆鸣宇，也就是了。”

吴丁香道：

“以你这等才高智广，江湖经验丰富之士，我还是把形势分析一下的好。”

高青云道：“既然如此，请你说吧！”

吴丁香道：

“第一点，陈增祥的家在那里，你不知道，定须也去打听查问……”

高青云马上接口道：

“这一点难不倒我，一来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查出地址。二来你纵想起我查访之时，早一步警告陆鸣宇，也辨不到。”

他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迫视对方，又接着说道：

“你心中也明白，我将先行擒下你，使你无法与外界通传消息。甚至必要之时，我会杀死你。”

吴丁香听到末句，从他的表情和口气中，瞧出不是假话，不禁呆了。

高青云停歇一下，态度和缓下来，道：“请问第二点是什么？”

吴丁香道：“我不告诉你了。”

高青云道：“是不把第二点告诉我？抑是不把你的条件告诉我？”

吴丁香道：“不把第二点告诉你。”

高青云道：

“是的，你是非常机警聪明之人，一瞧我反应甚快，立时警觉，便不再说下去，免得我找到应付的办法。”

吴丁香心想：“不管你怎样说，反正我决不把我的办法，通通告诉你。”

正在想时，只听高青云又道：

“吴姑娘，你到底有什么条件呢？”

吴丁香沉吟一下，才道：“你真想知道么？”

高青云点点头，道：

“只要能顺利诛杀陆鸣宇这恶魔，你提任何条件，我都不能不答应。”

吴丁香道：

“好，你小心听着，当你们召集大批高手，潜抵本城之时，我自然须得早一步逃离此地，对不对？”

高青云讶道：“对呀！你可是觉得很不便么？”

吴丁香道：

“不便还是其次，但这么一来，彭春深也不敢到本城来找我了。也许他利用这个理由，可以冠冕堂皇地永远不来啦！”

高青云道：“你可是要我替你找到他？”

吴丁香苦笑一下，道：“假如他不想见我，你找得到他么？”

高青云想了一下，才道：“的确不易找到。”

吴丁香道：

“这就对了，你使我绝了此望，自须赔偿。但我不是要索到财物，而是要你的人。”

高青云心头一震，喃喃道：“要你的人？”

吴丁香道：

“你放心好了，我只要你陪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你不许离开我而已，并不规定你要怎样对待我，过了这段时间，就算你已履完约，可以恢复自由，我的条件，如此而已。”

高青云难以置信地望着她，但旋即发觉她的话，十分真诚，绝无一点开玩笑的意思，是以不能不信。

他道：“时限是多久呢？”

吴丁香道：“两年，三年都行。”

高青云道：“你长得很美丽动人，你自家知不知道？”

吴丁香浅浅一笑，道：“大概是吧！”

高青云道：

“以你的艳色才情，何愁没有比我好上许多倍的男人？你为何挑中了我？”

吴丁香道：

“世上也不见得有许多比你好的男人，就算真有，我也不放在眼中。或者是因为你了解我的缘故，所以我要你陪我……”

高青云道：

“这事根本不是苦差，若然算是条件，我应该还拿些什么付与你才对？”

吴丁香笑容比较深些和甜些，道：

“但愿这话乃是出自你的真心。”

高青云道：“我可以发誓。”

吴丁香笑得更甜了，道：“那也不必，我相信就是。”

高青云道：“但万一彭五郎找到咱们，那时岂不尴尬？”

吴丁香道：

“你我之间，也不一定会发生不可告人之事啊！彭春深找到我们，有何不妥？”

高青云叹口气，道：

“话不是这么说，试想你我都不是未解风情之人既然单独相处，时日甚久，焉能永远都不出事情呢？至少在我这方面，非出事不可。”

吴丁香起身，盈盈走到他眼前，俯低身子，在他面上亲一下，迅即退开，不让高青云抓住。

她吃吃笑道：

“我们走着瞧吧，也许到那时你不敢动我，亦未可知。”

高青云道：“这话你自己也知道靠不住。”

吴丁香道：

“你要得到我，自然不是难事，只要你有勇气承担一切，那就行啦！好，现在我们暂时不谈这些。”

高青云已明白她言下之意，乃是暗示他若想占有她，便须娶她为妻，不得始乱终弃。”

虽然她并非处女，但她仍然有权这么做法，若有例外，那就是高青云以强迫手段，占有她的肉体。

吴丁香看得很清楚，高青云虽有“白日刺客”之称，听起来好象是不择手段的黑道人物。

但其实他却是武林各家派中，精选出来的侠士。因此，她一点也不须担心高青云会施以强暴。她收起笑容，严肃地道：

“我们的期限，就是三年吧，这个条件，你可答应？”

高青云忖想一下，点头，道：“好，我答应。”

吴丁香美眸中露出欢欣的神色，道：

“谢谢你，竟不以贱妾这残花败柳之身而见弃。”

高青云道：“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却觉你其实不必把大好青春，浪掷在我身上。”

吴丁香道：“啊！啊！高兄言重了，贱妾实在受不起。”

这时，她满面皆是欢欣之色，气氛甚是轻松。

高青云道：“你打算先躲到什么地方？”

吴丁香道：“我不知道，现在我听你的安排啦！”

高青云对这一点并不担心。

因为吴丁香无论躲在什么地方，都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不怕有人欺负她。

他想了一下，道：

“我游遍天下，仍然觉得江南最好，咱们就在杭州等地方，渡过这几年时光好不好呢？”

吴丁香道：“好极了，就是杭州吧！”

高青云道：“你且把陆鸣宇的情况告诉我，好让我拟定通盘计划。”

吴丁香道：

“那化名陈增祥的陆鸣宇，姬妾有六人之多。这还是可以知道的，其余象春兰这一类的美婢，还不知有几个人。因此，如果不能在事先查明他在那个房间，加以合力围攻的话，相信只要一点风吹草动，这个老奸巨猾的恶魔，就闻风先遁了。”

高青云道：“当然，当然，我们动手之前，必定打听出他在那一个房间中。”

吴丁香笑一下，道：

“哪有这般容易？请问你用什么方法？”

高青云沉吟一下，道：“我们收买他家中的婢仆，定可探出消息。”

吴丁香道：

“此计绝对行不通，陆鸣宇故意做成这种习惯，目的就是使任何人都不晓得他在何处睡觉。不然的话，春菊探看她姊姊之时，便不致于碰见他了。”

高青云念头一转，忽触灵机，微微而笑，道：

“这样说来，你还是要利用春菊了？”

吴丁香流露出佩服的神色，道：

“是的，除了她之外，任何人都会打草惊蛇。”

高青云寻思良久，才道：

“只怕不容易安排妥当呢！”

吴丁香道：

“进行时的细节，我还未想好。但必须每天派她前去陈府，却是毫无疑问之事。”

高青云道：

“假如不是每天派她去，便不易碰见陆鸣宇。可是她天天去的话，又不妥当。尤其是陆鸣宇再见到她时，发现她所中的蛊术业已被破，马上就会惊觉。”

吴丁香道：“除了此法，已没有别的途径啦！”

高青云默然忖想，半晌没有做声。

过了许久，由于他既没有动静，又把眼睛闭起，真使人以为他已经睡着了。不过吴丁香看见他额上浮现的青筋，以及微蹙的双眉，晓得他实在陷入苦思之中。由此可知，这件事对他何等重要。又过了一阵，吴丁香发出温柔的笑声，道：

“高青云，你看看我。”

高青云讶然睁眼，上上下下瞧她几眼，才道：“我看见了，怎么样？”

吴丁香道：“我长得还好看么？”

高青云心中大大的不耐烦起来，暗想这刻谁有功夫谈论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但他终是久闯江湖之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下也不说出难听的话，只简单有力地道：“很好看。”

他的声音和语气，已表示他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吴丁香当然明白，柔声道：

“我看了这种情形，忽然记起小的时候，修习武功的一些经验。”

高青云突然醒悟，付道：

“她不是不懂事的少女，既然开腔，必有道理，我横竖想不出计较，何不虚心点，听听看她说些什么？”

当下心平气和，道：“你想起了什么经验？”

吴丁香欣慰地道：

“你终于肯听我说话了，好，我告诉你。我在小的时候，很用心修习家传武功。但正因为太用心了，所以对于我的武功进境，时时感到不满。”

高青云虽是智力过人之士，但听到这儿，还不明白她所说的话，与他目下的困难，有何关系？”

他仍然沉住气，侧耳而听。

吴丁香婉转动听的声音，传入他耳中，道：

“因此，我有一次，几乎被自己杀死。”

高青云道：“你自杀么？”

吴丁香道：

“不是自杀，而是太过潜心探究武功，以致废寝忘食，敢情我是为了一个武学上的难题，钻了牛角尖，反而无论怎样用心，也想不出办法。”

直到这时，高青云才明白了。他叹了一口气，道：

“武功上的难题，解决不了的话，可以置之不理。但我面临的难题，却不能这样做。

因此，你的安慰，对事实并无补益。”

吴丁香眼波中透露出无限温柔，道：

“你不要着急，我还有下文呢！”

她泛起笑容，使她看起来更为美丽。

又道：

“当日我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是因为我被严父责骂，慈母抚慰之后，放弃探究之举。谁知这么一来，我反而在无意之中，触悟了解决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情形，会使我触忆起往事之故了。”

高青云道：“你要我不必再想，改从无意中找寻灵机，是也不是？”

吴丁香道：

“正是，古人说‘神来之笔’，意思也是说无意为之，而成就却超乎了有意，你现下的困难，正是需要神来之笔，才能解决。”

高青云道：“假如一直没有神来之笔，我一直等下去了？”

吴丁香明知不可，但口中故意应道：“这又有何不可？”

高青云突然精神一振，道：

“是呀！这又何不可？我何必急于三五日之内，把这个恶魔除去呢？纵然过一个一年半载，也没有问题呀！”

吴丁香大觉有理，道：“是呀！只要不惊动他，他不会跑的。”

高青云自嘲地笑一笑，道：“我又明白了一件事啦！”

吴丁香道：“什么事？”

高青云道：

“假如我能及早动手，则你也就可以早点避开，前往江南等我，反过来说，假如我迟一日动手，你就在此地多耽一日。这样，说不定彭春深会突然出现，把你带走。可见在我深心之中，竟是希望与你在一起。”

他坦白地钩探出自己内心的秘密，向这个能够了解他的女人倾诉，感

觉十分舒畅，心情大见开朗。

由于人与人之间，常常是无法沟通心意，是以有了隔膜。

纵然是两情相悦，可是互相藏在心中，彼此不知，以致误了良缘。

这等例子，世间比比皆是。

吴丁香的美眸中闪耀出光采，使她的美丽的面庞上，增添了无限动人风韵。

她道：“你这几句话，真是悦耳极了。”

高青云道：

“但我怎么办呢？现在可不能叫你马上离开，因为春菊是你的侍婢，须得由你命令她才行。”

吴丁香道：“我们的事暂时不要考虑，你还是专心弄妥这一宗为要。”

高青云道：“你主张听天由命，是也不是？”

她点头道：“是的。”

高青云道：

“但我可惨啦！你回到彭春深怀中，还有寄托，但我呢？我什么也没有了。”

吴丁香道：

“假如我这刻跟随你前往江南，我的心里永远不得安宁。因为我会时时疑惑彭春深后来曾经来过此地找我，发现楼空人去，结果抱恨而去。我若是时时这样想的话，一定会使你也受累不安的。”

高青云道：

“有道理，那么我就告别，待我定下心，全力研究如何下手之法。”

外面天色早已黑暗，这正是他起程的良机，当下起身辞别，离开内宅。

老汉周福送他出大门，一面问道：“夫人什么时候动身呢？”

高青云道：

“那得看她高兴了，我现下须得去打点一些事情，才回到此地，听候夫人吩咐。”

他踏入夜色中，心知那个老仆，一定用疑惑的目光瞅着他的背影，因为天已这么黑了，他还出去，实在令人想不通其中道理。

高青云已知道“陈府”是在城东，所以他避开这个方向，跨步慢行。

他一时打算去找阿烈他们计议，一时又想找那足智多谋的裴夫人。但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吴丁香的安危。

假如他与别人商量，则关于吴丁香的来历，必须有个交待。

纵然他不说出真相，但只要有人看见她，总能联想得出她便是曾经名扬江湖的“紫衣玉箫”吴丁香。

这个消息，一旦传入姚文泰耳中，顿时便是一场莫大的风波。

所以他想来想去，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

不知不觉间，已走到城西。

忽见一盏灯笼，从巷子中飘出来，转向前面的街道行去。

高青云一眼之下，只看出提灯笼的，是个书童。后面还有一个年轻人，儒衫飘洒，步履从容。

他暂时放开心中之事，开始注意这个在他前面两丈远的书生，这是因为那个书生，举止之间，有一种异常风度，使人感到他一定是学富五车，经纶满腹而又潇洒绝俗之士。

高青云跟在后面，忖道：

“这么夜了，他却似刚从家中出来，只不知要往何处？”

他无端端想到男女约会上面，顿时生出好奇之心，决定跟去瞧瞧。

那盏灯笼在前头带路，不久折入一条巷子，从一道后门进去。

当灯笼先穿过那后花园之时，高青云藉着树木遮掩，迫近那书生，向他打量。

但见这个书生，长得面如冠玉，唇红齿白，甚是俊美，果然是易受女子注目垂青的人物。

高青云认为自己的猜想，一定没有错。

但有一点他觉得不解的，便是这个书生虽然十分俊美，但器宇轩昂，眼神明亮，显然是个很端方高尚之人。

换言之，他完全不像是偷香窃玉，风流自赏的那一类人。

高青云从种种迹象上，断定这书生是去会晤佳人，可是从他的气度上，却又觉得他不似这种人。

这个疑惑，更使他激起了好奇心，决意看个明白。

假如他真的去赴佳人之约，则这个女子，必定值得一看。

穿过后园，又有一道门户，隔断去路。

这道门户已经关上，那书童停下脚步，回头道：

“少爷，小的没看见暗号啊！”

那书生道：“声音低一点。”

高青云甚觉好笑，因为一来这个简单的对话，分明已证实了此行是幽会密约，此外，这书生也是呆得可以，话声固然会惊动旁人，但用灯笼照路，远远即可看见，岂不更容易败露行迹？”

方想之时，忽见右方较高处一扇窗内，现出灯光，来回摇晃。

高青云一望而知这灯光，必是暗号无疑。

那书童喜道：“少爷，你瞧。”

书生低声喝斥道：“你又作声了，走吧！”

书童伸手一推，那门应手而开，敢情并没有锁上。

他们跨入去，随手掩上。

高青云已跃上墙头，俯察他们的行踪。

但见右方有一座楼房，楼上不但已关上窗，同时又拉上帘子，是以看不见灯光。但高青云的目力非同小可，不但看得出里面点上灯，而且还隐隐见到身影移动。

他飘身落地，悄悄跟着那书生，穿屋入户，最后来到一道楼梯前，楼上已有灯火，因此，那书童吹熄了灯笼。

书童回头道：“少爷，小的在那边屋里等候。”

书生道：“好的，你最好打个盹，反正每次都要等到深夜才回去。”

那书童应一声，自个儿往前走。

他的主人微笑地看他走开，这才拾级登楼。

高青云则等到他身影消失在门帘那边，这才跃上去，在帘边弄一条缝隙，眯起眼睛，向内窥看。

里面灯烛明亮，是个厅堂的摆设，但却没有人影。高青云当然不怕，马上就掀帘而入。

但见左右各有一道门户，隐隐语声，从右边的门内传出来。

高青云听了语声，浓眉大皱，迅即走到门边，从缝隙望入去。

原来这一阵语声，虽是含混不清，但高青云一听就分辨出房内共有三人，而三个都是年轻男子。

因此他大感难以置信，连忙过去窥探。

目光到处，但见这间雅致整洁的书房内，灯火通明，果然一共有三个青年，都是书生打扮。

除了刚才进来的一个之外，其余两人，亦皆长得不俗，细细一看，个个都似是深思明辨的饱学之士。

高青云暗自点头，想道：

“这真是物以类聚，想不到此地居然聚集着三个隽异之士。”

他从这三人互相称唤之中，得知最后来的一个，姓李名益。另一个是主人，姓蒋名任藩，长得额宽眉长，目光深湛，一看而知是个智力过人之士。

另一个蓝衫少年，姓杜名别南，说话时既清楚又迅快，乃是个能言善辩之士。

他们之间，浮动着重厚情谊的气氛，欢然笑谈了一阵，主人蒋任藩便道：

“杜别南我有个谜语，请你猜一猜，如果猜不中，罚你三天不许踏入李益家门。”

杜别南笑道：

“好，但猜中呢，你有什么赏赐？”

蒋任藩尚未回答，那唇红齿白，丰姿俊美的李益已接口应道：

“也要罚他三天不许到寒舍来。”

杜别南开心地笑道：

“对，对，这样公平得很。”

蒋任藩虽然也笑起来，但显然不是欢欣高兴，可见得“三日不许入李益家门”这回事，对他甚是重要。

高青云不但把他们的对答听得一清二楚，同时看得见他们的面貌表情，因此之故，这些人的情绪反应，无不洞若观火，明明白白。

他当下甚感讶异，付道：

“这李益的家中，不知是何光景？为何那蒋杜二人，俱是每日必到之客？究竟是什么原由，使他们非去不可？而且从那要出谜语的蒋任藩的表情声音，已显示他大是忧虑，但杜别南却欢畅愉快，这等情形，也极为奇怪。”

他正猜想，杜别南已经催促道：

“任藩，快些把谜语说出来，咦！你莫不是已把谜语给忘了？”

李益温和地笑道：

“我猜他一定是另外再拟，免得给你太容易猜出来了。”

他这几句话，无论是声调表情和内容，都极具和缓双方情绪的力量，可见是思虑周详，风度教养都很出色的人才。

蒋任藩点点头，道：

“他急什么？我还在想啊！”

杜别南道：“好，好，你用心想一想吧！”

门外突然有人应道：

“蒋兄暂勿把谜题说出，兄弟先猜测一个谜题，才轮到杜兄。”

此人的声音雄壮，虽然还未露面，但已有一股豪放的气势，迫人而来。

但见一个浓眉大汉，背负宝刀，大步入室。

此人员令人不能忘记的，便是那对精光迫人的双眸，使得他的豪放气势之中，增添了机智的味道。

入房之人，自然就是“白日刺客”高青云。

他扫视这三个文质彬彬的人一眼，才又呵呵笑道：

“兄弟姓高名青云，与三位兄台，素昧平生。是以诸位大表惊讶，那是情理之中的事。诸位如有疑问，不妨见教。”

李益首先起身作了一揖，道：

“高兄请先行宽坐，小生等始行奉教如何？”

高青云道：“好极了。”

他大马金刀的拉了一椅坐下，眼光转到杜别南面上。

杜别南道：“高兄为何望住小生？”

高青云道：

“兄弟刚才在外面听到诸位的对话，心中已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在诸位之中，杜兄必是最能言善道之人，如今既然要提出问题，自然是杜兄首先发难。”

他言词有力，分析精微确当，这等才智，顿时把这三名书生给镇住了。此外一他措词用字之际，亦不涉粗俗，可以显示出他也是很有学问之人。

杜别南道：

“高兄论说超妙。教小生不胜倾折，敢问高兄为人，一向可是这等惊人行径的？”

高青云道：

“兄弟乃是一个武夫，性格粗野，向来不拘小节，是以常常有这等行径。”

杜别南道：“这样说来，高兄竟是今世的朱家郭解之流人物了？”

高青云笑一笑道：

“兄弟不敢妄比古人之侠士，但对他们的作风，实是心想往之。”

要知朱家郭解，皆是汉代侠士，太史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特地增辟了一门“游侠列传”，是以名传千古，流芳后世。

但如果不是读书的人，对这两人的名字，定必茫然不知。因此高青云的回答，使这三个书生更增敬重。

蒋任藩插口问道：

“高兄行侠天下，所遇皆是强梁之辈，想必身上这口宝刀已经是所向无敌了？”

高青云谦虚地说：

“兄弟自然不敢如此矜夸，但说句老实话，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可是能在兄弟刀下走上十合之将，殊不多见。”

那三个书生听得这等豪语，都泛起一种奇异的表情。

高青云一望之下，已明其故，当下又道：

“诸位听得兄弟自称有这等本领，顿时触动了心事，是以表情奇异，以兄弟猜想，你们一定有某些方面，可以让兄弟效力的了？”

李益站起身，施了一礼，才道：

“不敢有瞒高兄，我等虽然在地方上，也颇有面子，可是近来却被一个人欺负惨了，因此对高兄的本事，不仅是倾慕而已。”

高青云道：“那是什么人？”

李益道：

“这人姓徐名放，也是书香门弟之人，但他性慕浮华，流连酒色，是以数年以来，都未获一第。正因此故，徐放对我等三人，十分妒视，时时以恶言相加，甚至还动手动脚，在众目之下、侮辱我们。”

他叹了一口气，还摇摇头，表示既同情又不屑徐放的行为。

高青云但觉这李益在三人之中，不但最潇洒俊美，而且举止谈吐，都自然而然有一股温文尔雅的风度，教人不禁生出亲近之心，当下不禁向他安慰地笑一笑，道：

“你们不屑与他计较，足见器识量度的高下了。”

杜别南接口道：

“李兄若是凭仗势力，定可把徐放送官惩治，但这等事情，如何做得出来呢？”

蒋任藩道：“我们吃亏就是这一点了。”

李益接下去道：

“徐放近来变本加利，竟痛恨起我们三人的交往，是以曾经扬言说，假如杜蒋两位敢到寒舍，定必加以殴辱，一方面又迫蒋兄等离开本城，唉！唉！象这等不知天高地厚之人，真叫人感到头痛。”

高青云恍然大悟，敢情蒋任藩已不敢在城中露面，是以用暗号向李益表示在家中。

他笑一笑之后，才道：

“你们若肯让我来管闲事，那就算是找对人啦！象他这等迹近无赖的人，收拾之时，亦须得法，方能收到宏效。”

他摆摆手，阻止那三个书生插口，又道：

“这件事咱们不用忙，暂时搁一下。现在兄弟接回入室之时，所说的话。兄弟竟欲猜测一下诸位之间的关系。”

杜别南迅即应道：

“好极了，高兄请说。”

高青云道：

“你们是同窗好友，互相斯勉切磋，自不待言。我要猜测的，乃是蒋杜两位，对于‘谜语’一事，所得到的后果，为何忧喜悬殊之故？”

他故意停顿一下，但见这三个书生，面上都流露出非常感到兴趣的表情。

杜别南道：“高兄对我等三人之事，已知道多少？”

高青云道：

“兄弟只是过客，今晚尚是第一次听见三位的姓名，自然必是首次会面，所知之事，可说是一无所知。但兄弟对诸位的说话，以及忧喜变化之情，略略猜出一个大概而已。”

他眼见他们都没有不信之意，这才接下去道：

“李兄家中，一定有两位才貌俱佳的妹妹，对不对？”

李益讶然点头，道：“高兄如何得知的？”

高青云笑一笑，道：

“杜蒋两位，必定对李家两位才女，非常倾慕。当然李兄也深表赞成，是也不是？”

李益连连点头，但面上诧异之容，已经消失了。反而蒋杜二人，现出

十分诧异之色，更加凝神倾听。

高青云忖道：

“这三人之中、终究是李益才智较蒋杜二人高上一筹，此人风度器宇，以及才识，俱高人一筹，异日必是国家重臣无疑。”

他念头转过，便又说道：

“我再猜一猜杜蒋两位忧喜不同的原因。那就是杜兄才思敏捷，学识过人，一向定擅长猜谜射虎之道。三位既属好友，自然时常以此为戏。”

李益颌首道：“是的，我等时时以此为戏。”

高青云道：

“兄弟胆敢断言，杜兄一定是此中高手，任何疑难谜题到他手中，必定能够解答出来。”

李益又点头道：“是的。”

高青云道：

“因此，他们以此相约，谁输了的话，谁就不许前往李兄府上，虽然仅是三天之限，但在情网中人看来，这三天不啻是莫大的苦刑，所以蒋兄顿时忧心忡忡，而杜兄因为擅长这一门游戏，是故心下坦然，毫不忧虑。”

李杜蒋三人都大为佩服，因为对方仅仅从几句对话，以及忧喜不同的表情之中，就推测出许多事情，这等才智，实在十分稀罕奇异。

李益道：

“高兄真是当世的异人，这才智方面，不消说得，只不知在武学上，可有什么讲究没有？”

高青云笑一笑，豪气迫人，道：

“若论在于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的本事，兄弟未肯多让当今的名将。若论高来高去，出入虎穴，明攻暗杀，兄弟在当今天下武林中，也可以列为前几名的人物。尤其是诛杀不肖败类，只要心存杀机，则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亦能就在一个照面之间，制敌死命。”

蒋杜二人，听得咋舌不下。

只有李益虽然大有钦慕之色，却不讶疑惊怪。

高青云又道：

“兄弟有个名号，称为‘白日刺客’，便是擅长当众杀仇而得引绰号的。”

蒋杜都啧啧称奇，李益却没有什麼表情，心中忖道：

“他若是刺客之流，那就多半不分善恶之人，仅以个人恩怨而行事，因此便不属侠义之列了。”

高青云锐利凌厉的目光，凝住在这个青年的面上。冷冷道：

“你敢在心中诽谤我？”

李益吃一惊，道：“高兄这话，从何说起？”

高青云道：“你分明在想，这刺客两字，表示是不分正邪曲直，专以行刺为业的人。”

李益道：

“如若以字义解释，高兄之说便没有错，但高兄看来威仪赫凛，豪气干云，又才学淹通？想来必定不是这种人。”

高青云面色缓和下来，笑道：

“说来你们也许不信，我这外号，乃是特意设法做成的，因为这么一来，我所要对付的一个武林公敌，事前便不会注意及我了。”

李益讶道：

“这个人值得高兄如此处心积虑的对付么？”

高青云略把人魔沙天桓的来历说出来，并且把逍遥老人与他的约定，以及后来出现封乾和陆鸣宇之事，简要告诉他们。

其间自然要提到阿烈，当下又将“化血门”的血案，大约说一下。

蒋任藩咋舌道：

“听高兄说来，你们在江湖上，当真是把杀人之举，算不了什么一回事了。”

高青云道：

“正是如此，不过在正派门户中人，倒是不能轻易杀人。”

杜别南道：“只不知那位查公子，眼下在什么地方？”

高青云道：“他在洛阳，我正想通知他，要他与我会合计议大事。”

杜别南自告奋勇道：

“如果高兄不能分身，小弟愿意代你走一趟洛阳。”

高青云摇摇头，道：

“江湖中的人和事，你们读书人，最好不要沾上，否则一生一世，都免不了麻烦。”

杜别南骇一跳，不愿再说。

李益接口道：

“高兄巨任在身，应当是匆忙奔走，席不暇暖，但高兄却与小弟等在此高谈阔论，不合情理。因此，小弟大胆猜测一下，高兄可能遇上困难，是以随意所之，设法暂时抛开心中难题。”

高青云可不能不服气了，坦然道：“正是如此。”

李益谨慎地道：“只不知高兄的困难，能不能告诉我们？”

高青云沉吟一下，道：

“这个困难，发生在洛宁，原因是曾为丐帮帮主的陆鸣宇，已逃抵该城，由于他老奸巨猾，久虑有失，是以多年前已布置妥当，现下到了该城，摇身一变，成为该地的大士绅。”

他特地把地点改在距此不远的洛宁，便是因为李益等皆是本地世家，必定与陈增祥家相熟。

他接着把困难一一列举，言词简要明白。

李益道：

“这样说来，现下形成高兄下手不得的困难，主因仍然在于陆鸣宇的武功太高明而已，是也不是？”

高青云想一下，讶然忖道：

“是呀！早先但觉千头万绪，动辄受到掣肘，似乎是困难重重，但他这么一说，回想起来，果然主因只是一端而已。不错，陆鸣宇武功高强，所以我算来算去，都不能筹得万全之计，因为他可以凭仗武功，随时突围。”

这时，他对李益更是另眼相看了，口中应道：

“李兄说得不错，陆鸣宇此人武功既高绝一时，同时又机警无比，狡猾绝伦，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他就飘然远遁，难以查出下落。”

李益道：

“既然困难在此，可见得高兄这一方，虽是兵多将广，势力浩大，无奈大都不是陆鸣宇对手，是以不能设下十面埋伏之计。”

高青云道：“正是如此。”

李益道：

“自古兵家所算，不外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而已，高兄目下掌握的是‘天时’和‘人和’，而陆鸣宇则点得‘地利’，因此，小弟大胆贡献愚兄，那就是想法子使对方失去地利，定可得手。”

### 三十三

杜别南道：“这话说时容易，但做起来就困难百出了。”

蒋任藩道：“李益精研兵法，究心多年，也许筹得出好计，亦未可知。”

高青云大感兴趣，问道：“李兄攻习过那一家的兵法呢？”

李益泛起谦抑的笑容，道：

“不瞒高兄说，小弟对古今以来，名家兵法，都极感兴趣，皆曾研读，如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兵家七书。此外，如风后握奇经，李荃的太白阴经，武经总要，虎钟经，诸葛武侯的心书，将苑，十六策等。尚有八阵合变图说等，难以尽述。”

他一口气说出了这许多兵法经书名目，不但高青云听得呆了，连那杜别南蒋任藩二人，也为之讶然瞠目。要知兵法一道，本身固然纵横合变，深奥无比同时还得旁及天文地志，人心物理，广摄各种学问，可称浩如渤海，难以尽行涉猎，再者就是当时读书有一大困难，那就是书籍不易借到手中研读，是以古人时时借抄各种经典，一方面增加阅读之功，一方面也是留下来以备他年温习之用。

李益能够找到这许多种书籍研读，这也是骇人听闻的事。

高青云道：“李兄既然读了这许多兵书，日后功名成就，出将入相，已可预见。”

李益道：

“高兄过奖了，小弟全无‘出将’之念，只不过想到如若有机会在朝廷中任事，则虽然战则戎行，不须亲历，可是于外间将领的进退攻守，却也可以得知机宜，是以一向甚是用心研读。”

杜别南道：

“咱们一块儿切磋虽久，可是；直都不知道你还攻读兵法之学，今日得闻，真是既佩且愧。”

高青云道：“李兄对兄弟之事，有何高见？”

李益道：“高兄好说了，小弟对于武林之事，全无所知，实是难以借着代谋。”

高青云忖道：“他大概看中了刘先生三顾茅芦之事，所以不肯马上说出他的见解来。”

当下说道：

“李兄不必过谦，要知此事与个人的得失事小，与天下的安危事大，是以李兄务须赐告一切。”

李益忙道：“不是不肯说，而是筹思不到具体的方法。”

高青云道：“不具体也无妨碍。”

李益道：

“既然高兄一定要小弟说，自是不便多所推托，小弟只感到如要铲除陆鸣宇，唯一的方法，是使他先失去地利。”

他提出的原则，但如何下手法，还须再想。

蒋任藩道：“此人如此狡猾机警，怎能使他失去地利？”

杜别南道：

“不错，假如高兄实在没有其他计较，干脆孤注一掷，集结力量，笔直攻入陈家，也许来个措手不及，能铲除元凶，亦未可知。”

高青云颌首道：“这个办法，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好采用了。”

李益沉吟道：“高兄没有法子守候着陆鸣宇，等他出门么？”

高青云道：

“不容易，假如我是他，亦会防到这一点，例如以特制的马车或软轿，从府中一直出来等等……”

蒋任藩讶道：“只要他出门口，岂不是就解决了？他总在车轿之内呀！”

李益微微一笑，道：

“不，这与他公然出门，大大不同。要知这辆马车或是软轿，作用与他的房舍一样，都可掩蔽敌人耳目，换言之，他的地利，仍然未失。”

高育云大为佩服，道：

“是的，是的，他可能不在车中，也可能是替身，即使他本人在里面，可是以他的经验才智，加以高度训练过的感觉，如若有人窥伺，马上就被他觉察，因此，此计仍然不行。”

李益接口道：“这里面一定有破绽可乘的，但奇怪得很，居然找不到任何机会。”

他转眼向高青云望去，又道：“高兄如果把怎样发现他在洛宁的经过说出来，也许找得到制他死命的机会。”

高青云道：

“说起来也很简单，由于此人擅长一种邪门功夫，称为‘蛊术’，当他回到洛宁之后，曾经对一个丫环施过此术。”

他停歇一下，又道：

“这名丫环，乃是敝友的婢子，她乃是去探望姊姊，而陆鸣宇刚好在她姊姊房中，因此之故，陆鸣宇对她施术，以便控制她心灵，不使向外人泄漏。”

他笑一下，又道：“殊不知这么一来，反而泄漏了行踪。”

李益道：“那个丫环中了蛊术，如何还会说出陆鸣宇的行踪？”

高青云顿时感到李益问到要点，不过究竟此中可以推究出什么破绽，一时却参悟不透。

他回答道：“事情就那么巧，敝友认得蛊术的破法，因此之故，不但使那丫环恢复正常，同时又迅即通知我。”

李益颌首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一面沉吟付想，一面目闪奇光，显然他已得到灵感，是以在眼睛中，泛射出代表智慧的光芒。

过了片刻，李益才缓缓道：

“在原则上来说，既然那陆鸣宇已经计出万全，处处防到，那么所有的破绽空隙，定必皆在他的算中，咱们实是无法可施了。”

杜别南道：“唉！若然如此，咱们何必白白耽误了高兄的时间？”

高青云微微笑道：“不，不，与诸君一席话，兄弟已得益非浅，并非毫无所得。”

蒋任藩道：“但我等仍然深感抱歉。”

高青云道：“李兄大概还有高见，咱们何不先行恭聆过，再行讨论？”

杜蒋二人都向李益望去，但见李益用一种异常的神态，向高青云含笑点头。他分明是感到高青云简直是他的“知己”，所以大为欣慰敬慕。

李益缓缓道：

“以小弟愚见，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奇制胜，越奇越好，虽有败露之险，但不必过于顾虑。”

高青云对这个理论，显然觉得十分有份量，是以非常认真地考虑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问道：“何以不须过于顾虑呢？”

李益道：

“因为对方既是计出万全，必定早已认定高兄这一方，如发现他的下落，将会采取那些手段。他成竹在胸，应付之法，也就预先部署停当。只须到时候一有这等情况，他就依计行事。”

杜蒋二人皆想道：“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何须多加解释。”

却听高青云道：“李兄此论高绝一时，务请继续赐告下面的推论。”

李益谦逊了几句，这才说道：

“他的预谋和反应，既如上述，则咱们一旦使出他完全料不到的计策之时，陆鸣宇定必乱了步骤，极容易就失手处于被动的劣势了。”

高青云鼓掌道：“妙，妙……但李兄可有较为具体一点的下手计划没有？”

李益摊一摊双手，道：“没有，但小弟知道，那个小婢必有利用的价值。”

高青云点点头，道：“我也这么想，好啦！咱们暂时不谈陆鸣宇之事。”

杜别南道：“高兄敢是已有了计策？”

高青云道：“还没有，但心中的茅塞已解，想来将不致于有什么问题。”

他目光转到李益面上，又道：

“你们提到过的事情，兄弟略施手段，就可以使杜蒋两位，消失了不便之感，兄弟这就说出办法，请诸位斟酌。”

杜别南道：“那厮虽是可恶之极，但如果高兄出手惩戒他，却不大妥当。”

蒋任藩也连连称是。

高青云道：

“动手揍他，乃是下下之策，兄弟是打算命本地最有面子势力的江湖人物，在适当的时机下，拜见蒋杜两位兄台，务使全城之人，全皆得闻此事。这样，莫说是官宦之家的少爷，不敢惹你，即使是黑道上的恶人，也将对两位忌惮三分。”

蒋杜二人听了此计，觉得妙则妙矣，但效力如何，还未可知。况且高青云能命令什么人干这件事？如果是普通的市井流氓，那是敬而远之还来不及，如何可以与他们交朋友？

他们正在疑虑，只听李益问道：“高兄识得本城员著名的江湖人物么？”

高青云道：“我怎会认识？”

李益道：“据小弟所知，老镖师陈伟侠，可算得是本城家喻户晓的人

物。”

高青云哦了一声，道：

“既李兄特别推起，想来此人的名望，一定可以镇得住那家伙了，我过几天就办妥此事。”

杜别南道：“陈老镖头的名望够是够了，可是高兄既不认识他，如何能请得他帮忙？”

高青云笑一笑，道：

“这儿没有别的人，我不妨告诉你老实话，象陈伟侠这等人物，在武林中，只属二三流脚色，假如他能结交到象我这等身份之人，也在同道中，马上身价倍增。黑道之人，或要动他，定须先考虑一下。总之，他交上了我，也就能镇住许许多多的黑道高手，因此你们放心好了，这等小事，对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呢！”

李益道：“高兄乃是当代的豪杰，这话定然句句属实，你们不必多虑。”

蒋杜二人不管心中是否悦服相信，但李益既然这么说了，他们可就不便再提。

当下四人又谈了一会，高青云向他们告辞，李益道：

“小弟也回了，正好与高兄结伴走一程。”

他们出了蒋家，书童在前面提着灯笼照路，李高二人在后面并肩而行。起初两人都没做声，走了一程，李益似乎下了决心，毅然道：“高兄可愿到寒舍小坐片刻？”

高青云欣然道：“很好。”

两人只对答了一句，又默然而行。

走了一阵，李益又开腔道：“小弟想之再三，仍然不明白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

高青云道：“你当然想不到，连我也不大敢相信自己这个荒唐的念头。”

李益道：“高兄即管赐告，小弟决不害怕。”

高青云道：

“我知道，当你决定邀我到府上时，你已下了决心，准备应付任何困难危险了，对不对？”

李益道：“高兄才智绝世，洞瞩一切，小弟佩服之至。”

高青云道：

“李兄好说了，当你决定与我同行一程之时，但已显示你已有了相助之心，不过这等江湖仇杀之事，危险异常，而且后患无穷，李兄是不要招惹的好。”

李益欣然道：

“听高兄这等口气，可见得小弟必有可以出力之处。危险和后患，小弟都曾考虑过，高兄不必过虑。”

高青云也爽快地道：“好吧！我们到府上再谈。”

不久，他们已走入一座巨大的府第中。

此刻正是深夜时分，走廊过道上虽然点有灯火，但却已碰不见人。

他们一同走入一座院落中，李益揖客到书房落坐，命书童泡上好茶待客。

他的书房，布置得高雅脱俗，除了许多书籍之外，还有古琴、宝剑、基秤、香炉等物，装点得十分适宜，毫无酸腐臭味。

高青云四下溜览过书房的布置，才道：“只看此地，便知主人着实不俗了。”

李益道：“高兄过奖啦！此处是舍妹慧琼布置的，她最擅宫室布置这一门，日夕究心此道，如今得高兄赞许，看来她总算有点成就。”

高青云随口夸奖几句，马上问道：

“李兄不是有两位妹妹么？另外的一位，喜欢什么？”

李益道：“慧琼是二妹，三妹慧心。人虽聪明，但终日无所事事，也谈不上喜欢什么。”

高青云笑一笑，道：“慧心小姐必定较长于应接酬对，是也不是？”

李益点头道：

“是的，她不仅比慧琼能说，甚且可说是比较许多人都能说话……但这可不是女孩子应有的特长，是也不是？”

高青云道：“以府上这等阔阅世家来说，倒是不须要太能说话，不过兄弟却极想认识她。”

李益露出微讶之容，道：“此事何难之有，我马上派小童去唤她来此。”

高青云道：“如今天色已晚，只怕不好惊醒她。”

李益道：“不妨事，她大概还未睡。”

他吩咐书童进去传话，高青云也不拦阻，等他交待好，才道：“慧心小姐时时睡得很晚么？”

李益道：“小弟不明白高兄何以对她感兴趣，不错，她睡觉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很早，有时很晚，是个大胆任性的人。”

高青云道：“好极了。”

李益道：“怎么啦？你正是希望她是这一类人么？”

高青云道：

“据我所知，兄弟姊妹间，往往有完全相反的性情。刚才你说到慧琼小姐，是个喜欢布置宫室庭园的女性，兄弟当时可就想到，慧心小姐可能与她全不相同。”

李益道：“只是这样么？”

高青云道：“兄弟只要证实一下我的猜想而已。”

事实上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高青云忖道：

“我在未见到慧心的容貌以前，自是不便说出打算请她帮忙之意。如惹她长得不够漂亮，我其时才打回票，那多么不好意思。”

李益也知道必定另有内情，但高青云既不说出，他也就不便再问。

他们谈了一阵，外面传来步履之声，转眼间二盏灯笼出现在院门间，照见了后面跟来的一个少女。

高青云的夜眼锐利异常，不但把这个少女的袅娜的风姿，看得清楚，就连她的娇艳芳容，也看得十分真切。

他心中大喜，付道：“好极了，她的样子和外型，都合乎我的要求，只不知她可擅长装腔作势？”

以常理而论，凡是能言善道，而又大胆活泼之人，多半擅于演戏，亦即是“装腔作势”之意。

那少女行得很快，霎时已走入书房，发出悦耳的笑声，道：

“哥哥带回来什么贵客呀？”

她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睛，笔直的打量高青云，殊无女儿家羞涩之色。

高青云集中意志，双眼发出凌厉的光芒，向她瞪视。他向来以气势见长，是以这一阵豪广强悍的气势，马上把那对眼光碰回去。

李慧心感到无法与这个男人对视，不知不觉转眼向前望去，避过对方的目光。

李益道：“这一位是高青云兄……”

他转向高青云道：“这就是舍妹慧心了。”

高青云抱拳道：“幸会，幸会……”

李慧心敛还了一礼，温柔地道：“妾身有礼了。”

李益惊异地道：“你几时这般斯文起来了？”

李慧心柔声道：“在哥哥你跟前，稍为放肆一点，也没关系，但在贵客面前，自然要放规矩一点了。”

李益道：“这话倒是中听得很。”

高青云心中好笑，想道：

“这个丫头狡猾得很，她分明感到无法与我争强斗胜，是以改以柔功对付。等我认定她是温柔大方而又守礼的女孩子时，她但出其不意，用骄狂的态度对付我一下，哼！

哼！你想在我这个老江湖面前斗心机耍手段，还差得远呢！”

他外表上装出很欣赏的态度，说道：

“三小姐毕竟是名门闺秀，在下是个粗人，失礼之处，还望多多指教和原谅才好。”

李慧心垂着眼皮，婉转地道：“高大哥的夸奖，怨妾身不敢当得。”

李益道：“高兄赏光到我们家里来，实在十分难得，慧心你可猜得出他是什么人么？”

李慧心道：“小妹如何猜得出呢？”

李益坚持道：“你不妨猜猜看。”

李慧心道：“小妹只觉得高大哥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或者是一位将军吧！”

李益欣然一笑，道：“差不多猜对啦！”

这时候李慧心的表现，使人但觉她是“温柔“美丽”而又“聪慧”的女性。

如此造型，假如还有任何男人不欣赏的话，这个男人，一定或多或少的有点问题。

高青云以激赏的目光，望住这个年轻的动人的女性。他的激赏，发自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

只听李慧心道：“哥哥的意思可是暗示高大哥虽然不是军中将军，但却是一位武人？”

李益道：“正是。”

高青云道：“慧心小姐所识的是儒雅风流之士，在下一介武夫，粗鄙不文，如有失礼开罪之处，还望小姐恕谅则个。”

李慧心又甜蜜又娴雅地笑一笑，道：“高大哥这么斯问，许多读书人还远不及啊！”

李益插口道：“你们两位一定要在这等客套中打圈子么？”

高青云豪放地一笑，道：“当然不”

李慧心低声道：

“那是小妹衷心之言，一点不是客套，象高大哥这等英雄人才，将来必定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高青云道：“慧心小姐的期许太高，在下自知万万办不到。”

李益道：“从高兄的堂堂相貌看来，舍妹的推测，必定不误。”

高青云道：“李兄也受令妹所欺，成然赞誉起兄弟来，实在好笑得紧。”

现在他已板起面孔，表情严肃，浓眉之下，那对眼睛，射出慑人的锐利光芒。

他炯炯的望着李慧心，忽然起身，大步迫近她。直到与她相距只有两三尺那么近，才停步俯视着她。

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突然也不屈服的抬头望着他。

她微微仰起漂亮动人的面孔，迎视那对迫人的目光。

两人对看了一阵高青云道：

“在下多年来奔走江湖，锐志武林，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世上众主，只不知这话李小姐信也不信？”

李慧心的敌视神色霎时消失，柔声道：“我相信。”

高青云道：“你已在眼中透出女性的温柔，可知你乃是真心相信。”

李慧心道：“是的，如果我不是真心相信，我或者会比你更凶狠，更坚强。”

高青云道：

“那也不一定，世上奇才异能之人当中，有不少是坏人，他们都各有一套本事，能克服那些聪明自信的人。”

李慧心寻思地垂下目光，但仍然微微仰面，是以她的美丽魅力，仍未消失。

李益似乎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妹子，具有这种奇特的性格，是以愕然注视，同时紧紧闭口，不予打扰。

高青云问道：“你今年几岁啦？”

李慧心道：“我今年已经十八岁啦！”

高青云道：

“在下想请你帮忙，消灭一个武林败类，这个人不但曾经做下无穷恶孽，血腥满身，而且若是任他活下去，将有更多的人，遭他的毒手。”

李慧心讶道：“有这等事么？”

高青云道：“这是千真万确之事，决不是跟你开玩笑。”

李慧心道：“我一个弱质女流，如何能充当大任？”

高青云道：“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话说到这儿，已充分显示高青云请她出马帮忙的重要性了，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慨

李慧心道：“若是真的对高大哥有用，小妹自是义不容辞。”

高青云喜道：

“好极了，尤其是慧心小姐不问如何帮忙法，便运行答应，可见得胆力之强，智慧之高，足可以担此大任。”

他退开几步，转向李益道：“兄弟未征得李兄同意，便向令妹求助，此举大是失礼不敬……”

李益道：

“高兄为了试测舍妹的真正为人，是以施展出其不意单刀直入的手法，

兄弟倒是理会得此意，怎会见怪。不过，舍妹年纪轻轻经验浅，如是担当大任，万一失误，如何是好？”

高青云道：“李兄放心，舍妹只不过代替一个人，以便兄弟得以放手去做而已。”

他与李慧心都各自落座，然后又解释道：

“兄弟之所以不能放手召集武林中的耆宿俊秀，围杀陆鸣宇之故，便是因为那个曾被陆鸣施以蛊术的婢子，她的女主人，身份特殊，不可被任何武林中人看见”

李益沉思地道：“那么舍妹竟是要冒充那婢子的主人了？”

高青云道：“是的。”

李慧心道：

“若是单单去冒充那个女主人，相信高大哥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找到。如若是有危险困难，问题才变得复杂，是也不是？”

高青云道：“不错，在这项任务中，你等如是我们安排好的香饵，引诱那恶魔上钩。”

他向李益道：“只要这恶魔到了那座宅院，他的‘地利’优势，便告消失了，是也不是？”

李益道：

“正是如此，但万一舍妹遇事张惶，只怕不但召来杀身之祸，还坏了大事，被那恶魔乘机遁走。”

李慧心哼一声，道：“哥哥，你别把小妹看得这么没用。”

高青云道：“令兄的话，也是实情，并不是危言耸听，我可以现身说法，略作说明。”

他徐徐举手出指，遥向桌上的油灯戳去。

指力透过空间之时，发出“嗤”的一声。

这一盏灯光已应声而灭，但书房内还有另一盏灯，是以只不过略略一暗而已，李氏兄妹，突然一齐发现高青云不见踪影，不觉一楞。

这一对兄妹方在错愕之时，猛觉房内劲内旋卷，灯焰摇摇，蓦地已发现高青云又已端坐在他的座位上。

他忽隐忽现，宛如鬼魅一般，李家兄妹，都是第一次看见这等奇事，都有着难以置信之感。

高青云起身，过去把灯光点上，转头望着李慧心，道：

“我不过是身手快捷，行动如风，所以你们看不见我跃出窗外，回来之时，亦是如此，可不是什么妖法。”

李慧心道：“真是惊人。”

李益道：“高兄具有这等身法，怪不得博得‘白日刺客’的外号了。”

高青云道：

“这等身法，算不了稀奇之事，像陆鸣宇，以及我将召请来帮忙的人，不拘男女，皆有这等速度。”

李氏兄妹一听其中竟有女子，都大感兴趣。

李慧心道：“哎呀！女孩子也办得到么？”

高青云道：“当然啦！而且还不只一个呢！”

李慧心道：“她们是谁，长得可漂亮？”

高青云点点头，道：

“都漂亮得很，有一个与你年岁相仿佛，是我一个好友查思烈公子的密友，姓欧阳，名菁，家传的绝艺，江湖上少有敌手呢！”

她啧啧称羨道：“唉！这多么好啊，假如我早点认识高大哥，或者也可以学点本领。”

李益也神往地道：

“查公子既是当世奇人，他的女友，自然也错不了，小弟如能与他们相见一面，此生方可无憾。”

高青云道：“李兄如果真想见到他们，并不是困难之事，但须得千万留神。”

李慧心插口道：“家兄不会爱上欧阳姑娘的，他能那么不自量力么？”

高青云笑道：“不是留神这件事，而是另外的一对。”

李益讶道：“怎么啦！他们会不利于我们么？”

高青云道：

“这一对人物，先说女的，是个烟视媚行，艳色绝俗的美女，而且她习性难改，言笑之间。常常不自觉的含有挑逗男人的意味。由于她的魅力，十分惊人，是以李兄如果被她迷住，神魂颠倒，倒也不是稀奇之事呢！”

李益道：“原来如此，现在事前已得到高兄指点，小弟决计不致于自作多情啦！”

李慧心道：“那个男的又如何呢？”

高青云道：

“这个男的乃是当世之间，第一号最可厌的人物，又称曾老三，外号是‘鬼厌神憎’，你们听听这个外号，就知道他不是普通的可厌而已。说良心话，我看见他之时，也一味想赶快走开。”

李慧心笑道：“这倒是有趣得很。”

高青云严肃地道：

“有趣？慧心小姐，当你见到他时，你就笑不出来啦！他有本事使得仇人烦厌无比。

因而只好自杀来逃避他，这可不是好玩之事。”

李慧心伸伸舌头，道：“他见到女人也没改变么？”

高青云道：“没有变，因此，我们时时奇怪那柳飘香怎能嫁给他？与他一起生活的？”

李益道：

“高兄认识的人，都是小弟连作梦也想不到那么奇怪，怪不得古人说道：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了。”

高青云道：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你们循着人生的正途向前走，所以不易碰见这些古怪事物而已。”

他开始负手在书房中踱圈子，筹思计策。

李氏兄妹，都不作声，以免打扰他的思路。

过了一了阵，高青云道：

“大致上就这样决定吧！李兄，你能不能抽暇到洛阳走一趟，替我送个信？这也是你能见见他们的好机会。”

李益马上欣然道：“好，现在动身也行。”

高青云道：“现在恐怕太晚啦！”

李益道：

“不妨事，我与洛阳守关的役吏都相熟，随时可以入城，而且舍下车马皆备，甚为方便。”

高青云道：

“如此甚好，你用府上的车辆，到了洛阳，与查公子等见面之后，还可以利用府上的马车，载运一些人，秘密抵达本城。”

他向李益肃然颌首，又道：“不错，那恶魔是在本城，而不是洛宁，这个消息，李兄万勿泄漏。”

李益道：“高兄放心。”

高青云道：

“你此去见到查公子这一帮人后，还要去晤见少林的一山，不嗔两位大师，武当派的程玄道，何玄叔两位大剑客，告以此间形势。他们自会加以考虑，只通知一些必要的高手前来助阵。”

他寻思一下，道：

“还一点须得委屈李兄的，便是请李兄在说明咱们关系之时，把兄弟认为可能是你未来的妹婿。”

他转眼看了李慧心一眼，但见她只怔了一下，旋即绽开美丽动人的笑容。

李益道：“这一点不成问题，没有什么委屈可言，假如能成为事实的话。”

他笑了笑，接着道：“当然这是不可能之事，但小弟已甚感荣幸了。”

高青云道：

“李兄好说了，不过这么一来，以后咱们之间的称呼，就须得加以改变。咱们只能互呼名字，才不显得生疏。”

李益道：“好的，我动身之后，高兄可有去处？”

高青云道：“兄弟走惯江湖，从来不必为这等事烦心。什么地方，都可以安眠。”

李益道：

“那么可以？你何不在小弟此处，略作休息？好在这座院子最靠近侧门，高兄随时离开，也不虞寒舍之人碰见。”

高青云沉吟一下，道：

“好的，但等到李兄动身后，也许我要偕同令妹，前往敝友家中，与女主人先行晤面，稍后也许还须烦劳李兄，另寻一个妥当的地方，供这位吴夫人暂居。”

李益道：“这都不成问题，寒家在城外有的是庄院，可供那吴夫人容身，那位吴夫人爱住多久都行。”

高青云道：“李兄在城外另有庄院，可供那吴夫人容身，真是最好不过之事。”

李益道：“那么小弟去换件衣服，高兄请把信件写好，交给小弟。”

他迳到卧室去换衣，高青云取过纸笔，修书给阿烈。他在信中将重要的数点写下，以免口头交代不清楚，出了岔错。但有一点他不能写在笺上的，那便是欧阳菁曾经看见到吴丁香之事。

早在他动身到此来时，便已叮嘱过她不可向外人提及此事，谅来她不致于泄密。可是为了防备万一，仍须请李益再向她提醒必须保守秘密。

半个时辰之后，李益已经乘坐车马出发。

在书房内，高青云和李慧心灯下相对。

他们可不是在谈情说爱，而是商谈合作事宜。此举对李慧心的安危生死，关系极大，是以两人都显得很严肃的样子。

高青云道：

“关于你以后冒充吴夫人的详情，我们已谈过了，只不知你能不能完全记住？”

李慧心道：“我完全记住啦！好在你约来的各大门派的人，都不知她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并没有困难。”

高青云道：“是的，此是最有利的条件。”

李慧心道：

“不过我的扮相，必须与整个故事中的人配合。例如说，我何以独自居住在那座房屋中？与你有什么关系等等……”

高青云道：“这等事人家不会询问的。”

李慧心道：

“人家纵然不问，但总有在一起碰头之时呀！其时我还是叫你高大哥呢？抑或另有称呼？”

高青云想了一下，道：

“照说咱们谋杀陆鸣宇之举，乃是在暗中进行，是以在事前，你根本见不到他们，而在事后，亦不会碰面。可是由于吴丁香的情况特殊，而她又曾被欧阳菁看见，所以这位欧阳菁姑娘，非来探望你不可。当然，除了她之外，必定连带的有查公子等人。所以我们预先定妥了计划，便更妥当了。”

李慧心道：

“刚才你已把吴丁香之事，告诉过家兄与我得知，可是我窃以为高大哥一定还隐瞒了一些情节。”

高青云讶道：“什么情节？”

李慧心道：

“你最后曾对家兄说，如果有人向他探询吴丁香的下落，而这个人彭春深的话，便可让他们见面，对不对？”

高青云道：“对呀！”

李慧心笑一笑，道：“为什么会‘如果’呢？难道彭春深有不来找她的可能性么？”

高青云一愣，道：“这个……这个……”

李慧心道：

“老实说吧，你虽是使用‘如果’的字眼，其实并无不妥。只是我感到你提到彭春深或曾找我之事时，态度并不郑重认真，当时我就在想，是你不愿彭春深来呢？抑或是认为他大概不会来，所以才附带式地顺口提上一句。”

高青云道：“你的感觉似乎过于敏锐。”

李慧心道：“那么我错了，是不是？”

高青云道：“不，你对了”

李慧心嫣然一笑，道：“好，那么告诉我，是彭春深不来呢？抑是你不愿他来。”

高青云道：

“本来两者都是，但当我离开吴丁香之后，心情不受她的美貌魅力所影

响，便发觉自己居然不愿彭春深来接她之想，其是荒谬。”

李慧心关切同情地问道：“为什么？她不值得你全心去爱么？”

高青云道：

“那倒不是她值得不值得爱的问题，而是在道义上，在事实上，我都不能与她偕阴江南。”

李慧心摇头道：“高大哥这种想法，未免太迂腐了。”

高青云道：

“是迂腐也好，寡情也好，总之，我不能对不起彭春深，亦不能为了她之故，放弃了我的游侠生涯。”

李慧心辩道：

“你没有对不起彭春深呀！他不来接她，已是负情义之人，根本已没有责人的权利了。”

高青云默然看她一阵，才道：“彭春深的来不来，我们只是猜测而已，谁能确知？”

李慧心道：“那么只要等上一段时间就行啦！”

高青云泛起一抹苦笑道：

“你说得好轻松，假如等上一年半载之后；彭春深真的来了，把她接走，那时候我怎么办？”

李慧心一怔，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这个相貌豪雄的男人。

她旋即领悟，晓得他的意思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他已深深爱上了吴丁香，则她的离去，对他岂不是极为沉重巨大的打击么？

她泛起无限的同情，轻轻道：“真对不起，我可没有想到这一点。”

高青云道：“这个不怪你，起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李慧心道：

“你说得很对，假如在一年半载之后，彭春深才来接她，则最苦之人，莫过于你了。”

因为她若不是值得你追求和等待的话，你不会留下来。若是值得，则在陷溺已深之后，忽然失去，自然是十分可悲可痛的打击了。”

高青云笑起来，道：“你虽然深居闺中，年岁尚轻，但懂得真不少。”

他本是豪放不羁之人，平生不惯受人之怜。是以他迅即恢复了开朗的态度，似乎已不把刚才的愁绪放在心上。

李慧心道：“别扯到我身上，你到底有何打算？”

高青云微微向前倾俯，似是要把桌子对面的美丽少女看得更清楚些。

他道：“我想请你帮个忙。”

李慧心道：“怎生帮法？”

高青云道：

“我们一道去瞧她，你在她面前，装出对我特别关心的态度，这样她一定会知难而退的。”

李慧心当真大吃一惊，道：“我能使她知难而退么？”

高青云道：“当然啦！她见了你之后，一定会这样想的。”

李慧心连连摇头，道：

“不，我自家却不这样想。在她眼中，我不过是个黄毛丫头而已。”

高青云站起来，又叫她起身，然后围绕着她，走了数匝，上上下下的打量她。

李慧心虽是大方，但也被他瞧得浑身不安起来。

幸而高青云的神色十分郑重正经，使她还能硬着头皮忍受。

高青云看完之后，站在她面前，郑重之地宣布道：

“慧心小姐，你决不是黄毛丫头，相反地，你除了天生丽质外，还有一种高贵大方的风度，使人一看而知你是大家闺秀，受过极良好的教养，因此联想得到你有一个尊贵富有的家世。”

李慧心喘一口气，道：“我坐下来行不行？”

高青云忙道：“行，行。”

李慧心赶快坐下，定一定神，才笑道：“天啊！你把人又瞧又捧的，我几乎站不稳啦！”

高青云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李慧心芳心暗喜，道：“就算你没骗我，你要我怎样做呢？”

高青云道：

“我们诈称是有点表亲的关系，所以我请你帮忙，冒充她一下，当然最要紧的是，你须得表现出对我的关心，并不仅是亲戚的关系，我的意思，你可懂得？”

李慧心道：“懂是懂了，但如何表现法，还不知道，也许你可以教我。”

高青云明知她是故意呕他，所以并不着急，但也更不敢表露出任何含有挑逗性的暗示。

因为这位尚是小姑独处的少女，说不定因为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而竟对他生出情意，弄假成真，那时如何是好？”

因此，他的神态十分庄重，完全是一副办公事的模样。此一姿态，往往能收到巨效，特别是对付“女子”和“小人”之时，最为有用。

他转变话题，道：“有一件事，我还未与你谈到。”

李慧心道：“什么事呀？”

高青云道：“你冒充吴夫人之举，并非完全没有危险，我要你心中有所准备才行。”

李慧心道：“你不告诉我，岂不更好？”

高青云道：

“不，如果你是普通的女孩子，我就不说为佳，但你的才智聪明，远胜常人，如若得知危险所在，你一定可以运用你的智慧，渡过难关。”

李慧心道：“啊呀！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别这样捧我好不好？”

高青云笑一下，道：

“请你听着，假如陆鸣字行动太快，突然间已闯入房中。这时候你不拘使用什么手段，总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换句话说，我须得替我们争取时间，让我们得以及时赶到。同时你记住，设法让我们有下手的机会，假如他把你挟为人质，那就惨了。”

李慧心道：“好了，我记住啦！”

高青云道：“现在我们前往吴丁香那儿好不好？”

李慧心欣然道：

“好极了，先前我最想见的欧阳菁那一对，但现在我最亟欲先睹的，却是这位吴大姊啦！”

高青云道：“你变化得真快啊！”

李慧心道：

“那得怪你，谁叫你把她形容得这么美丽？以你的为人，若她不是很有魅力的话，你决不会被她倾倒的……”

他们一齐行出去，高青云问道：“你半夜出门，家里知道了的话，会不会责骂？”

李慧心道：“只要我哥哥允许就行啦！因为家父母都在京师。”

高青云听了，这才放心。

出得后门，那儿已备好一辆轻便的马车。

高青云亲自执鞭驱车，不久，已到了吴丁香的居处。

他们的车子停在屋后，李慧心下了马车，与高青云站在高高的院墙下面。

她轻轻问道：“院门锁住了没有？”

高青云道：“我们屋顶进去，以免惊动她家中的下人。”

李慧心道：“你可是打算背我进去？”

高青云道：“是的，你害怕么？”

李慧心道：“这种经验，一辈子也遇不上一回，我害怕也要试一试。”

高青云道：“但有些经验，虽然不易得到，却不可轻易尝试。”

李慧心白他一眼，道：“你比我亲哥哥还罗嗦呢！”

高青云道：“我是好意劝你的。”

李慧心道：“好意往往敌不过好奇，你信不信？”

高青云道：“算了，我们进去吧！”

他蹲低身子，李慧心毫不迟疑，便伏在他的背上，不但贴得紧紧，双手还抱紧他的脖子。

高青云一耸身，她但觉有如腾云驾雾一般，凌空飞起，越过墙头，安然降落在地上，甚是平稳。

他继续行走，李慧心则尽量欣赏这种奇异的感觉，心中一点也不害怕。

这是因为高青云宽厚的后背，传给她一种“力”的感觉，使她感到可以凭籍信赖，不须耽心。

此外，这个男人身上发散出异性的气味，也使得这个少女，为之迷醉。

高青云在屋顶上迅快走，转眼间又跃落平地。

他轻轻道：“前面的院落就是了，你可以下来走了。”

李慧心摇头道：“不，到那边我再下来。”

她摇头之时，身子晃动，因此高青云可以感觉到她那富于弹性的胸脯，他虽然心中全无邪念，也不让自己略涉遐想，然而此一处来的刺激，却使他的心湖不由得泛起阵阵涟漪。

高青云并非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子，因此，虽然心头中，泛起阵阵旖旎的感觉，却尚能自持，理智澄定如故。

他并且了解这个少女的心情，晓得她定是平生第一次与异性作如此亲密的接触，因此，她生出异常的反应，乃是合情合理之事。

他没有再向前移动，双手松开，同时挺直身子，但却微微蹲下，以便让她双脚可以踏到地面。

李慧心无可奈何，只好离开这个男人的宽稳有力的背部。她一方面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不好意思，微嘟小嘴，没有作声。

高青云巨大的手掌，握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面前，向着自己，这才低声说道；

“你可要知道我为何不肯把你背到那边去的缘故么？”

李慧心摇摇头，仍不作声。

高青云道：“你要知道，吴丁香乃是当世间巾帼中的一流高手。在武林中，赫赫有名。”

李慧心道：“你早已说过啦！”

高青云道：“是的，但你可知道，一个人能够被武林公推为高手，必然具备得怎样的一个条件么？”

李慧心再聪明些，也猜想不出那是什么条件，当下摇头道：“我不知道。”

高青云道：“杀人！”

声音中透出冰冷无情的味道，使得这两个字眼，更令人觉得阴森可怕。

李慧心打个寒噤，道：“你说什么？”

高青云道：

“大凡一个人能在武林站得住脚，进而成为大家都承认的高手，其间须得经过一番艰险的历程，不是被人杀死，就得杀死别人。”

李慧心道：“这很合理呀！”

高青云道：

“你知道就好了，既然吴丁香是高手，可想而知，她杀过不止一人，对于下手取人性命，也毫不感到困难，尤其是她心中嫉妒之人。”

他的话已点到题目上，竟是告诉李慧心说，吴丁香妒心一发，随时会杀死她。李慧心听了大吃一惊。

她道：“但你不是叫我使她瞧出我对你有情有意么？假如她定会杀我，为何你又叫我做呢？”

高青云道：

“你若是照我的话做，包管没有意外。因为你依我之法去做之时，你在她眼中，只是个纯情少女，不懂人生中的险恶机诈。甚至在她看来，你似乎不自知已爱上了我。因此，她不会生出妒念。”

李慧心点头道：“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高青云道：

“如果你赖在我背上，到得近处，被她所见，她第一个印象，就是你我之间，已具备了成熟的感情，而且这等动作中，又含有色情的意味，此是最使女人生出妒念之事，所以会使她生出杀机。”

李慧心低头道：“多谢大哥指点，小妹知错了。”

她这种能于认错的态度，不但不使人认为她“无能”，反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因为若非才智真个杰出之人，很少有勇气迅速认错的。

高李二人，行过一重院落，和一道走廊，才抵达吴丁香所居的上房门处。

高青云在房门上轻轻敲了两下，便停下来等了一阵，才又轻叩两下。

第二次叩声才歇，房门无声地打开了，里面的灯光透出来，但见一个云发垂肩的美妇，站在门口。

她一定已经在两次叩门间隔中，看过门外之人，是以对李慧心只投以一瞥，便迳自望着高青云。

高青云低声道：“有人没有？”

美妇摇摇头，长长的头发，在丝质的衣服上滑动，发出低微的簌簌之声，加上高雅的动作，使人对她感到沁人心脾的成熟贵妇的仪态。

她侧开身子，作出迎客入屋手势。

高青云先让李慧心进去，又再让她先行，顺手掩上房门。

吴丁香挑亮了灯，向李慧心端详一眼，含笑道：“请坐……”

高青云走过来，向李慧心柔声道：

“这一位就是我的好友吴丁香，你叫她大姊就对了。”

他转头向吴丁香道：“她是我的表妹李慧心，乃是本城世家。”

吴丁香啊了一声，道：“原来是慧心表妹，你听你表哥谈到我之时，可觉得奇怪么？”

李慧心莞尔道：“他总是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关于大姊的事，我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吴丁香笑一笑，道：

“没关系，你用不着说了，我们这些曾经修习过武艺的人，为人行事，总是叫一般世俗之人，感到惊讶，甚至视我们为离经叛道……”

李慧心认真地道：

“大姊说得不错，古人也说，侠以武犯禁，许多懂得武艺之人，虽然做的是好事，却往往受人误会，我哥哥最喜欢拿这个道理，跟表哥说。”

吴丁香点头道：“这话倒是不错，想来令兄必定也是饱学明理的人。”

高青云道：

“有人说他倜傥风流，是浊世中的佳公子。但以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书呆子罢了，几时让他向你说说教，你就知道味道了。”

吴丁香向李慧心笑道：“他们男人总是不大看得起别人，我们别理他。”

李慧心也笑一下，气氛甚是融洽。

他们各据一座，舒适地坐着谈话。

吴丁香还泡了茶，取了两碟干果，让他们吃着玩。

她巧妙地刺探李慧心的身世，间中又说些江湖上的趣事，这都是她昔年在江湖走动，由于貌美艺高，是以不少垂涎她美色的江湖人物，在她手中栽了跟斗，惹出不少笑话。

这些事情，李慧心身为女子，所以听起来格外有趣。

高青云在灯光之下，有意无意地打量这两女，一个是成熟美丽妇人，丰满浓艳，浑身发散出浓烈的魅力，使人有满足安适之感。另一个是李慧心，她举止大方，情态纯挚，全身上下，发散出青春的光采，实在是使人忘倦的玉女。

他们各有长处，灯下笑语之时，高青云不禁为之眼花撩乱，心情也禁不住为之迷惘紊乱起来。

过了一阵，大家把话题转到正事上，吴丁香道：“青云，你寅夜带了慧心表妹来此，敢是为了避过婢子春菊的眼睛么？”

她一语中的，足以证明她才智经验，实是高人一等。

高青云道：“是的，我再三考虑之下，唯有去向表妹寻求助。”

吴丁香道：“这样说来，你打算马上举事了，是也不是？”

高青云道：“正是。”

吴丁香沉吟一下，才道：

“这样也好，不管能不能擒杀陆鸣宇，但这个消息，便将传布天下。其

时春深来与不来，用心如何，便可得知了。”

高青云道：

“我也有这个想法，他一听擒杀陆鸣宇的经过，便料想到你也牵涉在内，也料到是由于我的掩护，你才安然无事。这样他来是不来，月内可见分晓。”

李慧心似乎听不懂他们这种没头没尾的晦涩谈话，因此不时溜览房中的摆设，偶尔剥个果子，递给高青云。

她的动作，都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进行，好象她为高青云做点什么事，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吴丁香虽然看见，但心中也没有一点不调和的感觉，因此她后来想起之时，更加觉得这一点意味深长。

这时高青云又道：

“你不能在洛川派之人面前出现，所以我请表妹冒充女主人，其间的危险，我也告诉她了，但她很勇敢，并不害怕。”

吴丁香注视高青云，眼波中含有深情，也有幽怨。

她道：“我自然要避开的，高兄，我先赴江南吧？”

这句话含有很深的用意，因为“赴江南”的内情，是他们两人定过的密约，此约也就是双飞双宿之意。

现在她就等着高青云的回答了。

高青云这才明白她眼波中的幽怨，原来是隐隐的离情别意。这一点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她先到江南去，那么，这一分手，只不过是暂时的相思。

另一是她不去江南，但却是永久的别离，因为她不去江南，就等如不能与高青云长相厮守了。

高青云心中叹口气，满胸俱是凄迷之感。

他表面上宛若平时，道：“你先在慧心她家的别庄借住一个时期。”

吴丁香垂下头，过了一会，才抬起头来，艳丽的面庞上并看不出任何情绪的痕迹，这正是经历过“人生”的表现总能适当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她平静地道：“好，我在那儿都一样。”

李慧心忙道：“吴大姊放心，寒家在城外的庄院，有很多家人壮丁，你不会感到丝毫不便的。”

吴丁香淡淡一笑，道：“我本是像无根无蒂的浮萍，什么地方都可以住得。”

李慧心怔一下，在她眼中，这位美艳妇人，无论如何也不像是“浮萍”，而是应该受到珍惜供养的“名花”。

正因此故，吴丁香以“浮萍”自喻，就令人特别惊心，生出强烈的同情和怜意。

但李慧心一点也不敢表露出心中的怜悯，只装出不懂的茫然神色。

高青云心肠大软，忖道：“我定要这么做么？为何要把她交还彭春深呢？”

虽然在事实上，吴丁香回到彭春深的怀抱中，并非悲惨的遭遇，可是在高青云与吴丁香之间而喻，她这样地作彩云归山，乃是异常遗憾之事，亦即是他们之间的一段爱情从此消逝。

因此，他们的悲哀感伤，视乎两人之间的感情的深度而定，越题爱得深，痛苦就越大。

房中的气氛，已经为人改变。

吴丁香站起来把案头的玉箫取到手中，褪下丝囊，然后轻按唇边，吹奏起来。

一缕箫声，袅袅升起，悲凉的音调，把寂静的夜晚，点染得更为深沉那幽怨凄楚的曲调，仿佛在诉说她身世的坎坷，遭遇的不幸。

李慧心怔怔的听着，不一会儿，美眸中已亮满泪水，并且一颗颗的滴下来，而自家还不知道。

高青云闭目而听，随着那箫声的抑扬起伏，心情也变化甚剧。

然而他除了倾听吴丁香的心声，为之感动慨叹之外，心灵中久经训练的一股力量，也正忙碌地活动。

原来大凡是武术名家，除了身手的锻练之外，还须修持心灵。

因为高手对垒之时，双方若是势均力敌，其时便须从别的条件上较量高氏，如心计、意志等。

心计方面是衡估周围的环境，观察敌人的性格，以便找出可乘之机，一举击败强敌。

意志方面，则是拼斗耐力，以及维持强大气势的主要条件。

因此，他们必须修持心灵，使之不受外界侵移，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与于左而目不瞬”，便是此理。

高青云在“意志”方面。修为特深。因此当他刀招一发之时，气势强逾千军万马。

目下这缕箫声，使他移情夺志，因此他心灵之中，自然而然涌生抗力，与之争持，极力不为所动。

当然他并不是有意如此，何况他乃是当事之人，早已受到感动。襟怀已甚悲凉。

只不过到了某一限度之时，心灵就生出抗拒之力而已。

吴丁香吹了一阵，嘎然收歇，回头一看，但见李慧心含愁洒泪，而高青云则瞑目危坐，面色肃然。

虽有感伤之意，却仍如巍然屹立的磐石，不可动摇。

吴丁香叹一口气，道：“我原以为我的箫吹奏得很好的，殊知大大不然。”

李慧心道：“不，你吹得太好了。”

吴丁香道：“如我吹奏的技艺已经够好，那么一定是我的情感已经枯竭……”

李慧心抹了面上的泪珠，道：“为什么这样说呢？”

吴丁香道：“因为我的技艺，既然已能达到吹出胸中情感的地步，则如还不能感动别人，便只能怪我的情感不够丰富。”

她停歇一下，又道：“我以前的情感丰富得很，但如今是显得不够，可见得并非天生没有，而是日趋枯竭而已。”

这些话自然是说给高青云听的，言下之意，颇怪高青云居然能够屹然不动。

高青云道：“万物皆有生灭，则一个人的情枯心老，亦是自然之理。每个人经历的世事多了，不免会有这等现象，何足为怪。”

他也是以譬喻之法，暗示吴丁香说，由于他目下已不是绿鬓少年，因此对于世情，已经看破看淡了。

李慧心乃是冰雪聪明之人，心窍剔透玲珑，对于他们的话，都能会悟。

只是她自知不便插嘴，是以装作不懂。

吴丁香望望窗外天色，轻轻叹道：“已经离天亮不久啦……”

## 三十四

高青云瞿然道：“啊：咱们还没有谈到正事呢！”

吴丁香道：“还有什么好谈的，我搬到城外便就是了。”

高青云道：

“从明天开始，每日黄昏之时，就放春菊到她姊姊那儿，她一出门，你也悄悄出城，据我猜想，大概不出十天，必可碰见陆鸣宇。”

吴丁香道：“我每天仍然要回来么？”

高青云道：

“当然啦！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春菊看见李表妹，这样，当她再中陆鸣宇蛊术之时，便不致泄露机密了。”

吴丁香道：“我每日来来去去，不是太危险么？”

高青云道：

“不妨事，好在这回全是秘密行事，洛川派之人，最多只有一两个人来此，同时亦须深居简出，不准露面。因此，谁也不会碰见你。”

他停歇一下，又道：

“陆鸣宇狡诈多疑，唯有此计，能使他上当，来此查探。”

他们又谈了一此细节，例如吴丁香每日乘坐的马车，乃是等到李慧心乘车抵达，便换上她，迳出城外。”

之后，高李二人辞别，约好明天傍晚，由李慧心独自乘车前来，停在屋后。这时便由吴丁香把她带入屋内。

吴丁香接着乘坐车离开，直到破晓才回来。一旦陆鸣宇出现的话，则她就暂时居住在城外别庄中。

出得外面。高青云再度背负李慧心，跃过脊墙顶，落在屋后。

这一回李慧心算是有了经验，所以尽管留恋高青云背上的滋味，却没有赖着不肯下来。

他们驾着马车，很快又回到李府中。

翌日的中午，李益已经赶回来。

同车抵达的有阿烈和欧阳菁两人。

他们连车子也没下，只有李益从大门入宅。阿烈和欧阳菁则是随车转入后面厅院，这才下车，由一名家人，领到李益书房。

阿烈见到高青云，甚为喜悦，谈了一阵，便已摆好酒席。

李慧心得到消息，连忙出来晤见。她一瞧阿烈果然英挺俊发，而欧阳菁则娇美活泼，谈笑风生。

心中真是又艳羨又倾倒。方知高青云前此的形容词，句句皆实，毫无夸大。

阿烈这一对，得悉李慧心将要冒充吴丁香，钓那陆鸣宇上钩。

而又已深悉其中的危险，居然能不惧伯，这等胆色，自然不是寻常巾幗可及，是以也都对她十分敬重。

尤其是欧阳菁，与她更是投缘不过，可说是“一见如故”。

整个下午，大家都在谈论种种细节。

李益在整个行动中，完全没份，因此，他再三要求高青云给他一个差事。

高青云考虑许久，才让他专管接送李慧心和吴丁香来去，而又在破晓之时，须得回到吴丁香家，把她送去，将李慧心接回家。

若然只是一两天，还不怎样。若是十天八天，准保李益非活活累死不可。

高青云然后化妆成车把式，到街上转了个把时辰，将各路潜入本城的武林高手，都联络安排好，这才回返本府。

这座古城，表面上看来仍与平时一样，没有丝毫不同。无论在什么地方，例如饭馆、澡堂、旅舍等公共场所，都不会出现一个扎眼的人，谁也不知道，此地正酝酿一个武林风暴，巨大得叫人难以想象。

高青云安排好“天罗地网”，对各方面都精细的算计过，实是没有一丝空隙破绽，这才略略放心。

可是他的心情，仍然相当紧张。现在他唯有等候陆鸣宇上钩，假如陆鸣宇命不该绝，则他只要不往罗网中钻，谁也对他无可奈何。

傍晚时分，李益亲自驱车，载了李慧心，直驶吴家。到了后门，便悄悄停下来，耐心等待。

过了一阵，突然一阵香风扑鼻。李益吃了一惊，转眼四望，但见一个美丽少妇，不知何时已坐到他身边。

他晓得她必定就是吴丁香，但为了稳妥起见，仍然不敢问她是不是。

后面的李慧心道：“吴大姊，那是家兄李益。”

吴丁香笑一下，道：“原来是李公子，怎么让你驾车呢？”

李益忙道：

“在下是自告奋勇，苦苦哀求了许久，高兄才肯给我这么一个差使的。”

吴丁香道：

“这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了，我听到江湖之事，恨不得掩耳疾走呢！”

李慧心已下了车，吴丁香跃落她身边，伸手抱住她纤腰，已跃过屋顶，瞬息不见踪影。

李益亲眼看见她的本事，不禁咋舌不已。

不一会，吴丁香回到车上，李益马上驱车出城。

吴丁香带着面罩，又是在黑夜中。因此，虽然与李益坐在一起，外人可以看见，但也无法认得出她。

马车出了城外，天色甚是黑，是以便得慢慢的走。

李益低声问道：“吴姑娘，你为何不躲在车内，放下帘子？”

吴丁香道：“这个办法我也想到过。”

李益哦了一声，道：“照高兄的说法，你似乎不便公开露面，是也不是？”

吴丁香道：“是的。”

李益道：“既然如此，你应该匿藏在唯恐不密才对呀！”

吴丁香道：

“在这等古城中，人与人之间，不易保持秘密。假如人家看见李公子你

亲自驾车，而车帘深垂，不知装载些什么人，则必定引起大家的好奇心，传说不已，甚至会跟上来看看。”

李益道：“这倒是实情。”

吴丁香道：

“因此我倒不如与你坐在一起，人家一看你带了一个人，可就不觉得奇怪了，这等风流韵事，在你们这等贵公子，本是寻常行径。大家最多只想看看我长得漂亮与否，而不会传说长扬。”

李益道：“这果然是釜底抽薪的妙计，在下虑不及此，适见愚陋。”

吴丁香笑一下，道：

“明天如果我们还要走一趟，请你注意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在车上谈话，可能会有人窃听，听以我们务必用诈语，闲话家常琐事才行。或者是拟出一个故事，捏造我的身世，交谈之时，就尽是说这些话……”

李益忙道：“现在不怕有人窃听么？”

吴丁香道：

“今儿被一些人看到，便会报告上去。因此，明儿我们再出现的话，那些身份较高之人，才会赶来查看，甚至可能包括陆鸣宇在内。”

李益寻思一下，觉得这番推测，合情合理。由此可见得吴丁香江湖门道极精，头脑缜密，才慧过人。

他已见过她的芳容，又见她如此多才，不禁大是倾倒。

忖道：

“她不但十分美貌，而且文武全才，可想不到她的婚姻，竟是这么坎坷，叫人扼腕不已……”

吴丁香忽然问道：“公子在想什么？”

李益支吾道：“没……没什么……”

吴丁香道：“你可是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女人，必定很可怕，对不对？”

李益讶道：“为什么可怕？”

吴丁香道：“因为我想得太多，也很敢想，同时懂得武功，这些本事岂不教人害怕？”

李益道：“我倒没有想到这方面。”

吴丁香道：“那你在想什么呢？”

李益呐呐道：“我刚才在想的是……是……”

他终是不好意思说出，是以吞吞吐吐，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谎话搪塞一下，不觉把脸都胀红了。

吴丁香平静地道：

“假如是会使人难受的话，不说也罢，我也不会怪你。”

这一记载脏手法，迫得李益不说也不行啦！不然的话，岂不是承认他刚才脑子中的念头，竟是见不得人的。

“唉！在下早先是想，以姑娘你的才慧，又藻丽质天生，若然娶得为妻，真不知是几生修来的福气，可是据说你的婚事似乎不甚如意，是以在下既感不解，亦为姑娘抱屈……”

吴丁香听了，心中大为受用，同时对这个文弱书生，也生出“知己”之感。

她被他勾起了心事，不禁低头叹一口气，意态幽凄，令人十分生怜。

李益忙道：

“姑娘请勿过责，在下并非故意多管姑娘之事，只是……”

吴丁香道：“别说啦！我只怨自己命苦而已。”

李益可就不敢作声了，他小心地驾着车子，走了一程，耳中听得吴丁香低嗟轻叹之声，心绪不觉为之大乱。

他默然忖道：

“自古以来，都说红颜薄命，我直到如今，才真正领略得到这句话，竟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悲哀。这也可以为此证明吴丁香的确是十分美貌，才能令我如此同情于她……”

他念头转处，忽发奇想，自己问自己道：

“嫁给我，而且可以从此获致幸福，我敢不敢娶她呢？”

这个问题顿时使他头昏脑胀起来，原来是他马上就想到父母的想法，戚族的意见，以及自己能不能令她幸福？怎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幸福？”

这等情况，并非行军布阵，有固定的敌人可供着力。而且从未涉及情感之事，总是可大可小，身在局中之人，必是陷入“治丝益劳”的窘境中，只有越想越糊涂，没有弄得明白的一天。

因此李益更加闷声不响，静寂的晚间，只有马匹的蹄声和车轮的声音。

又走了一程，前面已隐约看见灯光。

李益才道：“那就是了。”

吴丁香看了一眼，道：

“这段路荒僻得紧，你以后记着别在夜间孤身到这儿来。”

李益讶道：“我怕什么？”

吴丁香淡淡道：

“这等情形，最多宵小剪径之徒。你是千金之子，犯不着冒险。”

李益道：“这话甚是，在下定当铭记。”

不久，马车已到了庄院大门。

李益敲了一阵，里面有人高声询问，及至听得是公子来到，连忙点起灯笼出来，几名壮丁，牵马拉车，把他们拥入庄去。

乡间的农庄，别有风味，尤其是他们赶了一段夜路，到了此地，特别有温暖舒适之感。

庄中管事之人，迅即遵命收拾好两个房间。可是他们都不觉流露出诧异的神情。因为公子带了这么美丽的少妇，夜行而至，即居然不是与她同宿一室，这是一段怎么样的关系，谁也猜不出来。

李益吩咐庄中之人，不得向外提到吴丁香之事，众人心中更感到纳闷。

李吴二人本应各自归寝，早点休息，以便在天明以前起来赶返城中。可是他们都没有睡意，不想上床。

因此，他们在灯下对酌，遣此长夜。

谈了一阵，彼此渐渐增加了解，并且由于不少兴趣相投，是以十分融洽，谈得更津津有味起来。

吴丁香不是平常女子，是以他们之间的称谓，很快就达到互呼名字的地步。

李益突然记起一事，道：

“对了，你说咱们明天在车上交谈之时，务必制造一段故事，使窃听之人，误以为真不会对咱们再予注意，只不知咱们捏造一段什么故事才好呢？”

吴丁香沉吟一下，道：

“我们之间的情形，最能令人深信不疑的，便是在男女关系上做题目。”

李益道：“我没有关系，只不知会不会影响你的将来？”

他的体贴使吴丁香十分感激，道：

“不妨事，除此之外，实在很难编造得出什么藉口了。”

她停歇一下，又道：

“你也许不知道我处身在非常严重的危险中，只要江湖中人，发现我的真正面目。

不出五日，我就会被人杀死。”

李益骇了一跳，道：“那么你最好躲起来。”

吴丁香道：“我能在这儿躲一辈子么？”

李益道：“这又有何不可？”

吴丁香笑一下，道：

“不行，就算我愿意，这儿仍然太危险了。因为一来太接近洛阳。二来我独住此庄，消息传出，免不了有歹徒打主意，很容易闹出事来，以致泄漏消息。”

李益摇首道：

“然则将来你有何打算？你一个妇道人家，又长得如此美貌，不论走到那儿，这等危险总是存在的呀？你虽精通武功，可是你又不可随便出手……”

吴丁香道：

“我的出处不外两途，一是削发出家，遁入空门，从此与世俗永远断绝。另一是择人而嫁……”

李益道：

“削发出家不是坏事，不过你如不是因信仰而出家，那就无殊不投身地狱了。至于第二途，倒是可行之法。”

吴丁香道：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出家才是稳妥的办法，试想我如今还能够选择怎样的人去嫁呢？”

李益道：“以你的才貌，不必忧虑这一点。”

吴丁香道：

“你错了，我认为与其嫁与我不能爱他之人，倒不如忍受寂寞。如果定要选择理想之人，对方一定具有优越条件，我又配不上人家了。”

李益道：

“也许在下可以为你留心，只不知你心目中，如何才是理想之人？”

吴丁香抿嘴浅笑，道：“我也不知道。”

李益诚恳地道：

“我了解你目下的心情，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普通的人，你自然看不上眼。可是，像高兄那等雄骏之士，在下亦的确没有法子为你介绍，这一点你当必亦能明白，如是文人，那就好办得多了。”

吴丁香摇头道：“文人不行。”

李益颌首道：

“当然，像你这等巾幅英雄，自是不会喜欢文弱书生。”

吴丁香道：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文人要受俗礼所拘，对某些方面，必定十分计较，试想岂能成功？”

李益道：“原来你并不是嫌弃读书人文弱无用。”

吴丁香笑道：“我又不是找人为我打架，何须限定会武之人？”

李益专心地寻思起来，但想来想去，都没有合适之人。

吴丁香突然道：

“其实我并不自视太高，只要我能喜欢之人。纵然作他的媵妾，也没有关系。”

李益马上喜欢地道：

“那就行啦！我可以为你选取风流倜傥之人。”

吴丁香摇头道：“暂时不谈这个，好不好？”

李益道：“好，好，谈什么呢？”

吴丁香道：“我们还未编好故事啊！”

李益仗着几分酒意，忽然大胆地道：

“既然形势如此，那么你就算是我的情人好了。”

吴丁香怔一下，道：

“你对庄中下人，也须这样说，才瞒得过别人耳目。”

李益道：“可是咱们却分卧两个房间，下人们一看便知，说也没用。”

吴丁香考虑一下，道：

“那么我们就同居一室好了，只不知这样做了，对你将来会不会发生问题，例如你的双亲，你的妻子……”

李益道：

“我的妻子尚未过门，不但管不了这许多，而且我听说她性情温柔，气量宽大，相信我即使真的置妾，她亦不会怎样。”

他停歇一下，又道：

“至于家父母，早就有意替我先行纳妾了，因为我的妻子还有一年多孝服才除，双亲大人生怕没有人在身边服侍我……”

吴丁香道：“那么就这样决定吧！”

她心中已有预感，晓得这件事，必会弄假成真，问题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她替李益斟满了酒杯，道：

“你为我多方设法，增添了不少麻烦。但愿他日我有机会报答你……”

李益笑一笑，眼见她玉颊上染了红晕，微有酒意，十分妩媚动人，心中不觉泛起痴恋之意，付道：“此情此景，日后只不知可能复得？”

吴丁香又替他斟满了一杯酒，柔声问道：

“你又在想什么呀？”

李益不答，迳自吟道：

“翠袖殷劝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无低杨弃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吴丁香除了精通武功之外。还妙解音律，箫艺高妙无比，连带也涉猎过诗词之类。

因此，她一听而知这是晏几道的“鹧鸪天”。她一向也很欣赏这位曾是宰相公子、后来落魄而又多才的作品。

是以随着李益的吟声，也摇头摆脑起来。

而且，当李益停歇之后，她马上就娇脆悦耳的声音，接续将此词的半阙，抑扬有致地吟诵出来。

在银烛之下，温暖舒适的房间中，尽管外面月黑风高，他们却享受着一种难得的清福。

吴丁香的声音，袅袅的传入李益耳中。

他不必留心聆听，也能清清楚楚的听到每一个字，那是“从别后，亿想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红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李益既陶醉在这缠绵的词意中，又神往于吴丁香娇艳的容颜和悦耳的声音中，但觉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这等佳趣。

吴丁香接着又吟诵了几首著名的小令，使得这间房内，充满旖旎风雅的韵事。

她忽然若有所觉地侧耳倾听了一下，随即起身取壶，替李益加满了酒杯。这时他们凑得很近，吴丁香悄声道：“外面有人。”

李益已沉醉在她的风情中，尤其这刻香泽微度，双方的面孔，几乎都要碰上了。是以他根本不晓得她在说什么，一味欣赏她的美态，随口应道：“是么？”

吴丁香道：“当然是真的啦！”

她又斟满了酒杯，但仍不缩回去。

李益完全表错了情，以为她乃是给他一个主动的机会。当下借着酒意，增长色胆，速即伸手抱住她的纤腰。

吴丁香一身武功，何等高明，若是使出内劲，李益就算把吃奶之力都用上，也没有法子使她移动分毫。”

但正因为她发现外面有人，一来为了不让外人窥见自己懂得武功。二来为了他们已约定藉口，那便是他们须得装做一对情人。三来她的芳心，本来也没有多少拒绝这位俊逸公子之意。

因这种种缘故，她只好顺势向他身上倒去，顿时被李益抱个结实。

李益的目光，热烈地注视着她，面庞渐渐微低，向她的香唇吻去。

吴丁香碍于有人在外面窥视，心中很不自在。但形势也迫得她不能推开他，只好任他吻在唇上。

这个年轻公子，另有一种男性魅力，又与彭春深、高青云等不同。吴丁香已有充分的经验，使她能欣赏得到此中的乐趣，以及辨别不同的风味，因此，她心中一迷忽，便已深醉在其中，忘了窗外有人之事。

他们这一吻，只不过刚刚开始，窗外便传来叩敲之声，把他们分开了。

李益讶疑地向窗门望去，当然他看不见任何东西，当下大声问道：“谁呀？”

李益双手仍然不肯松开，因此吴丁香还是坐在他的怀中。

他们在对方回答前的一刹那，忽然都想到敲窗之人，可能是高青云，是以心头大为震动，于是不约而同地一齐急速地分开了。

窗外之人应道：“老衲寒木，公子可还记得？”

李益一怔，道：“原来是胡伯伯……”

他向吴丁香递了一个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的眼色，接着道：

“胡伯伯可是有事见教？”

胡伯伯道：“老衲希望进房与公子谈一谈。”

李益看来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走去开门。

只见一个老和尚走进来，虽然双眉已灰白，但脚下甚是轻健。

吴丁香初时对这个老僧，满怀敌意，因为他在这个当儿敲门，自然来

意不善。然而这一见面，但觉这个老和尚不但面目慈祥，并且有一股很斯文潇洒的风度，使人生出可亲可敬之心。

他入屋之后，向吴丁香打个问讯，道：

“老衲法号寒木，只不知姑娘贵姓芳名？”

吴丁香说了姓名，李益已端了一把椅子过来，给他落坐，同时补充介绍道：

“胡伯伯是家父的好友，相交数十载，直到出家之后，仍然时想过从。”

寒木老僧道：

“老衲深夜敲窗之举，未免太不近人情了，还望你们见谅。”

他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打量吴丁香，从头到脚，毫不遗漏，几乎把吴丁香看得不好意思起来。

寒木老僧接着倚老卖老地指指椅子，道：

“李益你坐下，咱们好说话。”

李益如言坐好，道：“胡伯伯有何指教？”

吴丁香斟了一杯酒，双手捧到老和尚面前，道：“大师请喝一杯。”

寒木摇头道：“这酒色两项，出家人早已戒了。”

李益道：

“胡伯伯名满天下，持戒精严，每当开坛说法，不知有多少硕儒名宦，都赶来拜聆……”

他这番话，自然是说给吴丁香听的。

寒木笑一笑，道：“听起来很可怕，是不？”

吴丁香顿首道：

“虽然与别人无干，可是在一块儿之时，总会感到拘否不安。”

寒木道：

“其实老衲并不是很严肃之人，但我坚持一点，那就是必须照自己认为是‘对’的途径去做，换言之，如果心中觉得这件有点不对，那就须得有勇气毅然拒绝去做。”

吴丁香道：“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可很难呢！”

寒木道：

“那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事，如果是为别人做。就容易得多，如果是为自己，而又与爱俗有关的，就很困难了。”

他显然借机点出了题目，也暗示他之所以敲窗而入，便因为他认为李益与吴丁香的行为不对，是以现身阻止。

吴丁香为之大感兴趣，道：

“寒木大师，你可不能要求天下之人，都跟出家人一样吧？”

寒木道：

“当然不啦！天地之间，万物殊态，若是通通一个样子，还有什么趣味。”

李益笑道：“胡伯伯，你们出家人，也讲‘趣味’么？”

寒木道：

“趣味本身并不是罪恶，也没有过错。而老衲说话的对象，是你们而不是其他僧侣，是以措词和含意，须得有点分别。”

吴丁香道：

“大师转来转去都说得通，这且不必多辩，我们相信大师今晚决不是来与我们争辩这些问题的，是也不是？”

寒木道：

“是的，老衲想劝你们，千万不可坠入俗海。假如吴姑娘竟是罗敷有夫之人，那就更将牵涉到名节的问题了。”

吴丁香道：“我没有丈夫。”

寒木道：

“你应是已婚的妇人，既然没有丈夫，而不是寡妇之相，那么情形一定更加复杂了。

李益若然纳了你，恐怕会有杀身之祸。”

吴李都愣住了，作声不得。直到此刻，他们才发觉到这位老僧，并不是一本正经的向他们说教。

从他一语就指出了可能的后患这一点看来，他不但人生经验丰富无比，同时无疑也是智慧广大的得道高僧。

寒木沉默了一会，才又道：

“据我所知，李益乃是儒雅规矩的读书人，不是他没有俗念，而他的天性和学力，都能使他把精力寄在高尚风雅的趣味上，所以自然而然的与庸俗爱欲疏远。”

他的目光转到吴丁香面上，又道：

“你的出现，显然是很奇怪，很突然之事，你也不是普通的女人。因此，老衲特地问你一声，你这样做法，对良心可会有愧疚么？”

吴丁香幽幽叹一声，道：

“如果一定要严格的追究，我的失德，已是很明显不过的了。”

她突然想起了彭春深和高青云，这两个男人，都会令她倾心爱慕。可是结果都为了某些原故而分手。

现在这个俊逸多情的公子，似乎又将因这老和尚的作梗，因而离她而去。

她暗自问道：

“为什么我如此命苦？我自从嫁给姚文泰之后，就没有起过不轨的邪念。可是他迫得我没有法子，只好离开他……”

房中气氛似乎变得十分严肃，李益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过了一阵，吴丁香又叹息一声，道：

“李公子，看来妾身最好还是削去三千烦恼，遁入空门的好。”

李益吃一惊，道：“你说什么？”

吴丁香道：“你瞧，我现下该怎么办呢？”

老和尚淡淡的笑一下，道：“你们最好认真的谈一下。”

说罢，从袖中取出一本书卷，披阅起来。

他阅着的是一部不知何人的诗卷，口中还发出低低的吟声。

李益和吴丁香瞅住老和尚，一时之间也不知从何说起的好。

寒木低头看书，虽然似是十分入神。可是李益和吴丁香，都因为他的在座，而有些话不便出口谈论。

事实上他们之间，若是要谈论何所适从的问题，纵然无别人在座，也不容易谈论。

这是人类的一大悲哀，人与人之间，由于性情、才智、经验、趣味等等不同，因而对每一件事，反应亦不同。

因此，但凡是喜欢为别人着想，则虽然是一件简单之事，到了面对商

谈之时，往往感到很难开口。

“你们难道已心心相印，一切落在不言中了么？”

李吴二人都微微摇头，寒木道：

“如此大好，老衲只不过给你们一个沉思冥索的机会，而你们马上就发现了许多问题，深深不了解对方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没有法子开口谈论……”

李益道：“胡伯伯可是向我们说机锋语么？”

寒木道：“不是，不是，老衲只是尽一点力，使你们找出蔽锢而已。”

他停了一下，又道：

“要知你们早先觉得很契合，好象简直可以论及婚嫁似的，原因是你们只被对方的表面所吸引。一个人的相貌、才情、谈吐、风度等等，皆属外表之物，加上男女之间，天生便有互吸之力，便使得你们感到契合投缘了。”

吴丁香轻轻道：“也许我们是一见钟情，大师敢是认为世间没有这回事么？”

寒木道：

“谁说没有？但你们这番深思冥索的功夫，正是求证你们究竟有没有一见钟情的大好机会。”

李益道：

“胡伯伯说来说去，不外是要小侄与吴姑娘分开，以免误人误己，是也不是？”

寒木道：

“你们都不是参禅的材料，老衲这般撕提，你们尚不了悟，可堪浩叹。”

李益道：

“小侄如果是材料，早就被伯伯渡化去了，现下还望指示了玄机，不要参话头了。”

寒木道：

“好，老衲这就直说。你们的离与合，定须考虑到各方面，不可被情欲和外表上的吸引力而结合，以免既贻害本身，又累及父母。”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

“在你们未能彼此了解之前，如若结合，便是苟合。若然经过考虑，并且安排妥当，这等结合，才属正当。”

李益道：“小侄一定谨遵胡伯伯的诲示。”

吴丁香也很诚恳地向老和尚道谢。

她心中知道，这位得道高僧，曾经对她暗示过，必须把阻隔于她与李益之间的人，妥为解决，方可结合。

这便是他何以刚才低头看书，而不离开房间，让他们商谈之故了。

这一夜在城内的吴家，也没有事故发生。

被安排到陈宅去作钓饵的春菊，看过她姊姊，回到吴家，并没有受到高青云这路人马的盘问，以免此事留下任何印象。

整座宜阳城几乎都在高青云这一路人马的监视中，只要陆鸣宇踏出陈家一步，他们便会马上接到讯号，向吴家聚集包围。

但这一夜安静地渡过了，无疑是因为陆鸣宇没有到春菊姊姊的房间，所以也没有看见春菊已破去蛊术的事。

第二天的日间，凡是参与本案之人，几乎都是在睡觉，养精蓄锐，以便准备应付另一个漫长紧张的黑夜。

到了晚间，李益又把妹子送到吴家，换了吴丁香，便驱车出城。

这一回他们不但已经熟络了，同时又因为昨夜的谈话，彼此间有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在双方的感觉中，他们已不是普通朋友。

在路上他们的话题，已经有了默契，反正不离男女关系，就不成问题。

因此，他们初时还谈了一些各自的嗜好，之后，李益把话题转到他们自家身上。

他道：

“阿香，我始终觉得你很了不起，我在你面前，往往有自惭形秽之感。”

吴丁香道：“唉！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配不上你才是真的。”

李益道：

“你这个说法，一般的俗人，也许认为很对。但我岂能也用这种庸俗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呢！”

吴丁香道：“假如我们终于分手的话，我一定永远忘不了你这些话。”

李益叹了一口气，道：“分手，唉！这是多么可怕的字眼啊！”

吴丁香道：“我可不是想离开你，你别误会才好。”

李益沉默了一阵，突然微带兴奋地道：

“这样好不好，我设法求个一官半职，咱们一块儿离开此地。这样，你就可以公然的成为我的夫人了。”

吴丁香道：“游宦生涯你过得惯么？”

李益道：“那有什么过不惯的？”

吴丁香道：

“我只愿做你的滕妾，跟随着你到任所居住，我这一辈子也就满足啦！”

李益道：“不，你岂可屈充滕妾？”

吴丁香道：

“我的话实是出自真心，你理应由父母作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亲事，这样别人也就没有法子讲闲话了。”

李益虽然晓得这是千妥万妥的法子，可是他深心中，的确确认为吴丁香肯嫁给他，已经是有点委屈了，何况充作滕妾，那更不必说了。

因比他坚持道：

“不，我一定要娶你为妻，我相信我能说服双亲。至于这儿的亲友们，反正咱们不回来，他们看不见，永远不知你是谁……”

吴丁香突然轻轻摇他一下，道：

“你何必这么固执呢？你自家也知道，这事一定会被堂上双亲反对。”

她摇这一下，李益已知道她已发现有人跟踪窃听，顿时心跳加速，大为紧张起来。

他生怕自己一开口，声调有异，被窃听之人发觉，所以干脆不作声，让她说话。

在黑暗中，吴丁香的娇躯，忽然靠贴在他身上。

李益对于此一现象，本来并不惊奇。

可是他马上就发现自己泛起了“厌恶”和“恐惧”的情绪，但这等情绪，却不是因吴丁香发生的。

相反的，他被这等奇异的情绪压迫之下，特别觉得需要吴丁香的慰藉，因此他伸出手臂，把她抱住。

李益拥抱住吴丁香之时，脑中已想到，她可能也是因为生出这等情绪，

才会向自己靠贴过来的。

不管怎样，他此刻是真真正正的，把这个美丽动人，而又善解人意的  
女性，拥抱在怀中了。

这一点，使他感到异常的安慰。

他一点也不明白，为何一个人会突然生出“厌恶”之感，因而渴望从  
别的安慰中，求得解脱的？

吴丁香依偎在他怀中，好象驯服的小猫一般。李益不觉激起了热情，  
低下头去，吻在她的唇上。

此时天色甚是黑暗，他们虽然靠贴在一起，但也不过依稀辨认得出面  
庞轮廓而已。

当然这是指李益而言，吴丁香武功精妙，修习过夜眼功夫，自然能把  
对方瞧得清清楚楚。

她晓得在黑暗中窥伺的那人，亦必能看见，正因如此，她必须装出跟  
普通女人一般：“看就让他看吧！”

她心中想，一面享受着这热吻的滋味。

过了一阵，李益惊觉地抬起头，道：

“啊呀！咱们停在大路上，路人碰见多不好意思。”

吴丁香娇慵地唔了一声，道：“那么决到庄子里去吧！”

李益深呼吸一下，发现自己刚才那种“厌恶”之感，已经消失了。当  
下拿起缰绳，道：

“好，那么我们快点到庄子去，这儿又黑又冷，实在不是滋味……”

他不晓得在暗中窥伺之人，还在不在，是以用肘顶了吴丁香一下。

吴丁香已经看见在马匹前寻丈之处，站着一个人。虽然面貌看不真切，  
但那是一个男人，却无疑问。

这人居然屹立在路中心，可见得他已有意拦阻马车前进。

因此，她迅速地回想自己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看看究竟是那里露  
出了马脚，致使此人决心拦阻去路。

对方的心意，想来必是打算查个明白。

李益驱车前行走了七八尺，马车然停住。

他没瞧见有人抓住马口嚼环，是以惊怪地道：

“奇了，这牲口怎么啦？”

说时，拿起鞭子，抖松了鞭身向前一挥一收，鞭梢在这空气中急速地  
吞吐，发出撕裂什么似的响声。

马匹仍然不动，吴丁香吃惊地道：“怎么啦？”

李益道：“我也不知道，或者是路上有个大坑……”

吴丁香真怕他过去查看时，被那个神秘的夜行人杀死，是以一把揪住  
他，不让他动弹，口中道：“那怎么办呢？”

李益道：“我点上灯笼到路上照照看。”

吴丁香道：“不，我们干脆在这儿等一等，到天亮之时，自然看得见了。”

李益也知道她乃是叫自己不开她身边之意，当下故意道：

“你怕什么？这条路一向干净得很。”

他这话别人一听而知是说到“鬼”上面去了，相传夜行之人，往往有  
“鬼挡壁”之说，转了一整夜，累得人仰马翻，到鸡鸣之时，还是离原地没  
有好远。这是出夜门之人，最怕的事情了。

吴丁香忙道：“别说啦！别说啦！我们等到天亮，又有何妨？”

李益笑道：

“宜阳城中，谁不知我李大公子是博学豁达之人，如果我也怕鬼，传了出去，一定被人耻笑……”

吴丁香道：“你稍等一下总可以吧？”

李益道：

“好吧，咱们目下神智清明，可见得不会有什么事。天下间尽有无数的可怕的传说，但究竟有没有一个传说是真的？我认为很有问题。”

马车前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道：

“李大公子这话很有道理，鄙人深感佩服。”

此人的话声，显示出他并不年老，同时又不是一味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林人。

不过有一点奇怪的，便是他的声音似乎没有一点生气，好象是个万念俱灰之人说的一般。

但如若他当真已万念俱灰，则何以又半夜在此，拦截这辆马车？

李益讶道：“是那一位在说话？”

那人应道：“江湖流浪之客，说出姓名，只怕污公子尊耳。”

李益和吴丁香都齐齐心头大震，暗忖莫非这人就是浪子彭春深。

要知以彭春深的道行，改变口音，变换形相，都是易如反掌之事。是以吴丁香听不出是谁，并不稀奇。

此处，吴丁香由于一心一意在防范洛川派之人，反而把彭春深给疏忽了。其实彭春深反而随时随地都会出现。

若然是彭春深，这麻烦就大了。

假如彭春深定要杀死李益，则她如何是好？是与他拼个死活呢？抑是任得他向李益施毒手？

李益虽然想到可能是彭春深，但他倒没有考虑得太多，只感到不大好意思而已。

他道：“尊驾见示姓名的话，小弟也便于称呼，是也不是？”

马前的人道：“好吧，李公子不妨以张君相称。”

李益道：“张君可是独个儿在路上？”

张君道：“是的。”

李益道：“路上风寒露重，张君为何屹立当途？”

张君道：“世上许多事情，说也说不清楚的。”

李益狐疑道：“难道说张君是特地在这儿，等候小弟经过的么？”

张君道：“也可以这么说。”

他竟不往下解释，令人感到又可怕又渴想知道。

李益道：“现下小弟已经到达，张君有何见教？”

张君没有开口，李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敢问张兄有何见教？”

这一回他才回声道：“我不知道。”

李益道：“那么张君可肯让一让路？”

张君道：“不行。”

李益楞住了，他读书再多，也没听说过世上会有这种奇怪的事。而且情势之迷乱尴尬，亦都人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他转头看看吴丁香，希望她说一句话。

但吴丁香缄口不语，似乎决定任得他独自去处理这个局势。

李益沉吟忖想了一下，道：

“小弟如果驱马闯去，只怕张君你会受到惊吓……”

张君淡淡道：“那你就试一试看。”

李益耸耸肩，道：“莫非张君打算在这儿耗到天亮么？”

张君道：“当然不啦！”

李益当真被他弄得迷迷糊糊了，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君默然不睬，过了好久。

李益道：“张君，你为什么跟小弟过不去？我们以前见过么？”

张君道：“没有。”

李益道：“那么你一定跟这位赵姑娘认识了？”

张君道：“也不认识。”

李益道：“你还没见到她的面孔，怎么不认识？”

张君道：

“笑话，我看她正如她看我一般，大家都瞧得清清楚楚，肚中雪亮。”

李益道：“如果你们互相看得见，那么至少也有些旁的牵扯了？”

张君断然道：

“我跟你说过，我绝对不认识她，这一辈子，还是头一遭遇见她。”

李益想道：

“如果他是彭春深，自然不可能这样说。因为他根本用不着否认与她的关系……”

他的心头略宽，脑筋马上活起来，迅即问道：

“既然你未见过赵姑娘，那么一定是别人与她认识，托你来此，拦截我们？对不对？”

张君道：“也不是。”

他停歇了一下，忽然不耐烦地道：“李公子，你别问东问西行不行？”

李益道：“假如张君处于我的地位，你能不问么？”

张君道：“我不知道，也许我能够不问。”

李益顿时大为愤慨，提高了声音，道：“这是可能的么？”

张君淡淡道：

“为什么不可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想得出麻烦从何而生，那须喋喋不休的问个不停？”

李益被他轻轻一语，击中了要害，但觉自尊心大为受损。然而他一点反击力也没有，人家说的话，完全当他是才智过人之士。

因此，除非他承认自己是低能之人，不然的话，就不能否认对方的指责了。

吴丁香到了这刻，可就不能不答腔了。

她柔声道：“公子，这个麻烦，一定出在我身上。”

李益叹口气，道：“我知道，但我总希望不是。”

吴丁香道：

“这位张君有些问题无法作答，可见得他是奉命行事，所以我们多说也是无益。”

李益道：

“这真是很奇怪之事，我觉得他似是很有地位之人，气派与常人不同。”

可是，他竟是奉命行事的……”

张君道：

“世间有许多事，难以解释得明白，关于这一点，你们不用多费脑筋。”

李益沉吟了一下，问道：

“张君，你不是普通的人，当然不致于畏首畏尾，请问你可知道赵姑娘是谁？”

张君淡淡道：

“她是吴丁香，人称‘紫衣玉箫’，可惜今晚她没有穿紫衣服，显然有所逊色了。”

李益顿时呆住，敢情这人已晓得吴丁香的来历，则不问可知，今日的处境，凶险无比。

仅仅是他与吴丁香在一起露面之事，已足以使洛川派之人，向他下毒手了。何况他还曾经与吴丁香拥吻，被人看见。

他倒不是完全怕死，而是在恐惧之中，又有懊惜之感。因为他与吴丁香的关系，只不过是一吻而已。

但目下他感到自己竟是如此的爱恋上这个少妇，因而对于未能与她缠绵厮偎一段日子，感到异常的遗憾。

吴丁香轻叹一声，道：

“李郎，真对不起，我这个不祥的人，连累你啦！”

李益豪情忽发，伸手揽住她的纤腰，道：

“别这么想，这是命运，不是你的罪过，你一定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现下晓得你是真心垂青于我，我的心中感到非常安慰……”

吴丁香感激得涌出泪水，她暗息忖道：

“这几句深情的话，在我这等残花败柳之人听来，真是感到难以置信。啊！老天爷垂怜，请让我用我的生命，挽救李郎吧！我死了没有什么，但他正当英年有为，家有双亲……”

她想到心酸处，不由得频频洒泪。

张君发出冷淡淡的声、道：“你们何以表现出一派生离死别之状？”

吴丁香怒从心起，恨声道：“不关你的事。”

张君发出晒笑之声，道：

“这话好没道理，你们是被我拦住，方致如此，为何又说现我无关呢？”

吴丁香没话可说，口不择言地骂道：

“你这个坏蛋恶汉，天地间没有比你更可恨的人了……”

张君平静地道：

“你错了，我还不是最可恶的人，我以前可有一度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恶人，谁知大大不然，所以我必须声明，我当不起这等美誉。”

他侃侃道来，似乎对于作为“恶人”之事，真是一种荣誉似的。

李益定定神，问道：“阿香，这人是谁，你猜得出么？”

吴丁香道：“我不知道，他一定是个狂人。”

突然间两人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你们并非厌恶对方，对象也不是那“张君”。

只是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却找不到对象，他不知为何会如此？

假如他们皆是多愁善感之人，碰上这么恶劣的心情，似乎世上事事皆可憎厌，毫无趣味可言。

则他们可能会兴起“自杀”的厌世念头了。

两人在黑暗中对望一眼，李益握住她的手，陡然觉得勇气泛滥，足以和这一阵“厌恶”之感对抗。

吴丁香方面也是一样，李益传给她的温暖，使她忽然恢复了生机，也恢复了精细灵警的脑筋。

她迅快忖道：

“这种感觉，显然不是发自我们的内心，而是外间某种情况，使我们感到憎厌烦闷。

此外，这已是第二次发生的现象了，难道是姓张那家伙使用的手段么？”

这个想法，马上就被她自己否定了，因为这等猜想，未免太荒诞无稽了，那里有人能在无声无息之中，令人生出如此厌烦的感觉呢？

张君没有作声，李、吴二人亦不说话，过了一阵，马车后面数尺之处，突然传来人语之声。

此人的话声送到他们耳中，马上使他们鲜明地勾出一幅人像。

那是一张凶横的悍泼的面孔，也就是市井间偶然可以见到的，叉着手骂遍整条街道的泼妇的形象。

这个女人的声音说道：“吴丁香，你的丈夫呢？”

吴丁香忍气吞声的道：“你是谁？”

那个女人道：“你何不回头瞧瞧？”

吴丁香尚未开口，李益已道：“别瞧，一定是很可怕的人。”

那个女人发出一阵乖厌的笑声，纵然是十余岁的童子，也听得出她的声音，十分悍泼恶毒。

假如谁娶了她，定须日夕提防她会谋杀亲夫。

吴丁香道：“不妨事……”

她回头看时，但见后座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浅色衣服，面貌轮廓，不但不丑，反而相当娟秀。

她嫌看得不清楚，啦一声打着了火摺子，燃点起车上的小风灯。

灯光之下，只见这个女人，年约三十左右，面貌娟秀。不过身上的衣服，颜色似黄非黄，似白非白，看起来教人生出不舒服之感。

吴丁香道：“我看过啦！”

那女人道：“你还是认不出来么？”

吴丁香疑惑道：“我们曾经见过面，是也不是？”

那女人摇摇头，头顶上盘着的髻，忽然松开，长发垂下来，掩住了半边面孔，顿时令人觉得她十分丑恶。

吴丁香突然醒悟，道：

“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两面罗刹’钱如命么？”

那女人纵声而笑，道：“不错，敢情我的名气，尚在世间流传未衰。”

吴丁香道：“你已有好些年不在江湖上走动了吧？”

两面罗刹钱如命道：“不错，大约有六七年了。”

吴丁香慎地措词问道：“今晚你忽然现身，敢是对小妹有什么指教？”

两面罗刹道：“马车前面之人，你可认得？”

吴丁香道：“不认得。”

两面罗刹钱如命忽然改变话题，问道：

“这个姓李的书生，是你的新情人么？”

吴丁香沉默了一下，才道：“你好象很不客气呢？”

钱如命冷笑道：

“客气？谁要跟你客气？我若是拿下你和这厮，交给洛川派的姚文泰，你猜我可以得到多少报酬么？告诉你，一万两，最少这个数目。”

李益听到此处，差点已坐不住要跳车逃开。

倒不是因为她的打算使他震惧，而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厌恶”之感，迫得他想这样做。

这种“厌恶”之感，显然是由于两面罗刹钱如命在旁边使然，假如远离她，大概就会消失。

吴丁香冷冷道：

“假如你我公平决斗，则我若是被擒，也只好认命，你要不要试试看？”

钱如命道：“好极了，就在这儿动手么？”

吴丁香道：

“那儿都是一样，假如你无法擒下小妹，我们以后互不侵犯，你可答应？”

钱如命道：

“使得，若是那样，我不但不会侵犯你，还替你保守秘密，包括马车前面那个张君在内……”

她飘身下地，吴丁香捏捏李益的手，表示无言的安慰，然后也跃了下车。

李益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心中厌恶之感全消。

他虽然眼力不济，可是吴、钱两女想隔不远，穿的又是浅色衣服，是以看得见她们进退起落的人影。

对于她们武功上的强弱，李益一丁点也瞧不出头绪。不过他有他的想法，认为吴丁香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这个观点是从两点理由推论出来的，第一点，两面罗刹说过擒下他们之言，可见得她本意是“生擒”。

第二点，她的姓名叫做“钱如命”，可见得一定是十分贪财，才会被人这样叫开了。

而她说过的若是将吴、李二人，送给姚文泰，即可得到一万两银子，如此巨大的一笔银子，她岂肯杀死吴丁香而失去？

但也正因这一点理由，李益晓得没有法子可以逃得过她的纠缠，除非吴丁香能把她杀死。

换言之，即使是击败她，仍然躲不过麻烦，除非把她杀死。

他在黑暗中叹口气，忖道：

“我虽然身为男子，却反须女子保护。现下丁香为了我们的命运，与那恶妇作生死之斗，难道我光坐在这里看么？”

事实上他乃是文弱书生，这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李益闷闷不乐地坐了一会，耳中听到吴、钱二女，不时发出叱喝的声音。

他忽然灵机一动，忖道：

“这恶妇一到达我们身边，马上令人生出‘厌恶’之感，可见得这是她的禀赋。既然如此，那位张君也不会例外，我何不向他下点功夫？”

这已是他唯一可以出点力的地方了，同时反正闲看也是闲着。当下看

准地面，尽快跳下去，走向马匹前面。

张君仍然站在那儿，动都不动。

李益走到他身边，问道：“张君，你看得见她们的情形，是也不是？”

张君道：“当然啦！”

李益道：“你能不能瞧出她们那一个强些？”

张君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李益道：“只是问问而已，谁不想早点知道某件事的结果呢？”

张君道：“你还是不要问的好。”

李益忖道：“听他言下之意，似乎那阿香敌不过那恶妇啦！”

李益不禁着急起来，但旋即醒悟着急不是办法，务必冷静下来，动动脑筋。

这时想道：

“既然阿香武功比不上那恶妇，则唯一反败为胜的机会，相信就是使她忽然分心，因而手脚一慢，阿香就有机可乘了。”

他的想法，极合武学要诀。但问题是他有什么办法令钱如命分心？

李益想了一阵，才道：“张君，你的气度大异常人，无疑是绝世之士。”

张君鼻孔中嗯了一声，虽不说话，但声音却没有那么冷淡了。

李益又道：“小弟想不通的是，以你的本事，怎会还须听命于这个女人？”

张君道：“有些事情，不易解释。”

李益道：“你打不过她吗？”

张君道：“笑话，她焉是我的敌手？”

李益真心的呆了一下，才道：

“如果她不是你的敌手，你何以要听命于她？哦！敢是你很爱她？”

张君皱皱鼻子，道：“爱她，我烦厌得要死了。”

李益道：

“是的，小弟亦有此感，不知是何缘故？若说是她的声音样貌，使人烦厌，但她不开口之时，一样能令人有这等可怕的感觉。”

张君道：

“此是她近几年苦修炼成的一种功夫，光是身体上发出的气味，就能令任何人厌恶得非逃避不可。如若逃不掉，结果定须自杀。”

李益骇然道：“真有这种功夫？唉！居然也有人去练它，真是怪事。”

张君道：

“她本来就是人见人怕的女夜叉，虽然面貌有时还不错，可是她的声音等等，都叫男人望而却步。所以她索性修炼这门功夫，也不算稀奇之事。”

李益道：“原来如此，那么她永远不打算嫁人啦！”

张君怪责地瞪他一眼，道：“娶了这等老婆，谁吃得消？”

李益忙道：“是，是，若是小弟，一时三刻也活不了。”

张君傲然道：“但她却无奈我何，我与她在一起已经好几天了。”

李益道：“原来你们不是一直在一起的。”

张君道：“见你的鬼，谁要跟她在一起？”

他突然发现什么似的，上上下下打量李益，过了一阵，才道：

“奇怪，你和吴丁香居然忍得住她的‘厌功’，这倒是难以置信之事。”

李益道：“这一点时间，就值得奇怪么？”

张君道：

“当然啦！我是凭一身真功夫，才勉强熬下来的，你们凭什么呢？”

他旋即恍然大悟，道：

“是了，你们是一对情侣，大概是‘爱情’的魔力，比她的‘厌功’还强大，所以忍熬得住。”

李益服气地道：

“有道理，有道理，想不到张君虽是习武之人，但却智慧广大，参透一切物情……”

张君心中大是受用，道：“这也算不了什么。”

## 三十五

李益问道：“你不能悄悄溜掉么？”

张君道：“一来是有所不能，二来是不屑这么做。”

李益道：

“若是有所不能，自无话说。如若不屑这样做，小弟就不敢苟同了。要知这个女人，邪气得很，不是旗鼓相当的敌手。你何必与她争强斗胜？”

张君道：“这话说得虽是，但我自知武功虽强胜过她，却没有法子可以杀死她。”

他停歇一下，道：

“你一定不懂这道理，那是因为我曾经中了她的暗算，所以目下全仗精纯功力，抵御她的‘厌功’，若然与她动手，只有两败俱伤的下场。”

李益的确不大懂，但他不必加以研究，马上道：“那么你可以走呀！”

张君苦笑一声，道：

“我就是不能走，因为我有一个把柄在她手中，若是一走，她仍然可以使我遭遇杀身之祸。”

李益道：“说来说去，唯有她死了，你才可以恢复自由，是也不是？”

张君精神一振，道：“是啊，这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了。”

他凝神向战场望去，口中一面低声道：“别说话，我自有分寸。”

他瞧了一阵，突然厉声道：“钱娘子，本人走啦！”

战圈中马上传来“哎”的一声，接着那两道人影之中，有一个直退，一个猛进。

李益一点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等了一阵，忽听钱如命发出令人畏怖的悍泼的笑声，接着道：

“张君，张君，你在未曾亲眼见我死亡之前，岂敢逃走？”

张君没有做声，大概他晓得对方视线受阻，看不见他，是以一直都不曾移动。

钱如命又道：“决滚出来，帮我拿下这个贱人。”

这一回，她的声音更乖戾可怕，使人听了，不禁有心寒胆落之感。

张君迟疑一下，举步行去。

李益扯住他的衣服，道：“你非得听她命令不可么？”

张君道：

“没有办法，她的武功，竟高出我的估计不少，所以刚才方能化险为夷。我纵然不出去，但时间久了，她仍能摆下吴丁香……”

他转头向李益凝视一眼，道：

“你可知道，我忽然对吴丁香生出怜惜之心。如果我不出去，她势必遭到极严重的伤害。那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心灵上的。亦即是被钱如命的厌功所伤，一旦伤了，但永远难复原。”

李益吃了一惊，放松了手，道：“那么你快去吧！”

张君迅即奔去，李益忽然醒悟，高声道：“阿香，别打啦，我们认输吧！”

吴丁香现在已被对方那阵说不出的可厌气味，薰得受不住了，几乎想自杀了事。

但李益的声音一入耳，她马上精神一振，恢复如常，嗤嗤嗤一连三箫点去，把对方迫得退了四五步。

她转眼一看，但见张君已走近战圈。他虽然赤手空拳，但这一迫近，马上有一股凌厉莫当的气势涌到。

她瞧出今日之战，只要这姓张之人插手，马上就得被擒。因此，她跃退四五步，厉声道：“钱如命，你何故毁诺背信，叫他们帮忙？”

钱如命悍然大笑，道：“想想看，你是凭自己的力量，与我相拼么？”

吴丁香理直气壮地道：

“当然啦，谁帮忙我啦？”

钱如命道：

“你的小白脸呀！他教唆张君之举，不必算在内。但你之所以能抗拒我的一种奇功，完全靠你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你瞧，刚才他一出声，你就精神大振了，这不是他帮助你么？”

吴丁香道：“真是强辩，我从未听过这等荒谬的道理。”

钱如命迫上来，顿时又使她感到浑身不自在。

她道：

“你若是能够不死，将来见到鬼厌神憎曾老三，可向他请教一番，便懂得其中道理了。”

李益已急急奔过来，拉住吴丁香，道：“她说的有理，阿香，咱们认啦！”

吴丁香靠在他肩上，低声道：

“你可知道，我们认输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么？”

李益发慨然道：

“我知道，但既然形势如此，咱们亦无须作徒然的挣扎，是也不是？”

他伸手环抱着那一捻纤腰，感觉得出她微微出汗，以及略为急促的呼吸。

他接着柔声道：

“我们已经尽力，但结果失败了，这也是无可如何之事，我们定须有勇气接受失败。”

吴丁香安慰透出一口气，道：

“你心胸如此豁达，性情如此勇毅，真是使我佩服……”

她停歇一下，又道：“你说得对，谁能够没有失败的时刻呢？”

张君突然接口道：

“可是一息尚存，仍须奋斗不懈，这才是真正的勇气。”

吴丁香道：“我不要与你说话。”

李益道：

“阿香，别这样对待他。他有他的性格，是以所用的方法和态度，与咱们不同。”

他向张君道：

“世上之人，有千百种。因此，各种人表现勇气时，亦不拘一格。你我的做法虽是不同，但无须互相鄙薄，是也不是？”

钱如命道：

“嘿！嘿！看不出这个无用书生，居然说得头头是道。不过，只怕刀斧临头之时，仍然要和常人一般，呼爹喊娘的哀求讨饶。”

张君接口道：

“这倒未必，我瞧他是言行如一之人。世上尽多的是虽明其理，却不能奉行的读书人，可是他不是这一类。”

钱如命发出干笑之声，道：“你似乎很欣赏他呢！”

张君道：“不错，这等读书人，实在不多见。”

钱如命道：“那么我要你亲手杀死他。”

张君耸耸肩，道：“你自己没有手么？”

钱如命勃然大怒，道：“你敢不听我的命令？”

张君道：

“不听就不听，有什么希奇的？你可别忘了，我仍然有本事与你同归于尽的。”

钱如命气得哇哇大骂，悍厌之态，令人生畏。

但她忽然平静下来，想了一下，道：

“这样好不好？你杀死他，我就让你走。”

吴丁香和李益一齐把目光转到张君面上，只听他淡淡道：

“若是这个条件，我就接受。”

吴、李二哦中一凉，但觉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

钱如命纵声大笑，道：“好，好，只不知你刚才的情份，到那儿去了？”

张君道：

“我欣赏他这个人，是一回事。但与他终究没有什么情谊。哼！杀一个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李益记得他自己说过，以前自认是天下间第一恶人的话。现下与这几句话参证，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恶人

只听张君道：“钱娘子，我可要动手啦！”

钱如命没做声，张君举步向吴丁香二人走过来。

吴丁香马上把李益拉到自己身后，冷冷道：“你先露一手来瞧瞧。”

张君道：“别傻啦！快走开，你还不是我的敌手。”

吴丁香道：“那你就试试看。”

张君道：

“我杀了姓李的之后，你可以跟随我，过那荣华富贵的生活，包你享受无穷，永远快活。”

吴丁香啐了一口，道：“谁要跟你……”

钱如命接口厉声道：“你擅作什么主张，她是我的，我要把她交给姚文泰。”

张君冷冷道：“别穷叫，你要银子，我给你就是。”

钱如命道：“不行！”

她的声音突然中断，原来张君已突然转向她，大有出手攻击她之态，钱如命被他的凌厉气势迫得大为惊凛，一时作声不得。

张君冷冷道：

“我已告诉过你，我还有与你同归于尽的力量，你敢是不相信么？”

吴丁香和李益二人，眼见张君的表情，耳听他的声音，可就没有法子不相信他真敢这样做。甚至他的态度已显明地表示，假如两面罗刹钱如命稍稍顶撞他的话，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出手了。

李益心中倒抽一口冷气，付道：“世上真有如此贱视自己性命之人呢！”

吴丁香终是大有见识之人，一看这两个古怪冷酷之人，马上就要僵上了，假如他们一拼之下，两皆败亡，则她与李益坐收渔利，当然是最好不过之事。

然而问题是这两个人，都属于极邪之人，因此，他们决计不会让李、呈二人坐收渔利，这是可以断言的。

吴丁香也许解答不出此中奥妙，可是她感觉得出必是如此，当下不敢怠慢，高声道：

“两位若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说不定连尸骨也没有人收埋呢！”

张君道：“你替我料理后事如何？”

钱如命纵声狞笑，道：

“说得倒好听，天知道你出手之时，先杀她呢？抑是先对付我？”

张君冷冷道：“彼此，彼此，如果你先收拾李公子，我也许暂时不动你。”

他们的对话，真能使人乍听之下，莫名其妙。

李益也是想了一下，才明白他们话中之意，顿时冒了一身冷汗，忖道：

“这两人恶毒得有如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一般，真是可怕极了。”

他同时恍然大悟为何吴丁香会发话打岔之故，早先他心中还直怪她不该作声，好让这两个人自相残杀。

张君道：“钱娘子，你究竟放不放手？”

钱如命冷冷道：“不放，纵然赔上性命，亦不后悔。”

吴丁香发出笑声，李益顿时感到十分舒服。原来那张君和钱如命两人的声音，一个是阴险冷酷无比。另一个则悍泼恶毒，叫人听了极不自在。而吴丁香的声音，却宛如啾啾莺啼，此时此地，可就特别的动听了。

她笑了数声，才道：“我真想评论一下你们这一段公案呢！”

张君道：“姑娘请说。”

吴丁香道：

“在你这一方面来说，真是十分不值得。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与她同归于尽的话。”

张君傲然道：“当然啦！她算得什么？”

钱如命勃然大怒，厉声道：“贱妇，你这是自讨苦吃……”

吴丁香淡淡道：“我这一辈子，苦头已吃得够多了，也不在乎增加一点。”

她口气之中，流露出强烈的“厌世”意味，当真是看透人生，心灰意冷的味道，可不是因为钱如命的“厌功”所致。

钱如命一怔，忖道：“她既不怕死，目下暂时别迫她方是。”

要知像两面罗刹钱如命这等一等一的恶人，对于众生应，做出种种令

人畏怖万端的事。所以她看透了吴丁香の真心，并不为奇。

她的快乐向来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是以假如对方一点也不感到痛苦之时，她就感到索然无味了。

吴丁香目下既不怕死，钱如命可就决不让她死。定要使她感到生命万分可贵之时，才突然把她迫上绝路。此时，吴丁香当然痛苦无比，这样，钱如命便可以享受到莫大的快乐了。

因此，她不但没有发作，反而平心静气地道：“我瞧你已有点喜欢张君啦！”

吴丁香道：

“他这才智武功，是我平生所见最高明之哦。相貌也长得不俗。因此，我对他生出佩服之情，亦是合情合理之事。”

张君道：“吴姑娘过奖啦！”

吴丁香又道：

“说到这段公案，在钱如命你这一方面而论，你一点也没有做错。因为像他这等人才、你今后还到那儿去找？所以不肯放手，实是明智之举。”

钱如命倒没料到她有此妙论，但觉甚合心意，不禁笑道：

“你说得是，所以我宁可落个同归于尽，也不放手。他想避开我，哼！哼！那有这么容易的事？”

这时候李益只觉得局势复杂混乱无比，细算起来，他与吴丁香这一对，当然和钱、张两两人存有莫大的矛盾，至少是一种敌对状态。

可是钱、张二人之间，亦有敌对的矛盾存乎其中。

依常理而论，钱、张之间的敌对，正是绝佳机会。只要运用得当，吴、李二人，可以联结其中之一，把另一方击垮或避开。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与张君之间，又有敌对暗流，那就是“吴丁香”这个女人引起的。

而在吴丁香与钱如命之间，女性的嫉妒，也形成了一种无法融洽相处的矛盾。

总而言之，他们四人之间，情形非常复杂微妙。再加上“生死”的问题，“力量”的因素，以及张、钱“邪恶”的性情，于是乎连局中的李益，也感到头昏眼花，没有法子分析得清楚。

换句话说，他根本无从猜测这些人的心意动向，因此更不必提到猜测结局了。

钱如命表明自己的决心之后，就只有等候张君的反应了。

只听张君道：

“咱们在这路上已站了不少时候，如果钱娘子你对此处景物，不是感到太大的兴趣的话，咱们先回去，再研究问题如何？”

钱如命沉吟一下，道：“也好，回去再说吧！”

她马上嚣张地发号施令，让张君押后，自己领着吴、李二人、举步行去。

吴丁香和李益既逃不掉，打又打不过，只好跟她走去。

李益在黑暗中，高一脚低一脚的跟路而行。如果不是有吴丁香在身边扶持，准保已跌得鼻青脸肿了。

大约走了三四里路，忽然又到了宽阔平坦的路上。

钱如命从树丛后拉出一辆马车，当下由张君驾驶，她与吴丁香、李益都乘车前行。

约摸驶行了十余里路，抵达一座庄院。大门外悬挂着灯火，驶入之后，沿一条宽平的硬土路，直达二排高大的屋子前面。三四个壮丁挑灯过来，有的把马车拉走，有的伺候着他们，直到他们进入明亮的大厅，他们才回到外面。

吴丁香发现一件事，那就是两面罗刹钱如命的仆人和壮丁，俱是年轻力壮，长相不错的人。

在大厅内，各人落座，另有侍婢冲茶送上。

李益托起茶杯，目光从茶杯上面透过去，第一次落在钱如命的面上。

这时恰好钱如命望向别处，因此他得以安心地打量这个宇内无双的“恶妇”。

但见她的头发已拨上去，露出一张白素素的清水脸、眉目疏秀，不但不丑，反而有一种徐娘风韵。

李益吃了一惊，忖道：“我一直以为她必定长得很可怕，谁知大大不然。”

她开口一骂，头上的长发好象有灵性的一般，立即滑下来，遮住了她大半边面孔。

这时，她娟秀的面孔已看不见，只听到她悍泼恶毒的声音，李益顿时但觉她邪恶无比，邪恶得几乎想呕出来。

钱如命的目光忽然转到他面上，厉声道：“你吃了惊是不是？”

李益连忙道：“是，是……”

转念一想，这话说得不妙，忙又道：“不，不，我的意思是……”

钱如命显然看出他厌恶而又无奈的表情，便得意地大笑起来。

李益赶快把目光转到秀色可餐的吴丁香面上，总算把呕吐之感熬过去。

他马上就现张君不断地向吴丁香望去，他身为男人，当然懂得这个人心中抱着什么念头。

他不禁愤恨起来，握拳在茶几上重重的捶了一下。

钱如命一甩头，把头发甩上去，又露出那张不俗的清水脸，道：

“张君，有人已经呷醋啦！”

吴丁香向李益柔声道：“李郎，别理会他。”

张君听了这话，突然忿忿地跳起身，在厅中走了两个圈子，这才回到座位上，闷声不响地落坐。

吴丁香深深垂下头，似乎是在想什么问题，但却不愿被人家看见她的表情。过了一会她转向李益望去，泛起一个凄凉的微笑，道：

“李郎，妾身当真是恨重如山，命薄如纸，今生今世，只怕不能侍奉左右了。”

李马上感到有大变故发生，心下惴惴，问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

吴丁香面上仍然挂着凄迷的笑容，向他深深地注视了一眼，道：

“我也不知从何说起的好……”

她的神态口气，极是情真意切。钱、张二人，都敢断定她没有丝毫作伪。唯其如此，才使人觉得更加奇怪。

因此，钱、张二人，都不作声，看她干什么。

吴丁香从怀中取出那支“玉箫”轻轻按在香唇边，迳自吹奏起来。

袅袅的箫声升起来，先是在大厅内缭绕。接着透将出去，飘散向茫茫

的夜空。

这一缕箫声，抑扬婉转，如怨如慕，除了使人泛起无限幽思之外，还觉得她好象在说话，正向一个人倾吐着她的心声。

若果她当真是在倾诉着心声，则可知她这刻定然已柔肠寸断，芳心尽碎。因为这阵心声，是如此的悲切怨慕，令人有不忍卒听之感。

李益整个人沉醉在这阵幽凄的旋律中。他仿佛听到吴丁香，在向他诉说着衷情。但可惜的是她接着就表示要分离了。她似乎含泣诉说道：“我们这一段情，只好留待来生，现下是一定要分离不可……”

他不明白她为何要离开自己，亦不知自己为何居然听得懂，甚至确知一定不会弄错。

只有一点，使他不致难堪的，那便是吴丁香对于这一回的分手，非常凄戚，而不是把他丢掉。

这阵哀诉过后，调子忽变。众人但觉她的箫声中，透出了人生如梦，以及命途坎坷的沉哀。

要论她的命运，可真是够不幸的了。因此，她对人生的感触，特别深刻，所以抒发于箫声中之时，也特别的动人。

她仍然在吹奏着玉箫，可是张君的目光，忽然从她面上，转移到钱如命的身上，变得异常森杀可怕。

过了一阵，吴丁香放下玉箫，大厅中恢复一片寂静。

她垂头道：“李郎，你回去吧！”

李益固然奇怪地怔了一下，就连钱如命也楞了，厉声道：“你是什么意思？”

吴丁香也不抬头，道：“我叫他回去，你没听见么？”

钱如命仰天大笑，声音悍泼异常。

等到她笑声一收，张君突然插口道：“她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钱如命讶然向他望去，蓦然感到这个男人，发出一阵森厉无比的杀气，笼罩着自己。

此人气势之强，竟是已超过她所能控制的限度。

换言之，她已感到对方摆脱了她的控制，因此，这回斗起来，不是两败俱伤，却是她必定灭亡的情势。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这个男人曾被她暗算，因而在动手之际，张君必须分出许多力量应付她的“厌功”，而不能全力拼斗。这样才能造成势均力敌之势。

目下他显然另外获得一种力量，可以抗拒她的“厌功”，因此，张君无须分出心力，换言之，他已能够集中全力对付她。这等情况之下，钱如命自然拼不过他。

目下情势已非常明显，假如两面罗刹钱如命拒绝吴丁香的意思，不让李公子安然离去的话，则张君马上就向她作至为凌厉的一击。

可是换一个角度说，假使她放走了李益，则张君和吴丁香，便会因为她的服输而放过她么？这却不见得必定如此。

所以钱如命在这等夹缝之中，内心真是急得不得了，泛起无所适从之感。

两人在这一触即发的紧张情势下，相持了片刻，连李益也感到紧张异常，浑身泌出冷汗来。

钱如命厉声道：“李公子，你决给我滚蛋。”

李益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目光转到吴丁香面上，但见她这回毫无表情，冷淡得有如一尊石像一般。

他在心中深深叹口气，举步行去。

吴丁香冷冷道：“钱大娘，叫人备车送他一程。”

钱如命这回十分爽快，果然下达命令。因此，李益出得外面，便乘上一辆马车，把他载到他的庄子去。

钱如命那对锐利恶毒的眼睛，一直瞪住吴丁香。这个女人，她也不得不承认长得美丽，而且最动人的地方，是她既丰满成熟，而又清丽脱俗，与一般仅具美丽外表的女人，完全不同。

正因她的脱俗风韵，使得一些阅世已多的男人，更容易为她倾倒，从而生出强烈的占有欲。

钱如命狠狠的瞪住她，毫不放松的另以观察。过了老大一会工夫，忽见她冷漠的神色，微微起了变化。

说是变化，其实不外是眼珠略转，双眉微动而已。可是落在钱如命这等老江湖眼中，便已得知大有文章，似乎她突然恍悟，忖道：

“是了，以时间算来，恰是李公子已安然回到庄院之际换言之，她晓得他已经安全，所以马上轻松了。”

她认为这是一个弱点，至少可以使吴丁香与张君之间的某种默契，发生紊乱动摇，但她尚须看看如何运用手法向对方此一弱点进攻。

最先开口的还是钱如命，她拨起头发，露出她那张颇有风韵的面庞，换过柔和悦耳的声音，道：

“吴丁香，你究竟用什么法子，帮助张君对抗我的？”

吴丁香淡淡一笑，道：“你何不问他？”

钱如命转向那个英俊的男人望去，道：“你可肯说来听听？”

张君摇摇头：“讲出来就不值钱了。”

钱如命道：“那么我猜一猜如何？”

张君耸耸肩，道：“随便你。”

钱如命道：

“我的厌功，敢说是天下无双，连那个神憎曾老三也远远不及。经我的观察，在这世间上，唯有纯洁真挚的‘爱情’，才能抗拒得住。因此，你们除非也发生了爱情，否则你如何能获得抗拒我厌功的力量呢？”

张君冷笑道：“这就是你的猜测了，是也不是？”

钱如命道：

“除非世上尚有某种绪，能抵抗我的厌功，否则这就是我的猜想了。据我所知，世间千百情绪，都远不及我的厌功厉害。”

张君摇摇头道：“但你猜错了。”

钱如命一怔，向吴丁香望去，从她的眼色中，可以看出张君的话，并不虚假。

她自个儿点点头，道：

“是的，我也知道必定错了，因为凡是能与我‘厌功’抗衡的‘爱情’，定是真诚纯洁，可以达到不惜生命以殉情的境界，才办得到。因此，吴丁香与那书生有了这等不渝之情，如何又能在刹那间，与你发生同样的爱情？”

张君道：“这个矛盾，非常明显，你喜欢多费口舌，那是你自己的事。”

钱如命道：

“假如不是如此奇怪的矛盾，而值得我探究的话，你以为我会轻易低头，放走那个书生么？”

张君道：“我倒是实话。”

他转吴丁香道：“吴姑娘，我们走吧！”

吴丁香望了钱如命一眼，道：“你放过她么？”

张君道：

“一来她也不是容易诛除之人。二来她不惜施展绝计，修习厌功，为的是对付曾老三。所以我无须向她下毒手，就让她去修理曾老三，岂不甚妙？”

吴丁香道：

“你只想到其利，没有考虑到其害，我劝你还是不要放过她的好。”

钱如命心头大震，道：

“这个女人是怎么的？她难道不知我的反噬，也足以把她和张君弄得不死即伤么？尤其是她本身最是危险……”

她凛然推想其中之故，耳中但听张君道：

“算啦！与其目前与她两败俱伤，倒不如暂时避避她，再作计较。”

吴丁香向他盈盈一笑，道：“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也不是？”

张君道：“是的，你相信我，我定有法子对付她。”

吴丁香寻思不语，看她的样子，显然尚未答应。

钱如命从他们对答中搜集各种资料，加上眼见这两人的表情，尤其是张君望着吴丁香时的目光，顿时醒悟，忖道：

“是了，张君敢情是利用对她的情欲之念，才有力量与我的‘厌功’对抗。唉！真想不到‘情欲’之力，居然也可纯洁的‘爱情’相提并论。大概这只是男人才办得到，而也正是男女大别之处……”

要知她本身亦是曾经在情欲之海中经过之人，是以初时并不认为“情欲”有这么大的力量。

可是后来又因为记起在男人来说，这‘情欲’的力量，比女人强烈得多，尤其是在某一种情形之下，男人的确可以为了一时的冲动，置生死于不顾。

因此，张君若是仰仗‘情欲’之力，倒是可以说得通的道理。至于吴丁香，则可以肯定不是为了情欲，而仍然是“爱情”。当然不是对张君发生爱情，而只是为了李益而牲自己的一种表现。

只听张君催促道：“吴丁香，咱们走吧！”

吴丁香摇摇头，道：“再等一下。”

张君道：“再等下去，天就亮啦！”

吴丁香道：“天亮与否，对你可没有什么区别吧？”

张君道：“虽然没有区别，但咱们何必在这儿耗下去？”

吴丁香心想：

“我知道‘时间’对那一个人最有利，而我已决定牺牲自己，只是为了‘他’之故，当然尽量的拖延时间。”

她没有说话、只向张君含蓄地笑一下。

因此，厅中三个人，在静默中又坐了好一阵

钱如命外表上好象没有什么，其实她正忙碌地推想各种关键，以及如何反击制胜之法。

她已想通了一点，那就是吴丁香的拖延，不外是让李益有充裕的时间足可以躲藏到不易发现的地方。

其次，她分析出自己的“厌功”，对付吴丁香已经不生效力。因为她竟是抱着为爱情而牺牲自己的崇高情操，那是世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她压倒的。因此，她的矛头指向张君。

这个男人，利用“情欲”的力量，已抵消了她厌功的压力，但一定有隙可乘，问题只在如何使他露出弱点来。

钱如命想来想去，认为“情欲”的力量，来得猛烈，消退得也快速。因此，她如果能使他马上发泄了欲火，则他便变回原形，再度抵抗不住“厌功”的力量了。她目下要做的，只是如何使吴丁香快点跟他走。

她发出一声刺耳的笑声，道：

“张君，你不妨想一想看，她为什么不愿跟你走？”

张君冷冷道：“住口，我们之事，与你无关。”

钱如命道：

“不错，现在与我无关了，所以我才要说一句公道话，可怜的是你已受尽愚弄，尚不知道。”

张君不理她，因为她的声音，实在令人生厌。

钱如命又道：“她正在拖时间，以使她的情人，有足够的时间躲起来。”

张君道：“这不是很合情理之举么？”

钱如命道：

“见你的鬼，等到她认为李公子已没有危险，哼！哼！你也就得不到她了。”

张君神色如常，道：“我得不到她，你着什么急？”

钱如命道：

“你直是笨到极点，要知她本非贞洁之人，所以多一个男人或少一个男人，对她来说，并非重要之事。”

张君皱皱眉头道：“即不重要，你何须提起？”

钱如命道：

“但现在又不同了，她既然已真心爱上一个人，两情之深厚真挚，竟达到可以舍弃生命的地步。则此时她的贞节，便变得重要了。”

张君道：“哦！真的么？”

钱如命道：

“她如是全心爱上李公子，但有道德的限制，须得为他守贞，你说是也不是？”

张君道：“如是全心全意的爱情，当然如此。”

钱如命道：“因此，我不会放过她，定要使她的贞节毁在你手中。”

张君邪笑一声，道：“原来如此，我也不反对。”

吴丁香心头大震，忖道：

“这个恶妇实在厉害不过，把我的用心完全看穿，设法煽动那个男人对付我。唉！”

若在平时，我献身与他之举，并不重要。可是现在我宁可一死，也要保全我对李益的忠贞。”

她把心一横，决定不惜一死之后，顿时轻松下来。

张君站起来，走到吴丁香身边。

吴丁香柔声道：“你等一等，我有话说。”

张君果然停步，道：“你说，你说。”

吴丁香道：“你何苦受这恶妇利用？我认为她这一番手段，必定含有阴谋。”

张君道：“那是以后的事。我且问你，你可愿跟我走么？”

吴丁香道：“现在不行。”

张君道：“大概等到什么时候才行？”

吴丁香道：“我不愿骗你，所以说不出时限。”

钱如命纵声大笑，道：“瞧，你能得到她么？”

张君冷冷道：“我不挥手段，定可得到她。”

钱如命道：“那么未必，如果你只得到一具尸体，我瞧你还有什么办法？”

张君受到威胁地退了一步，以免吴丁香果然迅即自杀。他深知像吴丁香这等具有丰富江湖经验之人，若要自杀，必有出人意外方法。

吴丁香道：

“这回她倒是没有说错，张君，你如是用强相迫，那么我只能得到我的尸体……”

张君忿然地道：“你这样利用我，难道我不舍得杀死你么？”

钱如命心中暗喜，忖道：

“时机到啦！与在我再煽动一下，吴丁香不是贞节被夺，就是尸横就地……”

她立即厉声道：“张君，你如果真要得到她，倒是有一个法子。”

张君道：“什么法子？”

钱女响道：

“简单得很，你我分头行事。我去找那个姓李的小子，你把她看守住，等我把李公子抓来，不愁她不就范。”

吴丁香吃一惊，忖道：

“假如他们这样做、我只好献身给张君，但条件是必须得阻止钱如命。”

张君也有打算，心想：

“闹了半天，钱如命不过是想我让她抽身离开。她抓到李益，一定杀死他。这样，吴丁香无疑会以身殉情。而我就得失去激起情欲的对象。这时她的厌功又可以控制住我了……”

他当然不肯让钱如命离，否则情势一旦到了钱如命控制局面之时，他可能连与钱如命偕亡的机会，也得不到了。

张君摇头道：“别急。”

钱如命道：

“时机稍纵即逝，再等下去，我就未必找得到李公子，这时吴丁香对于自身的生死，就不放在心上了。你要占有她，这刻就是机会。叫她马上作一决定，跟你走抑或让我去找李公子。”

张君点头道：“这话有理。”

他转眼向吴丁香望去，道：“你马上跟我走，不然的话，我就让她去找李公子。”

吴丁香道：“可是我如果跟你走，她就不去找李公子了么？”

张君道：

“当然啦！她要杀李公子，易如反掌，对她来说，这不是很有趣味之事。但她却不易毁了你，因此，她宁可让我得到你……”

他转头向钱如命问道：“我这话对不对？”

钱如命道：“对，假如你现在跟他走，我就算是了结这一件公案。”

吴丁香道：“这话我岂能放心相信？”

张君道：

“我相信她，因为她如果背信，你一定迫我向她报复，而她却绝不是我的对手。”

他口气之大，连吴丁香听了，也觉得有点过火。

可是钱如命却没有不服气的意思，虽然她也许是伪装服气，但张君口气中流露出的信心，却不似是说谎。

她知道自己已面临平生最大的决定，“失贞”或“死亡”两者必须选择其一。

在宜阳城内，当吴丁香李益乍见钱如命和张君之际，已经扯开了决战的序幕。

原来在天色黑齐以后，春菊打陈府回来时，后面没有人跟踪，但陈府却有一道人影，疾如飘风般奔向西北，轻功佳妙之极。

这个夜行人马上被发觉了，由于他的去向，不是吴家。因此，讯息一传出，所有参加此役的高手，无不大为耽心起来。

因为这可能是陆鸣宇发现春菊的“蛊术”被破，马上警觉远扬，而不是照高青云的预料，到吴家窥探。

此人一旦逃出宜阳，人海茫茫，再想发现他的踪迹，殊不容易了。

高青云立刻通知阿烈等人，依计行事。

转眼间五六道人影闯入陈家，散开搜索。

高青云早已得知春菊的姊姊春兰的房间所在，因此，他笔直到达该房中。

他拨亮灯火，迅即跃到床边，但见一个妙龄少女，刚刚睁开眼睛。

她的眼睛中，射出迷惘的光芒，同时含有强烈的恶意。

高青云一伸手，按住她的上身，内力透出，使她全身之力，动弹不得，连声音也哼不出来。

他另一双手取出药物，塞入她口中，接着依照彭春深传授的办法，施展消破“蛊术”的秘奥手法。

过了一阵，那个美貌少女身子一震，宛如在恶梦中醒来一般。接着惊异地望着这个粗豪的男人。

高青云道：“你别害怕，告诉我，你家老爷晚上可来过这儿么？”

春兰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自由，可以说话，亦可以动弹。

她认为自己应该高声大叫，让人们来把这个男人捉住。但不知是什么缘故，她不但没有叫，而且还回答他。高青云道：“他看见你的妹子春菊，但大吃一惊，匆匆走了，是也不是？”

春兰讶道：“你怎生得知呢？”

高青云道：

“因为你的妹子，和你一样，都被他用一种方法，控制了心灵。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要你们干什么，你们都会听从的。”

他停歇一下，又道：

“可是我却解救了你的妹子，现在你恢复如常了。他一见你妹子情形有异，当然十分奇怪，赶快跟去查看。”

春兰目光中，显示出内心的迷乱。

高青云道：“你万万不可向外人提到这回事，我走啦！”

春兰急急坐起，伸手抓他。

但高青云已纵出房外，他知道这个美貌少女，将来的命运，大概有点悲惨。因为她既是这陈府的老爷收了房的丫头，而陈老爷又一去不返，则她这一辈子，注定要空房独宿，永远守活寡了。

高青云现在已无暇理会这种事情，分迅即通知众人，不必在陈家浪费时间搜寻。

阿烈和他一道奔出陈府，走出十余丈，阿烈一跃越过他，问道：

“高兄，咱们不回吴家么？”

高青云道：

“不，那恶魔既是从这个方向离宅，咱们一直追出城外，或者可以追上他。”

阿烈迟疑一下，道：“我要不要通知阿菁呢？”

高青云道：“随便你，但时机稍纵即逝，我可不能陪你去通知她。”

正当他们说话之时，吴府内的李慧心，恰是在灯下卸装，打算就寝。

照说她是一个良家妇女，现在就寝，未免太晚了一点。即使她睡不着，但也应该已经躺在床上才对。

这一抹疑问，从陆鸣宇心中升起。他蹲在对面的墙顶，藉着树影掩蔽，乍看生像是团乱叶。

他从陈府出来。本想就此远扬。可是心中泛起春菊供说有关吴丁香的情形，又使他感到十分迷惑。

他想来想去，认为自己不妨前去瞧瞧，因为第一是吴丁香的抵达本城，是在他事败之前，可见得这个女人决不是对头们预先埋设在此地的线索。第二点、假如吴丁香晓得洛阳发生之事，则她对于春菊遭受“蛊术”这回事，定必十分小心处理，决计不会贸然替她破解，而且又没有任何其他行动。

关于第二点。以陆鸣宇的想法，如果吴丁香知道洛阳的事情，她一定通知阿烈、高青云等人，潜入陈府围捕于他，才合道理。

因此，他认为这个女人，必定不知道洛阳之事，但却懂得“蛊术”。

陆鸣宇的思路转到这儿，突然激起了一阵强烈的冲动，便不多想，转头向吴家奔去。

不一会，他已抵达吴家，蹲在可以俯瞰内室的墙上。

美丽的李慧心正要卸去残妆，陆鸣宇不觉惊得呆了，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他一看之下，有两件事令他十分诧异。第一点是她的年纪、居然只有十七八岁，实在是太年轻了。

第二点，这个美丽的少女，竟然不懂得武功，这是从她的行动举止中看出来的，决计不会看错。

陆鸣宇忖道：

“春菊那小婢说过，她的主人姓周，那么这个少女，一定就是周夫人了。可是看起来倒像是个未出嫁的千金小姐。再者，她若是不懂武功，又从何学

得破解‘蛊术’的法门？”

李慧心对着镜子，先把满头珠翠饰物，逐一取下，云髻散下来，长而黑的头发，垂双肩。

她接着将外衣脱掉，身上只穿着一件绣花的艺衣，露出雪白的颈和双肩。这时，她才动手抹去面上的脂粉。

这时候她的形相完全改变，虽然尚有少女的青春光彩，但同时也散发出动人的心弦的女性魅力。

陆鸣宇眼中渐渐射出含有欲情的光芒，忖道：

“原来她虽是年轻，但已经是出嫁了的少妇。刚才是她的装束，使我误以为她是少女而已……”

李慧心伸个懒腰，雪白的双肩，在灯光照耀之下，益发显现出娇慵春困的动人味道。

陆鸣宇心头一震，欲火直冒。想道：

“真料想不到她是个天生尤物，我决定来此瞧瞧之举，总算没错……”

要知陆鸣宇一生在脂粉业中厮混，阅人甚多。因此，他能从女性的体态、动作、表情等各方面，看出这个女人的特质。

这种本领，大凡是沉溺欲海中的玩家，差不多都具有，不足为奇。

他闪电般跃到窗下，一推窗子，人已如轻烟般飘入室内，还顺手把窗子关好了。

(LuoHuiJun：抱歉，此书在这里少印了一页，不便之处，敬请原谅。)人，大致上分为两类，一是最好的男人，一是最坏的男人。

关于后者，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发现这等例子。越是声名狼籍，被认为“色狼”的人，就越容易勾搭上女人。这原因不仅是因为这种男人手段高明，主要的还是女人得知他这方面的声名，反而自愿与他接近。概略地解释的话，那是因为她们想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能够玩弄女人。同时又希望自己能降住他，使他成为裙下不叛之臣。

总之，女性们觉得坏男人有吸引力，那是基于心理上的弱点，乃是主要原因。

慧心一方面警告自己，但另一方面，她双脚已开始移动，向他行去。

她的步法姿态，已经经过训练，大有烟视媚行的迷人风情。当然这是吴丁香的指点，李慧心自己再聪明些，也创造不出这等风流体态。

陆鸣宇迷惑地吞一下唾沫，心想：“她真是罕见的尤物……”

要知他阅人无数，已深知一个女人必须假以时间，才能成熟。因此，像李慧心这般年轻的美女，居然已有如此成熟动人的风韵，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以他来说，也是平生仅见。

因此他心中窥喜，全身充满了欲，已忘了其他任何的事了。

李慧心已迫近陆鸣宇，她内心是如此渴切的希望投入他怀中，尝试一下他拥抱的滋味。

但在最后的一刻，她突然停止。

陆鸣宇面上一阵讶色，因为她的举动，实在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李慧心有点感到痛苦，因为她猛可记起，自己原是白璧无暇的处女，有生以来，从未尝试过男女之间的事。

因此，她别说与陆鸣宇同床共寝，即使是作初步的拥吻和爱抚，她也会马上露出马脚来。

所以她才会在最后一刻，停住了投入对方怀中的动作。

她一言不发，转身向室角行去。

陆鸣宇目光迅快一掠，但见屋角有布帘垂下，分明是她私用的便所，顿时会意，当下微微一笑，游目打量此房其他各处。

李慧心躲入帘后，发出悉索的脱衣声音。

过了好一会，陆鸣宇双眉一皱，似乎有所警觉。接着凌厉地转向那幅布帘瞪视，手掌微微提起，已经连聚真力。

陆鸣宇的一身武功造诣，非同少可。若是全力一掌隔空劈去。别说是布帘后的人，即使是墙壁，也可能被劈个大洞。

他冷冷道：“周夫人，出来。”

布帘飘动一下，同时发出女子的轻咳声。

陆鸣宇掌势欲发，可是大概是听到她的轻咳声，所以中止了发掌之势。

他再冷冷道：“出来，否则我就出手啦！”

帘后传出一阵咯咯娇笑之声，她笑了好一阵，才道：“你急什么？”

陆鸣宇双眉皱得更紧，因为他感到这个口音，似乎略有不同。

若在平时，他必定立下毒手，毫不迟疑。可是目下他欲念未熄，警觉性远比不上平日，是以还没有出手。

他问道：“你怎么啦？为何忽然有害怕之意？”

他是从对方声音中，体察出其中含有轻微的恐惧。

布帘后的女子，果然大为恐惧因为照原来计划，阿烈和高青云等七八位高手，应该在暗号发出之后，十句话的时间内赶到露面。

可是现在外面毫无动静，而她拖延时间至今，已经是计穷力竭，没有法子再拖下去了。

陆鸣宇得不到对方回答，顿时涌起一腔杀机，代替原先的情欲。

他挥掌一扫，掌力呼地涌出。

屋角那幅布帘，疯的一声，整个掀起来，露出里面的女人

陆鸣宇那么老练之人，也不禁一怔。

原来这个女子，身上已经不是袒腹露背的艺衣，而是劲装疾服，手提长剑。

但这还不希奇，最令人愕然的是这个女子，已不是早先媚态横溢的李慧心，而是俏丽的欧阳菁。

陆鸣宇曾经向她施展过“蛊术”，所以可以算得是十分熟捻了。

他一望之下，顿时明白在欧阳菁身后，定是有一道秘门，刚才那个媚艳少女，乃是打秘门逃掉。

这个灵警无比的魔头，在霎时间，已考虑到“逃或出手”的问题。

本来他是以逃走为主，绝对不想动手。

可是当他以掌力卷起布帘之际，耳中已听到门外和窗外，都传来轻微的声响，显然已有人防守。

因此，他迅下决心，务要擒下这个少女，作为突围而逃的人质。

假如他晓得在外面的不过是欧阳菁的家将们，则他必将毫不迟疑地逃走。

欧阳菁左手迅即又拔出一匕首，那对宝石似的大眼睛，凝瞪着对方，冷冷道：

“陆鸣宇，你还打算作困兽之斗么？”

陆鸣宇连聚起全身真力，阴险地笑一下，道：

“你这话完全说错了，困兽之斗，是你而不是我。”

以陆鸣宇的声名和造诣，这话一点也不算嚣张。

他们此刻相距只有七八步，乃是出手即及距离。欧阳菁纵想从暗门中逃走，可是她必须挡得住陆鸣宇的一击，才可安然而退。

因此，她必须计算过自己能抵挡得住对方这一击，方敢作逃走退开之举。

可是她目前最大的困难，还不是对方凶险万分的一击，而是接下去没有人能阻挡陆鸣宇遁走。

要知目下阿烈和高青云，以及诸大门派的高手，全都不在此地。这儿只有欧阳菁和她欧阳家的三家将在场，若是只求自保，仍有能力，若想绊住陆鸣宇，就完全办不到了。

欧阳菁现下的身份，与以前不同。以前她在这等形势之中，但求自保便可。因而她可以告诉对方，此地别无他人，他尽可以逃命。

陆鸣宇一定不会拒绝她这个建议，因为欧阳家的三家将，亦是著名人物，他决计不敢轻易招惹。

然而欧阳菁目下身为阿烈的“情侣”，大有可能变成查夫人。这么一来，阿烈的血海深仇，也就等如是她自身的仇恨一般。

人人均知陆鸣宇如若这番逃掉，一定没有希望找到他了。

欧阳菁当然知道这一点，是以她的难题，除了须得挡住对方凌厉一击之外，尚须想法子缠住对方。

这情势说时罗嗦，其实在陆鸣宇和欧阳菁之间，各自肚中有数，根本不必思索。

陆鸣宇连集功力，左掌呼一声隔空拍去。他掌势出处，顿时劲风疾卷，还挟着强烈的破空之声。

欧阳菁亦同时发动，双袖拂处，一宗物事掷在靠近对方的地方，他自家也指拂裳拍，使出家传武学，一招“金沙射影”，侧身向对方冲去。

陆鸣宇的掌力到处，欧阳菁但感重逾山狱，全然没有办法硬拼，当即仗着家传武功妙诀，使出“打”劲，娇俏轻灵的身躯，如陀螺般疾旋，歪开一旁。

她虽然不会毙死对方掌力之中，可是也被这一阵强大绝伦有力道，震得血气浮动，呼吸为之窒息了一下。

但这并不是陆鸣宇的目的，他的这一掌，已经用尽了平生的本事，刚中有软，强劲中含有沾缠。为的是要迫使欧阳菁不得不出手抵挡。而她一出手，就非得使“巧”劲消卸对方的力道不可。

这么一来，便演变为现在的倩势了。那欧阳菁本是在随地可以退走的位置上，现下却深入室内，失去了逃走的有利机会。

陆鸣宇右手已同时击出“银骷髅”鞭，正待继续攻上。忽见地上射起一蓬五彩轻烟，恰好拦阻了去路。

这一蓬五彩轻烟，就是欧阳菁施放的。冀北欧阳家以诡毒奇谲的手段，闻名于世，故此欧阳菁忽然施放这等奇异法宝，并不奇怪。

陆鸣宇身负绝学，又曾得到怪医齐唯我的讲究。对于各种剧毒，不但懂得多，而且有极大的忍受能耐。

因此他对这一蓬彩烟，并不太放在心上。假如是在宽敞之地，欧阳菁

有逃遁的可能时，他定必毫不考虑地直扑过去。

但目下欧阳菁既然不能逃走，他亦不急在这一时，挥掌一扫，劲风激射，顿时把彩烟刮散。

欧阳菁原本指望这一桩家传的“大痹烟”，使对方发生麻痹现象，虽然不能趁此机会擒下他，但至少也使得对方功力大减，因而可以鏖战一阵功夫。

要知她使用的这种“大痹烟”，不属毒物之列，而功效也仅仅使人感到麻痹而已。

因而一般擅长抗毒之人，反因此物物性奇特而无法抵挡。

以陆鸣宇的功力，纵然中了“大痹烟”，但也能连功压制，仍然可以行动。

欧阳菁只指望他受到牵制影响，便不能使出十成功力对付自己。反过来说，自己却可以把他绊住，等候阿烈等人赶到。

但见陆鸣宇大步逼过来，面上泛起奸险狠毒的笑容，凝视着欧阳菁。

他原是色中魔王，凡是看见女性，便会本能地胡思乱想起来。

他眼见欧阳菁如此绮年玉貌，白皙的面庞上，微现惧色，更使他激起某种欲念。

当然在这种局势之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美丽少女怎样，但他内心中，仍然作种种的想法，因此，他的目光中，射出烈焰般的光芒。

欧阳菁厉声道：“陆鸣宇，我问你一个问题。”

陆鸣宇中止了迫进之势，冷冷道：“问吧！反正任何人也没有法子救你了。”

欧阳菁讶道：“这话怎说？”

陆鸣宇道：

“你我功力相去悬殊，我若全力一击，你一定禁受不住。因此；任何人也不敢鲁莽闯入来，以免迫我立下杀手。”

欧阳菁一直心急阿烈等人还未回来，倒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经他这一提醒，想想甚对，不禁大为惊慌。

陆鸣宇又道：

“我也不轻易杀死你，除非别人迫我。因为我打算利用你，逃过这次劫难。”

欧阳菁故作冷静，道：

“没有那么便当的事，我且问你，当日你从洛阳逃出重后，为何不远走高飞，反而躲在这一处离洛阳不远的地方？”

陆鸣宇道：

“远与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假如我不是自露破绽，你们岂能找得到我。”

这时，屋顶上传下来格嘞格嘞的声响，生似有人想掀开屋瓦。

“欧阳菁，你猜我能不能一招之内，取你性命？”

欧阳菁没有回答，因为她深知这个恶魔，一定可以办到。

屋顶上的响声，使陆鸣宇一直抬头观看。

假如屋顶突然出现一个大洞，足以供一个成年人穿过而跳下来时，他将毫不考虑的出手杀死欧阳菁。

欧阳菁也不敢妄动，她知道若是趁对方注视屋顶之时，急忙逃走的话，适足以坠入对方的诡计之中。

原来我们的眼睛，除了眼珠所向之处，看得见事物之外，眼角另有一

种“余光”作用，可以视看。

因此，我们在街上走动之时，如果有人忽然从侧面撞来，我们能够发觉而加以闪避，不须直接注视才看得见。

在武林高手而言，这种能力训练得更为高明和敏锐，是故欧阳菁目下的动态，仍然是在陆鸣宇监视之下。

她若是做出逃走的举动，陆鸣宇不但马上发现，同时还可以掌握有利的形势，一下子把她擒获。

假如她不逃走，全神应付的话，则陆鸣宇仅能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她一击制死，而不能在三招两式中，把她生擒活捉。

欧阳菁也觉得奇怪，心想屋顶上之人，不知是谁？为何要掀掉屋瓦？难道真敢从上面跳入室内不成？

因此她也禁不住仰头观看。

陆鸣宇目光不离屋顶，口中冷冷道：

“欧阳菁，假如你肯合作，让我逃过此处，我将让你得回代价。”

欧阳菁很不高兴地答道：“废话，谁跟你合作？”

陆鸣宇道：

“若是你使我多费手脚，我将在你身上报复，你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欧阳菁几乎愿意接受他的条件了，因为目下的形势，已经铁定是被擒或被杀的结果。

别人虽然想加以援手，无奈投鼠忌器，变成有力难施。

她没有开口回答，陆鸣宇继续道：

“你若是不能把握时机，做应做之事，则与一般的庸脂俗粉，有何区别？”

欧阳菁忖道：

“我应做之事，就是拖延时间，等到阿烈他们赶到，然后我舍此性命，使这恶魔逃不过大劫……”

她想到这里，不由得打个寒噤。

她有生以来，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清晰地感觉到“死亡”，在以往，虽有危险，但“死神”好象仍是模糊的影象，决不似现在这般鲜明而接近。

此外，这种牺牲自己的思想，也使他大为震惊。以她的家世，所接受的教育，无不是以自己为重。讲究的是不惜牺牲多少生命，也须得保全自己然而她却为了阿烈，发生牺牲自己生命的想法，这在欧阳菁来说，简直是疯狂的想法。

屋顶上的瓦片直到现在，尚未揭开一块。

陆鸣宇冷冷道：

“欧阳菁，我不想杀死你，但如果我没有法子生擒你，那我就必下毒手，至少也捞回一点本钱。你最好还是不要抵抗，免得我以后对你不客气……”

他这话已表示马上就动手了，欧阳菁不禁心头大震。

屋角传来李慧心的声音，道：

“欧阳姊姊，别听他的鬼话，不管你现在抵抗与否，只要落在他手中，定必遭受污辱无疑……”

欧阳菁吃了一惊，目光从屋顶收回来，向她望去。她吃惊的是李慧心此刻应该远远避开才对，岂可再度现身？

幸而她的吃惊神情，亦可解释为听了李慧心之言以后的反应。

要知李慧心与她不同，她自己多多少少有抗拒之力，但李慧心便完全

没有，一旦落在陆鸣宇这恶魔手中，那简直连营救的机会也没有，而在陆鸣宇而言，拿李慧心来威胁这一方之人，效力亦是一样。

她现在只希望李慧心赶快知机退走，不然的话，陆鸣宇突然扑去，她将成为对方砧上之肉。

李慧心不但不退，还道：

“欧阳姊姊，人生终不免一死，你不必害怕。”

陆鸣宇目光仍然注视着屋顶，因为上面这刻已没有声响，他为人狡诈多疑，这刻可就认定对方正在施计，想使他注意力移到李慧心那边，这时，屋上之人，即趁机扑下来。

他冷冷道：

“胡说，你一个女儿家，懂得什么？我乃是堂堂一帮之主，岂可言而无信。”

李慧心马上斥道：

“以你的为人行事而论，正是当世第二流的奸恶之士，岂可相信你的诺言？”

陆鸣宇不禁讶异起来，道：“为什么是第二流？”

李慧心道：

“因为第一流的恶人，反倒能够言而有信。因此，他一旦得到机会，便有许多忠心耿耿的死士，为他卖命，乃可雄霸天下，窃国称侯，这等人的才智，高你百倍，亦有过人的定力，这才算得上是第一流恶人。像你这等材料，只好退居第二等而已。”

陆鸣宇道：“这等理论，本人倒是第一次听到。”

李慧心好象还要说话，欧阳菁心中急得要命，恨不得过去给她一个耳光。

她正要不顾一切的给她一个暗示，忽见她一下子退出暗门，顺手还将布帘拨下，遮住了角落。

欧阳菁心中松了一口气，注意力马上集中在陆鸣宇身上。

陆鸣宇没有理她，却突然道：“奇怪，你居然想与我一拼么？”

原来欧阳菁斗志一起，马上就有一股杀机和气势，涌扑到对方。

欧阳菁冷冷道：“刚才那位妹子说得好，人生终不免一死，我总算想开啦！”

她猛可扑去，双剑划出两道精光，他取敌人上中两盘要害。

陆鸣宇不得不放弃屋顶，手中银骷髅鞭一挥，劲力如山涌出。

欧阳菁扑出的身形，顿时被他震退。

不过她却斜飞开，落在近门帘那边。

她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陆鸣宇冷嘿一声，纵身扑去，拦截她的逃路。

但他的动作，显然不够俐落迅快。

欧阳菁刷地掠过，身形已落在门口。

这时候陆鸣宇虽然尚可追上她，出手攻击，可是假如到处有人接应欧阳菁的话，亦可及时出手，把他调换下来。

因此，陆鸣宇马上放弃此念，屹立当地，转目查看。

在他刚才站立之处，还可看见贴地面尺许，有一层淡淡的彩烟，这层淡烟，不问可知是欧阳菁最初发出的家传暗器“大痹烟”，虽然起初较浓的彩烟，已被陆鸣宇以掌力刮散，但余烟未尽，其后还袅袅冒起。

这正是何以屋顶发出阵阵掀瓦之声的缘故了，敢情屋顶之人，早已得悉这桩暗器之妙，晓得还有一层淡淡的烟气，效力仍然强大，适好陆鸣宇进迫欧阳菁，移到该处。因此，这个人马上弄出奇异的声响，使陆鸣宇转移了注意力，没有发觉这一层淡烟。

陆鸣宇并不是查看这层烟气，因为当他纵起之时，感到双脚麻痹，马上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这刻他查看是四周的情形，看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逃脱大劫，他便是这种反应迅捷，分秒也不浪费的人物。

欧阳菁见他不会进来，松了一口气，连忙退出门外。

她心知李慧心的突然退下，必是得到家将传声指点，现在外面一定有家将把守着。

陆鸣宇在未恢复原状之前，一定冲不出来。

果然她一退出屋外，家将之一的欧阳无惧，马上守在门外右侧。

欧阳菁跃上屋顶，另一家将欧阳无阻已守在上面。

她低声问道：

“查公子还未来么？”

欧阳无阻低语道：

“他们一定是被这厮声东击西之计，完全诱开了。”

欧阳菁急忙道：“那么这厮多久便可恢复？”

欧阳无阻道：

“此人功力深湛无比，大概很快就能恢复……”

欧阳菁望住这个黑衣老者，焦急地道：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欧阳无阻忽然举手制止她说话，头颅微侧，作出倾听状。

他只听了一下，便道：“来啦！他们赶来啦！”

欧阳菁深知他们均擅视听之术，顿时心花怒放。

转眼间两道人影齐齐飞落在院中，风声劲烈。

这两人落地现身，一个是“白日刺客”高青云，另一个是查思烈了。

他们甫一落地，欧阳无惧已向他们作个请入屋内手势，另一双手则比划兵刃砍劈之姿势。

阿烈一言不发，像一阵旋风般卷了入屋。

他练就当世纪艺，浑身不怕袭击，是以毫无顾忌。

屋内的陆鸣宇一见阿烈冲入，饶他经历多少大风大浪，但面对这个曾经击败封乾的高手，他的胆气，也不由的一寒，面色跟着大变。

但见电光打闪，宝刀出鞘，喝声余音未歇，他的刀已攻到陆鸣宇面前。

阿烈这一招如此威猛狠厉，即使是与他交情极好的高青云，也大大一愣，瞠目结舌了许久。

陆鸣宇万万想不到阿烈一冲进来就动手，而一动手就这么厉害。若然是因为仇恨而产生这么强大的杀机，则他这刻的表现，那仇恨必定连三四海

也容不下。

只见刀光过处，劈中了陆鸣宇手中挺竖的银骷髅鞭，发出“锵”的一声大响。

陆鸣宇蹬蹬蹬连退三步，眼中也泛射出凶毒的光芒。

奇怪的是阿烈一招之后，竟不再出手，只提刀遥指着对方，生似是用此刀威吓对方，又似是在诅咒对方。

陆鸣宇手中的银骷髅鞭忽然坠在地上，高青云以及欧阳菁等人，才知道阿烈不动之故，敢情是这一招，已经重重伤了对方。

高青云举步入室，厉声道：

“陆鸣宇，你作恶多端，纵然死一百次，也不为过。可是你眼中却尽是怨恨之意，凭你也配不忿今日的结局么？”

他质问之声一歇，便转头看看阿烈，忽见他也是忿恨无比的表情，顿时一怔，大感迷惑不解。

这是因为他猜出陆鸣宇不忿之故，是遭受了重创行将倒毙。

但阿烈却仇恨什么呢？他终于及时赶到，亲手诛杀了第二号仇人，就算觉得不能完全解恨，至少也有这么一刹那的“痛快”呀？

陆鸣宇深深吸了一口气，身子向后一倾；恰被墙壁所挡，所以仍然保持站立的姿势。

他恨声的道：

“查思烈，若论武功，本人尚有与你拼个死活的能力，但你这一刀，气势之强，杀机之盛，天下古今，可推第一，因此本人虽然重伤，心中仍感不服。你只是巧逢这个机会，才施展得出这一招……”

换言之，他因为不是伤败在武功之下，所以心中极为不忿。

高青云这时才知自己猜错了，这个一代魔头，只不过由于没有与阿烈放手一拼的机会，而感到忿恨不平。

阿烈怒声道：“快见你的鬼！”

陆鸣宇嗔目道：

“以你这等心地，日子久了，准保又是另一个杀星……”

他忽然想到若然如此，则武林各派，千方百计谋求和平安宁之心，终归失败，顿时大为欢畅，仰天大笑起来。

高青云理会得出此意，是以不由得皱起眉头。

只听陆鸣宇的笑声，逐渐低微。

这时候，一山大师、风火双剑、裴坤亮、姚文泰等七八人，已经到达，恰好看见陆鸣宇笑声消歇，身子坠落在地上的情景。

众人眼见这一个混世魔王，已经死亡，而且本是在千艰百难之下，忽然如此容易就除掉了，都感到难言的轻松宽慰。

高青云道：“思烈，此人已死啦！”

阿烈咬牙切齿，道：

“但阿菁他们却被这恶魔所毁啦！好不恨杀人也……”

高青云骇然道：“真的么？”

外面传来欧阳菁的声音，叫道：

“那恶魔已经死了没有？”

人随声进，俏生生的纵落阿烈身边。

她显然没有听到阿烈的话，高青云眼睛一转，锐利地视察这个少女，

顿时大感讶异，连连摇头。

阿烈没有瞧看欧阳菁，忧地道：“他已经死啦！”

高青云哈哈一笑，道：

“思烈，你先别慌，我不知你刚才的说法，有何根据，但以我看来，并没有那等事。”

他知道阿烈的心情，乃是沉重得不敢瞧看欧阳菁，是以赶紧含蓄地提醒他，叫他放心观察一下。阿烈这才转眼打量欧阳菁，他深知高青云阅历丰富，眼力过人，既然这样说，必定十不离九。欧阳菁没有听懂高青云说什么，直着眼睛去瞧地上的死人。

此时一山大师等人，也走入房内，

姚文泰佩服不得了，道：

“查公子一招之间，就击杀了这个罪恶满天的恶魔，如此神勇，武林史上，又添新页啦！”

阿烈一瞧欧阳菁果然不似有什么祸事发生过的样子，心中一定，连忙自谦几句。

他趁着众人检查陆鸣宇的尸体之时，捉个空向欧阳菁道：

“你没事吧？”

欧阳菁道：“我差点被他迫死了，谁说没事。”

阿烈急急追问道：“但你没有受到伤害吧？”

欧阳菁道：“当然没有……”

阿烈这才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埋怨地道：

“但我一赶到时，你却说……”

欧阳菁道：“我只是被他整惨而已，没有什么别的话呀！”

阿烈转念一想，道：

“我生出误会，也未免不是好事。如果我不是那么忿怒，刚才的一刀，绝对无法达到这种最高境界。你可知道，凡是我化血门中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一招，摧天撼地的无上境界，逍遥老人也以此期望于我，我总算试过一回，实在足以自傲了。”

欧阳菁道：“我去瞧瞧李慧心……”

在这间屋子里的人，个个心情舒畅。可是在十多里之个的两处地方，有两个人的心情与这边有天渊之别。

这两个人一是吴丁香，她面临灭亡或失身选择，而这两者，都是可悲可悯的命运。

另一个人是李益，他离开吴丁香之后，驾着马车，在黑暗中驰行之时，心情之痛苦沉重，难以言宜。

他明知吴丁香以“殉情”的挚爱，让他得脱虎口，因此，这更使他觉得心灵的负担太以沉重，他应该在那儿，与吴丁香一齐面对任何劫数才是。

由于他心情紊乱，使他几乎迷失了方向。

车轮碰到一块石头，“崩”地一声，震力甚强。李益如梦初醒，定一定神，暂时抑制着情绪的波荡，用心查看方向。

李益自小在此长大，因此只查看一下，就晓得应该往哪儿走，才回到大路上。

此外，他更知道钱如命的庄院，就在一座树林的另一边，距此不远。

他虽然已驶行了不少路，但都在打圈子，是以距钱如命的庄院，最多

不会超过里许之遥。

李益举手拍拍额头，自语道：

“我这是怎么搞的？平日总是自诩才智，现在一碰上事情，就张惶失措起来，现在我最需要的是冷静……”

他迅即冷静下来，一面策马前行，一面想道：

“吴丁香现下落在钱如命手中，对方凭恃武功，凌虐别人。我唯有立刻去找比她武功更高强之人，才能救得吴丁香……”

此念一生，顿时记起高青云。

当下便不迟疑，赶紧驱车急驰。

他才驰出一箭之遥，转过林角，忽见道旁有一座茅舍，透射出灯光。

这刻已是三更半夜，屋中之人若是未睡，自然便得点灯火，才能见物。

可是问题却是，在这等僻野荒郊之中，有什么事情使这一家人如此忙碌，半夜还在工作？”

若是在都市内，半夜点上灯火，未必就是工作，因为有些人也许不习惯黑暗，须得点上灯火。

但在乡司，决计不会有这等“浪费”的习惯，此所以显示出必有问题。

李益一眼望见，心中感到奇怪，不过他身有急事，是以实在无暇追究。

马车很快地掠过屋前，李益在百忙中，投以一瞥。

但见屋门一半掩上，一半打开。

他的目光一透入去，只见照亮的室内，正中央处摆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

此外，好象已没有别的人了。

李益讶然忖道：

“此人睡觉之时，为何不熄灯，又何故打开半边门，让寒风灌入？再者，床铺何以摆在正中央呢？”

这些疑问掠过他心中时，马车已驶出丈许。

忽听一声哀号，从屋中传来。

李益心头一震，猛然勒住马车。

他虽是赶路心急，但这一声哀号，听起来极似是疾病侵袭的痛苦叫声。

李益是极有修养之人，平生所读的圣贤之书，总是教他先顾别人的痛苦，才可理会自己的问题。

当下勒马停车，回头侧耳而听，那间茅屋内，果然传来阵阵呻吟之声。

李益迅即下车，举步向茅屋走去，付道：

“假如那人病重，我好歹顺路把他送到城里，延聘名医诊疗……”

他一下子就走到门前，但见屋内正中央处，一张破旧木榻，只铺着一张破席，躺在上面的人，动也不动。

李益喂了一声，可是那人全无反应，但呻吟之声，却不断的送入耳中。

李益走入屋内，斗然停住脚步，诧异地望着那人。

原来他一入屋，便马上发现两事，不合情理。

第一件是这个人全身上下，包括嘴唇在内，都纹风不动，使他感到这阵呻吟声，并不是此人发出。

第二件是榻上之人，身穿儒服。十分干净齐整。那一身衣服，生似刚刚换上，而不像曾经穿着，而又在榻上睡过。

除了这两大原因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人清秀整洁，看来不似是住在这

等地方之人。

屋内的简陋，也是令他觉得气氛不对的理由之一。

李益第一个念头是：“莫非此人已死，所以穿得齐齐整整，准备入殓？”

但这相想法马上就被推翻，因为榻上那人，胸部微微起伏，显然未曾死亡。

呻吟之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地在屋内回荡。

李益定定神，举步走到榻边，低头望去。

但见此人双鬓微斑，眉目端正。

他忍不住喂了一声，道：

“这位先生可是睡着了？”

榻上之人没有反应，李益本来也不期望对方回答，当下伸手，按在那人额上。

但觉对方温度正常，既不似死人冰冷，又不似病人发热。

他心中虽是纳闷，然而只要这人并非急待援救，他就不能浪费时间，须得马上离开，赶往城里去。

当他转身行开时，那人仍然躺着不动。但李益走到门口时，却发现有一人，站在门外，阻住去路。

这个人两鬓微斑，面貌清秀斯文，正是刚才榻上所见之人。

李益头也不回，拱手道：

“先生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

那个清秀的中年人笑一下，道：

“你见到榻上之人，但误以为是我，是也不是？”

他言下之意，似是暗示他并非榻上之人。

李益抑住自己回头查看的欲望，道：

“是与不是，都无关重要了，在下有急事在身，改日再奉访吧！”

但对方阻住去路，并没有让他过去的迹象，因为他动都不动，面上仍然微微含笑。

李益心中的焦急，完全从面上流露出来。虽然如此，他仍然察觉那阵呻吟声，自从此人出现后，已经停止。

他又拱拱手，道：

“先生万勿耽误在下的时间，在下说的句句皆是真话。”

那人徐徐道：“敝姓王，名鸿范。”

李益只好道：“原来是王先生，在下李益，幸会得很。”

王鸿范道：

“我只请教你一个问题，李兄如有急事在身，何故又折回此处？”

李益道：

“在下听到呻吟惨叫之声，心中以为有人生病，是以折回来瞧瞧而已。”

王鸿范道：“李兄懂得医药之道么？”

李益道：

“在下不懂，不过在下打算赶住城里，若是顺便把病人带到城中求医，也是一举两得之事……”

王鸿范道：“但此举岂不是耽误了你自家之事？”

李益道：

“在下虽然焦急万分，但也不能见到病危之人而坐视不管，这话只不知

先生信也不信？”

王鸿范点头道：“我本来就是这样猜想，为何不信？”

李益忙道：“既是如此，在下便得赶紧动身啦！”

王鸿范道：“别急，你今晚决计赶不到城里。”

李益讶道：“王先生敢是打算禁阻在下动身？”

王鸿范道：“不是，我只是说你自己回不了宜阳。”

李益道：“为什么？”

王鸿范道：

“因为你在这附近绕圈子，已绕了不少时间。我查看之下，才知问题出在那匹牲口身上……”

李益大感意外，道：“牲口怎样啦？”

要知此处距宜阳路程不近，如若步行而去，费时甚多，再等到高青云阿烈等人赶来，不知又得费上多久功夫。

王鸿范道：

“这两匹牲口受过训练，只肯绕着那边的一座庄院打转，不肯住别处去。”

李益大惊，道：

“若然如此，在下更须赶快上路，我可以弃车步行……”

王鸿范道：

“我知道你是钱家庄出来的，那钱家庄古古怪怪，少有好人，所以起初我还以为你是他们一帮……”

李益忙道：

“不在下是被害人，现下赶快逃返城里……”

他忽然警觉地停口，不敢把搬救兵之言说出。

王鸿范道：

“你一离庄，我就觉得奇怪，所以到庄内瞧了一下，以我想来，你既不是武林中人，定然不是自行逃去，况且又坐上这一马车，可见得是人家摆布好，让你去上当。等到你最后发觉不妥之时，而弃车步行，但为时已晚，庄中之儿便可轻而易举的追上你。”

李益惊道：“在下全然没想到这一点。”

王鸿范道：

“我看到钱如命的大厅内，多了一个风姿甚佳的少妇，她是你的什么人？”

李益道：

“她……她是……唉！一言难尽，总之，我们感情很好就是了。”

王鸿范道：“但她却精通武力，不知何故与你混在一起？”

李益沉吟一下，才道：

“王先生的住处，距钱家庄这么近，恐怕与钱家庄也有点关系吧？”

王鸿范道：“你当真认为我与他们是一路的么？”

李益摇摇头道：

“在下的感觉中，恰恰相反。你一点也不似他们……”

他瞧着对方秀逸的面庞，斑白的双鬓，更使他有一种可靠、公正等意味。

王鸿范道：

“老实告诉你，我不但不是他们同路人，甚至是他们的对头，我一直监

视着和钱如命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因为他是当世人间的第一恶人。”

李益但觉他有一种高贵庄严的风度，使人不能不相信他说的话。

当下道：“这人自称姓张，自己也说是第一恶人。”

王鸿范道：

“我是从洛阳一直跟踪他，来到此地，他碰上钱如命时，由于身上伤势而无法抗争，是以被钱如命趁机施以暗算。”

他停歇一下，又道：

“若论钱如命的功力，虽然也可列入高手之林，但假如那恶人不曾受伤的话，她可就远不是他的对手了。”

李益道：“假如王先生当时要擒下那恶人的话，只不知办得到办不到？”

王鸿范道：“当然办得到啦！”

李益道：

“假如王先生不解释何以不擒下那人之故，在下恐旧不能相信王先生的话了。”

他质问的极合情理，因为王鸿范既与那“张君”作对，从洛阳一直追踪而来，这时张君身上的负伤，无力抵抗，则他为何尚不下手？而任令张君落在钱如命手中？若果他对此举不能作满意的解释，则他刚才说的话，可能全部是假。”

王鸿范笑一下，道：

“你的怀疑十分合理，我不知道我的解释，能不能令你满意。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可以用行动证明我的立场，例如我马上把你送到城里，可以比乘车还快的多。”

他的仪表风度，以及谈吐举止，都在显示出他不但极有学问教养，而且还有一种尊严，令人深信他不是坏人

他又道：

“我与这个天下无双的恶人，只是基于邪正不两立的立场，而想沫除他。可是由于还有一个人，必须在那恶人身上，一雪灭门血恨。因此，我特地留下此人性命，甚至让他休养伤势，不加打扰，等他恢复武功，以便他的仇家，得以与他作震惊武林的决斗。”

李益不由是睁大双眼，道：

“假如你肯将张君的仇人姓名见告，我也许晓得……”

王鸿范道：

“你怎会知道？但我仍然不妨告诉你，这人姓查，名思烈……”

李益道：“果然是查兄……”

王鸿范道：“你如何认得他？”

李益心下踌躇，拿不出主意，要不要坦白告诉对方。这是因为阿烈等人，在宜阳的行动，这刻不知已成功了没有，若然泄漏出去，可能被陆鸣宇得悉，则这个恶魔，定要迅即逃生，使阿烈等人功亏一篑。

但是从王鸿范的样子风度等等，都使他认为不会有问题，似乎又不好意思不告诉他。

他才自沉吟，王鸿范已道：

“且不管你如何认识查公子的，我只想知道，钱家庄内的那个少妇，可是将遭受危难？不然的话，你急急赶返城里干什么？”

李益一想起吴丁香，顿时幻想到她已被“张君”蹂躏的光景，不禁心如刀割，痛苦不堪。

王鸿范道：

“看你的神情，可知果然是她有危难了。”

李益点点头，道：“是的。”

王鸿范道：“是不是钱如命要杀死她？”

李益没有作声，因为这亦是可能性之一。

王鸿范道：

“这个女人十分可厌，假如有可能的话，我宁可面对比她更强大的敌人，而不愿与她动手。”

李益道：

“据她自己说，她已练成‘厌功’，能令人十分厌烦而遭遇失败。”

王鸿范道：“我知道……”

他微微一笑，又道：

“虽然我还可以对付她，可是在我来说，动手本来就很不好了，何况是令人如此不愉快的敌人……”

李益惊讶地瞧着他，道：

“王先生口气之中，大有修道人清静无为的意味，在江湖豪侠之中，恐怕不易见到……”

王鸿范道：

“我本就是修道之人，但为了报恩，只好暂时还是尘网中打滚了。”

李益也了决心，决定完全信任对方。

当下道：

“王先生，在下赶赴宜阳，实是刻不容缓之事。因为查思烈兄在城中，他一定肯帮我的忙的……”

王鸿范讶道：“他几时赶来了？”

李益道：“不到两天。”

王鸿范沉吟道：

“若然他已经来到此地，可能是为了钱家庄那个恶人”

李益道：“不，据说在宜阳还有一个恶魔。”

王鸿范道：“那是以前丐帮帮主陆鸣宇。”

李益道：“王先生如果能把在下迅即送返城里，感激不尽，甘愿卸环以报。”

王鸿范道：“你放心，钱如命不会杀死她的！对了，她叫什么名字？”

李益道：“她姓吴，名丁香，外号是紫衣玉箫……”

王鸿范道：“我闭关多年，没有听过她的名气。”

李益道：

“她的危难，不但是钱如命会杀她，最可虑的是张君将要与她……与她……”

他一阵涌心，底下的话实在说不下去了。

王鸿范同情地望着他，但显然还不打算行动。

他等李益把注意力再度集中起来时，才道：

“李兄英姿奋发，神宇不凡。看来应从正途出身，博取功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才对。”

李益道：

“王先生训诲的是，但目下还谈不到这些，吴丁香如是失身与那恶人，我……”

王鸿范道：

“你最好把她忘记，从今以后，也不要再与武林中人往还。”

李益歇歇气，道：“有这么容易就好啦！”

王鸿范道：

“吴丁香既是武林中人，又十分成熟，可知必非李兄的内眷，若是一段孽缘，则趁此机会，作一结束，也未始不是佳事。”

李益道：“在下但望先生相助，及时赶返城中，将此事告知查兄。”

王鸿范道：“查公子现在忙于对付陆鸣宇，只怕不暇抽身前来营救。”

李益道：“不，他一定会想办法。”

王鸿范道：“吴丁香在这事之中，敢是出过力么？”

李益道：“是的，她发现陆鸣宇，不惜冒莫大风险，亲自到洛阳去，通知高兄。”

他接着解释道：

“她原是洛川派掌门姚文泰的妻子，由于夫妻失和，各走极端，姚文泰恨她有失妇德，要取她性命。是高青云兄帮忙，使姚文泰以为她已经丧命，因此，她这次到洛阳去，所冒风险，实在很大……”

王鸿范道：“这样说来，她倒是重义报恩的奇女子呢！”

李益道：

“不是的，在下与她虽然尚无肌肤之亲，但心心相印，全凭这一段真情，才抵抗得住钱如命的‘厌功’。而张君则是凭藉对她发生的欲念，以抗拒钱如命的‘厌功’，吴丁香懂得这一点，便决定牺牲自己，诱使张君把那钱如命释放我……”

他越说越激动，捏紧拳头，又道：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顾她。若然她不肯受辱而死，我岂能独存于世？”

王鸿范听到这里，大致上已明白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但他仍然有一点不明白，当下问道：

“吴丁香以前既然有不守妇德之事，则她这回为情失身，也不算十分严重之事，相信不会因此自寻短见。”

他停歇一下，又道：

“虽然在你说来，此事十分痛心。但你从此必须与她分开，也未始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李益焦急道：

“王先生说错了，她既已钟情于我，则失身之事，便与当日不同……唉！我也不知怎样说才好。反正我从她眼色中，晓得她有一死的决心……”

王鸿范瞿然道：“你当真看出了这一点？”

李益道：“是的，可惜这等事无法证明。”

王鸿范回头招呼一声，但见两道人影，嗖然出现。

这两道人影现身出来，竟是一男一女，男的衣冠不整，大有落魄名士不羁狂放之态。

女的柳眉凤目，皮肤白皙，虽然已是四旬以上的年纪，但仍然颇具风韵，可想而知她昔年正当青春之时，应是何等动人。

王鸿范给双方介绍，李益才知道那两人是他的师弟何鸿文和师妹李鸿莲。

王鸿范吩咐他们道：

“你们的职责，是对付钱如命。此女的‘厌功’乃是下乘心术的一种，万万不可小觑。”

何李二人应了，迅即付诸行动，没入黑暗之中。

李益看了他们的动作，生似早已经商量好那般齐整。但当然他们并没有商量过，可见得他们已是心意相通。

因此，李益顿时大有所悟，晓得王鸿范所以差遣他们，为的是他们之间的深挚情爱，足以抗拒‘厌功’之故。

他一手托住李益腋下，毫不费力的使他双足离地，接着尽驰而出。在黑暗之中，李益看不见任何景色，只有耳边的风响，使他觉得速度极快。

李益这才得知，刚才王鸿范说送他返城，可以比马匹更快，这话并非虚假。

转眼间他们已经停住在一些屋宇后面，王鸿范带他绕行到一道木门前，轻轻一推，门扇应手而开。

王鸿范道：“这是堆放柴草之所，你且躲进去，待会我自会来此寻你。”

李益道：“王先生现下就去找那张君么？”

王鸿范道：“是的。”

李益道：“在下极愿能够在场，目睹先生扫荡妖氛，主持正义”

王鸿范道：

“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便来带你前往。目前我须得先侦伺对方的动静。”

李益深深躬身，行了一礼，这才走入屋内。

王鸿范转身行去，动作十分悠闲从容，然而速度却快得难以形容，忽隐忽现。若然是平常之人，定然无法看见他走过。

当王鸿范和李益到达这钱家庄之时，吴丁香和张君已经离开了大厅。

张君拉着吴丁香的手，穿过一重院落，直入一间上房之内。

吴丁香环顾一眼，灯火之下，但见这个房间陈设得相当华丽。

她黯然忖道：

“此地如果不是我被蹂躏之所，就是我丧生之地了。”

但不论她黯然神伤也好，打算毅然全节殉身也好。入得此房之后，却有一种轻松的如释重负之感。

张君左手环抱着她的纤腰，将她紧紧抱住，贴着自己的身体。

吴丁香感觉得出他正是欲火熊熊，而他这等动作，除了获得双方身体接触厮磨时的快感之外，还含有防她挣扎或自尽之意。

换言之，她目下除了乖乖就范之外，别无选择途径。不但无法挣脱，甚至连自杀也办不到。

张君凝视着这个女人时，眼中射出情欲的光芒。

他道：“吴丁香，你一定要帮助我。”

吴丁香讶道：“帮助你？”

张君道：“是的。”

吴丁香道：

“我虽然练过武功，可是在你们面前，这点功夫，似乎全不济事，如何帮助你？”

张君道：“你具有比武功更强大的本钱，那就是你的姿色，你的风韵……”

吴丁香道：

“现下我已经在你掌握之中，已是任凭宰割，我难道还有反抗余地？”

张君道：

“你的话虽然没错，可是你自家亦知道，假如你不与我合作，我的兴趣一定为之大减……”

吴丁香道：

“这对你并不重要，你不过在我身上发泄情欲而已，照我所知，钱如命已经不在附近窥伺我们，你就算兴趣略减，也没有关系呀！”

在吴丁香来说，她如是决定只求活命，则只须任得这个男人摆布即可，不须激起自己的情欲以迎合对方。

若是决定一死殉情，则她必须获得机会寻死，唯一的方法，便是使对方稍为松懈，才得以趁机下手自杀。

因此，她这刻的说话态度，都很温和，并不顶撞对方。

张君道：

“我若是只求占有你，当然是十分简单之事，只要马上撕掉你的衣服，便可以得偿大欲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

“而你定然也晓得，我这刻欲念正盛，按理说应该马上这样做。可是我仍然抑制着冲动，与你说话。”

吴丁香听了，也觉得这等情形，甚是奇异。

忍不住问道：“是啊！你为何还不动手呢？”

张君道：

“因为我深深知道，如若我这样在你身上发泄欲火，事后马上就再度被钱如命所控制。这时，不但你的性命不保，连我也难以逃大劫。”

吴丁香道：“钱如命不在附近，你何须怕她。”

张君道：

“她的‘厌功’乃是以心灵之力为主，其他手段为辅。由于我本已中了暗算，是以她可以在远处，遥遥控制。只要我欲情一旦平息，她就马上得势，重新将我控制。”

吴丁香喘一口气，道：

“原来如此，啊！你把我抱得太紧啦！”

张君略略放松一点，道：

“我要你以你的经验，尽量发挥你的魅力，使我激起最强烈的情欲。”

吴丁香没有马上回答，美眸转动，打量这个马上就要占有她的男人。

只见他额头宽阔，双眉似刀，可见得是个智力过人而又极有决断之人。他的目光凶狠而不混浊，这是武功高明，精神集中的凶手特徵。还有他那薄薄的紧闭的嘴唇，亦显示他的狡猾机智。

大致说来，他相貌略丑，可是他的紧凝气势，以及强烈凶狠的性格，却能令人忽视了他的丑陋。

尤其是在女性的立场，倒不一定要男人好看，只要他有某些特别，足以震动她的心弦，那就够了。

吴丁香突然觉得并不讨厌他，而且不管他是好人坏人，只知他是个相

当有力量的男性。

她悄然忖道：

“若在以前，我也许就投降了。可是现在，我的身和心，都已属于另一个人……”

她叹一口气，霎时间身世的凄楚，命运的坎坷，真情的幻灭，种种不幸，都涌上了她的心头……

张君身子一震，道：“你竟然不肯答应么？”

吴丁香道：“真对不起，虽然我也很仰慕你，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张君道：“只要你与我合作一次，我们就可以击败那个可厌的女人。”

吴丁香道：“我做不出来呀！”

张君道：“你已不是十七八岁的姑娘，难道还对‘爱情’存有幻想？”

吴丁香道：“那不是幻想，而是真真实实的爱情。”

张君道：

“想想看，等到你人老珠黄，或者在某些嗜好兴趣上，与他不能投合，加上天天见面，情绪渐归平淡。这时，爱情消逝，一切光辉，永不复临于你身上。你何不趁有限人生，好好欢乐一下？”

吴丁香道：“短暂的欢乐，使人更感空虚。我求的不是这个。”

张君道：

“好吧，咱们从利害上着想，假如你不助我，你的情人，终归不能平安的。”

吴丁香道：“我只能尽力而为，世上之人，那有必定成功的？”

张君道：

“这个论调，似乎与你早先所说的不同。我明白啦！你一定以为他已经抵达安全地点，所以毫无牵挂……”

吴丁香道：“他一介书生，谅钱如命亦不会再去找他的麻烦。”

张君道：

“那是另一回事，以我所知，钱如命工于心计，性情恶毒，她绝不肯放过李益的，再说她有几匹好马，都经过训练，若是外人驾驶，它们只在此庄四周兜圈子，打死也不肯远去，因此，李益这刻一定尚在附近，钱如命不难把他抓回来。”

吴丁香吃了一惊，忖道：

“我本想若是回到城中，有高青云等人，即可安全。如果他回不了城里，情况就两样啦！”

她故作平淡之态，道：

“照你所说的那种牲口，可真不易训练啊，是不？”

张君手臂微提，吴丁香两脚离开地面。

他向床边走去，一面道：

“你如果不信，我也没有法子……”

他将她放在床上，吴丁香瘫软乏力地躺着，不能动弹。这是因为张君已经禁闭了她的穴道之故。

张君俯身望着她，眼中又射出强烈的情欲光芒。

他道：“你若不与我合作，我迟早仍不免受那恶妇所制、所以我决不放过你。”

吴丁香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机会自杀，因此，她良心中并没有愧疚，

只有深沉幻灭的悲哀。

那个男人俯头向她香唇上吻下去，他的气息已喷到她的面上，嘴唇也堪碰到之时，突然停住。

吴丁香觉得很奇怪，讶异地望着他

张君道：“有人纵落窗下。”

吴丁香从时间上推算，纵然李益全无阻滞，赶到城中，找到高青云等人，也无法在这刻来到此处营救。

因此，她迷惑地想道：“是什么人前来呢？”

张君正要看她的反应，现下已从她的迷惑眼色中，判断出不会是她这一边之人，当下轻轻说道：

“这人也不是钱如命。”

吴丁香道：“也许是她派遣的高手。”

张君点点头，来人如是吴丁香这一方的，见他打算脱衣上床，当必马上现身。

但如果是钱如命派来之人，则一定暂时不动，等他上床之后，才回去报告，并不会现身打扰的。

他解开上衣，窗外仍无声响。

当下走到桌边，把灯火吹熄。

房内骤然黑暗之际，张君身形已移到窗边，快得有如鬼魅一般。

他倾听了下，外面居然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当下大感惊讶。

要知他听出早先那人，乃是落在窗下，现在他既然到了切近，则纵然对方闭住呼吸，但相距这么近，以他的听觉，必能听到对方心跳之声。

因此，他感到迷惑之极，回头一望，顿时骇了一跳。

原来在吴丁香躺着的床前，竟然出现了一道人影。

在黑暗之中，张君不但把对方看得清楚，同时亦看出对方那对湛明的眼睛，亦能够看得见自己。

这刻他方始恍然大悟，敢情此人乃是在窗下弄点响声，诱他离开床边。而他则已绕到外间那边，纵窗进入，再趁机进房的。

现在的情势，甚是分明，此人正是为了帮忙吴丁香而来的。

张君反倒不忙了，冷冷一笑，道：

“以尊驾的机智和武功，本人已认可你有一拼的资格。只不知你姓甚名谁？”

他说话之时，再度打量对方。但见他两鬓已经斑白，相貌斯文，又有稳重通达的气度。

那人道：“阁下先报上姓名。”

张君道：“我姓张，你叫一声张大爷就可以啦！”

那人微微一笑，道：“你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嚣张？”

张君道：“你又是什么人？竟敢擅闯私室？”

那人道：“吴丁香是你的什么人？”

张君哦了一声，又反问道：“她是你的什么人？”

那人道：“什么关系，暂不告诉你。但我须得保护她，现在你懂了没有？”

张君道：“不懂。”

话声中举手骈指，隔空点击。

只听指力破空之时，发出“嗤”的一声。

可想而知他指力强劲，实在骇人听闻。

那人衣袖一拂，行若无事地挡住这一记指力，手法甚是舒徐潇洒。

张君看出对方功力精深，却瞧不出这是什么家派的手法，心中大为震惊，道：

“本人博识天下各家派的心法秘艺，但这刻居然瞧不出你的来路……”

这刻不但是张君，连受保护的吴丁香，亦不知他是谁。即使说出王鸿范的名字，她亦不曾晓得。

王鸿范淡淡道：

“我的武功，在天下武林中，只不过是萤火之光。你若是精通各家派的绝招秘学，自是反而不曾注意到本人这等小小门派了。”

张君忖道：

“这话听起来似通非通，因为他如是无名门派，我可能真未见识过这等武功。然而若是武功达到这般上乘境界，则这一家派人数纵少，而名声决计弱不了。此所以他说的话，实是似通非通……”

他寻思一下，道：

“咱们暂时撇开武功之事不谈，且说你此来之意，乃是要保护吴丁香，是也不是？”

王鸿范道：“是的。”

张君道：“你打算把她带走？抑是留在此地保护她？”

王鸿范道：“自然是把她带走。”

张君道：“带到什么地方去？”

王鸿范道：“我带她去见一个人。”

张君道：“在什么地方？”

王鸿范道：“这你就不用多管了。”

张君道：“我不管也可以，假如吴丁香答应的话。”

王鸿范突然感到自己反而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吴丁香虽然不愿被此人占有，可是她终究曾得此人之助，纵走了李益，并且连她亦从钱如命手中逃出。因此，他们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与交情。

而他与吴丁香则从未谋面，她怎会轻易相信自己？在她的立场和观点来说，万一王鸿范又是一个“色狼”，则她怎么办？

倘若他对她说是帮忙李益而来，则除非提出证据，否则任何人也可以这么说。

他一想之下，顿时感到很伤脑筋。

只听张君又道：

“吴丁香与我之间，容或有些意见冲突，可是在本质上，我们是同一阵线之人。只要我答应她一件事，她就会处处反而帮着我了，你信不信？”

王鸿范迅速作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在应付这个问题之时，他不必多费心机、但须实话实说。

如果吴丁香一定不肯走，而宁可与张君在一起，以致遭他所辱，那是她自作孽，与人无尤。

他的态度，乃是他修道练气十年的结果，凡事既不消极，亦不太过积极，只尽力去做。

成功与否，他都不大计较。换言之，这是“无为而为”的精神之一种。  
他道：“好，我们可以问一问吴姑娘的意见。”

吴丁香迷惑地瞪大双眼，她的目力比不上室中这两人，是以对他们都看得不大清楚。

王鸿范又道：

“吴姑娘，我们的对话，你一定已经听见了，是也不是？”

吴丁香道：“听见啦！”

王鸿范道：“那么你须得作一个决定，是让我来保护你呢？抑是要我走开？”

吴丁香道：“在回答之前，我能不能提出两个要求？”

王鸿范道：“当然可以啦！你有什么要求？”

吴丁香道：“第一个要求，就是先点上灯，并且让我恢复自由。”

王鸿范道：“可以。”

张君不作声，直到王鸿范点上灯，并且要替吴丁香解开穴道之时，才道：

“你凭什么答应她？”

王鸿范道：

“我答应她，是我的事。至于你是否答应，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张君一怔，道：“这是什么话？”

王鸿范道：

“在我这一方面，吴姑娘的要求，我不但应该答应，并且更须帮她达到心愿，所以我一口答应了。最低限度，我已表示同意了。”

张君心念一转，忖道：

“此人武功奇异，如果有他作梗，一定无法得偿大欲。假如我能使吴丁香不信任他，或者诛除了他，则吴丁香不论是否已经被禁住穴道，仍然是我砧上之肉……”

他分析之下，现在解开吴丁香穴道之举，有利而无害，当下道：

“我原来也同意，不过是问明你的意思，以免混淆误会而已。”

他摆摆手，表示叫对方让开。

王鸿范果然走开，把灯火弄得更光亮些。

张君在吴丁香身上拍了数掌，吴丁香顿时恢复了自由。

她坐了起身，藉着明亮的灯光，打量房中这两个男人。

现在她已看清楚王鸿范，是个中年以上的人，言语举止都很斯文。一眼望去，就感到他绝对不是坏人

那张君年纪不大看得出来，大约是三旬到四旬之间，长得有点丑陋，可是却富有强烈的男人味道。

王鸿范走近一点，道：“你还有一个什么要求？”

吴丁香道：“我要问你几句话。”

王鸿范道：“请发问吧！”

吴丁香道：“你准备保护我什么呢？”

王鸿范道：“我特地来保护你的贞节。”

吴丁香和张君都不禁一愣，张君随即笑道：

“老兄，你别弄错了，她目下并没有名份管束的。”

王鸿范向吴丁香问道：“这话可是当真？”

吴丁香道：“是的。”

王鸿范道：

“若然如此，为何李益又那样说？他认为吴姑娘将会为了对得起他，而不惜舍命全节。”

吴丁香不觉怔住，心中泛起无限“知己”之感，她痴痴想道：

“原来他已完全了解我的想法，因此我若是为他而死，也很值得了。”

张君却道：

“李益的想法如何，那是他个人之事，但在事实上，她不须为他保全贞节。”

王鸿范淡淡道

“那得看她的意思了，假如她愿意为李益全节，别人便须尊重她的意思，不可以实质上侵犯她。如若不然，则与强奸任何少女一样了。”

他向吴丁香问道：“怎么样？你可是打算为李益守节么？”

吴丁香毫不迟疑地点头，道：“是的，我愿意为他守节。”

张君眼中射出愤妒交集的光芒，但他很能控制自己这等光芒，在他眼中一闪即隐，丝毫不表现出来。

王鸿范说道：

“既是如此，则此人不侵犯则已，若是无礼，我就不放过他。”

张君道：“吴丁香，此人是李益请来的么？你以前见过他没有？”

吴丁香虽然感觉到王鸿范是个好人，但终是缺乏事实根据，是以亦想得知此人来历。

当下道：“没有，我从未见过他。”

张君道：

“这就对了，也许是钱如命手下能人之一，故意帮你迫走我，好让钱如命趁机对付我……”

吴丁香道：“果然有此可能，但他可不像是这等坏人。”

张君笑一笑，道：

“世上真正大奸大恶之士，表面上绝对看不出来。”

吴丁香乃是阅历甚丰之人，自是懂得这个道理，是以没有作声。

王鸿范道：

“我一直在想，怎样才使你相信我。但抱歉得很，我在此提不出证据。除非你跟我走，见到了李益，你自然相信。”

张君道：

“吴丁香，你跟他一走，势必落在钱如命手中，再说，我也不一定要怎样你，我甚至可以答应不侵犯你……”

王鸿范道：“如果你不打算侵犯她，那就让她离开，岂不最好？”

张君道：“但我需要她帮助我，对付钱如命。”

吴丁香道：“假如张君答应不侵犯我，则我便有帮他的义务了。”

王鸿范道：“可是我走开之后，他便食言毁诺。你可别后悔。”

张君抢着道：

“吴姑娘，你放一百个心，我岂能不守诺言？他一定是钱如命之人……”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接着有任道：

“吴丁香，这厮不是我手下之人。”

话声方起，已经有几个人点燃火炬，把外面的院落照得通明。

钱如命的话声，距此约有四五丈之远。因此大家都感到奇怪，不明白她怎能在那么远的地方，听见室内的对话。

张君第一个走到窗口张望，吴丁香也跃到门边，向外窥看。

只见钱如命真是在四五丈之远。院中有十多个壮汉，手持火炬，分布在四周。

钱如命的头发高高梳起，露出那张素白的脸，远远望去，倒也颇有风韵。

张君自语道：“奇怪，她难道练成了听音之术？”

他说过之后，歇了一下，钱如命遥遥应道：

“我虽然没有练过听音之术，但我手下有人擅长此术，是以多在此处，便可从他口中，得知你们的说话。”

张君释然道：

“原来如此，无怪这儿有人得知你前来，要知你有厌功，固然是天下一大奇术，但却因这门功夫，使你无法潜踪匿迹。”

钱如命遥遥道：

“吴丁香，这个忽然出现之人，并非我的手下，我可以向你发誓。”

吴丁香道：“你的意思，是要我跟他走，是不？”

钱如命道：

“不错，我的手下刚刚回报，只找到那辆马车，却不见李公子的下落，想是此人带走了。”

吴丁香道：

“多谢你赐吉消息，只不知我如何才能采信你的活？”

钱如命道：

“那是你的事了，我只要得回张君。”

张君厉声道：“钱如命，你最好别再缠住我。”

钱如命冷笑一声，道：“只要吴丁香一走开，我决不放过你。”

吴丁香眉头一皱，向张君道：“你现在快点逃走，谅他们也追赶不上你。”

张君泄气地道：

“不行，她已在我身上施过手脚，我纵然走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了她。”

王鸿范插口道：“她有这么厉害么？我偏是不相信。”

张君道：“你不妨过去试试。”

王鸿范道：“我才不走开呢，否则你又动歪脑筋了。”

张君恨恨的哼一声，道：“你以为我不能杀死你么？”

王鸿范道：“假如你有把握，你早就下手了。”

张君气得又哼了一声，道：

“你晓得个屁，我一直担心的是当我们拼斗之时，那可厌的女人突然出现，那时我不但杀不死你，反而立刻受她所制。”

王鸿范大感兴趣，道：“这话有根据没有？”

张君道：

“我们动手之时，由于你不是时下一般的高手，势必迫得我须以全力对付你，这一来脑中存不住别的念头，而她趁机施展‘厌功’，我非受制不可。”

他虽然没有说明他乃是由于存不住任何念头时，便不能以“欲念”来抵卸钱如命的“厌功”，但听的人，包括王鸿范在内，俱都明白。

钱如命发出咯咯的笑声，道：

“阿张，你不必徒劳挣扎了，假如吴丁香不走，终必被你淫辱，以致活命不得，到了那时，你不但仍然为我所制，同时还白白害死一个人。在我说来，她因此而死，我也感到满意。”

她停歇一下，又道：“假如她随那人离去，后果如何，更不必说了。”

张君厉声道：

“既然如此，我现下何必投降，耗得一时算一时，莫非，这样做也错了？”

钱如命道：

“当然错了，你与其终归被我制服，何不趁这机会，与我联盟，由我助你一臂之力，杀死这个阻你好事之人？”

张君没有作声，双眼渐渐射出凶光。

吴丁香吃了一惊，忙道：“张君，你别受她利用。”

张君冷冷道：“你既然不帮助我，我只好帮她了。”

王鸿范道：“钱如命真有点本事，三言两语，就使得局势大见混乱。”

钱如命道：“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

王鸿范道：“我暂时不能报出姓名。”

钱如命道：“为什么？”

王鸿范道：

“你终必会知道原因。”

钱如命道：

“我不相信你能敌得住阿张。”

王鸿范道：

“敌得住敌不住他，动过手才知道。但有一点我可以先告诉你，那就是你的厌功，对天下之人，都可任意荼毒，但碰上我，却完全不管用。”

钱如命讶道：

“哦！有这等事么？”

她很快就走近窗子，向房内瞧看。她这一迫近，吴张二人，马上感到浑身不自在，心中泛起厌烦欲呕之感。

王鸿范却神然自若，好像全无厌恶之感。

钱如命突然发现这个人，有一股清灵透脱，追逐自在的风度，使她的厌功，无形中减去不少威力。

她心下骇然，晓得对方的话不是虚声恫吓。

她冷冷道：

“你虽然有点门道，但若是与阿张动手，心难旁惊，我定可以趁机制住你。”

王鸿范笑一笑，道：

“你说吧，那时候受制的只是张君，而不是我。”

张君心头震动，道：

“这位老兄，你若有这等本事，何不出手击杀此妇，为世除害？”

王鸿范道：“这话可以考虑考虑……”

张君接着又道：“如果你击毙此妇，我发誓放过吴丁香他们，甚至此生永不踏入宜阳地面都行。”

王鸿范道：“这话更值得考虑了。”

吴丁香道：“张君是男子汉大丈夫，他的诺言，可以相信。”

王鸿范道：“你也劝我杀死钱如命么？”

吴丁香点头道：“她如此可憎可厌，若是死在你手下，我决不同情她。”

钱如命一瞧情势不妙，敢情这个隐名敌人，可能会最先对付自己了。证明张君对他也十分忌惮，可见得他的武功，必定十分精深高强。

她连忙道：“喂！你别受他们利用，阿张的诺言靠不住。”

王鸿范淡然道：“何以见得呢？”

钱如命道：“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大秘密，我若说出来，你就懂得为何不可信他之故了。”

王鸿范凛道：“那么你不妨说出来听听。”

钱如命道：“好，我说，阿张其实不姓张，而是姓封名乾。”

吴丁香身躯一震，忖道：

“我的天呀！敢情他是陆鸣宇的师兄，乃是弄得天下大乱的真正幕后人……”

封乾仰天长笑一声，道：

“钱如命，你宣布出这个秘密，等如是自掘坟墓，老实告诉你，我固然受制于你的厌功，但这个秘密，亦是我大感束手缚脚的原因之一，如今你既揭穿，我已没有什么顾忌，更迫得非杀死你不可了。”

钱如命心中大为震惊，因为她深知封乾的武功，非同小可，若然横了心来搏杀自己，定能如愿。

虽然她由于曾施暗算之故，动手时占了不少便宜，可是封乾凭仗心底的那一点欲火，扳回不少劣势，是以真拼之下，只须付出相当代价，定可杀死自己

不过她面上全无一点惊惧之色，反而泛起悍泼的表情，厉声道：“好，你不妨试试看。”

封乾冷哼一声，转身向窗口行瞿。

他步伐一跨开，顿时发生一种奥妙的“节奏”，不但是他的对象钱如命，即使是房内的王鸿范和吴丁香，也被他这阵“节奏”所笼罩。

所谓“节奏”，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感觉网，只要网中之人，有所举动，他都得知并且生出反应。

不过这其中仍然大有分别，例如这刻他的目标对着钱如命，则她的动作，将引起封乾两种反应，一是追赶，一是迎击。

换言之，钱如命对他也只有两种反应，一是逃走，一是抢先攻击。

可是，他这阵奥妙玄奇的“节奏”，却已使钱如命失去主动之势，她纵是抢攻，明明先出手，但封乾的反应，必是迎攻，而且可以快她一线。

她如是逃走，情况也没有改变，当她开步之际，封乾受到感应，会比她更快的追扑上前，缩短距离。

当然这等“节奏”，并非人人可以发现的，须得是一流高手，才能感知。

那钱如命和吴丁香，真是女性中罕有的高手，是以居然都感觉得出封乾的这阵节奏。

吴丁香只不过惊讶而已，但钱如命却苦了，打深心中泛涌起“进退皆

难”的痛苦之感。

她急忙叫道：“封乾，你若是落在对头手中，也不会好受。”

封乾冷冷道：“当然不好受，但你比我先遭受报应，我总算捞回一点本钱。”

钱如命道：“但我们仍可订立互不侵犯之约。”

封乾道：“不行，你已泄了我的底，这个秘密，马上传出江湖。”

钱如命道：“你以为人家不知你的底细么？”

封乾道：“他如何得知？”

他已停下脚步，距窗口只有四五尺。这刻纵然“节奏”消失。但以他的功力造诣，有把握随时追上钱如命，自然更有把握封拆她任何攻击。

钱如命晓得危机并未消失，是以急忙答道：

“我看那厮定已晓得你的来历，才会一点也不在乎你，但假如你我联手，加上我的手下，必可制服他们。”

封乾摇头道：“你说的虽然有理，但我不要与你联成一气，因为你太可厌了，我恨不得马上杀了你。”

钱如命仍然不肯死心，道：

“你虽然快意于一时，但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之下，你仍然难逃大劫，这又何苦来呢？”

封乾忽然改变话题，道：“钱如命，这个人当真不怕你的厌功么？”

钱如命道：“那是他自己说的。”

封乾道：“老实告诉我，他怕不怕？假如你骗我，到时咱们联手，也赢不得他。”

钱如命道：“为什么？”

封乾道：“因为我估计错误之故。”

钱如命一听，可就不敢骗他了，忙道：“他似乎没有说谎。”

封乾叹口气，头也不回，高声道：“这位仁兄一定是逍遥门下的高人了，是也不是？”

王鸿范应道：“不错，贫道王鸿范。”

封乾道：“我听过你的名字，无怪你要严守秘密了。”

钱如命插口道：“封乾！我们联盟呢？抑是为敌？”

封乾道：“那我得听听这位仁兄的意见了。”

钱如命道：“你为何没主意了？”

封乾道：“假如他不乘这之危，我就不与你联盟，省得厌烦。”

钱如命吃一惊，道：“你们既是仇敌，他的话你如何能信？”

封乾道：“他是逍遥老人的座下首徒，说的话岂能不算数？”

钱如命听过“逍遥老人”的传奇事迹，顿时心头大震，凝目向王鸿范望去。

只听王鸿范道：

“封乾，我从洛阳跟到此地，你的一切情形和行踪，都在我掌握之中。因此，你与钱如命联盟也好，为敌也好，我是任凭尊便，也不答应你什么？”

他的话等如答覆对方说，若要乘机下手，则机会甚多，最显然的是当封乾逃走之际，身上负伤。其时王鸿范若要下手，可说易如反掌。

由此推论，王鸿范的意思，乃是要把他留给查思烈了。

封乾马上下了决心，冷冷道：“钱如命，你听见没有？我可要动手啦！”

他说话之时，已说力激起杀机。是以一股森寒的气势，涌扑出去。

钱如命连退六七步，封乾身形闪动，如影随形般飞出院中，与对方仍然保持四五尺的距离。

他催发凌厉的杀气，不住地涌扑敌人。

现在他只希望对方受不了，胆裂逃走。这时，他就能施展出煞手，一击毙敌，解除“厌功”的牵制。

可是钱如命不但没有逃走，反而更令人感到烦厌难耐，原来她已全力施展出“厌功”，对付封乾可怕强大的气势。

封乾心中烦厌得几乎作呕，真想立即转身逃走，远无避开这个可怕的女人。

他之所以不敢发招攻敌，便是因为感到对方的“厌功”，压力强大绝伦。因此他发招之际，无法集中全部的心志。这等情况之下的招式，威力比平时减弱一半远不止，相信一定不能击败敌人。

这时，封乾已感觉到王鸿范和吴丁香，已经从房门走出。

但这两人乃是观战的意思，一定不会帮忙钱如命，所以他放心得很，全不理睬。

他与钱如命相博了好一阵，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当然他们不是真的失去体力，只不过心理上有这等感觉而已。

在封乾而言，他渴望逃走，远远避开这个女人，在钱如命方面，她也感到对方的杀气，森冷难当，亦想逃走。

如果他们老是势均力敌地对耗下去，这一场架，大概还有得耗的。而且也很难分得出高下。

但封乾蓦然气势大盛，一伸手，已取出兵刃，却是一柄金光灿然的手状兵器，称为“金魔手”。

钱如命身子一震，举起双刀。

她不明白对方何以突然气势陡然增强，以致自己的“厌功”，相对减弱。

封乾也没有想到其中道理，他满腔的烦厌，乃是忽然化为“仇恨”，因而激发起强烈无比的杀机。

原来在人类的情绪中，“恨”的强度，绝对不下于“爱”，而更甚于“情欲”。因此，当封乾从“情欲”转化为“恨”之时，势力大增，顿时胜过了对方的“厌功”了。

他随即含恨发招，“金魔手”幻化为一双大手，挟着金芒风声，疾向钱如命胸前要害抓去。

钱如命但觉他这一招的后着变化，无法测度，不敢破拆，迅即舞动双刀，幻射出重重光影，护住全身。

“呛”的一声，封乾的金魔手，抓中这层层刀光，只把对方震退两步，却不曾冲破刀幕。

封乾厉啸一声，迅快连续出手急抓。

“呛呛呛”连响三声，钱如命双刀布成刀幕，居然严密如故，仅仅是身形震得向后退而已。

但见她刀刀从胸内向外砍劈，快密无匹，幻成一层层刀幕。

她这等手法，固然奇幻严密之极，可是守多攻少，终是被动挨打的局面。

王鸿范看到此处，微微一笑，道：

“想不到‘断情刀法’仍然流传于世，无怪封乾一时之间，也无法可施了……”

吴丁香眼见封乾已不硬拼，绕圈寻隙。当下道：

“王先生，封乾不是号称为天下无敌么？何以连钱如命也赢不了？”

王鸿范道：

“他刚才的一招‘九幽抓魂’，乃是当世绝学，能在瞬息之间，连抓九下。以他的功力造诣，大概天下已少有接到第九下之人了。”

吴丁香道：“但是……”

王鸿范道：

“我告诉过你，钱如命使的是‘断情刀法’呀！这一路刀法，配上她的厌功，布成一道刀幕之时，天下只怕没有什么人能够击破……”

吴丁香越听越不懂，道：“那么到底谁厉害呢？”

王鸿范道：

“封乾若不是曾经中了暗算，则她这道刀幕，仍然拦阻他不住，现在可就难说了，除非付出相当的代价。”

原来武功之道，博大精深，而又受到环境人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因此，同一套拳术，在不同的人手中施展出来，固然大有分别。即使是同一个人，施展同样的拳法，可是由于时间、地点、气候、情绪、健康状况等条件的变易，亦将使这套拳法的威力，发生变化。

以封乾这等绝顶高手，由于功力深厚，训练有素，故此极少会有“失常”状态。可是目下他已中过暗算，使他的条件发生了变动，因而他出手之际，其威力也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了。

吴丁香乃是大行家，自然一点即透，恍然地哦了一声，便凝神观战。

但见封乾迅即改变打法，不再以“九幽抓魂”的绝招强攻，而是星抛丸掷，身形忽腾忽伏，从四面八方进击。

他的身形飞旋起落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简直快要幻化为无数人影，团团围绕着钱如命进击不已。

吴丁香看得花容失色，忖道：“这封乾的武功，大概可以当得上天下第一了，假如钱如命不是制握着机先，如何能抵挡得住这等奇绝的武功？”

她自知若是自己上场，碰到封乾这一路奇奥变幻的武功，定然招架不上二招，便得受伤落败不可。

王鸿范徐徐道：

“他这一路武功称为‘三十三天罗’，乃是人魔沙天桓的平生绝技，昔年所向无敌。

看来封乾当真已尽得沙天桓的心法了……”

只见钱如命仍然以“断情刀法”，双刀交织，布出一道道的刀障，严密护身。

封乾的金魔手不时击中刀障，发出“锵锵”之声。

鏖战了好一阵，封乾虽然占了十成攻势，可是还未收拾下钱如命。

吴丁香只看得瞠目结舌，忽听王鸿范又道：

“封乾的三十三天罗布好之后，钱如命就难以活命啦！”

吴丁香随即问道：“为什么呢？”

王鸿范道：

“封乾自知吃亏，是以不借当我面前，也使出这一路压箱底的武功。他

这门功夫使足之时，便宛如布下了数十面罗网，只要钱如命任何一刀，功力招式，略有差失，封乾金魔手立即攻入，生像是水银泻地一般……”

他停歇一下，又道：

“快啦！他的天罗地网快要布好了，你要知道，这重重罗网，乃是他全身功力集结而成，看似有形，其实已是一种气势。是以当钱如命露出破绽之时，他的金魔手不一定当真攻入，可是在对方而言，已受到同样真实般的一击了。”

吴丁香这才明白其中奥妙，才注目间，忽见王鸿范疾扑出去，快逾闪电。

他的身影在金魔手白刃交织的光影中，一掠而过。

却见场中人影倏分，钱如命像一截枯柴似的，抛开七八尺，砰的一声，落在地上，已不再动弹。

封乾却站在原地，冷冷地凝望着王鸿范。

王鸿范手中已多了一把窄长如带的软剑，也是全神贯注地望着封乾。

两要相距只有六尺左右，凝立如山，身形纹风不动。

双方对峙了一阵，封乾沉声道：“王鸿范，你何故救了此妇一命？”

王鸿范道：“出家人有慈悲之心，既然碰上了，便是有缘，是以不得不出手，救她一命。”

封乾道：“此妇死有余辜，你可知道？”

王鸿范道：“就算她罪恶如山、但目下已不能为恶，你尚有何憾？”

封乾冷道：“现在轮到你了，是也不是？”

王鸿范道：

“钱如命受了重伤，对你已解除威胁，而你亦没有损耗真元，因此目下动手的话，也不算是乘人之危？，对不对？”

封乾仰天厉声长笑，道：

“我不得不承认你很公平，并没有趁机占我便宜。只是你应该把我让给查思烈才对。”

王鸿范道：

“我本想如此，但情势迫人不得不尔。假如今日放过了你，天地茫茫，只怕不易再找到你了。”

封乾冷笑道：“本人如果一心想走，只怕你仍然拦阻不住。”

王鸿范道：“你可以试试看。”

他说得十分从容笃定，使得封乾反而心大心小，一时不敢鲁莽行事。

王鸿范又道：

“如果你决定一拼，本人将以逍遥门的武功，为世除害。同时也可使世人得知，到底是你‘三十三天罗’绝世厉害？抑是敝师门的‘逍遥一剑’较高明？”

封乾面色微变，显然他对王鸿范所说的‘逍遥一剑’这门绝技，大是惊惧忌惮。

只见王鸿范跨前一步，随随便便那么一站，顿时教人感到充满了舒徐闲豫的气度，似是十分逍遥自在，毫无牵滞。

这正是‘逍遥一剑’绝技的神髓，若然发散不出这等舒徐闲豫的气度，根本就不能修习这门绝世剑术。

封乾斗然向右侧环跃起，杏若飘风，一下子已踏上墙头。

他这个动作，不问可知他是决心逃走。

说得迟，那时快，两道剑光宛如电掣般冲泻而下，直取墙头的封乾。

这两道剑光乃是从更高的屋顶出现冲下来，交剪一击，封乾虽然挡架住，可是身形已被冲得飘回院中。

但见墙顶上剑光乍敛，现出两人，一个是文士装束，另一个则是中年美妇。

但封乾已没有时间看清楚，因为他脚未站稳，王鸿范已飘然攻到，剑上交耀出灿烂银光。

封乾挥动金魔手，凶毒地封拆反击。然而七八招过处，他已感到大大不好，敢情他强横了一辈子，曾经蹂躏天下的人物，这刻却老是心头怵惧，怎样也激不起斗志，是以凶焰渐见减弱。

吴丁香这刻方才晓得“逍遥一剑”这门绝艺，敢情是极上乘的剑术，使到空灵缥缈之处，宛如人间散仙，完全不食人间烟火。

再看封乾的‘金魔手’招招都含有凌厉凶煞之气，但这一股气势，碰上了仙真般的清宁淡远之气，顿时有如积雪向阳，马上融化得无影无踪。

她恍然忖道：

“原来这两种人间绝艺，先天上暗具生克之性，无怪以封乾的强悍，以及绝世功力，听了‘逍遥一剑’的名称，也禁不住大为失色了。”

才想之时，王鸿范突然身剑合一，化为一道银虹，绕空电驶旋舞。但见他驭气蹈空，飘飘若仙。

封乾在银虹围击之下，宛如冻窗上的苍蝇一般，四下钻扑，却无法出行那疏阔的银虹圈子。

这两大高手的一场拼斗，虽然不过是三十余招下来，胜负之数已分。可是吴丁香已看得目眩神摇，讶骇交集，几乎怀疑这只是她的幻觉。人间那得有人一直蹈空飞转，脚不沾地的？同时封乾的诡奇奥妙手法，层出不穷，每每在生死一发之际，得以脱险。这等情景，仿佛置身在山阴道上，直是目不暇给了。

墙头上的中年男女，一直按剑观战。他们刚才联手合击之威，宛如电掣，有石破天惊之势。吴丁香虽然记挂着这两大高手，不知是谁？但目下战况激烈了，她委实抽不出时间去瞧瞧他们。

忽见封乾大喝一声，那支“金魔手”横抽直扫，一连破拆了三招，紧接着蓦地吐出、微响一声，竟然抓咬住那道银虹。

王鸿范飘然落地，狭长如带的银色软剑，斜斜外指，压住敌人的兵刃。

他们搏战至今，还是第一次短兵相接，面面相对地峙立。

封乾显然已用尽平生功力、才造成此一局势。

吴丁香心头一震，忖道：“这厮真是橡胶魔鬼一般，叫人无法估计测得出他的能力……”

却见王鸿范潇洒地微微而笑，并且开口道：

“封乾，难道你定要身首异处，形神俱灭，才肯甘心么？”

封乾哼了一声，道：“你且让我瞧瞧地上那两人是谁？”

王鸿范道：“你看吧！”

他并没有收回剑势，但封乾所感受的压力已减轻许多，同时又得到他的允诺，知道他不会趁机变招攻击。这时才得以移动目光，向墙上望去。

他瞧了一阵，才道：“你从未见过他们。”

王鸿范道：“他们是我的师弟何鸿文和师妹李鸿莲。”

封乾一怔，道：“你们师兄弟一共还有多少人？”

王鸿范道：“还有一个师弟，但他虔心向道，已不管尘世之事。”

封乾仰天叹息一声，道：“我输啦！”

他一松手，兵刃落地，发出“呛呛呛”的声响。

王鸿范剑势一颤，如银蛇钻动，快得眼几乎看不见地刺中了封乾的胸口。

不过王鸿范仅仅是以剑尖点中对方胸口，似乎连衣服也没有扎破。

封乾既没有倒下，亦没有负伤之状。

吴丁香虽然测不透此中玄妙，不过一瞧王鸿范已经退开了两步，还收起软剑，便知道大势已定。

封乾再瞧瞧何李二人，才又道：“不但我输了，连家师也老早输了。”

何鸿文接口道：“这话怎说？”

封乾道：

“家师直到几个月前离世之日，还坚信逍遥老人，不曾找到传人。谁知令师早在数十年前，已经有了衣钵传人。”

李鸿莲道：“你凭什么认为我们是衣钵传人？”

她可不是明知故问，而是的确确实认为这几个同门并没有得传师父衣钵。虽然逍遥老人曾经宣布，在武学方面，王鸿范是继承之人，在道术方面，范鸿志是传人。看起来似乎已经有了付托。

然而她认为师父只是不得不尔，由于他老人家年事已高，势难觅徒传功，才把衣钵传给了他们。

封乾应道：

“依我看来，有两点理由，可以测知你们已继承了逍遥老人的衣钵。第一点是道法和武功于一身，但似他这等人物，千截难有，所以他须得分别择人而传。唯其如此，方足以证明逍遥老人当真已继承有人了。”

这番理论，似理实而高超，在场之人，莫不觉得除非像封乾这等人物，决计无法作此推论。

李鸿莲又道：“第二点呢？”

封乾道：

“你们的年纪和功力，已显示出修为的日子，至少有二十年以上。可是江湖上全然无人得知，可见得你们一直没有混迹江湖上。”

他停歇一下，又道：

“逍遥老人修习的是散仙法门，讲究的是自在来往，不留痕迹。如果你们享有盛名，那反而证明你们不曾得到正宗心法。”

吴丁香听得似懂非懂，忍不住道：“任何家派之人，也可以不混迹江湖呀！”

封乾道：

“可是武功练到这等程度，其间一定有一个阶段，非得出世磨练不可。唯有逍遥老人的家数，不能入世，沾惹是非，以致分心，此是他们这一派的莫大矛盾，我不知道逍遥老人用什么方法，能够克服这一先天上的缺陷。”

王鸿范微微一笑，道：

“封兄高论，真是教人佩服，我疑惑了几十年才想通的问题，竟不料封兄能够一口道破……”

原来他们同门四人，曾经由于逍遥老人封关之故，无法入世修积善功，耗费了几十年光阴。

王鸿范也是出关之后，方始悟得此中玄理。却不料封乾竟也晓得，是以心中大为佩服……并且也真真正正了解何以师父绝世功力，仍然一直把人魔沙天桓视为敌手，从来不敢轻忽之故了。

但见封乾深深吸一口气，面上泛起一片潮红，但旋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刺眼的惨白色。

吴丁香一瞧而知他已经受不了内伤，不禁轻轻啊了一声。可是突然考虑到整个情势，似是不便向他慰问，当下便不言不语。

不过封乾却感激地向她瞅了一眼，接着转向王鸿范道：“我可以走了吧？”

王鸿范道：“请便。”

封乾道：“依你看来，我还有没有生还的机会？”

王鸿范爽快地道：“相信没有机会了。”

封乾道：“我精修苦练了几十年，这些功夫心血，难道完全白费？我可有点不大相信。”

王鸿范道：“那么你试一试便知道了。”

封乾道：“在我离开之前，有个小小要求，只不知你能不能答允？”

王鸿范道：“封兄还有什么未了心事？”

封乾道：“我想把钱如命带走，她是人间一大厌物，罪孽深重，在你们来说，她也是死有余辜之人……”

何鸿文讶道：“你带走她有何用处？难道你还受不够么？”

李鸿莲接口道：“钱如命已活不成了，封兄何须多此一举？”

封乾道：“我知道她活不成，但我仍然要亲手取她性命。”

何鸿文道：“封兄的心胸也未免太狭隘了。”

封乾道：

“老实说，今日与王兄的一场决战，我仍然输得不甘服。假如不是钱如命之故相信王兄想赢得我兄弟，仍须付出相当代价。”

他停歇一下，又道：

“钱如命的厌功，对我虽有影响，可是到了与王兄决战之际，倒是不起什么作用。

然而由于她曾在我身上做了手脚，以致我不得不激起‘情欲’，这一点后来与王兄决斗之时，在至为微妙的变化时，可就发生重大的不良影响，使我的功九不能达到至为精纯的境界，说来说去，都是这个可厌可恨的妇人所害，因此，我定要取她性命。”

李鸿莲道：“原来如此，相信大师兄会答允你的要求的。”

王鸿范马上应道：“抱歉得很，出家之人，最重因果，此事恕难遵命。”

他说得很坚决，是以封乾晓得用不着多说了。

他沉重地吁口气，举步行出去。

何鸿文、李鸿莲在墙上，监视着他的行动，直到他已走得看不见了，这才飘落院中。

何鸿文马上就走开，院中只剩下王李吴三人。

吴丁香先向王鸿范他们，谢过救命之恩。接着皱起眉头道：

“王先生敢是打算救活这钱如命么？”

王鸿范道：“是的。”

吴丁香忧虑地道：“为什么呢？”

王鸿范道：

“因为钱如命一死，封乾就可能得救。你要知道，只要钱如命活着，不但她的厌功，能够遥遥阻挠封乾，而且必要之时，尚可借她之力，找到封乾的下落。”

吴丁香恍然大悟，道：“原来封乾不一定会死的，你是故意留下他的性命，好让查公子报仇雪恨。”

王鸿范道：“我只是尽力安排而已。但天下之中，往往出人意料之外……”

他转向李鸿莲望去，问道：“你派人通知查公子没有？”

李鸿莲道：“人是派去了，只不知可找得到他？那信差是个乡下人，说不定有了差错，不能完成任务。”

他们又谈了阵，何鸿文带了李益来到。

此时钱如命的手下人，早已各自将灯笼火炬插挂在廊，柱或墙上，走得一干二净。

李益与吴丁香相见，四道目光，顿时纠缠在一起，久久不能分开。

何鸿文过去检视钱如命的情况，突然一惊，道：“大哥，钱如命已经死啦！”

众人都吃了一惊，何鸿文翻过钱如命的尸体，看了一眼，便道：

“她是被毒蛇咬死的，这条毒蛇，还在这儿。”

大家都赶紧过去围拢着观看。只有李益因不懂武功，是以被禁止走近那边。

但见一条细细长长赭红色的毒蛇，兀自盘绕在钱如命的身边。

它被人惊扰之下，马上昂起头，红信吞吐，还发出一阵极细细的咝咝声。王鸿范道：

“怪不得封乾在这儿讲了半天话，原来他还有这么手，直到他确知钱如命已经毙命，才始离去。”

何鸿文也道：“这厮真厉害，咱们须得马上追搜，务必将他当场杀死，才可永除后患。”

王鸿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才道：

“封乾甚是自负，认为天下已无敌手，因此，他不可能饲养这等毒物，再说，假如是他施的毒手，他何必提出带走钱如命的要求？”

众人一想也对，如果王鸿范答应他的要求，则钱如命已毙之事，马上揭穿。

王鸿范又道：

“以我看来，钱如命真是恶贯满盈，是以在她所制服的高手中，有一个是饲养毒物的大行家。他当窥伺了很久，但一直未得其便。直到刚才，他方始得到机会，急忙放出毒蛇，弄死钱如命。这样，他们才得恢复自由。”

吴丁香道：

“若是如此，此人可能听到我们的话，晓得钱如命不会死。显然我们此举为的是对付封乾，可是对他们也大大不利，所以他才放出毒蛇。”

王鸿范挥掌虚按，掌力涌出，那条毒蛇，顿时变成一团肉泥。

这条毒蛇之死，不但不是结束一件事，反而是增加了两件麻烦。

第一件是他们要不要查清楚施放毒蛇之人是谁？要否查明他的用心？因为这人也可能与封乾是一党；听得钱如命的存在，对封乾大是不利，便立下毒手，赶紧把钱如命除掉。

第二件是封乾这一去，极可能得以不死，而且由于钱如命已经毙命，失去了追踪的线索，大是可虑。

王鸿范沉吟寻思，似是委决不下。

这时不但何李二人，连吴丁香也一样感到王鸿范行动太慢了。不管是追赶封乾也好，或是追查放出毒蛇之人也好，亦须马上付诸行动。如若不然，再过片刻，这些人早已潜踪匿迹，如何还找得到？

王鸿范耗费了不少时间，才道：“以你们看来，这个施放毒蛇之人，将往那里走？”

大家对这个问题，又考虑过。

何鸿文马上道：“他逃走的方向，谁也不难推测，但咱们人数不少，最低限度可以分头去追查。”

李鸿莲道：“是呀！我们还可顺便找一找封乾。或者简直以追赶封乾为主。”

王鸿范望向吴丁香，道：“你怎么说？”

吴丁香道：“若是大家分头追赶，则纵然追不到封乾，也一定可以追到涉嫌施放毒蛇之人。”

王鸿范道：“你们说得甚是，那么我们分派一下工作，定好路线。”

他向李益招招手，教他走过来，对他道：“刚才你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你自家一定不知道。”

众人都感到十分惊讶，向李益上下打量。

李益道：“小可真是一点也不知道。”

王鸿范道：

“我刚刚在想，假如这个施放毒蛇之人，其志仅在杀死钱如命，事情就简单了，可是他的用心不是这么简单。”

大家都感到奇怪，因为王鸿范好象已发现了什么证据，口气之中，甚是肯定。

李鸿莲道：“大哥如何得知此人的用心？”

王鸿范道：

“说穿了也很简单，便是那条毒蛇，仍然在钱如命尸身下面，这一现象，证明这个人还在附近，并且听得到我们说话……”

他淡淡一笑，又道：

“刚才他趁乱逃走，我们便不会留意。但现下他只须动弹一下，咱们就能马上把他抓出来。”

这几句话，好象是警告那人不可动弹似的。

吴丁香道：“这条毒蛇如果不在钱如命的尸身下面，便又如何？”

王鸿范道：

“那就证明他已经远走高飞。这是很微妙的推理，那个人因为决定留在附近，以免咱们追赶封乾之时，却把他追上了。同时为了要潜藏在附近，生怕收蛇之时，会被我们发现，是以索性不收回毒蛇，减少一个被咱们发现的机会。正因他在附近，所以尚能指挥那条毒蛇，令它潜伏不动。”

王鸿范这一番理论，甚是玄妙曲折，不过却有说服的力量，教人不得

不信。

吴丁香勉强找出一个反驳的理由，道：“这个人可以放弃了毒蛇，一迳逃走啊！”

王鸿范笑一笑，道：

“我刚才已提过。假如他逃走的话，很可能会被我们追上，虽然我们的追兵，目的是封乾而已，如果这个理由还不充分，我再补充一点，那就是此蛇如此奇毒通灵，主人必定珍惜宝爱之极，岂肯轻易放弃。”

他说到此处，忽然举手向左方指去。

那何鸿文李鸿莲二人，迅如闪电般一齐向他手指方向扑出。

但见他们腾空飞去，一个起落，已到了五丈余远之处。

这时他们向屋下急降，失去了踪影。

片刻工夫，这对师兄妹齐齐返转，何鸿文手中，提着一个人。

何鸿文将此人丢在地上，踢了一脚，此人便能动弹，慢慢地爬起身。

他显然已经受了伤，所以面色苍白之极。年纪约是五十左右，外貌没有什么特征，腰间插着一口剑和一支耀目的竹笛。

他先不看别人，也不说话，却伸手把身上的灰尘，小心地拍个干净。

王鸿范道：“你是什么人？何处人氏？”

那老者这才抬头向王鸿范望去，缓缓道：“我姓郑，名祥，是江南人氏”

这名字既通俗，籍贯则广含数省，甚是泛泛。再配上他那平凡无奇的相貌，真是使人很难留下印象。

王鸿范点点头，道：“你可是施放毒蛇之人？”

郑祥道：“是的，在下本来不知此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一心一意只想杀死这恶妇，好恢复自由之身。”

王鸿范道：“如果你所供属实，则杀死钱如命之举，也怪你不得。”

郑祥道：“诸位若不见怪，在下感激不尽。”

王鸿范道：“但你所供，可是句句属实呢？”

郑祥道：“当然是真的啦！”

王鸿范转眼向何鸿文等人望去，问道：“你们认为怎样？他可是讲真话么？”

何鸿文道：“这倒是不易判断了。”

李鸿莲道：“只凭他这几句话，实在不易观测，吴姑娘以为如何？”

吴丁香迟疑一下，才道：“我虽然感到王先生对此人有所怀疑，却瞧不出道理何在。”

王鸿范道：

“好，我告诉你们，此人不是江南人氏，真姓名也非是郑祥。以我的判断，他一定是封乾的心腹手下。他的武功，一定不出少林武当峨嵋华山等数大门派，现在咱们先证实最后说的武功一项。”

这位逍遥派的掌门人，向何鸿文望去，问道：

“你刚才与他动过手，虽然只是两三招的事情，但他的路数，大概也有点印象吧？”

何鸿文惊讶地道：

“大哥猜得一点不错，他曾以小天星掌抵卸我压顶一击，这是少林绝艺……”

李鸿莲插口道：“但大哥怎生得知呢？你可曾目击他们动手？”

王鸿范道：

“当然没有啦！我之所以这样猜测，原因是三弟最先表示说，不易判断得出此人之言，是真是假。同此可见得他使的武功，既不是人魔门中心法，亦不是奇门异派的手法，若是人魔一派的心法，三弟一望而知，无须多说。如是奇门异派，三弟也可作一个判断。

正因为此人使的是少林武当家派的武功，而这些家派，有不少地方相肖相似，所以三弟一时不能肯定。纵然能得肯定，亦不能从他武功上，看出此人所言的真伪。”

吴丁香捉到他话中漏洞，马上道：

“这些理由，似乎还不能令人联想到此人使的是少林武当等家派的武功绝艺呀！”

王鸿范笑一下，道：

“当然，当然，我是预告假设此人乃是与封乾同路之人，那么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真正身份，最好使用流传世上甚广的少林等家派的手法。其次，封乾洞悉少林等数大门派的心法，转而传授与他，也是极合情理之事。”

直到王鸿范如此精微地分析之后，关于“武功”一项，众人已没有话说了。

王鸿范停了一下，又道：

“关于他的姓名和籍贯，我一听他报上，就知是假之理由，由他停身时拍掉身上灰尘之举，使我瞧出了不少内幕。”

众人至此仍然没有法子猜测，吴丁香道：“请问这一个动作，有什么含意？”

王鸿范道：

“这个动作表示他是个有‘洁癖’之人，而真正患有洁癖之人，倒是不多。尤其是男人，更属少有。假如不是洁癖，那么他一定是精通使毒，以及练过‘蛊毒’这门功夫之人了。”

他稍稍停一下，又道：

“此人既然能饲养指挥毒蛇，可见得他是练过蛊毒功夫之人而这门功夫，天下只有苗疆或交趾等地流传。由此可知他绝非江南人氏，而是封乾在苗疆收罗的手下。”

众人但觉他智识渊博之极，错非如此，实在无法从一点点线索中，推测出这许多惊人的道理来。

王鸿范一瞧众人皆无异议，便又接着道：

“苗疆等地之人，姓氏古怪，他当然不能使用。所以既改了姓，又用这种通俗的名字。殊不知此举反而有欲盖弥彰之嫌。”

他的目光变得好象两把利刃一般，钉住那名被捕之人，又问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那老者已经被他的神奇推理所慑服了，不再狡辩，应道：

“在下实是贵州人氏，名叫朗腾。”

王鸿范问道：“你跟随封乾已有多久了？”

朗腾道：“已经有二十年了。”

王鸿范道：“以你的年纪计算，可知封乾收用你之时，你已是三十余岁之人了。”

这一点是摆在众人之前的事实，谁也可以猜得到，是以不足为奇。然

而王鸿范这一问的用心，却无人理会得，故此大家都等着听下去。

朗腾道：“是的，在下跟随封大爷之时，已是三十四岁了。”

王鸿范道：

“你虽然狡猾能干，但封乾不会冲着这一点收用你。因为他若是只要找个精明能干之人，何须跑到贵州那么远？若说他认为你是可造之材，然而你年事已长，也学不了什么好功夫去。因此，我认为他之所以跑到那么远，收用你这种年纪之人，自然是因为你本身已有某种成就……”

他停歇一下，才把结论说出，道：“你的成就，自然是在蛊毒方面，对也不对？”

朗腾简直没有话说，只有点头的份。

王鸿范道：“这样说来，陆鸣宇的蛊术，虽然不是使毒，但与你必有关连，对不对？”

朗腾道：“是的，那也是我们那儿的一种秘术，可是因为全以心灵力量为主，所以我们很少人修练。”

王鸿范道：“陆鸣宇现下在宜阳城中，这事你一定晓得无疑。”

朗腾望着对方充满了智慧光辉的眼睛，心中大是畏怯，竟不知该怎样防御的好。他点点头，承认晓得陆鸣宇是在宜阳城中。

王鸿范道：

“你当然晓得，因为你乃是藉着你的蛊毒秘术，追蹊在陆鸣宇后面。这就可以附带解释封乾何以会往这边来之故了。他与你暗中吊住陆鸣宇，等到封乾伤势一愈，他就出手取陆鸣宇之命。”

朗腾根本不能答辩，连连点头承认。

王鸿范道：“如果你能够悔过，同时带我们找到封乾，你便尚有生机。”

朗腾没有立刻回答，歇了有会，才道：“若是在下不这样做呢？”

王鸿范凛然道：

“你二十年来，追随着封乾，帮他作了不少恶孽，如今若是尚不悔改，使封乾得以远走高飞，继续作孽的话，这等罪恶，无殊是你亲手所为。我唯有取你性命之后，再全力去搜寻封乾。”

他的态度很郑重，却不是疾声厉色。然而他的决心，却能令人深切体会，晓得他将是言出必行。

朗腾面上泛现出怖色，仿佛已看见了死神，他害怕得甚至连身子也在发抖。

吴丁香等人一方面觉得不解，一方面生出鄙视之感。因为这个人手段如此诡毒，年纪又不小，当然已见过许多世面。可是他一旦面临生死关头，便变得如此怯懦，实在叫人看不起他。

何鸿文忍不住道：“朗腾，你没听我大哥说么？如果你肯悔改前非，仍然有一线生机呀！何须如此震恐？”

朗腾缓缓抬起目光，向他瞧去，忽然间惧色全收，前后简直变了一个人。

他道：“封大爷是我的恩公，又是我的主人。我就算死一百次，也不能背叛他……”

他的面色忽然变得极为苍白，眼中的神采，亦迅即消失。

王鸿范道：“想不到封乾这等奸恶之士，也有一个像你这等忠心之人。”

朗腾张了两次口，都没有发出声音，紧接着身形一歪，摔倒在地上，

动也不动。

王鸿范阻止何鸿文查看，道：

“他已经使用了独门秘术自尽了，现在我才知道封乾为何会收他为仆从之故，唉！”

封乾的识见眼力，实在不是常人可及。”

吴丁香道：

“怪不得他刚才显得那么恐惧，敢情他一旦晓得王先生的决心，便也决意自尽。这时，他已感到死亡的黑影，笼罩到他头上。”

李鸿莲道：“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那时还以为他是个懦夫呢！”

何鸿文道：

“这个人的忠心，诚然值得敬佩，但他的一死，却断了追查封乾的线索，大是可恨。”

王鸿范道：

“人的智慧、不论多么高明，总跳不出命运之神的掌心。假如封乾气数不该绝，咱们纵然设下更严密的罗网，亦是无用。”

他当先行去，带着众人，巡视这座庄院。

这时熹微的晨光，又出现在天边。

他们巡视了一匝，除了一些仆役下人之外，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人。

他们走出庄门，在朦胧的晨曦中，可以望见平坦广阔的庄稼地。冷风迎面吹来，李益不觉打个寒噤。

别人俱是身怀绝艺之士，当然不感到寒冷。吴丁香马上挨贴着李益，用自己的体温，帮助李益驱寒。

他们虽然没有说话，可是这等情致缠绵的小动作，却比千言万语还说得清楚。

王鸿范道：“吴姑娘，我瞧你还是躲起来的好。”

吴丁香讶道：“为什么呢？”

王鸿范道：

“远处有不少人正向这边奔来，若是查公子和各门派高手赶到，于你似乎有点不便。”

吴丁香吃了一惊，举目望去，但一来光线不够，二来大概相距甚远，是以全无所见。

不过她可不敢疑惑王鸿范的话，因为人家的绝世武功，她是亲眼见过的。

她向李益道：“那么我就躲避一下。”

李益捏着她的手，道：“你可不要跑掉啊！”

吴丁香心头一阵温暖，道：“你放心，我不会跑掉的。”

李鸿莲道：“你如果不想被人发现，最好躲远一点？”

李益忙道：“那么你先到我们庄子等我，好不好？”

吴丁香晓得此是最妥当之法，当下道：“好的，你慢慢料理各事，别急着来见我。”

她迅即转身奔入庄中，从庄后离开。

这边厢王鸿范等人，不久就看见远远有一二十道人影，踏着迷朦晨曦，迅快地向这边行来。

转眼间这一群人已走到切近，但见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尚有僧

道女尼等形形色色之人

王鸿范等一眼望去，只认得高青云和查思烈两人。

高、查二人见到王鸿范和何鸿文李鸿莲等，都急步上前，恭敬行礼。

别的人如少林寺的一山大师，华山派的梅庵主，峨嵋派的程一尘，武当派的风火双剑，甚至鬼厌神憎曾老三等人，都诧异地打量王鸿范他们，心想这几个人不知是什么来路，居然能使高青云查思烈如此恭敬？

高青云向众人介绍道：

“这一位是宜阳李公子，相信诸位纵然未曾见过，亦知道有关他的事了。现在在下要郑重介绍的，便是这几位。”

他先一一说出王鸿范等人的姓名，然后才道：

“他们皆是逍遥老人前辈座下高弟，今日可说是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众人一听敢情这些人是逍遥老人门下，无怪高青云查思烈，都如此恭敬执礼了。

王鸿范等与众人一一见过，他们表现出冲淡高旷的气度，确能令人联想到散仙般的逍遥老人。亦唯其如此，这一派武功，方足以在宇内无数家派中，独树一帜而有压倒天下之势。

正因他们恬淡谦退的风度，使得各派的高手们，除了钦敬之外，再也没有会被排挤于九大门派外的疑惧。

当高青云介绍到洛川派的姚文泰时，王鸿范虽是心胸深广之人，可也禁不住向他多看了一眼。

双方寒暄客气已毕，王鸿范就道：“诸位一路前来，不知道可曾见到封乾没有？”

高青云与他关系不同，是以由他答道：

“好叫王大哥得知，这个恶贼，已经死在查公子的手底了。”

此言一出，王鸿范等人，甚感欣慰。敢情这个一代恶魔，毕竟已是恶贯满盈，终于死在阿烈手中。

查思烈道：“我们在宜阳城内，诛杀了陆鸣宇之后，马接到消息，便往这边赶来。”

他以尊敬的目光，望着王鸿范，又道：

“想不到在路上便碰见了封乾那个恶贼，小弟这时，正应了俗语说的‘冤家路窄，分外眼红’这句话，马上全力出手。”

李益听到此处，情绪也达到紧张的最高潮，要知他最耽心之事，便是这一群人既然碰见封乾，那就可能从封乾口中，得悉此间的经过情形。因而连带将吴丁香的秘密、也泄与姚文泰得知了。

他提心吊胆地听着，忽闻查思烈说是全力出手，顿时紧张万分，心想他如果是一击毙敌，封乾就没有机会泄漏吴丁香之事了。

李益的紧张，只有高青云觉察。这是因为高青云亦惦挂着吴丁香的秘密，生怕此行，会被姚文泰撞破。

只听查思烈道：

“小弟万万想不到傲视天下的封乾，这回居然不堪一击，得手之后，才知道是王大哥已经替小弟制伏了这厮。”

李益大吃一惊，问道：“查公子如何得知是王先生下的手？”

众人都微笑地望着这个书生，显然这个问题，只有外行人才会提出。

查思烈道：“小弟认得封乾身上的伤势，乃是王大哥‘逍遥一剑’，是

以晓得。”

李益心中顿时放下一块大石，但还不是完全放下，又道：

“封乾实在凶得紧，但他马上就死掉吗？”

查思烈微微一笑，道：“那倒没有，他后来还说了不少的话。”

李益不禁又提心吊胆起来，偷偷向姚文泰望去，但见这个带着凶悍之气的中年人，面上露出难以猜测的表情。

曾老三突然接口道：“李公子，你是书香世家，最好不要唠唠叨叨的问这些江湖仇杀之事。”

他的声音，只听得大多数的人，心中泛起厌憎恶心之感。

但他还未停止，又道：

“你最好从今以后，忘记了这一切事情，忘却这些人，完全不相识，这样你就可以省去无数烦恼了。”

当曾老三说到后面。有些人已经走入庄内，以避免他那极端乏味可厌的声音。

李益心中为了吴丁香而提心吊胆不已，是以对他的话声，倒没有什么感觉。

曾老三惊讶地回视美丽的柳飘香一眼，道：

“娘子，愚夫一定是功力猛退，再也不能在江湖上混啦！”

欧阳菁接口道：

“那倒不是，在我感觉之中，你声音的可厌可憎，仍然如故。便人家不怕而已。”

原来她一看李益这个书生，居然也不怕曾老三的声音，已大为惊诧，是以曾老三一说，她已会得此意。

现在其他家派之人，差不多都走开了。要知这些人无一不是当世著名高手，不但武功高强，同时阅历甚丰。是以都不约而同的趁这个机会，溜入庄去，分头搜查，同时避开曾老三的声音。

阿烈等这一伙人，反而向外面移去，分别在靠近庄河桥头旁边的板凳和石块上坐下。

曾老三忽然换了一种声音，道：

“王先生等三位，都是逍遥自在的散仙，世间任何烦恼，无法侵扰，此是兄弟不得不服气之事。但这位李公子，他凭什么一点也不怕呢？”

现在他的话声，与常人无殊，而且他的表情，再也不是那么死板板的，而是有惊疑，也是现出对世事的热心。

这一点可就连最深知李益的高青云，也觉得不解。因此，大家都讶异地望着李益。

李益自家也说个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根本不关心这些，只想快些知道，封乾有没有泄漏秘密。

王鸿范突然道：“曾兄这一方面的功夫，比之钱如命如何？”

曾老三想一下，才道：“想来她最近比我更高明了。”

王鸿范道：“这就是了，钱如命的厌功，也不能打倒李公子，当时也使她十分惊奇。”

欧阳菁仗着年小，抢着问道：“为什么呢？”

王鸿范道：

“钱如命终于晓得其故，原来这世上有两种情况，可以抵抗厌功。这话

却不包括修炼之功，而是出乎自然的不怕。”

他停歇一下，又道：

“一是心中怀有真情，另一是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情欲。后者不必多说，关于前者，例如慈母为了保护儿女，又或是男女之间的真挚感情。在这等状态中的人，都能自然而然地抗拒厌功侵袭。”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其中最感受得深刻的，便是高青云。

他不禁想起了吴丁香娇柔的语声，盈盈的眼波，以及细腻的，令人心软的感情。可是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了，因为李益已代替了他的位置。

他轻轻吁一口气，抬目望着天边的朝霞，付道：

“看来我竟不是真正勇敢之人，因为我只敢恨，而不敢爱。仇恨可以无牵无挂的去做，但‘爱’则有许多义务责任，须得担承，所以我不敢付出我的感情。”

他的思想忽然转到李慧心身上，接着下了决心，转过眼睛，向李益望去，道：

“你可以放心，封乾临死之前，只悄悄与查公子讲了一些话，别人都听不见。”

李益这时才放心了，欢愉地笑二下。

李鸿莲道：

“查公子，你血仇已报，大事已了。只不知今后打算怎样？我等这一别去，将来大概不易再见面了，所以我们想知道你的打算。”

阿烈道：“小弟还有很多事料理，例如到各家派去拜访，以了结恩怨。”

何鸿文笑一笑，洒脱地道：

“这等事最多不过跋涉之劳而已，所以我们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他的目光投向欧阳菁，显然是指他们之间的婚事。

阿烈沉吟了一下，才道：“小弟也不知该怎么办，但我会和高大哥商量一下，或者到冀北走一趟。”

王鸿范道：“那么你最好是先上冀北走一趟，其他的事，反正有的是时间。”

他们起身，向众人稽首辞别，也不再找其他的人告别，迳自结伴飘然去了。

剩下这些人之中，阿烈高青云和李益，都各自在心中琢磨自己的事。

曾老三哈哈一笑，道：“喂！喂！你们别作庸人自扰了，我曾老三洞达人情世故，一定替你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虽然很热心，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却是这三人都敬谢了他的好意，因为大家心中有数，天地间最坏的使者，大概得数曾老三了……

